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〇五冊目次

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續六卷（二）（清）陸隴其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嘉會堂刻本　〇〇一

松陽講義十二卷（清）陸隴其撰　清康熙刻本　一三八

四書解義七卷（清）李光地撰　清康熙六十一年居業堂刻本　三〇二

論語稽求篇七卷（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四〇三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四六五

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續六卷（二）

（清）陸隴其撰

清康熙三十八年嘉會堂刻本

四書講義續困勉錄卷目

卷之一
大學
卷之二
中庸
卷之三（上論）
學而
爲政
八佾
里仁
公冶長
雍也

述而
泰伯
子罕
鄉黨
卷之四（下論）
先進
顔淵
子路
憲問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微子
子張
堯曰
卷之五（上孟）
梁惠王
公孫丑
滕文公
卷之六（下孟）
離婁
萬章
告子
盡心

大學講義繹困勉錄卷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受業　席永恂漢翼
叔祖陸公錫喬蒼編次　　　王前席漢廷　參閱
男宸徵直方
　禮徵用中　外孫李　文洽立誠
姪　寬徵觀上　　　　文瀚南皋　仝較訂

大學

陳幾亭曰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彙之六十四大象發卦意言者切之」

大學之道章　蔣丹生曰通章總要得聖人爲初學入門指點路徑底光景方是精神語氣所在」○滄柱曰章句以至善爲事理當然之極似乎至善徒涉乎外據或問及玉溪盧氏解則講至善處須兼內外二義○又曰朱子謂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之地是要其極致而言湛甘泉謂至善爲明新之下手處卽所謂隨處體認天理又謂止至善爲一章大頭腦下文俱承此說去據此似與朱子不同○按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明盡各造其極然後爲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見文集六十二卷則知朱子講至善亦不是要其極至而言滄柱誤（甲寅四月）○又文集五十卷答周舜弼云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語類曰知止至能得是知至意誠中間事○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槩論也○滄柱曰靜屬心安屬身大全或問及蒙引存疑皆如此解確不可移俗

見遂下文心身遂用中懷我躬等字替代可笑」○程明道曰得而後動與慮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大讀學粹）」○滄柱曰章句將此節只作結上文大全盧氏又將先後二字起下文先後意作者因補出先中有後後中有先但依註還作結上爲平正○用晦曰知字在本節重全章不重此只說知得先後便可近道猶中庸知遠云云可與入德同也知止知至兩知字經意所重與此知字不混○摘訓曰近時以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以七箇后字應知所后此起於盧玉溪黃洵饒之說那些后二字及六先字是活字俱著力說這七箇而后字乃死字通是虛說與知止條之而后同與知所先後後字不同况先後乃一時事以此爲先則必以彼爲後六箇先字內已藏有後字在了又何必遠取下節不相類之而后字而强以應先後之後哉然則知所先後落下兩節其意當云何上節述古人知所先後之功下節則推古人知所先後之意」○用晦曰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己知卽成假合卽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卽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理學宗傳朱子答江德功云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象山之頓悟介甫之偏信皆是不能格物○按語類論格物致知不同一云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又云一事一物

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一云致知格物只是一箇又云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皆宜以後說爲正又知至說見上論一貫章」○辛未庭中集評物格而后知至節曰黃氏洵饒分上節爲知先此節爲知後於義絕不可通知所先卽是知所後上文已盡之矣此只是覆說一過以見其說之不可易耳玉溪盧氏所謂順推功效者其悠謬與黃同○語類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仇云若論良知本體徹內徹外徹始徹終不特該及誠正修幷齊治平無非一知之所貫若論大學工夫則誠意自有爲善去惡之功正心自有存養省察之功修身自有謹言愼行之功知非一知可盡故章句可得二字最有體貼時文偏重知至者未合朱子幷不合經傳」○用晦曰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時文每並提以出本字最無理于前席自天子一節文云由物格而至齊治平大學之教必汲汲於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豈無謂乎○先將修身合格致誠正提清以下便不費詞說最得法而處處是條目神情不混入綱領去尤全神生動○壬辰史恭曰有知止之修有得止之修

康誥曰克明德章　語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二句便是顧諟模樣○滄柱曰自明作爲不由己無可他諉說雖本大全但臨川虛齋兩氏說却不如是

湯之盤銘曰章　盤銘與切磋琢磨之義有別切磋琢磨是益致其精之意盤銘是不間斷之意○百方家問答問蒙註說苟日新三句謂前一新字是汙者復潔後一新字是潔者不復汙只一意說叢曰苟日新不是尚有欠缺但不日日又日則新者亦可復汙故又要新其實不曾於日新上加得毫釐然否張倜初曰依此說則三句並無分別只消說苟日新一句足矣何用再贅下二句蓋義理無窮學無止息在前日以前日之新爲新在今日又以前日之新爲故在明日又以今日之新爲故日日新比苟日新又別又日新比日日又別乃是一日新一日也愚按倜初此說不是只依蒙註說叢爲是（辛酉三月）○第三節不要泥新命只要想文之不斷亦臨無射亦保此便是自新之至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此便是新民之至卜世卜年之基已定於此傳意自重命之所以新原不重新命（壬申十一月）

邦畿千里章　附滄柱曰敬止二字敬屬心止屬事文王之心無在不敬故見於事者各得其止爲君而止仁是敬以爲君而止於仁也又云緝熙敬在心止在事○又曰緝熙敬在心止在事此句以敬爲主自其敬存於心而無一念之間斷者則謂之緝自其敬存於心而無一私之遮蔽者則謂之熙合緝熙以言敬總是說無不敬耳惟其心無不敬故見於事爲者自然知明處當而各得所止矣觀章句釋以無不敬而傳解爲不已其敬便知上三字當合看大全小註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效驗者固未的確卽存疑以敬止爲緝熙之實亦本分曉

○按仇此說與愚意不同愚前有辨許天蓋樓僞許中○蔣丹生曰艾千子云與國人交勿重爲人君意作朋友之交爲是然不必泥賢者多間當時友邦家君凡西伯部中八百諸侯皆國人也○用晦曰此節章句全無很敬止義近文因仍萬曆己酉北元之謬○滄柱曰經文大學之道統三綱八目時文或以大學證道學經文修身爲本兼格致誠正在內時文或以修身證自修皆牽強支離○附熊伯甘曰學修中即有恂慄威儀譬如月光微分弦圓不分體用○魏亭曰大學云盛德至善孟子云盛德之至盛德罔有未至者盛對衰薄言至者中之謂也忠信敦厚清高絕塵皆可稱盛德然小有不合於中便非至善未可謂盛德之至不但不及者非至即稍過者亦非至也如伯夷柳下惠皆是○滄柱程墨文微許曰或曰以敬字爲主從來註解有之乎答曰扯擇敬字爲主者皆借先賢註疏以伸己說耳按大全小註或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朱子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插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今按此說只是言欲如文王之各得所止當由學修以至之非謂文王是敬止武公亦是敬止也又按存疑云嚴密武毅只是一箇敬誠中必形於外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嚴敬著之於外此亦只就恂慄威儀上說箇敬字亦未嘗以敬字貫學修也若云敬之一字是聖學之成始而成終者遂欲以一敬字扣合兩箇然則推之大學一經十傳中庸三十三章論語二十篇孟子七卷與夫五經廿一史何不可以一敬貫之乎須知此章是爲止至善而發此節是爲明明德之至善而發若謂傳者此章之意專重在敬止上予不敢阿徇時見也○仇又云武公自做得武公事未嘗拘拘效法文王今人因傳者連引兩詩遂謂武公效法文王牽合兩人却非事實」

聽訟吾猶人也章　天蓋樓裁視端宸自記曰此是釋本末不重知字知本是夫子知本章句中可以知本末句知字是我在言外以明釋本末之義○用晦曰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閱詁因有牽入格物者并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即欲以行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一辨析令如淄澠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特時文字見字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爲主靜以良知爲致知皆不辨字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論者不可以不戒○仇曰以物有本末爲格物註解說本虛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章　瞿元立曰古之人其言物也猶言道也禮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屠蒯曰禮以行事事有其物晏子曰禮之善物也○按有物有則雖稱物猶之稱道然不言道而言物者道虛而

物實也」

所謂誠其意者章　用晦曰此章專釋誠意人但知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〇又曰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誤入致知傳矣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己獨知兩知字遂亂指致知其謬始於韓求仲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即中庸所謂人之所不見也〇滄柱曰專重致知說起陽明而韓求仲文因之〇用晦又曰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為自欺去欺之法在慎獨非慎獨即誠意也時作看獨字蒙混意假誠其獨者則謬甚矣〇又曰慎獨何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事註中知為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〇滄柱謂一念初萌只有善惡兩端未至欺慊並起於底自欺處方見自慊如何於獨中夾入欺慊此說與用晦異〇又評丙辰房書曰獨知之意自始念以至應事皆貫其中但論下手尚在初發念頭時故註指為萌蘖若欺慊對舉猶落後一層也〇畢竟依用晦說欺慊說為是〇蔣丹生曰按朱子語類說自欺有四樣一是專事掩覆於外一是苟且

自慢一是有所為而為一是始勤終怠看來苟且自慢也知為善去惡却帶了些沒要緊的意思此是自欺之根雖一時奮發久之依舊看他沒要緊這便是始勤終怠既然如此做件好事決然有為而起不然他看得沒要緊便不做了自此以往真意漸衰假意漸盛掩著之弊勢必至矣四者相因只起於苟且自慢故註中苟且二字極重始勤終怠伏於苟且之中徇外為人是小人掩著始事禁止時是要禁此三者〇愚按語類云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看此條則知註原重苟且二字蔣氏此段最明〇語類又云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〇用晦評癸丑房書首節文云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為顯見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是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慎其獨看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即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界裏去也〇按依呂說獨字則意是心之初發獨又是意之初發如此方與蒙引合丁巳九月〇順治壬辰胡文學曰有處靜時之獨亦有處動時之獨〇用晦墨選評曰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來監察意之善惡只是日常間道理明白得盡到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該惡者惡發來不錯非人多

誤解致知是發意時返照之用於是將誠意傳中愼獨打混以獨爲本體有謂即是致知者有謂眞知即誠意者甚有謂意乃心之所存即是獨體者其謬亂皆從此出只是本文不曾明白耳○附熊伯甘曰橛字開良知教門獨字開主靜教門愼字開主敬教門」○此節蓋惟恐人之悖其知故云若以知言則小人何嘗不知揜不善而著善此亦入聖之階也第小人理欲交持不能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耳（癸丑九月）○熊伯甘曰見君子而後掩然亦是剝極之復但小人不知乘此急翻筋斗耳掩之心仍是惡惡臭之心著之心仍是好好色之心○又曰著其善勿太看壞如五霸假之亦有仁聲義聞之宣布只是本原欠眞故曰愼獨而後可以行王道

○人知此章當從致知後說故將文便云庸人之爲惡每由於一念之誤然可謂之誤不可謂之欺卻回之嫉善必積於念念之迷然可謂之迷而不可謂之欺此又不然庸人好人雖未嘗致知豈獨無良知乎非自欺而何但又另是一種自欺耳（癸丑十月）自欺即呂爾叔所云瞞心昧己」○滄柱曰觀上文人之視己則獨居中明有指視之者善不可著而惡不可揜明是十目十手交爲指視傳者引曾子平日之言乃緊照上文以證獨之可畏時文必說意中自有指視不必他人指視反覺寬而不緊○又曰此節主意原上文來須承自欺不承自謙既自慊矣又何畏於指視乎時文並牽者亦通○辛未陽名時講曾子節不獨自欺之小人有此一境也凡獨皆然也題原有兩說一主自己之指視一主在人之指視以上文觀之主在人者是正說蓋此與中庸自不同也（壬申）」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章　語類曰那事不是心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卻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絜矩等事卻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又曰意既誠矣後面忿懥親愛等是安頓不着便是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蒙引解聖經正心曰正心正是尊德性工夫所謂存心也○第五章或問言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分事爲念慮爲二項亦即經中分心身之旨」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章　魏莊渠曰有所說得重之其所說得輕大偏已去防有小偏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章　滄柱十三科大題文徵評曰興仁興讓尚在下文此處遽言上以孝感下以忠應云云不既預侵下文乎說者不得其旨欲姑避下文謂此只論理不論效猶云我之孝即國人之所以事君耳欲不涉君子不涉國人懸空說箇理俱無着落矣況君子教國人是教以孝弟慈而時解却是教以事君之忠事長之順使眾之惠矣遺却人人自有之孝弟慈而專欲其尊君順長惠眾可乎且有君可事有長可事有眾可使乃在官居位者事於國之民何與豈教國者專在臣而不及民乎種種說不去乎考大全蒙存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眾皆主君子言此推成教於國之本也言

忠孝一理。君子能孝以事親於家。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爲事君之忠者也。弟順一理。君子能弟以事兄於家。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爲事長之順者也。慈惠一理。君子能慈以字幼。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爲使衆之惠者也。孝弟慈。君子之本身立敎而標準於國人者也。乃其行之國者。又能事君事長使衆各盡其道。此所以能感動衆心。使人皆知孝弟慈而興起仁讓也。故下文遂推言敎成於國之效如此。分別方見題之眞解。三十年來。誤於說約。致晦書理。爲可恨耳。○又云。即專指君子身上看。尤有着落。蓋君子行於家而爲孝弟慈。推於國而爲忠順愛。正是敎國之本。操之於上處。○又云近日依說約。將孝弟慈三項屬敎家。指君子說。將事君事長使衆屬成敎於國。指國人說。亦自簡捷。依蒙引存疑。孝弟慈是君子齊家事。乃化民之本。而以孝事君。以弟事長。以慈使衆。是君子施之於治國。乃臨民之道。由此國人莫不孝弟慈。是成敎於國。蓋敎是敎以孝弟慈。非敎以事君之忠。事長之順。使衆之惠。此說尤爲斟酌。今說約通行、世所共習、似難頓改耳。○按此意滄柱於子丑文徵內發明尤詳。亦不難改也。○滄柱子丑文徵評云、此題之解。說約誤人不淺。以孝弟慈屬君子。以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應上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說。據此是君子齊家於上。國人成敎於下。明明涉效驗矣。而却又謂指理而不及效。豈不自相矛盾。其不通者一也。且未言立敎之本。而先言成敎之效。預侵興仁興讓節。立言無序。其不通者二也。君子敎國人。是敎之以孝弟慈。故下章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正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皆敎民以孝弟慈也。今謂君子孝於親。所以致國人事君之忠。君子弟於兄。所以致國人事長之順。君子慈於幼。所以致國人使衆之惠。是不以孝弟慈成敎。而以忠順惠成敎矣。其不通者三也。况所謂致國者。通一國之人民言。今顧氏分作三層看、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之事上有君有長、臣之使下又有衆、則是所敎者專在國之臣。而不及國之民矣。其不通者四也。朱子章句云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敎於家也。此句因屬君子說。下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不曰國人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而曰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亦明指君子治國之道言矣。下又云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敎成於下也。不曰此所謂家齊於上云云。而曰此所以家齊於上云云。分明是就君子身上說。以見敎所由成者。皆原於此。若依說約。則與章句不合。其不通者五也。或曰大全載朱子一說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此道理皆是我家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此緣似與說約相同、曰朱子之說。或有一時問答而非生平定說者。觀朱子又云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敎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敎之目。按此說確與章句相符。觀者自當擇此而去彼也。或曰孝所以事君、則是諸侯之上必有天子、慈所以使衆、則是諸侯之下

必有百如若弟所以事長一句其說似乎難通曰弟以事兄此以家言也至於在國則大賢而爲師事與夫大國之君方伯之長皆所謂事長也其說固不難通矣或曰然則治國之事專主諸侯言而無與於天子亦安見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乎曰傳中所言大槩泛論其理而不必泥於其詞此章言治國而引堯舜爲證下章言平天下而引秦誓爲證正見其理有相通而不必判其孰爲天子孰爲諸侯况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公侯卿士莫不從事於此則凡爲君爲相而有治平之責者皆當講求其義安可執一以論哉或曰以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皆屬諸君子其說果何所據曰自大全吳氏及蒙引存疑集說皆然而說約起於近世之新解故不足信也吳氏季子云孝於父者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効責難而盡陳善弟於兄者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而崇推遜慈於子者無缺則施之使衆必能充泛愛而廣博施事君事長使衆其節目甚繁施爲甚悉然本原所在固已具於一家之內而不待他求也蒙引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正說出國家一理蓋言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也孝者所以事君只做一人說孝弟慈此人也事君事長使衆亦此人也孝弟慈以家中之事言事君事長使衆以國中之事言又云孝本家之所以事親者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即在此矣弟本家之所以事兄者然而國之所以事長者即在此

矣慈本家之所以字幼者然而國之所以使衆者即在此矣此之謂家國一理大文三箇所以字可玩味又云此不是推孝弟慈以事君事長使衆只是我能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已在此不待外求也是謂一理故或問不曰事君之忠而曰事君之孝不曰事長之順而曰事長之弟又云成教於國不是教國人事君事長使衆也凡吾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處自有以教國人也此節非是正言齊家以治國處乃是究言治國之所以本於齊家也蓋家國無二理齊治無二機也存疑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處言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何也蓋家國一道在家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之忠也在家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之順也在家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之惠也孝者所以事君君子能孝以教家在國必能忠以事君而教國人孝矣弟者所以事長君子能弟以教家在國必能順以事長而教國人弟矣慈者所以使衆君子能慈以教家在國必能惠以使衆而教國人慈矣此所以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又云或疑不曰孝者所以事親而曰孝者所以事君何也曰若說所以事親只是家中事不見得家國一理意必曰孝者所以事君云云然後見得在家事親之孝即在國事君之忠家國一理之意爲顯耳曰此見家國一理是也其教國人是教之孝弟慈乎抑教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曰教以孝弟慈國既教以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如何教之曰君子教國

必然修命令政教使人孝弟慈。然引導之本全在躬行孝弟慈以教於家上。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然非在國居位任事。事君事長使衆。爲民之標準於上。則在家之教。亦無由推及於民。故治國君子孝弟慈以教於家。國之民既有所感發矣。及其於國也。忠以事君。順以事長。惠以使衆。又足爲民之師表。故民望其事君事長使衆。咸勃然興起於孝弟慈。蓋忠孝一道。未有上以忠帥民。而民不興於孝也。況在家先已有孝以帥之乎。弟順一道。未有上以順帥民。而民不興於弟也。況在家先已有弟以帥之乎。慈惠一道。未有上以惠帥民。而民不興於慈也。況在家先已有慈以帥之乎。孝弟慈以教於家者。乃平時之事。以見發之所由立。事君事長使衆以教於國者。乃臨時治民之事。以見敎之所由行也。已上三說可謂最明。集說大約相同。此足以闢近說之訛矣。○滄柱又曰。孝者三句或謂不可說涉感應之效。彼意以仁讓節爲效。不可預侵故也。不知仁讓節是言興起之速。以喚出機字。固不必以效在下而拘拘避實蹈虛也。○用晦評癸丑房書曰。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敎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誤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

君子因孝弟慈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敎此孝弟慈。即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底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的。不專指君子也。行文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何等明白直捷。○晚村是本陳紫峰淺說解。○朱子文集卷五十二。答汪長孺別紙論此。亦云。此間諸朋友說多未合。更俟商確也。蓋朱子此時尚未有盡一之說。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章　施虞賜說林講首節云。所謂云云國者何也。孝弟慈人心所同然也。先將人心同然意提起最妙。○滄柱曰。於國言敎。而於天下言政者。蓋國近而天下遠。國狹而天下廣。近而狹者風化易遠而廣者。政事多端。此絜矩之道。獨於平天下言之也故作文言家國無異心。則可謂治平無二道則不可。○滄柱曰。君子以位言。乃平天下之帝王。本題有字是言。君子當有此道。非謂君子能有此道也。諸作推高君子。將有字看得現成者非是。○熊伯甘曰。民好民惡。俱從君子心中作淵然內照中現出笑啼觀。方看得細。○胡績虞此卷曰。說者謂民之好惡何不可同於民。不知好風好雨。南北燥濕。即在民已不能同。而欲上下之能同也。此實難矣。節使能同。待得民好乃好。民惡乃惡。則君門萬里。何時膏澤得下於民。○用晦曰。所好所惡。時移俗變。誠求甚難。○又曰。泛向設施處講愛民如子。好惡

與同話頭極其至也只到得漢文帝唐太宗而止非三代之治平也緣此心先不足○摘訓曰若有一个臣是假設之言不必翁就賢臣說斷斷是一个臣如嫉亦是一个臣○又曰斷斷句言其德之純休休句言其量之弘容賢須兼此二意不可單重在其如有容焉上如嫉之人則無斷斷之德休休之心者也○按有容內有作用於有技則駕馭之於彥聖則維持之如武侯之於延儀玄齡之於王魏若唐有盧懷慎宋有畢士安雖心無娼嫉然能容止是耳○願治已甚劉子壯論妨賢之害曰彼有深動乎人主之術亦自託於愛惜人才慎重名器以陰濟其不容一人之心是豈必躬為驅斥而高人以廉恥自引彼有大過乎人之才亦自託於興復古典專擅大權以陰成其不可一世之志是豈必盡人猜嫌而當官以牽制自畏○又云古有以君子而誤用小人者矣或求治之急或儲才之深而遂為其所乘古有以小人而陰用君子者矣或因之以為名或委之以救敗而乃為其所誤○大全新邑山張氏曰常安民始言公著書曰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論沒令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按安民此論則夫小人而不能勝小人尚為至憂況於退而不能遠者哉」○用晦墨選評曰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偽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

也術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愚按用晦又言大道是修己治人之術即明德新民也不是絜矩之道絜矩只是新民一邊事愚謂不然絜屬新民矩即是明德○摘訓曰恆字蓋不但平時足而有事之時亦足不但豐年足而不熟之年亦足」○唐之興也權萬紀以言利斥其衰也裴延齡以聚斂進○用晦曰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有財節次如此」○滄柱曰慎於用人尤為理財第一義故引言本合全重在不畜聚斂之臣耳○按滄柱於十三科文徵文主大槩引述不作軒輊之說○用晦曰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子董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並與無疑自附石黃纂則側重下段後人遂以為不易之說其實非也○卜式亦一畜牧之徒耳太史公所不屑傳因烹弘羊天乃雨一言傳誦漢廷班固至比之汲黯言義不言利固君子所樂予也（壬申闈說一貫實注則汲黯卜式論詞）

附用晦曰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待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後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此窾間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工夫傳文於字義且未通遑論其學耶故其人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宗傳異端蓋其所得

予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行其書以為說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附涇陽先生謂因其所發對上文有時而昏以心之通塞言不以念之寂感言與未發已發小異然按或問小註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即以已發二字看亦不妨若以通塞言謂忽然迸出恐復蹈金溪新建之病耳。

附用晦呂選評曰、李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似矣然他日對李懋明曰儒學與禪誠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體本非止何以能照鑑非空何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於止而能慮者一也又余邦直問近收拾一止覺有從處靜中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尤得無墮空虛近於禪已還應得事否曰應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否曰有時在有時不在曰如此何處墮空虛近於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逈至善先懸空緣他所云至善離卻明新事理而言即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為止便以為至善耳只看他不論差不差五字的係狂禪明矣經所謂至善正在明新事理上求絲毫不差之極處耳、

中庸講義續困勉錄卷二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受業　席永恂漢翼
叔祖陸公鏐蒿菴編次　王前席漢廷　恭閱
男宸徵直方
　禮徵用中　外孫　李文洽立誠
姪　寬徵觀上　李文瀚南皐　仝較訂

中庸

語類曰、中庸始言一理云云。如何說聽得一理了萬事都在裏面天下萬事萬物要你逐一理會過方得近世如龜山之論便是如此⊙又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張天如中庸註疏大全合纂序云、漢之言中庸者禮也宋之言中庸者理也禮理一也而學者二之○若非中庸緊提誠字則五霸之假可以追三王鄉愿之似可以人堯舜

天命之謂性章

熊伯甘曰天有氣化之命故人亦有氣質之性○饒雙峯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就人言也若統論道道即太極也○語類曰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又曰非謂以人循之若謂以人循之而後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之無道可乎○語類問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道人說曰諸家都作行道人上說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

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他云天命率性是義理之不雜於氣質者聖人脩道是義理以化其氣質之偏若非爲氣質之異何故又說出脩道來作文不拈氣質未免鶻突○語類問中庸或問所說馬首之可絡牛鼻之可穿數句恐說未盡盡物之自循其性多有與人初無干涉此說話雖若說得濶則人將來又只認目之於色等做性却不認仁之於父子等做性因言解經立言須要得實如前輩說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若如此說則全身已浸在堯舜之道中何用更說吾身親見之哉如前輩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以爲文武之道常昭然在日用之間此皆是說得不實所以未墜於地者只言周衰之時文武之典章人尚傳誦得在未至淪沒○大全辨曰按前聖或言道言教言命言性雖未嘗合性命道教顯言之然辭不必同理自相通所謂堯舜以來相傳之意是也後儒但當推求其意不必文害辭辭害志安見前聖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自道教分畫界限得此遺彼乎又安見子思言前聖未言獨合性命道教而言之乎子思作中庸大畧原本孔子豈孔子傳易言性道命言道遺性至子思而後融貫無罅漏乎信如新安說則是子思加仲尼數等○右新安陳氏前聖如舜首言道一條○語類問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

便是戒懼○又曰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又曰戒懼謹獨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語類曰謹獨是通說不止是念慮初萌○又有一條云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與上條不同○又云戒謹恐懼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撥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幾者動之微與莫顯乎微此二微字俱兼善惡是人心初動時亦未嘗不微也與虞書微字不同○顧涇陽虞山商語曰愼獨獨字訂解作獨知近時說者謂獨性體也與物無對故曰獨○幾亭曰心本至藏之物然一有思慮即心中之氣出而與外氣交人雖不能見聞而鬼神則知之矣可見心中有物即漏洩而非惟寂然不動鬼神莫測是密○此節有以愼獨後養成言者其說始於艾千子與朱子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之說不同今人皆知其謬矣然謂不以聖愚有加損者此是旁意若正意則欲言中和所包之廣以起下節之意耳今時文講天下之大本達道輒云本豈君子獨裕之本乎天下同此性則天下同此本也道豈君子自私之道乎天下同此率則天下同此道也是以旁意作正意矣豈不又謬乎子○滄柱曰第四節近來多依雲峯胡氏之說謂上文是言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條是說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乃誤解大註道不可離之意矣須知未發之中具乎大本已發之和推爲達道性情之德如此使靜而不能戒懼則大本有時而不立動而不能愼獨則

達道有時而不行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是推原不可離道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語類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漢儒這幾句本未有病只為說得迫切了他便說做其事即有此應這便致得人不信○幾亭曰天愛萬物尤愛者人位天地由於育萬物育萬物由於安百姓○用晦曰致字從戒懼慎獨推至於中和之極而言若未到極處有一分中和亦必有一分應驗但要到位育則非致極不可耳俗解似一戒懼慎獨便了全無實際○又曰戒懼慎獨做到積累純熟純熟處纔得致纔有位育效驗時文若云君子戒懼慎獨天地位萬物育即粗疎矣○又曰位育是實事時文每云性中之天地性中之萬物此

求深而得謬也○中庸首章語類萬人傑所記云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恐非朱子定論○附用晦程墨評曰龍溪所謂日間養得清明夜間夢亦清明日間擾得昏雜夜間夢亦昏雜者却只就氣上立脚二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即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了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士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只是氣上事所以能道些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亂用他不着故分動靜為二而惡動而求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故聖賢勿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

君子中庸章　此章引仲尼之言見君子小人之分全在敬肆之間可見必有戒懼慎獨之功而後能不離道也○胡此菴曰非以庸字來換和字和原從中裏發出來對立不得底○語類曰君子而時中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大全辨曰隨時處中內自兼得無時不中意非無時不中安得隨時處中○用晦墨選評曰戒慎恐懼正講時中以對炤無忌憚非推原乎日林次崖顧麟士之說皆誤也蓋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即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慎恐懼乃能體得此理於己無時不中即所謂常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者也故程子朱子只說戒慎恐懼而不及慎獨然有意

在慎獨只在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慎恐懼兼動靜統始終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戒慎恐懼而時中貼慎獨不可以戒慎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也○小心齋劄記云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

中庸其至矣乎章　摘訓曰此中庸比君子中庸不同少了不偏不倚一半○熊伯甘曰鮮能責備在秉道立教之人」

道之不行也章　大全辨卓庵張氏曰知愚賢不肖皆飲食中人而或過或不及則不知味也孔子此語正要人從飲食內覓味既非懲噎廢食亦不另增饈饌與孟子不著不察同一感慨○知味似不必專指將口腹之欲

狗飢渴之害者說。

道其不行矣夫章

舜其大知也與章　壬子徐剛振文曰、知不貴乎擅一己之哲、而貴乎合天下之明、知旣貴乎合天下之明而尤貴乎殫一心之哲○摘訓曰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則樂取乎人而非智者之過執兩端而用其中則能取於己而非愚者之不及○按用晦分過不及亦與摘訓同然愚意上下兩截似各有無過不及在○滄柱曰或問以問察隱揚爲非知之過以執兩用中爲非知之不及今按問察二句亦兼無不及意執兩二句亦兼無過其意方足○用晦謂以舜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此夫子意也全重過一邊說○又曰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亦必至之解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舜固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以大耳非全無己知而恃人以爲知也看註中在我之權度二語自明

人皆曰予知章

回之爲人也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子路問强章　語類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强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幾亭謂老子以弱爲强正是此學術○熊伯甘曰南强自是黃老學問雜伯用之則爲計然之術君子居之依然長者之風北强亦莫作粗暴邊看如燕之悲歌慷慨秦之小戎無衣亦是綱常路上人故稱得箇强者只是習氣未融耳吾儒應世不過與人守己兩端而人生所遭不外有道無道兩端君子有養就正直之體與人自和和根於性則不流守己自中立中立根於性則不倚非但狗逐時好爲流依傍門戶爲倚卽調停物情任情意見亦流倚也有道不變塞直是元氣蘊藉卿相不動心處位至死不變直是殀壽不貳之學

素隱行怪章　君子依乎中庸句康熙壬子陝西解元王吉相破云進觀體道之君子惟爲人之所當爲而已○用晦曰依乎中庸句緊對素隱行怪說時文或承遵道或雙承上二節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一邊說看註中而已語氣自見○依與遵不同固也然自此以前專欲明知仁勇爲入道之門未暇及安勉意而立言之意則專爲下學而發也故夫子論舜論回告由及自謂之語皆錯雜引之以爲學者之準的毋誤泥依屬自然之說而自生葛藤也○曉邨評金正希唯聖者句曰總結上兩節評中雙承甚明依乎中庸二句平分直下唯聖句變[illegible]爲弗已[illegible]文語勢甚明自胡雲峯倡說側重遯[illegible]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將兩句强分難易[illegible]

君子之道費[illegible]　[illegible]曰單照索隱立說未免稍偏。昔湯若士[illegible]文倡爲新說究非本旨○大意是言君

子之道非費自爲費隱自爲隱也費不離隱隱不離費（癸丑六月）○顧治戊戌蔣德埈文曰或疑隱者其始費者其終而道之費隱初無始終或疑費者其末隱者其本而道之費隱寧岐本末○王前席文曰固非此見爲費彼見爲隱也亦非費爲其終隱爲其始也○卽費卽隱初非兩截最爲融洽（壬申）○語類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又曰費而隱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爲隱以和爲費○幾亭曰子思言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引而不發若云惟人心能載之破之耳○用晦墨選評曰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篤實有底便是天懸地隔○陳大士言其上下察也文云道非容虛道非一闊楊子常評曰其字實作道字說透極○用晦曰鳶魚節是觸着磕着頭頭都是隨手舉似末節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語句體勢迥不同然皆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造字察字都非用力字造端對及其至也察卽與上察字同謂昭著呈露也故或問辨謝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孰能察之之非凡將末節說君子工夫者誤也○檎訓曰造端夫婦則隱微之功不可無察乎天地則擴充之功不可無道豈可以須臾離哉○涂桯曰同是一夫婦章句解上文云夫婦居室或問亦云男女居室解得知能極淺乃小註解造端句則云君臣父子之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以見其尤切近又云人倫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愼獨孰能體之據此却又看得夫婦極重蓋前二語是正說後二條是推開說時文作君子體道托始於夫婦者大謬○按徐居甫問知造端之重則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矣朱子答云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見文集第五十八卷」

道不遠人章　道不遠人者蓋以道之費者無所不在盡人皆在道中而各有其當爲之道故道不遠於人也饒氏謂上章說道如此其費恐人以闊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依此則承上章來當作一轉然恐轉說不見得費意還宜作一直說（戊申二月）○此節雲峯胡氏史氏伯璠之說似二而實一所謂以衆人望人原不是一味苟且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皆衆人所能知能行但不責之以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耳玩或問自明（壬申十一月）○幾亭曰精言之博文約禮乃以顏治顏」○存疑謂自其存於心而言則曰忠自其行於外而言則曰恕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與忠信有別蓋信只是實事恕則所以求諸事是個推行之法○張夫子講此施於人謂不以智役天下之愚不以賢加天下之不肖妙○涂桯曰末節上是言道全於君子庸德以下是言君子之體道須知子臣弟友各盡其道由於庸德庸言實致其功」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卓庵張氏曰我有所以主張此位不爲位所撓奪處須兼不以其道得不處不去意○又曰數行字是我有所以行乎四者之道處富貴致君澤

民處貧賤則脩身見世忠信篤敬行發顛造次顛沛不違仁○用晦曰不是從世情轉身隨波逐浪徂程而入裸國也○申石呂氏懷曰自得境界若不由戒懼愼獨與格致誠正上得來便是強自排遣毫釐千里○摘訓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即上文而申言之也在上位則盡在上之道待下以禮而不凌忽以求於下在下位則盡在下之道事上以敬而不攀援以求於上既無所求則何怨之有蓋有所求而不得然後生怨耳夫在下位者既不怨上在上位者既不怨下則心之廣大光明無所係累豈惟下不怨上上不怨下而已哉將見以上則亦不怨天以下則亦不尤人矣此二句又在無怨之外」○大全辨或曰非獨世人顛倒我不得即造物亦牢籠我不得此知是平平坦坦故又謂之易○王前席居易一句文曰無定之命貴居其一定之位以俟之一定之命又貴居其無定之位以俟之○看命字最融活」

辟如行遠必自邇章　存疑云君子之道進爲之道也摘訓云君子之道與前面三箇君子之道當作一例看摘訓似長」

鬼神之爲德章　此章似因上章遠邇高卑之序又歸到誠上」丁巳七月虎丘○大全辨中引金氏曰前面言夫婦鳶魚言子臣弟友言富貴貧賤言妻子兄弟父母皆從顯處見顯至此忽插鬼神一段却又從微處指出箇顯來見鬼神至變幻至微茫都是至平常道理須識得鬼神與中庸合德處○禮運疏曰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據其靈謂之鬼神○用晦曰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即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即不知其一○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二物處尙有疑礙則猶未達此關也○薛文清曰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語類曰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又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爲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爲此○使字直貫一節非但謂使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也

戚○順治乙未王揆全章文過至第三節云天下之人不知求吾身之鬼神而以見於壇壝郊廟者爲幽明之所格不能驗氣機之鬼神而以形於駿奔對越者爲陰陽之所通宜其日體於鬼神而莫之見聞也然吾即是以觀亦大彰明而較著矣○熊伯甘曰周子主靜而太極之說歸宿於誠有太極圖之極即不可無通書之誠

舜其大孝也與章　滄柱曰舜之德爲聖人所該者廣不止孝之一事時文只云全其爲孝即是全其爲德似看得德因孝成不是孝因德盡矣○順治戊戌蔣德埈曰孝者百行之先固故論德必始於孝而德者顯揚之本事故論孝尤始於德○首節德福平說然使福自福而德自德德不足以致福福非德所致猶未足爲孝也故下又合德福言之○尊富饗保若由偶然之遭何足爲孝故自次節以下皆歸重大德○講饗保要照顧瞽瞍

不配天爵者不繼位○第二節以下要通顧孝字只可云舜惟知以德之盛成孝之大而已○孟子言舜之有天下由於天中庸言舜之得天由於德更進一層○陳介眉講故大德四節云吾恐忘舜之烝乂而倖舜之登庸者不以爲有可冀之端即以爲不可知之事而舜隱矣而孝隱矣由今以思而舜固有其必然者也○陳幾亭曰天氣與民心總有未定之時而究必歸於大定○金正希全章大結云君子是以知達天之學也玄德升聞於昭在上與夫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者其於天地也莫不皆父母事而呼吸通也何開爲栽培傾覆物能以其氣候與天接而遠邇高卑人反不能以其性情與天應何耶○熊伯甘講末節云大聖大賢求已不求天任理不任氣○附晚村文評曰許白雲謂大孝句是綱下五句是孝之目此句便錯陳定宇謂德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云舜爲聖人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然則定宇之所謂極其至亦是倒看不知德爲五句即下文祿位名壽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曰如子言則德爲聖人句應與下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與後德字異即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替身語與此德字分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庸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原當平列提出不得也○一大字便有推極其至之意何必到下五句乃爲推極其至乎晚邨此論甚差（癸亥）○以兩德字分別看亦支離○用晦曰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舉舜做箇樣子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享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文輒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享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享保而後爲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即爲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按用晦又言自古聖人止有舜渾是一孝做成的觀虞書四岳薦舜只是一孝若云聖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此恐未是古來聖人孰不是以孝做成的○仇滄柱云以德與尊富享保證明大孝乃許白雲之說未起於時文晚村看德爲聖人五句皆因大孝所致其意獨有體認然以尊富享保爲因孝所致則可以德爲聖人爲因孝做成却不可蓋舜是生安之大聖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豈是從孝造到聖人還是由聖德故克盡大孝耳○愚按滄柱說最是但云尊富享保因孝所致與德爲聖人句不同則未免支離（己未十一月）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　用晦曰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爲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隆萬間村俗講說杜撰章旨强括無憂二字作貫耳○大全饒芭山張氏曰無憂不是慶文王遭際惟文王能盡道自有一段戒懼自慊處觀大學止孝止慈可見與不愧怍同○看來前此王

季之時商之衰未甚尚可有爲以救之後此武王之時。商之壞已極只得有爲以革之惟文王所處之時乃不可有爲之時故以無憂處之無憂正從憂患中來（壬申四月）○不要將戎衣等看作是子述子述不過言其能保有先業耳下文兩節乃意外之事豈可以此爲子述○滄柱曰纘緒句是喚起下文不是總冒下文○殷亭曰伯夷武王各成其是然中庸則必歸之武王○又曰武王革命中庸之事也所以行之或未盡焉是以來西山之譏使文王在夷齊之感激奚自生哉○如殷亭說仍是武王非聖人論矣恐不然（癸亥閏六月）○大全饒芑山張氏曰周禮儀禮文在爲母服期若庶母則無服洪武五年上命宋濂等考定喪禮名曰孝慈錄定制子

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是補周禮儀禮所未備○孝慈錄一書到底可議○語類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卻作兩般曰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見左氏載周穆后薨太子壽卒謂周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君舉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某嘗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卻是箇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又下子曰饒氏說達字照上達乎諸侯大夫達乎天子時文又有作達權通變說者予謂此不過朱註一節一枝耳蓋周家制作大備萬世由之小大由之盡倫盡制無以復加此兼有二端在內一則繼志述事禮以義起能達權通變制先王之未有一則制度詳备使天下之人至於諸侯大夫士庶皆得因分循禮是以天下由之小大由之而天下之人通稱爲孝也終不若朱註爲該備耳右文待許葉秉敬二句作（咸）○熊伯甘曰孝以下文制禮言再勿扯纘緒等語周家之禮至精至密不惟先王先公之所未有卽夏商忠質之代安得詳備至此故爲至善○周瀚曰章意以費之大者言指其盡倫盡制而在制禮一邊戎衣纘緒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專此以爲訓也人多貪發上章次節專在取天下立論反失本章下文四節之意矣」○次節近文皆貼武周講不泛說然存疑說是（咸）○繼述

曰善大全蒙引存疑俱兼守常達變說當變通而變通固是善當持守而持守亦是善明季講家專主變通言者非。晚村云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又曰武周繼述伐商特其一耳時人專以此立論不惟以周先王等操懿并以武周擬丕愛可乎最明○滄柱曰次節孝字緊承上文來自當貼武周說故章句以纘緒成德証之但志事雖屬前人而亦宜善看若云前人有是心而不爲後人體其心而爲之則視周文爲篡武矣須知武周來得天下以前克守前業何嘗非繼述之孝後來享帝享親郊廟大典以其行乎時勢之可爲而酌乎天理之當然故謂之善繼善述其實持守變通皆在其中○又曰章句云下文又

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之的宜指本章下文蓋春秋節是敬所尊則禮通於上矣宗廟節是愛所親則禮通於下矣恐不當依大全小註作在上章下文說也蓋本節三句是引起下文不是申解前章也不可無辨」○熊伯甘曰貴賤皆是貴者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賢當材能看用人不遺其能非辨賢不肖也○用晦曰是從序事推出辨賢不是爲辨賢而序事○大全辨曰按禮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則與祭之士皆賢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以此耳許氏不察以賢否兼稱失之疎○陳介眉評乙丑房書曰行禮至旅酬之時下自爲上舉觶耳非下代上行酬也時文徃徃誤看○逮賤之賤是卑幼然不必是童子時文多用舞勺舞象等字殊可笑（己未）○林次崖謂依儀禮旅酬只是兄弟之子舉觶於其長長兄弟則舉其觶以酬賓無賓弟子舉觶於其長之文賓弟子舉觶於其長乃是下文無筭爵之事不知朱子如何引來解按此說似細而實泥特牲饋食之文詳故逐節區分中庸之文畧則言旅酬便可統下無筭爵蓋必兼賓弟子之舉觶於其長逮賤之義乃備也朱子此句本之鄭氏鄭氏又即引特牲饋食之禮豈肯漫下賓弟子三字乎疏旅酬句兼指賓弟子决無可議（何留鱣考卷行遠集評）○滄柱曰舊說以上節爲四時之祭此節爲三年之祫考之大全蒙引俱無此說上言祖廟豈時祭專主祖而不及宗乎此言宗廟豈祫祭專主宗而不及祖乎且大全小註以上節爲敬所尊此節爲愛所親豈可謂時祭獨取敬尊祫祭獨取愛親乎須知言祖廟宗廟亦錯舉以互見耳○按用晦亦取韓炎作將宗廟節平祫祭言殊誤○左傳襄十二年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則宗廟祖廟亦有辨」○用晦評敬其所尊二句文曰此題之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至易侯而王上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之善當泰誓止稱文考至武成柴望後稱文王豈泰誓時猶有歉而武成後乃爲孝哉當稱文考泰誓時善繼述也當稱文王武成時善繼述也廣乎所謂武王親政於商時使紂一日有悛心武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牧野之事果爾則西岐廟中終無徵愛之孝乎」○天傭子集曰通典郊社非大社也蓋指皇地祇而言○按子了此言最是又謂圓丘所以迎陽氣之始非祀天之形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非祀地之形此可商如此却似五帝之分管四時了○呂無黨評辛未文曰昔二蘇議禮於天地分合祭之說自相牴牾東坡據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天地也以爲合祭之明文穎濱則又據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澤之語謂當分祭其後國家從東坡議然觀朱子文集議論似以穎濱爲是蓋終以周禮之文明白可據也○用晦曰註於上節云繼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遂謂不宜復根逹孝然則此節不幾成贅疣乎蓋上節

此結春秋二節之義非通章已盡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事以先王爲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淵大所及者遠以起下章問政爲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乎以下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况宗廟祀先上文已盡安得以覆述爲推開乎

附 因書中典制題爲時文壞盡其謬誤之甚者如此章明說武周卽從劉歆之說謂周有九廟亦當在共王以後文武在當祧之次以功德不遷方謂增二室何緣武王未崩文王尚爲禰廟便遂有九廟世室之名至宗廟二字亦因虞有神宗殷有三宗祖考有稱宗者故可謂之祖廟亦可謂之宗廟時文動引大宗小宗之說夫禮所謂大宗者繼别子者也小宗者繼高曾祖禰者也此皆統大夫士而言若天子則繼統非繼宗於大宗小宗之說無與借此發議則可指此爲宗之所由名則不可若時文所云周爲大宗魯爲小宗者則經傳所無也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守祧曰宗亦曰祧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亦曰世室朱子禘祫議本之以一昭一穆爲宗百世不遷皆指文武之廟言然此章宗廟猶在武周時則以文武之廟爲宗者尤非此章說也昭穆二字昭取其昭明穆取其幽穆本從廟主之左右南北而名此章序昭穆句雖兼祖考而言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統爲群昭群穆咸在與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明之故大註單屬子姓亦未始不是但所云序

者不過别其班次耳子姓祼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别也先輩文多不深考嘗讀此題王守溪文曰太祖面下有列北牖而南向者其子孫之位亦皆因之以爲南有列南牖而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皆因之而居北殊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若子姓兄弟主人之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羣昭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因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此亦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偏列羣廟之尸主已恐不能容況合一姓之子孫昭皆在南穆皆在北雜遝讙譁神人擾雜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子姓一時共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陶朴菴文又曰昭穆之次非特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南面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於穆以其北面也故謂之穆使穆與穆齒而不混於昭則又合講祖考子孫混而無别皆未明此題之義者也至以春秋節爲時祭宗廟節爲禘祫時文相沿亦因羣昭羣穆咸在必合祭於太

廟而非各祭於羣廟矣然所爲祫者合祭之名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時祭亦祫曾子問所爲親迎四廟之主羣子姓卽可隮位矣非必有時祭大祭之說截然與上節分也況有時祫有大祫時祫卽四時之祭矣愚意大祫卽禘祭追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毁廟之主未毁廟之主皆合食焉春秋所爲大事於太廟公羊所爲五年而再殷祭者皆指此春秋書禘不書祫以禘皆合祭卽所謂祫非禘外更有祫也鄭氏牽讖緯妄推魯公禘祫之年分而謂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諸儒之說紛紛或謂禘大祫小或謂祫大禘小遂使禘祫並行而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名實俱亂禮意全乖唐宋諸儒因緣附會遂謂祫及太祖而兼毁廟未毁廟之

主禘追太祖之所自出惟以祖配而不兼羣廟之主二祭判然未有確據但以春秋所載與王制曾子問大傳考之知其說之未當矣故禘外有祫者漢儒之說也禘有禘禮祫有祫禮者唐宋諸儒之說也欲作一論詳辨之偶拈此題附識其大畧於此（介眉）

哀公問政章　滄柱曰人道敏政節二道字只當作虛字解與下文天道人道相同惟脩道道達道道立及果能此道乃作實字說時文因題中有道字遂將人字道字政字三層互講正如作誠者天之道節將道字與天字誠字輾轉翻弄者同一悖謬○用晦曰自此至下節只完得脩道以仁一句耳非平添出義禮來也○崑山童生道外更無仁也而高言性命者或將離道以求仁勢必求仁以脩道而仁與道遂岐而視之○丙辰閏嘉定童生禮所生也文偶記此節只是發明脩道以仁一句言義言禮總發明得一仁字若云禮不外仁義則假言禮不似言仁若云仁義必藉禮則又假仁義之外另生出一箇禮俱不是口氣○摘訓曰尊賢須從宜字上搭來只當云分別人之賢否而賢者宜尊則吾從而尊之若說分別賢之大小而師之友之便涉等上了○禮所生也便見不可有厚薄惟我輕重惟我之心○摘訓曰是禮生出等殺來若說等殺爲禮之所從生則下文天字說不去○大全蔡曰等殺卽是禮了所生言此等殺乃天理生成的非私意安排不是先有禮而後發見等殺也○晚村評禮所生也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

曰禮所生也禮字只是理字其本則天也異端之學只要打破理字其原只是不知天故告子謂生之謂性釋氏謂運水搬柴是道象山之尙力行陽明之致良知皆是不求事理當然之極則故曰本心不本天近日無忌憚者亦敢道程朱性卽理之非其蔽悖總不外是○摘訓曰親親尊賢道與五達道對說存疑以尊賢與事物之宜對說矣義者宜也雖在事物上說然義主於宜則五達道皆有所宜而尊賢則爲大耳○又曰能親親則由親以達疏而達道無不舉能尊賢則講學以會友而達道無不明故爲大○滄柱評已未生知節畧云此節首句兼分與等言分指義理之性聖凡所同故道皆可知可行等指氣質之性清濁不同故有生安學利困勉

之別就分上提出知仁勇此緊釋上文達德乃正意也。就等上添出知仁勇此照前大舜之知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來。乃旁意也作文自須提明氣質之性但不必將知仁勇貼入氣質中。恐於上節知仁勇正意反蒙混不清」○大全辨或問九經明曰天下國家蓋諸侯列國皆即是不獨天王也。○庚戌會墨有將九句中尊賢親臣民等字貼人存、脩身親敬體等字貼政舉。又有以上三句貼人存下六句貼政舉。俱最穿鑿。○汝楫曰上文說知脩身即知治天下國家是天德可以行王道此處說天下國家有九經是王者治人之實政。九經本於文武。乃云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之不是文武定列九經。勒成一書如周禮周官之類。乃夫子櫽文武之政。取其脩己治人常行不易者。稱為九經。時文每云經若曰、經之意、若曰、及經則以為等語者、俱非語氣。○用晦某選評曰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經可曰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耶。○用晦曰、不聯繫定事上說。便攜左右小臣僉壬在內。○又曰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礙。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以後心事。三代王者必無是意。若上文柔遠人則四方歸柔字歸字。纔是及民字。此畏字畢竟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采地邑采之君長為得。蓋當時勢能阻抗天子之政令不行於天下者。皆此輩不畏之故。故云然。○又曰、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服亦然。其理不止天下用得」○熊伯甘曰官盛任使者。不以吏事責大臣使大臣得優游論議。下能盡衆材之所長上不為文法之所束也。○附晚村某選評曰忠信重祿皆是天理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即重祿亦是天然中合如此不是私意顛倒豪傑也若但從交譎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為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士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又曰若謂必如此而後勸太說壞了士民若謂為要他勸而後如此又太說壞了君上要之所以勸三字旁人說道理如此耳若與士民胸中皆着不得此三字」○第十三節一也要覷定誠字立論時文以立少務簡講一字者相去何啻千里。塗經此論最是。蓋此要見九經非權謀名法之迹非塗飾耳目之能耳」○大全辨少墟馮氏曰豫在事上尋求、臨不能立。蓋事變無窮、千頭萬緒、先事何以安排即安排得是亦屬將迎況又未必合乎豫即是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於此加百倍之功造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凡事自然是立前定者前定乎此也若先不在理上講究得明下心上涵養得純熟事到面前如何得妥貼。凡事豫則立在心上。豫不在事上豫。○不豫便有告子義襲之患。○汝楫曰凡事乘承達道達德九經時文。單承九經失之拘。豫字內有誠字在。言凡事皆當豫。積此實心。時文因本文不露誠字只泛解。或入沉幾度務。慎重不輕試。養靜而後動等語。

失之浮泛立字即就凡事言如達道之行九經之行便是以其行之成就而言故曰立時文泥胡氏可立則可行之說遂謂立是操持於中且然則立者何事行者又何事耶此又失之影響○又曰凡事蒙引謂章句之屬屬字所包者廣然只說道德九經已該得脩己治人盡倫盡物矣○熊伯甘曰信徹上下可以定交即可靖獻非借交游揚也○生安節是言終事無偏全鼓舞之意多此節是言始事有勞逸策勵之意多○滄柱曰以聖人爲天道是就無失其本來者言故註加一亦字以別之便見上句天道是兼聖凡說矣其以擇執爲人道此是正須誠之者故註云此則所謂人之道○又曰誠者天之道二句總申明誠身之故耳大全以天道爲懸空

說不着人身者終非定論誠者天道此無論爲生安爲學利爲困勉而理之同得者皆可以天道該之矣誠之者人道此無論爲近知爲近仁爲近勇而心之克盡者皆可以人道名之矣」○幾亭曰問貴審漢明問東平王處家何事最樂王言爲善最樂惜當時欠却一問所爲何善則王必更有對矣○大全辨少墟馮氏曰五箇之字皆指善字善即上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於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於不勉而中是之謂擇善固執弗措之志弗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辨得之字明白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

自誠明章　稿訓曰二則字雖若有緩急然總是快辭」

惟天下至誠章　語類問盡其性如性中有這仁便眞箇盡得仁底道理曰如此說盡說不着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只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熊伯甘曰盡人之性如作息耕鑿即人皆堯舜也日用飲食即人皆文武也夫子亦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盡物之性如服牛乘馬稼穡有相之道數罟不入洿池雞豚之畜無失其時○滄柱曰或謂參天地不止配天地亦是時文相形話頭究竟參與配亦無甚分別○又曰至誠無息章朱子以經綸成爲與天地同用以配天地爲與天地同體亦只就及物處見其功業可配天地不是判然有箇體

用之分故此處以體用分貼參贊者亦屬近似之解○用晦曰挨講者不知理一陵躐者謂一盡性便了不知分殊其體儘一也○又曰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疊句法自取支離之誚耶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缺一邊講便不是○又或曰如公言逐層實遞不疑於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疆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云云時雍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又曰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事必知明處當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到此之謂盡非異端之

藏有禮講盡人物以下云由是禮樂興焉養其生焉君臣父子明其敎焉鳥獸草木咸若也由是變理[illegible]由是裁成輔相自有之無謂之復自無之有謂之道。

其次致曲章　程明道曰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大全學字粹）○木鍾集曰由能有誠不要大看來是統體誠處。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大全辨曰雉升鼎耳殷道以興鸞集朝堂隋煬以亡蓋見祥而爲不善則祥反爲妖見妖而避以德則妖反爲福。

誠者自成章　摘訓曰蒙引存疑俱以自成之自作自然看然則章句云乃爲有以自成及末節非自成己兩自字亦俱爲自然耶蓋自只是自己耳自然意倚在自字外而自道之自實因此而生末節兩己字即此自字意成物物字又與此自字相對者也此章三箇自字俱同○滄柱謂首節上自字以自然言下自字以自己言亦謬○講謂又曰自道句正見當誠非兩平語體道之功不外於存誠而已○又曰此二句爲下二節張本次節誠之則誠能自成而道其道於我末節成物則誠不止於自成而又道其道於人○用晦曰首節道字即誠之事理耳天道人道道字與此道字迥別時文亂看者謬○滄柱曰自成以本體言自道以工夫言○熊伯甘曰誠者物之終始此節物字即己身亦是下節物字指人與萬物言○蕭思曰曰天下之物有始有終然後謂之成吾人之事成始成終然後謂之物時而成己之始又時而成物之始時而成己之終即時而成物之終○用晦曰仁知雖爲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己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己四字即節首誠者二字也○又曰此道字非率性之道道字亦非而道自道道字也性字與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看本文句法自明人將性道平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內矣○又曰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又曰或以此章言人道遂將擇善貼知固執貼仁說謬矣此仁知是指成己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

夫推論到合外內句下故時措句上照註補出既得於己處指此意則佳耳然亦不可分擇執蓋成己自有擇成物亦有執彼知仁非此知仁也○按用晦又云此節與上節皆只說自成而自道在其中故上節註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此節補而道亦行於彼矣作此二節文於言外補自道則可於題中平攙自成自道則混此說愚有所未安○滄柱曰仁知是在心之德時措是見於己物之事當云仁知措之於己物如何反云措之己物而爲仁知未免倒說矣○又云上文君子誠之處是自道而全其自成本節又從成己推到成物則誠不獨自成而道亦不獨自道矣○又云道字只作理解合內外之道猶云理無內外之別耳道即指性說非於行

事而謂之道也○又云仁知卽是性不可云天命之初見性不見仁知○又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有此身卽有仁知謂之未有物先有仁知則可謂之未有己先一有仁知則不可若無此身體則仁知在何處該載不可不辨○又云大全譚氏曰誠之體爲仁誠之用爲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由曰道四句皆掛誠字講○黃蘊生講末節云學者當知必至於此而後謂之自道苟不至於此則雖當時傳之後世述之而不可以爲道亦當知必至於此而後謂之自成苟不至乎此則雖不愧屋漏無忝獨知而不可以爲成也○蒙引謂此章誠意重而道意輕愚謂存誠在乎體道體道在乎存誠首節似重在道次節似重在誠○語類講自成自道道無以天命率性分配之說

陸滄柱程墨文徵評此題上三句題理易明下二句各有兩說予特辨之合內外之道依章句之意是言仁知既爲性之德則仁固在內知亦非外故云皆吾性之所固有而初無內外之殊無殊二字正釋本題合字蒙引云人己雖有內外然仁以成己知以成物仁知則皆性之德而初無內外也此說與大全饒氏相同皆以仁知爲合內外最切朱子本註至大全饒氏謂外是成物內是成己合是兼總之名都指性之德爲合內而成己外而成物之道淺說謂合成己成物而同一道此皆以己物爲內外而性之統乎己物者謂合內外之道意與朱子不同全違說又謂成己之仁雖若在內而實成物之本未嘗遺乎外成物之知雖若在外而實成己之推未嘗離乎內此於仁知已物兩相交互處爲合內外益糾纏不明且知既爲性之德矣而又曰雖若在外乃覺無謂又大全饒程二註以合內外之道照顧道自道說却不知首節自道是當然之道此處道字是本然之道皆錯看章句道亦行於彼一句耳不知註中補出自道意本在成己成物處不宜補在合內外句雖蒙引謂此道字輕看愚謂此道字只指理而言兩處道字何必强而同之耶又或以性之德爲天命之性合內外之道爲率性之道上句性字固同而以此道爲率性之道亦終未合蓋率性云者循其性而見之於日用事物也此言合內外之道是言仁知皆在吾心而無內外可分當指性

體而言如何說作率性卽譚氏實理可由曰道亦彷率性而言皆不精細○故時措之宜也故字緊承上四句來上四句謂仁知皆性之德而無內外之分是仁知平說下言時措之宜明是以仁措於己知措於物應轉成己成物意若以時措句爲專措於物却側重在知之成物而反竪遺仁之成己矣豈知上文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言成物不由成己之中下兼言措之己物而皆宜方見一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所謂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講述誤解章句以既得於己爲成己以見於事者皆得其宜爲成物竟仁知兼得於己而見於事者單屬知之成物耶看時措句偏而不全且於註中皆字亦無着落惟蒙引解云仁知之德具於己

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矣亦不必說成物在成己之後又云仁知是德成己成物是事註以時措之宜爲見於事者此也德者所以成己成物之理也又謂得於己指性之德實兼仁知且成己成物各有其事事字又不虛按蒙引兼成己成物解時措句註中皆字方不落空○或疑成己之仁成物之知是從誠之之後言其成德至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知又推原到本來性體下句接由時措之宜豈只任其本體遂能成己成物耶愚謂註中既得於己一句明是補出誠者之全其仁知張氏亦云惟自成自道者爲能全其性之合內外淺說亦

云吾心一誠則仁知兼得仁知既得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矣凡事皆得其宜則是處己處物無所不宜而已也物也皆於是乎成矣可見仁知一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豈有得於仁而或失於知者乎豈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乎故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按淺說補出誠字方可接到時措且於時措句先乎還成己成物然後倒到成己所以成物以應節首二句最爲體貼時說必以時措爲專指措物者其亦未之思矣○或疑施於物者可云措行於己者如何云措不知由心而發於事凡身之威儀言動周旋中禮何莫非措之而得其宜若己之所措者不得其宜又何以使措於物者各得其宜耶此亦不難辨者

故至誠無息章　摘訓曰故字意不專管首句直到不見而章處方住○曲禮上云故君子式黃髮鄭註云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愚按中庸此故字似亦是如此又曲禮若夫坐如尸若夫二字亦然○滄柱已未文徵評悠久無疆句曰此句不言配者蒙上文配天配地來則配天地之無疆意自顯然矣時文每云至誠自能無疆故可不言配俱非題旨○用晦曰不見而章三句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不似天地耳非於覆載成外别有奇事也○摘訓曰過下云爲物不貳如何便生物不測蓋不貳則不息而久由是博也厚也云云○今夫天一節是生物不測博也一節乃不貳之後所以生物不測處○已未張先豸二節文云至誠之博厚

高明悠久由盛德而發爲大業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由敦化而發於川流其顯諸仁者皆藏諸用以一而神者即兩而化○紫峯曰老子以萬物爲芻狗見天地之迹謬擬天地之心○摘訓曰上文說了聖人天地之功用至此又各歸到本源上○又曰於穆是至誠不已是無息這不消補了德之純却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獨不能不已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湊成個至誠無息之全意耳原不重天人合一上

大哉聖人之道章　滄柱已未文徵評洋洋節云天地之開止一團元氣之運行其生成庶物充塞宇宙者皆氣爲之也氣之自然流行布濩者即所謂理也先儒先理

後氣及理爲氣宰之說以此形容造化終覺分爲二事唯羅整菴先生看得徹底洞達。愚按此滄柱之說也。大全於尊德性節獨載雲峯胡氏史氏伯璿之說而於饒雙峯陳定宇之說則削而不見去取恐未必當。摘訓曰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蓋調停之說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故其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不欲人講學而其自處亦未免質氣自賢以尊德性許之未免阿其所好朱子以講學窮理爲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爲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畧也。按存疑謂章句似重在致知而尊德性爲致知而設尊德性反輕而道問學反重朱子平生受用處在此受病處亦在此不知存疑何故有此一段議論不如摘訓遠矣。（附）程篁墩答汪僉憲書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即大學所謂求至其極者實非兩種也尊德性若中庸之戒愼玉藻之九容道問學如大學之格致論語之博約古人八歲入小學其所學者大抵多尊德性之事。朱子答程端蒙曰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見考亭淵源錄。順治壬辰余掬講致廣大句云性一也由學通爲眞空而君子以實者致之實而後可以推放也頑愚流爲誣固而君子以虛者致之虛而後可以致復也學一也以爲番變之端毋若於不能盡而君子則極之至賾也以爲委末之數毋患於不屑盡而君子則極之至妙也。諸類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章本淸曰有謂廣大精微是仁高明中庸是義故新是知厚禮是禮。壬辰戴旭華曰禮之制嚴而多辨樂其辨而無以主之故一變而爲刑名再變而爲法術禮又爲天下裂矣厚之名美而可居持其美而無以文之始則流爲淸淨繼則病於縱弛厚又有不可言矣。用晦曰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側重崇禮者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滾說下即此句獨止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故艾千子直斥之爲一字不通非澂論也。摘訓曰不敦則厚者日趨於薄然不崇禮又質勝文則野矣。滄柱曰章句以已知已能解故厚二字史氏遂以上二句爲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此二句是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不知同是德性如何又別出學力來所謂已知已能卽良知良能總是德性之固有者細玩章句之意只是將德性之已知對問學之未知將德性之已能對問學之未講耳。掬用涇陽文皆以故爲良知厚爲良能恐不然（壬辰十月）。摘訓曰明則道理上見得眞哲則事幾上見得透此字指上兩節而言尊德性道問學極明且哲求不驕不倍是與是容以保其身也」

愚而好自用章　熊伯甘曰生今反古如許行之託神農。

王莽之迹六藝安石之用周禮皆是」○又曰議制考即較訂參詳亦是不必專指淑業之天子如懸象布憲如明刑訓方何時可廢乎且下焉者如周公制禮史佚守官稟承天子亦是不倍非一味人君獨裁乃為禮樂自天子出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摘訓曰有三重是制作出箇三重來」○滄柱曰言是議禮制度考文見於號令誥者若泛指君子日中之言於題不切世則是議禮制度考文實實信從而民皆寡過處若泛說天下則徵於道何涉○至於世字是指本朝之後世言若說到異代臣民仍是無徵不信矣○法立而不知所遵者非盡在下之咎也○上出之以驕下應之以倍必然之理也（戚）○熊伯甘曰

無惡無射說我無可惡無可射說○滄柱曰大全小註以無惡無射證有譽不厭庶幾夙夜證本諸身皆錯看書旨今斷依淺說以無惡無射證制作盡善意以夙夜終譽證世道有望意」

仲尼祖述堯舜章　金正希仲尼祖述堯舜一句文曰不倍之臣民與不驕之君王所以並立遞與而扶持宇宙者豈嘗謂遵道遵路之民哉惟其人而學問之統必尋其所自始德性之傳能定其所必衷始有以佐天子而考生今反古之妄維我仲尼其人也○又曰天下疑耳而信目自唐虞以來千餘歲已不獲知有堯舜矣夫不知堯舜已病而愚賤之民乃復有談說往古以爚亂其聞者也則明哲者之憂方大也○天順時脩撰黎淳無

婺縣學記曰盈天地間皆理也然器復誠有偏所以上律下襲裁成輔相者必賴孔子是孔子補天地所不足傳帝王心惟理也然隆治有時所以祖述憲章刪定繫作者亦必賴孔子是孔子助帝王所不及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按摘訓謂萬物二句是言天地之大小德二句乃天地之所以為大此字只指小德二句而言愚謂摘訓不是此字兼指萬物四句而言亦如上二節兼內外該本末也故蒙引謂末句不要泥所以字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見因之深是之摘訓反以蒙引為非誤矣顧麟士云末句只平平讀去甚是但麟士說得未甚分明（癸丑十一月）○天地之所以為大只說一大字則包久字於其中大而不久亦不足為大矣（戚）○附

先儒俱謂忠信忠恕恭敬不是二物如形影朱子又云忠恕兩字只是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見性理三十七卷）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章　庚午江南鄉闈名儲欣鄉墨以文理為大綱密察為纖悉甚妙（此人尚未中舉）（丁酉七月記）○次節或重溥博淵泉說外原於內也愚前有一作重時出說以內達於外也看來上文是以原包內外此節亦當內外兼重為是（甲寅七月）滄柱作主外原於內說○又滄柱講時出兼隨時出之時時出之二義○語類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不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

自家裏面知眞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莫不尊親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達天德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滄柱曰見言行三句大全蒙引皆說總意未嘗逐句分解存疑將見字包言行說發字包信悅說依前動而世爲天下道例但朱子於章句不云見兼言行便知判作三項矣淺說分威儀號令政事看得三字有區別○金正希見而一句文曰其智者竄之於性情中和之微而志氣動焉則敬其愚者相之於神色象貌之間而性命通焉則亦蔽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章

陳非園大本作云道出於性明體自能達用而性盡於誠主一可以御煩○無倚是發見處不待研窮存主處不待把提貫直神所云不思不勉是也近世金溪姚江之學以此責之初學謬矣○滄柱曰上文天地之天就在外言浩浩其天之天就心中言內外本不相屬時文將天包乎地地統乎天倒到其天語雖巧而理不確一障也上章如天是極擬至聖之在[illegible]配天是稱贊至聖之功業此處其天是直指學心之全德章句云非特如之而已明其爲心中之天而不[illegible]之天時文將如天配天多作抑解將其天淵[illegible]然則至誠高於至聖而至聖不及至誠乎[illegible]知[illegible]章敎化用流總是體用一源而强別淺深二障也○上節爲至誠之功用此節屬至誠之心

體從來依大全小註遂劈開一體一用說仇滄柱謂經綸可言功用立本知化如何可言功用不知章句所云功用原在心體上說與他處體用之用不同豈可妄議（癸丑十一月記）○末節不要說惟至聖能知至誠惟小德能知大德要說惟至誠能知至誠蓋至聖至誠總是一樣人小德大德總是一樣德要說得合一不要說得有迹耳○大全舉要云通章是說大德敎化而經綸大經則是小德蓋仍由用以溯體也此說誤（乙丑十月看定）

衣錦尚絅章

翼註曰此下學亦非初學只對上達言之耳○語類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們禪字訓定尚絅註禪衣是甚衣曰此禪字訓單在人朝服必加絅○徐爲儀曰己物分貼簡溫細按來確臨下以簡未嘗不可處物寬簡溫柔未嘗不可處己人己未嘗岐衛簡溫安得分用乎以此貼簡溫則淡又將安屬耶○用晦曰淡而三句正說闇然曰章是爲己立心大段下三句是下手處又須識得機要所以然方能實做工夫下二節乃所謂入德也須畫得界限清眞彼以不明白爲渾化者是無知見漏耳○癸丑秘不笈知遠三句文自記曰按本題不是平說乃相疊漸漸說到裏面去故朱子云三句緊一句從來止知照題還題題面得矣如題神何○用晦曰重在知字人所曉也然將知字說得深微便不是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個爲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愼獨戒懼工夫也○捐誦曰無爲己之心固無以爲人德

之甚然有爲已之心而不能知此三者則又昧於入德之路矣○用聯曰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文錯認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何複架矣○大全辨章菴張氏曰緊要在三知字雖有爲已之心而不知所從入則有顛倒昏亂之憂○按大全辨最喜混合此處獨分析得明○按朱子文集五十一卷與萬正淳論知遠三句似與章句稍異當參看○滄柱曰天下平三字須有實義湛甘泉先生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是政教無不及後方能如此即朱子解脩道之教亦指禮樂刑政至位育節又補一句云脩道之教亦在其中可見位育前有政教則知天下平中亦有政教矣即許氏所引垂拱而天下治須知垂拱之前有許

多政教」之恭已無爲必因紹堯得人可見斷無一人清淨自處而九州萬國坐享太平者脩已以安百姓亦有政教在予見時文說得影響故詳辨之○用聯曰篤恭句此與脩已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即在上文更推一層耳非壓倒一切也」

用聯曰自來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拈闇然二字爲甚衣錦尚絅是爲已立心闇然是贊尚絅曰章是贊衣錦皆贊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不知何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今日衡文選手無不守爲科律此章中無適不拈不拈者反以爲失旨矣如云闇然之功之效自闇然以來評者輒贊闇字直可包括全部大聖賢之語徹上徹下即此章試拈入德

內省敬信不顯篤恭等字何者不可包括全部耶嗚呼正學不明異說並出借經傳以行私造宗旨以惑世如江門之主靜新建之致良知甘泉之格物見羅之知止充類盡義其害有淺深大小之不同然皆村師之見也○語類問中庸末章說及本體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默默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曰豈特老莊說得恁地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他箇虛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當湖陸龍其稼書纂輯　受業　席永恂漢翼
叔祖陸公鏐高菴編次　　　　于前席漢廷　參閱
　男宸徵直方　外孫　曹煥謀詒我
　　禮徵用中　　　　李文渭潢來　仝較訂
　姪　寧徵

論語

鄭康成曰答述爲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對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語類曰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某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又曰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又曰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又一貫章曰孟子猶說個存心養性若孔子則亦不說此樣話但云學而時習之入則孝云云食無求飽云云顏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云云仲弓問仁則曰出門云云○又孟子語類曰大槩說道理只渾淪說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說得親切又却局促有病

學而第一

學而時習之章　作文要知評騭法偶見講學而時習句者曰學字要掃去俗學支離異學虛無不知夫子此句是爲己掃去者說此處要歸重到時習上去若又呶呶與俗學異學辨則非口氣矣○楊龜山曰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辛未房書以日新月異殊塗同歸講說字是兼知新一貫說○辛未房書以煩苦濟治與說字相反甚好○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宋范祖禹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按祖禹所稱欣慕願立即朋來之義○芑山張氏曰宋呂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慍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亦有未見知於下者故古之人君政令或有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又范純仁經筵進講至此節云此即無逸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意

其爲人也孝弟章　呂用晦曰上下節分質學講說如此余不甚以爲然○論語第二章便說到此隱然爲春秋弒奪之事而作○熊伯甘曰朱子活潑潑地中庸曰禮所生也孟子曰樂則生矣○大全辨訊程子曰父子本是天性孝弟原非外鑠性中曷常有孝弟一句推其說與告子外義同病按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程子是言孝弟在性中只包在仁內安得言同○讀書記朱子曰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之理則不爲是而有也○語類曰專言之仁偏言之仁二者亦都相關

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又曰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又曰問爲仁之本之仁是偏言底似是仁之事非愛之理朱子曰親親仁民愛物是做這愛之理

巧言令色章　堂堂難與爲仁

吾日三省吾身章　熊伯甘曰曾子守約把平天下學問歸本修身這個身字要看得大此身乃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之身非只是檢點得乾淨作一個自了漢而已○大全辨卓庵張氏曰三省即臨深履薄意○楊龜山曰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

能自爲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愚向將三省威重章及大學信字不就語言講然按讀書記朱子曰發已自盡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眞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循於物而無所違耳姑記於此丁巳入闈○胡此庵紱虞曰人身至大者君親而省身不及何也曰君親惟最大故不必去省三者惟近於尋常故不可不省」

道千乘之國章　語類曰龜山說得好須看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周禮以大司空爲冬官亦取其農隙可以役民也○用梅曰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緊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欲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義故朱子列之圈外近來反以此爲正意滿紙心字糾纏若云求治於一心而有餘則正犯程子之所病矣○仇蒼柱曰楊註云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陳氏釋之云所存謂爲政者之心未及爲政之條目究竟敬信節愛與時使已有事實在矣安可謂考存而未及發觀禮而未詳用須知禮樂刑政人主不可一日無而立本之心自貫通於其中」

弟子入則孝章　語類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

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問中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雖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雖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賢賢易色章　大全辨麻城梅氏曰此節正見學之關於人甚重乃所以揚學非抑學也或謂實踐之外無所講究不思非講究則斯理不明斯理不明則力行不果又何能實踐也使人能由子夏之言一一反求皆知學不可緩豈有廢學之弊哉○刁氏包曰上章六事說道理

不宜太大了太大了便不是　弟子職此章四事說道理不宜太深了太深了恐無以爲下二句章本也○按乃氏是主圈外○語類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何曰這卻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亦言卻作不須學底意思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此說卻好○按圈內是伊川說圈外是吳說朱子本不敢定○摘訓曰雖曰未學乃真實說純未學非假設之辭曰字輕看吾字正與盡倫之人相對說學只是許其即此是學言盡倫如此便是不學之學註用雖或以爲四字解則作假設之辭而以吾字與或人對說矣○呂用晦曰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煞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深究其學耳○按用晦之說與摘訓不同用晦是也○子夏乃游文學之士也而一則取敦倫之士一則取行不由徑之士聖門所謂文學可知矣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大全饒曰毋友二字甚斬截雖曰用獨斷不能卻不如己之來然胸中界限自嚴必不與他相狎暱○熊伯甘曰胸中斯須不瑟僩外貌斯須不赫喧便是過○幾亭集或曰過有不可改者奈何曰試言其事曰如居官誤而殺人雖深悔之安從改之曰懷憂憾而已矣曰此有改焉有補焉痛自懲創永不復蹈以心言之則改也設遇誣枉竭力救援用他事之生成挽彼事之謬戾以事言之則補也改於心必有時能補於事

愼終追遠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語類曰最要看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卻無非是求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託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其不求底意思○樂記易直子諒之心生矣韓詩外傳改子諒二字爲慈良朱子謂其分明今集註又以易直訓良蓋慈者良之實平易坦直者慈良之實故可互訓愚意如此○熊伯甘曰五者總是節斂退遜底神情後世如儀衍鞅雎卻以不溫不良不恭不儉不讓得聞人政○呂用晦曰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圈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看子溫而厲章之儼然二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

父在觀其志章

禮之用章　首節和字即天秩天敘之天字○語類問和便是樂否曰也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樂中亦有禮如

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又是樂中之禮○語類曰和爲貴說固是恁地卻如何做工夫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如也之類苟不知以指事若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沈滄柱曰不明其爲和天下且畏苦乎先王之禮猶可言也過明其爲和天下且日習自有禮在而不必先王之制之也不可言也○又曰知和而一於和故不可行其弊在一於和而無節不在知和上知和二字只輕看時文謂和不可令人知者非是

信近於義章　語類問諸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又曰恭近禮如合當在堂上拜卻下堂拜彼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卻在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辱○又曰胡氏說欲免此惟學而已是言平昔當如此此章是言事之發處當審也○順治辛丑馬世俊云果欲幾微畢合於義而後許之是天下無可信之人矣無已則取近於義者乎下二段做此○呂用晦曰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傍理寡過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

君子食無求飽章　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安飽非盡害道但不宜求耳求字內便有許多不可告語處充之則齊人乞墦盜跖攫金皆可爲矣他若哇食避居如陳仲子則又不近人情之至

貧而無諂章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熊伯古曰知人必本於有識有識必本於無私此非渾然天理不能○又曰不知人病根正坐患不已知先有一已橫於胸中不特斗由自命宮曹瞀之其歸抑亦典型自命繁時流之傲倪其任意者安石見蔽於惠卿其任理者丁瞬不容於君實以至奸佞乘間柴冐駕名正氣銷磨倒光輔斯空虛之禍國家愛之○大全辨曰司馬光富弼歐陽修不知王安石張浚趙鼎不知秦檜其誤天下何如哉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爲政第二

爲政以德章　北極與北辰有別北極五星其第五星謂之天樞天體左旋樞星亦動但其旋轉最近中間些子不動處則北辰矣北辰無星可紀以大樞一星謂之極者亦就其旁相去不遠者言之蓋周天無星處皆謂之辰北辰者北方之辰也不特衆星共北辰即極星何嘗不共北辰耶故說約麟士之說尚有誤處至洪範五紀之辰及辰弗集房之辰則隨日月而得名者也凡日月所經歷之星謂之宿日月所交會之處謂之辰角亢始於辰則十二支之辰也若辰見鄭火之辰則嘗考之春秋有孛星於大辰既而宋衛陳鄭災則孛見於辰而鄭火非辰見而鄭火也且大辰者大火也大火者心星也至水星亦謂之辰伐星亦謂之辰皆非北辰之辰也」

詩三百章　龜山集或言思而后積積而后滿滿而后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發也○語類曰若是常人言只道一个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个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

道之以政章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譚梁生曰此章孔子自序一生年譜節節可按年歲履歷明其言去夢奠不遠蓋作春秋後語也嬉戲陳俎豆即是志學不待十五十五以往問禮問官即是博學無方之學三十以往從昭公出亡留齊七年不仕齊魯此立之大節四十以往備道修明不惑於老楊晏嬰見行可仕不惑於季平陽貨此不惑之大節五十以往當學易之年攝相用魯魯國大治女樂去魯席不暇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畢聚十年之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知天命之大節六十以往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詩三百篇皆絃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耳順之大節七十以往九月而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此從心不踰矩之大節○中庸

舜其大知章語類曰聖人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使○語類或問人不志學有二種一是全未有知不肯爲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卻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愚按如原伯魯柱下史則不特近年始有之○看來三十而立已是物格知至已是一貫已是上達四十以後只是進而益熟耳四十以後所用功夫仍只是下學（辛未閏七月二十二日）○語類云譬之于水人皆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用晦曰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也○大舜沛然莫禦分明耳目皆順夫子言耳而目可知善之來以合一爲順惡之來以分

別為題」

孟懿子問孝章　時文於無違二字。因下有事之以禮三句遂一味含糊。并註不背於理理字。亦不敢露。不知若并理字不露則夫子當日與孟孫面語毫無著落。孟孫豈有不問之理。愚意理字自不妨露。但一理字仍屬渾淪從親之令亦可自附於理。故下文說一禮字。便有森然不敢犯之意。前露理字何礙於下文乎。戊午三月」

孟武伯問孝章

子游問孝章、大全辨卓庵張氏曰、敬字不宜泛看。乃人子愛親之心旁皇周至處正從愛出」

子夏問孝章

吾與回言終日章　大全朱子謂私與中庸謹獨之獨同、

此說恐未妥○退省其私一句。最多葛藤。註謂是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頗明。蓋不在夫子面前。即是燕居獨處即是私。不是專說閉門靜坐。不與他人酬酢之時也。存疑疑燕居獨處是靜時。發不得聖人許多道理。此未會註意也。至大全朱子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此一條。又是將私字與中庸獨字同看。此是謂私字內有此一意。非謂私字專指此也。若以私字專指此。則當終日言之時。便當省矣。何必旣退。然後省乎。此私字之葛藤當辨也。高新鄭云聖人於顏子必待省而後知與非也。其喜之也深。故其稱之也婉。此因省字近於窺。何故如此斡旋。然師於弟子。微察其受教與否。是亦何害。但不若世俗之窺何耳。此省字葛藤之當辨也　戊午三月○此題作始疑終信者。因非近文。又有於夫子曰中辨曰、不違足發止此一心。如愚不愚初無二致。亦陋。○呂用晦曰題之要義只在不違足發四字。如愚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今文拋荒此四字。但摹取如愚不愚虛神。豈不可笑。○陳介眉曰、言亦期於能發耳。回不違而發。二三子違而發。是亦一同也。善學焉可也」

視其所以章　此章是就善中看出不善。觀過章是就不善中看出善。此章是細密看法。孟子眸子章是直提看法。○熊伯甘曰、此亦先覺非逆億。○幾亭曰、何以自信能用世能救世。全在知人。於此若無得手處。雖絕高絕大之才。僅可受人指麾耳。○又曰知人之事最細。明其

大意雖。詳其分量尤難。志皆趨正。而正有純駁。純之中復有淺深。才皆有用。而用有兼專。專之中復有差數。○觀所以是名實之辨。○幾亭又曰、事善故合之於心。事不善矣。又何察。今之論人者。探精神於踐履之外。何跡以濫邪。○吳霞舟曰、能安方能勉。非由勉以至安。」

溫故而知新章　呂新吾曰、自心得者。尚不能必其身體力行。自耳目入者。欲其勉從而強改焉難矣。○工夫只在溫故。溫故則自知新。亦有溫故而不知新者。必溫故之未至。故大全謂此是一件事。若子夏云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則是新故並進之學。與此又不同。大抵新與故並進者。學之全也。溫故而知新者。學之要也。此節是聖人示人以扼要之法耳。然則中庸溫故知新與

子夏之言同乎。曰同。但中庸故字就良知言則異耳。（甲寅三月十六日）○知新有二。一是從故得新。一是以新合故。（甲寅三月十六日）○溫故之功。聰明者常厭其平澹。拘守者常不能尋繹。所以爲之者極少。（甲寅六月初二日）○語類曰。味其語意。乃爲溫故而不知新者說。○愚按工夫只在溫故。語意重在知新。（甲寅九月十四日）○溫則能不拘成說。不逞臆見。（子申）」

君子不器章　語類曰。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按此則君子是顏閔一流人。故兩曰夷尹惠自一才一藝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自孔子可仕可止觀之。則彼止有一邊亦器也。○君子不器一語。不知是因天下之自矜其

器者發。抑不知爲天下之求備於人者發。（庚申正月）」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章　所謂其言。是實實體道之言。然且欲先行之。況勤襲之言乎。」

君子周而不比章　語類曰。忠信所以周也。○熊伯甘曰。小人非盡奸邪。只是見識不大。局量褊淺的人。忘富貴而不能忘功勳。則附和之說起。重聲華而不能重寧澹。則標榜之局成。究至爭黨相尋。天下人才日就消落。則偏執狹隘之人。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也。故君子善與人同。雖寡合亦周。小人樂其同己。雖泛交亦比。」

學而不思則罔章

攻乎異端章　語類曰。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

先生諸人。」

由誨女知之乎章　譚梁生曰。子路聞斯行之。好勇而果。夫子患其有不明而行之事。此言只是告以不知闕如。勿欺而犯之義。○仇滄柱曰。心不自欺。即此便是眞知。至由此而求。又有可知之理。則是題中補意矣。雖存疑謂爲是知。正解終不若考亭毋自欺一解。更爲婉切。○呂用晦曰。講章謂子路以不知爲知。實坐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爲知之。此都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乍有所見。主張到太過處。一冐過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爲迂。和那知處也不知了。証得最明。子路豈不知孔子之不迂。只要主張名不能正。太過致此蔽耳。講章之說。在一飾字。飾者不肯之自欺。強以爲

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爲自欺。則於理蔽一也。○陳明卿大全蔡氏曰是知其淺淺說。」

子張學干祿章　幾亭曰。學而干祿。聖人弗戒。今子弟爲干祿而學。○滄柱謂天下有經本經術。議論偏頗。如王介甫。有閱歷世務。而措置乖方。如房琯。皆不愼之故。又朱子著書。晚年多所更定。龜山晚年一出。未免蹉跌。○包長明云。下有不盡沒之人心。上有不盡亡之古道。此可悟祿在其中之理。○語類南升問。此便是修天爵而人爵自至否。朱子云。修天爵而人爵自至。說得重了。愚按看朱子此言。可悟用字淺深之法。」

何爲則民服章　徐氏集說曰。民之服不服。且就舉錯合人心不合人心處說。未便說到蒙其利被其害上。○幾

亭曰舉直舉枉皆衆以爲相非他官也李林甫以貪權妬賢爲枉王安石以僻學傲氣爲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語類曰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與大學慈字專主父子者不同」

子奚不爲政章

人而無信章　無信亦有二種有奸狡而無信者有輕浮而無信者」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語類曰所因之禮是天做的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的故隨時變更○三統之統檀弓上疏曰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建子之月爲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建丑爲地統以物在地中含養萌芽建寅爲人統以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

非其鬼而祭之章　語類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今人以中堂名祭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三家者以雍徹章　語類問范氏以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太廟非使魯君亦得以用之也不知伊川斷然便道成王不當與伯禽不當受曰然范先生說書大抵言語寬」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語類曰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指惻隱又曰程子云仁者天下之正理說得自好只是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須說仁是本心之全德如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又曰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

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是一个求放心更無別工夫或曰初求放心時須是執持在此不可令他放曰也不用擒捉他只是要常在這裏」

林放問禮之本章

夷狄之有君章

季氏旅於泰山章

君子無所爭章　須於是非可否中見君子之無爭方不是和光同塵之學於得失榮辱間見君子之無爭方不是鷙鳥戢翼之術後一層是必也射乎以下正意前一層是首句補意須辨（甲寅七月）○滄柱曰漢唐宋明季世黨人之禍皆起於爭然禮義廉恥賴諸君子力持不

墜後世是非莫辨。義利不分。附勢趨炎。無所不爲。求其一語之間稍諍曲直而不可得。吾因知志貪利欲而托名無爭者貢鄙夫之尤矣」

巧笑倩兮章　滄柱曰。巧笑二句。詩中之賦。素絢一句詩中之比。故註云如素地而加采色。原就繪事取義。夫子繪事後素。正解詩詞。時文云夫子不必就詩言詩。謬。○刁蒙吉曰。首節以一言蔽之曰此逸詩也。則上二句非衛風明矣○附熊伯甘曰素以爲絢言質素好了。便可當做文飾。子夏意其任素棄絢。故問之○晚村曰禮豈爲我輩設。此一句是魑魅禽獸之言。依他說只成禮外禮。僞非禮後矣。子貢因夫子一个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未嘗以禮爲忠信之薄也○又云是悟道理如此。不是感時○晚村評此章妙矣。然得無又爲六經皆我註脚者添一助乎（壬戌十月十六日）○刁蒙吉曰此章解得不好便是陸王一派學問」

夏禮吾能言之章　熊伯甘曰。子欲徵禮二代。正欲考周家監古之精意○滄柱曰生今反古。固不可爲。而講述往代典文。亦儒者分內事。若謂生周之世不當談夏商。然則生於宋者亦不得議及漢唐事而通志通考等書亦將目爲違制耶」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周懸著曰。成王賜而伯禽受者魯禘也。非周禘也。魯禘奈何。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牲用白牡。而等於二王。不以騂剛而殊乎后稷。至惠公得請於平王而

魯遂儼然用周禘矣。且前乎此者。不過曰禘周公耳。浸假而禘群公。禘僖公。禘武宮。禘襄宮矣。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言也。爲惠公以後言之。非爲惠公以前言之也」

或問禘之說章　語類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乎召得他聚」

祭如在章　范氏有其誠一段性理內載北溪陳氏一條解得極好」

與其媚於奧章

周監於二代章　周魯觀云。此言周之禮制。損益夏商而成。故郁郁然有文采可觀。蒙存俱主此說。若單作贊歎周文便是其文郁郁。非郁郁乎文○泰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廢藩鎮。此皆不善監者○監字有起衰救弊之力。無矯枉過正之失○周監節不是但贊周之盛。是推原其所以盛。要著眼在監字上（丁巳九月）○滄柱曰。郁郁文盛。是贊其禮制盡善。此文字乃是活字。時文與忠質對言。謂周家尚文以致治。却非題意○又曰。郁郁句須就實事形容。不宜將容言摹擬○呂用晦曰。此與中庸爲下不倍章不同。蓋不倍所謂從周者只說遵時王之制。此節正言周時禮制之盛耳○刁蒙吉曰。人之從周也逐其流。而子之從周也溯其源○又言周之盛不關氣數。此最是○大全辨曰。

按先王制作雖與氣數相終始其間變化推移却自有不爲氣數所拘處非槩聽之氣數也周禮大備不可謂非氣數極盛要之前後聖人損益之功爲多須側重聖人制作精詳一邊說若插入氣數極盛一句便似氣數不極盛雖有聖人損益𥚃亦無如之何反爲後世庸主推諉氣數者藉口惜輔氏見不及此饒雙士說約謂此是正解非也」

子入太廟章　雖知亦問即所謂愼言其餘○楊龜山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

射不主皮章　主皮章若逆知後世之尚武問社章若逆知後世之尚刑禮樂征伐章若逆知後世之廢封建辛酉六月」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子貢惜費之意亦不是無關係蓋此一羊也供之有司必派之百姓其間胥吏之誅求尙亦不騷擾乎民間子貢去之亦自有識見丁巳五月念四日」

事君盡禮章

定公問君使臣章　讀梁生曰孔子對定公問在司寇攝相用魯之日當昭公平子君不君臣不臣之後告君以昭公爲鑒臣以平子爲鑒○按以禮以忠只是交泰之道○呂用晦曰禮忠二字人多畧去粗迹而求精微若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深而易適簡理而貴心亦良知家言也譚到粗迹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又曰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天字君以爲惟我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刑賞爲君所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簒弑隨之亦成一个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然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爲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熊伯甘曰或以三家僭越禮字當從裁制看非正義孔子告哀公也明白說破大臣」

關雎樂而不淫章　詳兼詩纂說鄭漁仲單主音節說亦偏」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按或言后或言人宰我特四帝瀬

以爲解非如春秋書人書爵之例以此推尊夏王取据湯武也况此語爲問社而發初非與哀公尚論帝王安得從容讓起見而謂有所軒輊乎檀弓記夫子夢奠之詞曰夏后氏殯於東階殷人殯於兩楹周人殯於西階此與宰予稱后稱人何與然繹者未聞以國祚源流立論而程氏復心必謂禹揖遜故稱后湯武征伐故稱人何其穿鑿傅謬之甚且即其言亦有不可通者如曰言后所以別於帝然湯武亦王也宜與禹同」

管仲之器小哉章　楊龜山曰今人只爲見管仲有一匡之業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用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器小二字夫子斷盡管仲一生

心術。子與氏終身薄管仲不爲。論蓋本此○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

子語魯太師樂曰章 「艾千子曰。此題本以器數辨容知樂。既情不得又知不得。○夫子之時樂之器數未亡。黃鍾之律未亂。無從參橫參之煩。其辨無三寸九寸之紛。其議只在緩急輕重之間。高下清濁之際。斷的其平而已。」

儀封人請見章 熊伯甘曰。若一見之頃。便斷夫子老於轍環。此淺術數高人言主宰之天不言氣數之天。」

子謂韶章 語類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此條大全有。」

居上不寬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語類問安仁者性之未動。既皆至理所存。情之既發。無非至理所著。利仁固是審於既發。莫更謹於未發否。曰若未發時。自著不得工夫。未發之時。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按此條可疑。如此中庸何以又要說致中工夫。○語類安仁如孟子動容周旋一節。利仁如行法以俟命。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語類曰。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也。○摘訓曰。原不重德之淺深上。只要與不可久處約。樂者相反應耳。蓋不可久處則是

不仁者也。○又曰。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後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論。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爲歇後語矣。○按蒙引曰。仁者知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以其德之淺深言。究竟則安仁利仁正仁知者之所以爲仁知處。但文勢不是如此。蒙引此條甚善。書中如此類者甚多。

唯仁者能好人章 譚粱生曰。雖仁者對强仁小仁而言。非對不仁者而言。」

苟志於仁矣章

富與貴章 語類曰。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個粗底。方是個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

孟子言善利之閒。須從閒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著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略略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腳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纔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卻只就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處說。先要去了這个。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語類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又曰、如孔子言此。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卻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如閒居時。卻有照管不到處。○用晦曰、今日自名學者。

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區區出處取與之義。又不足言矣。」

我未見好仁者章　語類曰、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非夷齊方始當得。○又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又曰、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又曰、伯夷是惡不仁。柳下惠是好仁。○語類問此只是利仁事。然上蔡云。利仁未有得。若說未有得。如何又謂之成德。曰。若眞是好仁惡不仁底人。已是大段好了。只是未嘗做得仁。○用晦曰、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卽大學傳云決去而求必得。以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一日振從前之怠。一日作終身之氣。（下端）○垂成之敗。半塗之廢。皆是力不足。○汪搢九評辛丑房書曰。因題中三節看作三項人。此輔氏之說誤之也。聖人語氣自是渾然。愚意首節是案。爲用力於仁者。畫一樣子。下兩節只是反覆以致其深思耳。註云成德。何必專指自然者言之。及其成功困勉一也。無尚不使加。獨非用力而力足者乎。○又曰、聖人何嘗輕易道个安行字。如此節成德與萬物皆備章反身節。豈必皆自然而至者。只是畫一个地位與人作榜樣耳。彼勉然而至者。獨不可謂之好仁惡不仁反身而誠者耶。強經從傳。固失之矣。況又誤讀傳註乎。」

人之過也章　語類曰、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

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便見只是慈愛的仁。學者只管逐句要說深。不知此仁字較淺。○又曰、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於廉。於嚴。小人過於私。於貪。於縱。此是因人而發。○又曰、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禮記與人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仇云、過各有黨。既兼君子說。則觀過知仁。亦須兼愛忍厚薄而知其仁之有無。集註程子尹氏說本自明白。雲峰獨謂君子有仁。小人無仁。遂將下二句單屬君子一邊。近人多主之。○乙卯范光陽講觀過云、觀在其黨未分之先。辨其人於生平。而後可辨其過於一日。觀在其黨既分之後。辨其過於一日。卽可定其人於生平。」

朝聞道章　語類曰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不只是聽人之說問是動容周旋中禮行法俟命否曰這是兩項動容中禮是聖人事聞道不足以言之行法俟命是見得了立定做問伊川云得之於心是爲有得不待勉强學者須當勉强是如何曰這又與上別這不待勉强又不是不勉而中只是見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云樂循理○錢亭曰便壽考百年以外亦須死便作中書令二十四考亦須去如何不預先打點使臨時免慌忙」

士志於道章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君子之制事偏執之心不可有而察理之心不可無雖因天下之自然而未嘗任天下之靡然故此節時文謂君子以無心應天下及以天下還

天下俱屬混話○王庭譯適莫云意慮多則觀望起觀望起斯同惑成計較頻斯塗徑雜塗徑雜斯反覆形○愚按云此數句最好人知適莫之爲偏執不知適莫之爲游移故比義是守經不是行權○宋劉擎云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士無歸趨愚按此二論適莫內皆有○滄柱曰義之與比寔有工夫在時文謂不必度義而義無不合那是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境界豈是君子地位○按語類亦有非是我去與義相親之說然與時文意思不同○用晦曰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於佛老之猖狂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無適莫下自當作一波折接落而近說好言直捷謂不用過文爲一妙吾所不解無他猶是中新建之毒也」

君子懷德章　用晦曰懷與喻不同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放於利而行章

能以禮讓爲國乎章　清貧齋評曰讓字自當從禮字轉出時文有直入讓字者畧無步驟」

不患無位章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大全一貫章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个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

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那只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語類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按語類朱子一貫章朱子亦云一貫固是以心鑒照萬物而不遺則心字亦不妨然須知是心與理一之心○用晦曰時文於一貫忠恕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强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所謂一者未嘗非心然非釋氏本心之心未嘗非理然非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理這个一是從貫處精鍊來是極實底不是空虛底一底工夫離不得貫忠底工夫離不得恕參乎一呼不是示以易簡法門

是要有他貫底工夫得手不得手○馮具區首句文曰多聞多見之擇識求此一也忘食忘憂之精勤存此一也自志學以來吾之一尚在勉强執持之境自從心以前吾之一已在融通浹洽之境○語類曰曾子於費處已盡得夫子以隱處點之○又曰曾子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又曰曾子都將錢數了或百只是未串若他人則亂錢雖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串得○朱子文集卷六十七忠恕說曰曾子之學至于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造卽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爲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蒙引曰方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未嘗不以心也而曰索理於事何與蓋斯時也事顯而心晦也及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是時亦未嘗不著事而曰取理於心何與蓋斯時也心顯而理隱也○仇滄柱曰未唯之前曾子從萬殊處尋求既唯之後曾子從一本處理會然則從前工夫曾子豈枉用乎曰一本初不離乎萬殊曾子精察

力行漸至私去理純亦能認取本體矣故夫子片語提醒遂應機立喻苟不用積累工夫亦無頓悟之理然在學者用功先在一本處用力乎抑從萬殊處用力乎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不可離而爲二也以聖人言之敦化而川流淵泉而時出一貫固不待言矣在學者身上必無遺事守心之法當其一物未交養吾心之虛靈有覺者足以爲萬事之根而未嘗滯於無也及其萬象森列使吾之應酬不亂者適如其自然之體而未嘗滯於迹也苟離事求心而曰吾心如磨鏡使明可以物來畢照則是離却日用動靜而欲磨鍊此心其弊必至專內遺外而失之空寂矣故知夫子此言正欲曾子於應事處識取本體昔白雲許氏畧發其端而甘泉湛氏所謂隨處體認天理者亦卽所以求至於一貫也○按此條亦有疵曾子既唯之後恐亦只是就萬殊處理會耳應事處識取本體恐不免朱子觀心說所譏○語類曰曾子一貫是他逐事上做得到及聞夫子之言乃知只是這一片實心所爲○又曰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又曰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个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又曰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卽翻此手向外是恕○又曰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是下學上達之義○又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又曰程子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又曰程子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所謂天道人道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這个不

可泥定解○又曰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又曰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又問忠恕一理却似說中和一般曰和是已中節了恕是方施出○又曰此忠自心而言之爲人謀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統體主事言者主於事而已○又問枝葉便是恕否曰枝葉不是恕生氣流注貫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往底○又曰恕字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處不到○又曰曾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知至到忠恕時是無一物不格無一知不至○熊伯甘曰這个一却在甚處見吾儒之學必有著落不是談空里仁一篇一切攝歸一仁字忠恕與仁畢竟隔一層隔一層者是下手與到手之分不隔一層者乃到手後不外入手之路○晚村曰道理止是一个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却仍只得一个道理所以一貫亦止是不同也譬之傷寒寒只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此條是言一貫忠恕之不同○晚村又曰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个一分著便各有一个一恕是忠出所以貫之也否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更覺明白○晚村之病在此條○附分而言之性道中和費隱大小一貫各自一件合而言之中即性即隱即大即一和即道即費即小即貫○附中庸經綸大經一章却假一貫註疏」

君子喻於義章

見賢思齊焉章　刁蒙吉曰克己而後能知人否則狥私一心懸世眼賢否倒置亦奚以見爲哉

事父母幾諫章

父母在章　熊伯甘曰范文正公在日忠宣公不肯遠仕恒存文正慕中正是此意」

父母之年章

古者言之不出章　熊伯甘曰若不逮而後恥則出言已多矣」

以約失之者章　語類曰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漢豈不如此便多事○晚村評沈世奕文德言釋老之非約未云作此題者須將收斂近理者實意說入聖學矩矱中才過高便有弊今用講義刪末數語○晚村論約一段冉永光評說中不載

君子欲訥於言章

德不孤章　譚梁生曰凡可孤而德不孤凡鄰不必有而德之鄰必有○德字要說得闇藏必恬淡必方嚴○朝

此歷統虞曰若德不是孤的天地間只該有君子那得有小人只爲君子之志不堅爲君子之力不猛都是看得這德是孤的夫子急與他一劑安神定志之藥如何見得不孤天下極不肖的人外面是這樣做去此心一念萌動所爲清夜自思平旦之氣何嘗說聖賢不是閒居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便是不自欺了此處就見得不孤○刁蒙吉曰必有鄰如家之有鄰守望相助如國之有鄰脣齒相依也漆園謂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豈非德不足而妄爲之說乎

事君數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熊伯甘曰天下模稜首鼠之人最足悞世而驕競褊急之人每至殺身此章並記夫子擇壻之說把來做个爲人處世的榜樣前節可爲孔光匡衡一輩人下砭後節可爲顧廚俊及一輩人下砭○滄柱曰往時謬論謂此章是衡兩賢品行非爲擇配而設者眞僻見也夫婦人倫之首聖人專取人品與萬世議婚之法○刁蒙吉曰婚姻之道可知選舉之道亦從可知矣

子謂子賤章

賜也何如章　此題不必抑子貢盜虛聲不如崇實學器字原是聖門所最重

雍也仁而不佞章　給註訓辯猶給事中之給

子使漆雕開仕章　熊伯甘曰千古經術難醇當官功過相倍泥古不可師心不可○徐健菴曰深源純盜虛聲介甫偏執己見一則無可自信一則果於自信○王前席曰文以廣大精微講斯字以全識定力講信字以堅僻游移兩種講未能字確有體認題理洞然（壬申四月上）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章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陳非園文謂三子之才亦從仁出但日月至焉未能純乎仁耳○晚村曰仁只純乎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

准當三代亦是此意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人識得个仁字時文每以仁才並講或反重才一邊皆謬也」

女與回也孰愈章　晚村云聖門以聞知爲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聞以聞論聞以知論皆坐不明書理只要用字員活之弊不覺隱然有个西來大意在吞吐閒○按此亦不必然學問尚有行一邊」

宰予晝寢章

吾未見剛者章　莫危於人心惟剛足以閑之莫微於道心惟剛足以扶之此夫子思剛意也○晚村曰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棖亦必棖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慾或人豈冒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即謂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根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蓋夫子未見之意○威思曰理不足以御氣則氣有時而屈慾之非剛易知也氣不足以載理則理亦有時而屈無慾之未剛難知也○順治戊戌李培初曰即無慾不得盡剛况慾乎○愚謂不能克己則氣餒而不剛克己而不能復禮則氣仍餒而不剛○仇云至剛者無慾則不爲外物所屈撓如剛刀不雜鉛則切物而鋒自不屈有慾者不能剛則易爲外物所屈折如鉛刀無剛性則觸物而鋒便挫屈矣故太倉顧氏謂剛是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慾猶剛刀不屈於物非不屈於鉛其喻言最明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者吾心

天德之剛也即孟子所謂至剛而塞天地者有此剛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矣」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夫子之文章章　晚村曰才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品又曰淺看不顯等而是村學堂齋規日課相似有何聖教耶○熊伯甘曰道字比命字微不同較又先一層是天之所以爲天也命字却在天人相與之際」

子路有聞章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子謂子產章　按丘月林云恭是不以富貴驕人不以賢知先人意不專主容說愚謂主容說亦包得上二意」

晏平仲善與人交章　滄柱曰今人對朋友時有一番謙和謹密之氣其人必有學問若箕踞滿堂謔浪終日自云不立崖岸忘形之交此輩乍離乍合焉能爲有無哉」

臧文仲居蔡章

令尹子文章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辛未璩廷祐曰士榮鍼莊有從君之志而無其才歂犬華仲有先驅之功而無其德周歂冶廑有殺咺之勲而無其忠○熊伯甘曰知愚二字姑從世態人情上論或以藏機用晦爲武子之愚不知武子明目張膽硬自擔當只藉忠貞一念感盟主而靖國難何曾埋頭遮面假混妝憨且以此爲不可及却把成敗論人了」

子在陳曰章　熊伯甘曰「狂簡二字俱好字面○蒙引講由之瑟章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淺說又將升堂入室俱兼知行說合觀之并此章亦明矣○狂字單言則包得畧於事狂簡對言則狂是志大簡是畧於事」狂簡一輩既在聖門則必濡儒者之風有端愨醇謹之氣服先王之禮不憚委曲繁重之文且當時亦未嘗有非薄仁義崇尚虛無之風其於君臣父子大經大法必不敢越只是志趣高明而細節多踈漏耳裁之之法無他只是仍教之博文約禮而已（辛酉二月閩趙士春狂簡二字文說此）

伯夷叔齊章

孰謂微生高直章　摘訓曰「只乞鄰便不直了不必說或人鄰人兩下俱矯方是不直○夫子不是譏微生是欲明直道當與直躬章並看○即使當日以家之所有與之苟有悅人之心亦是矯虛氣象而不得云直」（壬戌）

巧言令色章　摘訓曰「恥者恥其事而不為也上是諂媚下是假詐總是立心不直小註險詖傾險蒙引乘間而動奸險之甚俱推說太深又不止立心不直了」

顏淵季路侍章　庚戌錢世熹曰「非曰伐善人將忘其善施勞人將沒其勞而以無伐施避善勞之害也非曰不伐則善將益高不施則勞將益大而以無伐施收善勞之利也」○馬晦曰「老者安之三句之難難於寫得天地氣象出耳天地氣象亦不難寫難在夫子口中自說大話不得○焦弱侯以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為賢聖之別愚意不然蓋二子所言只是克己之事夫子則謂不但當克己而當實為有功天地之人有裨生民之事（甲寅四月十八日）○乙未劉楫講此節云聽物之來而如其分所應得酌我之往而予以情所當然○愚按聖人不但要有功天地有裨斯民只是要事事恰好觀熙寧元祐之遞為紛更只是難得恰好所謂老安少懷不過是恰好所謂天地氣象亦不過是恰好（壬戌）

已矣乎章　譚梁生曰「顏子不貳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聖門實難其人夫子此歎蓋顏路請車季路結纓以後語」○幾亭曰「凡事無不有前今後三端如周亞夫軍中夜驚此當下最不善事也淺見者必張皇失措更生他虞亞夫堅臥而定此轉不善為善也然前此何以致夜驚其關係理必有滲漏亞夫心知之矣迨明日亦不聞別有窮治使竟漫然置之又豈得為精於兵哉彼口雖不言必於所滲漏之端密行補救使後此不復致夜驚乃為能即今以見前後者也」

十室之邑章　曹彝士講好學主完全忠信之體說○辛未姜遴曰「有謹守其忠信之學有擴充其忠信之學○忠信人不學便要做出許多變態來不但庸人而已」（壬戌）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　譚棨生曰、仲弓可使南面、德行實政事也。○問子桑一節可見學術之病、有不容不辨者。亦有不容過辨者。伯子雖有敝、然其眞樸處、是以救天下之虛文。煩文則聖人取之。是猶朱子於象山講義利章。深取之也。大抵聖人以嚴、賢人以寬。○大全西山尤氏曰、周衰天下厭苦繁文久矣。伯子之簡、宜夫子所深取。○愚按深字未安。○用韜曰、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之說最高。然語太直捷。故朱子註中補完而字一轉、始無隨義。○曹珍士講太簡云、自擾者安得不擾民。厭事者必不能省事。○熊伯甘曰、如秦政之馭天下、去文就質。令行禁止、豈不簡便。其究也黔首離德、而揭竿斬木之難起矣。此非無簡良民嚴之敬意、而專好爲簡便以至此乎。說者謂黃老弊入於申韓、尙簡者不得不受其過。○愚按有剛而簡、有柔而簡、其弊又自不同。○雍之言然、是許上節可與太簡之言而然之。存疑云、無乃太簡之言、正找可也簡之意。鄒嶧山謂其偏是矣。乃說約及仇滄柱俱主存疑之說、殊誤」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方怒之時、當如水之由地中行而弗汎濫。（癸卅六月）○范文子曰、善怒因類者鮮、類即不遷之意。（七月）○刁蒙吉曰、蒙引存疑俱主兩人言、是以怒於室而色於市者來形容顏子也。粗淺甚矣。甲乙前後俱以時言。怒於甲不移於乙。只是當怒而怒、轉刺便消釋。○蒙吉曰、不曰不聞、而曰未聞、蓋爲學者留地步、非絕望也」

子華使於齊章

犁牛之子章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吳霞舟曰、三月不違、已到無欲之地。其餘亦能寡欲。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果非因循、又非激昂奮迅。達非膠執、又非便利捷給。藝不廢弛、又非瑣屑細碎。○已未方仲講此節、以儒效不迂疏言」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章　譚棨生曰、閔子在季桓子時。嘗爲費宰。見家語。是未隳費前事。此季康子時復使爲費宰。是夫子自衛反魯後事」

伯牛有疾章

賢哉回也章　仇云、學者守道勉強之迹未融。達士任性。天理之趣尙淺。原憲之匡坐彈琴、能樂而不能見其大。曾點之沂水春風、能樂而不能造其純。○愚按原憲是守道一流、曾點與任性者不同、此外又有安命一種。○裘甫川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道之所存、樂之所存也」

非不說子之道章

女爲君子儒章　語類云、子夏或心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絕不相似。子游高爽疏暢、意思闊大。觀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段、可見。子張又不及

子游子游却又實子張愛說大話而無實○又曰子游也有曾晳氣象如與子夏言木之則無箇是失了也見得這人是曠濶底又如問孝則答以不敬何以别又如說事君數斯辱與喪致乎哀而止亦見得不要如此苦切」

子游爲武城宰章　褑亭曰第五倫舉吏得人郡守入爲三公黃霸爲相不及治郡以其精神所注才能所長在治事不在知人故也孝宣以治行取黃霸則爲相不如爲郡孝明以得人取第五倫則爲相過於爲郡子游得滅明則武城之治光於千古○大全芑山張氏曰大學衍義云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

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宮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卓庵張氏曰明楊文定之子上京師有司供奉甚至獨范理知江陵縣不爲禮文定聞之即爲理爲德安太守景泰間內侍金英齎奉使至南京京中官屬無不阿奉獨薛瑄不往英曰南京好官惟薛公耳還京即薦公爲大理卿按瑄與范理持正守己不失爲滅明而文定金英不病其簡已亦庶幾子游之意」

孟之反不伐章　語類曰不伐便是克伐不行○摘訓曰策其馬正見是馬不進而策之使進意」

不有祝鮀之佞章

誰能出不由戶章　道不可不由舍道更無可由此是正意道不離由此是旁意萬曆乙酉浙墨俱主旁意說倪鴻寶兼說却又以正意作旁意（壬申四月二十四日）○吳霞舟曰由道而出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極之無所不達」

質勝文則野章　謂文質皆可損益者慶源輔氏之說也謂文可損益質無損益但當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者新安陳氏之說也蒙引存疑俱從輔氏○丙辰任弘嘉曰質勝者安於簡適其始小節删譚之不修其後乃坊表廉隅之日敗文勝者善自修飾其初以外役聰明而薄其天性其繼乃內多虛詐而匿其由來○刀蒙吉曰野則喭如子路行行之類是也史則辟如子張堂堂

之類是也○錢吉士曰野史只是氣稟習俗君子只是德性學問○艾東鄉評錢鶴灘文曰文質乃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此所以屬之成德之君子今作文者皆講就世道奢儉制度文爲上去則便屬之作禮樂之天子」

人之生也直章　語類曰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个當爲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又曰若見孺子入井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拘了這箇理這便是罔○又曰其粗至於以鹿爲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於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用晦曰直字謂實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

意非矯直之義能質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仇云天命之性賦此直也率性之道順此直也天道之一誠直貫終始也人心之四端直常發見也持守之擴充之則造聖賢配天地不失其直乃不失其生」

知之者章　語類明道曰篤信好學未知自得之樂○滄柱曰二之字照注當貼道說時文或貼學或貼理混雜不清須認定道字」

中人以上章　語類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淵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語類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爲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耳」

樊遲問知章　滄柱曰本文上段無知者下段有仁者亦互言以見意耳故註中兼標出知者仁者說作者於上段云不必言知者於下段云可實指仁者不合語氣○又曰民義指人道言或將民字看作羣黎百姓者非也○陳介眉曰敬遠正是窮理格物知鬼神之情狀曉得不可媚神邀福是既知彼又知此非僅知彼不知此也○又曰遠者視爲不可測不可瀆正所以敬之○語類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行法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滄柱曰事之所難如主敬行恕克己復禮與夫盡心知性存心養

性進德修業者皆是註以事之所難該之所包者廣程子專指克己特就其最重者言耳作文單指克己者固不如槩言之爲備○用晦曰此言未足以盡知仁是指點樊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理體原未嘗不備註中因遲之失而告之正謂此也玩可謂語氣儘見分寸時文下語太過者淺矣○愚按此章當與由誨女章一例○仇滄柱曰指此題者其誤有三或云爲知仁之名無辨名實之意其悞一也或以民義之當知對鬼神之不當知說是錯會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一句耳夫敬之者知其當爲也遠之者知其不必爲也而以鬼神爲不當知可乎註所謂不可知者指禍福之類言非以鬼神爲不可知也其悞二也先難二字朱子集註明與上蔡謝氏之說不同朱子指爲事之所難用功專在一先字謝氏指心之不易爲難弊竇反在難字用功在先字則與後字相應是一急一緩對說足斥樊遲謀利之意弊竇在難字則與獲字相應却是前此難而後來獲反開樊遲以計效之心矣故難字就心上說者其悞三也○朱子語類云敬鬼神而遠之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見卷三○按此則滄柱所論第二誤不是○又按語類三十二卷云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則仇說仍是」

知者樂水章　語類曰看這水到隈深處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語類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爲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又云看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旁終至本說都理會不得。○仇云知者似蘇文忠公。仁者似司馬溫公。」

齊一變章　語類曰齊魯之變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箇何待爾說此便不先其所急者也。○又曰魯只如舊敝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又曰桓公管仲要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興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租庸調變爲彍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又曰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太公自與周公別到管仲又不能守初政全變易了。一向在功利上。」

觚不觚章

仁者雖告之曰章　侯方域一節文云天下之患。多成於庸人重其身。又多成於賢人全不重其身。仇評云如竇武何進之流皆是。○大全辨草廬張氏曰得孔子此論仁者始有生理。此孔子審量處語意與己欲立而立人二句參看。○譚梁生曰宰我爲臨淄大夫欲盡逐田氏謂禍不旋踵之地有忠君衛社稷之仁在。如井有人之象甘心從之故微窺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厲聲怪拒曰何爲其然」

君子博學於文章　朱子集卷五十八答張仁叔曰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克己復禮之禮亦然。○語類曰論語中博約二字是踐履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主見而言。○愚按此章約禮。當兼乾道坤道說顏淵喟然章約禮當只主乾道說」

子見南子章

中庸之爲德也章　刁蒙吉曰達德成絕德」

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此言與宰我從井救人一例。皆因聖門專講仁故一時弟子將極難事安在仁者身上。若非夫子論正則仁字幾同直躬之直仲子之廉矣。以天地所有憾者。求無憾於吾心勢必不能（辛酉三月）○丙辰沈旭初曰仁主於愛則萬物咸若仁者所爲無憾也。然執此以論仁則仁必窮。故聖賢之論仁隨其分量之所給而人人得以自盡。○語類曰己欲立二句與我亦欲無加諸人意思一般學者須是強恕而行。○發套

俱不是一層工夫。故有立又有達。有立道又有綏。動有道又有齊。有綱紀。布有治。功成。時文將立達分敎養者誤。○時文云、譬之而能遂所欲。固於仁無所加。即譬之而不能遂所欲。亦於仁無所損。○摘訓曰、仁止於立人達人。然猶必以恕求之。是立人達人之仁。亦非可以易能者。而況於博施濟衆乎。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用晦曰、道釋者流。得一經一法。便實信仙佛可成。秀才讀聖賢書。却只爲胡亂做文字。騙科名計。毫不信聖賢可做。聖賢之言切己不謬也。不信如何得好。不好如何能述。秀才中無人物。其病正坐自不信聖人耳。信字又要從天理。出來。近日亦有說程說朱者。又多是依傍時尚。爲標榜結納號召謀耳。原不曾信得。○甲子江南第二劉𧧼堯講信而好古云、夫所謂述也者。豈無聰明。棄才智於不用乎。抑亦去其二三之見。浮慕之情。用以稽古而有獲也。○夫子於夏殷之禮。得知其大槩者。想是老彭之力爲多。猶今之有文獻通考等書也。○晉西大月○用晦曰、功倍於作。是註中看孔子謙。入孔子口氣不得。將註中緊難重大處說出信好深情。則倍作之意隱然逗露。

默而識之章　語類曰、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著時在。不說時不在。○又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提在這个。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熊伯甘曰、默字。即閑靜不言時。勿看深了。默識是不言而存諸心。註中此存字甚好。即靜而存養也。學不厭誨不倦。是動而省察也。動靜無非這念頭。一些不間斷。此聖人體道工夫親切處。○語類曰、此等處須有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此。故夫子因有此言。如吾無隱章亦然。

德之不修章　語類曰聞義不能徙是事不合宜不善則是有過惡了如此說方不合掌」

子之燕居章　用晦曰寫得閒曠神奇是說讀聊其法相若牧歸寶地又止得大賢以下中實事與聖人分上懸隔」

甚矣吾衰也章　不夢周公與鳳鳥河圖黃農虞夏同一寄慨○語類曰夜之夢猶寢之思也夢得其正何害莊子言至人無夢清淨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讀書記朱子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

志於道章

自行束修以上章

不憤不啓章　熊伯什曰反字有反覆尋求意因此勘彼莫作問一知二般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語類曰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

用之則行章　大全辨曰則行則藏學問廣大精微非徇物絕務二項人可例論蓋忘義苟祿貪富貴耳不可謂行藏絜身亂倫就泉石耳不可謂藏○文集卷五十九趙恭父問惟我與爾之與是訓同則誰與吾不與之與是訓許朱子答曰與字恐難作兩般說○惟我與爾句當就博文約禮工夫立說見得工夫必不可少底意思上中九月○孟子養氣章語類曰孫丑言加齊卿相得行道焉以爲孟子動心於此不知孟子所養在集義見於外者皆由這裏做出來又曰孔子與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這有是夫言我有這个道理在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語類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曰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則同若此處大節不同則不足爲聖人矣○又曰命不足道此只是尹氏添此一脚本文非有此意○用晦曰子路病處行藏皆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金正希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夫子所以賢回而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夫子所亟許由然回實不特此也由固有是處也聖人之論二賢別有以觀其微也○黃蘊生曰孔明天下奇才而其自言者不過曰小心謹慎而已其後蜀中之才稱姜伯約思慮精密以國事付之而伯約卒以蜀亡蓋

精密者謀也謹慎者懼也孔明懼勝其謀姜維謀勝其懼故功業相反也夫多謀尚足以亡國況無謀耶」

富而可求也章

子之所慎章

子在齊聞韶章　周好生文講不圖二字從服習後看出最妙○語類曰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夫子爲衞君乎章　語類曰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又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

告以求仁得仁則是合怨地〇子貢兩問存疑但欲作槩說者非翼註但主遜國說爲是〇語類曰司馬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

飯疏食飲水章

加我數年章　熊伯甘曰加字五十字從本文從史記俱無礙但不必添扯大衍知命等語易道無窮亦不得扯大過來說〇易者所以明修身治民之道也道陰陽明圖象與卜筮無非所以明此道也[illegible]

子所雅言章　摘訓曰詩以理性情二何不可就當詩書禮說是推所以雅言處須到末何用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倫文敘次節文曰女奚不曰丘無過人者其爲人也志於道而已結云是心也純亦不

已之心也豈惟葉公弗之知子路殆弗之知也不忮不求之謂終身誦之吾見其止矣夫子之曉葉公其亦示子路也與〇語類曰聖人緊要處自生知予其積學者却只是零碎事如制度文爲之類其本領不在是若張了憤一發而至於聖之說是聖人全靠學也〇楊維斗次節文云少而習禮而詩書射御之數尚未窮其奧老而知易而存亡進退之故又未能察其幾」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呂用晦曰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章予字同俱最重要先將此字懸起一現成孔子在前而後分別出我之爲我不是那樣是這樣做成的〇張天如文云即生而知之者有所不廢而况非生知者乎〇

〇滄柱云生知之所知學知之所知總指吾心之義理而言尹氏生知者義理學知者禮樂名物等亦是後人議論之辭在夫子口中未嘗分出何者爲生知何者爲學知〇又曰和靖尹氏謂敏求只是禮樂名物陽明王氏又謂禮樂名物無關作聖之功學知只是學知此義理看來禮樂名物亦何者非義理使舍此而曰致此心之良知則何所著落觀聖門博約並用則此章求知之指可識矣〇仇云大全輔氏亦以生知之義理對學知之事實言亦是後人議論之辭在夫子語氣旣不以生知自居則不必有義理事實之辨矣〇語類曰聖人看得地步廣濶自視猶有未十全滿足處〇又曰如顔子只見得所立卓爾由子自見得力不足聖人以學者不能自去用力故以此警之」

子不語章

三人行章　呂用晦曰聖人學問仰有攀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講學之士深居支戶不肯見一个不好人不知接遇不善亦儘有鍛鍊處」

天生德於予章　綫亭曰周之盛也召伯之甘棠勿翦其衰也孔子之檀見伐聖人之仁無盛衰時使之也」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〇滄柱曰無行不與猶云無往不與行字不處道義欲於隱字中人言字對下行字看但覺太槩〇又云夫子平日立教只從淺近處教人故及門之士疑道之高深者有所祕而不傳不知下學上達由淺近可造高深斷無躐等之理况大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即淺近而高深已寓」

子以四教章　用晦曰四者是孔門學規聖人造就之妙有不盡此者然亦不離此也○四者當以道字爲主○語類曰文行忠信是博文約禮之意忠信只是約禮之實○熊伯甘曰忠居心無僞也信應事無爽也○知文而不知行者馬融之經術也知行而不知文者萬石之醇謹也知文行而不知忠信者東漢之顧廚俊及也知忠信而不知文行者姚江之良知也知忠而不知信者誠而未徹者也知信而不知忠者似誠而非誠者也○仇云新安陳氏曰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忠信只管力行皆因朱子小註及雙峰饒註之說不如蒙引以忠信通管文行更爲周盡○又曰大全小註雖有次序之說然先知後行由忠見信二者各有次第可言若說先

文行而後忠信則方其爲文行時全無忠信以主之將所謂文行者亦等之泛泛悠悠而已聖門豈有此支離之教乎饒氏謂外面能行方可責其裏面誠者未得題旨○接語類問文行爲先忠信爲後之說如何曰世上也自有箇開難曉底人便把忠信與說又教如何理會也須且教讀書漸漸壓伏這个身心教定方可與說」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夫子見人每爲習俗所壞所以思善人善人只是不曾爲習俗染壞者有恒已不能不染但其一段誠樸的心尚未曾壞（壬戌）○熊伯甘曰認假作眞恒德安在非只將來不繼爲無恒也」

子釣而不綱章　幾亭曰上世鳥獸逼人人亦能勝鳥獸勝則能殺殺則食之茹毛飲血性勢自然不得教也聖人者能制鳥獸之害人不能禁人不害鳥獸勢不可禁因設禮以限之非祭饗不殺非宴會不殺非養老不殺非時不殺所以限之少殺非教之殺也如可使衆世蔬食布衣豈不順之勢不能也若末世之人過限而廣殺則禮教不明正政不行故也聖人在上其長養萬物具有實事使人人哀憫物命豈比空言勸誘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語類曰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見又較切實○辛酉黎文達以遺編具在貼多聞以世故漸紛貼多見最是○辛未王者臣曰三代聖人因革損益賴本古訓以相參是知而猶未敢作也

互鄉難與言章

仁遠乎哉章　感思六近且不足言而可言遠乎○摘訓曰欲字有工夫即四勿微怨之類○反看便見不欲仁斯仁不至欲不仁斯不仁至豈不可畏」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幾亭曰昭公知禮失實之過小且當時在公不知禮臣心安乎故與其直而明之也毋寧過而隱之過而後全吾君也其似違心而稱知禮也乃所以遂其本心乃所以爲至誠惻怛也○章世純若娶一句曰天地陰陽之氣皆以異類相益而在太古之時者其取義精以同德爲同氣同氣者同姓異德爲異氣異氣者異姓在中古以後者其據義顯爲正姓以統遠遠者行飲食爲庶姓以統近近者議服數」

子與人歌而善章　反之是取其善和之是與其善但舜

則即取爲與。此則取而復與而一後字中文有從容意。
有容密意。（壬申十月）

文莫吾猶人也章　朋齋曰、文原即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爲學文人便將來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譏其玩物喪志也。爲如此。若子以四教。却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虛夸走作。遂至以學文爲禁。而所取率皆鄙瑣不急不緊之物。即有一二拘謹之士。下稍亦無展拓。只爲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兩截。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若聖與仁章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語類曰、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

以有諸叩之。及子路舉誄。聖人知非淫祀。乃云我無所事禱。○又曰、聖人不直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若說丘平生已預爲禱。便近自誇。須見聖人一段實歉未能光景。言丘刻刻欲禱。但我之禱非子所能代耳」

奢則不孫章　譚梁生曰、此章是論禮外之奢儉。故前有禮字。此無禮字。含禮論倫。又奢儉之濫觴也」

君子坦蕩蕩章　摘訓曰、坦平也。即註中常字意。當與長字對看。蒙引坦蕩蕩猶云光燁燁。反重在坦上。存疑坦蕩蕩是兩意。又平重了。俱與註背。坦以地言。長以時言。馮厚齋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王前湖坦蕩一句文曰、人知憂勤者。聖賢之所以爲志。而不知泮渙者。聖賢之所以爲心。於謹凜惕勵中看出安舒優游氣象。確是循理。後比合動靜看最周密。（壬申）○譚梁生曰、長戚戚。非樂天知命之君子。亦非般樂怠敖之小人。凡偶見憂懼。皆所未免。」

子溫而厲章　語類曰、此章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教。所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皐陶陳九德亦然。○又曰、橫渠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他只學個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個恭又學個安。○按上二條不同。一是合說。一是分說」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用晦曰、論文王至德便譏武王非聖人論泰伯至德便要周旋太王不曾剪商此正後儒滿肚皮後世私心不可與論聖人也。善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卽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卽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背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誤實始於元儒金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則曰宋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脗合則仁山又曰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蓋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豈待今日哉○滄柱謂朱子或問說與仁山相同集註據古註采入不暇改定耳○愚按恐是或問未暇改定耳○按語類諸條只說泰伯不肯剪商未詳在何時所以起金仁山之辨○譚梁生曰泰伯讓太王之緒當廩辛庚丁武乙之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實能朝諸侯有天下觀君奭更易三讓商王非讓周伯也○愚竊意此節不重民無得稱句恐礙文王今按語類謂此句煞有意思。又云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則泰伯爲至德是重民無何固朱子意也○顧洽戊戌姚士升曰忠孝廉節之事一人欲就其名必有數十人受不忠不廉之愧一時僞乘其興必開數百年好異好名之禍」

恭而無禮則勞章　語類云、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親不

遺故舊此其大者、則恭愼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用晦曰、不偸只是不薄未到協和於變也

曾子有疾章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朱子文集卷五十五、答李時可曰莊敬誠實涵養亦非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外別有一段工夫只是就此持守著力至其積久純熟乃能有此效而不費力耳○按語類云集註原本作效驗說改本作工夫說○幾亭曰顏色如何正正者本等也與正心之正相似如事親則有婉愉之色事君則有敬愼之色祭祀則有嚴恪之色介冑則有威武之色皆是其本等如此外見此色因內有此情故云近信○又曰含蓄不露突明快不恭露觀其辭氣所養可知○有理義明而心存誠然發揮於平日之間辭氣不善者畢竟是未明未誠○語類曰但說此三事爲最重耳其他也不是不管若全不理會將見邊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的物事自是不得」

以能問於不能章　摘訓曰、以能四句上二句是以虛心問人而不自是下二句是以虛心處己而不自滿兩平開說不見有相粘意蒙引存疑以有無貼能不能虛實貼多寡覺得無謂○譚梁生曰、全是大舜好問好察舍己從人烝烝又不格姦意○又曰、此章是曾子爲顏淵作贊下章是爲子路作贊曰君子人下贊召忽荀仇輩則過上贊伊周則不及子路曾子所畏此是贊畏友之

辭子思作中庸以子路次顏子明是師承」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語類曰託孤三句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朱子答張仁叔曰霍光臨大節亦有虧欠處○謂君子一句當以再命之外無事功學問之外無經濟爲說當於實處著想勿止描繪虛神」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語類曰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衆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爲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又曰弘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毅而不弘如胡氏門人○知得道理無物不有便弘知得道理無時不然便毅既弘毅便戰戰兢兢便不得不自省（壬申九月）」

興於詩章　興詩章似逆知後世有良知家而預爲之準蓋以良知之說推之必謂吾心自有興立成何藉於詩禮樂而不知聖人教人興立成全賴詩禮樂（庚申）○己未嘗館倫講興於詩云學之爲道拘迫而驟期則聰明閉詠歌而反覆則性情生○語類曰古人這身都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得了言禮樂法而不說此語甚好只有法更無說也○文集六十二卷李晦叔問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朱子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

民可使由之章　曰可使由便見德禮可化不必專持政刑也曰不可使知既不能知則由者亦不能保其長由是必吾之德禮無頃刻之懈庶幾教化浹而民俗不壞此堯舜所以兢兢業業也（壬戌三月廿五）○朱子語類有一條云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爲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爲仁事兄之義亦然某嘗舉其說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從兄都沒要緊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意公看得好接朱子以此解不可使知之然子韶所謂知與語中知其所以然又不同子韶是欲人見其心語所以然是指理言（壬申七月）」

好勇疾貧章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熊伯甘曰霍光近於驕王安石近於吝」

三年學章　辛未文云古者入學鼓篋其時未離童子而所肄者乃宵雅之三蓋謂今日之皮弁祭菜以敎之異日之筐篚飲食以賓之其相期當如此耳然官其始者未嘗不以辨志爲先也○不至於穀須說得平常方見不易得之足慨若將此句擡高則不易得乃理之當然無足怪矣（癸丑十一月）

篤信好學章　語類曰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幾亭曰飢饉兵戈末德清明邦有道也庸夫束手俊傑彈冠豐亨豫大君心昏怠邦無道也宵人爭路君子

介石君子之相有道無道也清矣若値倥偬即避難都安恬即旅進此正關於治亂安能明於進退耶」

不在其位章

師摯之始章　仇云從來解此題者謂樂至奏關雎時聲歌將畢而猶見其盛則前此之美善可知如此說却是以終該始作至此猶盛之解非至此方盛之意麟士顧氏引據儀禮謂樂凡四節到第三節之終第四節之始合樂並作至歌關雎而始盛証據最確前此諸儒皆所不及近日所刻增刪小說約妄意去取竟芟儀禮全文一段致使書理既明而復晦能免於顧氏之罪人乎」

狂而不直章　語類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為大言下梢却無收拾也」

學如不及章

巍巍乎章　滄柱曰不與胡氏作行所無事說另是一解究當主富貴不動心之說」

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滄柱曰依淺說下句之意因乎上句惟其則天所以無名依存疑上句之意藏在下句從無能名處見則天之實玩集註自當以淺說為主○又曰堯之則天註中拈出德字此以君德言凡施於政教而見於治化者皆是下節成功文章特指其一二以言之餘固難以言盡正是民無能名處時文或以下節為業上節為德不知下節乃德中之可見者豈可判分德業為兩項或有將德字單貼在心者遂入神明宥密等字及未言用先言體等語俱有德字未真○按此章註中德字語類中並未詳○滄柱曰朱子云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辭不必謂堯獨能之而他聖人不與○或云夫子尚論古人豈盡是鑿空無據之言大抵俱從史書中看出耳愚云此在成功文章固然若則天無名則仍真空講○滄柱已未房書評曰文章與成功是二項乎是一事乎曰成功說得廣文章說得密如授時定曆畫州分野禮樂刑政皆文章所顯設者大端亦可從成功上想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第三節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此條最精愚前看大全未圈出壬申七月補圈○艾千子曰時文所

講才難皆小有才耳何足以盡唐虞氣象○祝安道文云才之難難於盛也」○士人天若生之以待周者周盡率之以事殷人只知聖人順命不知聖人乃有不肯順命之時（已未七月上二句本陳介眉說）○陳介眉謂才則遜唐虞而德則猶然揖讓」

禹吾無間然矣章　譚梁生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兩句足了菲飲食三句之義○語類曰五峰云禹以鯀殛而不忍享天下之奉若恁地說則較狹了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徐健菴曰無間不是求備正是闡揚若云竟以待中材嚴以責聖賢却似攻聖人之失不是表聖人之德矣○仇云無閒實事原在中三句說得中間透則上下不必另尋意義近文多略中

極面詳首尾亦爲變體。○四書中贊歎帝王只是舉出爲萬世表準耳。不是要將歷代帝王來分個等第」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按語類潘時舉所記。則命字兼理氣言。吳必大所記。則云尹氏以盡性知性言命。說命只是窮通之命。

達巷黨人曰章　語類此章缺○滄柱評辛酉胡任輿作云大哉句緊接博學二字。而無所成名作一轉。然其深惜處。正其極贊處。故聖人聞言不敢當。乃承之以謙耳。○存疑曰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此條愚前未收。冉永光最喜此條○文集卷五十五李時可問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爲夫子眞執御。至於末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爲夫子之設辭。某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爲順。朱子答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爲自屈之詞。以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己未楊大鶴作曰若人譽我誠過矣。雖然愛我亦甚厚。若人議我誠是矣。雖然詔我亦甚深。此雖與愚意稍異。然與作破黨人解者自不同。但微嫌其似聞人議己承之以謙」

麻冕章　蒙亭曰趨時之意。其猶徙義乎。窮則變。窮者變之因也。時苛則變之以寬。時淫變之以貞。時惰變之以勤。皆所謂趨也。若與之俱苛俱淫。則是窮而不變。同流俗而合汚世也。時豈流俗汚世之謂而趨豈合之同之

之意哉聖人以變爲趨後人顧以不變爲趨甚矣其戾也」

子絕四章　此章卽就上章看便見他人無論從衆不從衆皆是意必固我聖人無論從衆不從衆俱非意必固我（壬申七月二十一日）○孟子一時字包得此章意○絕字內有江漢濯秋陽暴氣象○語類曰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卽管固執道我做得是○又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我字變態極多或欲其有利於我或恐其有害於我或欲表己所長或恐形己之短總是從我起見（壬申七月二十三日）○語類曰此四字似元亨利

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王前席文云天下意必固我之私惟心之虛者能絕其機於未然何也謂其先無以攖之也聖人之心無欲無欲則虛惟心之實者能絕其端於自然何也謂其先有以持之也聖人之心有主有主則實二意精確異常（壬申八月十四日）○程子曰意必固我旣亡之後必有事焉見性理四十三卷」

子畏於匡章　刁蒙吉曰禮樂制度具列五經中道顯於五經也○道有興廢而無喪不喪有喪不喪者文也然文亦是天所甚惜（壬申九月看朱子語記）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　用晦曰第三節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待人恁地溫厚

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辭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併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卒乃又爲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絕流弊題中曲折甚多時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盡失或又看煞末句將多能劈頭說壞則上半曲折神理亦盡失矣○摘訓曰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與上條聖無不通相應則吾少也賤是爲子貢將聖而解非爲太宰聖者與而解也存疑以太宰知我乎作一層以辭子貢之聖以少賤鄙事作一層以辭太宰之聖與註背了似當云賜也說得過了不知我太宰說的是其知我乎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原非由於天縱可見是太宰知我然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亦安得以我之多能而遽謂之聖乎前三句是

反子貢意後二句又是反太宰意○按摘訓此段勝用晦○細玩摘訓之解後二節只是一謙字蓋知聖者有淺深而聖人只是承之以謙（壬申七月）○刁蒙吉曰君子者學爲聖人者也言聖則吾不敢竊嘗從事於君子矣○又曰陽明一派遂謂多爲聖門所忌豈其然○子貢平日在多學而識上著力若此章多能只是釣弋射御之類子貢亦未必著力也故此章無指點子貢意至云防學者騖之病此意固有之然只是餘意（壬申七月）」

吾有知乎哉章　呂用晦曰以首二句爲夫子之學下三句方轉到誨人前輩多主此○庚戌徐乾學破云聖不自有其知而又善引人於知也○空空兩字正蒙亦謨

解見第八篇」

鳳鳥不至章　「蒙吉曰河出圖只是言聖王之瑞與畫卦全無干涉故註不之及」

子見齊衰者章

顏淵喟然歎曰章　彌高彌堅之境即吾斯未能信之也曾點亦見此意但無見其易淵開見其難所以不同（甲寅十一月）○語類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爲知要或以爲約束如何曰約我以禮與約之以禮一般而程子却作兩樣說某曉不得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約禮只是歸到躬行不是徒增意見資辨論這便是漸漸到一貫之道（壬申七月）○語類問聖人教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爲這都是文那行處方是約禮也○語類曰這個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陳安卿曰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近朱子曰卓爾即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見文集卷五十七）○呂用晦曰高堅前後與立卓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立卓纔得親切耳說做仍舊惝恍困落孤窮而强分兩樣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走錯路頭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辭非悔辭也○又云此章是顏子自敘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

真參實證根源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孟子難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象山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爲此章書理不明耳○按語類曰顏子其初見得聖人之道尚未甚定所以說彌堅彌高在前在後及博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著力耳○又曰不是夫子善誘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个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愚按語類謂顏子初未肯便向下學中求仁山金氏亦有顏子始初便欲一蹴而到之說與用晦所云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似不同大抵顏子始初亦未免有差但不至如俗說所云陽明象山一流也須細辨（庚午五月二十）○楊子曰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子疾病章

有美玉於斯章

子欲居九夷章

吾自衛反魯章　「史運勺曰此聖人幸其不負反魯之意人見聖人反魯以爲道不得行聖人說吾自反魯得與吾黨小子日相講明刪詩定樂使雅頌得所亦吾不負吾道於寄居之一事豈必行可而後爲得志哉（此章語

類注○樂正則詩正詩正則樂正此只可作實意正意
自兩平說（壬戌）
出則事公卿章
子在川上曰章　此章逝字極似繼之者善繼字○呂用
晦曰、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勉齋謂此兼體用言。
蓋小德川流者。如斯不舍。大德敦化者。亦如斯不舍。一
故神者如斯不舍兩故化者亦如斯不舍（壬申七月）○
語類曰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一是役於欲。
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
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上故明道云
其要只在謹獨○滄柱曰今人因本文無道字遂謂作
文用道字者未免添足不知心境物理無不兼說獨將

道字避去亦稱子見耳先輩據註以釋經是作文要訣。
觀者無爲邪說所惑可也○冉永光於此章亦欲兼存
不露道之說覺少決斷矣」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熊伯甘曰此言仁者安仁未易
見也利而行勉而行則有之矣」
譬如爲山章
語之而不惰者章　楊龜山曰語之而不惰者於吾言無
所不說也與聞斯行之異矣」
子謂顏淵曰章　語類曰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止之
止」
苗而不秀者章　呂用晦曰不秀不實在人以爲必無此
理惟學業知之纔知其有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

後生可畏章
法語之言章
三軍可奪帥也章　秦開去廉頗李牧亦是奪」
衣敝縕袍章　譚梁生曰此章記於數十年之後追憶數
十年之前夫子教子路語頗未合識以明夫子之善誘。
子路之深造何用不臧語在入門時夫子將進之升堂。
何足以臧語在升堂時夫子將進之入室相去年遠。觀
終身字可見」
歲寒章　順治壬辰張芳曰。歲未有不寒知松柏者少耳。
天下豈有窮士之時哉○疾風勁草又不如急流勇退」
知者不惑章
可與共學章　立須與子莫之執中有別。立內亦自有權。

蓋權字有淺深子莫所無之權。權之淺者也未可與權
之權權之深者也（辛酉六月）○語類曰經是已定之權。
權是未定之經○又曰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義
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權○又曰伊川說權却
是經說得不活如其說非是異伊川說即是須爲他分
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曉然在眼
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經也是常理曉不得底却鶻
突了○又曰伊川言權即是經某謂不必如此說孟子
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
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
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
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曰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

大[illegible]病害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曰執中無權是權字輕可以說事事皆用權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深淺也○又曰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個大底物事經却包得那個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是兩個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之變○又曰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說權便是變却那个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文集卷五十三答劉季章論此亦最明○朱子文集卷五十八答柴深之論子莫執中無權曰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唐棣之華章　伊川曰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今乃偏反○庚戌錢世熹曰甚矣詩之誣也用其說以棲人天下必無情移其說以治理天下必無學吾故刪之以告天下之思者○己未馬敬思唐棣章文思人思理對做○語類曰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耳」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章　一篇鄉黨無處不是先進於禮樂（壬申十月）

朝與下大夫言章

君召使擯章

入公門章　大全朱子謂古人見君執贄不執笏則搢之字文周始執笏恐古人之笏有搢時亦有執時當再考（壬申七月）

執圭章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　熊伯甘曰曾見幽燕老將云精於造弓者左手偏重右手偏輕妙在視上鐵上加減因思短右袂只是右手之狐貉同半臂而表對之襲仍是般長○熊伯甘曰告老非有大事非有君命未可數與班行想當行禮於私家如近世望闕之意」

齊必有明衣章

食不厭精章　摘訓曰肉雖多所設肉品之多也」

席不正不坐章

鄉人飲酒章

問人於他邦章

廄焚章

君賜食章

朋友死章

寢不尸章

見齊衰者章

升車章　摘訓曰、立是立於車後。蓋人之升車也。執不執綏。以升其執綏而未升也。執不立以執之。是立以執綏者。人之所同。而正立以執綏。則夫子之所獨然。執綏便欲升車矣。其立不過暫時耳。是亦造次不離於正也。心體正。及威容齋莊俱指正立說。蒙引誤」

色斯舉矣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章　語類曰、聖人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鄉愿狂狷、亦是此意。鄉愿不好、寧可是狂狷。如今人恁地文理密察、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麤疎底人。○用晦曰、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若主反質、便是老莊家言。非聖人意也。張江陵程文謬括。固不及鄭黃之精細」

從我於陳蔡者章　摘訓曰、德行兼內外而言。文是文章。學是學問。朱子謂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見學字意。能言其意。見文字意。○金正希曰、古今人才。唐虞之際。於周爲盛。周數百年則遂有孔氏之門」

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沈平遠云、助有二。其一聞吾言而有所弗順也。則疑義生。疑義生。而辨難從茲起矣。其一聞吾言而有所作見也。則驚喜生。驚喜生。而證問又從茲起矣。」

孝哉閔子騫章

南容三復白圭章　若只不言亦何難。言是儒者所必不可少的。而又是最易玷底。觀程子言箴可見此所以難。

壬申七月」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熊伯甘曰、對康子云然。言外之意似惜由求不學無術」

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章

噫天喪予章

子哭之慟章

門人欲厚葬之章

季路問事鬼神章　熊伯甘曰以放勳何徂文王何陟爲知去恐涉禪宗了生死話頭○滄柱己未房書評曰熟讀祭義便可參透人鬼關看徹西銘即能打破生死路扶鸞降仙鍊形伏氣皆魔道耳大易言原始反終精氣游魂直視爲晝夜通復初無奇駭○子路平日有何必讀書議論在胸中又有强不知爲知病痛夫子怕他性急便杜撰穿鑿起來故要他從事人知生處循序漸進蓋不但行不可性急即知亦不可性急此便是教他做窮理工夫（壬申四月十九）

閔子侍側章

魯人爲長府章　玩註並無益賦之說○言必有中是贊其中理詞氣和緩是餘意長府之爲魯人必以一勞永逸費少利多爲說非僅僅勞民傷財之說可以破其議何必改作必確見其時勢之不必作故嘉其言之中（己酉四月十四）○閔子固非慷慨激烈之談亦必非含糊影響之論時文說得毫無著落者非」

由之瑟章　陳臥子全章結云夫民性之偏久矣而聲音之道微矣商音剛决而師乙稱之秦聲雄大而季札美之世無仲由而天下多桑濮之音且曰此中和也是大子之所放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

及三字才有著落顧麐士謂首節中字不說破方有下文已是徒耳餘鈴見識時說并欲將才高意廣諸語亦不說破又夢中話夢矣師愈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滄柱解與用兩同」

季氏富於周公章　譚梁生曰聚斂附益即是用田賦事○語類曰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狀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

柴也愚章　語類曰不徑不竇聖人微服過宋不如此○陳介眉君子不重章云善學者使氣質爲學用不善學者使學爲氣質用而已熊次侯先進章曰先王以禮樂變風俗而後世以風俗變禮樂介眉意本此」

回也其庶乎章　今人看書喜合而不喜分如註云近道又能安貧分爲兩層人便疑爲支離不知聖賢說話有合底亦有分底明德新民可分爲兩件近道安貧何不可分爲兩層乎（辛酉三月十七）○賜一進至於回回一進至於化此章不是專爲賜發（壬申七月）」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語類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如太史公贊文帝爲善人」

論篤是與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子畏於匡章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熊伯甘曰以道事君勿講訂詩臣模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語類曰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陳介眉曰天下無忘世之聖賢也特三子志其小而若與點異點志其大而不覺與夫子同耳如詢知爾而抑應以忘世問甲而答乙夫子胡爲喟然○辛未有一文結以三子爲憂世點爲樂天顔子陋巷中講求四代禮樂兼有樂天憂世甚妙○莊列之徒看得兵農禮樂等於春風沂水曾點却將春風沂水等於兵農禮樂直是民胞物與氣象暮春數語具一部西銘在內比三子有大小之別不止是有待無待之分（辛酉六月）○幾亭曰若爲無告窮民主張錢穀分派飲食不厭煩不率意是極高明處富鄭公朱文公其人也與求田問舍之爲鄙瑣意正相反此只從人我有間無間處看若夷然不屑是大不仁王衍殷浩謝萬之流耳料無佳結局○摘訓曰願爲小相所以學禮樂也這正是說願學處○鼓瑟希疑是方欲鼓瑟起頭若使三子言志時點已在鼓瑟何以三子之撰一一入聽聖容微哂明見無遺耳目交用不妨手指因看幾亭集而悟此○史蓮勺曰看他春風沂水之趣天地萬物已收羅在胸中覷唐虞三代皆屬分內○語類曰曾子之學與曾點全然相反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間却理會不得但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又曰暮春一段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又曰點合下見得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曰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更不加細密工夫○又論克己復禮曰佛老只爲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夫子之嘆而與蒙引欲兼動靜從容說摘訓欲止就言志說蒙引爲長○三子者之言何如有下覷三子遺畧事爲之意張侗初謂點自信不過故從三子討高下此可見其胸中走作處此說與朱註不同不可從愚初欲兼取二說亦不是（壬子甲寅定）○語類講爲國以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千條萬緒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一事一物各自一物不干自己事又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闊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按此二條則爲國以禮之禮與復禮之禮不同故曰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便是這氣象若復禮之禮則并曾點亦未達得○摘訓曰爲國以禮即能以禮讓爲國也與不讓是一正一反之辭存疑把禮做理看非是○季本曰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

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矣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謀也則所見惟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語類第六卷云、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又曰、此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語類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個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曰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按看此二條則知呂與叔克己銘專指人我者非○呂用晦曰、朱子云克己便能復禮又云克

己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愚謂己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則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爲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尚立陰界則以克爲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爲主復之盡即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於本心之學故惟朱子之言爲萬世無弊也○又曰、朱子謂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缺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精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用晦又曰、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爲天下自有克己而禮未能復者必復禮而後爲克己之盡譬之治亂克己只是戡

亂之功雖寇賊畧平然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程明道曰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又曰鐵劍利而倡優拙此重則彼輕○語類子張問行章曰克己一句近下人亦用得不曾自家未見得分曉便不克己只得克將去○用晦曰凡作顔子文字心齋坐忘等語斷不可混入莊周以孔顔寓言揶揄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爲則劇耳不可爲典據也○語類爲邦章亦云莊周說顔子坐忘是他亂說○陳大士曰公論之在天下未嘗以一日而泯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以一日而忘○摘訓曰朱子中庸小註云人之爲道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是兩爲字不同矣一是謂之意一是作爲意註中所以全其本心之德只可解前不可解後」○語類曰顔子會問若今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顔子但言請問其目○蒙引曰嘗怪顔子於禮欲之分際所在既皆如此分明乃反不知其條目爲何須看直請其條目意如何蓋夫子所以告顔子者只是要他克己復禮顔子便曉得何者爲己而在所當克何者爲禮而在所當復但不知夫子是要他克去何件○甲寅四月十九於蒙引全本錄出愚向亦有此疑今觀蒙引乃知顔子是問切己條目非泛問也最分明下文夫子告以視聽言動者是逐件上要檢點無目之可言也○施虞陽說林請問目及四勿俱作切要意講似好○按語類云此一章聖人

只要他克己復禮請問其目則是顔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依此則顔子之問亦知要切己之謂○語類曰程子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又曰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是自家做工夫處○按程子云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禮與中各兼中外但下文視聽言動俱在外而說故云制於外大全許氏及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此說不是○若以心與事對言則禮與己各有內外若以發與未發對言則禮與己皆發在外故程子謂制乎外以養其中緣視聽言動都在動時說耳安得如蒙引之說○愚前又意對仁看則己與禮皆在外亦不是（甲寅四月）○摘訓曰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此朱子之言雖與程子制外養中之說相反亦自就其中細分之又各自有內外耳似未可盡非之也○按存疑駁朱子之說摘訓最是○譚梁生曰顔冉請事九字只是曾子一唯字○按易以忠信進德脩詞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朱子謂是乾健坤順工夫即此顔冉二章之意」

仲弓問仁章　用晦曰顔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敬恕是仲弓峻補方也

司馬牛問仁章　語類曰其言也訒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又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訒若學仁者則當自

謹言語以操持此心○牛說其言也訒他胸中看得言難而訒易若云經世明道皆賴有言如但欲訒也何難之有」

司馬牛問君子章　用晦曰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須切對何魋之亂說才有着落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術所有豈得打破此二字哉○又曰道個內省便對着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為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語類曰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

人皆有兄弟章　陳大士講敬而無失二句云夫人於骨肉之閒有天命有人事人事至而天命亦至焉」

子張問明章　熊伯甘曰浸潤膚受之人大是辣手意在不行不休到明人處必另生計較或尋出題目直捷發揮或故作長厚引罪自服而慧眼人却早已識透曰此仍是浸潤之譖耳仍是膚受之愬耳」

子貢問政章　幾亭曰所謂必不得已是被前人弄壞輪到我手已無救法○子貢兩不得已之問與桃應一問正同○讀此章者又要思徹未雨之桑不至於不得已」

棘子成曰章　用晦曰良知家居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於父母面上亦用僞也嗚呼此其為質也其虎豹之鞹耶抑犬羊之鞹也哭踊有節以為僞飲酒嘔血以為眞食稻衣錦安即良知非被髮野祭之風乎嵇阮以老莊淪晉金溪以狂禪陷宋至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撥非細故也

年饑用不足章　己未茆薦馨曰先王體國經野未嘗聽命於年之豐祲也迨至春秋而百姓之足與不足不操之君而操之年」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幾亭曰遇事不浮游逢人不肯負出諾不自欺方謂之忠信人忠信原是知覺之不洩露者與固聰明聖智雖有淺淡都是一路試想他處處認眞無分毫苟且何等知覺在今人使乖打騙只為胸中不知有不安處故乖巧與昏憒只是一個念頭靈覺與忠信只是一個念頭夫子說到人品極至處不說大善大惡只說上知下愚忠信之極不肯昧一點本心乃上知也機巧之極不肯顧一點本心乃下愚也○又曰精

義斯能徙○看來忠信徙義與忠恕相似」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黃氏日抄曰景公助范中行氏則以臣而制君偕衛圍戚則以子而制父」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註忠信明決四字說約謂上節勿露亦本蒙引冉永光謂難道夫子稱許子路全無所指而必待記者補耶用出忠信明決亦無妨○陳臥子破云息天下之爭者其服於人也久矣○又曰當其所不諾雖以天下之大萬金之賞而不可蒙其一言之惠及其所已諾雖使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不可緩其須臾之期」

聽訟吾猶人也章

居之無倦章　滄柱曰之字指政居之者存心於政也容

講存心者非」

君子成人之美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季康子患盜章

如殺無道章　上字依註作尚字看草也而上之風已未有一文如此做」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章　大全辨曰按察言二句是更進一步說須知質直好義工夫俱在實地此處無觸突人底病痛但不敢自是學問愈到愈見不足遇事接人一味自視欿然非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觀察下人纔不觸突人也況集註將所行合宜訓好義而小註又云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則行不合義者多矣何其

自相矛盾也愚謂質直或未免觸突人既好義未有復觸突人者也○滄柱云若作義以爲質之質便不合朱子說○呂叔簡曰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孟子好名之人一節便是聞字註脚此種人關係世道升降然春秋美齊桓亦有不得已而取之者如醫家急則治其標亦所不爲已甚而教天下以治世之法也○金正希講行達二字曰精神有限既飾其外復顧其內此兩失之事矣說出他一種學術最妙○又講末二句云若聖神操鑑或懷衆好必察之心用人焉廋哉之術而以斯人遇之固懼不免也然如此者亦希矣雖欲不問烏可得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語類曰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合做而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個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崇○按此有二意一是無所爲而爲即是崇一是無所爲而爲則身專而自崇○黃陶菴曰天下之一開而悟一蹴而入離事求德者舉非德也○語類曰樊遲爲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個鄙俗粗暴底人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遲所問三件便是克己復禮之事」

樊遲問仁章　熊伯甘曰能使枉者直遲蓋疑措之則棄之矣何以又能使之直也○古今天下因舉錯而紛紛

多事者往往而是小人豈肯遂俯首屈服耶觀於宋之元祐及明天啓之初則能使枉直正未易言樊遲此問亦切問也（辛酉三月）」

子貢問友章

君子以文會友章　博文而恃其獨斷之才未必不爲學術之誤如王介甫之流求仁而守其獨處之見未必不爲異學所乘如游楊終雜佛老仇滄柱主此解○按存疑謂此二句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辭則依註對講爲是滄柱亦從存疑知行對講○熊伯甘曰後世標赤幟於講壇則友道隳而爭易起角雕亟於彥會則文事淺而交愈疏」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章　陳幾亭曰桓公失管仲而齊亂苻堅失王猛而秦亡知用賢而不知儲才知盡己而不知引人岌岌乎其國○滄柱曰按蒙引首節三句只宜平列新安陳氏以先有司爲主赦小過句即承有司說存疑主之蓋因家臣之長止統攝衆職未嘗親自治民故赦過不涉民說至舉賢才句註中直指有司得人更無可疑但於自己口中多作牽扭亦非語氣」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熊伯甘曰輒立可也稱靈則執政者之過也是亦如後世繼嗣者之謬也是時執政者宜

正議之曰公嫡孫當承國統於顯祖靈公廟宜稱祖廟祝稱曰嗣孝孫某奉蒯爲太公太公之歸也宮室服御衣食皆如公政與祭則辭焉公日朝於太公其承祭與政也若攝想夫子爲政正名必出於此非受其政而別議迎立也○摘訓曰禮樂還是制作的禮樂尚在事得其序物得其和之外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便無禮樂之本了故禮樂不興○語類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原相離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

樊遲請學稼章　遲之問稼亦猶公孫丑不素餐兮王子墊士何事之意也上好禮一節亦猶孟子尚志之意也（甲寅六月）○按語類曰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

話如許行並耕之說之類○按一類字則非直以遲爲行也○辛未文結云學者愼毋曰儒者以治生爲急而大儒之效出矣」

誦詩三百章

其身正章

魯衛之政章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章　王前席文云謹身節用皆本其淡泊之性情以將之持盈戒滿皆本其省克之學問以守之○就居室想到性情學問意思方闊大（壬申）」

子適衛章　此章要見得王道之必易行功利之不足就聖人口氣有斬釘截鐵光景用晦曰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敎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

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秀才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可施於今只是心體眼孔低小耳○語類曰古者敎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敎人旣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敎他讀○富敎之權必操自上富之權不自上操則黠者必挾奇贏以謀利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敎之權不操自上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敎愈多而俗愈敗矣須看聖人用兩之字（癸丑六月）」

苟有用我者章　此章因當時天下人皆以爲極重難返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故夫子云云實見天下無不可爲

之時乃所以破江河日下之說非但爲當年累世莫彌莫究解嘲也若僅慨無人用我便涉自」（甲寅六月）○熊伯期月而天地位三年而萬物育（乙丑六月朔日）○熊伯甘曰聖賢言語但凡事功遲速俱心中打算停當確有氣候可循孟子云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善人爲邦百年章　繆歌起曰致亂非一朝夕之故則致治亦非一朝夕之故此理之必然也○善人以涵濡爲治則天下或疑其弛而不張反不如武健之勝任善人偶强禦是治則天下又疑其行之不終反不如名法之徑行右八科文徵與繆說又異然確似宋仁宗之世○古語二句原是贊善人雖善人無期月三年之力量然此二語不是貶他（壬申八月）」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　幾亭曰久而成者民業民風速而興者民志民氣」

苟正其身矣章

冉子退朝章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葉公問政章　語類曰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强弱非所論矣○滄柱曰不明言所以致其說來之故亦是解書者之說作文當依口氣如云吾不必言政之何以說近也但言近者說便非語意」

子夏爲莒父宰章

葉公語孔子曰章

居處恭章　語類問樊遲問仁聖人以是告之不知遲能盡此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遲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用晦曰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人豈能預知其必問而先備之也行已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村學究造講說每章要尋出一章旨妄以此句貫下三節皆庸人自擾耳○滄柱曰有恥主不當爲一邊說然當爲而不能爲亦屬可恥意本蒙引○愚謂只主不當爲一邊爲是不必支離○蒙引

亦無此說（癸亥閏六月）○或謂行己有恥是一等士品若將有不爲講作狷者一流便不見聖賢身分愚謂此說本吳因之亦屬支離下面自有才足有爲一層在何必將此句擡高○陳介眉曰常人之恥恥在事後君子之恥恥在事前常人之恥恥自外至君子之恥恥自內生○語類曰有恥則不辱其身使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又曰子貢平日欲爲皎皎之行這一章却是大段平實了故每問皆下看見都不是易事至問今之從政却是問錯了聖人便爲截斷了○又曰其退步意思則如行三軍臨事而懼」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熊伯甘曰舒碣石云孔子所謂中行即洪範所謂平康正直狂狷即洪範所謂高明沈潛

○語類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又曰今之人才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才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吳韓起一節文曰天地生人之格不能不遷於所忤君子與人之意與之交扶於不窮

南人有言曰章　語類曰不占而已矣如只是不讀書之意」

君子和而不同章　語類曰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同一事而有公私五峰所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万氏蒙吉曰尹氏云君子尚義義有是非是不可移而非非不可移而是是非殊途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利有得失得則恐其失失則恐不得得失互竄安得而和此探本之論也君子哉韓范之立朝朱陸之講學其彰彰者歟孫龐蘇張韓李則小人之尤者也」

鄉人皆好之章　辛未房書曰小人即附君子而必不肯强其中而爲好君子即疑君子而必不至嫉於中而爲惡（黃叔琳）○呂用晦曰今世之士皆喜圓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一人不道好便嫌其術之未工其間更有稜角峭厲者則又主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之論於是在邦必怨在家必怨此又所謂乖戾不可訓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即有此兩種議論纔經夫子折衷方覺立言無病痛耳○愚按用晦此論最好至於崇禎間用黨人不好互用兩制又不好用黨外人又不好此則又執夫子鄉人善不善之說而

不知所以用之[illegible]過也無弊之道必也其大居[illegible]窮理乎[illegible]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陳幾亭曰器之中又分器焉治用治河治兵每事各極其能是一器之全也或長於守險或長於當鋒或長於閫榛莽樹營柵是治兵中之偏器也或善相度或善董工是水利中之偏器也或知種性或辨土宜或明勸課是耕屯中之偏器也使人者合數人以就一器無執數器以責一人○祝枝山曰造化無全功人類無全才雨露以生之霜雪以固之日月以照之雷霆以鼓舞之彼固各有功焉耳使求生於霜雪求固於雨露求鼓舞於日月求照臨於雷霆得乎雖謂之廢物可也」

君子泰而不驕章　語類曰如漢高祖有箇粗底泰而不驕他雖胡亂駡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辨便有驕底意思」

剛毅木訥近仁章　史及趙曰道心之淺皆由於人心之涉世過深」

切切偲偲章

善人敎民七年章　熊伯甘曰夫子惓惓屬望而莫或肎卒至春秋之後且爲戰國」

以不敎民戰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用晦曰時文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强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强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非安勉天人之分也○私雖去而未必全乎理猶未可爲仁況不行則弃私亦未嘗去也（癸丑六月）○滄柱云饒氏謂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惜乎近文未見暢發此二意者○按考亭淵源錄陳才卿問私意竊發隨卽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按用克己工夫尚憂其復發況制而不行如憲所云耶（癸亥七月）○辛未房書曰寢昌寢熾禦之少疎必將齊發而不可勝捲禁之太甚必將一決而不可復止私反在內爲主仁反爲賓」

士而懷居章

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幾亭曰守道之言行在衙下但以爲直而孔子更號之曰危蓋直言直行彼檢邪之小人與無識之庸人必起而非之偏見之君子亦從而疑之安得不謂之危○觀洪武之時李仕魯以闢佛死葉居升以直言死有道無道正自難辨」

有德者必有言章　刁氏包曰尹氏一段全用白文敷衍此學程子法也或作用人說以使貪使詐立論最壞學

者心術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　用晦曰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講得銖計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個意思熟落則舉念便是惡善根纔絕也○按此卽語類王過之意○按語類王過謂君子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夫子不答固有深意朱子謂此意思較好此係王過記甲寅以後所聞則集註禹稷比孔子之說似非定論語類亦謂是舊說如此耳大抵計功謀利之念君子不可有故不答福善禍淫之理則可以警世故出而贊之○陳鳴珂夫子不答一句作云聖不言與亡不欲責報於天也夫羿奡自奸禹稷自聖何必計興亡之報哉亦付之不論而已必畏死而不敢逞則奸雄之隱惡猶存必冀王而不辭勞則神聖之居心不淨○畢竟是註妥（丁巳十月）」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愛之能弗勞乎章　用晦曰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爲忠且愛也總之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不知壞却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必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

爲命章　熊伯甘曰按國制凡典廢用舍大政外之撫按內之科道建議奉旨下部議覆則司官案呈堂官只斟酌刪潤不另作看語故覆疏只云臣等看得而大九卿一題疏必列案呈職名無堂官單題者凡爲大臣須識得此意○右四書繹講東里子產潤色之」

或問子產章　語類曰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

貧而無怨難章　摘訓曰難易乃常人之難易非君子之難易也○愚按摘訓之言固是然常人亦不是流俗人亦是用工夫的人用工夫方見其難（辛酉五月）○要看是何等樣怨若世俗貧富相形之怨此非學者所難去如親老而菽水不給陋巷無簞瓢此眞賢者所難奉然

（壬戌四月）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春秋之世不患無才而患無守用人者往往急於求才而不知重守夫子謂有守者不必無才有守而無才者惟一公綽耳豈可以一公綽之故而遂謂有守之士皆不可用哉（己未）○時文不主借魯用人說主春秋天下用人之法說亦好」

子路問成人章　滄柱曰在四子是生成之質若學者欲兼此知廉勇藝自有工夫在全靠不得資質○熊伯甘曰人雖有高明之資不深於學往往氣質蔽之此世所以無全人也知廉勇藝皆未可直情徑行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桓公殺公子糾章　朱子文集卷五十答潘恭叔云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兄管仲非事讐可也○又文集卷六十答汪易直論此事最詳」

管仲非仁者與章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用晦曰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諡若認眞據與僎同升事牽合文字論法作一篇駁議覆議豈聖人立言意乎○祝翼權文云文子此事有同列以爲非者有二指以爲失者亦有即家臣以爲諱者而幸也吾夫子聞之也○壬辰黃雲蒸曰記者不歸之文子所升而第記其與同升又曰朝拔一人

暮推一人謂足博寒士之感激已耳此意已足傷豪俊之心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謂是重一日之知已已耳此意已足釀明堂之禍獨是此也舊老彼也新進相與畧尊卑而列師濟之班○按黃作專以大臣不樹恩不市譽休休有容氣量立說比泛作忘分薦賢者更深入一層」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按大全辨謂饒雙峰云治宗廟得人則神人胥悅說得鮀治宗廟與武周宗廟之禮禘嘗之義無分別殊欠斟酌夫神罔怨恫不徒區區籩豆牲牷間必將有明德惟馨者使鮀治宗廟而遂能令神人胥悅則是神亦可以具文口辨相欺矣有是理哉愚謂鮀之佞不使之管別事而但使治宗廟便是公之

能用才處（戊午六月初九）」

其言之不怍章

陳成子弑簡公章　語類曰夫子初告時眞箇是欲討成子後人自流泝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程子以左氏所說爲非孔子之言朱子語類曰聖人舉事也不是只理會義理都不問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却不專主此也」

子路問事君章

君子上達章　玩大全語類此是要人愼始之意故曰如人相訟初間本是沒要緊事不過胡亂去下厶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人騷擾末梢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小人到下達地位亦自有一段手脚溺便光景所謂喩於利也○亦有君子而未能即上達者則助也忘也」

古之學者爲己章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此章只重欲寡其過句伯玉之所事在此孔子之所契在此記者之所以記亦在此曰使乎使乎者旨歎贊使實有味乎寡過之言○熊伯甘曰堯舜禹之授受以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此存心○刁氏包曰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六十化者氣質變化而日新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幾亭曰思不出位又細於思無邪違理義謂之邪依理義而未合乎時中即謂之出位乎生無出位之思纔是心得其正○盛珍示曰此思字以臨事言事有當然而思應之即位也○愚按有以窮理度事對言者恐未是（庚申）○用晦曰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即位若思外有位即分兩層即爲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即心即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愚按從心所欲不踰矩如有所立卓爾是思不出位註脚（己未九月）○王前席文云思欲精不欲粗欲純不欲雜有專一之思有順應之思說盡不出之蘊後比云君子之心常有所憂常有所樂二意更滿見君子心境○味思不出位一句不必更尋孔顏之樂（壬申四月廿九）」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君子道者三章　語類曰東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曾滿此說也畧有些意思然都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曾伐」

子貢方人章　刁氏包云自治者自治其身與心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不逆詐章　史蓮勺曰此當與子張問明章並看夫詐與不信孰甚於浸潤膚受而不行即是先覺明即是賢○語類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太了與本文不相

千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閒便要如此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昭帝便知得光不反○刁氏包曰觀此章則爲君如漢宣帝以綜核爲明爲臣如趙廣漢以鈎距爲術皆聖門所不道也○用晦曰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抑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愚謂亦惟其先覺所以不逆不億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驥不稱其力章　刁氏曰漢詔云馬或蹄齧而致千里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稱力不稱德此漢治之所以雜伯也

以德報怨章　晚村云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斲室四方上下俱鬭筍接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原未的當也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釋氏作平等觀冤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無異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之爲天也無等殺即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學本天○熊伯甘曰毀謗阻尼傾奪此可爲怨乎曰此等逆境自涉世必不能免乃磨煉心性之資又豈可言怨韓信之於淮陰少年直不疑之於同舍郎眞盛德事未可以矯情訾之也○蒼柱曰報怨與復讐不同讐關君父之重怨屬一身之私艾東鄉說最確○語類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看此心其

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問蘇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大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爲貨如往時秦檜當國一日招胡明仲飲極歡歸則章疏下又送路費甚厚殷勤手簡

莫我知也夫章　摘訓曰下學而上達存疑及小註諸說似與大註不合皆泥於程子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而誤也凡說學便到理上致知力行便是下學此豈專爲人事只是說卑近工夫耳觀君子上達及註中漸進字則上達是由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也若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就爲下學上達則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便與君子之上達不類且註中漸字進字都無用矣蓋達字乃不成章不達之達都誤作明達看了○按蒙引云程子說忒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最明若存疑謂蒙引忒緩則誤認程子意也愚前欲取大全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兼用蒙存之說亦非此說朱子已駁去（甲寅十一月十八）○用晦曰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眞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即是硬差排箇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此章即所謂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癸亥七月）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要似愬不要似譖

賢者辟世章　語類曰賢者辟世集註以伊尹太公之徒當之恐非沮溺之徒可比也曰也可以當只是沮溺之

徒偏耳伊呂平正」
作者七人矣章
子路宿於石門章　幾亭曰知其不可而爲之不過爲之之志未嘗休也猶子路所云不仕無義君子之皇皇欲仕所以行義也席不暇煖卽所謂爲卽所謂仕也其實何嘗爲何嘗仕耶」
子擊磬於衛章
書云高宗諒陰章
上好禮章　用晦曰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動以天也若謂王者因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爲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剖斗折衡之見耳○退菴老泉禮論正坐不知此故倶從權術立說○禮可以作民之怠去民之驕佚不可以故事視之虛文行之」

脩己以敬章　中庸首章之理備於此章○用晦曰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是愈推愈深外面遠一步正根本處深一步此中層次無窮不是說一脩己便了○語類曰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語類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間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心既無主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又曰平日須提撥精神莫令頹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又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此是自誠而明○脩己以敬文講脩己二比以研窮踐履作柱講以敬二比云有高乎天下之識而不敢自恃其識有超乎天下之力而不敢自恃其力最妥」
原壤夷俟章
闕黨童子將命章　熊伯甘曰莫居位莫並行若他人則直截說破童子立地承當初無難事但勉強遵教義不入心久而忘之矣夫子初不提起只叫他且將命去觀觸感悟使自得之潛引默移自屬醫王手段」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譚渠生曰在陳絕糧有兩事此是厄於無上下之交非陳蔡大夫兵圍之事兩事相去三年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譚渠生曰學識是夫子文章一貫是夫子性天○語類曰近見永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會箇根本一旦臨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却都不將事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考史如陸子靜又只說箇虛靜云全無許多事○用晦曰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而上達

曰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弟遠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詞以先尋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恐無此聖學也○又曰有講一貫爲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眞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乃是禪學者夫生人之事一坐一立孰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則若劈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貫箇甚也充其說必以爲運水搬柴頭頭是道不至於猖狂恣肆破樊決籬不止至於眞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目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盜憎主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箇話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冰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又曰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著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棱引子貢程子以之棱引上蔡冉閔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又曰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貫爲密室之帕皆狐禪矣○愚按所謂一只是誠敬到極熟處○仇滄柱己未房書評陳非園作曰朱陸異同

聚訟千載以夫子此章語質之明云非多識是一貫則知六經註我之說未可遽非○按滄柱此評不是蓋非園作云多則分分且無紀必其胸中先有一理爲之主此正是欲以一貫爲入門者悞矣至其結尾云若夫所以爲一之理夫子於賜固有聽其自解者乎亦說得恍惚○滄柱曰一心而貫萬事是一能貫多時文將多與一對則可將貫與識對終覺未妥

由知德者鮮矣章

無爲而治者章

子張問行章　摘訓曰博學二句此致知之鞭辟近裏著己者言忠信二句此力行之鞭辟近理著己者○用晦曰兩其字指忠信篤敬或將其字看做心字便與狐禪

參話頭相似全理悖謬矣」

直哉史魚章　譚梁生曰意在比類揄揚不在品陟高下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譚梁生曰此與中人以上章互相發明」

志士仁人章

子貢問爲仁章　刁蒙吉曰自道之不明也或有事其大夫之賢者焉以爲趨炎附熱或有友其士之仁者焉以爲阿私樹黨學者無所持守鮮不畏而去之此叔世所以無師友也○語類曰王介甫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皦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此言甚好只是把做文章做不曾反己求之聞其身上極不整齊平日亦脫冠露頂

顏淵問爲邦章　幾亭曰敬授人時要提醒天下人以率作興事的節候建子却把人收斂閉藏的時候做箇歲首了於天地不差於人事上却差○又曰夜之子也晏息靜守其微陽至寅分而用之其力不匱○大全辨云輅宜質冕宜文權衡二者之間故輅取諸殷冕取諸周此章專泥四代說者非是如雲峰說便假殷僅有輅可從周僅有冕可從○滄柱曰冕是祭祀之冠時文混作臨涖臣民者非○大全辨又曰孟子雖言政事而禮樂可以餘與孔子雖言禮樂而政事可以類推○熊伯甘曰放遠卽四勿中聽箴○語類曰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若行夏時乘殷輅也只做得漢高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語類問爲邦章曰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

人無遠慮章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章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幾亭曰春秋責備前賢所以愛後賢於無窮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語類曰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己隨才責任耳非舉而棄之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是恕○按薄責於人有二如不

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此就交際處言也規大而不苛細期易而不强難此就教化處言也（己未）」

不曰如之何章

羣居終日章　顧涇陽東林商語內將此章與飽食終日同看極好」

君子義以爲質章

君子病無能焉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章

君子求諸己章

君子矜而不爭章　用晦曰名教自任之儒猶存一二未純之意程子所謂吾輩不能無過也○又曰矜羣爭黨一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

矜羣畧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字一折此閒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顧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後之朝士分明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又曰莫道事迹畧過也是心術微差○爭而托於矜君子必無之矣矜而入於爭亦必無之黨而托於羣君子必無之矣羣而入於黨亦必無之（丁巳四月）」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張侗初曰子貢是多學多識的渾渾反求要在一言上尋箇一生受用得力處○用晦曰一言一字也非言行之言子貢求一字指要從此身體力行只是問學不曾有身世人我意萬一夫子示以其敬乎其誠乎等字亦將身世人我先入子貢口中乎故斷不卜也○又曰時文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凡仁義忠信敬誠忠惠諸字何非心者以此行文寛泛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憑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黄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為害不小○滄桂曰時文云以欲為準不若以不欲為準看得欲不欲有兩層不知不欲勿施處便是施所欲也○又曰行是身體力行之行時文看作通達無阻之說却錯認了張問行之行矣終身猶云一生時文以身[illegible]其心轉轆糾纏何當

題旨又其恕一句是當下直指之詞作沉吟思索者非○勿施於人勿字不可看容易了須有壁立千仞不顧愛憎不顧利害的力量方能勿其根源先要從己所不欲來（戊午六月）」

吾之於人也章　此章即所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嫉惡太嚴而流為矯激者有崇奬情殷而謬為許可者」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陳臥子曰國史之重也惟其慎而邪說之是非不得搖之士大夫之尊也惟其有德於人而匹夫之權勢不得奪之今國史既不足信則放言横議之流皆思著書立說以自見堯舜為虐桀紂為仁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士大夫既不好施則袁奇詭俠之」皆能輕財廣交以自立小者知賄大者借軀而天下之權將在布衣矣嗚呼此春秋將變之勢也○史不闕文作聰明無忌憚之漸也○顧天埈曰文武之世重老成而敦忠厚所以培植者長雖數百年來先獻已遠而浸潤未息當此際也有人焉急補救之維持之王道可幾也」

巧言亂德章

衆惡之章　幾亭曰昏者以愛憎為是非昏明參者是非淆移於愛憎」

人能弘道章　幾亭曰人外無道心外無理總自人生以後觀之耳有天地未有男女此時道理如何即未有天地此時道理如何雖謂人外有道心外有理可也但自

人一生而人心與太極並弘道窮理惟人之能若執定人外無道似道因人始有則到人銷物盡以後天地又孰爲開闢人物又孰爲生息耶○用晦曰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醒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過而不改章

吾嘗終日不食章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語類曰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

知及之章　語類曰格物致知如知及之正心誠意如仁能守之到動之不以禮處只是小小未盡善○又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是明德工夫莊以涖之以後說爲政是新民工夫○熊伯甘曰仁守何不能莊涖是意個未暢發到赫喧處莊涖何又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章　幾亭謂大受小知不專以君子小人分卽同爲忠智之士而小大亦有互須者子房爲大則陳平爲小孔明爲大則法正爲小○黃陶菴曰周公之多材多藝子産之博物閎覽以至後世諸葛武侯之徒小大何嘗不兼集耶若夫全才難得則絳侯之木強豈不如嗇夫而呂端之糊塗固賢於丁謂也」

民之於仁也章　熊伯甘曰民以廣衆言則仁亦必以相生育羣聚之衆全憑仁愛以相生非仁則强凌弱衆暴寡相殘相賊則人類之滅久矣蹈仁則彼此相愛而必無禍患之來」

當仁不讓於師章

君子貞而不諒章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有敎無類章

道不同章　熊伯甘曰如伯夷太公包胥子胥亦是」

辭達而已矣章

師冕見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章、　譚梁生曰、季氏是季康子、時孔子辭迎反魯與聞國政冉有子路爲季氏宰以伐顓臾問孔子、是康子訪田賦故事孔子感激動人心、於是顓臾得止伐不見春秋經傳」

天下有道章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章

益者三友章　譚梁生曰、夫子所論友乃是切偲輔仁之友非世俗安庸之交行存香柔便佞只與直諒多聞反不是醜惡匪類若然豈止損○陶石簣講益字曰始之覩感饗之薰陶久而與俱化矣講損字曰起於比昵成於漸染久而與俱化矣○摘訓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益者三樂章　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王前席三句破云詳益者之樂皆情之得其正者也○只說情得其正既不得下益矣却又有把柄起比有云情之正者一一皆治心之事焉一一皆復性之功焉俱最好（壬申四月）」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君子有三戒章　李宋孫謀曰、血氣未定有以正之血氣方剛有以和之血氣既衰有以振之此君子所以檢束身心變化氣質而盛德、大業皆由此出也○三戒只是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所謂以理制欲以志帥氣也（壬申四月）」

君子有三畏章　摘訓曰、聖人之言謂方冊之所載者」

生而知之者章

君子有九思章　語類、或問君子有九思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內外夾持起來○摘訓曰、聰明以下、皆好字面都是思要如此、思難謂思要遲疑留難而不肯輕發也若作思其患難說則與上下思字及聰明等字不類矣」

見善如不及章　譚梁生曰、此章與逸民章語意小異大同○幾亭曰志如何求不是空抱此志須日逐做此志之功夫」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邦君之妻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許叅生曰此在定公初立季平子強僭陽虎專政孔子自齊反魯退脩詩書禮樂教授弟子不仕乎子時也」

性相近也章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章

子之武城章　以禮樂爲牛刀亦就世俗所見言彼但知兵刑錢穀爲救時急務者視禮樂如牛刀之不適於用割牛且不欲用之（乙丑錄于壬戌六月）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黃氏日抄引趙鵬飛說曰教公山臣於季氏教季氏臣於公教公朝於天子以魯先之天

下皆然是東周之從而興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仇滄柱評翁叔元問仁章文曰註一心存理得本係串說仁行不得如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偷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篇中云慎持此心之出入而以五者爲立體之端實踐此理之有常而以五者爲利用之事似將心理分別體用不是以心盡理合一工夫○用晦謂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於天下則心存爲仁矣方是理得時文將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能行屬心五者屬理或以五者之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盡是醉夢中譫囈愚按時文固俱非用晦所貼亦恐未是用晦又云」　是存心之目雖皆出於

一仁而不可謂之即仁又」可指之爲心乃心與仁交接處故心理二字都下不得○按此段是然亦似專以理貼仁愚意仁者心與理一之謂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於天下是言存心之功至密而求理之事至精」

佛肸召子欲往章

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語類曰左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者也○黃蘊生曰御事以剛不以勇勇以制物者也剛以制我者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性理致知內程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多識句若仍以爲興觀羣怨之資則此語爲贅蓋此是格物內一件天下鳥獸草木欲盡格之必無是理而詩之所引則皆耳目之所及不

可不知者」

子謂伯魚曰章

禮云禮云章

色厲而內荏章

鄉原德之賊也章　語類曰如五代馮道此眞鄉原也

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不但不能體之於身如何可以勝氣習克物欲而行其所聽且亦辨之未必能分明蓋聽來之言或似是而非或止見一邊或言其當然而未及其所以然或言其綱而未及其目不深辨之而驟行之猶恐有子路之病而況徒資口說乎（丁卯六月初十）○聽一論人之言不察而遂播爲毀與譽聽一論理之言不察而遂奉爲學術（[illegible]誌初十又記）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古者民有三疾章

惡紫之奪朱也章

予欲無言章　用晦曰、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眞者。在此只爲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攙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與禪宗正見隨在是此實理。只在辭氣抑揚輕重之間。便易差去。○又曰、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卽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攙入木犀香裏去矣。○倉柱曰、時行物生。正見大道無往而不著。人當隨處加察。中庸鳶飛魚躍說到活潑潑地。卽是此意。

孺悲欲見孔子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譚梁生曰、宰我知足知聖、善爲說辭。短喪之問、得罪名教、非小。是豈無爲而言、時魯衛行三年喪、齊不行三年喪。宰我爲臨淄大夫、蓋代晏子爲政。而因循齊俗、不能善變、故有此問。

飽食終日章

君子尚勇乎章、譚梁生曰、此與六言六蔽章。並子路初見夫子時語。此章又先之。家語文甚明。由瑟章。是子路升堂究竟語。

君子亦有惡乎章、譚梁生曰、夫子所惡者。敗常亂俗之人。子貢所惡者。欺世盜名之人。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章　用晦曰、女子小人。非獨其

性質難化也。彼實有學問。傳頭使人主出他手不得。漢唐之末足以觀矣。讀約中志更有甚者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語類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文集卷五十一董叔重云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朱子答云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晚村曰今人只挑逗殷有字面則是殷有三忠殷有三義耳」

柳下惠爲士師章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齊人歸女樂章　譚梁生曰季桓子初困於陽虎待孔子之意甚殷及三都（不克）尚孔子之意寖衰故女樂之歸犁得而間之○語[illegible]人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乃載但太匆遽曾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可輕議當闕○又曰據史記却是孔子恐其害己故其去如此之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幾亭曰於人世多所遜避此世俗之有我於人世一無芥蔕此高士之有我堯舜猶病周孔日夜栖皇無我之大聖固獨存此芥蔕於人間○刁蒙吉曰誰以易之言那一箇是聽你變易的如水已就下不可挽之使上也就天下說」

子路從而後章　熊伯甘曰平日聞浮海則喜原不以隱爲非者故一聞丈人之言亦道他有理默然拱立○至則行矣當與既而曰同看○陳臥子長幼之節四句文曰世有求之聖人必以爲諂而獨不許其廢世有怨之聖人不以爲叛而獨不許其廢」

逸民伯夷叔齊章

太師摯適齊章

周公謂魯公曰章　故舊多怙特厭棄之病最易開釁未必皆棄之者之過然君子自當持其平」

周有八士章　摘訓卜[illegible]人才不止此此則萃於一家者尤見[illegible]矣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致命章

執德不弘章　語類曰、弘篤。猶言弘毅相似。」

子夏之門人章　滄柱曰、不可之人涉於匪類。若泉與不能浼。不在此數。故於容與拒兩者各有所用。本不相妨。

雖小道章　此當與君子不器參看。」

日知其所亡章

博學而篤志章　語類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致誠正修齊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亦是漸漸學去。○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只是就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滄柱曰、博學節若逐提末句。仁字是學問志思專為求仁而設。非因此得彼之義。○用晦曰、明提與暗提等。時文有藏頭露尾。掩耳偷鈴者。皆所未論。○又曰、未及力行為仁。言為仁尚欠一半功夫。非此四件絕然與仁無干。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用晦曰、學如何以致其道。只是一一。故專。專故能致也。註雖云二義相須。而終是忠在不學之意多。」

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唐張燕公向吳兢所改數字。論者曰、說亦何以所為也。人固有始焉混於途之人。而俄然可為堯禹者。始從昌宗、繼燕宋璟。方迷忽悟。何足為吾累。縱使吳兢聽說之囑。將遂泯滅無聞乎。褚遂良所謂史官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

君子有三變章　用晦曰、聖人豈嘗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畫出一箇聖人全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惟析得清楚。故合得渾成耳。○又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正為此也。然其徹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今人都不講此。一坐一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怠惰之容見於外。又安望其中禮也。幼時不曾做得筋骸肌膚之會。又曰、後來雖有意為之。更費力。故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蓋敬則此心在腔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工夫純熟時。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君子信而後勞章　信非在旁所能作合。在旁作合者。以一人之言見信。亦可以一人之言見疑。此韓非所以死於說難。君子不出也。信非空言所能感動也。空言感動者。有時因言而得信。亦有時因言而得疑。此眉山所以終於擯斥。君子不出也。○勞民者。匆遽曰大功不謀眾。大德不和俗。」

大德不踰閑章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仇云、凡作文當以內註為主。而外註參之。以大註為主。而小註參之。然外註小註。有不必泥者。只宜體貼正註。如此題正註只云、非以末為先而傳焉。非以本為後而倦教。是言精粗本末。理皆一貫。而

未嘗有先傳後倦之別外註則云先傳以近小而後教以遠大意與內註相合但看先後二字微覺大實內註則活看先後二字意便有不同矣大註解孰先傳二句俱承道字說而小註則指君子之心說據本文只言君子之道未嘗言君子之心小註似不必從○讀滄柱諸文評知其未嘗細看語類然大全中雲峰勉齋亦儘說得明白不知何故不細看○語類曰子夏門人小子一章集註第一條明道說是○又曰此章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大小　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　四條最難看某向來費無限心並理會此段　川門人都說差了且是不敢把他底做了　只管就他底解說解來解去只見與子夏之說相反常以爲疑子夏正說有本有末如何諸公都說成末卽是本後在同安出往外邑定驗公事路上只管思量方思量得透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卽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此章朱子以正心誠意爲學之本性理第四十五卷臨川吳氏謂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此與朱子說似異而實同○愚又按夫子教人約之以禮亦是此箇道理○附木鐘集言一貫有兩箇曾子之一貫卽中庸所云合外內之道是就吾心性上說至程門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卽論語所謂下學上達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之謂是就物理上論」

仕而優則學章　癸丑韓菼曰受人家國之寄而惟坐鎭以從容咏詠之習以示度量而喪其功名以國家謂仕之一途必非學士大夫之所能而往往於不學者授之事孰階之厲乎　素無沉深之積而輕慷慨於世事憂患之間志卽無他而行已不善使國家謂學之一途必非行義之所能而往往於不仕者而厚其招孰啓之恥乎　之所謂信」

喪致乎哀章

吾友張也章　饒氏曰難能是稱美未仁方纔是不滿之意然難能從行過高矣則卽其難能處亦未得爲盡善矣」

堂堂乎張也章

吾聞諸夫子章

孟莊子之孝也章　語類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李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李武子便不如此（大全）」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哀矜勿喜猶是第二三層事當在道上著力雖尚（[illegible]）亦非士師所能操然士師亦有當盡之道○一（說）使有絕惡於未萌起敎於微渺之意周官八統（[illegible]）皆在裏面」

紂之不善章

君子之過也章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仇云若論心法淵源則聖學只是道統據（[illegible]）章本（[illegible]）只就見聞上說道只就制作上言此文四題中有（[illegible]）字徑說作道統相承非公孫問意亦非子貢答意（[illegible]）必如中庸言憲章文武而兼以祖述堯舜方是（[illegible]）正（[illegible]）統新安陳氏謂列聖道統傳在文武亦非本文語（[illegible]）駁之良是○又曰此章是論學問非（[illegible]）道統蓋公孫朝為學之問因夫子多聞多見而發故子貢（[illegible]）文武之道亦就（[illegible]）功業上言若說道統淵源自當在心（[illegible]）推求不當從識大識小處印證矣○又云公孫朝（[illegible]）問正猶黨人博學大宰多能之意就學只指淺處（[illegible]）子貢亦以道之（[illegible]）者告之○又云（[illegible]）貢（[illegible]）章則曰聖由天縱子貢（[illegible]）孫朝則謂學在（[illegible]）人（[illegible]）立言各有其意○又云（[illegible]）講（[illegible]）至萬曆（[illegible]）如公孫章湯（[illegible]）林解（[illegible]）不學當直接文（[illegible]）之（[illegible]）尼原是能自（[illegible]）文武亦能開天闢地做（[illegible]）如何拈在（[illegible]）不賢（[illegible]）不知此等議論蒙引（[illegible]）虛齋云看（[illegible]）不是這樣人說甚樣時說又看（[illegible]）這樣事（[illegible]）若（[illegible]）一（[illegible]）包到二帝三

王之經天緯地處則亦何用做古人說話時文誤入敬止敬勝等語俱不得當時問答本意又如切如磋者八句趣包儀甫作倘捏由敬止為主異說一倡流毒人心此等不當以先輩視之（[illegible]）熊伯甘曰焉不學如問禮問官入太廟每事問皆是」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章　萬曆中大子之墻數仞論云不知聖道之近易失之畏難不知聖道之高深失之忽易又云道如伯夷非不高矣然皎皎然以清而表見於天下則伯夷之墻固易窺也伊尹下惠之皇皇然任煦煦然和亦如此惟夫子則時清時任時和人不得以一節窺」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徐柱臣曰夫子不可及猶天之不可升是言聖德之（[illegible]）及下節正借古語以明其不可及觀如之何其可及何（[illegible]）相照應可見時文以上節為德不可及得邦家節為業不可及此不得解者一也立道綏動聖人自有實心實事時文謂聖人無意於立而自立又謂欲有以立之而民即立俱說得空虛不實此不得解者二也」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摘訓曰、權量是政之小節。法度是政之大綱。宮又以人立政者也。○謹權量二節。俱在周禮未成之先。如孟子不違農時三節。○熊伯甘曰、周末賞濫而民不勸。聖賢預知事勢相推。必有韓非商鞅之徒。變道易教。用慘酷之術。故以寬信敏公四字分救。中字雖賞罰無所不貫。而春溫之氣居多。萬古四海所以不永淪困窮者。實賴洙泗之齗齗」

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　語類曰、欲仁得仁、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按、訓曰、君子泰而不驕。是相近之意。此章泰而不驕。却是泰易至於驕。惟其泰出於敬。則雖易至於驕而自然不驕矣。此泰之所以爲美也。存疑把兩下作一意看」

不知命章　營求者不知命。曠達者亦不知命。其爲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同也。○幾亭曰、孔子論知人之道有四。一曰知言。爲作與人對而設也。二曰觀行。考實也。三曰觀所由。察所安。探心也。四曰知天。反求諸己也」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四終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叔祖陸公繆蒿菴編次　受業　席永恂漢翼　參閱
王前席漢廷
男宸徵直方　外孫　曹煥謀詒我　仝較訂
姪禮徵用中　張大有長風

語類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幾亭曰、韓昌黎有大功於斯文。始尊孟子。始斥佛。仇滄柱己未文徵評曰、論孟子學問本領。一生只在仁義。論戰國亂亡根源。只在功利。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語類曰、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朱子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處物爲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熊伯甘曰、惠王亦世主之高明者。仁義亦王所知重。但不知爲國之道只有這一件更無別件耳。而已矣

者決其詞也○當時諸侯弗克行仁義者有二一則以利在民與民爭貨爭貨則橫征一則以利在鄰與鄰爭地爭地則搆難

王立於沼上章

寡人之於國也章　移粟易牛皆所謂仁心仁聞也○語類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周禮有平地之農有山農澤農時文有山林涔澤皆農者却似指漁師園丁爲農矣未知合周禮之意否○王道之始何要見得王者猶未敢以爲盡心也○熊伯甘曰田里樹畜是孟子行王道一副全料經綸看來易易其實至難非有周公之委曲繁重決不能行即如曰無失曰勿奪却何緣保其無失何法保其勿奪催科征調吏胥盜賊豪勢皆

失之奪之者也

寡人願安承教章

晉國天下莫强焉章　孝弟忠信如何要脩曰脩便見向來有箇廢壞之意不脩將愈壞（壬申四月十一）○諸柱臣或疑孟子只言制梃便是忽然用民以戰不必說到平時訓練處愚謂斬木揭竿以亡秦此草澤烏合之所爲聖賢動出萬全決不如此所云制梃特甚言民心可恃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齊桓晉文之事章　用晦曰餘干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門明脩己治人之道故羞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爲羞稱伯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

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齊宣所問只是問他富强權詐之術并不是仲尼之所與者故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之事孔孟之尊王黜伯本一未嘗有因時爲殺之分也○瞿元立曰道大路也假以名道德之道取之人所共由也術小徑也假以名術數之術取之旁通曲達也○摘訓曰庖是宰處廚是烹處○以彼字專指家邦摘訓亦如此講然不如蒙引以彼字通指三者爲當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章　幾亭曰同民樂之後還須變淫哇之聲使歸和淡然後可以養德性感神人爲治者本末交養猶爲學者內外交脩也不然孔子於鄭聲不必放矣

文王之囿章

交鄰國有道乎章　周懸著曰句踐陽爲魏絳和戎之計而陰爲隨侯脩政之謀陽爲晉知罃纍囚之狀而陰爲夏少康生聚之圖陽爲鄭伯牽羊肉袒之虛文而陰爲秦人濟河焚舟之故事○滄柱曰樂天者保天下從來詁此題者其謬有四將天字看作蒼昊羅皇不作天理看一謬也將保天下認作王天下解反云樂天者無意於保天下而不知仁者用心無念不欲保愛天下此二謬也題意是對交鄰說則保天下當指小國受庇言泛作黎民戴德講此三謬也又註中保天下之氣象從仁者寬弘惻怛上看來實有其事作者往往虛摹氣象此四謬也○又曰仁者不忍使弱小國使天下諸侯各得其安便是保天下時文泛言容保百姓者非○又歷科文徵評云天字屬理言註中明以自然合理與樂天而作者必說到彼蒼上去卻於上文仁字不相照應矣○又曰保天下自有實事時文誤看註中氣象二字動謂事不必有以及之而心有以及之氣象寬泛極矣豈知兵爭不興四方安靖尚有實義可據乎○又曰樂天畏天兩天字指理畏天之威却指上天言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用晦曰樂民之樂二句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在樂其樂是娛遊之應時文泛作君民同樂套語謬○滄柱曰樂以天下句總承樂民民樂二句以起末句王字意人皆知之但天下二字人多看錯講到萬國九州上去雖似闊大而題意反無著落蒙引云樂以天下樂不以一己也天下二字只對一己看大概以及於民言或疑如此解則單承樂民之樂脫却民樂其樂於註不合不知民樂其樂非樂民之樂不足致之○用晦曰以天下即是上四句非民字外又推遠一層說天下也○熊伯甘曰易大畜曰童牛之牿元吉謂止惡於其初也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陸翼王曰明堂之說諸儒紛紛不一惟大戴記以爲天子之路寢又以爲文王之廟者近是蓋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前堂向明故曰明堂天子有三朝而燕朝在路寢之明堂每日退朝聽政之所不於此見諸侯秋冬諸侯來朝天子在太廟之明堂負依南立若明堂位篇所記諸侯朝位蓋周公營洛邑時制爲此禮大朝享則於洛邑文王廟之明堂受之也記者不察以明諸侯之尊卑解其義誤矣嚴陵方氏又從而推廣之其說尤謬乃大全復取之何耶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章

所謂故國者章

湯放桀章

爲巨室章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取之章

鄒與魯鬨章　譚梁生曰仁政作力行。　公不能行仁政。不在暴而在慢即倉廩一事可徵其　孟子之齊往來道鄒而無意乎用穆公者以此」

滕小國也章

齊人將築薛章　熊伯甘曰舊說滕無地可遷不知戰國之世滕地東南接於淮夷徐夷必有甌脫地磽薄人民少爲諸侯之所不爭者滕亦未必不可遷」○黃陶庵曰善之在今日爲業善之在後世爲統。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魯平公將出章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於齊章　幾亭曰孟子分王伯以心。司馬遷分王伯以事業彼疑管仲不勉君以王是反以尊周爲小代習爲大也○使仲不假仁功猶是一匡天下之功道即是無思不服之道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曉村曰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往亦有工夫四十以前規模基址已定四十以往打磨煅煉愈精○按曉村此論最是又云失聲破釜見色豆羹固動也許由之玩世子方之驕人亦動也古人謂被酒而狂與醉而益矜愼者均爲酒所動耳此論恐未是不動心似不指此○譚梁生曰北宮黝是荊軻聶政一

流孟施舍是藺相如毛遂一流孟子先後同時多此習氣」○語類問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爲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按此與大全雲峯胡氏之說不同○朱子文集卷四十九林子玉云伊川解孟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觀人之法釋之乃謂不得於言謂在已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概謂知人之言不知釋之之說可從否朱子答云孟子正謂在已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爲心聲則在已在人皆如此也○新安陳氏謂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

於氣是不養氣也今坊刻大全有附纂黃氏洵饒一條云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條殊舛愚前有持志知言是一件之說亦因此而誤（甲寅十一月廿一看語類記）○按語類曰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又曰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按上二條則朱子之意却不是將持志知言看作一串○朱子或問云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氣所以防於外也○後論集義亦以持志爲敬○論語好仁章語類云亦有始立之志不足以率久縱之氣者曰也是志不是問養得志完全時只在持守否曰持守體察講學考索凡聖人所說底皆著去做問須有一箇本領曰貫通處只是敬○氣之動志有顯與抗者有陰爲移者有志隨氣而委靡者有志隨氣而躁率者（辛酉）○滄柱曰有看志壹句在好一邊氣壹句在不好一邊者此彭山季氏之說也有看二句皆兼好不好兩邊者此虛齋蔡氏之說也玩朱子語錄源清流清及流塞源濁之說則知兩句皆當就不好處說○愚謂只依蔡氏爲是○志氣

但兼善惡正前席志壹兩句文曰其爲既持之志與則其壹也惟知禮義之可安其爲未持之志與則其壹也亦惟知嗜欲之可樂其爲得養之氣與則其壹也有哲謀肅乂之符其爲失養之氣與則其壹也亦有惰慢邪僻之萌本朱子源頭下流之說而筆足以發之言下了然○語類曰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爲血氣之氣耳○又曰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上面從黝舍說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子不怕得粗孟子不怕得細○語類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來○又曰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滄柱曰至大至剛浩然之體乃體段之體猶云模樣耳時文承言用而先言體看作體用之體豈知體段中兼體用在內乎一病也下句直養是工夫塞天地是剛大之量非指效驗言也時文承言效而先言體將塞天地看作效豈下文正意乎一病也後節配道義正見其剛大蓋剛大之氣實有理在特此處指本來者說後節指養成者說時文混講剛大不知氣中有理者與下文不相關一病也○程氏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最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爲句以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兄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二說相牴牾朱子語類以明道說得似乎有理伊川爲人執便道先兄無此言也○摘訓曰剛大是狀出那

原來底體段塞天地是狀出那後來底體段總是一箇浩然之氣○汪貞甫曰塞於天地卽博厚高明參贊化育之意○塞天地有何功不立何業不垂創革惟我之意與首節行道相應○甲辰熊飛渭講塞天地云養其大而大者常運於天地之中養其剛而剛者常伸乎天地之內○滄柱曰剛大之氣充塞天地必有道義以行之下節特申明上文耳○語類曰李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按雲峰胡氏云合卽延平一滾出來之意助卽延平襯貼起來之意最明蒙引以爲誤而謂延平所謂襯貼實兼合而有助意此謬也想蒙引未曾細玩語類○語類又曰配義與道如人能弘道○道義語類有一條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分看存疑主之有一條以統體一事分看蒙引主之大全則二條兼收今按集註則前一條爲正○人疑塞天地者道義耳豈知道義能不依氣而立乎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皆是無氣之故○道義塞天地能不藉勢位而不能不藉氣○熊飛渭講無是餒也云無至大者而聖賢之功或不勝其虧之無至剛者而忠孝之概或不勝其頹靡○滄柱云上節言氣之體段猶言模樣耳非竟與下節分配一體一用有存發動靜之別也○孟子謂氣配道義塞天地告子未必不以爲然但告子則以爲是可以守吾心而自得之猶陽明之講良知作用也故孟子又

歸本於集義見此配道義塞天地之氣非空空守其心者可坐致也（丁巳七月虎丘梅花樓）○讀書記朱子曰集義只是無事不求箇是而已○附摘訓曰楊震之畏四知非爲名之懼踏實地趨行之事必告天爲養氣入門之與交也○黃勉齋曰集義所生亦猶火始然泉始達擴而充之耳○讀書記程子曰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張子曰精直內則浩然之氣當處生李實之疑其太快以爲欠集義工夫公晦答曰程張二說皆未及集義然猶能一日用力於此則心廣體胖氣象自別但孟子之意却主集義而言耳○朱子集五十二卷吳伯豐曰集義所生非特知氣之不可卒取而義內非外亦驗然矣若夫義襲眞告子之見也朱子曰得之○語類曰襲謂如幾得行一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義襲不是假託只是眞心要行義但不能積累於平日而欲振作於一旦（甲寅七月）○滄柱曰義襲而取正是告子與孟子相反處不是助長是義襲之證卽是告子之病蓋義襲卽所謂勿求勿求卽所謂不善養○心能制氣必不能以有慊之心制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壬戌九月廿一）○語類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與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是集義便過用些力亦不妨却如何不著力得○又曰勿忘勿助長自是孟子論養氣到這裏不得不恁地說如今學者先要把箇勿忘勿助長來安排在肚裏了做工夫却不得○蒙引云養氣工夫只在義上著力不

在氣上著力氣上著力便是助長陳明卿引入大全內於中間增一句云便是暴氣此一句增得最好如此方見暴氣卽是助長○滄柱曰上句言事不言心而心在事中下句言心不言事而事在心中○又曰有事是養氣之丹頭勿正勿忘勿助長乃養氣之火候此陽明說也與集註分兩截之說不符○愚謂集義是丹頭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是火候○性理存養內朱子論程子之意云必有事而心勿正勿忘勿助長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按朱子或問中以持志爲居敬則此又是言持志矣（壬申九月四日）○黃陶菴曰志之所存者義也道也○又講勿正云天地可塞也勿計其何時而塞也道義可配也勿計其何日而配也○壬辰張永祺曰

守之者徒恃爲一往之私暴之者卒受其紛紜之累○附語類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裂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的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只是他剛果得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的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麄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工如顏子聖人也○幾亭曰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

是脚一長一短跛是山一邊斜○又曰蔽非昏然無見乃偏見之人也○語類曰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汪貞甫曰蔽陷離窮則無帥氣之志不曾濬得源頭活水何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害政害事固是必然孟子知言一空蔽陷離窮之障則是先濬不涸之源自然其出無窮塞天地配道義○按汪此段卽所謂志壹動氣也可見知言尤急○語類曰楊墨自有楊墨底詖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詖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詖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詖淫邪遁不特是如此有一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安道說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

謂崇與刻薄後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豈不可畏○汪貞甫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此句正見知言之不易○用晦曰不厭智之事不倦仁之事非卽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當如此看○語類曰具體而微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曰具體而微○汪貞甫曰伯夷伊尹孔子同是居仁由義只有異者欲障易除理障難除耳伯夷之清政教未免以嚴明傷其渾厚充類至盡究必不能保合太和矣伊尹之任政教未免以奮迅凌其節度充類至盡究必不能各正性命矣惟孔子之時政教必是中和天地位萬物育

篤恭而平○愚按克己猶易復禮甚難告子之病亦是知克己而不能復禮（癸丑六月）○汪貞甫曰顏學孔子一段是寫不動心進步不是敘不動心來歷並不知心性之全見知言養氣如此遂以配聖稱之不知浩然之氣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由是而造至自然方是大而化之之聖賢堯舜過百王之孔子是也孔子是知之至而行之盡與集大成章正好參看」○滄柱曰三賢知聖一節闊一節與堯舜見孔子異於帝衆百王見孔子異於王說到生民以來未有之盛則前古後今帝王師相俱不能及○滄柱曰存疑謂夫子與酌四代之禮樂作春秋以寓王法則其政之所設施德之所成就固可見矣此與蒙引相同皆是從本文外推開一步看若本

文見其禮二句緊照下百王如何遽兼孔子說○用晦曰四箇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反說包有孔子在內此種俗解惑亂後學不小○摘訓曰豈惟民哉只就民說尚未比到聖人上言豈惟民與民爲類哉正是起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句而先以四句作比例耳蒙引存疑似是以民起物言豈惟聖人之於民相類哉夫物則亦有然者矣是於首句中自添出聖人字來而下文聖人之句反失之贅了」

以力假仁者霸章　語類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

仁則榮章　用晦曰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憑軾結轍之流也所謂尊使固非當時黃金百鎰錦繡十純之謂也孟子此言正指當日厚幣招賢者而言耳」

附　仇滄柱曰從來看鴟鴞一詩屬周公東征時事不知鴟鴞乃居東所作此時尚未東征也居東乃避位歸魯在前二年東征乃奉王討叛在後三年自孔氏書傳於金縢篇文所謂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者誤解作東征以殺管叔而詩傳亦仍其訛自蔡傳以居東爲避居東都以罪人斯得爲知流言之爲管蔡而周公心迹始白茅鹿門謂居東是反而居魯如漢之罷相歸國鄒肇敏謂罪人斯得至此得其主名非謂伏辜就戮也據此則知詩傳謂既誅管叔始作鴟鴞者誤無疑矣至此詩所云既取我子者蓋言三監爲武庚煽惑而人其械中耳若云因流言曖昧遽推刃同氣何異六月四日喋血

禁門者乎及成王感風雷之變悔悟迎公然後命之東征以討三叔武庚則是後來奉命而征非流言初起時急誅管蔡以滅口止謗也○朱子有金縢說見文集卷六十五亦主孔氏之說與詩傳同而蔡九峰則力闢孔氏蓋心之所不安不敢輕徇其師說也」

尊賢使能章　王前席首節文曰尊非徒式廬請教已也使非徒備員充位已也○看尊使最精切○滄柱曰設夫里所以重農措夫里不至病末此法不講遂至農與末交困矣○註引周禮以証夫里之布其實周禮亦不足信蓋宅不種桑麻而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而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以游手失業之貧民而重征幷集於一身不徒罰之適以斃之矣

解周禮者。又謂先王惡游惰故重懲之。是何觀先王之法刻急苛暴一至此乎。故知周禮一書。斷係後世僞託者。必不足信。若孟子所云無夫里者。大抵因戰國時既取廛又取夫里之布。[illegible]。故悉蠲而去之。原不必援引周禮作證也。[illegible]周禮亦當據載師閭師夫布里布並言。閭師謂凡無職事者。出夫布。載師謂宅不毛者有里布。夫布卽後世口率之稅。里布卽後世門攤之稅。布乃泉布之布。卽錢也。如此說。則夫布里布不過口率門攤等稅。所取猶輕。所應亦易。且以寓懲戒惰民之意。容或有之。朱子引及里布而以夫稅對言。亦一時偶未之檢耳。○上文兩廛字。指廛稅言。此節一廛字。指廛居言。上是市廛。此是民廛。市廛以處商賈。乃王宮

後一區。所謂前朝後市者是也。民廛以處百工及遠方來歸之民。此在國都內左右三區者。蓋國中居室。亦如井田之法。畫爲九區。王宮居中。前爲朝。後爲市。左右各三區居民。雖處其閒。故廛有不同。而取廛之法亦不同。孟子譏賦其市地之廛。亦承上文而言。是戰國時概取廛稅也。其實本文廛字。側照上文耕字市字。只當作實字看。不當作活字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語類曰。人皆自和氣中生。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說人皆有不忍。便見殘忍刻薄。乃吾生所本無。○章首人皆有三字。須得孟子指點當時。蓋當時諸侯王千思百計。求王天下。而不得。而不知此一點不忍人之心。乃王天下之本也。是人皆有者也。奈何舍近而求遠乎。○熊伯甘曰。雖以先王之道望人君。亦以望學者致主堯舜也。○語類曰。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底仁。有一箇大底仁。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且有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又曰。如陰陽之閒。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

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熊伯甘曰。四端如地底生芽。如云開漏日。○語類又曰。孟子此一章。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闕處。如孔子許多門弟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想是曾子子思後來講來講去講得精。所以孟子說得恁地。若子思亦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又曰。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闢楊墨是捍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語類有一條云。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的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

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又有一條云。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此二條。須理會其合一處」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末節乃爲仁由己之意。重在己字。內含天德王道。如射之內志正。而外體直。（壬申四十三）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天下最樂之事。或偶一爲之而未必終身爲之。或終身爲之。而未必不偶一易之。獨舜之取善不然○摘訓曰。不可以莫大及有大相應。前以公善爲大。是大於由禹。此以兼善爲大。又是自家善之大處。乃因前面之大。另推出一層大也。不必又纏

由禹了」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摘訓曰。坐於塗。則爲所汙。坐於炭。則爲所爇」○又曰。柳下節通是說他和之極處。不隘二句。只是他不怨不憫意耳。不自失。亦是帶說。但不重。只重和上。蒙引却重介處了。又援止照下。諸侯來如何泛說○又曰。不羞不卑與不事不友相照。不隱賢與何與不立五何相照。爾爲爾與鄉人相照。援止與不受相照。亦是一節深一節○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則非謂停擯棱一輩矣。抑非和光同塵一輩矣」○語類曰。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爲。已有此弊矣○按語類則知時文云夷非隘。學夷便至隘。惠非不恭。學惠便至不恭。其說非矣。又有謂在夷不妨隘。在惠不妨不恭。非隘不成爲夷。非不恭不成爲惠。其說皆非。仇滄柱曰。向作是題多周旋夷惠高節。本文明說箇隘不恭。何必曲爲之諱耶○夷惠只是偏陽璺於薐則僻矣。百世之師。章取其偏。以救世。此章指其偏。以明道（己未）○王前庵文曰。君子非能中立於夷惠之間也。君子非必求異於夷惠之外也。如此講。不由便可想見時中家法」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　幾亭曰。破敵在奪險。奪險在得鄉導。拒敵在據險。據險在絕奸細。奸細鄉導一也。不爲彼用則爲我用也。戰守之事雖多。以明地勢知敵情爲其大端。

孟子將朝王章　摘訓曰。蒙引說不得已。其無謂存疑爲是。蓋宿於其家則託疾之意歸於仲子而庶幾得明於景子。因於其臣而庶幾得達於其君耳。向使仲子能以此直達於問疾之人。則孟子可以不爲景丑氏之宿矣。今日假偽之心。其即前日出弔之心乎。○又曰。輔世長民乎看。

前日於齊章

孟子之平陸章

孟子謂蚳鼃曰章

孟子爲卿於齊章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　摘訓曰。有仕於此。謂有出仕於此者。意與有人於此不同。○齊非伐燕之人。不是坐定他不是伐燕之人。假使齊能如湯武。則齊便是天吏。便是伐燕之人矣。孟子以伐燕爲非。卽孔子討陳恆意。但不是這樣伐耳。若將齊非伐燕之人一句看呆了。則此外秦楚三晉亦無一可者。將起湯武於九京而後問子之之罪哉。

燕人畔章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熊伯甘曰。客有問龔潘二人優劣。余笑曰。都是辣手。但所造者步高些。眼光遠些。冷熱兼收。留些餘地在後邊。游潘者遂入乞憐不嫌殘饑利盡則去。又過別鄉。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孟子去齊居休章　沙隨程氏以授室爲師命。朱子文集五十二卷答吳伯豐已辨其非。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幾亭曰、易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從善說性。自陰陽以至人身。孟子直說性善。見人身卽此陰陽。〇朱子文集答李叔文云、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一本來固有。原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卽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覵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〇淦杜孟子道性善節起講云、戰國之時。人心習於功利。非王道明道之說。不足去其計功謀利之私。故孟子於梁惠王言仁義。而富强不容以雜進。於齊宣王陳王道。而霸術不得以相參。卽當日所以告滕世子者。亦此意也。〇王前席文中比起云。一以見天下無性外之學也。一以見天下無性外之治也。〇言性爲學術治功之本領。方見孟子不是迂談。體認最切。

滕定公薨章　摘訓曰、孔子之言有三層意。先之指歠粥二句。說百官有司莫敢不哀。以其能先之也。然先之如何便莫敢不哀。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然上有好者。如何便下必有甚。蓋君子之德云云。

滕文公問爲國章　譚梁生曰、彊爲善。力行公田經界也、力行公田。以許行陳相之言徵之。孟子歿後二十餘年。滕至公丘始亡於秦。孔子當三桓而魯不爲齊晉。孟子當七雄而滕不爲齊楚。此見聖賢之益人國。〇滄杜曰、恭儉以持身言。禮下二句。以處物言。故朱註亦恭儉說到此。二句各加則能以三字。便見當作兩節看。時文將禮制二項作恭儉之實者。與註不合。〇又曰、禮下包下文世祿圭田等項。取民有制包下文貢助野國等項。時文須從下意者。若無餘地。別取他意者。又非本旨。〇按恭儉節。蒙引有二說。一是自治而後及人。一是有仁心而後有仁政。前說爲長。奧因之曰、此節是論賢君不緩民事。不專重禮下。何必先說恭儉者。不過提出禮下取民有制的源頭。以起下文。如俗說惟有實德。故有善政、不知何謂此亦是主蒙引前說。然實德善政字面。二說內俱可用。震川文亦主蒙引前說。亦用此字面。〇幾亭曰、陽虎二言。豈惟不識仁。殆亦不識富。〇譚梁生曰、五十七十百畝之不同者。非夏后氏一畝澮溝洫。殷人又一畝澮溝洫。周人又一畝澮溝洫。於地道水脈。代有紛更也。〇語類曰、孟子說貢助徹亦有可疑者。蓋溝洫廬舍成之亦難。自五十而改爲七十。七十而改爲百。遞相增補。豈不大擾。如此則非三代之制。乃王莽之制矣。禮記正義引劉氏皇氏之說。正是獃人說話。〇夏先王猶是貢而頌聲作者。想其省耕省斂。別有法以濟其窮。〇觀世祿則成跡猶存。觀公田則遺文可據。向旋錢三錫作如是。〇當時游士盡行諸侯。未必盡行世祿。想惟滕行之耳。（壬申五月閩程宜論文議）〇用聯曰、毋見人云先王改制。以名新天下之耳目。而實則相因。是文武周公以狙公賦芧愚人。將聖王心術說壞。大是害事。〇陳

介眉講公田節云助止對貢說不衹對徹說以徹卽是助也今人每以漏徹爲疑多緣說約書章有徹內無公田一句所誤愚謂說約未嘗誤但講得未明耳○己未丁卯庠者養也三句文云天下之風俗出於學風俗無久而不敝聖人曰吾於學正之天下之氣化始於鄉氣化無久而不偏聖人曰吾於鄉之學移之同一教而庠序校遞變猶之同一養而貢助徹遞變○吳門校四句不必在異同上支離只要見三代莫不有鄉學亦莫不有國學○滄柱曰天子諸侯各有國學則同處亦具兩意三代無不重學之天子亦無不重學之諸侯○用嫏曰正義本無重國學意共字則無意旨若云重學而共則下皆字說不去矣○己未傅鄮曰彼辟雍頖宮亦後

世增加之號耳而當年則直謂之學東膠西序亦時偶分之名耳而當年則統謂之學○順治壬辰郤伯航曰鄉學教天下之愚蒙國學聚天下之賢智鄉學由農而入士國學由士而入官○摘訓曰死徙無出鄉五句散散半說則百姓親睦尚在此外若把親睦落上文便首二句說不去或謂死徙無出鄉以鄉田同井也推鄉田同井則相友相助相扶持而親睦矣覺與本文口氣不類」○譚粱生曰學校未設人倫未明而井地可先明之小民未親而井地可先親之○摘訓曰方里二句是井田形體之大綱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公後私以別其分是井田形體之細目」○用嫏講潤澤云是局外人爲局中人語」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熊伯甘曰許行並耕其儉而兼愛是墨子一流○摘訓曰古語有云天下之人或有爲大人而勞心者焉或有爲小人而勞力者焉各因分以盡其事初未嘗有以相兼也然於不相兼之中而實有相濟之利蓋勞心者云云至食於人」○錢爾載云論是合衆水以厚其力耕是衆水使不他適以分其力此二者如潘季馴之以水刷沙是也○辛未房書曰治天下者之不必並耕論其體也非論其勢也使禹而得耕亦必不耕而況乎勢不能也○上古渾噩之氣亦足錮其天性非聖人不能發之後世嗜欲之多遂至汨其天良非聖人不能防之○又辛未房書曰教以醇朴爲體教以明倫爲用○羅唐旋攝以巨民民勞民中材分勞

者勞之三句甚好○滄柱曰將解將憂民句總縮上治水明農者於上面文氣不合且亦未知而暇耕乎句緊與雖欲耕得乎各有結語也○摘訓曰爲天下得人泛說註難指出堯舜然有一若字乃就而比例之辭以天下與人亦泛說是把這件艱難底事來相形耳如舜爲自勞此例中庸一般○又曰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可見得人所關者大所以得人爲難此節是於仁上見出箇得人之難來方於難上見出箇堯舜之憂來存疑先於前三句仁上說憂則遺了難的意思後於末二句難上又說仁則背了憂的意思斷從蒙引爲是題若只出三句則姑從存疑前說○史蓮夕曰舜與濬不同如何說得到皜皜上去大凡自不得到極白處只因多陰伏

之氣耳。惟秋陽始暴得甚。故秋陽之暴其白更潔於濯。○陳介眉講秋陽句曰、但恐欲去而理猶未昭。外醇而中猶未實○觀德言動作止久速外別無江漢秋陽」

墨者夷之章　摘訓曰、蓋字從一本來言。吾所謂一本者。何以見之。蓋上世云云○熊伯甘曰、他日過之是往復徘徊不是漫然偶過。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五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摘訓曰、上五句。言其所養之大。下三句。言其所守之大○語類曰、居廣居以下。是所有浩然之氣。方能如此」

周霄問曰章　摘訓曰、圓孔曰穴。長縫曰隙」

彭更問曰章　熊伯甘曰、車從傳食實起於戰國招致賓客。世主以得士爲榮。原非盛古之道。孟子生當是時。志在行道。不忍獨善。用嚴勢不得不傳食。孟子得辭受之正。彭更責取與之嚴。其說亦可謂起予」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不見諸侯何義章　語類曰、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爲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時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

戴盈之曰什一章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摘訓曰、一治一亂。雖是兩平說。意則重在不能常治上。正見其不得已處。言不幸處其亂而坐視之。將無以撥亂爲治。而天下之事類滅矣○又曰、一治一亂。是泛語與他處一章之大指不同。且乃下數箇之張本。不可把那此一亂也此一治也來應這一治一亂。蓋下文通是明不得已也之意。非明這一治

一亂也此一治一亂重在亂上彼之一治一亂卻重在治上而亂只做倚根因耳○愚按摘訓此條甚是又謂此一治一亂通兼氣化人事彼之一亂與此同彼之一治乃言聖人變更人事挽回氣化與此一治絕不相同而以存疑所云孔孟一治俱關氣化前後通做一律看者爲非又以蒙引所云其治也常由人事挽回乎氣化爲欠了更張人事之失意此一段當再商之」○摘訓曰險阻句從掘地來鳥獸句從驅蛇龍來又總承水由地中行說來向也地未掘而水爲險阻蛇龍未驅而鳥獸害人今也掘地而水由地中行則險阻既遠矣驅蛇龍而水由地中行則鳥獸之害人者消矣○又曰壞宮室棄田承上文暴君來即暴君害民之事細分之則堯舜既沒三句爲一項此時只有暴君之害尚未有邪說暴行也壞宮室四句又爲一項此時只有汙池園囿之害尚未有禽獸也然暴君代作由是澆風相扇世道日汙而詖淫邪遁之說遂使悖亂之行又作於下矣有園囿則沛多而禽獸至有汙池則澤多而禽獸至矣人害物害以漸而深也蒙引以邪說暴行通上下言存疑又專指園囿汙池說俱未是○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秦檜謂六經可說不可行皆邪說之尤也」摘訓曰邪說暴行有作與上文又作不同又作從暴君代作說來此有作從周公一治說來孔子懼懼弒君弒父之亂無窮已之時也○史遷謂著書多因憤懣彼自道其胸臆耳何如孟子此章一懼字乎周公立言之多亦是由懼而生

昌黎謂愁苦之音易好亦是史遷意○摘訓曰孔子作春秋便是一治了又說春秋天子之事一句其意爲[illegible]表孔子不得已之意也言孔子懼作春秋然其作春秋也豈孔子之得已哉春秋爲天子之事而天下後世又未必皆知我之人夫子乃身任天子之事而不避其嫌則知罪我之故而不辭其咎其亦大有不得已於此者矣或謂知我則君子有所恃而爲善罪我則小人有所畏而不爲惡此爲一治此說非是既罪我如何是有所畏況知我罪我辭雖兩平意只重罪我一邊○又曰不得已之意三聖皆然獨至孔子始發之者語意盡處特舉其一可以互見也此如不暇耕只說禹與放勳一般○摘訓曰楊氏六句是指其道之非公明儀以下[illegible]其害之大○又曰儀原以肉馬爲獸以肉馬致民之飢餓爲率獸食人孟子[illegible]以楊墨之無父無君爲獸以無父無君壞人之心爲率獸食人○又曰則率獸食人是應公明儀之語人將相食又是因公明儀之言再推一步說也註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此是解率獸食人而大亂將起此是解人將相食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章　熊伯甘曰仲子蓋亦楊子之流○呂叔簡曰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人畢竟在行道濟世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也夫不仕無義宇宙內事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己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

哉使天下而者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况有此樂乎○
王心齋曰有心以重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弑父與君
有心以輕功名富貴者其流至於無父無君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辛未房書先王之法上體天道下察民情。舉其大綱核其條目不留一可憾之處不遺一可議之端○媿村訓不是竭了後方去繼此恐不是（辛酉）○摘訓曰上是君下與君子是臣朝是朝廷之上工是各衙門之中無法守是法度紊亂無所遵守若說放縱而不守法則與犯義相礙君子若兼指君說則犯義又與無道揆相礙矣○語類曰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夫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善底工夫不特事君爲然爲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向而細密著工夫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聖人人倫之至語意與中庸道不遠人不同不要將聖人說得高遠亦不要將聖人說得平庸只要說得聖人中正不易以勉人法聖大意重在盡聖始能盡倫不重在全倫即以全字（要人非大分）○用晦亦云聖不過人倫是餘意○用晦曰解全字當緊貼下文仁字○按須以無私當理立說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語類曰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

人有恒言章

爲政不難章　摘訓曰德是德澤教是教化此即首句所

謂攻也○春秋之世巨室之權太重戰國之世巨室之權太輕孟子此言蓋亦鑒於策士之弊而思鎮之以巨室歟（丁巳七月晦）

天下有道章　呂叔簡曰明義理易識時勢難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用晦曰與聚勿施須說得醇細不入驩虞作用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大全饒氏曰哀哉二字自是兼暴棄說雙峯專屬自棄特泥首節仁義二字耳小註朱子云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未嘗分暴棄作兩頭說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道在爾見不可措意六合之廣而忽門內之行事在易見不可馳思聖神之譽而畧子弟之職（壬申七月）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用晦曰中庸天人後而分說開去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多此處不分天人卽接至誠二字是卽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

伯夷辟紂章

求也爲季氏宰章　幾亭曰田野治則有慶所謂治者指井內之田其井外之餘地留以積土任其草萊故溝洫久而能不廢自李悝始盡地力至商鞅遂廢阡陌蓋平其容土悉以爲田貪目前之近利而不知土無堆積之所必漸夷而入於溝洫水道漸塞則蓄洩無權而土之

長利失矣

存乎人者章

恭者不侮人章　熊伯甘曰此王何之辨天人之隔凡富國强兵之道決未有不侮物好題目行些好攻事而可恣雎暴戾爲之者只是不曾有愛人如己之眞此不侮不奪要看得細如術數籠絡設令役貧卽侮趨時輕重違時徵發卽奪孟子學問精義入神每以性天申經濟不爲聲音笑貌之恭儉與作外篇看過○幾亭謂漢文却千里馬晉武焚雉頭裘一誠一僞然文帝以此垂訓孝武猶求天馬而開大宛

男女授受不親章

君子之不敎子章

事孰爲大章

人不足與適也章　幾亭曰格心之道又有因乎人者有因乎政者公仲連進士而烈侯止歌者之田是心以人格也賓儀見藝祖岸幘不肯進見藝祖自是對近臣必冠帶是心由事格也○又曰平居則培養於未發伊訓丹書之倫是也遇事則指點於已發形日旅獒之倫是也○人臣有格非挽否見幾三樣

有不虞之譽章　毁譽有因乎我之顯晦者有因乎世之好惡者又有因乎形迹之近似者皆不可爲據（甲子十二月）

人之易其言也章

人之患章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不孝有三章

仁之實章　語類曰仁之實數句某煞皆入思慮來嘗與伯恭言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正是華實之實○仇云實字當對用之廣說不可單對用言葢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用中之實耳○又云此章之意是勉人孝弟而發言仁義之實只在事親從兄正見孝弟之爲重時文多作辨明仁義說似未得旨○又云仁義之實只在孝弟下文智禮樂亦卽在孝弟中做出初非有加於仁義之外時文言天下之道不自仁義而竟似看得智禮樂在仁義之外矣豈以仁義二字平對智禮樂而言耶不知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正不必謂仁義未全而必待智禮樂也○又云節文二字通義程氏分貼無過不及淺說因之又中庸禮所生也註用節文二字陳北溪亦分貼無過不及此皆先儒相因不察耳朱子謂節是等級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之類饒氏說亦相同蒙引又謂節文是整齊而有華采世業云節是有箇品節可循如昏定晨省一定之格式是也文卽所以行乎此者有箇自然底文章不至直率粗鹵是也二者本不相離愚於會解以節字兼無過不及言文卽在無過不及上做得委曲周詳而燦然可觀尤覺理足○語類有淵喟然章

曰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摘訓曰樂之實樂字不是聲音之樂此處只以孝弟與他事論華實原不曾比到音樂上言樂則雜事爲樂之華樂斯二者方爲樂之實不可云聲容爲樂之華樂斯二者爲樂之實○又曰樂之實只到樂斯二者住以下又是從樂斯二者上說了不可把下文通做樂之實看○語類問如今也且著恁地把捉曰固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遏不得○又曰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壅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語類曰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之矣云云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次序詳密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　摘訓曰天下化天下定正與天下悅相形說其始也親未能順則悅者有所不屑其終也天下亦皆化而且定則悅而歸己益無足言矣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語類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曰都鄙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無罪而殺士章

君仁莫不仁章

非禮之禮章　熊伯甘曰。向好一邊。入下硜硜信果。亦

是禮義只未到」

中也養不中章　熊伯甘曰、棄不是從頭就棄他。只為責之太驟。而舍之太劇。欠養之工夫」

人有不為也章　此不為即行己有恥。存疑講論語如是。

言人之不善章

仲尼不為已甚章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己未張光豸曰。自有一必信之意。則堅執其說而不疑。而一議偶乖。遂以滋學術人心之大害。自挾一必果之意。則自遂其見而莫返。而一事偶誤。遂以致民風世教之隱憂」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用晦曰、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家坑塹矣

○愚按此節口氣與仁之實章一樣○讀書記曰、按呂氏以赤子之心為未發。程子為發而未遠乎道。朱子曰赤子之心不可盡謂已發。亦有未發處」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摘訓曰、深造以道。是自得的工夫。欲其自得。是深造以道的主意。得字從深造來。自字從以道來」非深造則不能得。非以道則又不能自得。不能得。則無可居。無可資。無可取矣。然不能自得。則又居之未必安。資之未必深。取之未必逢原也。此又是推原所以欲其自得之故。深造以道。滄柱謂時文俱作既深造矣。而又以道。截作兩層。不是。愚謂作兩層說、不妨。但不可云始而深造。後復以道。判作兩時耳○又曰自得之

以下。會其意。猶云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而逢原矣。如中庸徵則悠遠博厚高明一般○滄柱曰、居安以存於中言。資之在接物之先。就平時說。取之在應用之際。就臨事說○又曰自得是效。居安資深逢原。就自得中詳言其妙。不可更云自得之效。時文多不體認題中數箇之字。俱指理言。而理皆具於一心。理得於心。而藏之甚固。終身不失者為居安。理得於心。而充足有餘。應用不窮者為資深。理得於心。而觸處洞然。泛應曲當者為左右逢原○用晦曰、若於自得外。更求安深逢原。便是鈍漢。但竟把自得二字一齊抹却。亦非。要知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原地位。又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耳○語類曰、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

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
博學而詳說之章　幾亭曰孔子憂學之不講不知講法如何孟子發揮出來有箇詳說有箇反說」

以善服人者章

言無實不祥章

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摘訓曰原泉作一頭下文作三項說混混不舍晝夜是不已盈科而後進是漸進放乎四海是以至於極」○聲聞二字也不要十分看壞了世間有一種寡廉鮮恥之人連聲聞也不要的這箇不足論了有一種偶然得名或無心而得或粧飾而得胸中却無眞實學問這叫做過情此亦因世衰無人天下見一近似者便翕然稱之耳　壬申四月十三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用晦曰幾希二字前輩謂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時作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還他幾希二字如後世阿堵中這些子雖虛字而實用似亦無妨○又云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卽總註憂勤惕厲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幾亭曰諸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傲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說於塗人帝王說於庶庶」○語類曰明庶物察人倫」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　凡天地之

開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又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又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卽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爲準的方得○又問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此是江西學○大舜精察與文王不識不知是一是二」

禹惡旨酒章　摘訓曰敷求哲人而帝臣不藏賢如仲虺則出自奚仲之後可也賢如伊尹則出自莘野之微可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此章只當依註滄柱所引魯齋王氏之說不可從○韓元少曰平之不能爲宜也不特亡宣之詩幷亡幽之詩何也幽之詩剌譏怨誹猶與王者相責也而平之詩止自道其感遇之無聊咨嗟之何及若曰已矣無爲復望矣故君子以爲迹熄而詩亡○用晦曰詩亡只是迹熄之徵王教不復行於天下故春秋之義不得不取詩與春秋本無關連也强爲牽合徒見支離近世儒臣解經援春秋詩易分配湊合以爲巧亦好奇之過○楊大崔講詩亡云詩者先王所以維持一世之人心也詩亡而天下之禍中於人心矣爲善者既不蒙賞而又不稱道於當世之人則何以爲鼓舞之術爲惡者既不受誅而又不身受夫清議之辱則何以

爲警戒之方。○按此最明但其講詩亡不主雅亡說非註意耳。○愚謂周之衰也天子之賞罰不足懲而士大夫之清議猶足據於是乎有變雅其又衰也士大夫之議論不足憑而草野之公論猶可據於是乎有變風其又衰也則橫議起而草野之議論亦不足據矣辛酉十一月廿六日楊大崔作記此」○摘訓曰義字貫事文二項說其事則齊桓晉文至於褒貶其事者孔子也桓文不得而與也其文則史至於筆削其文者則孔子也史官不得而與也」

君子之澤章

可以取章　語類曰可以取可以無取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物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

用決斷始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

逢蒙學射於羿章

西子蒙不潔章

天下之言性也章　語類曰此一章專主智言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滄柱曰依程註此章專爲智而發蓋小智之人務爲穿鑿而不順其自然因以性之自然者明之通章大意皆是說性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用晦曰或疑此章主言性不專爲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孰不因用智穿鑿錯卻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見利乃所以爲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爲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楊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愚按此章用晦說與仇滄柱說不同○仇滄柱自雲峰胡氏以五性有智爲說劉上玉纂序說約過到次節云如吾性中有智云云子每閒此若於書旨不清及觀淺說過到此節云天下之理本皆自然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而已依此何等條理且能喚起行所無事句劉氏說約不及顧氏原本而近日紛紛增減致使萬曆年間陋說仍混入其中殊爲可惡○熊伯甘曰如龍門之鑿亦是水勢至此利在必通鑿乎所不得不鑿如人變化氣質之偏處仍只可云利不可云鑿」○尚書副墨曰在璣衡固非謂歲久易湮亦不專主歲差說蓋歲差本是常度曆家亦有常法此何須察正恐歲差之外更有差池○張希良石虹評姚士藟

言性章墨云集註圈外引程子之言。此章爲智而發。作文者提出智字凌駕得勢固見手法。然孟子之言自有次第從言性遞入智字亦未嘗不是初非有所乖謬也何遽一見不提智字者便以爲脫卻智字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也方珪貫璧因勢而成奈何欲強之使出於一轍乎」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摘訓曰以其存心謂心中常有所存主也與末篇存其心不同仁禮亦是行之於外以待人者不可[illegible]以仁禮存心說到本原上去○語類亦云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張子厚言此亦要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函

容但哀矜而已」○摘訓曰是故君子二句且虛說下文「方詳言之乃若所憂則有之作一頓舜人也以下正是所憂則有之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作一頓非仁無爲以下正是所患則亡矣○語類曰舜人也六句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

禹稷當平世章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摘訓曰三箇不顧父母之養「要分別惰四肢則不能顧博奕飲酒則不暇顧私妻子則不肯顧」

曾子居武城章

王使人瞯夫子章　摘訓曰果有以異於人乎不與瞯夫子相接乃儲子自以其意問也至答何以異於人哉又不止在動靜語默上說矣○按蒙引以果有何接瞯夫子講與摘訓不同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當時雞鳴狗盜之徒皆爲上客如齊人一輩與富貴往來者不少故齊人終日妄想」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萬章上

舜往於田章　摘訓曰供爲子職緊跟著竭力耕田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之一事耳我之供爲子職也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以供爲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供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得罪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也存疑於供爲子職上加亦惟二字未是○按竭力二句蒙引作恕字看與父母二句一反一正存疑摘訓俱作不恕看與下二句俱正說孝子之心摘訓尤妥」

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語類曰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周公於管蔡又別蓋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熊伯甘曰古者侯國必有天子之老亦所以曲全親勳之意也漢立傅相惜其權太卑耳」

語云盛德之士章　語類曰以意逆志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又曰此句最好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自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孝子四句王前席文起講云今夫父子之間恒人每不及聖人之事當人亦不外恒人之情一語便足破盡咸丘

之說○癸丑觀翼權曰尊其親矣而或功德所觀不逮親存則雖尊之於圜丘尊之於明堂固何如娛父母以玉食之奉而躬介壽於其旁也○孝子之至節口氣與論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一樣自樊遲咸丘蒙言之則知便妨仁爲天子便妨孝自孔孟言之則知正所以成仁爲天子正所以成其孝也（癸丑五月）○永言孝思蓋云武已極尊親之至而猶然孝思之不忘則舜雖極尊親之至其心正難自已也無論文不及身榮瞍不與郊壇兩聖人有餘痛焉卽使無以復加聖人之心豈以爲是足以答吾親而又安有臣父之理耶（辛巳五月）○熊伯甘曰制令者父而斡旋在子非父不得子而何巧語讞案猶夫子之求伊尹之要也」

堯以天下與舜章　孟子此章言天處似從書天惟式教我用休來」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觀益之避知夏德之不衰蓋益之避由禹之薦而啓欲成父之志也使禹有私天下之心則益何必避益之避禹之薦兩聖人止盡人事而已天意非所知也（庚申閏屏仲文記此）○黃思白曰丹朱之傲不必如末世凶德當由輕世肆志不肯以天下爲桎梏想當日洗耳赴淵之流有此學術而濫觴於莊生橫決於嵇阮」○語類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東萊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卽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卻據諸曆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卻爲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語類朱子問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或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飲食過了○又曰龜山云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渾全卻不思他下面說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

是眞堯舜卻不是泛說底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眞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語類曰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又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看伊尹之任者當看其前之不輕進與後之速退○變亭曰治且不肯輕進况亂乎亂亦進至於五就桀見之欲爲湯化桀也○又曰樂道者格君心而速去不學無術者處震主而久居○辛未喀爾喀全章文云詳元聖之出以天道正天下者也

末云不爲割烹不足辨也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摘訓曰進以禮三句是因上文有命二字而申言之進退與得不得禮義與命當各開說亦不專指衛卿言了由孔子曰有命觀之可見孔子之爲人於凡進退之際必以禮義惟知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位之得與不得則曰有命蓋進退兩決之於己而得失則付之於命惟知盡其在我者而不取必於在天者也蒙引存疑把下句作雜原說本是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　馬世俊而謂賢者爲之乎文晚村評曰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由不得此二字圈子欲爲君者不論篡弒僭竊只道取而順守欲爲臣者不顧喪身失節門徑只而直尋孟

子一生所憂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爲疑割烹癰疽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卷史論辨疑也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張侗初曰伊尹治亦進亂亦進不受世界治亂轉旋直要轉旋世界治亂○用晦曰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三代以后聖人惟明道文公爲第一等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語類謂三子所以爲聖者却是大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此即陽明精金之意但陽明不合以孔子爲九千鎰耳○又曰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耳○用晦曰聖人所爲使於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於清清字從聖

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爲多非謂其以清爲聖也○摘訓曰第五節把四聖總斷且宜平說到下節方重在孔子上○順治辛丑朱彝孔子之謂一句文云吾觀於樂有小成爲有大成爲○劉濂樂經元義云堂上合止以金玉堂下合止以柷敔古樂法也後世以柷敔用之堂上誤矣此未知何據當查○末節萬曆庚辰申瑤泉程講上二句云孔子之聖智吾得其全而又得其所以全矣智譬則射者之巧也聖譬則射者之力也講下三句云吾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以此

周室班爵祿也章　語類曰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何以言之太公所封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

湊北至無棣。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閒曠土百里。○又曰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草定而未經施行也」○胃勝曰自柳劉辨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爲必不可復、余向以爲有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變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則何益矣。此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古爲不可行。以彼爲妙用。亦未之思耳。○已未莊延稀曰、成康之世。其人非有大功。未聞以畿內之地獎其勤勞者。非有大故。未聞以苑囿之與。奪其賜地者。自平王以岐豐與秦襄。王以溫原賜晉。而周遂以弱。自蔿國之圃見取。詹父之田坐奪。而周遂以亂」○觀安道天子之卿一節。文王內外一體說。見先王公天下之心。謂內之卿大夫士。身居天子左右。不獲出操統馭之權。其勢親而不尊。等之以侯伯子男。尊之也。使知天子遇我實與蒲穀躬桓有同貴。所以絕內臣觖望之私。外之侯伯子男。職任天子藩宣。不獲入參宰執之列。其勢尊而不親。等之於卿大夫士。親之也。使知天子遇我實與股肱耳目爲一體。所以杜外臣猜嫌之漸。先王封建之初心如是止矣。若夫以內制外。以重馭輕。此亦法制之善勢使然耳。先王何容心哉。此說甚是。順治己丑劉國欽又以

內外相制爲說。亦是利害上起見」○講義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爲私用者。至於貢獻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又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又別募游手爲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摘訓曰耕者之所獲直到食九人至五人方才透出。非以下何一夫百畝便爲所獲也。大意謂耕者之所收穫也。一夫皆百畝宜若收穫皆同。然其百畝之糞則農所由以不同。而所收穫亦不能無異矣」

萬章問友章　摘訓曰孟子本意只是由大夫說到君。由小國說到大國。又由國君說到天子。則貴之極而不挾之至矣。乃以貴爲等差。非於不挾貴中分優劣也。過至舜尙賢。不可云王公之尊賢。何如只當云非惟大國之君爲然也。雖天子亦有之」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已未楊大鶴曰。萬道之行。則必有一途焉。以與天下相通。而不至重絕於天下」○愚按不一如此。便是欲充仲子之操矣」○譚綮庵曰孔子亦獵較一非孔子身在田獵角逐中。謂孔子爲衆所時驅其事而不禁革其俗」○熊伯甘曰四方爵之回國也」○講義曰羣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滄柱講衞孝公。竟作出公看」

仕非爲貧也章　滄柱曰艾千子論此題謂爲亂世之君。子而言。最爲卓識。若重立朝而道不行發論。則前數節

不幾聱語乎。士餬口一官。或見公卿碌碌。仰慷慨高論。或出其才智博取富貴。皆有不可」○語類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如史記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伯道。范雎欲奪穰侯之位。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常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折下。雖然並脩。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

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論胸次。終是闇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士之不託諸侯章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　熊伯甘曰。景公豈不知招虞人當以皮冠。蓋知其賢而欲以大夫待之也。然既知其賢。即當擢在大夫之位。乃未能即舉。而仍令班在虞人」○按蒙引謂周道指周之王道而言。摘訓取之。縱詩本意不如此。然斷章取義自不妨。○摘訓曰。觀詩所云周道如底二句。可以見義之爲路也。觀詩所云君子所履二句。可以見君子之能由是路也。則禮之爲門。君子之能出入是門。亦可并見矣。夫能由是路。則必不爲非義之往。以自舍其所由之路。能出入是門。則必不爲非禮之往。以自壞其出入之門。然則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不翅欲其入而閉之門哉」○又曰。方往有官職。則非若市井之臣。非若草莽之臣矣。以其官召之。則非以其多聞而召之。非以其賢而召之矣」

一鄉之善士章　滄柱曰。此章見友善貴其極。而總以取友爲主。首節是取友之盡於今。下節是取友之盡於古。合古今而皆在所友。則取善始無遺。最要之根本。又全在自己。故上言能爲善士。而后可以友善士。下言能尚論古人。而后可尚友古人。○晚村曰。天下善士是頂一號人。如郭有道黃叔度諸人猶未是。以當此。○又曰。須知論世尚友。不是教人輕作史論經解。妄批駁古人。通如蘇氏文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祖述。不論義理。謂呵佛罵祖之訣。此又尚友之罪人也。孟子大旨是教人去格物窮理。○譚梁生曰。萬章篇所與論列。皆千古隱顯與大道事。是以末後特與言誦詩讀書論世尚友。此一篇之後小序也」

齊宣王問卿章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告子上

性猶杞柳也章　朱子文集卷五十九趙致道曰。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熊伯甘曰。告子曰性在天。猶天生杞柳之質也。義在人。猶人爲桮棬之器也○陳大士首章文云。告子以爲吾性於仁義。則性之權輕。性之權輕。而人乃不恃乎天。吾絶仁義於性。則教之權重。教之權重。而人乃益趨於實。

性猶湍水也章　熊伯甘曰。孟子認性字直從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來。伊川所謂備者本天是也。釋氏本心。然心之一字。固有偏言之者。亦有渾言之者。如仁人心也。是渾言之也。釋氏只從有身之後說起。所以謂上天下地。惟我獨尊。全不認所繼者何處來。故一切謂心可作主。丟却命字言性字。而所云性者。依於心之覺而止」

生之謂性章　語類曰。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撥將去。己意却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

食色性也章　熊伯甘曰。告子說仁因此心。故屬內。義屬彼物。故曰外。分明說失性而後有仁。失仁而後有義○小心齋劄記云。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愚又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夫仁義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如之何其二之也○語類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告子之意。謂卽以長之爲義。而長之之心。其權亦不在我。則仍是外」○語類曰。白馬白人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爲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摘訓曰。然則犬之性。然則嗜炙。然則飲食。三箇然則字皆同。蓋然謂如此也。卽指長楚人之長四句說。言汝以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而謂之外。如此則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亦有外與。

何以謂義內也章

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語類曰。言性三說。雖同爲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不善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爲惡爲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顚倒是非。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蔡氏集疏論無善無不善章曰。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爲無狀○熊伯甘曰。陽明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者。特指血肉之心。是箇未受降的空殼子○集疏又曰。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善。如無極而太極。無方所。無形象。如何說得。亦須是就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處說起。孟子論性。正是如此○按此段合太

極看最妙大全却截去○熊伯甘曰情之發得處是才在上節可以爲處看出才是好字面故爲不善者謂之不才○語類曰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楊來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又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亶聰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挑撥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又曰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又曰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也但只說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自荀楊而下便止

論氣不論性了○又曰三子雖論性却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爲三品○文集卷五十一董叔重問曰性與氣雖不相離元不相雜孟子論性獨指其不雜者言之其論情才亦如此要必如程張二先生說乃爲備耳朱子答云甚善○摘訓曰我固有之也尚未是住語處正要起下文弗思耳矣」一句自仁義禮智以下通是解非才之罪存疑謂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弗思耳矣至節末是解非才之罪誤分○按達說亦與摘訓同○外鑠之說即如杞柳之比湍水之喻」

富歲子弟多賴章　摘訓曰所謂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果何以見之蓋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語類只此說理義之在事者」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語類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用晦曰氣日裏也生只是夜間稍靜不耗散耳○語類曰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長處言之人之善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滋長又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旦氣清將其好惡亦得其同然之理○語類問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日放之未遠者

亦能生長○語類曰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收歸心上去○熊伯甘曰幾希言其微非言其少與存之章幾希一般以氣還心不是心生於氣○語類曰問夜氣旦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爲良心設爾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爾○又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又曰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爲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又曰苟得其養四句見得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渺忽之間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

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又曰夜氣之說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又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敎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又曰孟子求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又曰程子言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這主一無適底道理却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爲他點過又云雖是識得箇大底都包得然中間小底又須著逐一點過○讀書記朱子曰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用晦曰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爲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或問操心楊龜山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按玩語類則孔子亦非虛說心○語類曰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何

屺瞻云山木章全無養氣以存心之義下旦之氣只言其時氣之清明未曾爲惡不重在氣上夜氣不足以存只言夜之所息不勝日之所爲又不是存其好惡之相近者非幷夜氣亡之也夜氣猶之睡覺惡人雖或魂夢擾擾然謂幷其睡覺亡之則使人笑也此等話頭經朱子斷過不知何緣復見之時文呂晚村先生亦附會之竊所未喻○看來此處朱子原有兩樣說有謂只當在旦晝理會此不重在氣之說也有謂譬如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此氣亦重之說也其實兩說亦不相礙夜氣清方能存得良心旦晝操存方能夜氣清旦晝不能操存則夜氣昏而先亡夜氣亡則良心亦無以存朱子之說原自一串雲峰胡氏之通格菴趙氏之纂疏則似專取後一說覺軒蔡氏之集疏則似專取前一說兩邊所採朱子之說多不相同○然覺軒却說得極明謂真西山夜氣箴亦不妨有此理然非孟子夜氣之本意也玩此則朱子前後所說輕重自見○西山集編內亦載夜氣箴原云非孟子本意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譚梁生曰鴻爲大鳥鵠爲小鳥大小恍惚將至乃見二心

魚我所欲也章　摘訓曰說箇萬鍾二字此句意在祿至萬鍾乃辭受大節所在非若微物可以輕易而受者矣○用晦曰彼赫煒者無論矣一輩貌取禮義之徒退入高隱即於高隱求萬鍾退入佛老即於佛老求萬鍾退入理學即於理學求萬鍾退入方技即於方技求萬鍾

尤爲失心之甚者也」

仁人心也章　讀書記第七卷、朱子曰、仁是無形迹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皆是放了○大全辨曰孟子爲人爲仁言心心雖存而實仁故合仁於心使心存而仁存潛室乃謂恐人懸空討仁故卽人心而言誤○熊伯甘曰心與仁是一件血肉非人心仁之惺惺者是心義卽人路則心之萬變不踰者是也路一心也故下文但說箇心求放心卽存心也○眞西山云仁如蓮實中所謂么荷者○錢啟新曰仁人心卽本體義人路卽工夫故

合其路而不由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語類曰、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卽良心、切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又曰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的依舊收將轉來明道說聖賢千言云云只是大槩說○語類鄉黨篇總論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爲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已（賀孫）○語類曰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何如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可學。舊看放心一段

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又曰明道要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伊川云人心本善流而爲惡乃放也初看亦自疑此兩處須看得不相碍乃可惟明道語未明白故或者錯看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放心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須理會伊川語（賀孫）○又曰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略內說放心處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如洒掃應對進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

求放心（賀孫）○朱子答黃義剛云前輩敬字多輕說過了惟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答黃升卿云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愼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卷十二）○按存疑云大註蓋能如是以下俱不是摘訓云註錯認求放心而反歸重在學問上蓋因程子而誤也此皆主黃勉齋之說而以註爲非者也然不如蒙引說得好蒙引謂求放心是下學之事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如此則勉齋之說與註未嘗不同惟大全放心不收何者爲學問思辨一條此屬朱子未定之說（甲寅二月）○學蔀通辯亦與存疑摘訓同○讀書

記載朱子一條云、孟子所謂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則致和也、此與勉齋之說不同、又有一條言、如人治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已亦然、○按胡氏通、趙氏纂疏、蔡氏集疏、及集疏內所載黃氏、並無此雙峯所引勉齋之說、當再查、○用晦曰、心字從首節生來、卽仁字也。故第三節註云、求放心則不違乎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特文空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攝精神本領。更進亦止得上蔡知覺是仁一層耳。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唱先立其大。亦是錯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爲馬也。○有學問則心存不學問則心放、放不放無定時、亦無定處、惟視學問之疎密而已。（壬申四月十六）○性理四十五卷有朱子一條云、孔門只是教人求仁。詳其意。是以求放心爲敬。以敬爲求仁。看求放心。亦同。蔡覺軒胡雲峯。當詳之。（壬申八月）○朱子文集卷五十九、荅李元翰、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卷六十一、荅林德久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總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爲四德矣。豈理也哉。

今有無名之指章

拱把之桐梓章

人之於身也章

鈞是人也章　木鍾集曰、心爲將帥。耳目口鼻四肢皆卒徒也。將帥明則士卒聽。但當責將帥耳。○用晦曰、此字兼心思耳目。天總以付人。從大從小。却聽人自擇。○已亥王元士曰、天旣與我之後。以耳目役心思也。聽之以心思役耳目也。聽之天與之天。不能爲我立之也。○讀書記朱子曰、先立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卓然豎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又南軒解此章。全不提掇立字。而曰以思爲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所謂思者。非泛然無統也。泛而無統則思之亂也。不得謂心之官矣。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思其所以然而循天理之所無事。則雖日與事物接。而心體無乎不在。斯則爲大人矣。南軒所重在思字。故朱子云云。○按讀書記二條。一似欲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一似以志帥氣。未歸一。○先立乎大。是欲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乎。抑欲使以志帥氣乎。○語類謂先立乎大云。立者卓然豎起此心。所謂敬以直內也。○用晦曰、孟子爲邪說以禮義爲外。故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空說在三字中。煞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爲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舉示詹阜民安坐瞑目

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

有天爵者章　滄柱曰大旨本爲要人爵者而發不是爲高蹈一流人起見時文每於人爵句以貧賤驕人者辯入殊非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章　熊伯甘曰度世心切天爵良貴以欣之杯水荑稗以懼之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康熙壬子山西墨云不獨閒之而不純者非熟即初純而偶閒者亦非熟不獨恆離而

偶合者非熟即常合而忽離者亦非熟又云一事偶爲而忽有所阻焉無論後事之難繼也即以此爲始事之衰一意偶愼而他有所雜焉無論後念之來雜也即以此爲始念之漓○又云望熟之心是即不熟之所自起

羿之教人射章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　熊伯甘曰任人重食色之性亦是告子學問蓋以禮爲僞也○又曰說到欲食而不忍紾欲色而不敢摟惻隱羞惡之心勃然發現而食色非性矣

曹交問曰章　摘訓曰可以假館乃假設之辭倘或可以假館則留若不可以假館則不留矣

小弁章　用晦曰高子謂小弁過於怨孟子謂小弁正當怨時文又謂所可恨者小弁之詩怨而太子未嘗怨怨則可以不遷怨則可以復國怨字中有挽回妙用古人意思必如此發明得盡○又曰怨不僅行吟坐歎了却

也驪山之前驪山之後有幾何感格消弭挽回功用都在怨字中出處舜只以怨而致允若孟子所以引之作結也○摘訓曰這怨又是怨親不可看做怨己之不得乎親

宋牼將之楚章

孟子居鄒章

先名實者爲人也章　熊伯甘曰仁在全道不在程功○幾亭曰魯所以滋削之故正爲公儀休爲相子思爲臣耳休蓋一清廉剛決之士見義未精者也其於平易近民因時置宜之意大抵疏邈設令相子思而置休於坐鎭羽儀之地繇其不日競乎宋用王安石而亂繼相司馬不相伯淳卒亦不振故用不肖而亂無惑也用賢而

不振大賢小賢位置失宜故也○又曰公儀休不審何如人觀其相魯而國滋弱又不舉子思自代識度猷爲亦畧見矣至黃生所稱出其妻事尤爲不經與孔子稱公甫文伯之母何其反耶（全書卷十二）」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章　用晦曰周公節只說周制深計成强幹弱枝之勢杜凌弱暴寡之憂便止寫得漢唐以來權畧私心賈長沙衆建少力非王道也要摹寫足字之意直說到周公太公意中亦只合如義才是儒者見本之言」

今之事君者曰章

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摘訓曰諸侯幣帛饔飧作三項看

無諸侯及幣帛饔飧也然幣帛饔飧皆用之於諸侯者但不可云無諸侯之幣帛饔飧」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章　摘訓曰水逆行且大槩言之不是承鄰國爲壑說來洪水也却指禹時洪水說不然洚水洪水何別又使用重言之」

君子不亮惡乎執章　錢紹文曰因不亮而廢執者其害猶淺因不亮而誤執者其害更深此蓋如商鞅之偏於才而執介甫之偏於學而執也又曰不亮而安於無執者其禍猶小不亮而託於不必執者其禍更大此則如元祐之調停胡廣之摸稜以及馮道之無恥皆是也古今天下所以多事者皆由此輩○滄柱曰註云亮與諒同然論語「諒字單就小信言此處兼有貞字意知明

守固所以見即能執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幾亭曰大智興邦無過集衆思大愚誤國無過好自用○又云苟好善宜急辯善○周公吐哺武侯集思○尋常說此章皆主相度說是重在好字陳臥子此章文獨云强智多聞之才可以之於善可以之於不善者也强如商鞅智如蘇秦博如騶衍天下以爲救時之良然以吾觀之讒諂面諛之人耳使果有眞好善者延攬而鼓舞之何至使有用之才皆化爲汙下之器哉如此說則重在善字亦是一見」

古之[illegible]子何如則仕章

於畎畝之中章　須知唐堯生長富貴而兢業自持亦是苦其心志孔孟終身貧賤而垂教萬世亦是天降

大任○用晦曰不日有所能而日習益所不能當大任人須才全德備稍有欠闕定到墮坑落塹」

教亦多術矣章　摘訓曰不屑之教誨之字作於字用若便作不屑之教說就犯末句意了」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語類卷八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滄柱曰據程子之說是盡心方能知性則用功在盡心上依朱子之說是盡心由於知性則用功在知性上然心雖有覺苟不能知性則心亦虛而無據故當以朱子之說爲主○語類曰盡其心者由知其性也先知得性之理然後明得此心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至○按語類又有一條云某前以孟子盡心爲如大學知至今思之恐當作意誠說此一條恐未是○語類又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又一條云盡心只是意誠知性卻是窮理既知得此理則所謂盡心者自是不容已既能盡心知性則胸中已是瑩白淨潔卻只要時時省察恐有汙壞故終之以存養之事又一條云盡心就見處說二說不同後一條是○看來語錄中不執定一說處最見朱子弘處諸儒便不能如此至大綱處則斷不可移又見朱子毅處（壬申七月）○讀書記載嘉定史官陳武作楊文靖公傳論曰龜山發明孟子盡心知性之說曰此心明白洞達廣大靜一惟能體會至於了然斯可以言盡盡其心自然知性先生沒後諸儒有以能知性則能盡心舛逆心性之說故從之者俱無自得之學李道傳辯之曰史官所斥能知性則能

盡心爲講之不精者朱先生集註說也舊說謂盡心則知性前輩皆從之而先生異焉蓋先生說經獨得聖賢本心史官顧以爲講之不精何也○用晦評癸丑韓菼墨曰知性是物格盡心是知至故盡字大知字零星若要從無物處恍然悟得本體此卻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正指此也性即理也天即理也不曰心即理也故恍然無物謂心體猶可貼知性則非近日講師有闢宋儒性即理爲非者亦皆惑於良知之說關係邪正不小○謝於道墨云心本無體即性以爲體試思一念未起之際心於何憑使徒以冥寂守之而心不可問矣心有其用因性以爲用試思衆事雜陳之時心於何給使徒以情識處之而心愈不可問矣○用晦又評韓菼盡其心節曰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即指心體具衆理即統性應萬事即統情也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即此是佛性故羅整菴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曾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澄瑩王守仁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得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

非聖賢之所爲知與盡也。故此節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說在盡心後。便天在心外。失其所謂心矣。○朱子文集卷五十六、答鄭子上論盡心知性知天曰、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覆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語類有一條云、先存心而後養性。有一條云、存心養性非二事。在心所以養性也。○讀書記載朱子一條云、心主乎性者。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語類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似添事。蓋聖人只爲學者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不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爲四矣。如此處要人理

會。○壬戌七月在玉峰、見錢啓新粗記曰、心於何盡。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於何存。只是存此理。故曰存其心養其性。聖人辨異端。爲其亡滅性理而徒以虛寂言心耳。○又曰、視聽言動色色是禮。便色色是仁。孟子以根心生色睟面盎背論所性。亦此旨。若舍視聽言動而懸空說仁。舍面背四體而懸空說性。是形色天性爲兩物。便是異端邪說。○按啓新此二段最看得分明。○用晦又評已丑存其心節墨云、王伯安謂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已事、是與天爲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臣事君、與天爲二者、賢人之事也。由其言思之。便知他不曾知天。猶看得與天爲二。在盡心性卽是天命。故知得心性。便是知天。

從事於心性便是事天。○性理四十四卷末、有朱子一條、言致中和言存心養性擴充仁義言博文約禮。各兩事俱作一樣看。當細參。壬申七月。○朱子既以致中專屬靜矣。又謂致中卽存心養性。存養不專主靜也。此當細參。○眞西山集編牛山章朱子曰、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大全辨謂修身以俟正是殀壽不貳。朱子看作兩層。非是。大抵張氏大全辨一書、於程朱分析處。彼必欲合而一之。眞不知而強作。如後美大聖神。亦謂不是各設階級一步進一步之說。可笑。○摘訓載蒙引云、太虛以理言。他處亦有以形氣言者。如浮雲之過太虛。是以大虛當太空。○語類曰、由太虛有天之名。道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著事物

上。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是道。這說著事物上。○語類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謂性。這正管此一句。

莫非命也章

求則得之章　用晦曰、聖人不言命。孟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俱是爲最下一等人立言耳。○倪六通有求無益一句。文言求不但無益。或因得而反生害。此說得最好。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讀書記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孟子論性。惟萬物皆備一句最爲

切實比性善二字更進一層蓋善字猶可假借而此句不可假借也（己未七月）○用晦曰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時文如未有我先有物既有我即有物物各一我我亦一物諸語俱囈夢耳○語注小蒙引云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皆具於吾心只此二語已盡首節之旨故作文者不將理字貼萬物易涉粗浮不將心字貼備我易落影響○朱子文集卷五十一荅叔重以反身二節分配論語立達二節朱子謂此說非是而未明言其旨

行之而不著焉章　語類曰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

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食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又曰行不著習不察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習便要說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幾亭云不著不察其行習也終乖舜終底豫察也不然怨慕雖深不知所處何以順親此說恐與語類不同

人不可以無恥章　用晦曰由有可恥而至於無恥由無恥之甚而至不以無恥爲恥

恥之於人大矣章　大全齋卓菴張氏曰無所用恥所謂不知人間有廉恥事者病痛全在自以爲得計上彼方恥人之不巧又安知己之爲拙哉○楊龜山曰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爲主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愚按機變生於勝心亦生於利心循理者能忘機變安命者亦能忘機變○陳幾亭曰不動氣不爲機從而可樂

古之賢王章

孟子謂宋句踐曰章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語類曰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待文王而後興不必在既興之後復分優劣只是此種人不遇文王必不能興所以謂之凡民是慨其不能興非謂其雖興不足貴也孟子此語蓋傷堯舜之道無人復任仁義之說無人復明井田學校之法

無人復行而隱然有自任之意所謂凡民不是平常人即戰國一班英雄如孫吳蘇張之屬豈不烜赫一世只是不肯以文王之道自任便是凡民所謂豪傑不是有別樣才智只在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淫不移便是豪傑（癸丑九月）○此節先要想所興者何事方有實際如孝弟忠信仁義禮樂皆孟子所日夜望人之興者而卒無其人所以忽然發此歎彼不能興者亦不是平常之人如楊墨申韓蘇張之徒皆有絕世聰明特以不能興起於正道故謂之凡民待字是旁人看出謂此等人必待文王在上庶幾能反正非謂其人自有待之之念也若其人自有待之之念則雖未能興起亦不至背馳於正道矣豪傑之士孟子隱然自

負闢邪崇正守先待後卽所謂雖無文王猶興（甲寅七月）○孟子不但以豪傑自待以能自立言則一豪傑也以能垂教言則亦一文王也聞孟子之言而不能興猶遇文王而不能興也是又凡民之不若矣（壬申八月）○看來此凡民不是截然不知邪正之辯者其病痛只在一待字不能當下直以維持風俗挽回氣運爲己任遂不免與世浮沉孟子故以凡民目之若楊墨申韓蘇張之徒便不知有邪正之辯不放箇文王在胸中了與此又不同（壬申十一月）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以佚道使民章

霸者之民章　幾亭曰莫淺於僞莫深於誠○用晦曰王者是三王人說得太高遠做成無懷葛天世界非對伯者之言矣漢詔尊黃老正是雜伯豈復有皞皞景象乎○語類曰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又曰存是自家主意○又曰如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仇云過化存神是聖人至誠所感被固宜說得自然但不可謂之無心如云君子無心何以謂之所存○又云過化存神不在不怨不庸之外天地同流又不在過化存神之外○又云過化存神非不怨不庸不知以前事亦非不怨不庸不知以後事只在不怨不庸不知上看出或以上節貼民風此節貼主德豈知上文殺之利之與使民遷善明是君子之德所及而此節化神處亦明有民在其中如何判然分開○

又云過化存神○時文俱是籠統說過不見的惟達說拈出刑政教三字自覺明盡○又曰註謂德業之盛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蒙引以存神屬德過化屬業存疑不主此說蓋過化存神既非兩事則神化皆是王者之業而業由於德故朱子兼舉而言之○又云分貼德業者非因襲庚子問藁遂訛以傳訛耳○又云天地同流不是超乎形象之說只要說得神化運行無處不到方合題意○要知過化存神須從優游漸漬鼓難指諸中來○神化亦只是有恥且格氣象滄柱程墨文徵評曰朱子或問及虛齋蒙引皆提誠字爲主蓋至誠積中自然見於神化者充滿宇宙與中庸之至誠無息而博厚高明悠久者同一理所謂過化卽覆物載物成物意所謂存神卽不見不動無爲意所謂同流卽配天配地無疆意在本章只須照上文發論其爲刑爲政爲教處是所過而民風之丕變者便是化其欲刑欲政欲教處是所存而治功之速效者便是神須知過與存不是兩項化與神亦不是兩時故新安陳氏曰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至於天地同流句不宜泛作輔相裁成等語蓋時行物生莫非天地之神化運行而遂生復性莫非天地神化所及莫非聖人之神化所周此可見其同運並行此可見王道之大彌綸六合時文實實發揮者亦不多覯矣○今日欲正風氣能以真意思作真文章則卓然不可及矣○聖人之化凡天覆地載之內皆所周徧集註只指身之所經過處爲化豈聖人一身能足跡滿天下乎或

問兼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化之所被更爲周備時文恭過化句謂身之所至卽身之所未至皆切或問意至對比則云心之所及與心之所未及却說得不通舉天下萬事萬民何一不由聖心所主宰豈可謂心所不及乎時文滑口說出毫不思量而坊刻濫圈余所不解」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幾亭曰、管入謂仲尼貴仁義老莊明自然天下孰有自然於仁義者而欲離仁義以爲自然乎○用晦曰、只爲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爲外鑠無復於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爲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在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

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補出學慮方足破正嘉以來邪說之妄」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滄柱曰、未感之先無異者其迹方感之際有異者其心異不異當分心與迹看究竟未感而具能應之體有感而見未發之理聖心總是動靜無間○又云聖心無時不虛靜非待山居入定然後有明通境界若說因深山得來便失題旨」

無爲其所不爲章　滄柱評十三科文徵云此兩句卽程子所謂志士勵行守之於爲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卽此便是擴充仁義至於不可勝用處故曰如此而已矣集註只說義者以本文從不爲說到不欲耳其實有專言之義有偏言之義偏言之義對仁而言兼言之義兼

仁在其中須知集註雖單言義便已該得仁」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有事君人者章　熊伯甘曰、事君人者若公孫弘曲學阿世卽其矯飾儒行依引春秋皆容悅是君處其功業亦有可觀勿看太低了然合則從不合則去自有大經首節借中等才資說起形容出爲臣的正道○滄柱曰論語可託可寄而不可奪是就處變言此之安社稷臣則兼常變言識能料事才能任事而忠懇之誠堅定之守復能始終善全而不易方可謂之以安爲悅也」

君子有三樂章　譚梁生曰、王天下謂名世非謂王者」

廣土衆民章　摘訓曰、定四海之民定字只是屬其統御而不至於紛亂無主耳尚未說到治敎上註中其道大

行二句當說在此二句之外謂道可大行澤可廣被也○語類問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功夫做來○又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剗去了○又曰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斂四者之根著土而已」

伯夷辟紂章」

易其田疇章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熊伯甘曰、首節破除階級意見。末節又掃去淩階躐級意見○語類曰、此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興則引以

發其心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至難爲言此興也觀水有術至必照焉此比也流水至不達此又是興也○摘訓曰成章乃致知力行之事註謂文章外見只是先解字面如此當依存疑爲是蒙引便說以爲形著明則至說效驗而下學逐節工夫俱畧矣況成章方是下學便以爲有本達正是造到大而有本處又只單說箇大此說尤爲誤人王前席流水節文知行狂狷四比精深敏妙看成章與論語有別此章疑義得此洞然○看來學孔子者由本得大由成章而得本如此看方好壬申四月廿三

雞鳴而起章　摘訓曰自雞鳴時便起而孶孶盡一日而言之非只謂雞鳴時孶孶也○滄柱曰雞鳴而起即夜

氣平旦之氣也似與摘訓不同○幾亭曰利不過有自便之意非欲害人即尋常行好事細察之未必不帶利心故善惡易知善利難知語類曰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爲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又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這邊去一條路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楊子取爲我章　楊廷麟曰事權偏重必過其敵爭訟不已從而調停相因而起固其必然之勢也○語類曰楊朱乃老子弟子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卻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問孔子何爲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爲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illegible]亦有些小伎能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

滄柱曰執一害道兼指三家說謂子莫之道甚於楊墨亦相沿俗解耳

飢者甘食章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有爲者章

堯舜性之也章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章

詩曰不素餐兮章　孝弟忠信便與權謀功利放言高論相反出此則人彼要見得君子之教與國運相關

王子墊問曰章　摘訓曰兩非字及惡在是也字不是孟子斷語俱就爲士的心裏說言我他日得位且莫說多所誅戮只殺一無罪便非仁矣且莫說大有所貪求只

非其有而取便非義矣吾斷不爲也然則吾他日之居將安在乎仁是也吾他日之路將安在乎義是也○俞錫文破云志即未行之事士即未遇之大人也○大抵世不知士之志緣先不知大人之事先要將大人之事認得明白便見得士之志十分要緊丁卯七月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桃應問曰章　語類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要權制去則不可○滄柱云虛齋蔡氏疑此章之說不可強通今按朱子云云則知蔡氏之疑在見之齊[illegible]孟子所答在觀其設心而朱子之論爲得其中也

孟子自范之齊章　摘訓曰夫非盡人之子與此句與王子宮至一意相連註中特以所居云云皆只在其居使之然處此與解縕袍折獄一例○此章不止是歎美廣居便有要人變化氣質之意（壬申七月看性理廿三卷橫渠說訖）

食而弗愛章

形色天性也章　語類曰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齊宣王欲短喪章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存疑云答問亦是門人與朱子答問未及師承之說不同愚初欲兼說今看來朱子之說爲長（甲寅二月）○摘訓曰善治其身不是以善道治其身乃善其身治其身也淑有進脩意所以長善也艾有懲創意所以救失也」

道則高矣美矣章　此章先要想丑所謂高美者何所指孟子之道以正誼明道爲本稍有任焉則以爲恥以仁義中正爲歸稍有偏焉則以爲異論帝王則必以堯舜爲法論師儒則必以孔子爲宗言學則必知言養氣言治則必學校井田此皆其所以引人者猶未可謂高美也由美大而至聖神由深造而至自得此其所謂高美也而不知孟子之道中道也（壬申七月）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滕更之在門也章

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君子之於物也章　摘訓曰存疑作一反一正看然其仁內不曾露出民字弗親內又不曾露出民字意尚混淪下二句正是申明上意耳謂仁之而弗親者非故疎乎民也蓋以民視親而厚薄分焉君子於親則親之民則不過仁之而已使於民而亦親之則是以待親者待民矣將何以待吾親乎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愛之而弗仁者非故忍於物也蓋以物視民而貴賤分焉君子於民則仁之物則不過愛之而已使於物而亦仁之則是以待民者待物矣將何以待吾民乎此所以愛之而弗仁也○滄柱云先輩謂此題只重在各當其施不重在推恩有序○大全要重推恩有序與仇說不同

知者無不知也章　語類問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亦隨時因事爲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

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曰大畧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如眼下脩緝禮書固是合理會若只知有這箇都困了也不得又須知自有要緊處乃是當務又如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這裏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急若就這裏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

孟子講義續困勉錄卷六

盡心下

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春秋無義戰章　摘訓曰彼善於此不就戰者說亦是春秋品第彼此之優劣也○又曰上下字指天子諸侯而言」

盡信書章　摘訓曰首節孟子主意在下文不可謂是教人以讀書之法○幾亭曰尚書自孔子刪後猶未足盡信況史乎史載耿弇屠城三百果爾弇之惡百倍白起矣光武寧不禁戒乎此史言之極誣而萬不足信者」

有人曰我善爲陳章

梓匠輪輿章

舜之飯糗茹草也章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章

古之爲關也章

身不行道章

周於利者章

好名之人章　愚按以誠爲主其弊猶好名以名爲主弊將何所不至乎偶動於名其學已不可問專務好名其學尚可問乎謂好名之人猶賢乎不顧名義者特一瞬息之間耳其歸一也（己未十一月）○摘訓曰見色是因其得失而有喜愠之色也」

不信仁賢章　晉錢神漢銅臭其國空虛可知」

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章

民爲貴章　變置社稷之說最是黃氏日抄謂變置配享之神如勾龍后稷之類亦不是」

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大全辨曰孟子不敢槩以孔子望天下後世故言夷惠而不及孔子耳」

仁也者人也章　語類曰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又曰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讀書記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卽是人底道理將道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人自有生意是言仁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脩

身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己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

孔子之去魯章

君子之尼於陳蔡之間章

稽大不理於口章

賢者以其昭昭章

山徑之蹊間章

禹之聲章

齊饑章　張武承曰此一章見君子有救民之志而語默可否亦視其時也○癸丑觀翼權曰臻之所爲不可復猶非孟子之所爲不可復也臻之所爲不可保乎王者也孟子之所爲不可保於己者也○滄柱曰棠之不可復非關於王之聽與否也齊之粟聚於棠仁政不行歷

飢而屢請棠棠必竭是不發亦飢發亦飢也棠爲王必復歛民而賫之是賑飢者棠飢民者亦棠也○愚按不但如此不行仁政而徒棠之發必有上下相蒙有虛名而無實惠者又一法立而一弊生或反有不便於民者（辛酉十一月）

口之於味也章　語類曰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之類是也○史蓮勺曰前節性也後節命也作孟子口氣則說不去如以此二句作時人說則當然矣涇野先生亦云此不是孟子自家說作性自家說作命乃是當時之見如告子以食色爲性便是以前五者爲性也○滄柱曰上性字是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命字指富貴貧賤而兼有理下命字指清濁厚薄而兼所値○又

曰孟子一書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此章尤其昭著者口之於味五者卽所謂人心也人心惟危故君子不謂性仁之於父子五者卽所謂道心也道心惟微故君子不謂命○語類曰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値言之集註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滄柱曰變化氣稟善全遭遇不謂命實功○此一章是不學不慮以利爲本二章之註脚（壬戌四月）

浩生不害問曰章　曰善人信人便見不是戰國人品○語類曰善人只是資質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底人亦不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滄柱曰可欲謂善是志仁無惡有已謂信是誠實無僞皆有學問工夫在內○又文評云按可欲謂善文義甚明有諸已謂信本有二說朱子謂眞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僞意者卽存疑所謂立身制行之善皆實有諸已而不虛僞也朱子所謂信者實有諸已而不失之謂卽蒙引所謂善實有有諸已而非若存若亡也其云無僞者就存心眞實上說是從本文信字看出表裏如一之義其云不失者就操持篤實上說是從本文有字看出始終不移之義據大註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分明是大學誠意工夫毋自欺而必自慊處故當主誠實無僞之說○又按蒙引謂有諸已之謂信全要學力必知至必意誠乃實有諸

已朱子亦曰必其用力之久眞實有此善於已觀此則知下文註云力行其善者此處已有矣下文只重在至於充滿積實耳輔氏以力行專屬充實何者非卽朱子謂有諸已是就心上說心裏却理會得充實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要行得盡者亦非實論○充實內兼一本萬殊（壬申四月）　善信乃賢不肖之分途

逃墨必歸於楊章　孟子時闢楊墨者惟一孟子耳孟子方患天下之不能距楊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奈何仰爨其太甚大抵有一番正論卽有一班附會正論之人

有布縷之征章

諸侯之寶三章

盆成括仕於齊章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

人皆有所不忍章　摘訓曰、所不忍不爲。是一端之仁義。達之於所忍所爲。則由能有誠。爲全體之仁義矣。孟子意謂人但知仁義爲難全。而不知求之爲甚易。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又曰、仁義不可勝用。要繳到上文仁也義也上。仁不可勝用也。故曰仁也。義不可勝用也。故曰義也。○語類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註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摘訓曰、充無穿窬之心。乃一

大頭腦。須推到別事上去。方是充。至於充無受爾汝之實。不過是充無穿窬中之一事。就只在無受爾汝之實上充耳。存疑不受於此而受於彼。又是向別處充了。便非孟子以一事舉例之意。且與充無穿窬之心犯重矣。況此處已是貪昧隱忍。中心慚忿而不甘受其爾汝。復將此心推去到別處。又復如此。只管這等推去。無一處而不中心慚忿。只是一箇貪夫耳。此謂之義可乎。○又曰、蓋既有慚忿而不肯受其爾汝之實心了。乃只爲欲受其物。遂貪昧隱忍。將那爾汝甘受之。則一邊是慚忿之實心。又一邊是貪昧隱忍。便是有所虧缺而不充了。若能將此一點實心推之。既不肯甘受其爾汝之稱。遂去其貪昧隱忍之心。亦不肯輕受其物。至此則把這無

受爾汝之實心推廣出去。內如是。外亦如是。無復虧欠處。到無所往而不爲義。方可說辭辭受取與上去。蒙引存疑說俱潤了。○按充無受爾汝。朱子蒙引以行已盡善不致取輕於人說。存疑就辭受上推說。摘訓又就內外合一說。憶翼註又另是一說。○[illegible]變之士。故爲深沉以待其人之自發而制之。此餂之出於深謀者也。士未必盡如此。而或日用之間。不能以正直自處。姑爲隱忍以聽其自決。雖未嘗有制人之心。而此心已不可自問。浮薄之士。謬爲持重以俟其人之自露而愚之。此餂之出於輕浮者也。士又未必盡如此。而或日用之間。不能以至誠相與。姑爲緘默以聽其自擇。雖未嘗有愚人之心。而此心已覺其難安。無論餂之之時。是非無定。而其大之心。因此而惑也。即幸而不惑。而我餂之之心何以對友朋而無愧。無論餂之之後。可否混淆。而其人之事因此而敗也。即幸而不敗。而我餂之之心何以質聖賢而無負。蓋其爲詐雖甚微。而不可謂非詐。其害於義雖甚輕。而不可謂其不病於義。是豈非穿窬之類乎。○推不言者之心。有不可問者矣。夫士固有不言時也。而以不言餂之。此何心哉。士何爲而出於是。孟子論充義之類而及此。曰人惟不當言之時。則不[illegible][illegible]耳當可以言之時而亦不言。是果何爲也哉。其以輕發爲戒耶。夫使其果以輕發爲戒。而戒於不可言之時。并戒於可言之時。吾猶謂其已甚也。而[illegible]心不但如是也。抑以慎密爲貴耶。夫使其果以慎密爲貴。而不可言之時慎之。可言

之時亦愼之吾猶謂其已過也而其心又不但如是也吾知是心卽以言餂之而以言餂者猶癡其勢此則更尤其逸術雖變而心不變也是心卽以言餂之心而以言餂者猶有鉤致之迹此則更有其穿窬之形術愈巧而心愈僞也〇餂之之人胸中最不光明然又不要看做是老奸巨猾須知是日用之間人最易犯之病」

言近而指遠者章　乙卯蘇翔鳳云自遠近博約之義不明於天下於是異學有爭鳴之勢而議論日繁矣縱横有相勝之端而功利日生矣以教統治統分屬言道〇滄柱云當時邪說横行刑名肆虐孟子欲以原本經學力行仁義者救之其意固有爲而發也

堯舜性者也章　張武承曰此章見聖人安勉難殊而皆

絶乎有意之私也〇熊伯甘曰哭而自然盡哀非爲生者之道當然也」

說大人則藐之章　此章不對戰國游士說對吾儒之乘道而氣未足者說苟無此氣概勢必至卑論儕俗曲學阿世如鄉原（辛酉）〇晚村曰實見得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意方識此泰山巖巖氣象耳若徒作虛驕客氣則戰國縱横之士如顏蠋王斗之徒亦能爲之彼其意中正有大人之赫赫在如醉人之必强謂不醉耳又何嘗藐也」

老

莫善於寡欲章　用晦曰須知口鼻耳目四肢渾是一團天理纔說欲便是[illegible]、好此與衆其人心不同故周子之說謂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而朱子又曰只漸滅

少便存得此心耶周子之說固精而朱子之說又較密〇滄柱曰孟子言寡欲（初學言之也周子言無欲從成德言之也）虛齋不達遂疑兩分（[illegible]以孟子指欲之不可無者故只言寡周子指欲之不可有者故必言無）豈知聲色貨利我心不可有之欲（總緣耳目口鼻人心不能無之欲起見乎其爲欲原無二也吾能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聲色貨利不足動心而耳目口鼻百體從令者亦并不可以欲言乎故知孟子所云寡欲正欲漸次克除歸於無欲而後已猶寡過者欲其漸次遷改至於無過而後已如云欲不可無但可寡然則亦可言過不可無但可寡乎側看自明

曾皙嗜羊棗章

孔子在陳曰章　幾亭曰鄉原卽無位之伯者伯者卽有位之鄉原在下則爲學術在上則爲事功其實一也自以爲是假仁之心衆皆悅之驩虞之象〇摘訓曰惡莠以下說者皆云此只是言惡似而非者看來不是蓋是進一步說言吾之所以惡似而非者爲何正爲恐其亂眞也使似而非者而不至於亂眞便不消惡矣」〇熊伯甘曰朱箋推開說非止爲鄉原設也經字應轉中字反經者摘正道以示之也邪慝所指非一孔子時有鄉原之邪慝孟子時有楊墨之邪慝（又經字）〇摘調曰興字亦有兩意躬行以率之則有教化以尊之則有振作之機也」

由堯舜至於湯章　一摘訓曰說箇五百有餘歲正是要起

那見知意謂［自］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其時之遠如此蓋

樂乎其道之傳矣而[illegible]傳統[illegible]　豈無所自戒

已。然而無有二句當與上孟吾夜[illegible]　伊周者之不

敢不任之意非泛然作大話也。[illegible]謂見知聞知當乎

君者不知此耳。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六終

松陽講義十二卷

（清）陸隴其撰

清康熙刻本

松陽講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是書乃其官靈壽知縣時與諸生講論而作。故所說止一百十八章。以四書不能遍及、蓋隨時舉示、非節節而爲之解也。隴其之學、期於潛修自得、不甚以爭辨爲事。惟於姚江一派、則異同如分白黑、不肎假借一詞。時黃宗羲之學盛於南、孫奇逢之學盛於北、李容之學盛於西、隴其皆不以爲然、故此編於學術醇疵、再三致意。其間融貫舊說、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蓋朱子一生之精力盡於四書、隴其一生之精力盡於章句集註。故此編雖得諸簿書之餘、而抒所心得、以啓導後生、剴切詳明、有古循吏之遺意、較聚生徒、刻語錄以博講學之名者、其識趣固殊焉。

序

隴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發間疏其意示諸生或述先儒註解或自抒所見欲其卽聖賢之言引而歸之身心不徒視爲干祿之具使書自書我自我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有攜以南者家叔祖話山翁家叔訥菴翁見之謂是有裨於學者非獨可以教靈壽諸生也遂謀付梓旣成而寄於京

師命隴其自序之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未得入其堂奥自汩没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常思乞身歸田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羈絆尚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故據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道

尸素之慚云爾非能著書講學也若其拳拳于諸生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沉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知

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爲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隴其所嘗奉教於君子者也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尚願與學者共進之焉旹

康熙庚午十一月長至前六日當湖陸隴其書於京邸靈

中坊之顏巷

字五

松陽講義目錄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卷之一

大學

大學之道章

康誥曰克章

湯之盤銘章

詩云邦畿章

子曰聽訟章

所謂誠其章

所謂脩身章

所謂齊其章

所謂治國章

卷之二

中庸

天命之謂章

君子中庸章

中庸其至章

舜其大知章

回之爲人章

天下國家章
子路問强章
素隱行怪章
君子之道章
道不遠人章
辟如行遠章
鬼神之爲章

卷之三

中庸

舜其大孝章
武王周公章

自誠明謂章
其次致曲章
誠者自成章
至誠無息章
大哉聖人章
仲尼祖述章
惟天下至章
惟天下至章
衣錦尚絅章

卷之四

論語

學而時習章
其爲人也章
吾日三省章
道千乘之章
弟子入則章
賢賢易色章
君子不重章
子禽問於章
禮之用和章
信近於義章
君子食無章
貧而無諂章

卷之五

論語

道之以政章
吾十有五章
吾與回言章
視其所以章
學而不思章
由誨女知章
子張學干章
何爲則民章

季康子問章
君子無所章
里仁爲美章
不仁者不章
富與貴是章
吾未見好章
人之過也章
君子之於章
君子懷德章

卷之六

論語

賜也何如章
孟武伯問章
女與回也章
我不欲人章
夫子之文章
甯武子邦章
顏淵季路章
已矣乎吾章
雍也可使章
子華使於章
回也其心章
子游爲武章

卷之七

論語

樊遲問知章
知者樂水章
如有博施章
默而識之章
德之不修章
蓋有不知章
以能問於章
可以託六章

禹吾無間章
顏淵喟然章
後生可畏章

卷之八

論語

先進於禮章
子貢問師章
子張問善章
子路問聞章
顏淵問仁章
仲弓問仁章

司馬牛問章
子張問明章
足食足兵章
樊遲問仁章

卷之九

論語

子適衛冉章
鄉人皆好章
何如斯可章
克伐怨欲章
子路問成章
君子思不章
君子道者章
莫我知也章
修己以敬章
女以予爲章

卷之十

論語

君子義以章
吾之於人章
君子謀道章
知及之仁章

益者三樂章
見善如不章
子張問仁章
予欲無言章

卷之十一

孟子

伯夷非其章

卷之十二

孟子

王者之迹章
君子之澤章
仁人心也章
鈞是人也章
人皆可以章
人之所不章
孔子登東章
仁也者人章

松陽講義卷之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大學之道章

這一章是五經四書的綱領明白得這一章五經四書都在其中。最要明白這章書不必另出意見只將朱子章句或問細細玩味便洞然了今日所以不可不講者因明季講家將這章書都講亂了不將異說埽去不免反被他淆惑能辨得異說之非則愈覺朱子之解有味而聖學曉然在目矣這章大意只是序不可亂功不可缺綱領如此條目亦如此自明季學術淆亂各立宗旨或以明明德爲主或以止至善爲主或主修身或主誠意或主致知或主格物或主明明德於天下三綱領八條目幾如晉楚齊秦之遞相雄長其說雖不同總之朱子欲分爲三爲八諸家則欲合爲一以分爲支離以合爲易簡而聖人立言之旨泯沒久矣故今講此書者只要曉得序不可亂功不可缺便知一切牽合宗旨都是亂道三綱領還他三件八條目還他八件方是朱子之意方是聖人之意至於大學二字對小學說不對異端曲學說若對異端曲學則小學亦大矣灑埽應對何等正大所以

李從實曰大學固對小學見小子之學如彼大人之學如彼然小則曰子者以未離乎子弟之職也大則曰人者以其滿乎形氣而為人也人大學亦大故有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事雖亦不離乎小學之理而極盡乎本然之量故序文又言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不必云外有以極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節目之詳也黃嵒龍謂天德王道体用兼該只在綱領條目上見余竊疑為大學

朱子特地編成小學一書教人先做了小學工夫然後做大學工夫一段喫緊爲人之意至爲真切明季講家反嫌其粗淺不肯依此講可謂大謬今當悉遵朱子其他種種與朱子背謬者不可殫述應悉改正吾輩今日學問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即聖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聖人之意斷斷不可錯認了但有一說未有朱子章句或問時這章書患不明白既有朱子章句或問這章書不患不明白只怕在口裏說過了不曾實在自家身心上體認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聖賢諄諄切切決不是專爲人作時文地步也切宜猛省

首節

格致誠正修備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明當士知見言者不同又大全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此說亦不是虛靈不昧是德之明處具衆理應萬事亦是德之明處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是又虛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却不可截然分開看了虛靈不昧朱子所謂靈的是心是以氣言具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的是性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若非具衆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

之綱領條目即謂該於大學大字之中亦無不可
大學之道〻字或作道理或作方法作道理則〻在字已無著落作方法則於道道之道字已成兩件不知有是當然之理則有是當然之法道理方法原非兩物乎
無究明〻不是明〻德新是新綱領俱未周滿直待止至善方補寫來〻則大學只是兩綱領合只是一綱領兩半綱領也須知至善一綱領特重在知即孟子所云始條理者智之事又云智之實知斯二者勿去是也
余在齋曰止至善若就〻條目言須貫[illegible]說方是以明德言如果能[illegible]誠意正心能誠意正心矣終未能修身則是于明〻德未能止于至善也然知之至也意之誠也心之正也身之修也一或少有因且而未能各造其極使究竟之遠臧焉是亦未能止于至善也新民之止至善亦然

得處靈故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

章句講明德雖從天命之性說起與中庸天命之性無二至講上明字示學者下手工夫則止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修皆屬中庸致和一邊工夫而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大學則固未之及也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且先有小學主敬一段工夫在前非若中庸是一貫之學必合動靜言之也大學之格致誠正修猶論語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皆是制乎外以養其內之功

章句解至善只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萬殊處說未嘗就一本處說不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到恰好處而已大全玉溪盧氏乃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統體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此解得太深非聖經指點初學之意與朱註乖違又或問以至善爲明德新民之標的是以準的言不是以究竟言故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明盡各造其極然後爲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知此說不得見於文集淺說乃曰以之爲標的又之爲歸宿曰歸宿則是要其極至

祝村曰定靜安慮得之知止後自然相因而見然五者之中慮字一節自別是臨事時研幾審處正是知止發用爲知得緊要關頭比上三字更重更難但慮之所以需此極微使事理盡處無不到到非安不能也

者而言若作中庸不顯篤恭孟子大而化之境界矣亦與朱註乖違至若王陽明謂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求諸心心卽理也指心爲善更屬亂道不足論矣

新民之止至善蒙引有二說一說謂主在上新民者而言非謂民德之新亦皆必止於至善也一說仁敬孝慈信只此自盡者明明德之止至善也使人皆有以盡乎此者新民之止至善也存疑從後說蓋以朱子曰在他雖未能在我所以望他者不可不如是也若如蒙引前說則將有爲拙工改廢繩墨之弊

知止節

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概論也朱子之意不欲將知得坐定作一貫看蓋知得中又各自有層次

定靜安慮四字在知得之間與別處不同存疑所謂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其實誠正修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但經文所指則耑在知邊耳吳氏李子講定靜安慮皆浮泛不切

能慮最難事有猝至有雜投有關利害有介疑似平日講究都靠不得畢竟不能慮亦是知不熟欲

到能慮地位無別法只是知止工夫熟而已定靜安慮都是知止工夫愈進而愈熟

方正學取王文憲諸人之論欲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後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謂與孟子堯舜之知不偏物正相發明蒙引存疑亦以爲然此是蒙引存疑一大差處以知本屬格物雖若合於孟子不偏物之意而習靜良知之學以讀書窮理爲支離者亦得托焉遂謂知本是知之至知本之外更無工夫其弊可勝言哉明季豐坊又依傍蒙引諸家之說作僞石經大學以欺世無忌憚尤甚

物有本末節

物有本末之物若依蒙引移之格致傳則與格物之物同若依章句則物有本末之物指明德親民是以物之大綱言格物之物指事物之理是以物之散殊言雖其歸則一而所指不同今人牽合爲一則謬矣

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古之節又自從條目中分箇先後非上節預起之也玉溪盧氏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起下文則不知語言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七箇後字應知所後謬甚

蒙引謂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呂晚村謂此猶中庸知遠之近之知

許東陽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見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

古之欲明節

蒙引謂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諸儒分別心意無逾此明白

語類載朱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林恪所記則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又有一條不知何人所記則云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後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此二條應以林說爲正大全朱子曰六箇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知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緊又答江德功曰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此皆與林氏所記相發明或疑在字與六箇欲字先字無分別後面云治國在齊其家亦用在字矣何嘗與欲字先字有緊慢之分乎此又不然經傳中字句同而義異者甚多不得以此駁彼也

象山之頓悟荆公之執拗皆是不能格物

陽明謂知行合一亦似近理知烏喙之不可食則必不食程朱固亦有此論但陽明所謂知不是程

朱所謂知陽明所謂知乃離物之知而非格物久後豁然貫通之知吳因之嘗言知者良知之本體識見從此出識見豈知哉認識見為知執光為明矣此則陽明所謂知正朱子所謂不食而自以為飽其飽者病也

格物致知是纔離小學第一件工夫應承小學說來蓋小學之後聰明漸啓當有以擴充其聰明智識日多當有以範圍其智識

物格節

物格節是轆繫上文上文言序之不可亂此節則見序之所以不可亂或問云物格節是覆說上文意雙

峰云上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節就八目順推功效所以覆說所以順推功效總是要見序之決不可亂雙峰與朱子之說非有二也

自天子節

修身二字只作自明其明德若前本明德此又本修身便是兩截蓋修身為本即是明德為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

末節

末節或問雖將本末厚薄對說然今講家多云所厚者薄即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言其本既亂即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況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如此說甚好與或問亦不相礙

康誥曰克明德章

這一章釋經文明明德曰德曰天之明命曰峻德即是經文明德二字曰克明曰顧諟即是經文上一箇明字論明明德工夫只經文上一箇明字足了康誥帝典卻加一箇克字可見此德是人所同得然能明者常少必如聖人一毫不為氣稟所拘一毫不為人欲所蔽方纔能明一點因循不得太甲又換一箇顧字可見此德是不可須臾離的必心常主敬立則見

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方纔能明一點放鬆不得至於太甲變明德為天之明命以見此德之原於天帝典變明為峻以見此德之極其大而總之是不可不明的文湯堯是有治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其所稟之資不同所遭之遇不同所行之事不同而皆汲汲於自明其德與經文之言若合符節然則明明德其可或緩哉未有德不明而可以講經濟講事業者也但有一說這箇明德要看得他尊重又要看得他平常這箇德不是杳冥昏默的物事只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仁敬孝慈信是此德之名目身心意知物是此德之所寓格致誠正修是此德之所以明看

聖經賢傳說得何等切實後來子思更說得好將這箇明德改作中庸二字其發明大學之意尤爲明白真是得曾子之傳者學者切不可因聖賢尊之曰明曰峻便認作一件奇奇怪怪不可捉摸的東西所可怕者只是氣稟人欲這兩箇關最難打破能破得此二關直做到大聖大賢極明極峻的地位也不是難事

湯之盤銘章

這一章是釋新民然三綱領原是一串的事未有新民而可不本於明德者亦未有新民而可不止於至善者故必合盤銘康誥周詩觀之而後新民之義始

全盤銘一節朱子於或問中闡發無餘蘊矣學者但當反覆玩味其言可也而一言以蔽之則此三句即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凡人溺於舊染之汚則天之明命晦矣是必於一日之間猛省振拔力驅其人欲力變其氣質使天理之封錮於平日者都洗刷出來一切聲色貨利意必固我絲毫不染煥然一新此苟日新之義也這一關是最難破的如在重圍之中要打出來非具賁育之勇不能今人悠悠忽忽因循猶豫都是這一關便阻住了既能苟日新矣恐怕工夫不繼則天理暫明而復晦暫合而復離到底被氣稟人欲做主仍然一舊染之汚故要日日新既能日日新矣又恐怕工夫倘間明者不能不暫晦合者不能不暫離氣稟之已變者不能必其不偶發人欲之已祛者不能必其不偶萌舊染之汚猶未絕也故要又日新合此三句總是無時不戒愼恐懼無時不格致誠正修總是一箇顧諟天之明命誠能如是則新民之本立矣康誥節乃正言新民之事本文新民二字然此以民之自新言與經文新民之新字不同蓋民心雖蔽於氣稟物欲而四端必有時而發見此是自新之機因民所自有也特上之人不能迎其機而振作之故隨發而隨滅工夫全在這作字上此作字即經文新民新字黃氏洵饒曰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勞

來匡直作之之術作非勉強束縛只是提撕警覺其自有者而已周詩節言文王能新其德以及其民而始受天命這便是新之至善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處有關雎麟趾之精意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是所以新命處只是言其足以動天地感鬼神非謂必得天下然後爲至善也若呆講新命便是教人圖度天命了這命字是氣數之命與顧諟天之明命命字不同盤銘言自新必至此而後爲自新之極康誥言新民必至此而後爲新民之極是以君子自新新民皆欲求止於至善之地已粗克而必欲其盡理粗復而必欲其純不安於小成

不狃於近刑。如是方完得新民二字之義。非因循苟簡可以叫得新民也。晚村謂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後刑措然非至善之新。雖新而不用其極。說得竟斬截。陳同父謂漢唐之盛。可當三代。只緣認此章之義不透。變至善言極者。極是極至之謂。然有二義。有以至當爲極至者。皇極太極之類是也。有以窮盡爲極至者。四極六極之類是也。至善之名。本取至當之義。此章說到新命邦。似窮盡之義。然註只以至善二字代極字。不另作一解。蓋到窮盡處。亦只是事事至當而已。二義實一義也。不言止言用者。大全玉溪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

互相發。止則非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其說可味。止與用二義。一時俱有。或謂能止然後能用者非。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位育參贊事業。都是我可以做得來的。不怕風俗之日下。不怕氣運之難轉。只怕我自家一點舊染之汚。盤踞於中。不能斬斷。根址先壞了。即自家身上略有一二分工夫。又看得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將堯舜君民之念。不免放低。所以聖經賢傳。多成了空話頭。看曾子惓惓以無所不用其極責成君子。不肯一毫放鬆。這豈是迂濶不可行的。我輩不可辜負此意。

苟日新三句。依章句或問。前一新字。是汚者復潔。後二新字。是潔者不復汚。總是無間斷之意。全體上有此三層工夫。逐事上有此三層工夫。如夫子之憤樂一般。或云義理無窮。學無止息。在前日以前日之新爲新。在今日又以前日之新爲故。故須一日新一日。此說不是。

切磋琢磨。是盡致其精之意。盤銘是不間斷之意。既盡致其精。又要不間斷。

自新之民。衆引主武王之化說。大全主良心之發說。只宜依大全爲是。康誥本文雖主武王言。傳者引之只是斷章取義

盤銘康誥周詩本無淺深。傳者引之。則有次第。

詩云邦畿千里章

這一章是釋止於至善。這至善是本然之義理。這止字是當然之工夫。邦畿節是引起至善。黃鳥節是引起止於至善。文王節則實言至善。淇澳烈文二節。則實言止於至善。頭緒雖多。只是言天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人當用致知力行工夫。以求止於這理上耳。最忌將至善離却明新事理懸空看了。如李見羅謂不論善不善。只要一段淸虛。尙在晚村謂其的係在禪是也

邦畿三節

傳者謂這箇至善不是怪僻的。不是狹小的。是一箇

極正極大的道理就如詩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曰惟民所止言民所當止猶至善爲物所當止也。既物各有所當止則人可不知所當止乎人而不知所當止是黃鳥之不如也是夫子所深歎也。這知字包得行在內

穆穆節

邦畿節既引起至善然不實言至善之何如。恐人錯認了遂復引文王之詩立一箇至善的樣子。文王之詩言穆穆言緝熙不是另有所謂穆穆另有所謂緝熙只是無不敬而安所止便是穆穆便是緝熙了。又不是另有所謂無不敬安所止只是仁敬孝慈信。便是敬止之目了論來敬亦可謂之止然分言之。則敬自敬止自止敬止二字猶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心言止以理言有敬而無止則無私而未必當理。有止而無敬則當理而未必無私必合二字方是至善二字已說盡至善了仁敬孝慈信乃是就二字中摘出其目之大者言之耳五箇止於止字與敬止之止不同亦猶止於至善止字與知止之止不同也。蒙引淺說俱云世固有爲君而仁而未能止於仁者文王則止於仁如此講則與上文止字一例矣。恐不是仁敬孝慈信中皆有一定之理有不定之理。一定之理萬古不易不定之理因時變化要看註中精微之蘊推類盡餘二句說精微之蘊欲人知變化說推類盡餘欲人知擴充與國人交與爲人君不同交是與我平等的內而師傅外而友邦家君在西伯都中者皆是國人仁敬孝慈信有在明德邊者便是明德。之至善有在新民邊者便是新民之至善

淇澳二節

黃鳥節已引起止於至善然不實言止之功夫何如。止之功夫就到其效驗何如則人雖知有至善然無從下手故復引淇澳二詩而備言其求之之方得之之驗淇澳節明德求之之方得之之驗也烈文節新民求之之方得之之驗也明德求之之方在學修學便是格物致知工夫故註以講習討論言之。修便是誠意正心修身工夫故註以省察克治言之。學而僅欲知一善即略用工夫可也學而求止於至善。非已精益致其精不可故詩言如切如磋者乃道學也。修而僅欲得一善即略用工夫可也修而求止於至善。非已精益致其精不可故詩言如琢如磨者。乃自修也學修工夫得力於內則爲恂慄即是意誠而心正。這箇恂慄不是平常的恂慄詩云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學修工夫得力於外則爲威儀即是身修。這箇威儀不是平常的威儀詩言赫兮喧兮者威儀也由學修之功至恂慄威儀之地以言乎德則盛德矣以言

蒙引云民之不能忘也不必謂聖人之德被于人而不能忘只當云德者人之所同得也今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充盛又如此故民皆仰望之而不能忘也

乎善則至善矣斯民仰其德欽其善自不能忘詩言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蓋卽此之謂也要之到這地位並不是有高奇絕俗之處只是一箇恰好的道理而已新民求之之方在賢親樂利這四字要想前王一段仁心仁政所以有這四件處這四件在一家卽是齊家之道在一國卽是治國之道在天下卽是平天下之道但至善之賢親樂利與平常之賢親樂利不同必事事恰好無一毫不到處無一毫過當處極調大極精細所以傳之久遠君子小人皆不能出其範圍與有萬物各得其所氣象被其澤感其恩則自不能忘此烈文之詩所以謂前王不忘亦不是有

高奇絕俗之處只是一箇恰好道理而已總而言之大學之至善卽子思所謂無過不及之中至乎至正都是至難的道理不是十分工夫不能到這箇地位稍有過不及則學修恂慄威儀處處都是破綻親賢樂利件件多是病痛雖有高絕天下之德高絕天下之功只成得一箇旁途曲徑亦異於所謂邪議矣學者讀這章書切不可將至善看高了又不可看容易了天下原沒有高奇的道理只是人倫日用閒有箇天然恰好之則人不知則黃鳥之不如誠知之則世道世法世則遠有望近不厭皆在其中矣只怕知不透行不盡功夫欠一分這至善便虧一分不是至善

文王節主文王言前王節主文武言則此節主武公言亦不害但不宜呆贊武公耳

不可到仍是自暴自棄耳

按淇澳節章句或問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不主武公言蓋恂慄威儀盛德至善原非武公所及不過借其詞以發其義耳惟吳氏季子主武公言而簡解亦說約本之然終不妥也盛德至善明季講家俱云德盛於內而內爲一至善德盛於外而外爲一至善串說陳幾亭則謂盛于外盛德之至德固有未至者盛對衰薄言至者中之謂也忠信敦厚清高絕塵皆可稱盛德然小有不合於中便非至善未可爲盛德之至不但不及者非至卽稍過者亦非至也分作兩項看幾亭

之說是

民不能忘是不忘其在己之德前王不忘是不忘其及人之澤兩箇不忘不同不應牽合爲一章句所以得之之由得字與經文能得得字不同經文得字對知止看則尚屬行此得字兼知行說新安陳氏謂與經文能得之得字相照應者誤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這一章釋經文本末之義卽聽訟一端觀之而新民之必本於明德可知經文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言之旣明矣然人往往不能深信只說禮樂政刑便知其必不可少見說格致誠正修便稍稍有欠缺亦不

蒙引云不可以聽訟為末無訟為本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

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他要如此故章下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

妨故治人之法曰密治己之法曰疎本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傳者所以有感於夫子之言夫子謂聽訟不如無訟而慨然於所以使之者試想如何叫做無訟。如何能使之無訟無訟者不是彼來訟而我能折服之使不敢開口如此則仍是聽訟了是一明察之官。武健之吏所能為未足尚也無訟乃是平其氣。袪其蔽相感以理相與以誠曲者不得以亂直。偽者不得以亂真雀鼠之獄不至於廷所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非有以潛移而默奪之安能至是蓋民之辭。由於民之志志昏故其辭多誣志縱故其詞多肆秉彝之良既汩於中是非之辨遂淆於外於是忿然而思訟囂然而好訟禁之而愈熾防之而愈起。情愈遁而詞愈繁即立學校以教之設師儒以訓之彼猶不聽也是惟君之德明於上作之極而立之範有以撥動其良心則民之志方始如夢之醒如夜之旦知天理之不可越本心之不可昧其凛然不敢為非者甚於斧鉞之在前刑書之在側是非畏上也畏天理畏本心耳這一點畏心原民所固有無以導之則錮蔽有以導之則發見其發見者雖在民而引導者則在上。夫子之所謂使無訟者蓋如此夫無訟者特新民中之一事耳猶必原於明德可見凡責於民者無不當先責於己觀於此言猶謂新民非末明德非本乎。猶

謂本不當先末不當後乎無論政刑是末。即學校師儒禮樂亦是末若非格致誠正修工夫既到。有以明其明德而欲求民之新斷斷不能也其理甚明。人何不知耶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我這箇身關係甚重。他日出而任天下國家之責許多事業皆從這身上起。必身上有了這明德然後可以做事業世間有一等人只管講經濟不知身是經濟之本先將這身壞了。置之於禮義廉恥之外總有十分經濟何益於世。孟子所謂手援天下也故欲民志之畏須自己先知畏。無訟只是新民中一節講家有謂新民之事盡於無訟不必又推廣者非又有誤認無訟是本。聽訟是末者尤謬無訟尚是末即大畏民志。尚不是本。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方是本。

蒙引云此謂知本此字指孔子所言也章句且觀於此言正謂此也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耶蒙引此條辨得最是不得以舍經從註疑之

晚村云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拈因有纏入格物者并有謂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謬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

致知屬知誠意已屬行了知行畢竟是兩事故此章上不連致知誠意不但與正心相連即推而至乎天下亦皆以此爲要故不亦連正心雙峰之說極明

補格致傳而即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晚村此一條破明季講家之謬最有關係

所謂誠其意者章

這一章論誠意誠意工夫在致知之後正心之前意未誠則前此致知工夫都虛了後此正心工夫根脚先差故既致知不可不誠意欲正心必先誠意誠意是至要緊關頭傳者先將自欺自慊分別箇誠不誠的樣子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隨於意內拈出慎獨二字便是扼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初發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只是裡面的事故又將內外合一的光景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外也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間引曾子平日之言咏歎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處全在於此說得愈粗却愈精形外不是人能窺見我之意只是我有一分念頭便有一分形迹都是我自做出在外酒人醉容饑人菜色皆是自見出來故只有掃除之法並無掩藏之法聖賢言語說得明明白白只因明季講家將慎獨二字講亂了此章之義遂墮雲霧有以獨爲良知本體慎獨即致知者則將誠意工夫混入致知一目去矣又有以意爲心之所存即是獨體者則又將誠意工夫混入正心一目夫矣且其所謂正心致知者又不是聖賢所謂正心致知只

朱子曰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慊自慊正與自欺相對可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

是玩弄其昭昭靈靈之虛體純是佛學特借吾儒言語改頭換面以欺人耳今須將此種謬說悉盡掃去專以朱子之章句或問推求傳意方見得聖賢喫緊爲人處

首節

語類講自欺不同一是苟且自慢一是始勤終怠一是專事掩覆一是有心爲而爲前二意即章句所謂苟且也後二意即章句所謂狥外而爲人也前二意是病根後二病總從苟且生出這箇自欺是就致知格物後病痛說故朱子謂是半知半不知的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却又不十分去爲善知道惡不可爲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不喚做自欺朱子所謂半知半不知不是不曾用格致工夫只是知而不能行便叫不得眞知便謂之自欺這箇毋字註云是禁止之辭與四勿之勿字同不是傳者戒人之辭是誠意者自家禁止這箇要有力量如曾之自如顏之克當紛華靡麗之交而能戰勝處禍福利害之際而不爲壓倒才禁得住不是容易可以禁得如惡惡臭三句與毋自欺是一反一正語如彼則爲自欺如此則爲自慊出乎慊則入乎欺中間無住足之處論誠意之功說到此已十分明自然意有兩樣有人可窺測之意有人所不知而已

獨知之意意之既動有形迹可窺者人所共知意之初動未有形迹可窺者人所不知這是欺慊善惡分岐處於此能愼則起脚不差方能由乎正路故此又是誠意工夫下手處即周子所謂幾也曾子特提出此段工夫發明誠意眞是喫緊爲人雲峰胡氏謂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尙欠分明獨未嘗非意但是意之起頭處故朱子於或問將愼獨二字只講在自欺內面於章句則提出另講蓋互相發明也晚村謂愼獨是誠中細緊一步非誠意之外別有一條工夫亦非愼獨即誠意也說得最明

小人閒居節

新安陳氏云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微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僞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慊之工夫則爲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愼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爲戒而尤必愼其獨此一條分別兩節間架極清但此小人亦不要看低了他儘有讀書窮理的人但不能愼獨而禁止其自欺之萌便到無所不至地位見君子而後厭然一是秉彝之知一是亦由他曾做過格致工夫來故自覺過不去此固是剝復之機然他却不肯回頭不務改而務掩著得爲善只消如此方且以

蒙引云誠中形外之理本
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
則主惡者言按此說是
至謂下條亦主惡者言
却不是了

註引此以明上文意是明
上文獨之不可不愼也蒙引
謂只指小人一節不是

淺說云財積於中謂之
富富則能潤屋矣意
誠於中謂之德德則能
潤身矣潤身之實何如
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
大而寬平以言其体則不

能行其欺爲巧敢行其欺爲勇寔光石火隨發隨滅若無忌憚之小人則又不同無忌憚之小人便謂不消掩著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不必君子然後能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或云如見非眞見也在人或未必見見亦不盡即小人厭然處見人之見如此此說未是誠中形外誠字只當實字雙峰饒氏謂此誠字兼善惡言是也

曾子曰節

前後皆曾子之言此獨提曾子曰三字見得曾子平日之言皆如此不專爲釋大學也雖說指視可怕然亦不是專要人怕指視若只從指視起見便非眞能愼只是言獨之當愼原不爲怕人指視況指視如此之嚴可不愼乎此節註雖云引此以明上文之意然曾子只是言獨之可畏不著君子小人若論言外之意則君子小人皆在內不知其可畏者小人也知其可畏者君子也或謂此節只承自欺不承自慊既自慊矣又何畏於指視此殊不然能畏然後能自慊

富潤屋節

曾子節既言獨之可畏則君子小人之關頭在此可知矣但小人之形於外者上文既已詳之君子之形於外者猶未之詳也故此又推而言之以富潤屋引起德潤身德專指意誠言意誠則自能潤身潤身之

矜不肆安舒而自得所謂潤身者然也蒙引云註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蓋至甚則是能自謙而無自欺而意已誠矣故繼之云故又言此以結之通指一條皆爲結語也不可專指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

實如何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寬平以言其體則不矜不肆安舒而自得心廣體胖總謂之潤身道德學問亦非旦夕可致如孟子言養氣必事事合宜無不慊足而後浩然之氣生然有一分德自有一分潤其中亦自有淺深不必看煞又心廣體胖尚未是心正身修然却是正修之漸雙峰饒氏即以心正身修言之稍差

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要自家念頭上刻刻體認自欺耶自慊耶不必大過極惡然後爲欺只是念頭初發與吾讀書時所講究的道理不合却自以爲不妨或以爲不得已當好的不十分好當惡的

按上文註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〻即處也曉村之說不爲無理但上文愼獨不但自己獨

不十分惡這便是自欺此處不肯一毫放過方纔是君子路上人若稍有不實則雖讀盡天下書外面裝點得好看終不免爲小人眞是可怕朱子言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不是迂論不過是怕爲小人而已大家宜猛省

曉村謂獨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事洿莊謂一念初萌只有善惡兩端未至欺慊並起二說似俱偏獨中一念有善有惡有欺有慊傳只舉欺慊便包得善惡

學引謂章句幽獨之中及閒居獨處也此二獨字以地言與慎獨之獨以心言者不同慎獨之獨人

處是獨即與人共居自心中發一念亦是獨此節以閒居對人之視己看自是獨居之獨新安之說豈無見乎舊藝齋通不必過爲立異也

所不知者也幽獨之獨人得而知之者也慎獨之獨幾方動幽獨之獨迹已形此說本大全新安陳氏曉村却不主此謂閒居即獨也爲不善即不慎獨也十目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曉村之說似直捷蓋獨只是一箇獨但上文言獨則就己所獨知言十目十手則說到人所共知耳若大全雲峯胡氏謂十目十手即中庸莫見莫顯此却不是中庸莫見莫顯只就己所獨知言

末節有以德爲心廣潤身爲體胖者不如蒙引淺說以德爲意誠心廣體胖爲潤身不可易

所謂修身章

這一章釋正心修身工夫在意誠後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心如何正然意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二章言知言意雖皆是心然知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先要認這箇心如何樣叫做正方知傳文所謂不得其正朱子或問言之甚詳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

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是先解正字又曰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旣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是解不得其正大抵正者即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不得其正者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是不應發而發不中節也或正應事時應有偏重是發得有過有不及不中節也或問所謂不能無失即偏重而不中節也所謂不能不與俱往即事未來而期待事已過而又留不中節也或問從未發說來傳文却只就發處說起葢未發之前氣未用事無得失之可言其實也有得失如異學之寂滅衆人之冥頑但其工夫只是戒謹恐懼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故格致誠正修皆是教人用功於動者四箇有字是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所動也心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初焉欲動病痛尙淺旣焉情勝病痛尤深這心旣有是四者便是心不在了心是一身之主心旣不在身還修得麽視不見以下皆是言身不修之事雙峰饒氏曰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

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這箇病總由存養省察工夫未至故朱子於章句下一箇察字又下一箇敬字察是省察敬是存養這工夫用在誠意後似不甚著力然却極難葢誠意工夫用得太猛最易偏却不是刻刻提撕刻刻謹凛不能不走作朱子特提此二字以補傳文未言之意眞是萬世學者準繩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存養省察工夫是逐段逐節不可少的當誠意時似省察爲主然省察中有存養當正心時似存養爲主然存養中有省察古人論學如此之密豈是可絲毫放過的但有一說此章言喜怒憂懼四者不可有是言吾心當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住耳吾心之主宰者義理是也王陽明講此却云心體上著不得一毫留滞就如那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究其說是欲并義理而空之也不知心爲四者縛住正由無義理以範圍之耳若有義理爲之權度四者如何縛得住義理譬如眼中之神氣非金玉屑可比陽明之說與朱子鑑空衡平之說相類而大相反切不可爲此等似是而非之說所惑

淺說謂有所者偏主也預期在有所之前留滞在有所之後此說未是四有字俱兼意必於先固我

於後

忿懥四者雖在動時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形迹若涉外邊形迹便屬修身事

大全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歟此說未是上一節包得中虛而有主宰意心不在卽是不得其正無兩層玩或問自見雲峰胡氏謂意欲實而心本虛此亦不可呆看意固欲實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宰何嘗不實

所謂齊其家章

這一章釋修身齊家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概差錯起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的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又曰人蓋有意誠而心不正者故於忿懥等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間不可不隨人而節制又曰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這三條說兩章之界限極明所謂修其家在修其身者修身不但是威儀容貌之當整肅飮食衣服之當節制這箇上修還算不得難莫難於身與物接蓋我心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發而爲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是皆人所不能無而各有其節焉輕一毫不得重一毫不得各隨其所當然而施之銖兩無不差方可謂之身修而無如

其易偏也無論氣質用事物欲錮蔽之人任情多差卽或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正心誠意操持得極謹嚴及身上發出來又偏了學問之人往往與衆人一般雖病有輕重而同爲一偏親愛之過則爲褻狎矣賤惡之過則爲忿疾矣敬畏之過則爲足恭矣哀矜之過則爲姑息矣傲惰之過則爲侮慢矣其病皆起於不能察察之於心而不察之於身不知不覺病痛發露親愛畏敬哀矜而僻是偏於好偏於好而美中有惡便不知了賤惡傲惰而僻是偏於惡偏於惡而惡中有美便不知了如人有九分美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惡人有九分惡一分美雖是當惡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美而僻者皆不復顧蓋正心以後猶難言之而天下不亦鮮乎這箇偏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日始而偶然之蔽也漸且蔽之時多不蔽之時少矣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差於外者遂中於心矣如諺所謂人莫知其子之惡卽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皆然諺所謂莫知其苗之碩卽賤惡之一端而推之傲惰亦然朱子云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蓋一有其端日引月長千態萬狀不可復制卽使前邊用過許多學問工夫都無用了孟子所謂氣壹動志者此也身之不修至此尚可以言齊家

乎蓋身之好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淫縱則怨懟且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一家之氣象可知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知身不修不可以齊家與齊家之在修其身蓋必然之理無可疑矣易家人一卦明正家之道必本之言有物而行有恒言有物即言無所偏也行有恒即行無所偏也言行一無所偏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與大學實相發明今學者要去這偏之害須從格致誠正做起若不曾做得格致誠正工夫則胸中尚未清楚純是私欲用事禁不得他偏既做了前面四件工夫又須在身上檢點稍覺一毫有偏便要撥正勿使滋蔓莫謂我學問克足於內小小病痛不妨看這偏之爲害都是從小處起的

雙峰饒氏謂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即誠意章之謹獨此謬也謹獨是在念頭初動時察此兩箇察字是在身心上察

第二節章句偏之爲害一句較上節深一層然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修耳雙峰玉溪以偏之爲害屬家不齊而遂以故諺節爲說家不齊固非淺說雖謂家不齊在言外而累謂上下二節總言好惡之偏以偏之爲害一句屬家不齊亦非

所謂治國章

這一章釋齊家治國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便包盡一章之義下文皆是發明此句家離不得身故註必從身修說來凡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內不出家不必如淺說作身不出家看只是不外乎此之意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意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總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章內皆兼化之推之二意不必如仁山金氏說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孝者三句言處國不外處家之理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之故吳氏季子曰孝於父者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而盡陳善移其事父之孝以爲忠矣弟於兄者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而崇推遜移其事兄之弟以爲順矣慈於子者無缺則施之使衆必能克汎愛而廣博施所謂使衆亦不過舉斯心加諸彼耳吳氏此條講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皆在君子一人身上說蒙引存疑皆如此講時解有將孝弟慈屬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者此誤也蓋事君事長使衆是君子處國之事不是國人從教之事事君事長使衆一件不妥當便不能成教於國然皆不外乎孝弟慈之理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傳者於此言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個難事故又即康誥以見其不難康誥言保赤子即是

慈如保赤子即是使衆然此節却不重使衆只重慈之不假強爲故自心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而不及使衆心誠求之誠字與誠意之誠當在發念之初說者不同且誠意誠字有工夫此誠字無工夫註不假強爲四字總釋心誠求之以下識其端而推廣之即中庸所謂致曲孟子所謂擴充首章註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補言外意蓋傳者之意不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若看差便似格致誠正修工夫多不要用只任一良知良能而足朱子補此一句最有關係孝弟慈皆人心之天皆不假強爲此獨言慈者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未有或失者也觀慈之一節則孝弟可知治國者何難專力於孝弟慈以爲事君事長使衆之本哉然又恐人疑有其理未必果有其效也故又即其效而極言之孝弟慈之藹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峰饒氏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爲慈之反亦不必如吳氏季子以父慈子孝爲仁兄友弟恭爲讓一家仁讓而一國興仁讓此固是化然其中亦自有推機字最要玩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與雖有是貪戾而

何至於亂此最說得好蓋這箇機本是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然空言一箇效又恐其無徵而不信故又即堯舜桀紂明之而君子之當反求諸己可不待再辭而決矣堯舜躬行孝弟慈而帥天下以仁便撥動治之機了民自然觀感而從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便撥動亂之機了民安得不效尤而從其所令反其所好仁山金氏及蒙引俱專承桀紂言蓋所撥者亂之機而欲治機之動不可得也有諸己指孝弟慈言無諸己指不孝不弟不慈言有諸己無諸己忠也求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乎身之恕乃是恕之體即指忠言朱子或問中辨恕字最深切著明學者所宜反覆玩味而大全雙峰饒氏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修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此一條說藏身之恕亦最明白總是程子無忠做恕不出之意大抵修身齊家之道分之爲三則曰孝弟慈合之爲二則曰仁讓再合之爲一則曰仁行仁之術則曰恕傳者說至此而以治國在齊家結之至矣盡矣然猶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也故復三引詩

以詠歎之三節本是平說然其中又有序仁山金氏曰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此意本朱子或問蓋即中庸所謂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大雅所謂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雖非傳者詠歎之正意然發明齊家下手工夫最深切著明第二句宜其家人蒙引存疑俱云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言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其家人而後可教國人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蒙引云不是一家之爲父子兄弟皆足爲人之法是我之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者皆可以法於人曉村云不曰其德其行而曰其儀者惟儀而後足法也且如今世人家孝友婣睦者亦在在有之然其家禮法未明制度未備令子孫無可遵守四方無所矜式以云足法則未也講齊治之義至此眞無復餘蘊於是復結之曰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蓋反覆觀之而益信此理之不可移易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治國之機全在修身齊家上但這個工夫不是到治國時纔去做的平日修之齊之無少欠缺一旦有治國之責方能上行下效無所窒礙若平日不曾做得這箇工夫到治國時纔思整頓身家豈不遲了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自任他便於身家上不敢一毫苟且了便定了治天下的根基不是空說幾句大話抱一箇空念頭叫做以天下自任

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自萬曆以前先輩無有不主蒙引存疑之說在君子一人身上看者顧麟士說始將孝弟慈屬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又有謂上下俱不着國人亦不着君子只空說理者數十年來學者淆惑不定近日仇滄柱力闢時解而從蒙存舊說此三句始明

松陽講義卷之二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天命之謂性章

中庸一篇乃是孔門傳授心法這一章又是一篇之體要中庸所以爲心法者以其放之則彌六合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所謂寂然不動心之體也而這章內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豈不是退藏於密的率性之道發而中節之和豈不是放之則彌六合的存養工夫只是存養此退藏於密的省察工夫只是省察此放之彌六合的一心之體用已備具於其中下三十二章不過反覆發明之耳而篇名中庸二字又是這一章之骨子蓋性道中和統言之只是一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中這箇中是極平常的中庸二字括盡這一章之意至言學者用力則又只是一箇敬字戒懼慎獨皆是主敬工夫能敬則性道中和一以貫之矣這章書經濂洛關閩大儒講得明明白白只因明季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興將性道教戒慎恐懼已發未發諸字都講亂了今須逐一掃去異說歸於正義方見子思喫緊爲人之意方見程子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蒙引謂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這一條亦括盡此章之意卷之退藏於密者有是義理工夫效驗三項放之彌六合者亦有是義理工夫效驗三項

天命之謂性節

這一書專爲中庸二字發開口却不即言中庸乃就中庸內分別出性道教三項來蓋不明性道教則不知中庸之源委知性然後知中庸所自來知道然後知中庸之所在知教然後知中庸所自全但性道教之名人皆知之却多錯看了氣質之性亦謂之性記誦詞章功利虛無之道亦謂之道異端曲學之教亦謂之教講性道教者日紛紛於天下相與務爲高奇求之粗鄙而中庸之旨愈晦故子思特指而明之曰所謂性者不離乎氣質亦不雜乎氣質即氣質之中而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蓋天之生人即賦之以仁義禮智信之全理即易所謂繼善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這個叫做性所謂道者非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道即我性之所固有而爲吾之所必由者氣稟物

欲未用事而自然大中至正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皆吾性則皆吾所當循這個叫做道所謂教者不是於這道之外可用一毫聰明逞一毫氣力只是因這道不能不壞於氣稟物欲故爲之禮樂刑政以品節之變化其氣稟驅除其物欲有萬世不易之教三綱五常是也有隨時而易之教文質損益是也總要使無過不及之差這箇叫做教這性道教人與物皆有之然人者物之主也故子思之意所重在人朱子章句既兼人物言之復歸重在人

道也者節

上節言性道教此只言道者蓋分言之則是三件合

劉大山曰道不可離時下此章多說作人不當離甚蓋道乃須臾離不得物無物不有無時不無若須臾之離使不可謂之道推其離不得所以君子戒慎獨而不敢離之人方離道之甚在下文句只就道推出

言之則一道而已故新安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若二十二章之盡性則又是以性包道古人立言固不拘一法也不可須臾離二句提醒人最緊切蓋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乃人所必由之路一事離道這一事便不成事了一物離道這一物便不成物了如手容恭足容重道也離了恭重便不成個手足父慈子孝道也離了慈孝便不成箇父子動時有道離他不得靜時也有道離他不得如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皆人力私智之所爲是可離也而道不可離道既如是其不可離此君子存養之功所以無處可以疎得戒愼二

句最易錯看呂晚村曰不覩不聞是舉常存敬畏之盡處而言見於此亦戒愼恐懼則無時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意可悟自禪學亂儒以不覩聞爲眞體道爲君子專於此用工夫聖學日湮不止行文之誤也必從覩聞講到不睹聞理方圓足此說得最明

莫見節

講家皆以戒愼恐懼爲靜而存養愼獨爲動而省察存疑辨之甚明謂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愼恐懼也舊以爲靜可乎下言謹獨是於隱微處致察未及見顯處也概以爲動可乎章句止言存

李氏雲田曰隱微顯見程子在理上說呂氏游氏在心上說朱子集註從程未形幾動已動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是呂氏游氏意余謂此未形而幾已動乃道之自然處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即此幾之動處便是顯見不待已知之而後爲顯見也然已而必知之矣今人只在此知上見其益見是點心上說而于釋子之意反略矣

養省察未嘗言動靜也存疑此段最足破講家之惑蓋戒懼是合動靜工夫愼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說是動愼獨原即在戒懼之內特以其工夫緊要故特抽出言之猶之大學本是禮記中之一篇西銘本是正蒙中之一篇特以其切於學者故抽出另自爲一書也存疑又曰君子自所睹所聞以至不睹不聞固無時不用其謹矣若夫方寸之中是爲暗處一念之幾是爲獨事是乃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而理欲初分之時也君子雖云無所不用其謹於此若不更加詳愼則前雖有存養之功未免盡棄後雖欲用存省之功亦無及矣故子思上文既言戒懼於此

復言謹獨又是就其中特揭，切要工夫以示人要不出乎上文戒愼恐懼之外也說得亦極明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爲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爲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其說莫見莫顯與大學十目十手不同亦該是

喜怒節

上文三節言義理言工夫已極完備至此將言其效驗而復從道不可離說起欲學者反諸心而觀之眞

見其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也未發已發程朱皆分動靜二時言之自陽明之學興謂未發是發之主宰即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二時言而以先儒添入已字爲非不知此乃朱子舊說也朱子舊說曰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是即陽明無已發未發之說也朱子後覺其非故於章句或問皆不主其說而陽明猶自謂獨得之見亦誤矣未發之中明季講家謂是不偏於有不偏於無依朱子止是不偏於喜怒而非不偏於有無之謂蓋未感物時胸中原有主宰。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朱子所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不偏於無固不待言但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非在中間所謂中也發而中節不但不當喜而喜不足言中節即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寡之差亦是不中節不中節者是從氣稟物欲上來中節者是從本性發來這個中節即程伯子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蓋隨物應之而已無所與則是有而未嘗有也若老莊所謂無情則直是頑然感之而莫動又或陽怒僞喜貌悲色樂而已并其順萬事者而無之矣既言中和又言大本達道所以極形容其妙愈見其當存養省察也這箇中和這箇大本達道

原是人人共有的然須有戒懼愼獨工夫方能存得故下文又說箇致字若明季艾千子謂必戒懼而後可以中和則是中和二字中已有致字矣下致字不幾蛇足乎此繆論也

致中和節

這一箇致字不是戒懼愼獨便叫做致要於戒懼愼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做致有多少次第在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最有斟酌勉齋黃氏曰無少偏倚而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亦自取明然此皆只說得致字大義又要細看其下手着，實處如陽明論致中云今

人存心止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止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必於靜中無事時搜尋好貨好色好名之根而拔去之使不復起又云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瘧根原未嘗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此等議論亦似是然既云未發如何又云搜尋程子曰既思即是已發搜尋豈不是已發乎且不知其所謂搜尋者何所指以辨別是非爲搜尋耶則屬格致矣以檢點差失爲搜尋耶則屬省察矣皆非未發也若欲於未發時搜尋不免墮入禪家玩弄此心之弊故呂氏求中於未發之說伊川深病其非延平李氏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朱子作延平行狀雖載其說然嘗謂其有病又謂以伊川之語格之覺其稍偏見於延平問答書中而於中庸或問亦止載程呂之說而不及延平之說蓋朱子不敢苟徇其師說也文集中所載觀心說一篇正痛言此弊又答潘子善云著個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亦與觀心說相發明夫呂氏李氏之曰求曰驗程朱猶謂其非而況陽明之所謂搜尋者乎若欲除去瘧根亦只在動時隨事精察而力行靜時畧綽提撕以存養即所以漸消其根周子所謂主靜程子所謂靜坐皆是此畧綽提撕工夫此是致中下手着實處也若論致和工夫其要雖在

愼獨然大學之八條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皆是致和事自一身動處如足容重手容恭之類以至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推之至於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周之達孝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子之議禮制度考文皆在這致和内

天地位二句

這二句從或問是以事言不是空空有此理人皆疑天地萬物不因人之中和然後位育不知子思之意不是說無中和之人便天翻地覆人消物盡只是日星災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之事皆由不中不和而生故天地本位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育不害其化便是育這二句便是洪範雨暘燠寒風應肅乂哲謀聖的道理人又疑堯湯之水旱孔子之不得位若中和未必能位育者不知堯湯之水旱氣數非常之變也君子只道其常孔子之不得位則或問所云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其爲安泰其說明矣又或疑中和分配位育不免支離者盖嘗思之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致中有致中之作用致和有致和之作用分配位育確不可易非支離也大抵致和比致中較難雖云體立而後用行然用行更難於體立後面大德小德德性問學皆

當如此看學者讀這章書須想天地位萬物育是何等氣象却在吾戒懼愼獨可以致之性道中和是吾所得於天之理吾之所以爲人者也非戒懼愼獨不能全之可見敬字是中庸之綱領與大學一般但大學經文未嘗明言敬字惟於各傳中發露其旨而中庸則首篇即示學者尤深切著明矣雖後面尚說許多知仁勇工夫然都從這敬內做出故學者不可須臾離道便不可須臾離敬

按此章異說紛紜如姚江之徒合戒懼愼獨爲一事合已發未發爲一時劉蕺山以未發屬動已發屬靜艾東鄉謂愼獨後方有中和種種訛謬今一以章句或問大全爲主如日月出而爝火熄

講家皆以天命率性分貼中和按朱子文集內胡季隨嘗以此爲問朱子答曰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又答黃子耕曰道與性字其實無異但性字是渾然全體道字便有條理分別之殊耳據此二條則性道不可分貼中和矣然今章句仍分貼愚嘗思之未發之時條理未嘗不具於渾然之中而斯時但見其渾然而已故亦可以天命之性專屬之已發之時渾然者未嘗不寓於條理之內而斯時但見其條理而已故亦可以率性之道專屬之

章句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重隨時而在不重中無定體要說中之隨處而在不說中之隨處而易現下文曰無時不中可見時文竟作達變通權解誤矣

第四節雲峯胡氏云上文言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言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今講家多主此說然却未確道在人心本不可離論理固然然此節是推原道不可離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這一章見天下人品只在中庸中庸工夫只在一敬子思於前章發明中和之義這箇中和合言之只是一箇中這箇中是極平常的道理故謂之中庸然雖是平常而君子小人之分全在乎此故復引仲尼之言以明之謂天下之所共尊者君子而君子無他能體此中庸而已靜焉而無所偏倚也動焉而無過不及也平常之理無少或虧這便是君子天下之所共惡者小人而小人無他不能體此中庸而已靜焉而不勝偏倚也動焉而不勝過不及也平常之理全與相反這便是小人可見這箇中庸關係人品如此然是中庸也命於天稟於性固人人所共有亦人人所固有何以君子獨能體之何以小人則反是此其分塗處在敬肆而已君子之所以中庸者只是敬蓄其靜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有君子之德矣而其動也又兢兢焉惟恐其動而差也必審其時之所宜而小心出之人見其變通隨時者皆其臨深履薄而斟酌焉

者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只是肆蓋其靜也不知戒慎不知恐懼有小人之心矣而其動也又昧昧焉不顧其動之乖也一任其心之所欲而放縱出之人見其揮霍有餘者皆其粗心浮氣所發見焉者也然其所以或敬或肆者又有故焉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故不能戒謹恐懼而肆欲妄行雖靜亦動也不能隨時處中而無所忌憚動皆亂動也所以章句又推出兩個知字猶之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此知字與致知力行之知稍異乃是爲學之初先

知其大槩與大學知所先後在八條目之先者一例學者讀這章書須知敬字是一個大關頭能敬便是君子路上人不敬便是小人路上人先離了小人的關然後再去細論知愚賢不肖過不及的病蓋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是在道中畧差了些子小人之過不及則在道外去遠了

小人反中庸不止一樣有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者亦有以中庸爲不足學而敢爲高論者顯叛陰違皆在其中總是無忌憚的人不宜泥定一等人有篤論中管登之曰鄉愿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色盡掩不似小人之無忌憚無忌憚之小人似時中亦似狂而遠於狷本色猶存不似鄉愿之闇然媚世鄉愿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駕之以應世其格局則大其說亦通然愚意無忌憚之小人包得鄉愿鄉愿恐只是無忌憚內之一種

第二節章句兩箇又字要細看諸家說不同有以平時臨事分者謂君子小人平日之氣稟學問既殊而臨事之立心制行又別是一說也有以內外分者謂君子小人內而存心既有公私之分外而處事又有當理不當理之異是又一說也有以動靜分者謂君子小人方其靜時既有能存養不能

存養之不同及其動時又有能省察不能省察之不同是又一說也此於理皆無背然蒙引淺說皆主動靜言今姑從之

小人之心靜而不中猶未有事爲而章句謂其肆欲妄行者蒙引云小人無靜時所謂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大全蔡氏謂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今講家則通作孔子之言此本無可考但觀首章總註云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則通作夫子之言正朱子之意也

中庸其至矣乎章

這一章是言中庸之道非持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夫子開口讚歎中庸却只用一至字見得中庸是個恰好的道理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的這個是萬世不可移易之理亘常行於天下且又是人之所固有初非高遠難行之事但人之生不能無氣禀物欲之拘蔽惟賴有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然後能復歸於中自世教之衰人不知其爲人之所固有而氣禀物欲日益用事初焉拘於氣禀漸覺有不安者久之且忘乎其爲氣禀矣初焉蔽於物欲猶覺有不安者久之且忘乎其爲物欲矣過者不自知其過見有偶蹈夫中者反以爲鈍不及者不自知其不及見有偶企夫中者反以爲迂在上者不能舉之於上而政日弊在下者不能舉之於下而學日漓蓋其所由來者非一朝夕矣有主持世教之責者可不思所以興起而挽回之使鮮能者皆可能乎這一節能字與下章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以至果能此道矣至誠能盡性能經綸大經至聖能聰明睿知諸能字脈絡皆貫通學者讀這章書須要用力去變化氣質掃除物欲必求至於中庸而后止不可自謂曾用過幾分敬謹工夫去免於小人足矣即稍有過不及亦不妨事吾人學

呂無黨曰不是湊著衆人之知合併來成舜一個大知亦不是舜之大知已是十分圓滿但借衆論作一番印證判斷而已須知所為在舜之權度精切不差者知之本自在聖心而道理精微之致正要博求之衆論即舜之所以為權度者亦正要多事理論低辨別精詳處處耳

開遲了小人一關又須要過衆人的關過得衆人的關方成得箇人下文知愚賢不肖皆所謂衆人皆非吾住足之處

按章句世教之教與修道謂教之教皆通上下而言民即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

舜其大知也與章

這一章承上章言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知問察隱揚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用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問察隱揚是不自用而取諸人執兩用中是在吾之權度精切不差不自用而取諸人與孟子舍己從人話頭不同孟子言取善之公此則言擇善之精好問好察要看得好是由大知而能問察抑由問察而知益大蒙引曰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是僞也聖人無僞朱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之別不能然也皆說得極明隱惡見其廣大揚善見其光明蓋聖心有善無惡善與善遇自不覺其揚善與惡遇自不覺其隱而又知天下之善鼓舞之而愈出遏抑之而遂阻尤不能不揚天下之惡其初本善其終可歸於善其一時雖蔽於惡而其善者未嘗不存

於中激之則遂成其爲惡隱之則濟復其舊尤不能不隱此正聖人聰明之用非苛可見其心之純粹處厚也執兩用中內有孟子若決江河沛然莫禦氣象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是舉首尾以該其中間不止兩面已衆論不同皆是善其惡者已隱而不宣這個兩端是最難擇的各有一種道理各有一種學術其是非在毫釐之間其得失在幾微之際舜則洞燭其所以異同之故雖同在揚之之例而當取則取無一毫游移當舍則舍無一點含糊斟酌盡善而中見焉如一論厚薄也極厚之說是則以極厚者爲中極薄之說是則以極薄者爲中厚薄之間是則以厚薄之間者爲中如一論大小也極小之說是則以極小者爲中極大之說是則以極大者爲中小大之間是則以小大之間者爲中他可類推或獨用或並用或合用或分用無不適宜在人發之爲邇言在舜用之皆玄德以此治民所以成四方風動之化然則知者不必求之過也如斯而已足爲舜愚者不可不及也必如斯而後可爲舜天下有大知如舜者而道其行矣夫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人之學問不可不虛心不虛心則自以爲是而不能集益又不可不細心不細心則漫無主張而不能揀擇雖舜之地位非可驟到苟能虛心細心則聰明日開一日學問日進一日安

在其終不可幾也顏子曰有爲者亦若是斯言豈欺我哉

按或問以問察隱揚爲非知之過以執兩用中爲非愚之不及此是論其大綱如此其中又各自有過不及今講家便以此譏或問則謬矣

回之爲人也章

這一章是承上章言道既不明必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在夫子口中擇守並重在子思引來則重在能守一邊大抵中庸之理是最難擇的亦是最難守的人稍有志於學誰不思擇亦誰不思守然氣稟固於中物欲擾於外非爲所蔽而不見則所惑而不定故有終身擇而終身不中庸者矣非牽制之而使不得前則引誘之而使不能卻故有終身守而終身失中庸者矣此人之所以多過或不及而道常曠於天下也若回之爲人識足以超出乎氣稟物欲之上力足以戰勝於氣稟物欲之間其一生工夫只是能擇能守能擇即博文事能守即約禮事中庸常伏於幾微之間舉世所不能見者而回能見中庸常介於疑似之際舉世所不能斷者而回能斷有時以無過爲中庸者回則知其不可過有時以無不及爲中庸者回則知其不可不及氣稟不得而蔽物欲不得而惑其能擇乎中庸如此中庸當利害得失之際人所

易屈也而回不屈中庸當紛華盛麗之交人所易動也而回不動既知無過者爲中矣則力抑之而不使過既知無不及者爲中矣則力進之而不使不及氣稟不得牽誘物欲不得引誘隨擇而隨得者隨得而隨守其拳拳服膺而弗失有如此此蓋夫子教以博文約禮而其至明全健實能盡博約之功故深喜而歎之歟而子思引此則以爲道必如是而後可明與前章之引大舜後章之引子路同一例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擇守工夫缺一不可後半部中庸言明善誠身言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大學言格致誠正修孟子言知言養氣都是擇守並言須將這兩件工夫猛力去做勿爲氣稟物欲所阻撓自然其進不可禦若今人不知顏子不是顏子不可學只是不能知他這樣擇守

此章與舜其大知章相對只重知行之分大全朱子以安勉分看雲峰以窮達分看俱是餘意非正講

雙峰饒氏云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講一善最明明季講家欲將一字作一貫之一看大謬

擇乎中庸則非知愚之過不及服膺勿失則非賢不肖之過不及或問却以擇乎中庸爲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爲非不肖之不及或問是專以行言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這一章大意謂中庸不可能必如後章所言之勇乃能之耳與前引舜回二章一例不可能不是言道之不可能乃是歎人之不能此道也中庸非於三者之外別有一理三者無過不及即是中庸如管仲之一匡天下晨門荷蕢之果於忘世召忽死子糾之難則非中庸若夷齊之諫泰伯之讓比干之死即中庸也章句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據大全陳氏之說則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據蒙引之說則三者又各自有知仁勇此二說不相悖蓋合言之則三者各有知仁勇分言之則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章句又謂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此即下章所言之勇也無一毫人欲之私即承義精仁熟而言義不精則將錯認人欲作天理仁不熟則天理或牽制於人欲下章四個強哉矯俱包此意在內學者看此章書必須玩味下章方知中庸不是眞不可能的然所以必先說此章者要人知中庸是一箇至難的方纔知下章之強必不可少今且就中庸之難處細細體會假如吾輩遇一件事去處分不是過便是不及或過於剛或過於柔或過於厚或過於薄以至豐儉煩簡語默張弛種種易偏如何得恰

好即這件事處得恰好了那一件事來照依這件事處之又差了即同是這件事今日處分得恰好明日照依今日處分又差了如夏葛之不可用於冬渴飲之不可用於饑不是見不眞便是立不定不是囿於氣稟便是溺於習俗不是蔽於私意便是累於私欲眞個是不可能以顏子之資稟尚且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只爲這個中庸是難能的而況中人以下乎知道他這樣難便當思如何方能見得眞如何方能立得定如何方能不爲氣稟習俗做主如何方能不爲私意私欲牽制若非下章之强安能到得所以子思緊將夫子告子路之言此

章此章之後其指示學者之意可爲深切著明矣更有一說明季講學家惡鄉愿之多鄉愿往往謂中行不易學恐其流入鄉愿不如且學狂狷狂狷雖有病痛然却不失聖門氣味是因中庸不可能便不去求能也此大不然當日聖門狂狷皆是學中行者也學中行不成仍舊是一狂狷若主意只要做狂狷其病有不可勝言者矣于古聖學只有求中一法

子路問强章

這一章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言必如夫子告子路之强然後中庸可能中庸之所以不可能者只是不强不强不但是懦弱有血氣之剛而無德義之勇便算

不得强子路平日夫子以好勇過我儆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暴虎馮河責之其病痛正在血氣用事此處問强便見其習氣融釋未盡猶然行行氣象在夫子方患其過而子路猶懼其不及氣質之難變化也如此夫子以三端闢之猶之子張問達而先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南北之强氣質之偏也而强者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也寬柔以教與誨人不倦不同不報無道與犯而不校不同寬謂不拒人而皆有以教之故註謂之含容柔謂所教者不强其從故註謂之巽順此不是中道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而又有不屑之教誨彼皆不管而一

於寬柔不報無道不論當報不當報亦非中道如夫子云以直報怨禮兄弟之讐不與共國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彼皆不管而一於不報此其人皆自以爲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而不知其囿於風氣也此君子是泛言與下文和而不流之君子有別居之是以其强自處非居其地也衽金革之衽是借用字有習而安之意人以爲危者彼以爲安也衽金革不定是用兵乃借以狀其樂禍之情死而不厭亦非必定死言其雖至死而不悔也如後世游俠刺客之徒皆是此其人自以爲能爲人之所不能爲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而不知其囿於風氣也章句

於上節則曰君子之道於此節則曰强者之事，有彼等[illegible]之[illegible]然要之皆為血氣所束縛桎梏不能自立[illegible]自[illegible]為强由成德之君子觀之則皆天下之至弱者耳學者所當强也學者所當强則亦學君子之所謂君子之强**在**理不在氣在以理自勝，不在以氣勝人皆有時與人同是謂和和則易流而君子不流此理不可奪也有時與人異是謂中立中立則易倚而君子不倚此理不可奪也以至處窮處達境不一而君子之不變則一此理無之而可奪也就其知之明則謂之能擇而非如是之强則不能擇就其行之力則謂之能守而非如是之强也不能守義至此然後精仁至此然後熟豈南北之强所可同日而論哉中庸之不可能者必如是而後可能也此中和與首章中和深淺不同故蒙引云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有道國無道一例强處全在四不字上又曰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而未是强必至於不倚乃為强也又曰和者柔德也中立者剛德也皆說得最明明季講家有謂此中即過不及之中者謬矣又有謂和而不流者和而不於和同而能異也中立而不倚者中立而不一於中立異而能同也此說蒙引已辨其非謂其太拘於對偶也朱子或問講不倚之義專以獨立不牛言與蒙引所謂猶夫孔子舉世非之而不顧意同又何必立異也不變塞章句謂塞未達也明季講家有以黎為韜斂韜藏不自表暴之意者大謬又有以不激不隨為不變未達之所守者亦未盡陳幾亭曰不變塞非處通顯之地不改寒素風也若然一楊綰耳何當於中庸之强哉蓋致主匡時君子寒時之素心其用也必堯舜君民如伊尹之于湯此之謂不變以幾亭之說推之則不變平生之所守亦是此堯舜君民之念百折而不磨不但不諂屈已也學者讀這章書須要辨別血氣之强與德義之强如南之以忍勝人北之[illegible]如[illegible]亦能不以富貴貧賤移易其心其力量儘[illegible]然不得為君子之强者彼所守者氣也若君子平生常常只是於天理上立得脚定便為成德之人繼往開來使中庸之統不絕於當世者必歸此等人故曰氣之强不可有德義之强不可無

或疑南方之强是黃老學問此亦不必限定黃老固是南方之强而南方之强不必皆黃老黃老以弱為用却有機械只是南强中之一種

明季講家以和不流為處衆之道中立不倚為持己之道大全蒙引俱無此說看來處衆亦有和處有中立處持己亦有和處有中立處不必如此分

大全朱子以四者為能擇能守後事似與章句不

同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强亦必有如是之弊而後可爲眞能擇眞能守朱子之說同未嘗矛盾也

素隱行怪章

這一章因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爲人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此只如一章民鮮能與惟聖者能之正相照應前言道之不明不行由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然亦詳言賢知之過如何愚不肖之不及如何此章言素隱行怪便是賢知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舜之知回之仁子路之勇合之便是此章之聖大抵道據於

中盡於聖學只是中之至夫子雖不敢以聖自居然必揭出一個聖者見天下只有一條正路猶孟子言法堯舜而已矣素隱朱子謂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行怪三山陳氏謂如於陵仲子申徒狄尾生之類是也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蒙引謂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最是言後世有述則當世可知時解謂後世聖遠言湮故易惑此近鑿這種人能知人所不能知能行人所不能行似猶愈於半塗而廢者然過猶不及彼所謂人不能知且行者皆人所不必知不必行者也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章

何謂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大全朱子曰[illegible]半塗而廢是其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安穩互相發明半塗而廢與孔子所謂畫孟子所謂進銳退速其病不同及其歸亦一而已這一種人亦是學問中人所以謂之君子然究其歸是亦愚不肖也故雲峯胡氏謂此君子是泛言與下文依乎中庸之君子以成德言者不同隱怪是失之過半塗而廢是失之不及各是一病時說有謂半塗而廢是好奇之心所使終歸於隱怪者非也若隱怪之中又自有過不及之病如尾生之信則失之過如黃老之清淨則失之不及然本文之意則總謂之過也吾弗爲之吾弗能已

只是言道之所在吾弗敢過道之所在吾弗敢不及師學不厭之意至誠無息是朱子推言之非夫子口氣既言弗爲弗已又舉君子言之者蓋言彼一過一不及皆非吾所安吾之所學者其惟君子乎君子即聖者聖非吾所能及然不敢不勉這一節雖若歉焉不敢自居實有必欲到此地位之意猶孟子言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勿竟推開依與遵不同存疑謂依是出於自然不着力遵則着力也最切依乎中庸可依註緊與素隱行怪對照中庸雖兼無過不及然此却只對過一邊說遯世不必是避世只是與世相違如天下之相望而不相親不悔不但是不改操亦不動

念又不見有心把持道在我自忘顯晦高中元曰言遯世又言不見知者蓄身遯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惟身既遯人又不知乃人所甚不堪者顧涇陽云不悔與人不知而不慍有辨慍者是已而非人悔者猶人而尚已不慍自反之至也不悔自信之至也然遯世不見知聖人止不悔而已老子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多了我貴一層意思便非皆說得最有味遯世不見知句依註緊與半塗而廢對照處窮如此則處達可知時解有謂依中庸句當與素隱遵道二句應遯世句當與有述半塗二句應其說甚謬與章句相悖雙峰饒氏又謂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將二句强分難易蒙引淺說因之遂謂必至遯世不悔方是知盡仁至皆非章句意能依自能不悔所謂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也何難易之可分哉註中知之盡數句總承上來不專承不悔說唯聖者能之句說得太高聖只是盡其性之所固有人自不能如聖耳弗爲弗已求至於是而已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道理止有一箇中中到極處便是聖天下更沒有兩條路可走只皆因氣拘物蔽非過則不及遂做成一個世界不但素隱行怪與半塗而廢互相飛刺就素隱行怪中又自有許多樣不同半塗而廢中又自有許多樣不同總之皆離乎中而已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尋這個中須是以戒慎恐懼之心做知仁勇的工夫以聖爲中之的求其必至於是切不可被氣禀物欲做主走到那兩路上去

按末節與弗爲弗已對看是安勉之分與隱怪半塗對看是中不中之分此章正意重在中不中上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道一章言道無不在以申明不可離之意所以歸之君子者以君子爲能不離乎道也其實章內只就道言不就君子身上言費而隱講家謂子思因素隱之徒求道於虛無寂滅故特指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徒隱也乃費而隱也此說似是而非中庸之作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作也豈專爲索隱一流哉費隱皆就理言不可認氣爲費認理爲隱自夫婦之愚以下皆就費言而隱卽在其中夫婦之愚不肖是夫婦中愚者不肖者愚不肖所知能如事親敬長之類若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則與庸人何異至乃是道聖人所不知不能朱子曰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之盡處不知不能是不緊要之事又曰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皆說得至於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聖人也盡不得天地也盡不得是舉其大而其大無外莫

夫婦之知能斷以新安陳
氏作事親事長之類爲正
解史氏以男女構精解之
存疑已辯其非矣而近日
李氏雲湄既推出夫婦
二字自當依史氏本旨

本文原不重夫婦只重愚不肖耳何也賢人亦夫婦中人也觀其意止泥註中居室二字故如此耳夫家庭日用之間何非居室之事而然男女構精為說耶

能然也思不肖所知所能即是足語其小而其小無內莫能破也何等樣器著何等樣活潑故復舉鳶魚之詩申言之鳶魚之飛躍氣也當飛當躍者道也是道舉一物皆可見道不可泥在鳶魚上林次崖嘗推言之曰日月星辰風雨雷露一鳶之飛也水火土石山川動植一魚之躍也自人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幽而暗室屋漏顯而宗廟朝廷亦一鳶飛一魚躍也自此章言之夫婦之能知能行此鳶魚也聖人天地之不知不能此鳶魚也此理流行天地間直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亦無滯礙堯之則天以此而舜之無為而治以此治也周公之制禮作樂以

[illegible]夫子之一貫貫此也顏之簞瓢樂此也點[illegible]也孟子之必有事程子之主敬所以求乎此者要如此推測看方妙子思謂之察程子又謂之活潑何也使道有一處不到則欲而不著滯而不活矣道則無處不在豈不察甚豈不活甚潑潑地是贊其活也末節章句謂結上文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及語小莫能破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而鳶魚一節兼大小言者亦總結在內這造字察字都不是用力字講家有欲將末節作君子體道之功者非也下數章方就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此章則皆就道體言耳今日學者看道章書總要

按此則論種謂單結第一節不宜章全章與節有所偏乃並實曰末節兼是結上文並謂之結者自有以議論結之

若只依樣演述一番則是重出而非結矣

曉得道無處不在何處可容吾肆何處可容吾怠得其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得知其造端夫婦則隱微之功不可無知其察乎天地則擴充之功不可無須刻刻體認處處檢點方不負子思一點喫緊為人之意

此章所謂大即後所謂洋洋所謂大德敦化也即首所謂中所謂天命之性也此章所謂小即後所謂優優所謂小德川流也即前所謂和所謂率性之道也大是萬物統體一太極小是萬物各具一太極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大全雲峰胡氏及衆引皆以隱為天命之性費為率性之道此未是存疑不主其說朱子語類亦嘗辨之云不當以中為隱以和為費

又有謂隱即莫見乎隱之隱此與看作索隱之隱者同一意蓋莫見乎隱之隱以心言費而隱之隱以道言索隱之隱是常道之外者費隱之隱是常道之內者何得牽合

章句謂末節是結上文而或問中所謂夫婦之際隱微之間一段又却似就工夫言故時文多誘惑不知或問是就言外說不得以此亂章句正旨

道不遠人章

這一章因上章說道如此其費恐人以高遠求道故

李從雲曰梅溪杜氏此條依註作君子衆人說然求道次第次無不先自治而急於治人者史伯璿作君子自治說有但見至改而止句朱子作能改卽止不煩更治似說得太淺尚舍改過遷善初無盡期安有止息彭李山私存作改不當止於善與朱子不合卻與大全止至善

言道不遠人朱子曰道不遠人三句是一章之綱子三節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蓋此道當昭著於日用常行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爲道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自伐柯以下章句取張子正蒙之言分三節各自一意近日講家俱謂三節相承重在違道不遠一句而伐柯一節則爲忠恕發端丘未能一節則詳言忠恕之事此非章句意蓋論道理則忠恕子臣弟友皆相貫通但夫子立言之意一則以治人言之一則以愛人言之一則以責己言之每節各言一事不當牽合故大全雲峰胡氏及淺說皆依章句

截然作三事看學者不當從晚近之說而輕議章句也君子以人治人史氏謂猶云君子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此於理固無礙然治人就教人言章句甚明不必立異史氏又謂章句之所謂衆人非斯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耳改非畧改而不必爭於至善之謂若畧改而卽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人之道耳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未盡而雲峰胡氏則曰以衆人望人不敢遠以聖人責人也二說似不同然雲峰所謂不敢以聖人責人者不致以聖人之大而化者責人耳若至善恰好處則是衆人之所能知

之義相符較而實確余謂此章總要見道不遠人耳此節不過卽人而得治人之道見道之不遠人也衆不專主立教說何得謂以先自治而後治人說朱子之矣序子況本節大義執柯伐柯而柯取則而執柯伐柯之人以人治人則卽人是二人不足在外君子便是個道與執柯取則彼柯者爲也是引詩中間之含一君子治人之意雖朱子亦有反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之說不過推出來與人看耳非卽作正解也必得此以亂其說深可痛患何得信其說哉至改而止謂改去不善已是善了何容他求此乃指一事受乃論後謂其太淺當且云改過遷善原無止息朱子豈教人有止息哉彭氏止于善之說于本文氣的據今不審上下之氣文而謂有合于大學孔曾說之訛正道何嘗不複徑

能行者豈有不至於此而遽止之理雖曰因上章之言極其廣大故就篤實處言之而非爲拙工改廢繩墨也二者之說原不相礙改而止亦非止而不教只是要學者知無可增損若提撕警覺則固無止時也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論語是聖人之忠恕中庸是學者之忠恕之熟者方是仁乃張子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何也蒙引曰謂之盡仁者卽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止是恕而章句謂是忠恕之事者朱子曰忠恕二字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子臣弟友大全或問蒙引淺說皆主夫子自己之子臣弟

友言不是泥說蓋夫子雖未嘗爲君而有臣然古人君臣字多通用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皆有臣義自庸德下有主君子之道言者有謂是孔子自責自修之事者蒙引云慥慥贊美之詞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爲正言君子之道謂己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而自勉之意則在言外以子臣弟友之事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無虛飾也以是道而責之於人者庸言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無虛詞也庸德易至不足況愈行則愈見不足有不足則不敢不勉庸言易至有餘況愈謹則愈見有餘有餘則不敢盡謹之至

莫非不知聖人語句各有指歸詎不有合耶本處大理而安揑也說者也

又曰雲峰謂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己盡己自盡之忠而恕即不外乎此矣此何以不節言推說忠以施于人者只究得忠恕之事殷氏之說而類此余往以為不必大丘未能一焉夫子只說自三年成個未能皆是說自己不能盡了倘行常是因身又為乃當反求之所提身而說能之也如此章不是個勉強得事夫子但言謂之道道不遠而不立謂之居子之道矣余謂註中文己主於以責人爲說道之當然自也故及之引當參而自修者為道之於未施自仍是即己之身所得治己之道若解說己之說道人者曰則是于人之身所得治己之道只取於于人矣只行于者何奚乎

則是其言也慥慥顧其行而惟恐其不矜行之力則是其行也慥慥顧其言而惟恐其不逮此二句是承上文意而言之非又深一層正所謂慥慥也三節各就一事言不相蒙而皆以見道不遠人之意彼索隱行怪者不知此而日求之荒唐虛渺則雖曰治人也適以亂之而已雖曰愛人也適以害之而已雖曰自責也適以自棄而已即有志於聖人之道而不知於庸行之常漸次求之遽希乎聖神之域亦非所以治人愛人責己也讀這章書可見道不外人倫日用之間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乎此不可須臾離今日學者病痛不在遠人只患在於當知當行之道不肯去篤實用功全被氣稟物欲做主是將不得爲人豈但遠人而已切宜猛省

此章以費之小者而言而總註謂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盡此句要看得好此是就小處看亦有聖人所不能處借前章之語而實與前章不同不可泥看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這一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雙峰饒氏謂其逐遞放開者誤蓋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濶了故特就個人字則已切矣然言人則見在未來皆人之所當盡也故又說個位字則

按大全既取存疑之說而此又如此云而益知後書非先生親定矣余意將謂進為為在道字不能如字工謂君子之道固無不在而其進之必有序也方為下學如云：：

季公雲曰君近之中自有高遠是個道理近步行皆方能近步高遠是是謂道道理而自字合淵進是而又字合同圖是

益切矣然言位則高卑遠邇皆位之所行也故此章又說個自邇自卑則愈切矣合諸章看子思一段雙緊爲人之意何等細密君子之道道字即道不遠人之道存疑謂是進爲之道與大學之道道字一例看者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方言進爲之道或問甚明高卑遠邇明季講家俱云不遠即是卑邇既遠即是高遠高遠即寓於卑邇之中卑邇之外無行遠登高之道此說不是依此則似以高遠屬隱卑邇屬費玩後章總註云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言則知此章高卑遠邇俱當就費上說夫婦所與知與能者卑邇也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者高遠也且并不必說到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蓋此章因上章說個位字而位之內有高卑遠邇之不同故又以其序言之則此高遠只是位內之高遠蒙引云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至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又如始於灑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平天下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類也存疑曰理無遠邇高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此皆說得極明然則以兄弟妻子爲卑邇父母爲高遠何也蓋人子之事父母固在妻子兄弟之先[illegible]使不能聚一家

李儀雲曰人皆謂子思即鬼神
之德以明中庸之道即鬼神含徹
不可知者指誠之見而言不然疏
明子思其文因第十六章表出

之歡心以事其親父母如何肯順故以此爲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在詩意本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耽則是兄弟眞能宜室家樂妻孥者也因兄弟及妻子子思引來乃以和兄弟宜妻子對言之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則是能宜爾室家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則是能樂爾妻孥矣其陳章取義也和之宜之不要看粗了修身刑家齊乎哉感非盡格致誠正之功者難言之暗室屋漏有一德悖焉不能宜而和也夫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亦庸德耳皆素位中所當然耳然高卑遠邇之不可紊如此則庸德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也况欲求之庸德之外哉素位之中猶不可不循其序也况欲求之素位之外哉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聖賢學問最怕是躐等凌節夫子一生自十五志學至從心不踰步步有次序教顏子博文約禮必循循善誘天下沒有無次序的學問但有一說高遠固必自卑邇然卑邇工夫不是容易做的須時時戒謹恐懼臨深履薄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方能得力若少有疎忽便成病痛這卑邇處便阻住了

鬼神之爲德章

這一章重在誠字自道不遠人以下三章因上言費隱而指其切近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騖於廣大也

在我誠可知矣余意如此似將
鬼神看得小了粗了非子思意
也子思即就鬼神說中庸道
蓋鬼神既爲二氣之良能則
天地間萬事萬物無不包羅
焉知體物不遺正是說費處
總都是這鬼神在裏面爲之
質幹即都是這誠在裏面
爲之質幹耳豈可須臾離
誠若將鬼神看做亦是道理
而事已將鬼神與道分爲二
事不知子臣弟友日用常行
者無在非誠即無在非鬼神
之體之也
呂無黨曰俗解有謂鬼神只
是二氣鬼神之德乃誠也若
是則鬼神祇向誠轉中庸鬼字
開口已明說誠字乃下還又
說到祭祀之鬼神屋漏之鬼
神倒將後說向粗處去而本
節又要章首重出非枉不成道
理并且不成文義矣不知德字
只作性情功效解說鬼神使帶
從而言所謂誠者只是更有
鬼神之理非鬼神之外又有一
個誠在上面也
按核書先生謂體處在体
物不遺上不必合視不見聽
不聞則性情功效四字亦只
在体物不遺上李儀雲謂
性情爲不見不聞功效爲

此章又因上言費隱而指其眞實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流於虛僞也故此章誠字乃一篇之歸宿其以鬼神言之者蓋道不離乎物論語以物爲言道即物之形以見道也此以鬼神言道即物之氣以見道也這鬼神二字與論語季路問事鬼神之鬼神不同論語鬼神是單指天神地祇人鬼言這個鬼神是統言天地間氣之屈伸凡天道之春夏秋冬人身之語默動靜無非鬼神章首恐學者求鬼神於杳冥故引程子之言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又恐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又恐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故又以一氣貫之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鬼神之爲德猶云中庸之爲德猶云鬼神之爲鬼神侯氏以鬼神爲形而下鬼神之德爲形而上非也盛德在下節體物而不可遺上或謂必合視不見聽不聞始見其盛非也蓋此章雖兼費隱然隱字乃帶言之仍重在費大抵費隱二義在第十二章本並重自道不遠人以下八章皆重言費至下半部言天道人道乃漸歸重於隱蓋下學上達之義也體物與生物不同體字該生死陰陽一合而物以之始始者神之伸也陰陽一散而物以之終終者鬼之歸也自體物不遺以上所言鬼神甚濶自使天

体物不遺就非離詳方妓案曰鬼神生長斂藏是氣是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使是鬼神之功效此以情性爲体而功效爲用極是從之能体物爲性情也及到即体物處便是功效

微字即誠字對顯字更不可擇對其說始於陳新安李公雲溪辯其非據朱子小註云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胡雲峰曰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而陰陽合散莫非實理無妄之理此二條都解在体物不遺上對体物說爲費=即是也以不可揜爲其似非無理況章句明有發見二字乎但謂微爲誠則不可耳何也微處有誠是處亦有誠也但微爲隱而未見耳俗儒謂此章誠字單指實理後面至誠之誠字方指實心即大全亦有此說不知實理實心原不可分爲兩件有是實理終有這

下之人以下方是說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之鬼神言之見鬼神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發見而著明體物而不可遺者可驗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是恍惚無定之意乃是言其無處不是鬼神此鬼神則是季路所問之鬼神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所之神但不就祭祀言耳此四節言鬼神之無不在即是言道之無不在章句雖止就陰陽言而所指則道也末節乃歸結於誠曰夫鬼神不見不聞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揜何哉蓋以其實有此理其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則實有是合特其合也無形與聲耳其往而屈者陰陽之散也則實有

是散特其散也不可得而見聞耳此其所以能始乎萬物終乎萬物而不可遺也鬼神體物誠體鬼神大全全章引詩皆言首節鬼神之盛末以誠言此節乃推原其所以盛明乎諸家謂首節鬼神之德即指誠言此節是申贊其盛不是推原其所以盛此誤也這誠字是中庸第一個誠字子思既於此發其端至下半部乃極言之蓋非誠則中庸三達德五達道皆虛學者讀此章書須省察身心不可使有一毫不實須積力久到至誠地位則三達德五達道一以貫之矣至誠不是一時可到而誠的工夫則今日就要做起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矣

實心有這實心終見得這實理蓋誠之充塞處即是實理誠之存主處即是實心況本文明言如在上如在左右不可度不可射若離却實心這實理從何處見得乎兼説爲是

切宜猛省

此章鬼神固不指以人物之魂魄言然人物之魂魄亦在其中學者所不可不知程朱之論謂人物氣聚而存氣散而死氣之精英爲心心亦有散時但纔死散未盡所以有祭祀之感王陽明謂心無生死與程朱所見不同而愚意甚深朱子而此說則同陽明謂豈有賢愚善惡同歸於盡者此皆涉於釋氏輪廻之說陳幾亭寄論之曰人死而有不滅者存以爲必有則古今遞積日增一日矣以爲必無則怕有之事甚衆蓋大德無聲臭而長存強厲不遠散昏蒙委朽之人應時散耳斯言近似然須知大德亦非有意長存只知有乎誠無妄所謂生吾順事沒吾寧也長存其自然之驗耳若強其長存而不亡之處無寂寂即申而存亦與強厲不遠[illegible]其君子立論明道之學也

首句是綱下五句是目此數百年不易之定解也稼書先生從舊說極是晚村謂五者皆大孝所致理固可通但下面兩個大德原包孝字在內如若節級說大孝所致則次節又說大德必得不幾贅乎近日李岱雲又曰德為聖人兩是大孝中既有固非由聖德乃盡大孝亦非由孝做到聖人也亦是兩騎之見益舊說可通不必過為新奇以立異也

松陽講義卷之三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舜其大孝章

這一章同下二章皆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乃費之大者而這章則就德之動天者以見其大也不是說必如此然後為孝要見得如此亦不過完得一個孝極古今不常有之事皆是孝中所有可見庸德之分量無窮無盡夫子恐人將孝字看小了有一二分德行便自以為能顯親有些小爵祿便自以為能尊親榮親畧畧光前裕後便自以為能慰親心故不覺深致歎於舜曰舜其大孝也與蓋言孝之量本大惟舜能全乎其量此一句是綱下五句是目德為聖人其顯親之大何如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其尊親養親慰親之大何如且是尊富饗保非僥倖而得之皆德之所自致葢德不大則一身之榮枯皆聽之渺茫不可知之數德既大則古今之盛遇皆操之夙夜宥密之中故大德未嘗有求位之心也而九五之尊直可以德必之大德未嘗有干祿之念也而共球之貢亦可以德必之名非大德所敢要也而令聞令望必歸大德壽非大德所敢

祈也而期頤耄耋必在大德自古之有德者皆然而舜其彰明較著者矣不觀之天乎生物者天也而物之榮落天不能主持惟其材篤耳天非有心厚之亦非有心不厚之也其材而為栽者耶栽者固有可培之理天則因而培之培之者天而所以致天之培者仍物也其材而為傾者耶傾者本有可覆之理天則因而覆之覆之者天而所以致天之覆者仍物也又不觀之假詩乎言可嘉可樂之君子其德既宜於在野之民在朝之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愛之佑助之寵命之而又申重之其已然者如彼其方然未然者又如此夫詩言令德之宜民人即物之栽者也受祿而保佑申命即天之培也天亦因君子之材而篤之耳祿之受就非德所自致乎故自古大德之君受天命而為天子皆自其德必之其權不在天而在德舜之所以為大孝者如此若使其受命特僥倖而得之斯亦不足以為孝矣夫極宇宙非常之德業皆是這孝內所有孝之無窮盡如此莫非道之費為之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舜是何等樣孝只完得本分內事這個原沒有限量安有可住足之處須儘我力量做去終身無一刻懈怠庶幾少盡萬分之一

此章以德與尊富饗保證明大孝自雲許氏之說

將舜說亦不妨

如此曉村看德爲聖人五句皆因大孝所致與許說不同前輩皆從許說似不必更

新安陳氏謂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朱子或問亦如此說此皆是補子思本文言外之意亦不可不知

第二節蒙引云此亦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耳依淺說則第一第二第五節俱就舜說惟第三第四節泛說蒙引是

武王周公章

這一章就武王周公之孝以見道之大達孝二字是綱善繼善述乃達孝之實也春秋三節即所制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郊社節合事帝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蓋盡倫盡制總是孝中事則總是道中事可見道無限量達孝依註只是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蓋合乎人心之所同然則人自不能不歎服與天下歸仁同例達不是空空讚歎便是合天下遠近親疎賢否知愚之人都化於孝中了集註倪氏謂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此謬也明季講家作達權通變之達看尤謬次節泛論孝的道理而武周在其中善繼善述功業有功業之繼述制作有制作之繼述二字大全蒙引存疑俱兼守常達變說當變通而變通固是善當持守而持守亦是善明季講家專主變通言者非曉村云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又曰武周繼述伐商特其一耳時人專以此立論不惟以周先王等操懿并以武周擬不然可乎說得極明總之先王之志事只是一個道理上爲先世纘緒便是善繼述註中原合纘緒有天下制作言之不專指有天下也春秋以下亦不是以之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春秋二節即註所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之黃氏洵饒謂下文指上章下文言此謬也

明季講家以敬其所尊爲通乎上屬春秋節以愛其所親爲通乎下屬序昭穆節亦非蓋以敬所尊愛所親分配二節可也而以註中通乎上爲敬所尊通乎下爲愛所親則誤矣又或以上節爲禮備下節爲義周或以上節爲時祭下節爲祫祭皆謬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總是一時事祖廟即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朱子或問中論廟制最詳當細玩陳宗器見於尚書之顧命設裳衣見於周禮守祧之職爲時食見於周禮庖人之職註只是舉一以概其餘俱當細考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禮字專指序立之禮不泛指祭禮昭穆二字亦詳或問中陳介眉曰

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謀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最明時文多誤看甚至如艾千子疑序昭穆皆西向大祖此讀禮不精之過爵有貴賤然皆是貴者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能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賢不肖也大全許氏兼賢否言稍疎旅酬下爲上謂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按儀禮是弟子先自卒觶以勸其長飲非爲其長代斟酒也時文有解作斟酒者其誤起於蒙引亦是讀禮不精之故逮賤之意指卑幼言然不必是童子序齒是從昭穆中序齒非逮序齒淺說云當序昭穆之時昭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講則序昭穆與序齒方有分別序昭穆燕毛是同姓之事序爵是異姓之事序事旅酬是合同姓異姓之事這兩節祫祭時皆如此時祭時亦皆如此以言乎其禮則皆無不備以言乎其義則皆無不周自上及下皆得

盡其尊祖敬宗之心武周所制祭祀之禮如此可見其善繼善述矣當其時但見武周所踐之位先王之位也主祭助祭各有其次武周所行之禮先王之禮也堂事室事各有其典武周所奏之樂先王之樂也堂上堂下各有其節蓋於道上無絲毫欠缺即於志事無絲毫不合以此位禮樂而敬祖考敬先王之所尊也如春秋一節以此位禮樂而愛子孫臣庶愛先王之所親也如序昭穆一節先王雖死矣而事之如生先王雖亡矣而事之如存孝至此亦至矣天下之人有不通謂之孝者哉這一節註雖云結上文兩節然上兩節通上下言這一節專就武周身上言畧不同此以上是就其祀先之禮觀之其孝已如此况其所制祭祀之禮更不止此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祀天上帝也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以事夫后土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祀其先也宗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之以祀其先也這郊社禘嘗之禮其義至爲深遠當時武王周公體道工夫到極至處真見是道察乎天地所以能制得這個禮這不是容易的人若能明得這個禮義則其識見便與武周一樣其力量便與武周一樣這便到一貫地位了天下更無難事治國有不如示諸掌乎武周制作之妙

如此所以謂之善繼善述所以謂之達孝今人必須到這個地位纔有些好處不過是道之一支一節到武周聖人眞不曾背壞何得便自畫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將這個大規模存在胸中卻從卑邇處做起由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漸漸擴充去不到極至地位決不肯歇手庶幾有個長進只子若先自放倒便終身不能見聖人藩籬子思所以言道之費必推論至此指示學者之意深矣不要作武周論贊看過了

春秋二節俱兼時祭祫祭以時祭祫祭分配兩節皆此錯說之謬也曉村謂時說亦無大謬舉昭舉穆咸在定是祫祭此殊不然高曾子孫便有昭穆

曉村謂其指先王也太王王季皆在內繼志述事不必坐煞是文王志事此恐亦未然此章論武周之孝自當主文王說

曉村謂敬愛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而王上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卽是繼述之善此最說得好又謂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註中極明將文生出地統於天陰統於陽之類殊爲可笑又謂禮達於祫義蘊甚精當於本原上頭會非可求之名分權衡也皆足破時解之誤

郊社禘嘗自先儒鄭康成王肅各持一說紛紛爭論互有是非總折衷於朱子而已學者欲知其詳宜先求之三禮註疏而以朱子之說斷之然朱子亦間有未定之論如此章大全朱子取五峰無北郊之說恐北郊不可謂無此章偶言社而不及北郊耳通考吳氏澂之說最明

自誠明章

這一章是下十二章之綱領見天道人道始分而終合子思蓋深有味乎前章天道人道之言將分知行分天人觀之而此章先統知行統天人觀之謂夫不能盡同者氣質之稟不可限量者學問之功有一種人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此自誠而明也是其氣質純粹所性而有者乎卽所謂誠者也有一種人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此自明而誠也是其氣質不能不偏有賴由教而入者乎卽所謂誠之者也此其從入之途不能不異然及其成功一也以性而有者言之誠便明矣其於此理固無少虧欠以由教入者言之能明理則可至於誠矣其於此理亦無少虧欠所不同者遲速之間耳而豈有異哉兩個則字雖上一則字意緊下一則字意慢然總是決辭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子思意思全歸重人道上自古聖人從這一路做成者多生知安行者能有幾人今日我輩所以未得爲聖人只是不能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求明篤行以求誠耳不是聖人不可學努力努力

兩箇自字淺說云自夫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言之則謂之教明季講家皆如此說蓋以誠明二字無節次非由此至彼也然大全葉氏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與淺說不同似亦無礙但不可認誠明二字有節次耳

大全朱子云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記得極明明季講家必欲混而一之眞屬怪事

末二句大全三山陳氏雙峰饒氏淺說俱作成功說一看獨存疑謂下二句只是申上二句無成功一也之意此不可從

其次致曲章

這一章是以誠之者之人發明人道然章內仍兼知行言蓋行必本於知知仁原不相離也承上章言至誠盡性恐學者道是性只至誠能盡不知性本人人固有亦人人能盡雖不能一時即盡無不可漸次而盡只看用力何如耳故開口說一句其次致曲是教人用力於性之方其次註謂通大賢以下蓋非一途人人之氣質昏明強弱固萬有不齊然這個工夫無不可廢曲註謂一偏也陳紫峰謂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乎物則其中之仁

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后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爲惻隱遇可惡則義發而爲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此所謂致曲即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謂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此一段亦本大全朱子而發得更暢此曲是好的曲是從性上發出不是從氣質發出若夷惠之曲便叫不得好便是從氣質發出致是擴充的意不是止就一曲上做到極處如一念惻隱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不仁一念羞惡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不義而曰禮曰智無不皆然是謂致曲致曲兼知行黃氏洵饒謂在知行之間者謬曲能有誠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此便是全體皆誠但猶未是至誠耳此便是孟子充實地位東陽許氏謂是一曲之誠者謬晚村謂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亦未是下了一箇致字便不是一曲之誠了自形著至變化俱是誠之以漸而積不是曲能有誠一蹴便可如此其間節節有工夫誠積於中而發見於威儀容貌之間者形也誠之又積形者日新月盛則著矣誠之又積著者粹然盎然赫然暄然則明矣此便是孟子充實而有光輝地位形著

明皆是發於身者是盡其性之事誠之又積人皆欲善向慕則能動物矣誠之又積動者實能遷善去惡則變矣誠之又積物皆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不知其然而然則化矣動變化皆是及於人者是盡人物之性事夫惟天下至誠能感人而使人化令其次亦到化的地位豈非已造於至誠之域哉否則德猶間斷而未至於神化無方安能鼓舞乎人而使人皆變化莫測哉此化字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夫其次與至誠相去懸絕而及其成功則一可見天下無不可變之氣質無不可學之聖人故程子曰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今學者莫不有是曲所爭只在致與不致不能致則隨它隨誠純被氣禀物欲做主日昏一日直到夜氣不是以存須要看朱子所云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這一個遂字有不可少緩之意腳根便要從此立定不許他再走作循力做去子思一章都是欲動人意思却又有個責成人的意思在至誠可到而不能到便是自暴自棄了

按廣平游氏講致曲曲字作曲折之曲朱子於或問中以辨其非而明季講家猶有襲用其說者今只當以註爲正

誠者自成也章

這一章是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然章內却兼知行言蓋能行方是眞知知行工夫不相離也承上章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恐學者看得誠字高遠不可幾及不肯擔在身上故此章開口先說一句誠者自成也見得這個誠是不可推諉的人但凡有形有氣之爲物而不知有此誠方成得物這一句說得凜然可畏物之所以自成全在這誠豈如身外東西可有可無的既說誠又說道者依先儒作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分看天命之性渾然者也率性之道散殊者也欲盡渾然之誠須在散殊之道上著力人多認這道是可行可不行的不知是人所當自行也是不可推諉的誠者自成泛就物言而道自道耑就人言然自成句雖泛就物言而所重仍在人故章句既解誠道又申一句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這一節耑以責成學者之意至深切矣又恐人疑自成是有了期的自道是在外面的故又將自成之意申之曰誠者物之終始徹始徹終皆賴這誠是無有了期的又將自道之旨申之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自道工夫全在實心心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是不可在外面假借的前一節重在道自成工夫全在自道上非自道則不能自成後一節又重在

誠自道工夫全在自成上非自成則不能自道蓋互相發明也又恐人疑自成自道當爲一己之事故末章又推而廣之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猶前章由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由形著明而動變化也然所以能如是兼成者何故蓋成己成物雖若二事然成己由於仁仁卽誠之體也成物由於知知卽誠之用也仁與知豈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己物有內外仁知無內外也故未誠則仁知未得於己無以成己何以成物旣誠則仁知已得於己成己在是成物卽在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哉至此可謂眞能自成矣亦可謂眞能自道矣與至誠之前知亦何異哉學者看這章書可見至誠雖不易及這誠的理却是我性所固有是不可須臾離的吾與至誠相去懸絕者只是不肯用力耳非至誠之不可學也讀至此便要想成覸所謂彼丈夫也吾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便要想顏淵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首節大全雲峰胡氏新安陳氏蒙引存疑俱以誠爲天命之性道爲率性之道愚向疑誠卽道也不應如此分若如此分則章句所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難道率性之道獨非人之所以自成乎天命之性獨非人之所當用功乎

然先儒皆如此分看者豈以首章天命屬未發率性屬已發下學工夫尤當在發處著力乎知前章致曲亦是發處工夫大學明明德章亦云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蓋未發之時雖未嘗無工夫只是一箇戒愼恐懼發時病痛故多用力尤難故聖賢往往單提發處教人用功發處工夫到則未發時亦便得力能著實做自道工夫則便能自成此節之旨或當然也今姑依之

自成內雖亦有自然之意然只是實意不可作正意看故或問以楊氏無待而然之說爲非

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止以實理言或問則兼實理實心言謂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單說實理則實心包在內了分言之則是二件實理是人物共有的實心是人獨有的然實理之理與道以理言之理又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條件合外內之道道字與率性之道而道自道之道不同不可牽合此道字卽指性說非見於行事而謂之道也

時措之宜是以仁措於已知措於物不可專謂措於物

章內五誠字第一誠字第二誠字作一樣看俱兼實理實心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作一樣俱就實心說須辨

故至誠無息章

這一章重在至誠無息一句又只重在至誠二字許多功用俱從無息上來無息又從至誠來自無爲而成以上見聖人之類天地自貨財殖焉以上見天地之類聖人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總一至誠章首劈空下一故字蓋因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承上

致曲自誠兩章來彼兩章言人道雖一以仁言一以知言而全賴於勇此章接言惟至誠則不賴勇而務如以見人道之必不可無勇也章句云既無虛假自無間斷要細玩見得惟至誠所以無息

凡人不能無間斷必是誠未至如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到底是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顏子雖不是有虛假的人然三月之內夫子已許其仁然對至誠看則猶有未至亦是虛假此要看得極細存疑謂顏子三月之內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無實此看得粗了不息即是無息無分別

徵字與致曲章形字不同形著明是已身上事徵是見於政事者悠遠博厚高明皆在徵字內摘出言之遂句要想王道規模無一毫雜伯氣象至誠功業只此第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一節又抽出言之耳覆載成是言至誠及物之用猶之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博厚配地節言至誠及物之體猶之言可與天地參註云與天地同體此是用中之體總在功用上言但自功用之施於我者言之則爲體自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爲用前言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後言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此省文互見也須知博厚高明之前俱有一悠遠博厚高明

之後俱有一悠久又須知悠遠博厚高明雖在外而外實根於內但未嘗明言兼內意至悠久處下一久字始露出兼內意耳故章句既云悠久即悠遠而又曰兼內外而言也不見而章三句總是自然意而所以自然者皆由於誠聖人之治天下有許多設施而曰不見不動無爲者只是簡省事而無情見動爲也不是不好的只是費力至誠則不待費力耳既言至誠配天地復就天地言之者猶仲尼祖述章爲物並育一節之例爲物不貳如何便能生物不測蓋不貳則不息而久由是博厚高明悠久自然能生物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化育之

功言不以形體言今夫天一節正言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無窮廣厚而先言昭昭撮土者乃立言者抑揚起後之勢及其云者自吾人就其所及者言之猶曰若論其全體云耳山水二段就天地中舉出一山舉出一水俱完備天地之理益見天地生物之不測此以上言聖人而極言其及物之功言天地而極言其生物之化恐人徒從言功用而忘其本源之所在也故末節又引詩而歸重於誠舉一天而地可知舉一文而羣聖可知於穆是誠不已是無息德之純却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獨不能不已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湊成全誠無息之意耳只在文王心中言不是天人合一之謂言外便見惟至誠所以自能無息不待言功若學者必須有勇方能不間斷要人於前致曲自成二章內認出一勇來也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其做功有一分勇便有一分誠勇到極處則誠亦到極處故未問息不息先問誠不誠未問誠不誠先問勇不勇由人道以進於天道聖賢自有交繳只在人肯用力耳

章句謂天地非由積累蒙引却云天地亦由積累蒙引是從未有天地之前說到有天地故見其亦有積累章句是由既有天地之後說其生物見其可以積累言也章句是正意

講家謂命如命脈之命非命令之命不必如此說只是一箇命但須知此是就主宰處說指其由令之原耳

大哉聖人之道章

此一章是申言道之費以見修德凝道之功不可不極其全亦人道也章首大哉二字即第十二章費字聖人之道即第十二章君子之道首節包下文兩節猶十二章之費包語大語小一般蓋子思將詳言人道恐人不肯盡力故先將道之費處贊歎一番這個道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本是人人共有自人拘於氣蔽於欲而此道遂為聖人之道這聖人之道不是不可學的亦不是可容易學的非比百家之道可以偏精可以粗據是一個不可限量的物事自其大無外者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飛潛動植物至多也而斯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乎萬物焉蓋氣之流行即理之流行也包含徧覆天至高也而斯道之高大有以上極乎天焉蓋氣之充塞即理之充塞也自其小無間者言之則優優乎充足而有餘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其目有三百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其目有三千三千之中無一

而非道也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道道之大處小處雖不必待聖人始有然必如聖人而後道始行不然道自道人自人判然二物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是故君子有修德凝道之功焉君子知道體之大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必尊德性以全夫心體之本然知道體之細非粗疎之識見所能悉必由問學以極夫事理之當然這一句說修德凝道工夫已盡了朱子云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註[illegible]一條說此節間架亦最明但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二件缺却力行[illegible]然若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蓋存心不專是虛靜工夫語類有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亦自有克[illegible][illegible]程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即克己復禮章註語此可見存心包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即知其所當行者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皆力行事大學之格致誠正修

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分言則二事合言只是一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此無可疑若如史氏伯璿蒙引諸家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難道行處獨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庸與禮乎支離甚矣這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做到透徹地位則德修而道凝無所往而不宜雖居上居下處治處亂境各不同而無在非天理流行貫徹乎其間無在非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世界大綱正而萬目舉自然不驕不倍是與足容詩之言既明且哲明者哲之存哲者明之發即尊德性道問學而德修道凝之謂也詩之言以保其身即處上下治亂無不宜之謂也保身不專就無道默容處言亦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只是天理爛熟所行必無危殆之道若道上有一毫虧缺身雖存不可謂保故朱子謂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曉得聖人之道雖說得極大却不是不可到底誠能戒慎恐懼擇善固執去做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做到熟後自然無往不宜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是眼前極平常的事但方在氣拘物蔽之時不是用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工夫安能到這個地位須要努力向前循序漸進由淺而深由生而熟庶不負子思這一番指點人意思要有一說尊德性道問學這兩件

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自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却似兩件工夫可偏用的其誤學者不淺不知吳氏此說特欲調停朱陸耳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敎人專欲先立乎其大多在虛靜一路上走亦豈可謂能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為務而尤以涵養本源收拾放心爲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畧也又明季講家多主陽明之說謂道問學即是尊德性工夫混作一件此尤悖謬皆不可不辨

德性不由乎廣大高明之類問學不由乎精微中庸之類或問游氏謂尊德性道問學然後能致廣

大楊氏謂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明季講家因此遂謂註中屬字作不得目字此固不是又廣大高明故厚總是此理精微中庸新禮亦總是此理楊氏分先後看似亦不是

晚村謂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者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今人因故厚要貼德性故每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愚謂專指良知良能爲故厚此說本蒙引固不是謂良知良能不可名故厚亦恐偏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章句已知已能固學原不曾說煞

晚村謂惟敦厚纔可以崇禮此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然天下有一般人實是敦篤淳朴然或其偏不以爲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謂厚者禮之意在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句獨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又因以字變例便生由此一番議論耳晚村此一條最足闢時解之謬大全雲峰胡氏看以字不免支離

他處專言中庸則自包得精微與新禮且包得廣

大高明故厚此處與諸項對說則只是中庸不必側重

史氏以設之已在吾者比廣大四者以毅之未入吾者比精微四者此未確蓋以賦予言之則精微四者皆是本然皆可云設之在吾者若以學力言之則惟敦厚二字註云已知已能若廣大高明都難作見成看

仲尼祖述堯舜章

這一章見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首節依雙峰饒氏說謂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用一個學字最好人皆謂仲尼生知安行

不知生知安行未嘗不學也堯舜文武之道即中庸之道仲尼學堯舜文武之道即是學中庸之道堯舜遠而法不盡傳故章句言遠宗其道文武近而法無不備故章句言近守其法其實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中是道也在天則爲天時春夏秋冬有自然之運堯舜文武以此順時而爲政時不同而無過不及者則同仲尼之順時亦如堯舜文武之順時而已在地則爲水土東西南北有一定之理堯舜文武以此隨地而制宜地不一而無過不及者則一仲尼之隨地亦如堯舜文武之隨地而已自一心以至於萬事無非天時水土之理流動充滿無內外之殊也自大綱以至於細節無非天時水土之理發見昭著無本末之異也此在仲尼自視但見其爲學自人視仲尼則但見其爲德學無不備故德亦無不備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是其博厚也無不覆幬是其高明也辟如四時之錯行是其博厚之悠久也如日月之代明是其高明之悠久也是則天時水土即在仲尼身上仲尼之身即一天時水土仲尼與天地豈有二乎故欲觀仲尼者觀天地而已試觀天地間有知無知萬物如此其不齊也然並育焉而未嘗見其相害錯行代明道如此其不一也然並行焉而未嘗見其相悖雖以勢言物有搏噬道有怨伏不無窒礙而

以理言物自安其物之常道自安其道之常各不知妨自其不害不悖者言之一塵一息皆造化主宰於其間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是小德之川流也自其並育並行者言之極天蟠地亦無非造化主宰於其間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是大德之敦化也川流敦化費而上下察者也小德大德隱而不見聞者也天地之大如此仲尼豈有一毫讓天地哉萬物二句是就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處分見其大小德二句是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處分見其大四句皆是天地所以爲大無淺深大德小德只是一德分合言之耳亦無淺深朱子謂大德小德如忠恕如中和是就人心言則以聚於心者爲大德散於事者爲小德然聚於心而渾然之中未嘗無燦然者存則小德實包乎大德之中散於事而燦然之中未嘗無渾然者存則大德實運於小德之內亦非有二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此雖是夫子天縱之德然亦由學而至觀論語志學一章可見人只患學不力不患聖不可到仲尼而后無有如仲尼之配天地者無有如仲尼之憤樂忘年也太史公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不知徒嚮往亦何益惟從事尊德性道問學工夫浸灌陶鑄於優優洋洋之中日親日近庶不負子思揭仲尼以示天下萬世之意

章句內外本末擇蒙引存疑淺說則所謂本者指不時不食之類所謂本者指仕止久速之類本末皆以事言而爲外心則爲內據大全北溪陳氏潛室陳氏則以不時不食之類爲事爲末而即爲外以仕止久速之類爲行爲本而即爲內據史氏伯璿則以不時不食仕止久速之類俱爲末爲外而以其所以然者爲本爲內蒙引存疑之說似長今從之

諸家皆以理之變遷者爲律天時以理之不遷者爲襲水土此說亦是然細玩或問却不如此今依或問

黃氏洵饒謂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敎化也史氏伯璿謂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敎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敎化是費隱之大者二家之說不同當從史氏

惟天下至聖章

這一章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至聖之德充足有餘與天地之小德一般觀之內而內一小德之川流也觀之外而外一小德之川流也聰明睿知仁義禮智溥博淵泉皆是小德之在內者時出是小德之在外者聰明睿知即包得仁義禮智在內下四股特抽出

細言之耳居上臨下千變萬化至難調劑至聖之聰明睿知無微不照故能有臨容執敬別皆是有臨中事度量寬大者能容然有能容處亦有不能容處至聖之仁則寬裕溫柔無所不備故足以有容操持牢固者能執然有能執處亦有不能執處至聖之義則發強剛毅無所不備故足以有執禮智皆然此小德之在內者周偏廣闊是爲溥博蓄之厚也靜深有本是爲淵泉貯之深也溥博淵泉看來似說大德了其實是形容小德猶之第二十七章言道之小而曰優優大哉耳克積於中而未能發見於外則德猶未至也至聖之小德既溥博淵泉於中而自時出於外時出不但是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即同一仁也當寬裕時則寬裕發見當溫柔時則溫柔發見至纖至悉之處無不隨感而隨應眞所謂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中庸形容至聖之小德至此可謂盡矣又恐人淺觀夫溥博淵泉也復就其溥博者形容之曰如天見其包含無限量就其淵泉者形容之曰如淵見其停蓄無窮極充積之極盛如此其德爲何如德耶又恐人淺視夫時出也復就其出而爲威儀者形容之曰見而民莫不敬就其出而爲言行者形容之曰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發見之當可又如此其德爲何如德耶又恐人淺視夫敬信說

也復極言之蓋曰民則中國蠻貊之民皆在其中矣曰敬信說則聲名之洋溢皆在其中矣曰莫不敬信說則中國蠻貊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尊親可知矣此其德豈非卽一天之德耶曰配天者配天之小德川流也註云廣大如天者亦優優大哉之意自溥博如天以下皆所以形容上文非又深一層民之敬信說聲名之洋溢皆是見其發見之當可非後言其功效也學者讀這章書要想至聖川流之妙如此吾輩今日如何能望見其堂奧工夫只在道問學果能盡道問學工夫則粗疎之氣習去得一分至聖之德便近一分川流之妙未必如登天之必不可及也

勿將至聖作塵飯塗羹看

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之德合言之總是德故次節註云五者之德

時出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匱無阻塞無窮盡而隨時變通之意卽在其中

至誠至聖兩章旣以小德大德分而總註又云上章言至聖之德下章言至誠之道大全朱子又云至誠至聖是以表裏言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按德有大有小道亦有大有小小處有表裏大處亦有表裏但子思言至聖則就德言言至誠則就道言德是道之所發故爲表爲發見道是德之所蘊故爲裏爲存主不比他處言人心之發見存主

惟天下至誠章

這一章承大德敦化而言至誠徹內徹外無非大德之敦化經綸何是大德之在外者立本知化是大德之在內者天下之大經若就其中細看則千條萬緒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眞實無妄之意流貫於其間主恩則盡其恩之實而無一毫虛文主義則盡其義之實而無一毫虛飾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名分秩然之謂經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情意藹然之謂綸這便是大德天下之大本

若就其中細看則萬象森然具備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眞實無妄之意渾然包舉不偏則眞實不偏無一毫偏者夾雜不倚則眞實不倚無一毫倚者夾雜氣禀不得而奪人欲不得而搖這便是大德天地之化育若就其中細看則萬物粲然具列便是小德了若以其大綱言只是一段眞實無妄之意默然吻合自有而之無謂之化則實知其所以化自無而之有謂之育則實知其所以育太極不離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離太極不雜乎陰陽者確知其不雜這便是大德在至誠原不是一箇空腔子有大德而無小德在子思此處則只是言其大德耳這三

句至誠敦化之意盡矣又中之曰夫焉有所倚者又見其自然而然不倚於思不倚於勉猶無息章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章句謂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益以經綸對立本知化育言之則經綸爲功用以三者對至誠言之則三者皆爲功用此功用與他處言功用皆在外者不同肫肫節又承上文而申贊其功用之妙不是又添一層言經綸大經是一仁之貫徹也而仁則肫肫立大本一淵之中存也而淵則淵淵知化育一天之運行也而天則浩浩此三句便有形容不盡之意故即繼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聰明聖知上用一固

字要看得好天下亦有絕世之聰明却是虛浮慧巧不在義理上用不但喚不得實聰實明并喚不得聰明若能辨別義理而畧有一毫未至這是聰明而未實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即是天下至誠猶云惟至誠能知至誠也不必拘泥上章謂惟小德能知大德蓋上章聰明睿知是以小德言此章聰明聖知是以大德言字同而義異也然須知大德小德原不是二件小德即就大德中抽出言之耳曰肫肫曰淵淵曰浩浩只大德言也而其中有仁焉有義焉禮焉知焉溥博淵泉而自不窮於時出並無兩層存疑曰上章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化乎說得兩章之義了然但有一說小德大德在至聖至誠是合一的若在學者則如何能便合也有大德上有幾分工夫而小德上全欠缺也有小德上有幾分工夫而大德上全欠缺須是尊德性工夫到十分盡處然後能全得道大德道問學工夫到十分盡處然後能全得道小德至德修道凝地位便無可分了讀這兩章書者必汲汲將德性問學工夫着力去做方纔有益

按朱子謂中是大德和是小德雙峰饒氏謂大經是道大本是性天地化育是命則經綸大經是致和事似屬小德不知致和工夫極細密經綸大經

只是舉其大綱正是致中邊事蓋中和雖分屬已發未發其實二者各有內外動靜中藏於內而自有中之作用發見於外經綸大經是也不是作用皆歸和和雖見於外而自有和之本原備具於內溥博淵泉是也不是本原皆屬中玩此二章益可想見中和界分

史氏伯璿講亂述章謂大德小德是隱川流敦化是費愚按此章乃以經綸大經爲費立本知化育爲隱則誤經綸何嘗無隱立本知化育何嘗不費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句法相似而語脈不同如淵如天二句上文則有溥博淵泉字則以溥博淵泉

爲主而如天如淵是形容之詞其淵其天二句上文暗伏淵字天字則以天淵爲主而淵淵浩浩是形容之詞不必如有疑作一側看

衣錦尚絅章

這一章是中庸之結尾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推之以至其極一部中庸道理皆包在內與首章遙相照應一言以蔽之則曰下學上達而已蓋上三章言仲尼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是豈一蹴可至哉學者必從下學始下學必從爲己之心始故首引衣錦尚絅之詩以發明爲己之義錦可衣不可著也君子貴有美在中自然發見而

不肯其有意表暴故闇然而日章者君子之道也的然而日亡者小人之道也一爲己不爲己而君子小人之分途在此豈非學者所當首務哉淡而不厭三句不過是形容闇然日章之實子思深有味乎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不是推進一層言皆庸言行皆庸行無新奇詭怪可喜可驚之處者淡也然言雖庸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屬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焉沉靜朴素無浮詞蔓說無盛容繁飾者簡也然言寡而中貌質而恭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不嶄厲其崚角者溫也然事之孰是孰非人之孰賢孰否胸中涇渭昭然妍媸不混雖溫而自有理焉這二句都是外人看得如此在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知有不厭文理又都是下學立心之始勿看太高妙然有箇爲己之心了又須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遠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自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知此三者則見得個爲己門庭不錯從此用下工夫故云可與入德矣這三個知字即大學知先后之知非知至之知也亦勿看太深微蓋子思將教人去做謹獨戒懼入德工夫先要他具一個爲己之心又要他先知幾然後可下手此最循循有次序潛雖伏矣二節乃是正言入德工夫

潛雖伏矣節即首章愼獨之事相在爾室節即首章戒懼之事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愼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愼獨後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疾病方無愧於心此正言謹獨工夫蒙引謂內省不疚以已能者言不可看做謹獨工夫此不可從不可及句亦不是贊詞言不可及惟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潛滋暗長無用力處矣相在爾室節晚村謂是主敬之全體兼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舉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工夫此是向來講說

之誤曉村此條最是大全雲峰胡氏諸家亦未免說偏了奏假二節依新安陳氏及蒙引總承謹獨戒懼來但奏假節效尚淺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不必如雙峰饒氏前節效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蓋謹獨戒懼總是入德之功工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不賞民勸不怒民威其有中和之德者不能但猶未到中和之極處只是國治事篤恭而天下平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詩言不顯子思易之以篤恭二字章句云篤恭言不顯其敬也只是不思不勉無一毫形迹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之謂雲峰胡氏謂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其敬却說偏了不知不顯篤恭皆貫動靜也篤恭而天下平亦不是全無政教有關雎麟趾之精意少不得周官法度只是行其所無事中庸說到此已盡子思深有味乎不顯篤恭之妙故復三引詩以形容之前至無聲無臭而曰所以形容不顯者至矣其贊歎之深溢於言外然不是徒慕上達正欲勉人下學以企及之耳這無聲無臭一語最要體認不可涉杳冥昏默虛無寂滅話頭無聲無臭即在有物有則上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又不可依雙峰饒氏專以此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臭則已發之

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臭的程氏謂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若專指此爲天命之性者蓋是言此句中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合而爲一非謂此句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兼率性之道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不顯地位雖極高極遠却不過從爲己之心謹獨戒懼之功便可做到可見上達只在下學之中人只患不下學不患不上達今且就下學中爲己二字先去體認孔子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爲人原從學內分別出來若不曾去學從何處分別就如穿衣服一般知道錦是好的了却有衣錦尚絅的有衣錦尚絅的有衣絅尚錦的若不曾知有錦這都不必論了今日學者胸中一味苟且外面亦一味苟且徹內徹外都沒有錦不但不是君子且不免爲小人所嗤又有論爲己爲人須大家努力去志於學將聖賢擇善固執工夫任在身上胸中有個錦了然後以爲己爲心以戒懼謹獨爲實下手處方是下學實際

存疑謂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則先戒懼而後謹獨此章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則先謹獨而後戒懼此說本朱氏公遷其實不然或問謂此章再序成德入德之序分明與首章一樣但言之先后不同耳豈得如此分乎

晚村謂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若闇然二字爲甚是村師强拈此二字以貫通章如江門之主静新建之致良知一般闇然是形容外邊是贊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然講章亦有所本大全朱子有一條云自章首尙絅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此即講章重闇然之意也但謂章内有此意則可即用此二字貫通章却不妥中庸首末兩章只言戒懼慎獨不及致知力行益戒懼慎獨不是空空戒懼慎獨即在致知力行上上見故言戒懼慎獨便包得致知力行

古虞石泉衛一龍闇公氏校畢

講義卷之三終

松陽講義卷之四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吳縣席永恂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這一章是聖人鼓舞人好學之意玩本文三不亦字便見循循善誘之意大抵人不肯學多是看做煩難勞苦之事不知人只是不去學耳用得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妙處這個學原不是煩難勞苦的以其始而言之有如知天命之性皆同而氣質之性有異一旦發憤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這便是學了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閑到了這箇境界豈不中心悅懌有自住不得之勢乎以其中而言之這所知所能之理原是人人共有的人雖多爲氣質所蔽而其本然之理未嘗不在特吾之學未能及人則無以動其固有之心有如學益進習益熟悅益深則信從自衆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到了這箇境界豈不歡欣宣暢

比于悅更爲發舒乎以其成而言之這所知所能之理原是無時不然的但處順易處逆難吾之學未能到義精仁熟地位則一遭逆境未免有不平之意有知學愈進習愈熟悅愈深則知行各造其極所見高明而眞有以見夫學在己知不知在人所養純粹而一切身外之物舉不足以介其意雖遇極不堪之境不但不大段忿怒要求其胸中略含一纖芥不平也沒有到了這箇境界豈不是成德君子乎可見學不是箇煩難勞苦的只怕人不去做工夫耳但這一章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着實認得了這學字方可去講通章之義所學果何事如何樣去學註只云學之爲言效也然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大全云所以學爲聖人也又云學爲人也然所謂聖人者果如何所謂人者又如何學之又如何以至曰知曰行曰覺皆是虛字所知所行所覺者果何事若不討箇着實則此等字面皆可爲異學所借要討着實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方有主張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細細體認然後此一箇學字有着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于天命之性是也若一切記誦詞章虛無寂滅皆是學其所學非吾所謂學朱子于此所以只說得大意者蓋因此處方要發明聖人鼓舞人進學之意而未暇爲學者深辨此立言詳略之法也在夫子此時口中亦只要鼓舞人進學至於俗學之支離異學之虛無不可不掃去者夫子亦未之及蓋須俟已掃去者言非對未掃去者言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先要認清了這箇學字若這箇學字認不清只管去時習便都成病痛到得工夫益深感召同類便是一班不知學之人聚作一羣其爲世道害更不淺工夫又深到了堅僻地位雖舉世非之而不顧如告子及後世陽儒陰釋之徒自謂能不見知而不慍而不知其病已不可救藥此不可不懼也所認清了學字須要猛力去做時習工夫做了一層又進一層直要到君子地位中間無可歇手處

大全解學習二字云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解悅樂二字云悅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皆說得最好

學字不同有徹始徹終之學有起初頭之學此章第一學字只是起初頭之學若統三節總是論學這是徹始徹終之學

此章三節依蒙引則與大學三綱領一例說來便

是新民存疑則云朋來而樂雖是成物事與大學新民覺稍異然只與明德皆大學之道俱在這學字內朋來而樂似是明德新民一步但學就該體用未有兼體而言者朋友相從乃是體用全備之學依存疑是關上一學字便包得三綱領這工夫甚深固朋來工夫又深則不慍蓋三綱領由己及人是橫說這之次序此三節由淺入深是縱說學之次序不可一例看存疑似是

蒙引論此章云儒者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

本體故以格物爲務外支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於事理究竟膠粘不上于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按也此一條辨學字亦極明最宜玩味

明季講家有以不襲取不凌節講時習者此不是襲取凌節皆是助長一邊此時習是勿忘之意時文又有將說字講作一貫者亦非一貫緊說字上文而有樂與不慍在

大全朱子云論語以君子始以君子終此深有意此是朱子推記者集論語之意若聖人開口說一學字不是限定學爲君子記者之意如後天之易聖人之言如先天之易不可混也

不慍不要看做置之度外一般不屑教誨亦是不慍息邪距詖亦是不慍居夷浮海亦是不慍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亦是不慍此心不動只在道理上便是不慍

雙峰饒氏云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但是效驗此須看會朋來不慍俱有工夫只是從效驗上見工夫耳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這一章見人不可不孝弟蓋有子見天下人病痛皆起于不孝弟犯上作亂之事紛紛於世都從不孝弟起仁民愛物之事莫能行也從不孝弟起孝弟原是天理所當然不是要弭亂推恩纔去孝弟然一孝弟則便可以弭天下之大禍建天下之大業愈見不可不孝弟人不曾將孝弟細看只道他不過是一庸德不過是一庸言不知其功用至大禍亂之源皆從此出就凡人論之只怕不孝弟耳或其人天資好而孝弟或其人學力勝而孝弟則便迥然與尋常人不同犯上作亂之事自然無了蓋犯亂之事多起于心之乖戾孝弟則其心和順安得復有犯亂之事在凡人

如此而見君子之天資百倍于凡人者乎君子之學力百倍于凡人者乎蓋凡事有本君子凡事專用力于本者也本不立則常覺道之難本立則自覺道之易一事有一事之道便有一事之本萬事有萬事之道便有萬事之本若上所謂孝弟也者這便是行仁之本蓋仁之用至廣而孝弟則仁中之一事雖是仁中之一事而仁之用皆從此起或行道于上而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萬物一體之恩必由孝弟推之或行道于下而忠可移于君順可移于長天下爲公之量亦必由孝弟推之被四表格上下皆孝弟所推也從天地育萬物亦孝弟所推也孝弟之用何等樣

大論治術而不知崇孝弟非知治之本者也論學術而不知崇孝弟非知學之本者也故夫子與曾子論孝竟天下之理皆歸之孝有子論孝弟則舉孝弟以達天下之理其言互相發明而記者以此章記于夫子論學章後亦見聖門之學莫大于是也學者讀這章書要將孝弟二字身體力行若這箇上虧欠了便觸處成病痛縱是才略做得些事業亦如無根之木雖枝葉茂盛都不中用然這箇孝弟又是最易虧欠的如孟子言人少則慕父母漸次而移多是不知不覺須要常常猛省

仇滄柱謂此章注以行仁訓爲仁明是就仁之發用言必遡及心之德者以此是論語第一仁字故兼舉體用言之蓋大全講仁字最詳亦只因其是弟一箇仁字其實有子此章只在發用上言

程子性中曷嘗有孝弟一句明季講家深詆之謂與告子義外同病不知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程子是言孝弟在性中只包在仁內天淵不同大抵明季習氣詆毀程朱無所忌憚只是心粗氣浮不肯細思

仁山金氏謂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蒙引存疑及晚村但不主此說謂上下二節雖有淺深勿分學質愚謂以質言者不必無學然得力于質者多

則雖曰以質言可也以學言者不必無質然得力于學者多則雖曰以學言可也仁山之說亦未嘗差但不分者尤較直捷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這一章是曾子省身之學這箇身字要看得極大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都是這箇身又要看得極危爲聖爲賢者此身爲禽爲獸者亦此身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必使此身常在天理之中勿爲氣稟所拘勿爲物欲所蔽然後可以成聖賢而爲天地生民所倚賴所以必要省這箇省字有在念頭初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誠意有在念頭著見時省者這就是大學

正心有在視聽言動時省者這就是大學修身總而言之皆是在身上用功所以只謂之省身大抵聖賢工夫未有不內外合一者有一等人外面不差心內却不能無私此固不是有一等人心內未嘗有私外面却不能無差這也使不得此省字內外都要用又須常省不是空空省察一番要看注中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一句蓋言省察即便有克治工夫若克治不嚴則省察亦徒然耳須要于氣禀物欲中力戰得勝方纔立得這箇身定方纔是眞能省察此處要想曾子一生臨深履薄光景都在這省字上但這個省字本是無事不然曾子如何只說在三件上只因此三

件是人所最易犯最難克的于此三件必要斬盡根株其他無事不然可知不忠不信不習俱要在道理上論不要說涉世場上去如爲人謀而但與較量利害籌畫得失雖竭盡心力叫不得忠須在道理上竭盡無遺方纔是忠與朋友交而但矜然諾急期約雖出言不爽叫不得信須在道理上眞實不欺方纔是信受之于師而止是專門之學一偏之見雖口誦心維夙與夜寐叫不得習須是所傳者天下之正道天下之正學我能尊所聞而行所知方纔是習曾子于三省前尚有格物致知一層工夫于道理已認得明白故其所猛省者只在三個不字上若學者未曾有格致工夫忠信習三字尚認不清這省字便難下手又三省是動時工夫須靜時能存養此心則動時方能省察若靜時不知存養則一到動時手忙脚亂如何能省皆須曉得至于大全內朱子有一條云三省是曾子晩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渣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又一條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是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不一貫前也要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的二條不同查語類前一條是何叔京所記乙未以前所聞後一條是陳安卿所記庚戌已未所聞後一條是定論若明季講家謂三省不是無

上腦學問遂謂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要三省此說與朱子大背眞積力久之後方能一貫豈合下便能如此三省主腦自在存養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思吾的身與曾子一樣的曾子却如此珍重其身必要使之自慊不肯使有一毫欠缺吾却不管他任憑他流于汚下豈不是自棄又要思曾子的身不知他用過多少工夫了他却如此戰戰兢兢吾的身比曾子尚差遠如何却放膽不知戒愼不知恐懼豈不是自暴以天地父母之身做個自棄自暴的身可愧孰甚可愧孰甚及早猛省庶不到墮落地位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這一章是夫子要人君能以是五者存于心則雖禮樂刑政未及備具而大綱已舉矣這便是王道本領大段當時諸國之君多欠缺此五者大綱先差卻條教號令精詳嚴密亦不濟事夫子特揭此五件示之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楊注云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不是謂此五者只空空一心絕無事實敬信節愛時使都有實事在然只是大綱好只算在心上故云未及爲政胡注謂五者以敬爲主朱子又有反覆相因之說皆是先總論道理如此在夫子當時只是平說敬字有淺深

若深言之則只一敬字便可包得下四件修己以敬之敬是也若淺言之則只是遇事謹慎之意不必便說到包括衆善此章之敬是也注以程子主一無適四字解此敬字主一無適亦有淺深不拘何敬字皆可用得信字不用權詐不朝更暮改皆是一段眞確之誠表裏如一始終如一雖事勢之窮亦有濟以變化之時而眞確者常在況到底是守常之時多變化之時少節用不必說到節非徧嗇之節如周官內府史皆從其稍食之費無算朝覲聘問其王府之費無算不可損的自然不損這個何消說只是當節的再沒有不節刻刻欲返一國奢靡之習而同歸于淳朴

愛人不必說到愛非姑息之愛如康誥內不孝友者其罰無赦羣飲者其罰無赦不可寬的自然不寬這個何消說只是當愛的再沒有不愛刻刻欲合一國臣民之衆而共遊於蕩平至於使民亦不必說到不能不使處如成湯之伐夏舍穡事周官之興師以六月不得已處自然難已這箇何消說只是可以不使的決不敢輕使不可不使的亦必要時使刻刻以小民稼穡艱難留心體察度其早晚計其豐凶視築場納稼之事重于金城湯池松茂竹苞之事人君用心能常不離此五者一國之氣象自然與末世不同使其因此能創制立法盡美盡善固爲可久可大之模

即法令未盡具制度未盡備疏節濶目亦不失爲政簡刑清之治唐虞之所以時雍成周之所以刑措其道雖不盡于此而此則其本領也若無此本領縱有高才異智所謂其餘不足觀也已今學者讀聖賢書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胸中須先有王道規模不可使有一毫雜伯氣習宜將此章反覆玩味定其本領再去講求禮樂刑政一旦出而在位方不似世俗人品至于敬之一字是聖門至要緊工夫無論爲政爲學皆當體認從古講敬字莫如程子主一無適四字說得切當而主一無適四字之解又莫如薛文清公說得明白文清論敬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

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卽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五步之外卽非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合程子文清之言觀之敬字之義了然矣誠能于此實下工夫由淺而深學術政事皆可一以貫之此胡注以敬爲主之意當于言外深味之者也

近年時文因注有但言其所存未及爲政一句講來卻似爲政者只要呑守一心光景殊失注意如中庸言致中而天地位致中是未發工夫未見之于事如何天地便位蓋內面有致中工夫則外面亦必有實事其設施定不同但只是大綱好未能如致和之精細所以只得天地位講家亦多錯認致中是呑守一心故于天地位多說不去此章五件比致中稍淺然其但言心而卽有實事則一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這一章聖人論幼學之事是大學之根基不但教弟子凡爲父兄師長者皆不可不知也大抵人之氣稟雖有不同然亦差不多只是從小便習壞了氣稟不好的固愈習愈壞卽氣稟好的亦同歸于壞童蒙之時根腳既不曾正得到得長大時便如性成一般卽能回頭改悔發憤自新也費盡氣力況改悔發憤者且少此人才所以日衰皆由蒙養之道失也所以夫

子說著弟子不覺孳孳念一則喜其天機未鑿易與爲善一則怕其人欲漸開亦易與爲惡他日之成敗全視今日之教育何如故慮之不得不周防之不得不密督之不得不嚴導之不得不勤入則欲其孝也顯親揚名之事雖未可以責弟子而溫凊定省必不可以或缺出則欲其弟也處老乞言之典雖未可以責弟子而灑掃應對必不可以或肆言有物而行有恆弟子之言行不能遽如成人之言行而必使常在規矩之中則謹而信也尊賢而容衆弟子之交與不能遽如成人之交與而必使漸知等殺之辨則泛愛衆而親仁也至于格物窮理大學之功弟子雖未能遽到而詩書六藝之文所以範圍其聰明而使之日有擴充其聰明而使之日闢者又不可不學也這幾句分看則一件有一件之益合看則一日之間非出則入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總無一時一事不在天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氣稟好的以此涵養之自然日引而月長卽氣稟不好的以此變化之亦且日異而月不同三代人才所以盛于百世者以其有此蒙養之道也蓋自夔稷契伊傅周召莫不自弟子時做成的其所以爲教者雖不一然總是引之于義理而未嘗一毫雜於功利所以養得人品純粹中正後世爲父兄者有弟子而不教

固無論矣即有能教者又都從利祿起見束髮受書即便以利祿誘之不期其爲大聖大賢而但願其享高官厚祿這個念頭橫于胸中即使工夫一如古人亦是爲人而非爲己了況念頭既差工夫必不能精實只求掩飾于外可以悅人而已教學如此人才安得而不壞哉爲人父兄者胡不一思而甘使子弟爲俗人也爲人子弟者胡不一思而甘以父母之身爲俗人也朱子特地輯一部小學示學者正與此章相表裏更有一說今人爲弟子時既不幸而失教及老大而自悔已無及矣則如之何此不必憂也朱子于大學或問中亦有此段議論以爲惟敬之一字可以補小學之缺誠能百倍其功以從事于此不患其不逮雖不幸過時而後學猶愈于不學者也

有餘力只是有閒暇之時不要說重了學文固是怕上六者有差誤然亦不專是講明六者不要說偏了

新安倪氏云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將二章之旨融會得最妙一是大學之事一是小學之事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這一章是子夏想實行之人而因思實學之重學字對行說則便專指窮理一邊大抵天下無實行之人則不成世道然實行必由乎實學若不學而徒言行則所謂行者豈能絲毫無歉或反做成病痛故自古篤行之人皆好學之人未有不窮理不讀書而能篤行篤行而一無病痛者也子夏蓋見當時之人行多虧缺故慨然想一篤行之人謂緇衣之風邈矣賢而不知其賢者多矣況能知所以好之道乎有人焉賢賢易色而實能盡好賢之道克諧之化既遠誰則能無媿于父母者有人焉事父母能竭其力而實能盡爲子之道明良之義久晦誰則能無負乎君者有人焉事君能致其身而實能盡爲臣之道麗澤之義久衰誰則無慚于友者有人焉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而實能盡交友之道就其大綱而觀之而大綱無一之虧欠就其節目而觀之而節目無一之疎畧情文兼備而纖悉洽若此者人或疑其由于生質之美未必皆學問思辨之功于是有謂何必讀書者矣有謂盡倫即是學更別無學者矣不知此種人非浮華之人所能到亦非徒悃愊無華厚重少文之人所能到若不學而能如此便是生知安行了而生知安行之人不可多得其必從讀書窮理來無疑也蓋讀書窮理真積力久而天理人欲之界判然胸中故能于賢

親君友間各盡其道如此人欲如昔人之行當先如昔人之學所以聖門教人博文約禮工夫不可偏廢而子夏平日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亦卽此章之意至若後世訓詁記誦辭章之學誇多鬬靡而無益于倫紀非子夏之所謂學子夏此章亦非謂發此種學而發也學者讀這章書須知吾人不可不致者實行不可不務者實學若不從實行上着力雖終日講學與不學者何異與誇多鬬靡之學何異然或但知實行而不知實學或反以實學爲支離則又不免走入荆棘中去須是以實學去做實行方得爲宇宙間全人

看此章注圈內圈外不同依圈內則雖曰未學是假設之詞不是眞未學是他人不知說他未學依圈外吳氏注則雖曰未學乃眞實說他未學非假設之辭蒙引亦從吳注故謂此章與子路何必讀書棘子成質而已矣意思相類都是有激之言然畢竟以朱子注爲正

幸復元謂此章不是說學貴實行是說學問有益世人只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不知學不分明豈能敦得敦紀且子夏以文學著名豈肯爲廢學之語又曰吾每望人力行尤望人力行前先有講明工夫不然自以爲行善事行之末有不差者說此章學字最分明正是朱子圈內注之意但須知此章未嘗無貴實行之意只不可說學貴實行將這學看混了

若將此章學字兼涵養窮理說似亦可然以博學篤志章推之則專主窮理言尤切子夏之意

吾必謂之學矣這學字也有淺深如朱子謂君實忠信誠實只是天資原不知學堯夫坦夷亦是天資自美耳皆非學之功也君實堯夫豈是未學的只是學得稍粗故有程子朱子之行便有程子朱子之學有君實堯夫之行便有君實堯夫之學總是必由于學

圈內與圈外注意思何以不畫一蓋朱子于疑處便不敢輕斷此便是教人讀書之法

時解謂卽此是學竟作箴救俗學意看其意亦謂不必詞章記誦而後謂之學非謂不必涵養不必窮理而可謂學也然人最易誤認不如從辛復元說爲長

子曰君子不重章

這一章是論君子自修之道蓋于學中特提出此四項以示學之要學兼知行雖不止四者而四者其要也君子二字只當學者看不專指成德之人首節是要人主敬重卽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嚴然人望而畏之是這重字注脚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也大抵不重之病學者最易犯貌言視聽之間小小適意自謂無害不知病痛却甚大不重而無威嚴固害事不重而學不固尤害事蓋學必深沉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疎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即積學之士亦且多走作矣節是要人存誠忠爲實心信爲實事合之則誠也學之事無窮總以誠爲主忠信則一動一靜一言一行皆是實心實行方是爲己之學若不忠信則雖外面裝飾得極好都是虛的了不特欺人抑且自欺第三節是要人擇友友所以輔仁與勝己者友始能嚴憚切磋以成其德然人往往樂友不如己者一則喜其形己之長一則喜其掩己之短其損多矣雖不如己者亦欲資吾以成其德有難盡拒者然樂與爲友之一念不可不戒也第四節是要人改過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然人往往憚改一則畏難而不改一則苟安而不改于是以無心之過而成有心之惡矣雖隨覺而隨改猶嫌其遲是當如天之風行雷動如人之破釜沉舟不可有一毫因循放過之意也這四件是缺一不可的先儒有謂主忠信尤重者忠信固重然不是那三件則忠信亦立不住大全

載勉齋黃氏之說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不分輕重最是又這四件是徹始徹終工夫志道據德依仁中皆有此四項學者讀這章書要刻刻檢點其身勿使有一毫輕浮之氣又刻刻檢點其心勿使有一毫巧僞之念又廣求直諒多聞之友稍覺有過便徹底掃除能如是以從事于致知力行之間自然不患學不精進

游氏注以威重爲實而以下三句爲學與圈內正注稍異四項總是學淺說云君子於此四者各得其道則學固矣學之大本立矣聞見日新而德行亦日純矣最明

時文中有謂朴魯柔弱之人欲不重而不能欲不重而不敢此病往往在聰明果敢之士這亦不然不論愚智剛柔都有犯此病者下三句俱然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這一章見聖人盛德感人之妙夫子之在當時如祥麟威鳳所在傾動如宋之厄匡之畏陳蔡之圍其必不能與夫子合者不過一二人如道不行之歎歸與之歎只是歎其不能奉社稷以從耳若夫心悅誠服則到處皆然一時邦君無不以其政就而問之夫子亦因得以盡聞其政這聞政不必看深了只是到一邦其邦之治亂安危必聞之其俗之貞淫奢儉必聞

之其君臣上下之淑慝臧否必聞之其先世之典章法度必聞之雖不得一試其期月三年之效而見聞益廣起發益多後來删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亦多得力于此這段光景自流俗觀之有莫測其所以然者此了翁所以有求與之問然以為求則求不可訓以為與則與不可必而合求與之外又別無可以聞政之法真有不可解者而不知夫子盛德感人之妙自有不言而喻不介而孚者所以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言得則非求亦非與矣然這一語也要看得好朱子曰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子貢舉夫子可觀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是子溫而

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晚村曰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故注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語正為子貢幹全語意子貢不是不知聖人尚有內面一層尚有中和的氣象只是要言其感人處故只就溫良恭儉讓言之不可因朱子晚村之言便看壞了子貢溫良恭儉讓注中每字兼二義須逐一體認和而厚方盡得溫之義平易而正直方盡得良之義外莊而內敬方盡得恭之義節而有自然之界限制而能用力裁制方盡得儉之義謙而不矜己之善遜而能推善以歸人方盡得讓之義有了這五件氣象邦君自肅然起油然興接

夫子之溫雖暴必和雖刻必厚接夫子之良雖險必易雖詐必直接夫子之恭雖惰必莊雖怠必敬接夫子之儉雖浮必飭雖蕩必制接夫子之讓雖亢必謙雖驕必遜自不覺其虛心請問夫子不自知也邦君亦不自知也不可言與況可言求耶這段光景就如天之造物一般原非人所可測者若以此達而在上則便是綏來動和之氣象便是堯舜時雍風動之氣象非知聖之深者其孰能信其然哉是固難與世人言者也故子貢又就所謂求者淺言之夫子盛德感人之妙固未易言而總之夫子必不肯求即欲強被以求之名亦異乎人之求無論側媚依阿以求者與

聖人相去霄壤也即略有一毫求之心亦便非聖人聖人以德求非如人之有心求也如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非以割烹要湯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人無不可感動不能感動人者只是我未能到聖人地位耳聖人卻不可遽學得他一分光景便有一分感應只管積累做工夫去安知不與聖人一樣若不于此體認而欲與世相接便不免干求求之極便流到巧言令色一途看來人心風俗之壞病痛都在一求字所以不能不求者只是不信有不待求的道理

有子曰禮之用章

這一章上下兩節俱對放蕩者說有子見春秋末有

莫學子桑伯子一輩人由以禮爲束縛人而思跳脫以爲高其自置身於規矩準繩之外有此一輩人便又有一輩人出來謂禮非人性所有必用權謀督責之術驅之誘之然後人肯循禮只一禮字看不明白天下許多病痛皆從此出老莊申韓所以猖狂于天下者其根皆在于此其禍雖至戰國而始烈其端則自春秋而已見故有子特指出一和字告之曰禮何嘗是束縛人然其爲體雖至嚴然皆本乎人之性發乎人之情所謂天秩天敘也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不待驅之而始就不待誘之而始從如對君親而拜跪對賓友而揖讓至嚴也然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豈不是至和的惟其梏於氣蔽於欲溺於習陷於俗則不見其可安耳誠于氣稟人欲習俗之外而靜觀其天性自然之發見其視尊卑貴賤之等周旋揖讓之文誠有不啻如芻豢之悅吾口者此禮之所以可貴也故是禮也先王制之而非先王能制之也使禮制于先王則禮之亾久矣先王不過因人性之所固有人情之所當然而爲去其梏徹其蔽出之於陷溺之中而措之于安宅之內茲非強人以所難能也其所以爲美者在斯所以垂之百世布之海內智者不能越勇者不能抗大而朝覲會同蒐苗獮狩莫敢不由也小而衣服飲食應對進退莫敢不由也非

不能背先王不能背其心之所安而已非不敢違先王不敢違其心之所安而已然則先王之禮宜乎萬世不廢也而亦有所謂不行者是非禮之過也自夫人之惡嚴而喜縱而又聞吾儒有所謂和者於是借之以自文不於禮之中求和而於禮之外求和但知和之名而不知和之實於是放縱自恣無復忌憚舉先王範圍天下之具盡棄之以爲快而且自謂得禮之意不曰我不肯行禮而曰禮本如是禮果如是哉是亦不可行也總之禮之所貴者和而禮中之和禮之所以行也禮外之和禮之所以不行也禮中之和原於天性禮外之和由於氣稟人欲習俗禮中之和與敬爲一禮外之和與肆爲一行不行之機亦決於敬肆而已故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有子特指出一和字以見敬之在我而非外鑠者也是卽孟子性善之旨也又指出一個知和而和的以防假借之弊一章大意總爲放蕩之人痛下鍼砭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謹守禮法將這身放在規矩準繩之中方是至和不可一毫涉晉魏風流若嵇康阮籍輩眞是萬世罪人至若蘇老泉禮論看得先王之禮純是一片權術是卽荀卿以禮爲僞之意總由不識有子此章之旨其貽禍世道非淺皆不可不戒也

講家有謂下節不行之弊是對流蕩者言上節可

由之道是對拘束者言意各有主而用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以括大旨蒙引亦如此說愚意却不如此兩節皆是對流蕩者言圈外注是餘意不是正意陳紫峯說最明

近來仇滄柱講此章云禮之用即人之用禮也禮非人不行時解謂只當云禮之用不當云人之用禮者誤又云知和而和弊只在和而不節不在於知先王何嘗不以禮之當和明示後世乎時文謂先王不欲人知者誤此皆明季講家小巧之說滄柱闢之甚是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這一章是欲人謹始慮終之意大抵人之言行交際終之多悔皆由始之不謹能謹之於始則終之悔也鮮矣此與曾子三省章相表裏其中亦有戰戰兢兢之意三者之差不在境而在心心不能謹則急迫之時易差安閒之時亦易差偶暫之事易差習久之事亦易差心能謹則安閒之時不差急迫之時亦不差習久之事不差偶暫之事亦不差這信是約信是最難合義的或牽於事勢不可許的便輕許了或激於意氣不可諾的便輕諾了到後來或限於力而不可復或害於理而不可復悔也遲了須要在約信時便立得住若義上行不得的憑怎麼人來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搖奪我不動引誘我不動方纔能信近於義而言可復這恭是致敬最難近禮的或隨衆而差或任意而偏不該致敬的反去致敬該致敬的反不致敬到後來或責其驕惰而恥辱生或譏其諂諛而恥辱生悔也遲了須要在致敬時便立得住若禮上行不得的憑怎麼時候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方纔能恭近於禮而遠恥辱這因是偶相依最難得可親的或因其順我意不深考其平生或因其濟我事不細論其心術到後來欲絕之則勢相制而不可動欲主之則害愈深而不可解悔也遲了須要在初因時便立得住若其人不

可親的憑他怎麼樣來我這一段戰戰兢兢之意無間可入無隙可乘方纔能不失其親而可宗這兩個近字一個不失字是求合義理之至當不是苟且相近苟且不失之意若拘本文近字不失字謂不必幾微無憾作降一層看則謬矣處世必求其盡當猶恐多失若先以僅可之念自處其弊可勝道哉可復可遠可宗是言其後來必然亦有盡其在我而得失毀譽不可預必時移勢易不可預定者此亦只論其常而已矣但有一說三者求其無悔於終固要立得住亦要見得明若平日無窮理格物之功不是義的反認做義如荀息之輔奚齊是義的反認做非義如荀

篠之不從子路不合禮的反認做禮如曾子之襲裘而弔是禮的反認做非禮如魯人之疑甯俞不拜湛露不可親的反認爲可親如温公不識介甫可親的反以爲不可親如子瞻不識伊川執得愈堅顚倒愈甚安得無悔學者讀這章書須合子張學干祿章同看干祿章之愼言行即此章之謹始慮終也而先之以多聞見又繼之以闕疑殆擇理旣精然後操持於言行所以能寡尤寡悔若未有多聞見闕疑殆工夫但責其謹於言行交際亦無下手處

宗只是久遠相與之意如孔子之於顔讐由蘧伯玉是宗七十子之於孔子亦是宗因與宗有淺深之分宗之內又自有淺深之分不拘定一項可字亦要味或宗之以成吾之道德不但無輕浮之累而且可有切磋之益或宗之以濟吾之事業不但無奸險之慮而且可爲腹心之托或宗之於顯達之時而不爲諂或宗之於窮愁之際而不爲比或人皆宗而我亦宗之不可謂黨或人不宗而我獨宗之不可謂僻所以能然者全在因不失其親上言外便見反是者無一而可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這一章是聖人思好學之人必合上四句方見其能好大全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

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徧無欠缺類如此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愼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此二條已說盡此章大意晚村有一條曰凡爲好學必有是四者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鄉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釋之學苟好其一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於道何曾見得分毫或問闇外尹氏亦發此旨然則取正於有道即所學不謬矣曰正爲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參達磨王艮拜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傅子淵包顯道袁機仲之流就紫陽而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爲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晚村此一段議論發明此章言外之意尤盡觀晚村之言方認得這學字清楚觀朱子及雲峰之言方認得這好字親切又嘗見明季講家將此章與日知其所亾章合看謂彼就日知無忘上見他精神意念無頃刻不在學所謂須臾不可離若是從不息處見其好此章則言其精神意念專在一學上天下無復可加於此

所謂好之而無以尚者是從不雜處見其好此一條亦說得最好合而觀之此章之義無餘蘊矣但今日學者講到此未嘗不明白也知學是當好的只是安飽念頭到底擺脫不開當奮發處不能奮發當謹慎處不能謹慎當虛心處不能虛心日讀聖賢之書不免終身爲俗人其病痛在何處此由志不立耳古人論學必先立志果能將志放在正學上一切世味自然牽扯他不住一切學問思辨篤行之事自然不容已一切鄙倍虛浮之言自然不敢出諸口聞有正人君子自然如飢如渴夫子之憤忘食樂忘憂亦由十有五時志先定耳據德依仁游藝工夫皆從志於道

起甚哉志爲學之本若胸中未嘗有必爲聖賢之志只將這等好話頭在口裏說過何益之有無怪其苟且因循不知不覺流爲俗人也今日講這章書便要將這個志把持定了有了這志不怕不好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這一章重在義理無窮之意子貢偶因論貧富而及之夫子不覺有味乎其言而極口贊歎記者因取而記之以鼓厲天下之學者大抵人之學問不進都因矜而自足怠而自止不知義理之無窮而安於小成所以入室登岸之人不能多覯子貢一日與夫子偶論貧富子貢之意以爲天下之貧者常易諂氣歉而常卑屈也而有無諂者焉則貧不至於濫矣天下之富者常易驕氣盈而常放肆也而有無驕者焉則富不至於溢矣若而人者豈非不困於流俗不汨於勢利者乎十如是可謂賢矣夫子則以爲貧而無諂猶知有貧也豈若忘其貧而但見其樂者乎富而無驕猶知有富也豈若忘其富而但見其好禮者乎樂非因貧而始生也不以貧而改其樂禮非富而始好也不以富而易其好加於無諂無驕者一等矣此但就貧富上見其淺深之分如此耳子貢因想人之學問皆如此不特貧富一端也遂恍然於淇澳之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人之學問如治骨角玉石一

般有切琢之境焉初入門下手工夫也有磋磨之境焉已精而益致其精也由淺而深由生而熟愈進而愈熟皆如此處貧富矣子貢於此蓋見義理之無窮而有欲罷不能之意故其一生不敢自怠不敢自足聞文章矣又進於性天道多學而識矣又進於一貫其皆得力於此歟夫子之由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由善信以至聖神皆是這個光景子路升堂而未入室不枝不求而終身誦之告由不知此夫子所以深喜其言而不覺贊歎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處貧富之道是所已言者也往者也切磋琢磨是所未言者也來者也告往知來觸類旁

通如此其於詩也何有是雖贊其善悟其實則深有味乎切磋琢磨之一言猶曰雍之言然云耳通一章觀之前言處貧富之道似是一事中言義理無窮似是一事末言讀書能擴充而用之不止泥文求義又似是一事然義理無窮一意是一章之主記者特恐學者忽之而詳記其前後之語耳他日曾子傳大學亦取此釋經文止至善蓋是聖門相傳切要之語學者須當反覆玩味也今日吾輩當思聖賢所謂切琢是何等工夫所謂磋磨是何等工夫若不將聖經賢傳熟讀精思身體力行循序漸進止將一生精神用在幾句濫時文上是未曾切琢何論磋磨在聖賢只

要用得磋磨工夫尚且憤忘食樂忘憂吾輩方從切琢做起不是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安能長進須要努力切勿將聖賢一段喫緊爲人之意作閒話看過了

按講家每云子夏因論詩悟禮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此殊不然二章皆不是言詩亦不重于貢子夏之能引伸觸類巧笑章只重禮後句此章只重切磋琢磨飾猶之遽伯玉章只重寡過未能句若前邊敘交情只是引起末云使乎使乎是有味乎寡過之言而贊歎之不重在使者也今人往往誤看將賓作主

明季講家有謂貧而樂富而好禮夫子特舉其現成者告之子貢便即其現成田地想到其中磨鍊工夫故悟及於切磋琢磨依此講則切磋琢磨專爲要到樂好禮地位非注中義理無窮之意義理無窮不但無諂無驕非住處即樂好禮亦非住處又有將第二節斯字作吾斯未信之斯看第三節往字來字之說者俱大謬斯字是當緊粘第一節說往字來字自當緊粘上兩節說

松陽講義卷之五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子曰道之以政章

道之一章分別政刑德禮之效與人看蓋為當時專尚政刑者發欲其知所重也人君為治未有不欲民之善惡民之不善者故無不有以道之亦無不有以齊之但操術不同功效各異路頭一差而風俗由之而殊氣運由之而變不可不辨也有一種重在政刑的方其初頭率先道民者專在法制禁令上着力懸於象魏布於始和極其精明極其嚴密這個政未嘗不好及民未能盡善則又有刑以一之小則鞭朴大則刀鋸當輕而輕當重而重這個刑亦未嘗不好但民迫於政刑自然勉强為善而不敢為惡只是求免於法已耳未嘗知孝弟忠信之可樂也未嘗知貪淫詐偽之可恥也即使政常如是刑常如是風俗亦日薄氣運亦日衰況政刑必有時而弛則免者未必其終免也有一種重在德禮的方其初頭率先道民者務在躬行心得上着力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言則有物行則有恆這個德已足興起人心了及民未能盡善

則又有禮以一之吉凶軍賓嘉各有其制宮室飲食衣服各有其度煩簡得宜文質得中這個禮又足範圍人心彼民化於德禮莫不知善之當為而不善之不可為非特皇然知恥已也而且有規矩準繩之可據有蕩平正直之可由即使繼之者未必皆有德未必皆有禮而風俗之已厚者猶不可驟變氣運之已隆者猶不可驟衰況常以德禮撫之恥且格者豈有艾耶這兩種效驗如霄壤之不侔而天下之論治者猶以政刑為重德禮為輕政刑為急德禮為迂豈不可怪也哉雖務德禮者未嘗廢政刑然德禮本也政刑末也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豈可徒恃也哉更有一說夫子所謂政刑尚是三代時之政刑然且不可恃若春秋時管子作內政子產鑄刑書則其所謂政刑者先非矣不待與德禮較而後知其不足恃也又況春秋而後如申不害商鞅韓非之所謂政刑使夫子見之當如何慨歎哉自漢而後黜棄申商之名而陰用其術者多矣人但見其一時天下懾服莫敢犯法以為識治體而不知其遺禍於後者不可勝言皆未嘗深會夫子之意也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斯得孔門家法矣學者平日讀書須將聖賢此等言語從容玩味使涇渭之辨了然胸中一旦達而在上然後能審取舍而殘忍刻

薄之說不得而入之不然自謂聰明才力過人適足貽禍於世道而已可不懼哉

按此政字與爲政以德之政不同爲政政字虛此政字實玩注中自明

按禮字在制度品節上說不在君身上說

大全朱子謂專用政刑是伯者之爲此是朱子淺一層講題意更須看是何等政刑有王者之政刑有伯者之政刑此章似不止是王伯之辨

新安陳氏謂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濟一於禮之效

子曰吾十有五章

這一章夫子自敘一生之學以爲學者法要看總注不躐等而進不半塗而廢二意程子謂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朱子謂必有獨覺其進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托是補程子之意蓋聖人之學雖本天縱然亦由積累而成但比他人積累得快便謂之生知安行便謂之有始有卒不是全不費力特虛設此境界以引誘人也亦不是另有直捷工夫故意隱之而以遲鈍者示人也通章先要認這個學字是學個甚麼講家有以心字貫者有以天字貫者有以矩字貫者然這三字先難認若認得時隨指一字皆是實理若認不真時隨指一字皆是外道注云此所謂學

即大學之道也說得極分明故欲識這個學字須先熟玩大學章句或問方不認錯認得這學字了方可去看志字朱子謂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蓋此志即是憤忘食樂忘憂的起頭處自此以後十年一進只是就中提出箇大節候耳其實息有存瞬有養便息有進瞬有益不是直到十年忽進一境也立是於道理大綱上守得定便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象不惑是於事物幾微處皆信得真如漆雕開云吾斯之未能信正是未到不惑地位也知天命又是於這道理上見其所以當然之故朱子語類謂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是也晚村謂是先有這件家伙知天命只是曉得這件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他來歷也說得尤妙這天命命指理言不兼理氣耳順有二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此是辨之善者一入便通詖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此是辨之惡者一入便道只是天理爛熟耳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無意必固我境界常人隨心所發皆是意必固我聖人隨心所發皆是天理亦只是一個熟耳耳順是理會得熟從心是運用得熟通章依大全朱子志學是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是知之至立是行之始從心是行之至總是愈久

愈熟若更加數十歲境界必又不同不是至七十便畫住了或疑知行不應畫開然論工夫則知行竝進必無十年一知十年一行之理論得手則知行有辨有得力於知之時有得力於行之時朱子之說不可易也學者看這章書要曉得學無別法只是循序而不息耳能循序而不息則雖聖人地位亦可漸到人所以不能到聖人不是天資不如只是學不如耳學須先立志有了這志自然欲罷不能顏曾所以亞於聖人皆是從這志做起的若沒有必爲聖人之志縱日講學亦不濟事

按仁山金氏謂不惑是小德之川流知天命是大德之敦化愚意不惑是知其當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不是小德大德之分小德大德總在知天命內一本貫爲殊便是小德川流萬殊原一本便是大德敦化

時文中有言夫子隱其學之微始微終著而言其積累者以示人呂晚村極辨其非謂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爲天泉證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爲其次立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功夫一悟盡透如此之言原有兩道故有隱有示耳聖道決無可隱此

條辨得透好或疑夫子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非兩種接機乎不知語上語下只是高卑遠邇淺深生熟之分竝不是兩個道理兩個工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這一章是抑揚其詞以見顏子之能明道是聞一知十的眞面目所謂語之不惰所謂於吾言無所不悅皆在其中時文看作始疑終信又看作始終測量他不出者皆謬注中深潛純粹是形容顏子的氣象這氣象是由資稟亦由學力深潛是知上氣象純粹是行上氣象而總是所以能默識心融能足發之本領也未要看其不違足發且須看他這個氣象有了這個氣象方纔能聞聖人之言而心解力行所以終日間淺言深言精言粗言顯言微言邇言遠言不知說了許多話只見他有聽受而無問難像個愚的一般及退省其私動靜語默間無非是夫子之道凡夫子所言淺深精粗顯微遠近一一皆能發明若非終日言之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安能如此世間那有這樣一個愚人此夫子深賛顏子以爲及門之法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有益於自己方好顏子之默識心融此是一時勉强不得的必須先學他深潛純粹的氣象深潛純粹由天資者亦是勉强不得的其由學

力者則固人人可幾及也顏子之學只是專心致志做博文約禮工夫故深潛者愈深潛純粹者愈純粹便能深契聖人之言今日學者誠能學顏子之學則不深潛者可深潛不純粹者可純粹何難直造顏子之域初時不必如他不違有疑必問有問必審反覆論辨不厭其詳雖未能觸處洞然就其所知必見之行不可只在口頭說過只管竭力去做博文約禮工夫待其久後日熟一日聰明自然日開氣質自然日變人欲自然日退以此去看聖人之言自然如雪解冰釋與顏子之不違足發矣要知顏子雖是天資高亦決不是初見夫子時便能不違足發亦必是以漸而進學者切勿謂顏子全由天資非吾所能及退省其私一句最多葛藤注云是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恐是以燕居獨處說不盡私字故又益以下句謂不但燕居獨處凡非進見請問之時皆是有以疑燕居獨處是靜時發不得聖人許多道理此未會朱注意也至大全朱子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譬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此一條又是將私字與中庸獨字同看此是謂私字內有此一意非謂私字專指此也若以私字專指此則當終日言之時便當省矣何必既退然後省乎此私字之窮處當辨也高新鄭云聖人

於顏子必待省而後知歟非也其喜之也深故稱之也夠此因省字近於窺何故如此斡旋然師於弟子微察其受教與否亦何害但不若世俗之窺伺耳堯之于舜何嘗不試此省字葛藤之當辨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這一章聖人論知人之法不厭詳細蓋看人之善惡分明然後可定取舍是道理合當如此無傷於長厚古人所謂待人欲寬論人欲盡是也知人原不是易事其實非人之難知只是不細心去看耳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之語言文字又或爲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爲人所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是落手第一欛柄皐陶所謂載采采是也然或有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爲而爲之正誼明道之事中雜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illegible]害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爲巳爲人之辨也然又有所由雖善却不是其心之所樂勉強於一時不能不作輟於後日吾不能辨或因其暫而信其終終必悔之故察其所安又是第三層細看法乃誠不誠之辨也勉齋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觀之觀其所由則先之爲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

這一條說得最明然須知這三句亦不止是三項人如同一所由之善而善之淺深分數却有許多不同須一一辨得出來然這等樣精詳却又不是用億逆只是一個先覺不是操衡止是據理講究謂不以己意揣之只以物付物是也人焉廋哉二句要看得好不是[illegible]人雖善匿至此都無處躲避猶之權度之於人不可欺以輕重長短然則謂情僞之難測而世路之險巇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學者此知責天而不知責己者也又須知此是論人如此若待人之道則不然一善可取不忍棄也豈以其所由所安之未善而盡舉而廢之也哉又須看程注知言窮理四字此是知人之本所以補本文之意若不是知言窮理而徒欲視觀察則人之善廋者安知不反借我之視觀察以愚我用心愈苦人品愈淆矣更有一說子貢方人而夫子曰夫我則不暇這自修之功更急於知人也若自家滿身病痛却汲汲要知人無論未嘗窮理知人無本者不是亦即於理上窺見得一二分于人亦知得一二分然却掩不得自家病痛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將聖人觀人之法先去自觀所爲果有善無惡乎所爲善矣意之所從來者果盡善乎果心安意肯而非勉强乎苟有纖毫未善須痛自滌濯使徹內徹外無一毫

不可令聖人見方是切己學問

察其所安之安與中庸安而行之之安不同這箇安在勉之前能安方能勉非由勉以至安

此章是就善中看出不善觀過章是就不善中看出善此章是細密看法那章是直捷看法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這學字與學而時習之學不同學而時習之學兼學問思辨行在內這學字與思字對說則除出思了這學字與中庸博學之學又不同中庸博學之學只是讀書此學字只除出思字包得問辨篤行在內圈外程子注是將學字泛說不是正講此章學字大抵此章正意只是說學思二者不可偏廢然其實不思也叫不得學不學也叫不得思故又引程子之言置於圈外所以推廣此章之義也如此講這一章書儘明白了只是要想學是學個恁麼思是思個恁麼今日學者讀幾篇濫時文就算得學麼做幾篇濫時文就算得思麼這幾篇時文朝廷以此取士許多賢士大夫都從此出身如何算不得學算不得思只是要有本領本領工夫一在多讀書五經性理通鑑皆是要熟讀精思的一在身體力行聖賢說話句句要在身上體認要在身上發揮不可只在口裏說過有此本領遇着題目做出文字來自然與人不同故時文者

所以考諸生之學思不是敎諸生就以此當學思也若無這本領終日只在時文裏做工夫遇着題目搯襲幾句套語勉强敷衍成文縱然敷衍得好亦只是塗飾耳目之具要他何用故這章書先要認明所學所思然後再去看不學不思之弊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這一章集注謂其無自欺之蔽這個自欺與大學自欺有別大學自欺是指能知而不能行說是誠意內事此自欺是指强不知以爲知說是致知內事須要分別子路爲人忠信果決誠意章自欺他却能不犯而致知格物工夫未至往往於不明白處乃錯認以

爲知遂不是有意掩護只是用自家意見去穿鑿亦是自欺此自欺他却易犯夫子欲其做致知格物工夫然這個自欺病痛未去却難下手故致知格物莫非知之之道而在子路身上尚緩一層只是去自欺之蔽是一個要緊方法是以急呼而告之使其虛心體認必眞知者方纔自認爲知苟不知者卽自認爲不知不要一味主張自家意見這個淸楚就是知了以此心去做致知格物工夫便不難了夫子悅開之未信而許賜之不如皆是這個意思切不可謂是知也此外更無工夫朱子注中云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此二句最說得明白自明季王陽明一派學

問眞都謂眞知之外更別無知此是夫子欲掃去聞見話頭偏反以朱注爲支離此等邪說今日學者不可染一毫在胸中更有一說當日子路是箇好勇的人其病在主張自家意見太過故有强不知爲知之患今日學者病痛又不是如此自家也沒有意見只是看得幾句傳注畧見他的皮膚不曾細去玩味下曾在自家身上體貼只要做得文字便罷了此則未嘗要求知不但强不知爲知也如此用工雖終身讀聖賢書不免爲俗漢卽僥倖竊取富貴亦必爲君子所鄙薄大家須要努力

子張學干祿章

這一章敎學者不以干祿爲念可見聖門之眞學蓋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苟一心以爲學又一心以干祿是學皆爲人不是爲己千古聖賢學脈必從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始一涉於爲人便是俗學不是正學縱然僥倖得祿而根本已壞所得不足償所失矣聖人敎人必先使打破這一關未有這關打不破而可稱學者也然這關最是難破聖門高弟雖莫不知爲己之貴而不能不微有夾雜如子張才高意廣而於此却不能不差　針其病痛伏於隱微之間必有發露於詞色者夫子窺見其微念欲掃去他這干字故舉正學告之而祿之不當干自見

多聞見闕疑殆愼言行皆學之當然者也聞見二字朱子有二說一云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一云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皆可通聞見寡陋不足以爲學故夫子自言好古敏以求之而教顏子亦必先博文便是這箇工夫然聞見旣博而疑殆不闕則或失之龐雜故必須精以擇之而闕其未信未安者如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也然疑殆雖闕而其餘之不疑不殆者亦未可遂自恃也如唐房琯宋王安石之徒未嘗不原本經術涉歷世務而議論頗僻措置乖方皆是自信其學貽禍蒼生故又須愼這三件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能就這三件

上着實用力做得到時雖爲聖賢無難卽未能到亦不失爲寡過言焉無鄙倍而尤焉者寡矣行焉無悔作而悔焉者寡矣是其爲學只是潛修於內並無一念及於祿所謂爲己而非爲人者也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者也然祿者原朝廷所以待天下之學者也學而至於寡尤寡悔則在我已有得祿之理幸而遭時顯達祿固在其中也卽不幸而終身不遇祿亦在其中也遇不遇聽之天與人而已何以干爲哉此不足以祿歆動顓孫正見干之不可耳夫子張之干祿特畧有其心耳非如陳代之流思枉道以求合也亦特因學而念及於祿耳非如後世之士全爲干祿而學也然夫子病之已如此可見學不可一念萌於干祿者也聖賢身居富貴皆是不求而自至其胸中未嘗有一毫希覬之念也自聖學不明士束髮受書便從利祿起見終身汲汲都爲這一個祿字差道一部五經四書幾同商賈之貨只要售得去便罷了未嘗想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眞是可歎今日學者須先痛除此等念頭將根脚撥正了然後去用工纔是眞學不然卽讀盡天下之書譬如患病之人日啖飮食只助了這病毫無益於我

聞見分配言行亦是互文非聞必屬言見必屬行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章

這一章見人君以知人之明爲急民之服不服其機全在乎此不是威嚴權術可以服得謝氏注云好直而惡枉者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說此章本文之意最明又曰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推此章言外之意尤明大全朱子曰當時哀公擧錯之權不在己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此又就哀公時勢推論得尤妙先儒所以發明此章之義備矣但要曉得直不是一樣直枉不是一樣枉其力量各有大小之不等其性情各有

剛柔之不同須要一一辨得分明舉不是一樣舉錯不是一樣錯看如何樣直便應如何樣舉如何樣枉便應如何樣錯須要一一行得恰當若高下淺深稍不分明輕重寬嚴稍不恰當雖未嘗不舉直未嘗不錯枉民如何便服不必說到以直爲枉以枉爲直然後人不服也然這箇病痛亦只是居敬窮理工夫未到蓋居敬窮理缺却一分便有一分病痛若工夫到時自然分寸毫釐不爽中庸言知人本之知天正與此章意思相表裏至就哀公時勢論之當時舉錯之權既不在哀公而夫子告以舉直錯枉其深意妙用固未易窺測然意當時必確有直可舉有枉可錯非三家所能阻者未至如周赧漢獻之不可復爲也然則魯之不振非三家之咎特哀公無知人之明無居敬窮理之功耳故知人者萬世治道之綱居敬窮理者萬世治道之本也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將居敬窮理四字細細體認人君非此無以治天下儒者非此無以成德業不居敬則心不一不窮理則心不明以不一不明之心一旦出而任天下之事賢奸雜至於前其不顛倒而錯謬者幾希蔡子聽不知此乃曰知人之明不可學知人之明豈眞不可學哉

時解謂民之服不服只就舉錯合人心不合人心處說未便說到蒙其利被其害上此亦是晚村亦如此講

季康子問使民敬章

這一章見移風易俗之本在上不在下康子之問胸中便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意思夫子之答便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規模臨之以莊三句即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也先要曉得敬忠以勸不是可以強得民的以勢驅之勢有時而阻以術誘之術有時而窮即能強其外面敬忠勸不能必其心之敬忠勸也即能暫時敬忠勸不能得其常敬常忠常勸也欲民之敬必上先臨之以莊這箇莊字是爲人上者所最難完全的位高則易驕驕則肆祿厚則易侈侈則蕩嚴恭寅畏之說既以爲迂而不屑爲衣冠容貌之間又以爲細而不知檢民安能不慠上也故上之所當務者莊耳若夫敬與不敬是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欲民之忠必上先孝慈這箇孝慈是上之人所最難兼備的志在功名則定省溫凊之節不能無缺躬居廊廟則閭閻疾苦之狀不能周知況祖父之所爲常不便於己則悖之而不恤百姓之所苦或反甚便於我則虐之而不顧民安能無二志也故上之所當務者孝慈耳若夫忠與不忠是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欲民之勸必上先舉善而教不能這箇舉與教是上之人所最難周到的善者都不工於逢迎

故往往爲上所厭不能者都失於遲鈍又往往爲上所棄況我之意氣與善者不相投則善者亦不樂爲我舉我之心思不曲體不能明不能者或反若我之敎民安能皆歡與也故上之人所當務者舉與敎耳若夫勸與不勸亦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天下未有不感而應者亦未有感而不應者果能盡乎上之所當爲則雖在我無計功謀利之心而三者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蓋敬忠以勸原是人之良心人人所固有的只因向來無以感之則這一點心便錮蔽了今見上之莊便撥動他的敬心見上之孝慈便撥動他的忠心見上之舉與敎便撥動他的勸心撥動得一分便有一分發出來所以撥動之者愈至則其發見愈盛就如泉源之在山石間一般去其壅塞則涓涓滔滔有不可禦者矣此雖夫子一時告康子之言緊切康子病痛而萬世治民之道皆如是矣孟子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亦是這個道理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凡事皆當責己不當責人日用常行之間皆如是又不但治民爲然至於莊孝慈舉敎這幾箇字都要求其根本節目若只空講過也不中用根本則在一個誠字大學所謂主忠信也莊之節目則須將曲禮玉藻諸篇細玩古人容貌顏色辭氣之妙孝字則要將孝經反覆玩味慈也舉也敎也則須把周禮

一書熟考其致養之方與夫用人取士之制方纔這幾箇字都見實際有下手處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爭有兩樣有用力爭是一種粗暴的人有用智爭是一種機詐的人所爭亦有兩樣有爭勢競利之爭有矜己傲物之爭大抵世間多事都從這爭字生這爭字不是到爭時始有平日勢利之念矜傲之氣隱然伏於胸中外邊雖不見有影響一遇着可爭之會便發出來不可禁遏或恣睢暴戾或使乖弄巧此等人在朝廷則壞一世之風氣在鄉黨則壞一方之風氣其身爲小人又不待言矣眞可歎息若夫君子平日講存養氣一毫勢利之念矜傲之氣不留在胸中自內及外只是一個恭遜也不恃氣力也不使乖巧遇着事來順理而行依然是這個恭遜即當利害得失關頭只是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爭之有即有種時候關係民生利病學術異同衆議紛紜是非可否混然無別不得不爲之分辨不得不爲之救正如孟子之闢楊墨司馬溫公之論新法看來却像個爭了然慷慨正直之際而恭遜氣象未嘗不存如射之揖讓一般此等君子眞是維持世道之人在朝廷則爲唐虞之都俞吁咈在鄉黨則爲洙泗之誾誾侃侃吾輩今日講這章書須要自省胸中有一毫

勢利否有一毫矜傲否這一毫不要看小了他這便是敗壞世道之根這便是君子小人之分須猛力拔去斬盡根株一味恭遜臨事方能不爭方不愧這個君子然不是讀書養氣則這樣病痛一時也難盡拔須要猛省於一時講究涵養於平日兩路用功纔能到得努力努力至若世間有一等人惟知隱嘿自守不與人爭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闇然媚世將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爲高論托於萬物一體謂在己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是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是

皆不可不辨

子曰里仁爲美章

這一章論擇居之道而見爲仁之不可無輔大抵爲仁由己而薰陶漸染之益必資乎人故夫子謂子賤則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與子貢論仁則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教弟子則欲其親仁論擇居則曰里仁爲美蓋前後左右皆非仁人雖有仁焉者寡矣前後左右皆仁人雖有不仁焉者寡矣今有擇居者於此將以助吾德者爲美乎抑以損吾德者爲美乎將以長我私者爲美乎抑以克我私者爲美乎此易辨也故里有仁厚之俗者此仁人君子所喜居而樂就者也仁則必朴實然愈朴實愈美仁則必平淡然愈平淡愈美無功利誇詐之習則我之氣質不覺其日變無新奇可喜之行則我之耳目不患其或移以其迹觀之或未見其美也以其實考之美何如乎然而難言之矣聞仁之名而尊之者比比皆是但觀仁之實而樂之者十無二三焉拘於氣質者以類其氣質爲美溺於習俗者以類其習俗爲美所喜者浮華則視仁之朴實而厭矣所趨者熱鬧則視仁之平淡而厭矣道義之味不若功利之味中正之行不若新奇之行故有一仁俗於此有一不仁之俗於彼其不處此而處彼也必矣或明知其爲仁而不

樂處之或并不知其爲仁而不肯處之雖強之使居亦且疾首蹙額若不可以終日然其人皆自謂擇之不爽自負爲聰明過人者也夫子爲指而示之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蓋所以動其是非之本心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與論子賤告子貢者同一喫緊爲人之意也學者讀這章書須知一居處一交友皆關係我之德凡擇居取友必視其仁不仁勿以其便於己而取之勿以其不便於己而棄之取舍不爽則成德有資而造於仁不難矣爲仁之事雖非一端而此其首務也

大全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

以成其德調劑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按朙約是里仁中所必有亦是一美處然此章却不重在也

明季講家多將此章作寓言與孟子所引一例看然注却不作寓言蓋孟子是斷章取義難以例此雲峰胡氏曰集注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按此仁字本淺但欲取以為輔仁之資所關却大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這一章見人當全其本心之德本心之德全則外境自不能奪大抵天下之人多被境移境能移得我只是自家脚根不曾着實脚根不實只是不知有本心之德何謂本心之德仁是也仁也者是天所賦於人的全理稟之為性發之為情言其為萬物所不能並則曰尊爵言其為萬物所不能搖則曰安宅言其具四端備萬善則曰廣居言其為人心所固有則統謂之本心這箇本心原是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的但人雖共有此心不能不為氣稟物欲所拘蔽由是這天所賦之理封錮於內遂成一不仁之人既為不仁之人則胸中毫無自得便覺物重而我輕物大而我小物能制我我不能制物故一處夫約其心便不勝其屈何况久處一處夫樂其心便不勝其侈何况長

處必濫必淫因其所矣此等人以一身言則[illegible]節之事將無所不為千態萬狀皆從此不仁做出來以一世言則傷風敗俗之事將無所不為千奇百怪皆從此不仁做出來人但見其一心稍差未有大害不知其可危如此然則人可須臾離仁哉仁上虧一分則物累便重一分仁上得一分則物累亦便輕一分誠於仁者工夫做熟了心與仁一不待思勉而所為皆義理是謂仁者仁者則隨所往而皆安於仁固非約樂所能移也即未能到仁者地位心猶與仁二而於仁的道理看明白了知有是非求其是而去其非是謂知者知者則隨所往而皆利於仁亦非約樂所能移也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便是安仁內事如原憲環堵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便是利仁內事安仁利仁而處約即所謂貧而樂安仁利仁而處樂即所謂富而好禮說個仁者知者似乎迂濶然不如此便不可處約樂便不成人品所以聖門之學以求仁為急子思所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亦即是安仁利仁之謂學者讀這章甚要急將此心放在天理上未能安仁且須利仁見得這一邊重那一邊自輕這一邊大那一邊自小約樂之境雖能牽制人却牽制我不得若不在這條路上走便風吹草動到墮落地位却咎境之累

人是豈境之過哉

按丘月林先生講此節云注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后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爲歇後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覺稍差蓋謂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淫意則可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這一章集注將上二節作取舍之分明下一節作存養之功密西山眞氏又就下一節內將終食不違作存養細密工夫造次顛沛必於是作存養至細密工夫皆說得十分明白但將先儒之言反覆玩味一章之間架了然矣只是要細想箇富貴是如何樣審安貧賤是如何樣安終食無違是如何樣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是如何樣必於是不義之富貴誰不知是不可處若亦有本分所當得之位而加一分干求加一分躁急便是不以其道本分所應得之利而加一分較量加一分急迫便是不以其道故道字之借徑最多道字之界限最嚴必一一辨得明白方纔是能

審非分之貧賤亦有知其當安者然非分二字難辨說如吾之文章好不應貧賤然文章能如韓柳歐蘇乎未能如韓柳歐蘇則貧賤猶是吾分也吾之學問好不應貧賤然學問能如周程張朱乎未能如周程張朱則貧賤猶是吾分也故自人視之謂不以其道自吾視之皆是以其道必一一看破方纔能安至於終食無違仁不是教人在杳冥昏黙處求只在動靜語黙間舉一念必在天理上行一事必在天理上便是不違仁了平常之時如此造次顛沛之時亦如此時有常變心無常變此不是另有一法可以駕馭得只是平常時做得熟了卒然處變此心自然不動無所逃避無所恐懼所以能必於是上二節言取舍之分猶大學切琢工夫末一節言存養之功猶大學磋磨工夫學者誠能將此章反覆玩味身體力行資質渾厚者便可成一好仁之人資質剛毅者便可成一惡不仁之人初時深知篤好便是利仁的人久而無適不然便是安仁的人仁豈遠乎哉

先儒之言有當善會者此章取舍存養皆是合內外工夫大全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存養之功在內此只是因取舍在外邊著力多存養在內邊著力多故偶如此分其實皆是內外合一的不可泥看若說取舍全在外則取舍豈不本正心誠

意乎若說存養全在內則存養豈離却處事接物乎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這一章是夫子要人用力於好仁惡不仁的話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好仁者是資性渾厚的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的羞惡之心較多又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先儒於此說得極明明季講章欲作一人看是謬說此二等人注云是成德之事蓋不限定是由天資亦不限定是由學力總之這樣人其性情雖不同多是做成一箇人品了所以夫子要見他然曰好則必是無以尚曰惡則必是不使加皆必自慊而不自欺皆有一段至明的識見至健的力量方纔是真好方纔是真惡這樣人較是難得非真難得也仁者吾心之德好之惡之亦在我而已只是吾不肯用力耳果能用力未有力不足者用力如何一要立得志定胸中分別天理人欲不使絲毫糊塗一要養得氣盛身上實能存理遏欲不使絲毫夾雜這二件工夫志尤要緊故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夫子說至此所以開示學者至矣又恐天下有自諉於用力而力不足者或垂成而止或半塗而廢謂是限於力而不知只是自暴自棄天下豈有用力而力不足者故復申之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此是臨了再下一轉無非欲其徑去用力而已學者切不可負了聖人這一段意思看後邊說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我見其人矣注云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朱子又嘗云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可見夫子初時未見到後來及門之內便有這一種人了是夫子造就人才之功而用力而力無不足亦愈可知矣今日吾輩誠能先定了一箇志我必要做到這樣人將天理人欲細細分別明白了是天理自然捨不得是人欲自然來不得起初或不無勉强工夫愈久愈熟

不知不覺到成德地位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再看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之未見次言用力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此又是一條講若欲依此則講亦節當云天下亦實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此項人雖或垂成而止或半塗而廢然猶愈於自畫而不進者也雖同一自暴自棄而自暴棄於垂成半塗之時與初頭便自暴棄者有間矣然此等人今亦難得真可歎息大抵世上人看得仁是箇迂遠不急之物莫肯走到這一條路上去肯上這條路就是

好的了故夫子并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思之也如此講亦於理無礙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此一章言不可以過棄人所以開人自新之路也蓋人不能無過如迫於時勢不得已而冒天下之不韙若湯武之放伐伊尹之廢立周公之爲管叔受過孔子之爲昭公受過不知者或指爲過然是皆出於無可如何便是理之當然算不得過這固不必論了所謂過者是實於理上有差或一時見不到或一時不及檢揆之於理實是過了然豈可因此遂盡舉而棄之哉其中又各有類之不同程子所謂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是也蓋由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常在厚與愛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常在薄與忍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同一過而相去懸絕是不可不分別觀之其偏在薄與忍者其人固不足取矣若偏在厚與愛者其人原是仁厚的人只是學問有淺深生熟未能到中正地位所以有這樣過雖是過了其一段慈祥愷惻之意却不可沒了他我而正之使其見識日擴工夫日密歸於中正則此等人皆是扶持世道之人豈可因其一時之過而遂棄之哉此是聖人一段好善的念頭有

過中看出人的好處來不是說過不妨亦不是寬容俟其有過而後責者可知只是恐人以過棄人故就此分別言之然只就仁上說何也豈蘇子瞻所謂仁可過義不可過乎是又不然仁義皆是不可過的其過也亦皆是不可槩棄的特此章夫子偶就仁言之耳故朱子語類曰此段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於廉於嚴小人過於私於貪於縱此是因人而發說得最明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修已與觀人不同若論修已則過是不可一毫有的若有一毫過當處雖出於慈祥愷惻然非中正之道亦是吾見識未到處是吾檢點未到處皆是學問病痛必須如芒刺在背負罪引慝省察克治必去之而後已所以夫子平日於過則勿憚改說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而於欲寡其過之伯玉不貳過之顏子則歎賞不已何嘗肯教人自恕若論觀人則不如此瑕瑜自不相掩難概以觀由察安考之之法極嚴而待之之心甚恕其黨未分之前可以過決之其黨既分之後可以過許之若只論其過不過不論其仁不仁使君子與小人同棄此非聖賢觀人之道也

按過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此章之過只是偶不及檢者大全劉氏雙峯饒氏皆以周公孔子之過言之看作勢不可已了此原非正意明季

講家多主之說矣

大全雲峰胡氏謂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此說極是如此說方是爲以過棄人者發程註尹註雖似平說然意原重君子邊但明季講家遂有謂此不是觀仁不仁是觀仁之不同處則穿鑿甚矣是非雲峰重君子邊意也

朱子語類謂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此仁字較淺按朱子此條大全不載然却甚要緊今人講此章多混者只是將此仁字看深了

禮記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勉齋黃氏謂如此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恐非聖人意然則禮記之言非乎曰禮記之言本不如此孔疏云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自陳氏集說以論語之言解禮記遂兩失之明季講家便謂仁者纔有過可見不仁者直是無過可見與其爲無瑕石寧爲有瑕玉多講到惡鄉愿去與此章差以千里矣不知鄉愿之無非無刺亦似是真無過只是人看他過不出耳安得謂仁者纔有過

過兼心迹作畧迹原心看者非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這一章見君子處事之妙自古天下之事經君子處置便可久可大不經君子處置便偏僻固滯這不是君子之才高只是於適莫與義之間架認得明白耳大抵天下之事不是可便是不可皆有一定之理若不問其理之可不可一味要做這叫做適一味不肯做這叫做莫這適莫不是兩種人適在此便莫在彼如剛柔緩急寬嚴動靜之類主意在這一邊便不肯存那一邊要走東便不肯往西總是個一偏之見若理之所當然這叫做義義與適莫大不相同存疑謂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最明人於平日未嘗有精義之學辨得不真又未嘗有集義之功行得不熟一旦臨事欲立主意不知不覺走到適莫一途去了或牽制於利害則適莫生或拘固於氣稟則適莫生或膠固於學術則適莫又生適莫於事前則事之成者可壞適莫於事後則事之壞者不可復成如王安石必欲行新法而不肯守常是適莫也如漢文帝必欲用黃老而不肯從賈生改正朔易服色亦適莫也從古來天下被這適莫兩字壞了許多事若夫君子則不然君子於天下事無有適而必爲之念也無有莫而不肯爲之念也只有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義當爲則爲雖舉世非之而不顧然非適也義不當爲則不爲亦舉世非之而不顧然非莫也

毅然確然認定一義不敢絲毫走作這比義不要看做是圓融模樣君子雖不專守經亦有達權通變之時然當守經而守經固是毅然確然當通變而通變亦是毅然確然無處不有一定之理此是贊其有定見定力不是贊其無成心是惡偏執者之不合理而欲以義正之不是惡偏執之有成心而欲以義融之明季講家謂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為添着意思依此說則不論理而只論心無適莫便是義了此正謝註所謂佛老之學自謂心無所住者也其說甚謬又這比義工夫全在平日居敬窮理然臨事亦不可不省察明季講家謂比是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是良知家話頭皆謬說也學者讀這章書旣明了適莫與義之辨須思如何能去得這適莫如何能合得這義此不是一日可到的精義集義工夫深了方纔有這箇境界若不曾做得工夫臨事思量合義這便是告子之義襲自以為義却仍落在適莫內去學術一錯遺禍天下不可不慎

子曰君子懷德章

這一章分別君子小人趨向之不同欲人知省察也雲峰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都指其所為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

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注曰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此二條發此章大旨已極明但要想聖人所以將這君子小人分別示人者其意何在蓋這君子小人不過在其心之所好所惡時時注念在此不知不覺一個已在君子路上一個已在小人路上使有人從旁提醒之曰由這路走纔是君子自然不敢不走這路又有人從旁提醒之曰從那路上走便是小人自然不肯走那路惟其沒人提醒故有所走的路本不差却不能堅定復走到差路上去有所走的路已差了却不肯回頭到底撇却正路蓋他若在外面差了人猶可指摘在心上差了人不能指摘到得他發見出來病已成了故聖人將這兩路分別以示之曰如此則君子如此則小人使人各自去省察看我之所時時注念者果懷德乎懷土乎十分懷德中有一分懷土之念不可不去也果懷刑乎懷惠乎十分懷刑中有一分懷惠之念不可不去也懷德不是空空想這個德便思如何樣講求此德如何樣涵養此德此德最易雜於氣質如何可以變化氣質此德最易蔽於物欲如何可以克去物欲懷刑不是空空怕這刑便思

刑多由言之不慎當如何樣慎言刑多由行之不謹當如何樣謹行刑非可以苟免當如何守正刑不可不見幾當如何觀變懷土不必說到十分係戀只是道義之念不能勝其身家之念名節之思不能勝其爵位之思當言者弗敢言惟恐奪其所樂當行者弗敢行惟恐失其所有懷惠不必說到十分狼藉只是正誼中不能不參一分謀利之念明道中不能不參一分計功之心君臣父子不免懷利以相交視聽言動不免爲利所驅遣這四種人懷德之君子高於懷刑之君子懷惠之小人又不如懷土之小人固自有深淺然天下只有義利兩途既在這一條路上走了

自然由淺入深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其終亦歸於一而已這四箇懷字與喻義喻利喻字要分別處村謂喻是知邊事懷是意邊事愚謂懷有在喻前者有在喻後者喻前之懷象山所謂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也喻後之懷程子所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我一箇懷便是君子小人分途處今人說了君子誰不艷慕說了小人誰不羞愧然試內自省能信得過是君子不是小人麼即就舉業論之今日大家讀書還是要講求聖賢義理身體力行上之繼往開來次之免於刑戮乎抑只要苟且悅人求保門戶求取功名富貴乎若只從保門戶起見便是懷土若只從取功名富貴起見便是懷惠是終日讀書終日只做得小人工夫這箇念頭熟了一旦功名富貴到手不是將書本盡情拋却徹內徹外做個小人便是將聖賢道理外面粉飾欺世罔人敗壞世道病根都是從習舉業時做起的豈不可歎須將這箇念頭撥轉猛力向君子路上走雖不必廢舉業只是要將得失之念置之度外一心只要講求此理身體力行不使墮落庶不負天地生我這箇人

松陽講義卷之六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吳縣席永恂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這一章因論子貢而見聖門之人才逺出流俗之上通節俱是讚詞大全朱子謂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此是推言外之意不是夫子此時口氣集註云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一抑一揚原重在揚一邊大抵天下人才最怕是無用不但庸陋而無用有一種極聰明極有學問的人却一些用也

沒有如世間許多記誦詞章虛無寂滅之輩他天資儘好費盡一生心力只做成一箇無用之人故這一箇器字亦是最難得的人到了器的地位便是天地間一箇有用之人了子貢問曰賜也何如而子曰女器也這原是喜他的口氣夫子說這一箇器字便欲救正許多人才人若會得這箇器字自然天資學問不敢亂用了然器却有貴賤之不同真的便貴假的便賤大的便貴小的便賤春秋天下也有許多有用的器其功業赫然天下亦多受他的賜然却多是假的小的故夫子謂管仲之器小哉又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這樣器便使人可鄙了子貢有見於器之不同故問何器也而夫子以瑚璉許之這又是極喜他口氣瑚璉乃貴重而華美之物是真器不是假器是大器不是小器子貢之才如可使四方可接賓客多是正誼明道作用非功利詭詐者比正與瑚璉之貴重華美一般這瑚璉兩字夫子又欲救正許多人才人若會得這兩箇字自然覺一切權術作用可鄙可賤觀女器也一句則知聖門之實學觀瑚璉也一句則知聖門之真學總是三代以上人物不是春秋人物史記載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之事純是戰國縱橫氣習此是相傳之謬決非子貢實事若子貢果有此事則是世俗所謂器而非瑚璉之器矣觀夫子

稱許之如此則史記之誣可知但此章本因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夫子告之如此則言外便見瑚璉雖美尚未是不器之君子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有所取以成其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其說亦有味特不可以此作正意耳學者讀這章書要想如何方成得器如何方成得瑚璉的器又如何可到不器大抵窮理則識進集義則氣定臨事自不疑不懼便是有用之器而皆本於正誼明道之心無一毫徇外為人之意便是瑚璉之器這箇工夫不息不要自足到得熟了便能不

器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這一章當與雍也仁而不佞章同也其心三月不違章同看朱子謂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朱氏公遷曰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爲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合此二條觀之則仁之體段可見而三子之未得爲仁不待辨矣孟武伯承懿子之家學略聞聖門之論知仁之可尚而未識仁體見三

子之在聖門所守者正義明道之學所用者存理遏欲之功故皆疑其爲仁而不知仁之未易言也初問子路夫子以不知答之而猶未信以夫子之論近於過嚴而問斯行之之子路未可以日月至量之也蓋其見識尚在子路之下安能看得子路病痛出其視仁也粗則其視子路也重夫子謂若由也使之治賦則必堂堂正正雖伍兩卒旅之間必從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詐至於仁則不知也武伯問求問赤猶之問由也夫子謂若求也使之爲宰則必光明正大雖刑名錢穀之間亦必從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陋至於仁則亦不知也若赤也使之對賓客則必文質彬彬雖揖讓周旋之際亦必在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淺至於仁則亦不知也蓋三子皆求仁而未能仁者也自武伯視之則三子無一毫病痛自夫子視之則三子尚不能無病痛自武伯視之則三子已純乎天理自夫子視之則三子猶然理欲夾雜故日月至焉非夫子看不出或在或亡非夫子看不出夫子非知論三子之仁道固如是也武伯之問猶之陳同父以漢唐比三代耳充其論勢必將金銀銅鐵混而爲一不復知辨天下遂無仁矣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知仁道至難當日聖門高弟何等樣志向何等樣工夫夫子尚不肯輕許之吾輩今日粗粗認得個

天理人欲路徑去升堂入室地位豈不甚遙然又不可看得太難了夫子不又云乎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未見力不足者誠能如顏子之克己復禮仲弓之主敬行恕不要一毫放過不要一息放過由疏而密由淺而深由半而熟則仁之地位又豈是終不可到的

閔季講家謂此章稱才不稱仁者蓋以武伯有用人之責只宜掄材而器使何必問仁此說大謬三個可使字正是言三子之不用才其治賦爲宰對賓客皆是天理主作用但未可謂仁耳絕不是世俗所謂才所以可使若如後世之爲將爲吏爲大行錚錚於時者皆不可使者也這三個可使字就

在日月至焉之至字內此章只是論仁並無器使意後世天下敗壞皆由不論人理只管要用才使貪使詐才愈多而天下愈亂如何反將此等議論罪人聖人論仁之意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這一章是夫子以回進賜然須知子貢所以不如顏子處只在天資學力上天資則有沉潛高明之分學力則涵養不如顏子之粹窮理又不如顏子之精所以一則能聞一知十一則僅能聞一知二若子貢平日在聞見上用功此則未嘗差多聞多見原是聖門必用工夫所謂博學於文顏子亦是從此做進去只是顏子天資敏工夫密到得快耳注中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不過是敏鈍之分熟與不熟之分非一錯一不錯也這推測而知內居敬窮理工夫都有聖門弟子用功未有不兩件並進者子貢要到顏子地位只是只管推測到得熟了便是明睿別無他法但子貢平日自負非常大了恐其不求復進故以孰愈進之不是謂其與顏子有兩樣工夫欲其合此學彼後來聞性與天道聞一貫原不過是這箇推測工夫做到純粹遂自得手不是另換一樣工夫然後得之也自明季以來講家講此章都似子貢平日工夫都錯做了故有謂承夫子孰愈之問而始悟其所

以不如顏子處有謂承夫子孰愈之問仍在知二知十上較量究竟不知所以不如顏子處皆誤看也此皆因姚江之學與謂聖門自有一派直捷工夫故每將顏子子貢看作兩條路上人謂顏子在心地上用功子貢只在知見上着力真謬論也夫子一聞其何敢望回之言知其能自知自屈遂不覺深許之許之之意有謂學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者此說似是而非謂覺了退纔肯進覺了病纔肯藥如此說則可若云便是進便是藥則似立地成佛話頭不似儒者議論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爲學最不好是一箇矜字最好是一箇遜字常要看得自己不如人方纔有不得不進之勢要想子貢是何等聰明人尚且以不如顏子自歉今日我輩又萬萬不如子貢何處用得一點自矜之意然但不自矜而已亦不濟事當日子貢自認不如顏子便猛力做進去到聞性與天道時便與顏子相去不遠今日吾輩誠自見爲不如人亦當猛力做進去就是顏子也不要怕他論吾目前地位去顏子何啻霄壤若能做得顏子工夫便與顏子一般何怕之有所以傅說論學說一個遜字又說一箇敏字遜與敏缺一不可

問一知十不是定是一貫若作一貫看了則後來子貢承多學而識之問不應有疑矣此章一字與

一貫之一亦不同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這一章見仁恕之分學者當由恕以求仁程注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今按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即是生熟難易之間耳熟的是仁生的是恕自然的是仁勉強的是恕程朱於此補出仁恕二字已曲盡此章之義今日只要想這箇不欲無加旣爲仁者之事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地位便是老安友信少懷的地

位子貢如何却看得這樣容易雖非自謂已能如此然却似一蹴便可到的只緣他不曾着實在這箇上做工夫不知這個就是仁者之事但見世上紛紜多故皆由人我間隔吾所不欲無加諸人世上便無一事不覺說得容易了只此一言便見他學力尚淺若曾在這個上着實用功來便知吾人所最難化者氣質一爲氣質所拘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最難拔者習俗一爲習俗所囿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最難除者私欲一爲私欲所蔽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是雖刻刻存養刻刻省察竭力推致竭力擴充尚恐未能盡融其渣滓未能盡絕其萌孽如何一旦說得箇無字夫子所以急提醒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此本是學者所不可不及之事亦是必可及之事然不是容易及之事視爲容易則用力必疎疎則理欲夾雜而不能辨也用力必淺淺則私欲乍發而不能制也始見爲易而驟進繼必見爲難而速退是終身不能仁之道也世上紛紜多故由於人我之見未化亦未必非急化人我之見有以致之夫子此言不是貶駁子貢正欲其反而求之切實之地以漸及乎此也求及乎此無他亦曰恕而已矣夫子平日告子貢曰能近取譬曰可終身行皆與此言相表裏蓋由生而熟由難而易由恕而仁聖門教人一定之次序也他日

子貢聞性天道之後亦深服夫子之教不躐等此章亦其一端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汲汲去理會恕字或束縛於氣稟習俗人欲而不能恕則當如孟子之強恕無忠做恕不出則當由盡己而推己恕字工夫熟則仁在是矣何不可及之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這一章見聖人教不躐等之意但教不躐等四字不要粗看了學者淺深生熟之等不是教者十分明白十分留心看不清楚要在這四字內想見聖人一段至誠至明的心方好文章性天道原不是二件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但此章是說夫子有教

人文章之時有敎人性天道之時不是說文章時徃性天道也性天道夫子不是不言的亦不是常言的要玩註中罕言二字看學者火候到時方與之言若火候未到則不輕與言故曰罕言子貢此語蓋與多學而識章相去不遠故深有得於性天道而歎夫子敎法之妙若使夫子早與言性天道則亦不知其妙如此非徒不知其妙而强探臆度反將文章切實工夫不去着力便躐等而無成了惟其起初不言專敎他在文章上做工夫講求其理省察於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只是文章直至功夫既久方纔使理會性天道所以便能豁然貫通就聖門觀之如顏子初時只敎他去做博文約禮工夫到後來方能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初時只敎他去做精察力行工夫到後來方能一以貫之方其博文約禮精察力行之時未嘗與言卓立一貫之事是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及其卓立一貫之時亦必有一番指點一番考驗則又未嘗不言性與天道也皆是這箇敎法其餘門弟子見于論語者夫子所敎皆是文章上事其後來性天道聞不聞不可知然總之文章性天道是兩項工夫必不可躐等者也但有一說性天道不可躐等然則今日學者未到顏曾地位便不必講求乎如易之陰陽太極書之降衷恒性詩之曰明曰旦以至中庸之天命孟子之性善皆當存而不論乎是又不然昔朱子輯近思錄首卷即列太極圖說或疑陰陽變化性命之說非始學者之事呂東萊先生曰後生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以此觀之夫子當日敎其餘門弟子雖不與言性天道豈不一及其梗概乎止及其梗概還當不得此章言[illegible]學者但不可專事乎此躐等凌節耳非謂可存而不論也若梗概也不曾知道便說我不敢躐等聽其茫然這樣人亦難與入道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道二字圈內朱子註是一樣意思圈外程子註又是一樣意思今只當依朱子講這有道無道都要切衛國情形說不要泛看了這知愚二字是就世態俗情上論知是謂其能自安避能自養重就如說乖巧一般愚是謂其不知避險不知辭難就如說癡呆一般此處文法與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一例不是眞野人眞君子但自世俗視之則謂之野人謂之君子耳此知愚亦不是眞知眞愚自世俗視之則謂之知謂之愚耳大抵世俗見識不過在一身得失利害上起見故如唐之伴食中書宋之三旨宰相皆可謂之知禹稷之三過不入夫子之轍環天

下皆可謂之愚夫子且不與辨這箇只就其所謂知愚者論之彼所其贊者其知不知武子好處不在此此是人人做得來的彼所其笑者其愚不知武子好處正在此此是他人做不來的自古天下皆賴有這等愚人担當若無這等愚人各人都揀安閒的去做個個思量自占便宜便不成世界了這箇愚不是一時激發能如此一時激發的只可暫時支吾稍久便倒了若如武子之百折不磨不是其天性篤摯學問深沉斷不能如此無本領人如何及得他來不可及就在愚處見不必說到成公復國轉危爲安然後見其不可及蒙引以不避艱險爲愚以保身濟君爲愚之不可及此誤也如此則是以成敗論人了總而論之自人看武子有知有愚在武子只是一箇忠而已當國家無事時宜乎安靜則以能鎮定爲忠當國家有事時須用扶持則以能冒險爲忠武子亦何知其爲知爲愚哉學者看這一章書便要思讀書人當有以天下自任的胸襟不可專效世間占便宜的人除分外之事不可做若職分之所當爲便當勇往直前不爲利害得失所牽制方成得一個人品此皆是依朱子講若依程註則知是露作用愚是沉晦不露委曲濟難意此各是一意大全新安陳氏謂蓋於艱險中能沉晦將圈內圈外註合幾[illegible][illegible]恐未是

註以有道爲文公時無道爲成公時考左傳文公時武子尚未立朝故明季講家欲將有道無道俱作成公時此蓋拘於父子相繼之例謂左傳成公初年甯莊子尚在武子應未立朝然春秋時父子同在朝者甚多如何可遽斷只當依註

顏淵季路侍章

這一章總見聖賢之心公而不私皆從天理中流出皆是萬物一體之懷總是一個仁但有大小之差爾故程子謂夫子安仁顏子不違仁子路求仁蓋聖門雖罕言仁雖不輕許人以仁而莫不望仁以爲指歸故一時師弟子問答閒隨口說出無非是仁這仁似愛之理却即是心之德節節要想其天理之流行這章志字只泛說與下論專言用世之志不同大抵志是學問頭腦有了這志然後就上面做工夫今人都被私欲做主亦緣未嘗有志無所管束那私欲便橫行無忌了所以聖門最重這志子路車馬輕裘要看與豪俠之徒不同豪俠之徒亦輕財好施是從意氣上來的子路是從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顏子無伐無施要看與謙謹之流不同謙謹之流亦抑然自下不過是不敢自足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看得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爲伐施自無從生是亦

萬物一體之懷也子路聞顏子之言覺得已雖不吝猶自見爲不吝其去吝也無幾已雖無憾猶自見爲無憾其去憾也無幾此所以爽然自失且意夫子之志必更有進於是者而願聞之亦可見其虛懷而不自畫矣夫子隨口說出老安友信少懷三句不是另換一樣話頭只是充滿其萬物一體之懷而已吾儒之學不患其不公但患未必能盡公之量不患不去私但患未必能盡私之類人已之間有一毫間隔便是吾性之虧有一毫凝滯便是吾心之疵故老者朋友少者人不一而皆吾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事不同而皆我痾癢乃身之事雖天地有憾堯舜猶病總

無一毫間隔雖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而總無一毫凝滯廓然大公物各付物天理周流視無伐無施者又不足言矣此分明是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上而萬物各得其所氣象夫子不覺隨口流露所以平日自勵則曰憤忘食樂忘憂惟恐有負此志也教人則曰博以文約以禮欲其共求此志也顏子之欲從末由者此志也子路之未足以臧者此志也惟於斯數語有此氣象然猶竊見之而已未能實得乎此也今日看來如何能到得聖人這地位眞西山先生嘗論之曰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蟊賊如戈戟

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施如顏子乎況於聖地位又遠又高非驟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大全朱子曰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看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添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須就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都只如此所謂意言皆只如此者不拘說何樣便見聖賢大小之分

子曰已矣乎章

這一章是以改過望人聖人不能必人之無過而惟欲人改過故論語中屢言及之而此一章說到能見

其過而內自訟是所以能改之方其示人之意尤爲喫緊歎其未見實深望其見也須要先想所以未見之故天下有一種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將差處都認做是處此是不能見其過有一種人明知自己差了却只管因循牽制甘於自棄或只在口頭說過此是不能內自訟這有三件一是爲氣質[illegible]而不能遷化一是爲物欲牽引而不能割斷一是爲習俗陷溺而不能跳脫所以不能無過者由此三件所以有過而不能見不能自訟者亦由此三件這三件帶了一分便成一分病痛或暫閒而輒蔽暫強而輒弱或開於此而蔽於彼强於此而弱於彼或有一二分之

開而不能徹底悔悟或有一二分之强而不能直前決勝或能見其過而不能內自訟或能內自訟而又不能見其過此所以歎其未見不必全然自暴自棄而後謂之未見惟其未見所以天下有過者多而能改者鮮也氣稟物欲習俗三件纏擾膠結而不可解動於心而爲心過發於口而爲口過形於身而爲身過行於處事接物無往而非過或不當做而做則爲動之過或當做而不做則爲靜之過或過在前而病發於今或過在今而弊伏於後或於理上增一分則爲太過之過減一分則爲不及之過雖其淺深輕重之不同而總之皆是過學術之所以不能有純而無雜世道之所以不能有盛而無衰皆由於此夫子所以深望之而不能不重歎之也然雖歎之而仍望之不止是空空歎息就及門弟子論之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可謂能內自訟矣却未必能見其過冉求之力不足非不自見其過也却不能內自訟若顏子之不貳過不遠復則皆從能見能自訟來雖其天資之美然亦必得力於夫子之激發其他弟子初頭雖未能如此後來因夫子之教而用力於此以自成其德者必多故未見非終不見也夫子特一時歎氣稟物欲習俗之難脫耳學者於此切不可草草看過此是聖門教人第一實緊工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內皆有這一關戒懼[illegible]便是不肯[illegible]關不從這一關著力[illegible]工夫皆不[illegible]然見之訟之於既過之後又不若防之於未過之先防之之法無他亦只是戒謹恐懼

蔚州魏環溪先生有兩種人說謂天下有兩種人[illegible]人子皆歎未見竊嘗思之好仁惡不仁一種人好非所好而惡非所惡無論耳抑或好之惡之弗篤者未見也顏之不遷曾之任重好惡亦云篤矣猶未盡其分量耶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種人求非所求而達非所達無論耳抑或求之達之弗篤也故未見也聞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亦云篤矣猶有限於時命耶見過內自訟一種人見過雖內自訟尤難顏氏之不貳子路之喜聞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雖如好色尤難子夏之易色南容之尚德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一時及門之士彬彬如此列國之卿大夫以號名賢但與周旋者也不乏人也然皆以爲未見子皆持心自問有一敢令夫子見者哉學者不必侈談高遠但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足矣按魏先生此篇前言兩種人夫子皆歎未見似及門諸子無足當此者末言人當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則此兩種人原可幾及當時諸子親炙夫子之

敬亦必有發及之者所云未見特說其始而言非要其終而言也由前而論可以擬由後而論可以

舊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這一章見敬為萬事之主宰即就簡言之非敬不可天下固有敬而不能簡者矣未有不敬而能簡者也不敬而簡則其簡為苟簡之簡而非簡要之簡矣記者所以記此章專為這一箇敬字特因論雍而及之故詳敘其始末見夫子許雍可使南面不是專許其簡雍的好處儘多故該合寬洪簡重言之夫子的意思只是謂世之論南面者大約以政事為重而不知

德行可以兼政事如雍者人知其為德行之科而不知其即政事之才也仲弓聞夫子之許之見了桑伯子之為人與己有相似而不同者故舉以質之以觀夫子之去取何如伯子與雍相似不同處亦不專在簡夫子特就簡言之蓋見周末文勝天下病在煩苛得簡如伯子者亦可救得幾分如漢初承秦之敝文景以黃老治之天下亦得休息然只可也則非全許之辭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但見夫子許其簡不能不深防其弊焉謂簡固治民之一法然敬是簡之本領有一種居敬而行簡的是有本領的簡有一種居簡而行簡的是無本領的簡居敬則中有主而又能每事順理皆去煩苛則簡必得中不亦可乎居簡則中無主而又率意一味疏略則簡必失中豈不太簡乎蓋居敬則煩有煩之妙簡有簡之妙即使未必得中猶勝於任意者而況其得中者乎居簡則煩有煩之病簡有簡之病即使有意求中決不能得中而況好以偷惰者乎含敬而言簡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不必說到晉魏之放蕩即如文景之與民休息而禮樂未遑亦不無太簡之弊夫子於伯子所以僅可之正是此意若使伯子有居敬本領夫子將舉之以為南面法豈特僅可之已哉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言則默契焉所以夫子不覺喜而

然之這雍之言然一句蓋深有味乎敬之一字恍然於堯舜之兢兢業業禹之克艱湯之聖敬文王之敬止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綱皆在雍一言中與修己以敬一章蓋相表裏非沾沾為一簡辨也要之仲弓之言原本於夫子夫子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即居敬之意也乃仲弓於問答之際隨口拈出可見其平日書紳服膺於斯也久矣學者能如是庶幾不負師訓也哉然更有一說居敬固是學之綱領行簡亦非易事居敬只是一心操持始終勿懈便是若行簡非格物窮理工夫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稍認不真便以煩瑣為精詳以疏略為簡要總能

兢兢戒謹亦不濟事故程子雖謂居敬則其行自簡而朱子必分作兩層較程子之說更為精密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便須將敬的工夫着實去做此是聖學徹始徹終工夫不是到南面時方纔做的做得敬熟胸中便有主宰再去做窮理格物工夫事事要講求個中道就煩簡言之便須煩簡得中瑣碎濶畧均為不可自日用常行以至治國平天下之事俱要細心斟酌臨事方不至偏勝勿謂此只是為臨民者言與學者不相干也

子華使於齊章

這一章就取與辭受上見聖門精義之學義是個恰

好的道理減一毫不得增一毫不得的然惟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曾子之一以貫之亦庶幾乎此其他不是不及便是過故聖人隨處裁之使到恰好處即如一取與辭受不但不當取而取不是義即不當與而與亦不是義不但不當受而受不是義即不當辭而辭亦不是義苟為非義無論大小皆是病痛皆非君子之道子華使齊而冉子與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慷慨的事豈不可以救天下之吝然夫子則以周急不繼富裁之雖先與釜與庾若欲委曲遂其與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與也原思為宰而辭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廉潔的事豈不可以挽天下之貪然夫子則以一與字裁之雖與隣里鄉黨若欲委曲遂其辭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辭也是非不知冉子之心甚厚也然過厚之過而傷乎義其病有不可勝言者非不知原思之行甚高也然恐高之過而越乎義其病有不可勝言者自春秋之末大道日晦士多好為已甚之行與之之過則至於平原孟嘗之豪俠辭之之過則至於於陵仲子之怪僻自非聖門立此大中至正之矩天下好勝之風日甚一日何所不至哉子思取中庸二字著書以示學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皆即是此章意思然朱子又嘗論之曰學者未得中道不幸而

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此蓋深惡貪吝之徒惟恐其托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托於舜受堯天下之論以使其私故發此論所以懲愚不肖而非謂與廉之可過也孔門弟子無一人不在中道上走然各因其氣稟學問而或過或不及如先存一寧過之念在胸中則其離中道必益遠矣更有一說若欲一事合義也還容易至欲事事皆然都要到那恰好處不是工夫純熟安能如此顏子惟竭力於博文約禮然後能見其卓爾曾子惟隨事精察而力行然後能一貫學者不可將這章書看粗了這不過是一個義之條子須要就這個上擴充去直做到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地位方是聖人栽成學者之意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這一章總是勉勵及門之爲仁不是稱顏子貶諸子仁者吾心之德本與心是一物惟聖人純亦不已則到底是一物自聖人以下不免私欲之隔心與仁遂分爲二則以學力之淺深爲離合之久暫如回也平日用力於博文之功已深其心至明明則於天理人欲之界辨之至晰用力於約禮之功已深其心至健健則於天理人欲之界持之甚力故視聽言動其心常在於仁也造次顛沛其心常在於仁也直至三月之久而能無間則回之於仁也可謂深矣然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回不可不勉也至若其餘非不博文也而其辨理欲不能如回之至明非不約禮也而其存天理遏人欲不能如回之至健故一日之內其心或至於仁矣而一日之外卽不能不離一月之內其心或至於仁矣而一月之外卽不能不離回之心在仁之內而爲主尙不可不勉也其餘之心在仁之外而爲賓愈不可不勉矣非謂回三月之外其心便流於欲也而不能不稍一間焉是卽違也非謂其餘日至月至之外盡汨於欲也而不能不夾雜焉則不可謂至也眞西山先生謂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

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時寡欲矣此說得皆有分寸然又須知此皆是孔門弟子用功未至時境界若到後來顏子不遷不貳如有所立卓爾則不但三月不違而已其餘或聞性與天道或唯一貫晚年進德者當不止一二人則亦不但日月至焉而已人之心豈有一定哉亦視其學力何如耳今日學者切不可將諸賢之淺深作一故事看過了要在自已身上體察張子謂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今日學者若曾將大全看過一遍則內外賓主之辨便明明白白了然未見其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有幾非在我之妙者何也豈非只作一故事看過乎須要刻刻在自身上省察吾之心比回如何比其餘如何一念動便要辨其是天理是人欲是天理矣又要辨其爲內爲外爲賓爲主於此看得破立得定自然不能自已如顏子之欲罷不能矣

心藏於內夫子從何處窺之亦只在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必如是但人不能覺識耳朱子謂三月不違不是閉門合眼靜坐此不可不知

子游爲武城宰章

這一章見聖門取人之正大而學者持身之法亦可

見矣盖取人一節在一邑則關係一邑之風尚在天下則關係天下之風尚夫子見春秋之時世風不古廉隅漸弛急思得人以維之故刻刻留心處處採訪當日及門高弟胸中皆有這個念頭故夫子見子游即以得人問而子游即以澹臺滅明對一問一對皆從一段婆心挽回世道之意發出不但從一邑起見也但得人最難惑於邪媚者固不足言亦有聰明蓋世之人而取舍錯謬故急政事者多引進權術之士好文學者多崇奬浮華之流如秦孝公引進一商鞅宋神宗引進一王安石皆禍敗社稷漢武崇奬一司馬相如唐明皇崇奬一李白不知壞了多少風氣子

游方任政事而不尚權術素好文學而不貴浮華獨取一等淳方無圓淳朴無華世俗所不喜之人其見識力量加於人一等矣以此端一邑之風尚則可以杜巧利之門而塞奔競之路以此維天下之風尚則可以轉巧言令色之習爲蕩平正直之風春秋之天下不遂變爲戰國者賴聖賢此等正大之見維持之後世之天下猶知方正之足貴而脂韋之可耻者亦賴聖賢此等正大之見啟迪之這章書莫是世道人心中流一砥柱不要看輕了然此只就取人者言也若學者持身亦不可不反覆玩味於此大抵讀書人甘心苟賤者有幾人只是不知世間方正一途爲可

貴不免隨波逐流愈趨愈下試觀滅明一徑尚不肯由一偃之室尚不肯私謁何處可以苟且得苟吾有一毫見小欲速之心皆滅明所深鄙也有一毫枉己徇人之念皆滅明所深媿也人品雖不一這個却是根本根本一差萬事瓦裂無論爲狂爲狷爲政事爲文學皆不足觀也矣故須認淸路頭立定脚跟寧爲拘謹勿學通方寧爲疎簡勿學周旋此持身之法也吾輩今日欲學四科十哲當先從滅明始

松陽講義卷之七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樊遲問知章

這一章論仁知註謂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蓋仁知工夫不止於此故知是因遲之失而告之亦如告由以不知爲不知告牛以仁者其言也訒皆是因病立方曰可謂知矣可謂仁矣語氣便有分寸不是謂知仁之道盡於此也樊遲問知不知他平日認知是如何但其病必是於人倫日用間多所忽畧却不免惑於禍福之說這個病不除即竭力去做窮理格物工夫決不能切實遲又問仁不知他平日認仁是如何但其病必是於當做的工夫怕其難而不做却不免有速求其效之心這箇病不除即終日去做克己敬恕工夫決不能眞實故夫子因其問知而告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民字只作人字看勿指羣黎百姓民義如子臣弟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皆是務是辨其體用考其節文鬼神以祀典之正者言不去諂瀆便是遠朱子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此二句總是知其所當知而不惑於禍福之不可知緊對樊遲病痛去了這箇病然後窮理格物可漸至於無不明矣因其問仁而告之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事之所難所包者廣任重道遠皆是程子專指克己就其最重者言耳仇滄柱曰先難二字朱子集註與上蔡謝氏之說不同朱子皆就事之所難用功專在一先字謝氏以心之不易處難實緊反在難字用功在先字則與後字相應是一緩一急對說是杜樊遲謀利之意要緊在難字則與獲字相應都是前此難而後來獲反開樊遲計效之心矣此一句總是爲其所當爲且無所爲而爲亦緊對樊遲病痛去了這箇病然後克己敬恕可漸至於無不純矣集註於上截言知者之事下截言仁者之心朱子謂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註雖分心與事勿泥看學者讀這章書須知要求知仁當各就自家病痛處盡情消融消融得自家病痛知仁工夫便容易了然病痛雖各不同這箇忽畧民義諂瀆鬼神的與計效的病是學者所最易犯的如一部小學家禮多束之高閣不去理會能務民義者有幾人佛老異端甘心迷溺不惑鬼神者有幾人至於先難後獲且不要說此事上有個希圖效驗的意思兼於此

事外營求僥倖胸中都只功利念頭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皆視爲迂闊的話這個病不除安有到知仁的日子須要猶省莫笑樊遲粗鄙近利樊遲粗鄙近利的病病比今人尚輕得多也務義遠鬼神先難後獲淺看則各有兩層深看則皆只是一事眞能務義者自然能遠鬼神眞能先難者自然能後獲

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不是說不當知敬遠是曉得不可媚神邀福正是知鬼神處所謂不可知者只指禍福言

子曰知者樂水章

這一章分言知者仁者欲人各就其天資之所近而造就以成德也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間自有一般渾厚的人一般通曉的人各隨其才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看朱子這一條則知者仁者不必看深若看深了便似知仁合一不似此章知者仁者了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要想其所以然之故知者所以樂水而動而樂只是明於理仁者所以樂山而靜而壽只是安於理理是人的骨子得一分理便成一分人知者惟明於理其胸中周流無滯一切疑難之事都阻他不住如水之活潑一般故以知者而遇水猶以知遇知如何不樂所以樂水仁者惟安於理其胸中厚重不遷一切嗜慾之類都引他不動如山之凝重一般故以仁者而遇山猶以仁遇仁如何不樂所以樂山知者惟明於理故徹內徹外但覺其是一個動的氣象非謂其有動而無靜也卽靜之時而動者自在總無一物可以拘攣得他仁者惟安於理故徹內徹外但覺其是一個靜的氣象非謂其有靜而無動也卽動之時而靜者自存總無一物可以搖撼得他知者惟明於理故其灑然自得者憂患不得而攖之蓋憂患能攖多惑之人不能攖不惑之人不惑如知者荊棘皆坦途矣則常

見其樂焉仁者惟安於理故其凝然無累者氣數不得而拘之蓋氣數能限有私之人不能限無私之人無私如仁者造化且無權矣則常見其壽焉學者試取知者仁者而想像之有一種天資近於知者須用工夫做成了一個知者便有這箇境界有一種天資近於仁者須用工夫做成了一個仁者便有這個境界然這箇知者仁者也不是住足之處更須用工夫做到大而化之地位則仁知合一分之無可分矣方纔是天下第一等人物今日吾輩讀這章書若但空空想知仁的光景亦不濟事須要思用何工夫可以到得他地位更要思用何工夫可以超出乎其上如上

章所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便是求爲知者的工夫先難後獲便是求爲仁者的工夫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便是超出乎其上的工夫顏子之博文約禮孟子之知言養氣皆是要做知仁的工夫皆是要超出知仁的工夫

註謂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謂此體字乃形容仁知之德性非體用之體按此說得最明言體段則便兼體用在內

樂壽是以理言如孟子之不豫顏子之不永年是理之變不必以彼疑此但論理之常則自當有此效耳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這一章仁字以愛之理言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與宰我以從井救人爲仁一樣皆因聖門重視仁故一時弟子將極難事安在仁者身上若非夫子論正則仁字幾同直躬之直仲子之廉墨子之兼愛矣以天地有憾之事而求無憾於我心勢必不能夫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便可見這個不但仁者做不來即仁造其極而爲聖亦是做不來的故堯舜之世也有黎民阻饑的事也有百姓不親的事天下雖底平成而此心時見缺陷世雖不敢病堯舜之治而堯舜常自病於心故論仁者不必如此論只

要認得仁者的心仁者之心只是以萬物爲一體休戚相關看得萬物之阽危即是吾之阽危萬物之狂惑即是我之狂惑竭力扶持竭力引導故己立而人不立猶己未立也己達而人不達猶己未達也雖親疏厚薄各隨其分寬嚴緩急各因其時而總無不盡之心視民物之休戚直如手足之痛癢這便是仁了豈必立盡天下之人達盡天下之人然後爲仁哉然這個地位也不是容易至的學者工夫未到人我之間每爲私意間隔如手足本我身之物而爲風邪所中血氣壅塞不能貫到手足上了只有一法可以醫得此病夫子嘗告子貢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今欲求仁亦只是恕能近取譬即恕也恕與仁有生熟之分而只實從這箇上做去到得熟後便是仁了初間以己所欲譬之於人然後知其亦必欲覺得費力到後來凡己所欲即以及人不待費力矣故恕雖未是仁而即是仁之方大學治國平天下皆要絜矩絜矩即恕也曾子一貫亦從恕做起聖門最重這一箇字今日學者要將這箇字切己體認平日讀書誰不知道這箇恕字要緊到得人我相接之際便被私欲牽去了自家要暢快便管不得人之疾痛自家要體面便管不得人之羞辱自家要安逸便管不得人之勞苦所以要行這箇恕最難又有一種人

亦有意去體貼人情而平日未嘗讀書窮理體貼不出不該通容的也通容了不該委曲的也委曲了這也叶不得恕所以大學到後半部方纔言恕前邊先要用正心誠意工夫又先要用格物致知工夫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孟子於這個恕字上又加一個強字亦緣這恕字不是容易能的大家須要細心看方才體認這個字

註云以巳及人仁者之心也這心字事業就在上了不是空存此心聖賢言心未有不與迹合者

時文有將立達分教養者誤教內有立達養內亦有立達葢教養俱不是一層工夫如下論內有立達又有緩動

子曰默而識之章

這一章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亦便見聖人省察之功朱子曰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朱子所謂自見得有欠缺處者是真有欠缺乎抑本無欠缺而自見有欠缺乎若真有欠缺則是仁原未熟義原未精特衆人看不見耳非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也若本無欠缺而自見有欠缺則又非所謂自知之明也這處最難看大抵人心惟危識不識厭不厭倦不倦原無一定心常存則自能識自能不厭倦心一疏則便不能識便不能不厭倦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故聖人所可自信者無時不戒慎恐懼而已固不敢必其常識常不厭常不倦也質雖生安工夫却無異於困勉刻刻識刻刻防其不識刻刻學刻刻防其厭刻刻誨刻刻防其倦此章必是因省察之際而自歎無欠缺之難不是因其有不識有厭有倦而發此歎葢見識之難也平生多學而識多見而識固不敢有或怠然非能默識也皆戒慎恐懼之所操持耳學之難也平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固未嘗有或厭然非能不厭也皆戒慎恐懼之所鼓舞耳誨之難也平生無隱無類憤而啟悱而發固未嘗有或倦然非

能不倦也皆戒慎恐懼之所策勵耳一省察之而覺舉目皆可危之境使戒懼偶弛病痛便隨時而發吾能不弛而已不能必其不發也一身皆可危之處使戒懼稍疏病痛便隨地而生我能不疏而已不能必其不生也故曰何有於我哉朱子所謂自見有欠缺者此也此聖人不敢以天資自恃而以用功自勵不敢以從前所用之功自恃而以終身用功自勵葢即成湯之顧諟文王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而曾子之臨深履薄亦即此家法也然既謂自見有欠缺則是實言而非謙矣又謂之謙者何也葢識如夫子亦可謂能默識矣學誨如夫子亦可謂能不厭倦矣然夫

子不敢自居是則所謂謙也默識句註有兩說一為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猶云不必提撕而自記得也此將識字音志朱子所取之正說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此將識字讀作釋先儒謂前說近是然懲象山頓悟之弊而不取此說也明季講家乃專以默悟默證為默識且謂此章只重一默字以此為學則不厭以此誨人則不倦反將朱子所不取者為正說亦可謂無忌憚矣識是識其已得者學是學其未得者誨是欲人之同得三者並列亦未嘗專重一默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這三件是最易欠缺的聖人尚且戒慎恐懼不敢自必況衆人乎須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在聖人則刻刻防之便能不犯吾輩則當如曾子之三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三者依蒙引作自然看則與公西華章合蓋彼作勉然看則任之此作自然看則辭之然玩註三者非聖人之極至及謙而又謙之語則此仍當作勉然看所以一辭一任者彼就工夫之得手者言則任之此以人心之惟危者言則辭之雙峯饒氏云默識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若聖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的事所以勉人也其說亦通

專言學則兼識在內此以學對識言則學是學其未知未能者識是識其已知已能者

子曰德之不脩章

這一章與上默而識之章相為表裏上章自謙之意多而自省之意即在其中此章自省之意多而自謙之意亦即在其中上章默識三句內句句包得修德講學徙義改過之意此章修德四句內亦句句包得默識不厭不倦之意總見道體無窮而聖人日新之功亦無窮無時不新者聖人之功也惟恐其一日不新者聖人之心也自十五以至七十節節皆是此功節節皆是此心雖是聖人自敘而示人用力之方即不外是曾子之三省即是此家法這德之不修四句先要想德如何要修如何樣叫做修學如何要講如何樣叫做講既修德講學了如何又要徙義改不善義如何徙不善如何改德是理之得於心者這箇德日日修越覺有未修處原是無窮無盡的修即大學正心誠意修身之功所謂省察克治也學是心之求通於理者這箇學日日講越覺有未講處亦是無窮無盡的講即大學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講習討論也修德講學二項已說盡為學的工夫了徙義改不善又是就其中抽出緊要處言猶之一部禮記中抽出

大學中庸來另是成書也徙義改不善須要分別朱子曰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朱子分別得最明白更須知這兩件亦是無窮無盡的愈徙愈覺義之難盡愈改愈覺不善之易犯聖狂本無一定一念稍弛便走入差路去徙義即時中工夫改不善須要知幾幾有萌芽便須斬斷尹氏謂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蓋德日新則意誠心正身修學日新則物格知至徙義改過日新則止於至善論學者工夫已盡於此四者特以舉其大綱而未詳其節目故謂之要非此外別有工夫也不修不講不能徙不能改這四箇不字病痛在何處只是氣禀物欲二者爲累耳不必到十分氣質用事物欲錮蔽然後爲學問之累但二者有一分掃除未盡學問便受一分阻撓即十分掃除淨盡了他却能乘間竊發故雖聖人不能必其常修常講常徙常改只有一念戒謹恐懼這二者便無隙可乘此堯舜所以兢兢業業成湯所以常目在之文王所以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而夫子此章一箇憂字直接千古帝王之道統憂不是空憂便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工夫在內蓋人看聖人這四件工夫無少欠缺聖人自視這四件工夫全無足恃一失腳便墮入坑塹這箇憂亦是無有了期的吾挑的擔無一日可弛則此憂無一日可去吾走的路無一日可住則此憂無一日可寬發時此憂未發時亦此憂憤時此憂樂時亦此憂下學時此憂上達時亦此憂今人所以不如聖人只是不能如聖人這樣憂盡性至命皆是從此憂做進去老安少懷皆是從此憂做出來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皆是這一憂做成的人無聖人無此憂欲求到聖人地位斷斷不能夫子於此既[illegible]諄責以示人又繫易之大象於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於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於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其以吾憂者與人共憂乎然學者必先以聖人之志爲己志方能以聖人之憂爲己憂若胸中未有必爲聖人之志則看得不修不講不徙不改皆與我不甚關切任其作輟任其駁雜便優游過了日子若立定志向要在聖人路上走則知此四項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自不得不憂無可推諉無可替代無可依藉無可任足方知夫子指出這憂字是喫緊爲人處

依存疑則以首句爲綱下三句分知行看是且此說不是依淺說則修德養心也講學窮理也徙義改過力行也然朱子之意亦不如此朱子謂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致知格物是講學徙義改過是

修德中緊要事甚明愚謂徙義改過不但是修德中緊要事亦是講學中緊要處嘗引存疑皆以德爲我所得於天之理看來亦不必拘定不論得於天者得於學者皆不可須臾不修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這一章見人當求知而即示以求知之方夫子雖只就自巳身上說而學者所當用力從可見矣蓋學者工夫有知行兩項未有欲行而可不求知者欲行而不求知便是不知而作這作字與述而不作之作不同這是行的意思猶言作事不知而作的人有二種一種是不學的人胸中昏暗不知當然之理是如何所以然之理是如何只管鹵莽去行一種是異學的人自作聰明謂當然之理只在我心所以然之理亦只在吾心反以成憲爲障礙以講求爲支離這都是不知而作的天下事敗壞多由這兩種人也有天資不好的弄得掣肘眼前就見敗壞了也有天資好的做得眼前亦好看却都是偏的伏下許多病痛積久而發更甚於當時便敗壞的所以聖門言學必先求知見有此種人則深闢之深懼之惟恐其爲學術之害世道之蠹故夫子指而言之曰我無是也有禀然自省之意而即隨言其求知之方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蓋自謂平日之用功如此未嘗敢用一毫鹵莽未嘗敢弄一毫聰明所以於天下之事皆能明得雖不敢比生知而亦知之次也其自謙以儆學者之意至矣聞見二字此章及干祿章集註皆不說明語類曰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今當依之多聞見而擇識即是博學於文好古敏求工夫大學所謂致知在格物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所謂道問學皆是這工夫這工夫到極處便是一以貫之知天命耳順境界特其從入之路較之無所依倚神明默成者微隔一間耳非謂巳至於知尚有上與次之分也自明季姚江之學興謂良知不由聞見而有由聞見而有者落在第二義中將聖門切實工夫一筆掃去率天下而爲虛無寂滅之學使天下聰明之士盡變爲不知妄作之士道術滅裂風俗頹敝其爲世禍不可勝言今日學者有志行道舍聞見擇識無下手處須將朱子大學格致補傳及或問反覆玩味依其節目講習討論造乎知之之域然後推而行之庶幾免於妄作也夫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這一章註中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二句說盡了此二句合言之只是一個無我大抵人之病痛莫大於這個我字有我則量小一個我字橫於

胸中便只見已之優不見人之優只見已之是不見人之是義理本無窮也而稍有所得便不勝其自滿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矣物我本一體也而稍有拂意便不勝其憤懣視天下之人莫可相與矣是皆我字為根伏於內而發見於外我字重一分則病痛便重一分若胸中只見有天理不見有我則此等病痛便如水消霧釋量不期大而大矣惟知義理之無窮也而自滿之念何從而生不見物我之有間也而憤懣之念何從而生故自人視之可謂能知夫義理矣而乃問於人之不能者焉自人視之可謂博聞廣見而所知者多矣而乃問於不多者焉蓋其能也雖則有矣而其自視則若無焉此所以以能問不能其多也雖則實矣而其自視則若虛焉此所以以多問於寡但見理當問則問之而已何知已之能不能多不多哉其或遭橫逆而見犯於人也自人視之若不堪之極矣而乃絕不校焉非氣弱而不能與校也非慮患而不敢與校也非含忍而不欲與校也亦非待之以禽獸而以為不足校也理不必校則不校而已何知其犯不犯哉是其心純是天理用事與聖人地位相去不遠故曾子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而漢儒以為指顏子蓋以其非顏子不能到此也此即是不遷不貳如有卓爾境界從事於斯者言其能處如

是非言其學為如是然所以能如是者則實由於博文約禮之功真積力久然後有此境界故讀此章者須合喟然一章同看方見其得力之由而曾子之隨事精察力行最是善學顏子者更有一說顏子是已到充實光輝地位而歉然不自足方說得若無若虛今人未到充實地位正當就正有道雖博稽廣詢還不是若無若虛顏子立於無過之地而人自犯之方說得犯而不校今人未能無過我以非理加人人亦以非理答我此乃出爾反爾非犯也即使默然無言還料不得不校故欲如顏子之若無若虛須先如子夏之切問近思欲如顏子之不校須先如孟子之三自反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道一章言才節兼備之人難得而以君子許之欲人自勵於才節也大抵人要做成一箇人品才節二件缺一不可有才無節則立腳不住有節無才則亦於事無濟此二件非生質之美則必從學問做成世道賴以維持是天下最有關係之人春秋末造樣人亦甚少故曾子想像其人可以托六尺之孤則不但可以輔佐長君可以寄百里之命則不但可以分理國政上之防微杜漸將順匡救君位賴以固君德賴以成下之詰戎勸農剔弊鋤奸國勢賴以振國事賴以

根內修外攘智深勇沉其才之過人如此至於變故之來事勢危急人心搖動死生利害在呼吸間從違趨避關係大節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堅定而不可搖顛是非不顧利害論順逆不論生死其節之不可奪又如此若而人者其光明磊落之槪固已彪炳乎世然其細微節目之間或未必盡諒於人有天資學問人醇而未必無小疵者有深謀遠慮合義而未必不戾俗者則稱之爲君子而人不能不致疑也容或有之然而無容疑也合義而戾俗固不必論矣若大醇而小疵正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傷其爲君子乎這一種人歷考古今不可多得如伊周則固超出乎其上者也下之若荀息之輔奚齊可謂大節不奪矣然無救於奚齊之死非所謂可托可寄也霍光之輔漢宣可托可寄矣然不免奪於妻顯是大節有虧也才節兩全豈不難哉故曾子斷然以君子許之所以爲世道計意深遠矣觀人者愼毋惑於流俗之論而刻論人於細微之間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欲爲君子這才節二件都少不得的且未論到任家國之重就是平日間一舉一動這兩件皆不可缺一欲才節之全無他法只是居敬窮理到了理明氣定時候臨事自然無所恐懼疑惑可托可寄

而不可奪矣這可托可寄不可奪原有淺深朱子語類有一條云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是通上下而言然總之居敬窮理功夫進一步則這三句做來便高一步

大節節字家引以事變言則是盤根錯節之節不是註中節字淺說就君子身上言則是節義之節即註中節字也此從淺說

明季講家多將臨大節而不可奪貫上二句謂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托可寄此說大全朱子已不從只依註將才節分看爲是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這一章即所謂允執其中中則無間不中便有間註中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是一個中字不可謂前後帝王皆有間獨禹無間看來唐虞三代皆以中道治天下皆是無可間者聖人偶就禹歎之耳亦不是有意去吹毛求疵然後知其無間聖人上下千古只是將一中字作權量就中道看去但覺其無絲毫偏處所謂無間然也非飲食三句不是無間之大處乃是無間之盡處於此無罅隙可尋則眞無間矣禹之治天下其大經大法豈止三者特舉三者爲例耳不可呆看大抵當時禹之爲治將一箇中字發揮得爛熟

直充滿洋溢於天地之間雖、、至悉之務無不是中之流行隨舉一事皆可見中眞有左右逢源之妙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卽書所云克儉於家致孝鬼神致美黻冕盡力溝洫卽書所云克勤於邦儉可間勤亦可間宜儉而儉宜勤而勤便無可間這俱在事迹上論但推其本領則皆從精一工夫做成來皆從克艱心中發出來非精一則或豐或儉之間辨別得不明操持得不定安能恰合於中非克艱則不能兢兢業業無以爲精一之本又安能中故無間者禹之迹也精一者無間之本也克艱者又精一之本也禹之心法一堯舜之心法也彼爲帝降而王之說者豈

知禹者哉更有一說謂之間者大綱已不差只是有小小罅隙而已若大綱先差則渾身不是了安可謂間故後世之治天下非特無間難卽有間亦難須先扶起其大綱然後再論其間之有無總之要以克艱之心做精一之功而已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且莫就帝王身上看先就自己身上看其間何如不百孔千瘡否其不止有間者何如不墻壁多倒否須着實做主敬窮理工夫務先使大德不踰閑漸進而并小德不出入日用常行事事皆得箇中道此在我切己之事也勿徒將帝王評論忽却自己當務

五峯胡氏謂禹以鯀殛而不忍享天下之奉語頗云若恁地說則斂狹了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豐於宗廟朝廷之事明季講家猶有主五峯之說者不知夫子講得如此精

書言奏庶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的治水時自有治水時之經營卽位後自有卽位後之經營若認作一時事則便是作司空事不是爲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二字內有許多斟酌在不然便如熙寧之農田水利不勝其擾

顏淵喟然歎曰章

這一章是顏子自敘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

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不可不細勘驗卽鑽瞻忽之時仁山金氏謂畧見道體胡氏註謂未領其要而集註用深知二字程子有見其高見其堅及瞻之只在前後之說蓋此時雖未見得親切然與他人之茫然者自不同先儒之說似異而實同也高堅前後朱子謂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說得最明聖人之道是箇恰好的顏子做來做去只不能恰好此時所用工夫就是博文約禮但用來未得法不能循循所以不得力夫子教他只管在這箇上用功勿忘勿助博文工夫不是一層則只管去格致知格物不厭其煩約禮工夫不是一層則只管去約克己復禮不憚

其嚴博則由多聞多見以至萬理俱融約則由操持固執以至一私不存初時不免見爲難却一日易一日初時不免覺其生却一日熟一日顔子依了夫子只管在這條路上走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用力之久則義精仁熟向之高堅者不覺其高堅向之無方者不覺其無定凡處己治人應事接物雖巨細精粗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道理見得明守得定謂之如者不是恍惚之詞只是難以言語形容耳此即上達地位即一貫地位是夫子知天命時候故胡氏註謂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也庶乎一贊亦當在此時然猶與聖人有間者

聖人大而化之不思不勉與道爲一顔子斯時大而未化不能無思勉猶與道二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依舊要去博文約禮只是俟其自至不能預期其效耳到後來不遷不貳則較此又進一層矣學者看這章書要見聖門工夫只是博文約禮七十子莫不做這個工夫即夫子憤樂忘年雖到七十尚是這箇工夫大學之八條目孟子之知言養氣雖各換了名色總之是這箇工夫這工夫做得未精則爲仰鑽瞻忽之境做得精了便是卓爾之境更精便是從心不踰之境自明季講家錯認此章誘字作哄誘之誘謂此是聖門權教只是借徑

將聖賢眞實學問粗看了反去求之杳冥昏默種種病痛皆由此章書看不明白不可不辨

第一節俗說謂顔子初間錯做了工夫與象山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的相似此未知博文約禮是聖門教人一定之法顔子初入聖門便奉此爲規矩也呂晚村謂顔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首節是讚詞不是悔詞最說得好雖語類云顔子初未肯便向下學中求仁山金氏亦有顔子始初便欲一蹴就到之說然此只是謂其初間做博約工夫未能循循耳不是謂其便如象山陽明走到差路上去至後來方轉回來也心齋坐忘亦出莊子寓言不

可爲據

卓爾兩圈內圈外註似是兩意圈內是已得夫子中庸之道但未能不思不勉圈外是已見夫子不思不勉之境但只見得未能到得存疑及新安陳氏專主圈外說仁山金氏專主圈內說二意不相礙然圈內是正意

明季講家謂欲從末由即是卓立境界即是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意思種種亂道眞如說夢引人心到恍惚一途去百般病痛皆從此生莫謂錯看一章書無大關係也

子曰後生可畏章

這一事是勉後生及時爲學大抵天下後生的病莫大於看得自已輕了道是希聖希賢的事自家決做不來便因循苟且過了日子這不是自棄麼故夫子激勵之以爲我與後生皆有此性皆當學以盡其性今之後生如何見我學有得便大家畏我不知年富力强我萬萬不及他我該畏他他如何反畏我就今日我之所知後生或未必能知然苟如我之好古敏求焉知將來所知不過於我況不如乎就今日我之所行後生或未必能行然苟如我之下學上達焉知將來所行不勝於我況不如乎後生中有天資明睿者焉從事於博文約禮之功其將來固不可量有天資魯鈍者焉自奮其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功其將來亦不可量繼往開來之任後生無不可擔參贊位育之事後生無不可爲窮神知化之境後生無不可到我之所有志未逮者皆後生所可逮我之所恃以食藥息遊而偶有得者皆後生所可得豈不真可畏然這是言其能深造以道則來者不可量如此若只是優游過日蹉跎歲月不知不覺到了四十五十而學問猶然如舊且或反不如舊不聞其知行之能精進也不聞其氣質之能變化也不聞其物欲之能埽除也則是一庸人而已一俗人而已卽至此而翻然悔悟更圖晚成而其年已非向時之年其力已非向

時之力縱能有得較之從後生時做起者必不同而況習氣日深一日則天性日漓一日其能有成者鮮矣何如乘其方富之年方剛之力及早精進之不可限量也哉爲後生者當知寸陰之可惜刻刻以希聖希賢工夫自策勵依朱子白鹿洞學規循序漸進而勿陷溺於聲色貨利勿馳騖於辭章記誦勿迷惑於虛無寂滅由淺而深由生而熟年日長而學日進雖聖人猶將畏之況他人乎然須知聖人此段議論只是欲策勵後生不是謂人至四十五十便雖發憤而無用也古人有云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雖難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故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六十之人猶以變化氣質自勵而況四十五十者乎不幸蹉跎過時者又不可不知勉也更有一說聖人所謂可畏是以學問論非以富貴功名論假使後生將來或儌倖得富貴功名而不本於正誼明道之學問外雖赫然而實不免爲鄙夫小人此正聖人所謂無聞而不足畏者也切莫錯認

明季講家皆云來對今只就後生言將來必强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此說與註背註明云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小蒙吉曰我孔子自我也故是若只就後生言謂將來强如今日則不見得可畏

松陽講義卷之八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先進於禮樂章

此章是聖人欲以周初文質得中之禮樂挽周末文勝之禮樂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之却不同文勝不指變禮易樂者說當周之初文武周公制禮作樂斟酌盡美而當時風俗淳厚用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無一些浮僞之態這是先進於禮樂及至春秋之時風俗日敝如三歸反坫八佾雍徹之類敢於奢僭者固不必言即猶是禮樂而周旋裼襲之際聲音節奏之間頓覺今昔不同這是後進於禮樂昔固未嘗朴也以今之日習於華者較之覺昔之朴矣昔固未嘗拙也以今之日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羣然一辭指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開此風氣漸而謹愿者亦復爲之矣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倡此議論漸而老成之徒亦共和之矣若此者非但立不住抑且識不破立不住者見世俗都如此恐一人獨異不無戾俗之虞只得勉強從之識不破者胸中先有俗腸日中箇於

俗態乍見而驚喜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而無人焉維持挽回日甚一日風俗之獘可勝道哉故夫子既述時人之言而遂自言其志曰彼世俗之滔滔者雖如此至如吾之用禮樂則不然逐流循末者吾之所深恥損過就中者吾之所深服故寧見怪於後進而不敢自異於先進寧受野人之譏而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列治身治世皆不可不持這箇念頭雖知積重之勢非一人所能勝而存一綫於禮崩樂壞之時俾天下猶知有文武周公之舊庶幾中流底柱哉不然聽風俗之變禮樂而不能以禮樂變風俗亦安賴有儒者耶學者讀這章書要卓然自立做一箇轉移風俗之人不要爲風俗所轉移之人平日要將禮樂講究方看得世俗病痛出要將禮樂自任方不爲世俗阻撓當江河日下之時正賴有聖賢主張去得一分俗見便存得一分古道即令僞巧浮薄之徒哄然笑爲腐儒亦何損於我哉

按夫子從先進是欲損過就中與不得已而去彼取此者不同語類引禮與其奢及孟子鄉愿狂狷等說不是此章正解若張江陵專主反質說則又與語類不同晚村謂是老莊家言是也

此章與監二代答爲邦皆有文質得中之意然却不同監二代是表憲章之心答爲邦是立萬世之

準此章是挽文勝之獘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這一章言師商之未得中先要將箇中字看得明白則過不及不待言矣中也者義理之當然也凡吾人一身之語默動靜以至處天下國家之事皆有箇當然恰好的道理減一毫不得增一毫不得這叫做中這箇中原是人人共有的但人人各有氣稟各有習染又各有私意私欲之牽制或於中之上增了一毫便叫做過或於中之上減了一毫便叫做不及這箇中便把捉不住了是惟學問可以勝之而學問最難師與商皆聖門從事於學問之人也然日求化氣稟

而氣稟仍不能盡化日求變習染而習染仍不能盡變牽於私意者不知不覺仍爲其所牽制於私欲者不知不覺仍爲其所制過者依舊是過不及者依舊是不及而已然亦到底是學問工夫未至使其學問到時豈有化不得的故夫子因子貢之問指而示之欲二子盡力學問更加精進以求所謂中也子貢平日是箇近於過的其所喜好者子張一邊人聞夫子之言不覺進而質曰然則師愈與謂過乎中者猶愈於不及中者也這一問其病痛不小充其愈之意則天下不能中者皆將求過乎中以掩其短言必求其驚世行必求其駭俗智不能明理則鑿之使奇氣不能純粹則激之使張無復温厚和平之風而皆變爲好奇苟難之士天下自此多事矣求乎中而失之過猶可言也不求乎中而安於過不可言也此尤夫子所深懼也故急正之曰過猶不及天下之理惟一中而已吾人所當求惟一中而已中之外無可住足之地動靜語默之間不可使不及也可使或過乎天下國家之事不可使不及也可使或過乎以言乎氣稟習染不及者拘於氣稟習染也過者獨非拘於氣稟習染乎以言乎私意私欲不及者制於私意私欲也過者獨非制於私意私欲乎其地位一樣其病痛一樣不可以分優劣也夫子之言所以造就二子造就

子貢并造就天下後世者至矣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思吾輩學問偏不得一毫的當日師商皆是聖門高弟其所謂過不及不過比中道畧差一針耳夫子尚思救正之如此必欲使之一毫不偏然后已今日吾輩也有過的還不是子張之過也有不及的還不是子夏之不及譬之往京師的子夏子張之過不及不過離得京城二三里吾輩之過不及不知離京城幾十百里可不猛省乎然又不可看得自己低了只怕不肯學問誠能盡力學問不要說子張子夏就是聖人地位豈是不可到的

此章明季講家謂首節中字不宜說煞不知不說

破中字則過不及三字無着落了此最沒理近日時文俱已明白

子張問善人章

這一章論善人之道而見人不可以不學大抵人能學雖天資平常所造自不可限量不能學則天資雖好所造亦有限世間一種善人是最難得的只是質美而未學所以夫子常契慕之而未嘗以此訓及門子張一日以善人所以爲善人者來問子張是箇才高意廣的人原與善人不相類其問也想只是見夫子惓惓於善人而不若聖人君子舉以爲學者之則又不若中行狂狷望以爲任道之器不知其可取者何在其不盡可取者何在故欲問之以定其取舍非空問也夫子不欲子張輕薄善人亦不欲子張徑學善人故告之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迹是古人已行之成法明德有明德之迹新民有新民之迹致知有致知之迹力行有力行之迹皆是古人所經歷過以告後人者也如度量權衡一般室是道理精微處即升堂入室之室猶大學之至善但室又是至善之深奥處夫子言善人是一箇質美的人凡人行事須要遵古人成法方能不差若善人則不須如此不必悉遵古人明德新民之法而修己治人自不遠乎準繩不必盡依古人致知力行之法而所知所行自不背乎規矩一身常在正誼明道之中非從詩書涵泳而得也一生常遠乎計功謀利之習非從禮樂甄陶而成也天下有這樣人亦可以振起人心亦可以維持世道功利誇詐之氣自然漸漸消磨殘忍刻薄之風自然漸漸變革只是他都從氣質上來不從學問上來只知有正大光明一層而未能到精微一層未嘗不依於中正而不能事事皆中正規模未能極其大而節目未能極其詳自家便畫住了尚未進於克實之境而大而化之又無論矣大抵其天資純粹類中行然中行能進而善人不能進其工夫未到似狂狷然狂狷病痛多而能進善人病痛少而不能進所以其品僅能勝有恒而不如聖人君子爲邦則必至百年而後可勝殘去殺其高者僅至於有諸己其卑者則止於可欲而已向使用其天資之美而加之以學問以其不踐迹之力量而尋跡以求焉由小成而至於大成由下學而至於上達由希賢而至於希聖其所造不可限量豈特止於善人而已哉可見人全在學聖人生知安行亦必須學只是他的學比人較易所以謂之生知安行不是不學若不學則天資雖美亦止成一箇善人而已世間天資不好的人亦只是不學若果能學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聖人自不難到何論善人哉夫子不踐迹二句便是教子張以學

欲引他做博文約禮工夫非空空議論善人也見學以善人之資而不學尚且止於如此而況不如善人者乎學者讀這章書便當知自勵於學不可以質美而自恃亦不可以質不美而自諉聖門只論學不學不論質美不美也古人之迹具在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通鑑綱目上無論質美不美皆當由之以入講求而力行之已精欲益求其精已密欲益求其密不肯自截斷一定要做向上去何聖人之室不可到哉

大全雙峰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此一條最明蓋此是一揚一抑語雖不入室亦由於不踐迹然上一句不踐迹自是贊辭

明季講家謂千古無踐迹之聖人不踐迹是已知血脈不拘形着迹此是看不踐迹如異端之以去迹爲教以無善爲宗矣最謬晚村謂如此是入於至惡何善之有快甚

陳幾亭以善人爲中行譚梁生以善人爲狂皆不是善人只是謹厚之士如漢文帝一流朱子語類講得甚明

語類問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

按神化地位亦是入室以後事但不必至此然後謂之入室蓋入室又自有淺深

子路之未入室是踐迹而未透者也與善人之不踐迹而不入室又不同

子路問聞斯行章

這一章見聖人因材之教與師商孰愈章一例但此章則專就力行上論耳聖門之教莫貴乎力行而力行自有中道有時宜乎勇往則以勇往爲尚有時宜乎謙退則以謙退爲尚要視義理何如而不可使一毫氣質用事以義理爲主則或緩或急無非大道以氣質爲主則急固病躁緩復病懦無適而可然變化氣質最是難事自大賢以下大抵皆囿於氣質而不自知所以聖門設教必視其氣質之偏而裁成之如救把屋然視其勢偏於西則挽而之東偏於東則挽而之西無一定之法也一日子路問聞斯行諸而子告之曰有父兄在意謂行固貴勇而父兄在則當稟命稟命者非但不敢自專亦不敢自是也冉有問聞斯行諸而子告之曰聞斯行之意謂行固貴謙而所當爲者則不宜逡巡非但不可自畫不進亦不可半塗而廢也公西華但見其問同答異不勝其疑而不知夫子之於二子皆欲以學問化其氣質而已非謂求之於行但當進不當退特退非求之所難所難者進耳非謂由之於行但當退不當進特進非由之所

難所難者退耳因其氣質之偏而以義理挽之使歸於中聖門之教無處不然而力行其一端矣若不善讀此徒知氣質之當變化至於矯枉過正或如子莫之執中則亦非夫子之意也學者看這章書應各自省其氣質偏在何處務以學問救之解其桎梏開其錮蔽平日講求臨事省察必使其範圍於義理而勿使有一毫之偏庶幾不負聖人之教更有一說當日子路冉有皆是以實心行聖道特不免失之過不及今日學者尚未肯在聖道上行何暇問過不及耶須先具一必行之心然後再論其過不及之病

顏淵問仁章

這一章是夫子與顏子論仁比對他弟子論仁不同他弟子無顏子至明至健之質須先有涵養致知之功方纔能爲仁此對顏子說則直從力行說起只是約之以禮一句內功夫仁者本心之全德純乎理而無私便是仁但此處不曰私而曰己者凡私有三有氣質之偏有耳目口鼻之欲有人我忌克之類皆因己而有故謂之己此己字與爲仁由己之己洸以身言者不同不曰理而曰禮者朱子謂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此禮字與孟子四端章禮字在性上說者不同故新安陳氏謂此是專言之禮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這己與禮就是虞書所謂人心道心在孔門弟子孰不知己是不可縱的禮是不可棄的但下手最難一則怕界限認不清一則怕力量制不住惟顏子至明至健不怕認不清不怕制不住只懼當下偶放過了於己上偶放過一分己便日肆於禮上偶放過一分禮便日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甚可畏也故夫子教其當下便用力見爲己即便克如對大敵一般見爲禮即便復如要到家一般這箇克己復禮若淺言之則是兩件工夫世固有克己而未能復禮者若深言之則只是一件未能復禮亦是己未克盡處亦如

明德新民居敬行簡皆可分言合言也克復工夫誠到則自一心而言念念皆仁而無一念之不仁自一身而言事事皆仁而無一事之不仁豈不爲仁乎此在仁者之心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固不必問之天下也然感應之理自不可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我之心既無間於人則僞者獻其誠慢者致其恭人之心自無間於我天下歸仁固自然之效也爲仁者必以此自考須到此地位方是真能克真能復然其機亦在吾而已我自肯放過則便放過矣我不肯放過則便不放過矣內而念頭上己與禮交戰決斷之惟我外而事物上己與禮相持操縱

之惟我我爲己則己勝我爲禮則禮勝雖或由師友之琢磨而受琢受磨者仍我或由事勢之引奪而受引受奪者仍我非但我之仁不仁不由於人卽人之歸不歸亦不由於人夫子諄諄言之蓋諒顏子之識必能辨此諒顏子之力必能任此而直使之當下便用力也使他弟子聞此尚未知何者爲己而在所當克何者爲禮而在所當復如何下手顏子此時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無疑但恐有所遺漏焉而克之不盡復之不全故直請其條目夫子謂己之根潛伏於內禮之源渾然於中者無目之可言也惟其萌於念發於事始有目可指大抵皆附視聽言動而見惟制之於視聽言動勿使有一念之雜一事之差則潛伏者可消而渾然者可全無非禮卽無非仁矣此程子所謂制外養中卽孟子集義養氣之法也四箇勿字最要緊然此節是論目只重在視聽言動上勿字意已包在上節克字中了顏子請事斯語卽欲罷不能之意亦可見夫子時雨之化使其躐等而教安能使之自任如此學者讀這章書須知欲學顏子之克復必先有居敬博文工夫能居敬博文則雖天資不若顏子而自明自健由是而克復不難矣不然而驟欲克復吾恐其認禮爲己認己爲禮顛到錯謬弊不可言卽認得是己是禮而因循苟且不勝其牽制之患其能克復者亦鮮矣

大全許氏及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己也以安其內是復禮也此說最鑿若以心與事對言則禮與己各有內外若以發與未發對看則禮與己皆發而在外故程子謂制乎外以養其中緣視聽言動都在動時說耳安得如蒙引之說大全又有以視聽爲外言動爲內視爲外聽爲內者此則又就視聽言動上細分之耳都不妨

程註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二句論工夫則內外交相養固應並重然在此章則重在制外養中邊朱子謂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此亦是本文言外意

五事以思爲終四勿不言思眞氏謂勿者正指思而言徽菴程氏謂動兼思貌而言當依眞氏

仲弓問仁章

這一章夫子以敬恕論仁亦是徹上徹下語然對仲弓言則有天資已粹而益求其粹工夫已密而益求其密之意雖比之至明至健者用功較難而比之私欲橫流者用功尚較易大抵仁是心之德人所以不能全其心之德只是爲私欲牽引去爲私欲錮蔽住惟敬則能收斂此心使不得牽引惟恕則能推擴此心使不至錮蔽在病痛多的人用這兩件去消磨他

則難然怕不得難在病痛少的人用這兩件去消磨他似易然也說不得易聖門天資學力自顏子而下即推仲弓其於敬恕工夫蓋非全不知者然敬不是可偶有間斷的必無時而不然無事而不然出門使民無異於見賓承祭之時如所謂文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方纔是能敬言出門使民而未出門使民之時可知矣恕不是可偶有間隔的必刻刻體認天理事事不拂人情己不欲便勿施人如所謂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方纔是能恕言不欲勿施而所欲之當推可知矣然或我自見爲無間斷無間隔而邦家猶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必工夫

做到透徹內外間無一人怨者不特受我之恩者無怨即受吾之刑者亦自以爲當然而不怨這方是眞能敬恕敬恕如是則私意自然不能牽引我不能錮蔽我本心之德豈不復全乎這箇工夫比之顏子較難者朱子謂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這病比之司馬牛樊遲子張不同者牛多言而躁一件病痛最重這箇病未除其他工夫都難下手故教之從訒言做起所謂急則治其標也若告樊遲子張工夫與此章差不多但天資學力各不同不免有難易之分同是這一箇方加減分兩却不同要之夫子教仲弓用功雖似難於顏子然只管從敬恕上用工夫私意自是著不得亦與克己復禮一般雖似易於司馬牛樊遲子張然敬恕工夫無論淺深生熟其不可須臾離亦是一般仲弓有見於此而直受以爲任而請事斯語矣蓋不敢以爲難而自阻不敢以爲易而自怠惟知用積累工夫只論造於心德之全而已學者讀這章書要思仲弓是何等天資何等學力尚且以敬恕工夫自責如此吾輩用力即與他一樣尚恐不能到他地位何況不肯令敬怠互勝好惡任己不知不覺汨於私欲何時能仁乎須將敬恕二字書紳服膺做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有箇出頭日子

按敬恕本即是仁是所以求仁敬恕到熟處盡處更無私間便是仁大全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最合註意但以子張問仁章勉齊黃氏解心存理得觀之則敬恕二字似各兼內外與此不同彼以心德事理分內外此是以持身接物分內外

存閣外程註講敬字以心廣體胖言之又以謹獨言之見得敬不是勉強束縛之敬亦不是外貌裝飾之敬以程子之言推之恕亦不是外貌徇人從至誠惻怛中流出來所謂無忠做恕不出

晚村謂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凑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出門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愚謂敬恕是峻補方亦是發散方顏子仲弓分別處只是用急用緩不同其峻補發散則一也

司馬牛問君子章

這一章見君子之無入而不自得夫子以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就不憂不懼言雖不專言處變而處變之道在其中矣大抵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心常泰然世間可憂可懼之事最多而不能以累君子之心處平常之時有得失之可憂懼也君子則得失當前不憂不懼處變故之時有利害之可憂懼也君子則利害當前不憂不懼或以不憂懼而聽天下之紛紜或更以不憂懼而消天下之禍變故恒人終身擾擾於憂懼中者君子止見其坦蕩蕩而已君子這箇地位豈是可容易到得的但夫子未悉其所以然之故故司馬牛遂疑天下當憂之事如何可以不憂當懼之事如何可以不懼若但以憂懼爲累而以不憂懼爲高斯亦無足難矣故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這一疑亦足破天下之無本領而遇事強爲排遣者而不知夫子之言不憂不懼非強爲排遣之謂也強爲排遣者當憂而不憂而可憂者將日至當懼

而不懼而可懼者將滋甚是一無忌憚者之所爲也夫子之言不憂不懼者皆由其平日所爲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一旦臨事內省諸心無一毫疚病故得失可任也利害可聽也非不憂也自無可憂非不懼也自無可懼此即所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非可驟到誠能於此有得焉何事變之足累其心哉此夫子知牛在憂患中而示以處憂患之道雖未指其事而言之而其教之也至矣但內省不疚一語意味深長朱子以平日所爲無愧於心補夫子言外之意可謂親切矣學者又當思平日所爲何以能無愧於心必也如顏子之克己孟子之集義真積力久一私不存事事合義其庶幾乎又須知這箇不憂不懼全從憂懼中做出來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箇景象君子無須臾敢懈也惟其有終身之憂故能無一朝之患先儒有言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震雷而不驚至哉言乎想此時司馬牛事勢已危急了然只是自反事事從天理上走尚可救得即不然亦於心無愧若一爲憂懼所擾不但累心勢必立腳不住病痛不可言矣古人處事變只有這一條路並無別法今日學者處平居暇日須汲汲去做克己集義工夫庶幾臨事有欛柄倘工夫未到適遇事變亦只是守定天理不要空憂懼須知憂

懼徒亂人意不濟事也若因憂懼生出機術作用病痛益不小

子張問明章

這一章夫子與子張論明謂只在人情物理上能精細便是明便是明之遠不必遠求蓋因其有務外自高之病而發之也大抵好高之人往往窮極於天地古今之遠而失之於人情物理之近自以為明其牆已甚不知明者是非邪正不惑而已而是非邪正之淆於譖愬者最多譖之術不一而莫難辨者浸潤之譖愬之術不一而莫難辨者膚受之愬一則用緩而使聽者不覺其入一則用急而使聽者不及致詳皆

術之至巧者也二者行而天下日以多事究竟非二者之過而使之行者之過我胸中未嘗有主張故投之而易入激之而易動果能養得定見得透是非邪正洞然於我心彼二者之術雖工自無間而可入無隙而可乘譬如狐狸鬼蜮能行於風雨晦冥之時不能行於白日青天之下此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先覺者也這箇造詣不是一日可至必平日居敬窮理之功至精至密方能有此定識定力到此地位豈不是明豈不是明之遠若於此看不破立不定任其顛倒縱使明乎天地之理達於古今之故非徒無益而我之才識皆為彼之所用才愈高識愈多為病愈

甚不可謂明何論遠乎今日吾輩處世譖愬二者不能必其不來在家則行不行關係一家盛衰在國則行不行關係一國治亂卽未論家國而彼之術一行吾之身心為其顛倒學術之謂何而又不可因世上有此等人一味猜疑自家反做成了一箇逆億景象況后世人情益險譖愬益工我防其緩彼偏用急我防其急彼偏用緩千態萬狀無論逆億不可用亦非用逆億之所能窮也想到此種情形益無別法可以制他惟有居敬窮理是本領工夫吾儕居敬窮理密一分則彼之術窮一分譬諸鏡然磨得一分光便照得一分妍媸不憂妍媸之難見只憂鏡之光不全耳

足食足兵章

這一章合常變以論政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可見食重於兵而信尤重於食聖賢論政與權謀術數不同首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三句便是一部周禮的規模足食是制田里薄稅斂而使其倉廩實足兵是比什伍時簡閱而使其武備修至於重禮教崇信義以導民於兵食之前立學校明禮義以化民於兵食之后逮兵食既足則教化行而民皆以信事上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因教化一事不可置兵食之前又不可置兵食之後故另換一箇文法這三件完備便是一箇太和景象許多

禍患便可消弭了卽猝遇事變亦不怕立不定只是有一箇時候或被前人弄壞輸到我手一時難整頓而又當水旱交作强敵在境人心疑二之際要這三件完備勢有不能只得將要緊的先去料理此子貢所以有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之問也夫子曰去兵者蓋當此時勢只得且先去籌畫糧餉固結人心苟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所謂去兵亦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未暇補也戈矛車甲之缺未暇修也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也然這還未是十分危急時候若事勢更急速食與信二者又難完備欲顧食則不能全信欲顧信則勢必無食利害在呼吸之間無兩全之策此子貢所以又有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之問也夫子曰去食者蓋如後世加派搜括之事失人心以圖苟全者斷不肯爲只得圖見在之糧依着正道理做去或幸而得全亦不幸饑餓到事勢萬不可爲則寧可就死恐人道是這箇話說得迂了故又申言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若夫信者乃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民無信則相欺相詐無所不至形雖人面實不異於禽獸身雖存而心則已死矣何以立於天地間不若死之爲安故爲政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不必說到無信亦同

歸於死如此則仍在利害上計較了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聖賢立身行政只是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平居籌畫兵食原都是道義作用到生死關頭亦決不肯離道義而談兵食程子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是這箇意思今人遇小利害輒思苟且看聖人此等議論豈不愧死

這章與孟子桃應問曰章同是直窮到底

兵食但以周官兵食言原是不可去的言去者是就不得已時說若後世召募之兵稅畝之食與夫一切冗兵冗食則不待不得已而始當去也時文多誤認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這一章見仁知相成是必然之理無可疑也第一節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就仁論仁則曰愛人就知論知則曰知人仁知兼體用而此獨以用言者朱子謂體與用雖是二事本末未嘗相離用卽體之所以流行者也樊遲疑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當有分別二者若相反仁則不能兼知知則不能兼仁這一疑也疑得最是然不知二者之不相妨也夫子窺見其意而復告之曰仁知二者雖各自一路其實是合一的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不是說愛人便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直者固當舉枉者

自不得不錯仁何嘗妨知既舉直錯枉則枉者亦日化而爲直是錯之適所以愛之知何嘗妨仁夫子此言說得仁知相成而不相悖明明白白了樊遲之未達者可以達矣其退見子夏而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不是尚不曉仁知之合一蓋以仁知初無二理謂知即仁也可謂仁即知也可故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illegible]其達處但前之未達者雖已達至此則又有一未達者謂舉錯是我所得主枉者直則非我所得主天下賢愚不齊剛柔不一舉直錯枉何以便能使枉者直此蓋深憂人心之難動風俗之難變而疑區區一舉錯未必遂能見效觀於後世因舉錯而

紛紛多事者不可勝數漢之黨錮宋之元祐皆由小人不肯俯首屈服於君子以至激成禍變樊遲此語亦切問也然不知此要看舉錯何如耳舉錯而稍涉於意氣則不惟不能化人而或至於生變舉錯而一由於大公則不但不憂其不服而且可立見其革心故子夏聞樊遲之言既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遂引舜湯之事以明能使枉者直之必然而無疑也舜湯之有天下非有舉而無錯者也其所舉者特一皐陶一伊尹則所錯者亦多矣而不仁者胥遠然則不憂枉者之不直也憂舉錯之不如舜湯耳能使枉直之言又何疑乎能使枉直既無可疑則仁知之相成益無可疑矣學者讀這章書要將愛人知人之事方任在身上愛人則由能近取譬以至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知人則由視以觀由察安以至於人焉廋哉果能愛人知人則二者之相成而不相悖不待言也若愛人而不能盡其愛之量知人而不能盡其知之量則舉足便礙非愛妨知則知便妨愛不自咎其量之不盡而徒歎二者之不能相兼亦過矣

按何謂也三字最要看得好註謂是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甚明明季講家乃云遲誤認舉直錯枉二句皆是言知故有何謂之問所以於第三節夫子口中亦要含糊不肯將仁知合一之意說

明者謬也又講家謂通章只是知以成仁不可說仁知相成亦太拘大全中初不如此

松陽講義卷之九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子適衛章

這一章見聖人胸中有一箇完全的仁體有一箇完全的王道觸着便發庶哉一歎便是老安少懷的心腸富教二字便是老安少懷實際處因衛而發不但衛當如此庶哉內有望之意有憂之意望之者唐虞三代之治當春秋時尚易復也憂之者此時不復后

來世變將益甚江河日下無所底止此時富教兩字便旋轉洋溢方寸中故冉有之問即隨口發出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庶雖富亦易富教字緊從富字發論富難教亦易教然即不庶亦要使富即未富亦不可無教庶富教雖有次序却不要在次序上只重富教不可須臾緩有及是時明其政刑之意一則此時去先王之世未遠井田之制猶存即學校中尚未有異氏之學整頓尚易不比孟子時欲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黜異端有許多棘手此望之意也一則風氣漸趨於薄上不富之彼將自謀富黠者必操奇贏以網利强者必恃豪暴以恣取上不教之彼將自爲教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一切貨殖游俠異端之徒將雜出於天下此憂之意也然總之是王道不是伯術是仁政不是功利是稷契皐夔事業不是管商作用富教二字當時聖門弟子平居必講有條目如周官王制之所載故冉有聞夫子之言不復問如何富之如何教之今處古制既湮之后須就註中所謂制田里薄賦斂所謂立學校明禮義各就經典中一一求其實際不可專守一空話頭如大學衍義補文獻通考二書雖未盡合聖賢經濟然備載古今沿革之故於此細玩便見後世所以不如三代者如何三代所

以異於後世者如何富教條目亦可得其大槩若只空說一箇富教濟不得事或疑古法不可施於今晚村嘗論此云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秀才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可施於今只是心體眼孔俱低小耳此段議論最足破俗儒見識宋陳同父自謂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究其實只說得漢唐伎倆何其陋也三代后非無賢人君子遇可以大有爲之時不能挽天下於文武成康之世者皆爲這一種見識誤事學者不可不看破

衛自文公渡河而南遷於楚丘其康叔舊封已屬

於春左傳及漢書地里志可考時文漫指夫子時之衛爲邶鄘衛之衛者非

鄉人皆好之章

這一章是論觀人之一法如論語視其所以章孟子觀其眸子章皆是以我去觀人不專恃鄉評以鄉評論人特其一法耳子貢是箇方人的人好用自己聰明今此乃欲以鄉人之好惡爲準此是其學問進一步處然鄉人之好惡豈可便以爲據如以鄉人皆好而遂信爲善人則焉知其非同流合汚之人鄉人皆惡而遂目爲善人則焉知其非詭世戾俗之人鄉人之論未必盡是亦未必盡非如何可以此論人乎夫子謂欲考鄉人之論必先別鄉人之類蓋鄉人中有善者亦有不善者如其人而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可見其志行之美是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以此論人其庶幾乎然此亦未可爲一定之法也特以子貢所謂皆好皆惡者比之則不如耳不如云者猶言彼善於此也蓋人情變態無窮有君子而善人未必好者如周濂溪初時不爲趙淸獻所喜有善人好之而未必君子者如司馬溫公以蔡京爲能辨事有君子而不善未必惡者如程明道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有不善惡之而亦未必君子者如宋時王呂章蔡之相傾吾若一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爲準豈能無悞乎況吾欲以善者不善者之好惡爲準而善者不善者又將何以定之萬一平時誤認善爲不善不善爲善而又以其好惡定他人之善惡豈不悞而益悞乎若論觀人之法則必如夫子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方是無弊之道察也者採之公論斷以獨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聽其言觀其眸子皆包在內不專恃一法也然察之一字又豈易能哉必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功方能辨得天下之善惡不然在我者皆私意偏見如何能察所以子貢方人而夫子曰夫我則不暇蓋謂是也蘇子瞻謂知人之明不可學固無是理然亦

不是容易學的學者欲求知人之法且先去做居敬窮理工夫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這一章論士因子路所不足而言大抵士也者雖淺深高下不同必能以學問變化其氣質使一味氣質用事則亦不可謂士矣故氣質柔弱者必養得有一段方正的氣象氣質剛勁者必養得有一段和厚的氣象而這一段和厚氣象尤是士之本領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强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

意常少故夫子箴之此一條說此章大意最好[illegible]切切偲偲怡怡六字細味之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忤之害觀朱子之論切偲可見這六箇字都是和厚之意不但怡怡是和厚也這段氣象正是子路所不足經夫子提出如和扁之用藥恰中其病這不是空說便要子路想這段氣象從何而來非積之厚養之深豈一日間可裝飾得出的然則講習討論之事不可一日弛矣省察克治之功不可一刻懈矣士之名豈易赴士之實豈易盡歟又恐其有了這箇氣象不知分別一槪發出則卽此氣

象又生出病痛來故又申言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非謂朋友不必怡怡也但當以切偲爲主非謂兄弟不必切偲也但當以怡怡爲主推之亦不但朋友兄弟總之當切偲處便切偲爲主當怡怡處便怡怡爲主如醫之用藥這一劑某藥爲君那一劑某藥爲君絲毫不爽說至此眞是十分細密一毫也粗不得一毫也浮不得切偲怡怡猶當善用之如此而況一味行行者乎以子路之氣質若不是夫子這樣切磋如何能成得賢者然看其何如斯可謂士一問則其胸中原有不自安者他平日何等樣氣魄何等樣才幹忽然發此問便有歉然不敢自以爲士的意

思此所以能受夫子之教而在四科之列歟今日學者讀了幾篇濫時文便儼然以士自居試想與這切偲怡怡氣象有幾分相似眞是可恥然又不要看得太難了誠能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講習討論省察克治日積月累自家氣質消磨得一分便與這氣象近一分推而上之美大聖神無不可以學問做成何況此所謂士

切切固屬情意然情意亦卽在語言上見故大全朱子以教告言之此切偲二項內俱有忠告意俱有善道意

明季講家有云切切偲偲怡怡六字成文如溫良

恭儉讓五字折開不得此等混話俱是從皮膚上起見不曾想聖賢神理本不足道然或有惑於其說者近日仇滄柱呂晚村力黜其謬最是

克伐怨欲章

這一章見制私不足以爲仁而仁之爲仁可知大抵人心本來皆仁都被克伐怨欲之私累之先要將這四箇字看得明白大全胡氏謂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蓋這四件病痛不同總是氣質用事總叫做已發於事前便爲意必發於事後便爲固我發於喜怒哀樂便皆不得其正發於視聽言動便皆背違乎禮發於子臣弟友

之間則綱常多欠缺發於辭受取予之介則操守多遷移譬如風寒感入臟腑一般發在頭目則成頭目的病發在手足則成手足的病總是這箇風寒故天下人品學術政事之壞都由這克伐怨欲四件所以原憲平日用力制這四件不許他發出來這也是至難的蓋這四件其力至猛卒然而發如奔馬之不可控遏其勢至大悍然而來如江河之不可隄防而且時來雜於義理中其面目最難認時倚靠於利害上其根脚最難除不是德的力量不能制他使不行有這一種人也强如人欲横流的故夫子曰可以爲難矣原是贊他的口氣明季講家謂夫子道他做得喫力走了難路乃是不滿之詞此謬說也但憲卽以此爲仁則其認仁字尚未淸楚故夫子又抑之曰仁則吾不知也蓋仁也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克伐怨欲不行可謂無私矣未必能當理也且徒制私使不行於外則心仍未必無私也故程子謂其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與顏子之克己大不相同潛藏隱伏於胸中已不是仁況藏者必至於潛滋暗長伏者必有時乘間抵隙依舊要行出來如何叫得仁若論爲仁工夫必如夫子所以告顏冉者一從敬恕入門積漸做去一從克復下手勇猛做去皆是拔去病根之法且不止拔去病根兼培養元氣之法以不行對縱欲者言則不行爲難以不行對克復敬恕言則不行又不足爲難矣使憲再問夫子必隨其病之所在授以爲仁之法不知當時何故竟不言程子所以深惜之然亦有說焉大抵聖門高弟皆是切問近思如行路然進了一程又進一程若第一步不曾着實不敢走第二步問答之間皆非隨口亂問當時憲聞夫子之言必汲汲在自家身上切己體認病根之未拔去者何在認得了病根然後再請藥方未遲所以默然無言正可想見其切問近思處不是蠢然無知而不問也學者讀這章書要將克伐怨欲四字各於自家身上省察這四件隨人氣質不

同所犯各有輕重然不論輕重但有一毫必須連根拔去又恐怕病根雖去元氣未復須更念念事事都要合天理顏子工夫未易學且從仲弓敬恕做起一刻也鬆不得一處也疎不得眞是難事及早做去不知何時到得仁的地位若苟且因循不知不覺汨沒於四件中豈不可惜

按雙峰饒氏云四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自文本是平說然如此看亦好又按大全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依此則克己工夫只在復禮上了

葢克復二者本互相爲功也若良知家指提良知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此又與朱子之說似是而不同朱子之說是以理爲主所謂提良知作主是以心爲主正是原憲不行的法

子路問成人章

這一章言成人要具衆善而造於純粹之地不可以今之成人自限上一節是中行下一節是狷上一節是善人君子下一節是有恒上一節亦只是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尚未是聖人地位論成人必如聖人之踐形盡性方纔無愧於人然這箇地位不是學者容易到的聖門教不躐等且降下一等使他到了

材全德備中正和樂地位則聖人亦不難至矣知廉勇藝皆是學者所不可少的若無這樣才德空空說箇中和亦不濟事這四項也有從天資上來的也有從學力上來的但未到中和地位則不免有病痛所以旣要兼此四者又要文以禮樂文以禮樂卽是立於禮成於樂工夫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禀學問中有疵纇處則以此消融之氣禀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徹內徹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至此而方成其爲知廉勇藝下聖人一等

便是這等人矣豈不可謂之成人乎人須要立箇志必要望了這等人做進去氣質未融必變化之使融學問未至必强勉之使至勿忘勿助如射者之期於中的不中不休如行者之期於到家不到不休方纔不負了做箇人不然縱使有見識有力量天資高學問好只做得一今之成人而已今之成人不是天限住他只可如此不是聖賢寬假他只要他如此天命之性原無古今聖賢道理亦無古今只因今之風俗日下有稍能自拔於流俗者便不敢苛責他了今之名節日衰有稍能自勵於名節者便不敢深求他了故自言利之風徧天下有一見利思義者便指爲奇

士偷生之徒滿海內有一見危授命者便歎爲異人反覆狙詐不知羞恥者比比而是有一久要不忘者便目爲賢備此等人只是一箇主忠信的人以古人觀之氣質未必盡消融學問未必盡滿足尚是進步之時未是住足之時以今人觀之天下豈易得此材質豈易得此學術不得不推爲豪傑之士不得不奉爲聖賢之徒亦可以爲成人矣此子路所已能者夫子指而言之欲其因所長而造乎其極亦猶因不忮不求而謂其何足以臧也今日學者未能到子路地位且要從下節做工夫起先將義利生死關頭打破了再要將虛僞根苗斬盡了使脚跟立定然後可去

較上一節工夫猶之富與貴章先要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熟也這義利生死關頭是最難打破的這處傷根苗是最難斬盡的以見利言之這利字要看得好若是尋常貨利雖中人亦能勉強慕義惟當至窮至困之時這箇利關係我仰事俯育之計身家榮枯全視乎此且又現在面前不待巧算曲計而可得斯時有志之士亦不能不動心以見危言之這箇危字也要看得好若是無可躱避的雖怯夫亦能就死謂之危則尚在可生可死之界有許多岐路可以避得有許多曲徑可以走得禍福存亾只在吾一念間且又明白易曉利害了然斯時即有力量人亦不能不轉念以平生之言言之若是無所關係的誰不樂踐約惟當事勢阻礙之時踐之或大不合於時或大不便於我且又言出已久人都相忘了吾即不踐亦未必有人責備我斯時即眞誠之士亦不能不隨意然學者茍於此處立不定便不是堂堂正正的人了雖要到材全德備中正和樂地位無下手處不可不猛省

註材全德備指兼四子之長言中正和樂指文禮樂言雲峰胡氏以不欲爲德知勇藝爲材蒙引又以廉勇爲德知藝爲才皆有未安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才故下節思義是廉授命是勇只缺得知藝而註云才知禮樂有所未備明是以才字代藝字然又須知分言則知廉勇爲德藝爲才合言則四者俱是德故註德成於內德字便兼藝在內而語類亦有四德之目

以升堂入室言之下一節是升堂上一節是入室若善人不入於室之室則又是指聖人地位言蓋室字有淺深也

久要註只訓舊約講家謂是平生期許之言如志道德者期周孔志功名者期伊呂說得偏且是志不是約了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這一章思字是以臨事之思言若學者平日讀書講道天下事皆其分內事皆當講究原非位之可限雖中庸言愼思子夏言近思然皆不是以位限定惟是事到面前須要審我之位有事當如此而我之位不當如此者便亂做不得此比思無邪更細一層邪者違理之謂也出位者未嘗違理而不合乎時中之謂也這位字要看得好註謂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然上章位字說得粗位對政言不過是公卿大夫之位此位字說得細隨處皆有位富貴貧賤患難位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位也同一君臣而親疎之不同同一父子而嫡庶之不同以至處治處亂處

盛處衰又種種不同莫非位也又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一件則有一位當揖時則有揖的位當讓時則有讓的位位變則理從而變昨日之位應如此今日之位又不應如此彼處之位應如此此處之位又不應如此內而喜怒哀樂外而視聽言動須要恰合乎位之所當然稍有過焉是出位也稍不及焉亦出位也此比素其位而行亦較細素其位而行只是富貴貧賤患難之位這出位病痛大抵皆起於思思得一毫不差發出來方能不差然思最難得不出位有因適莫而出位者有因意必固我而出位者有溺於聲色貨利而出位者有拘於氣稟習俗而出位者有

惑於異端曲學而出位者有志動氣而出位者有氣動志而出位者內而狥己則見有身不見有位外而狥人則見有人不見有位見之不明則不能不出守之不固則不能不出是必有居敬之功然後心專一而不出有窮理之功然後心精明而不出是非君子不能君子只是運用天理到爛熟的人此心如權度一般隨物之輕重長短各還其本分無一絲過不及位應如是思卽如是無一物可以搖惑得他無一物可以牽制得他千變萬化却只在一定不易的道理上所以在易爲艮止之象易所謂不獲其身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不見有身也見有身則不免狥

已而出乎位矣易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言君子只見此位之理而不見有人也見有人則不免狥人而出於位矣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不出位也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此不出位也孟子之無恐懼疑惑而不動心此不出位也大學之止於至善中庸之發而皆中節此不出位也大全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說得極明明季講家乃有以心爲位以此心動而無動爲不出位且引程子心要在腔子裡以證之晚村謂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足破其謬矣學者讀這章書切不可

粗看了若秀才閉門不管閒事便可謂不出位則人人皆君子矣這不出位不是容易的事日用間一言一動稍與其位之理不合便是出位試返躬自省一日之內還是出位時多還是不出位時多須將居敬窮理工夫猛力去做做得一分方能免得一分出位或疑思而稍出其位猶賢於廢思者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貿貿而不知思者也佛老之徒溺於虛無而不肯思者也其病痛更甚於出位不知思而出位病痛正不小從古敗壞天下之人豈皆不思只是思出其位耳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莫謂一出位無大關係也

君子道者三章

這一章是聖人望道未見之心蓋道體原無盡聖人未嘗自見其有餘故子臣弟友則曰未能學不厭誨不倦則曰何有於我君子道者三則曰我無能焉皆實見其分量之無窮而有歉然不自足之心非自見其能而故爲謙辭也自天下觀之仁知勇莫如夫子夫子則以爲仁知勇之術無窮我不能如君子之兼備自天下觀之不憂不惑不懼莫如夫子夫子則以爲憂惑懼之境無窮我不能如君子之盡絕故惟知憤忘食樂忘憂以自勵於仁知勇而已敢曰我能仁知勇乎惟知如臨深如履薄以自遠於憂惑懼而已敢曰我能無憂惑懼乎耳順從心特言其所自得耳於道實見其未盡也老安少懷特言其所志耳於道實見其多歉也不必推至天地猶憾堯舜猶病而後見其無能即庸德庸言間已見其無能然此特夫子之自言耳其實則道如夫子亦可以無憾矣仁知勇如夫子亦可以無憾矣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者夫子也而憂何有焉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者夫子也而惑何有焉依乎中庸遯世不悔者夫子也而懼何有焉在夫子自視雖實有不足而非謙詞在人視夫子則實謙詞而非實有未足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亦猶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蓋夫子之自責固即

所以勉人當日聖門高弟聞夫子之言亦無不思自勉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便當思學不可自足以夫子之聖猶曰我無能吾輩何處可用得一毫矜張又不可不知自奮當曰夫子自謂無能非安于無能已也便去好古敏求便去下學上達自十五至七十無一刻不孜孜於學吾輩今日安可便自畫

語類朱子有一條云東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曾滿此說也有意思然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知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都不曾伐按東萊說是前一節意朱子說是子貢節意凡言謙詞者皆當如此兼看。

莫我知也夫章

這一章是夫子自以其所學示及門開口說莫我知便是警醒學者之意不要錯認做明王不作世莫宗予之意大旨與無行不與章相類與道不行等章絕不相干蓋謂我之道固人人所當知之道亦人人所能知之道而無如知吾者鮮愚魯者既不能知聰明者尤不能知覩我愈近去我愈甚可歎矣當時及門弟子莫不求知夫子之道如子貢者尤所謂知足以知聖人者也忽聞此言不覺驚愕疑其有高遠而不可知者不知夫子之道非以高遠而莫知正以不高

遠而莫知蓋高遠則驚人耳目而易知不高遠則平淡無奇人多忽而不知聖人一生只做得下學工夫所以先言不怨尤者下學須從不怨尤始吾人一開口一舉念便涉怨尤如何能下學猶之敏事慎言必先言無求安飽君子素其位而行必言不願乎其外也下學即是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中庸之尊德性道問學論語之博文約禮憤忘食樂忘憂只管下學自然上達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是下學熟便能上達志學而立不惑是下學知天命耳順從心便是上達方其下學固皆平常日用之事及其上達亦只是下學之熟並無一毫奇異此箇光景只是夫子自知默與理契而已二三子不免求之高遠方疑夫子爲有隱豈能知其妙蓋記誦詞章之學易知而此學難知虛無寂滅之學易知而此學難知故曰知吾者其天乎此即是莫我知之意存疑謂這天是蒼蒼之天而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若泛以理言理無知何以能知得聖人存疑之說固是然這天雖兼蒼蒼之天言而所重仍在理不比出王游衍之天所重在彼蒼之監臨也理本無知但與聖人所學恰好相符便謂之知我及門之內許多智深勇沉之士夫子却如此說即所謂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知我者其天句止要見篤實模樣

不要看作是贊註中入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是朱子深味出來不是夫子口氣學者讀這章書須知聖人只是這下學一部五經四書都是說下學若不從下學入手縱智勇絕世都是門外漢然不曾打破得怨尤一關亦不能下學此一關最難無論他人即屈原行吟澤畔只徼得怨尤不曾做得下學須先將自家胸中怨尤病根盡情斬去不留絲毫方能下學

註以循序漸進解下學上達蒙引主積久說是由卑而高由近而遠以漸而進到知行之極處是爲上達存疑主逐節說則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學與達只在一時上與下只在一處存疑是泥於程註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之言蒙引云程子說感槩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爾按蒙引最是然其實程子亦是主積久說所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者言初間只管下學到後來便上達並無別樣工夫不是謂一下學便上達也其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者初間非離天理也但只見人事到後來神明默成時非離人事也但只見天理至若大全有一節上達全體上達之說却似兼蒙引存疑所說則朱子已言其不是矣

講家有以墮黜聞見獨持心體爲下學者謂如此方是子貢對病之藥不知子貢病痛不但在專事

聞見不求心體其聞見處亦不着實夫子此處指示正欲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豈欲其墮黜聞見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正下學之事惟金谿姚江乃欲脫去聞見獨求心體豈可以亂聖人之下學哉若一貫章則子貢工夫已進步與此又不同然亦非便抹倒聞見也

子路問君子章

這一章朱子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一句便說盡了蓋敬字若淺看只是一身上工夫就一身上看亦只是一件工夫若深看則這敬字只怕充積未盛耳充積到盛時則敬字外別無學問亦別無經濟

內聖外王之事無不在其中矣夫子初頭說一句修己以敬便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子路却淺看了故謂君子有許多工夫許多事業如何只說得一箇敬是未識敬字也夫子就敬字內指其及人者言之謂修己以敬便可安人未可輕看了敬字也子路猶疑君子之工夫無窮事業無窮如何都說得一箇敬是猶未識敬字也夫子又就敬字內指其極而言之謂修己以敬便可安百姓除了敬字再沒有工夫了再沒有事業了蓋論到安百姓須要體信如中庸致中然敬則自能致中須要達順如中庸致和然敬則自能致和須要誠要明然敬則是能誠能明參天地贊化育皆是這敬做成的天地位萬物育皆是這敬做成的雖聖人如堯舜猶未敢自謂能盡敬之量蓋堯舜之世豈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即是以未能敬爲病如何可輕看了這敬字後世天下多事百姓不安不是意氣用事則是意見用事不是拘於氣禀即是溺於物欲能敬則百病俱無了存得一分敬便除得一分病敬到極處便無絲毫病痛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豈有不能安百姓的理今日學者要做君子須先理會這敬字先儒謂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頭處主一無適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是敬之現成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

大約不出此數端若非敬則雖日講學問日講事業都無頭腦終於無成耳所以朱子於大學或問中特提一敬字作主謂古人於小學將這敬字工夫都做成了方能去做八條目今人不曾於敬字上用得功這八條目如何做得來子思作中庸亦先提戒懼慎獨至於堯舜禹之欽湯之日躋文之緝熙無非是這敬不是說空空一敬便完事了一切致知力行工夫都是敬做成的切莫看小了這敬字

女以予爲多學章

這一章當與曾子一貫章同看但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耳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今且先將一字認明白

子則兩章之旨如彼竹矣今人皆指此一為一心未嘗不是然須知這心是如何樣的心又或指此一為一理謂是此心之理亦未嘗不是然須知此理是如何樣的理釋氏亦言心明季講學家如湛甘泉輩亦言體認天理但彼所謂心所謂理只指得昭昭靈靈的一段精魂這箇如何貫得萬事萬物聖人所謂心所謂理是從萬殊處精煉來是極實的不是空虛的所以便能貫盡萬事萬物這箇一在聖人身上難以形容故先賢都借學者之心推之學者之心與聖人之心只是生熟之不同熟了便是一樣故曾子以忠字當這一字程子則謂言仁義亦得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朱子則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以此推之謂之敬亦可敬者萬事之主宰謂之誠亦可誠者萬理之樞紐忠也仁也樂也敬也誠也總是一心總是一理但工夫未熟則不能貫這是學者之一不是聖人之一工夫熟後則無所不貫這就是聖人之一故聖門以此作上達境界必待學者工夫積累將有所得然後告之若工夫未到則只教之存養致知力行存養是內一截工夫致知力行是外一截工夫故中庸致中致和尊德性道問學皆分作兩截惟曾子精察力行子貢多學而識皆將有得故呼而示之但子貢力行處尚未及曾子故知處能貫行處未必能

貫夫子亦只從知處告之子貢知處亦未能如曾子之把捉得定故必疑而始信此則兩章之分別也所謂未一貫前存養一截工夫亦要看得好不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之外另有一段存養工夫只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將一段誠敬的心耳所謂主靜所謂致中亦只是於未發之時畧綷提撕不專以此為存養故朱子註曾子一貫章只說得精察力行註子貢一貫章只說得多而能識存養即在其中矣蓋存養致知力行雖是兩截工夫却不是截然有兩箇時候總在一時但覺得內自內外自外內一截工夫貫不得到外而到一貫時則權度在我天下萬事皆跳不出外即是內內即是外無兩截之可分矣夫子呼二子而問之者不是要其於平日工夫外另做求一工夫另有易簡法門只是要看其平日工夫曾到不曾到及其既聞一貫之後曾子依舊仍去精察力行子貢依舊仍去多學而識只是生熟不同始終並無兩樣工夫也今日學者且去一心誠敬做精察力行多學而識工夫不必預求一貫一貫是工夫熟後自然到的朱子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也不是另有工夫可以到得

當日夫子告曾子子貢決不是含糊說箇一自然是有着落的故曾子即應之速而子貢亦不再問

門人所以有何謂之問者不是疑一之何所指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工夫體用俱分作兩截至此則偏重在體上似另有一箇直截工夫曾子借忠恕以明之謂聖人之心一如學者之心未熟則忠自忠而恕自恕熟了則忠即恕而恕即忠雖謂道只有一箇忠可也並非另有箇直截法門曾子此二句塞了許多獘竇不然門人這一疑便要走到虛無寂滅去了子貢後來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天道雖另有一番指點亦不是另有一番工夫只是文章熟後自能見得

一貫忠恕有生熟之分一貫中又自有生熟之分夫子知天命時已是一貫了到從心所欲則又加熟若顏之卓曾之唯子貢之非只是知天命地位

姚江一派講學俱云一貫是初學入德事謂必先一貫然後可學識其說似將、貫作朱子所謂有養看然與朱子之存養又不同只是要捉住這箇昭昭靈靈的精魂而已此是狐禪切不可從

松陽講義卷之十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吳縣席永恂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君子義以爲質章

這一章就處事上見君子學問之精大抵君子學問規模固極其闊大而節目又極其細密故言敬以直內則必言義以方外言主忠信則必言徙義說一義字已是極細密了而於義中又有許多條理不是執了一義硬做去細密中復細密無絲毫病痛中庸所謂小德川流也

成箇君子不是容易的這箇義只是事之所當然義以爲質一句便包得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一節意思若義上稍差這件事就如沒質幹一般總做得來驚天動地也不中用萬事有萬事的義一事有一事的義常事有常事的義變事有變事的義須要認得清立得定參不得一毫意見雜不得一毫功利有了這義則這件事大段不差了然義又不是可徑情直遂的非怕徑情直遂壞了這事只是義中容不得一毫疏忽有一毫疏忽事雖無傷亦可恥也故必禮以行之使有節文而無太過不及之弊焉義又不是可稜角峭厲的非怕稜角峭厲壞了這事

只是義中容不得一絲鹵莽有一絲鹵莽事雖克就深可鄙也故必孫以出之使去矜張而有從容和順之美焉旣禮行孫出則義已入細密了又恐幾微之間須臾之頃誠意或不貫徹一處不貫徹便有一處的病一息不貫徹便是一息的病不必大段虛僞然後爲義之累故自始至終又必信以成之使一言一動莫非貫心實理之流行焉君子之處事如此所以事事皆可久可大人人皆心悅誠服行之在上則王道而非霸術也行之在下則正學而非俗學也生安之君子固自然能如此困勉之君子亦須用力要如此君子哉三字不是贊詞言必如此然後爲君子故

註云君子之道也然這箇地位不是臨事可以勉强得的必平日有主敬存誠工夫臨事方能立得住平日有精義工夫臨事方能認得清若平日工夫一分不到則臨事便欠缺一分所以從義必先主忠信義以方外必先敬以直內而大學八條目又必從格物始這章是夫子論處事之法故只從義以爲質說起學者讀這章書須於平日將聖賢教人存誠主敬窮理之法切實去做到臨事將却又要省察我這件事果合義乎行之有禮乎出之能孫乎成之果信乎稍有欠缺須猛力撥轉必使義理爲主而私意不得夾雜學問爲主而氣質不得錮蔽工夫熟後到了居安資深左右逢源地位則不期然而然矣

三之字只依程註指義說爲是蒙引謂皆指其事言非也據存疑則又似行之之字指義出之之字指禮成之之字指義禮孫亦不必如此

他處禮字該得遜字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只當主節文度數說

大全朱子以出辭氣解遜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爲例耳其實孫兼言動說

他書未有不以信爲體義爲用者此章却是以義爲體信爲用蓋仁義禮智信如十二律旋相爲宮

吾之於人也章

這一章聖人自明其直道欲與天下同遊於直道中也毁譽正與直道相反天下有毁譽天下無直道矣是曰是非曰非此直道也過其實損其眞此毁譽也毁譽不必盡是私意有疾惡太嚴而流爲矯激者便是毁有崇奬情殷而謬爲許可者便是譽毁譽一行不但與直道相反失其是非之本心而天下種種病痛皆從此生長浮薄而起奔競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特揭以示人非徒見一身之光明正大亦以其關係世道之盛衰也然又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則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蘇子瞻所謂仁可過而

義不可過也究竟譽必有所試則譽仍無譽矣聖人如此直道是由鑑空衡平之心體中發出天理爛熟於胸中故隨處因物付物無一毫安排勉强即使前無三代亦決不肯枉況禹湯文武之謨烈尚存當年作之為政事發之為訓詞蕩蕩平平有一非直道之行乎古今同此民也三代可以直道行之今獨不可以直道行之耶使稍有枉曲無論反之本心而不安即對禹湯文武而多慚矣蓋禹湯文武所以必由此直道者何也此道本乎天率乎性人人之所共有即昏愚邪妄之徒拘於氣稟蔽於物欲而此道未嘗不在感觸之即與拂逆之即覺故三代聖王皆不敢易今安得而易之哉此夫子不敢以生知安行自處而托於三代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平生待人接物莫不皆然而一部春秋尤可見直道之發見拳拳言之其望人由道之意亦深切矣然此直道雖曰人人固有自非聖人不能無偏故必講求然後能得是非之真必涵養然後能持是非之平不然自以為直道而流為毀譽者多矣今日學者既向聖賢路上行決不肯鼓脣弄舌逞私誣人只怕見不真養不到不知不覺過實損真無心之毀譽與有心之毀譽病痛一般故必有居敬窮理之功然後能行無毀無譽之直道

直道而行將文指三代之民言者誤當依存疑指三代之君言但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若艾千子謂斯民豈盡能直道即三代之民亦豈盡能直道則又偏矣在夫子只是法三代在三代則是因民心

君子謀道章

道一章與子張學干祿章及孟子天爵良貴章同大全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腳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這兩條說此章大意已明白但要曉得如何叫謀道如何叫憂道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擇善固執所以謀之也擇焉而惟恐其擇之不精執焉而惟恐其執之不固所以憂之也這一謀字中有學問思辨行在有格致誠正修在這一憂字中有戒慎恐懼之意有常目在之之意專於謀道憂道自無暇及於食為己之意重則為人之意自輕蓋這箇道是吾所固有的有了這箇道方成得人若道上虧欠了一分便不成人所以這箇道是不得不謀不得不憂的若夫食是箇在外的物事萬鍾於我何加簞瓢陋巷疏食

飲水於我何損故君子所憂所謀在彼不在此但可一說這箇謀食猶云干祿是道外之事若夫居家勤儉量入爲出這便是道內[illegible]故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爲急蔡虛齋有言[illegible]降井牧之政不復天下之生紛紛董董上之人都不甚照管號照管者亦未盡其道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阡陌由他無置錐之地亦由他則夫今之士上既未得有祿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全不爲一家數口計久遠這兩先生所言亦不可不知然學者又不可因魯齋言治生爲急而一味急去因虛齋言不得不爲

數口計而一味算計去這箇急字計字須有分寸若過了一分便在道外去了讀兩先生之言者又當知夫子以樊遲爲小人之意又當知程子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知及之章

這一章是論學之全功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涖動禮則修齊治平事一部大學工夫都在內然須知到了仁守時候修齊治平功夫不是全無的不莊不以禮不過是修齊治平中小欠缺處章內六箇之字雙峰饒氏謂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涖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

皆要有著落不可看作無頭柄的而說到虛渺去了大抵人之學先要明理理不明無下手處所謂理者非他只是子臣弟友視聽言動當然所以然之故須要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去講習討論表裡精粗無不洞晰便是知及之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苟知雖及之而物欲牽引牿亾陷溺或奪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或違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得之於學問思辨之際者失之於克伐怨欲之中半塗而廢遵道亦徒然爾故必仁知兼備然後可以言學而猶未也君子之學也務其大不忽其細正其本不遺其末即知及仁守矣吾身之內美既已畢具治世之大綱亦

已粗舉然動容周旋皆天理之流行也苟臨民之際而稍不莊重則民不知敬亦吾學之累矣即知及仁守而又莊涖矣整齊嚴肅之氣象既足生人之敬保邦制治之規模亦足服人之心然細微曲折皆天理之散見也苟使民之際而稍欠節文則民不能興亦吾學之疵矣不莊涖是[illegible]備未能暢發到赫喧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愈備氣禀學問之小疵皆不可不變化而充滿之也此夫子以至學望人與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實相表裏今日學者無志聖學的固不足論亦有粗知辨別義理未到知及地位便自足了粗能收拾身

心未到仁守地位便自足了大本尚未立得何論小疵此等人學猶不學須將此章反覆玩味便見學問不可有一毫欠缺夫子所以憤樂忘年顏子所以欲罷不能吾輩資稟萬不及聖賢非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安能有成須要努力努力

大全朱子有一條云此章以仁爲主而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此朱子偶就仁上說耳若欲以知爲主亦無不可蓋小疵未去便仁不成仁知不成知然此皆非正意夫子只是論學之全功耳未嘗欲將某字作主也蓋仁知等字若深言之則不仁守也叫不得知不莊涖不以禮也叫不得仁若淺言之則知自知仁自仁莊禮自莊禮不必以一字貫通章

詳氣稟學問之小疵大全輔氏分配不莊不以禮恐非存疑總說爲是

不莊涖註謂是厚於內而不嚴於外潛室陳氏則以此心小怠妄念便生解不莊涖蓋內外一體不嚴於外到底是內面工夫有缺註是淺一層說陳氏是深一層說

禮字存疑在動民者身上言大全在民身上言淺說兼言當依淺說如條教號令張弛寬猛緩急輕重得宜便是禮此是在動民者身上言如蒐苗獮

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此是就民身上言刁蒙吉云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則去下句而以義字易天字蓋理自是天理義者事之宜言義則人事之儀則亦在其中矣認註最細

益者三樂章

這一章要人謹其所好樂大抵好樂者人情所必有而所趨不同趨於日益之途則日益矣趨於日損之途則日損矣益也者初頭不覺其益久之而益見焉損也者初頭不覺其損久之而損見焉故不可不謹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遏其源謹之於臨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至之候則有以清其介謹之於有益無損之時則有以堅其志尹氏註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這一箇謹字是一章骨子謹即省察克治之謂也夫子開口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有益者又有損者益者三損者亦三便有出此入彼凜然可畏之意雙峰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但天理上事不止三者人欲上事亦不止三者夫子何以只就三者說雙峰尚未發明得大抵節禮樂三者是人所最易厭的驕樂三者是人所最易犯的禮樂有制度聲容之節本極繁瑣而欲一一辨之考其本末

定其是非一毫粗不得一毫浮不得且舉世所不能明而吾欲明之則近迂舉世所不能行而我欲行之則近怪道人之善易形己之短易妨己之欲且善者或爲流俗之所怪吾倡而人未必和或爲形跡之所晦吾信而人未必不疑至於直諒多聞之友多不善逢迎不喜諂諛且有大醇者未必無小疵有高世之行者未必無遺俗之累故三者皆人所易厭也而不知其益也驕樂是尚意氣的人其豪華足以驚流俗佚遊是好清閒的人其曠達足以惑高明宴樂是有小慧的人其尖巧足以誘庸愚驕樂宴樂總溺於聲色飲食宮室之類但一尚粗豪一弄聰明佚遊則跳脫於聲色之外只是尋山問水以疎放爲高故三者皆人所易犯也而不知其損也朱子云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道人善而慕悅勉强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己矣這一條說所以損益處最明苟於益者之樂能擴充之愈樂愈益以至於不可限量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皆是這箇樂做成的苟

於損者之樂不遏絕之愈樂愈損以至於不可收拾小人之無忌憚無所不至皆是這箇樂做成的所樂在此則所惡在彼樂一正而七情皆正樂一差而七情皆差誠不可不謹也學者讀這章書要自審其所樂果益者乎損者乎急去損而就益深體尹氏謹之一字而實用力焉勿將聖人之言作一空話頭看過

見善如不及章

這一章夫子思兩種人一種是知至意誠者一種是身修而能推以齊治平者一則體全而未能達於用一則體用俱全不是謂知至意誠之士但知獨善無用於世此一種人亦是擔當世道的人只是其量未充滿但見其得力於本體上多耳視體用俱全之士雖有優劣夫子之意卻不重在優劣乃是急欲得此兩種人以匡維世運故已見者則深幸之未見者則深望之不是空空歆歎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精神全在兩如字上註謂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皆自這兩如字看出俗說將這一種人作沮溺丈人之流看又或作激濁揚清如東漢黨錮諸君看皆大謬此是顏曾閔冉地位不是過於激揚的亦不是竟爲高蹈的因我見其人矣便見有這等人庶幾人心可正學術可興因吾聞其語矣便見這等人自古論人心者所必責論學術者所必重求志達道之人亦必

先有此本領然後可擴充而達於用求志二字要看得切實志是何志周官之法度關雎麟趾之精意皆是志內事志如何求不是空抱此志須日逐做此志之工夫堯舜君民事業豈是可卒辦的定要講習討論致知格物工夫熟後方纔自信得過行義依先輩對上隱居說猶言出仕耳或云惟君子之仕可謂行君臣之義在小人只可云出仕不可云行義不必如此說所達之道即所求之志也兵農禮樂盡範圍於這心中酬對上下皆涵濡於道之內天地位而萬物育也六府修而三事和也方纔是達故註謂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曰吾聞其語矣便見自古論人者必以此為極論學者必以此為至曰未見其人也便是想如何可以接續得這樣人如何可以造就得這樣人不是傷將語若作空空慨歎看便非聖人意思後來顏子到不遷不貳地位而用行舍藏與聖人一般便是夫子拳拳之意造就出來天下人品何常但看教者與學者之力量何如耳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先要在好惡上著力將理欲界限辨別得明操持得定果能到如不及如探湯地位擴而充之便是求志達道的人不要因夫子說未見便謂這樣人世間再沒有的

顏子所造不讓伊呂註中云顏子亦庶乎此勿泥

看又云隱而未見不幸早死則是以此章在顏子既沒之後愚意則以此章在顏子造詣未到之前先後本不可考註中原用疑詞似不妨以此備一說也見天下之大而有一二人焉亦可謂未見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皆然不必因未見一語盡抑聖門高弟

子張問仁章

這一章與子張論仁亦是因其病而藥之大抵仁爲心之德乃人所固有人所以不仁只是爲氣質所蔽變化氣質便是爲仁但人氣質之病不一因病用藥方是良醫故司馬牛樊遲子張皆問仁而夫子告之各不同先要看得仁字分明然後就諸子身上看出夫子對病藥方註中心存理得四字是仁字正解勉齋黃氏謂心存是心之德常存理得是事之理當得分體用看蓋即令尹子文章註所謂當理而無私心也仁非有他只是心無私而當理而已但一爲氣質所蔽則本無私者不能無私本當理者不能當理治之之法疎忽不得懈怠不得有一件病必須用一味藥病一日不去則藥一日停不得怕不得苦口厭不得煩瑣曰五者便是子張所當用之藥曰於天下便是用藥的時候若五者欠一味便偏了若不是於天下則藥力不到此夫子未曾數出藥品而先說一箇

湯頭與他聽緣子張是箇才高意廣的人恐其易視之故先說這箇冒頭使他不敢忽略蓋心存理得境界未易到能如是庶幾可漸企矣最要想像夫子一段儆醒他的意思子張便瞿然請問亦見其精進處然與顏子請問其目却有分別顏子之問目是於天理人欲已判然但恐其有遺漏子張之請問是覺向來工夫粗浮全難憑據夫子於是明示之曰五者非他俱是下學之事平平無奇但是要實下工夫不是可以弄聰明逞才力的一件是恭一件是寬一件是信一件是敏一件是惠以此五者存心則心自然無私以此五者求理則理自然恰合然行是五者不是容易的我欲行而天下許多險阻的事來難我許多瑣細的事來困我自世俗看來這五者件件是病痛件件有利害非以不可行自暴則以不能行自棄廢於半塗者有之毀于垂成者有之乍入乍出乍起乍立出門便覺觸見天下這箇須要認得清立得定恭而或見侮寬而衆不服信而見疑敏而無功惠而不報不是五者之過是我行五者未盡之過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熄不是水不勝火也果能行恭則自不見侮果能行寬則自然得衆果能行信敏惠則自然人任有功足以使處處皆是坦途行五者要到這箇地位不是工夫至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

則見其倚於衡安能如此所以不但曰能行而曰能行於天下此五句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所以考驗其能行之實要驗諸近裏不是誇張功效心至此然後可謂心存理至此然後可謂理得氣質之蔽盡去本然之天自見然只是下學之功到極處非有他也這箇裏便有博文功夫在內若不是博文五者不要做偏了麼亦使有約禮工夫在內若不是約禮五者不要自甚了麼安得爲仁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各要想自家氣質偏處偏在何處便當用何工夫如醫者認清病症便服藥漸漸消磨之且時刻講究時刻調理自然風邪盡去而原氣復還如司馬牛樊遲問仁諸章皆要如此看若顏淵仲弓則天資高學方深雖有乾道坤道之不同然工夫却較容易學者且學司馬牛樊遲子張可也

註心存理得蒙引與勉齋之說不同勉齋分體用看蒙引則云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爲欺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不分析蒙引非也雖中庸尊德性朱子以存心貼之則心與理亦可不分析然此處却不如此至後來講家或欲以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五者爲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或以於天下貼心存爲仁矣貼理得紛紛亂

配其端皆起於蒙引欲翻勉齋之說

大全輔氏謂恭則仁之著蒙引謂其非本旨此則蒙引是也輔氏蓋亦認五者爲心與理不知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不可直謂之理

從勉齋蒙引說則是仁從五者而出此自用功時言從輔氏說則是五者從仁而出此自成功時言唯其言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輔氏之說不當夾雜於此至若駁村謂崇禎間名人所親仁字則佛性也五者則小乘名義也乃從外面尋來如禪宗傳心法於聖人所言風馬牛不相及此是外道家言又非輔氏比矣

明季講家謂於天下三字是惟恐其寂守一心要無處不與天下相感通不知日行五者便不是寂守一心了於天下三字只是要其不間斷耳不得如此講玩註自明

存疑謂說恭寬信敏惠五件與所言之效乃是主君民上者言蓋子張時已出仕此說太拘

　予欲無言章

這一章註謂與前篇無隱之義相發雙峰饒氏謂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彼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的道路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言語上求雙峰之說正是註意蓋此二章一言理是至顯的不必求之高深一言理是至實的不必求之言語然總是道無不在之意開口說予欲無言一句最要看得好不可將言字太說壞了聖人平日教人都是用言若將言字說壞便是六經皆聖人糟粕話頭不是孔門教法矣只是這道理充塞天地原是至實的聖賢之言無非發明此理若專在言語上求却似言則有此理不言便沒有此理看得道理不切實了故聖人欲以言開示學者又不欲學者拘滯於言一日有予欲無言之歎其指示深矣而子貢則云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去聞性天道之時尚遠正以

言語觀聖人之時宜其聞夫子之言而未達也夫子於是即天以明之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吾人所述者天而已而天何嘗有言哉但見四時行焉則理便流行於四時上百物生焉則理便發見於百物上無時不然無物不有一息之頃一塵之微莫非妙道莫非精義天固不待言也善述天者何必待言而后可述堯舜禹湯述之以爲君臯夔稷契述之以爲臣易述之而爲卦爻彖象書述之而爲典謨訓誥詩述之而爲國風雅頌豈以天之無言而遂無可述哉夫子斯言蓋欲子貢於動靜語默之間隨處體認如曾子之隨處精察而力行不沾沾在言語上尋求也必如此

方是着實工夫子貢所以終聞性天道而一以貫之者其得力於此也歟一篇鄉黨都是這箇意思所以於聖人之衣服飲食威儀容貌閒無處不留心體察葢知四時百物之皆天理動靜語默之皆聖道矣非與聞一貫之傳者不能細心切實如此然須知此是聖門將道理講得明明白白後惟恐學者不去實處體貼所以又欲無言使知隨處理會若未曾講得明白便使就無言處尋求教他何處下手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道無不在於聖人言處也去理會無言處也去理會未明白者要講究明白已明白者要着實體認到工夫熟後真見得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纔

飛魚躍無非至道便是一貫境界

晚村謂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實體之身心故發此以儆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此一條是防援儒入墨之弊看此章者所不可不知時行物生亦最易墮入禪機聖人是指點實理不似禪家木犀香話頭只是指點此心

慶源輔氏謂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最是新安陳氏謂其過於密察者非

松陽講義卷之十一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孟子

伯夷非其君章

這一章見君子不為一偏之學就是一部中庸的註腳葢天下道理只有一箇中庸君子只在這條路上走稍有偏焉雖百世之師如夷惠者非君子所願學也以伯夷之生平言之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其一種不屑就之意真可謂清之至矣使其當清而清

清而不隘則清即中矣然其清也却不能無隘處雖曰不念舊惡求仁得仁固有清而得中之時矣然畢竟不中處常多以柳下惠之生平言之寬以處衆而不屑與人絕其一種不屑去之意真可謂和之至矣使其當和而和和而非不恭則和即中矣然其和也却不能無不恭處雖曰中倫中慮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有和而得中之時矣然畢竟不中處常多所以孟子既前敘其清和而復一言以斷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這不是言夷惠之清和不好是言其清和有恰好處亦有過當處其恰好處便是中其過當處便是隘不恭如一不屑就也理不當就而不就便是中

了亦有可以就之時彼亦不就則是隘而已矣一不屑去也理不當去而不去便是中了亦有可以去之時彼亦不去是則不恭而已矣隘非刻薄亦是萬物一體之懷惟恐開人爲不善之門而欲以正直之道轉移之但時或失之過則謂之隘不恭非輕薄亦是萬物一體之懷惟恐絕人爲善之路而欲以忠厚之道漸化之但時或失之過則謂之不恭這箇隘的病不要看小了雖只是一點偏然後世有一種疾惡太嚴至於上下危疑激成事變者皆從這箇隘起且未論至激變纔有隘處也便不是至中之道了這箇不恭的病不要看小了雖只是一點偏然後世有一種

包容太過至於賢否混淆釀成禍敗者皆從這不恭起且未論到釀禍纔有不恭處也便不是至中之道了君子以中庸爲學者也雖當舉世頑鈍之時得一隘者亦可以維持天下之廉恥如凉藥之可以治熱疾是亦厲世磨鈍之助也百世之師也然不敢以是爲學也雖當舉世殘忍之時得一不恭者亦可以消融天下之慘刻如熱藥之可以治寒疾是亦革薄從忠之藥也百世之師也然不敢以是爲學也學夫淸之得中者猶恐其失之隘況以隘爲學耶以隘爲學將有不止於隘者矣學夫和之得中者猶恐其失之不恭況以不恭爲學耶以不恭爲學將有不止於不

恭者矣故由其清之中者不由其清之隘者則善學夷者也由其和之中者不由其和之不恭者則善學惠者也此孔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孟子之所以願學孔子子思所以提出中庸二字垂教萬世皆是這箇意思新安陳氏謂孟子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這箇憂字最說得好孟子不是空空評論二子全是要學者歸到中道上然須先將中之界限辨得明白方纔能得中不然則自以爲中而不免於偏者多矣在夷與惠何常不要中皆是不知不覺做成隘不恭學者誠有意化夷惠之偏而學君子之中其必始於致知格物之功歟孟子

所以又曰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今日學者病痛又不但在隘不恭只知自私自利看得天下之是非邪正漠不相關有時激而爲忿戾爲恣睢也是從己私起見何嘗是伯夷之隘有時流而爲詭隨爲猥褻也是從己私起見何嘗是柳下之不恭故必先立一必爲聖人之志在正路上走了然後再辨其隘不隘恭不恭

上二節間架丘月林摘訓分得最好謂不羞不卑與不事不友相照不隱賢四句與不立五句相照爾爲爾與[illegible]相照援止與不受相照俱是一節深一節[illegible]下節通是說箇和之極處不隱二一

句只是起不怨不憫意耳不自失亦是帶說俱不重只重和上蒙引却重介處了又援止照上諸侯來不泛說皆說得極分明但須知所謂一節深一節只是說其清和尚未說到隘不恭明季講家多誤看

夷惠只是偏若楊墨於陵則僻矣百世之師章取其偏以救世此章指其偏以明道大全朱子明謂孟子直說他隘不恭不曾說末流如此今時文猶有主末流說者非又有云隘不恭特以迹言之然心與迹一也又有云所遇之時不同不得已也然不得已何不如孔子乎此皆欲回護二子不知正

不必回護也

蒙引謂由其清不由其隘存疑非之蓋以由其清不由其隘則清和乃君子所由矣何以又云願學孔子也不知蒙引自云由其清之得處不必其清之隘處固無病淺說亦主蒙引君子皆指孔子亦指學孔子者與論語逸民章及孟子養氣章皆相表裏

幾亭陳氏曰時中之聖惡惡未嘗不嚴顧其惡也乃矜憫之伯夷則有惡之而已若將浼焉惻怛微而潔已勝也不磷不淄明示人藴不亂之意亦與爲能浼我相似顧其入也乃欲從而變化之柳下

則夷猶玩忽之而已不必孳孳於成物蓋皆於萬物一體有未至處是故清和二聖殊病同根愚謂幾亭此條不是若於萬物一體有未至處安得謂聖二子與孔子一樣只是分寸上稍偏

不恭最難體認明季講家謂其外雖偕其心則謂世爲混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愚謂不然如此則看惠作東方朔一流人矣朔是學老而弊者與惠不同惠之不恭只是欲渾以化之故得大寬不謹嚴耳雖大全朱子亦謂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然惠之玩世不比東方朔之玩世

松陽講義卷之十二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孟子

王者之迹章

這一章因前章歷叙羣聖而繼以孔子亦是示人存幾希的樣子孔子有舜之生知安行而兼禹湯文武之憂勤惕勵其一生學問備見論語孝經易詩書禮樂春秋此獨以春秋言者總註謂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是矣但要想春秋如何存得這幾希

孟子只說得一箇義字亦未言其義之如何須玩尹註所謂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春秋所以存幾希只是定天下之邪正而已邪正定而人與禽獸別矣開口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者明儒云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爲王者之迹而播爲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淪於霸圖而聖人因定爲筆削說得極明蓋王覇之分即是人禽之辨詩春秋之作皆所以使人遠於禽獸雖春秋不但接詩王者之迹熄亦不但詩亾自王迹熄而易書禮皆亾矣春秋作而易書禮皆明矣而詩春秋絕續之際尤顯而易見故就詩言之詩亾所以由王迹之熄者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爲正雅所以咏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即王迹也自厲宣而降其詩爲變雅所以感慨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乎詩也自黍離降爲國風以後天子旣無命德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宰咺祭伯之屬非復襃將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論於廟堂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雖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緇衣侯人之篇出其間桑中溱洧之篇亦出其間是非混淆無復能辨王者之迹於是而滅絕矣本因王迹熄而詩亾因詩亾而愈見王迹之熄此時若無人焉別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天下將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舊文而筆削焉因

會盟戰伐之事而寓襃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義炳如而春秋一書遂爲萬古不可易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即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也孔子之心一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無論諸子百家不能窺其精微即如魯史舊文固當時所稱周禮盡在魯列國之書皆不能及者也然其實與晉乘楚檮杌等耳雖有高於晉楚之處然非能大相遠也蓋其事不過桓文之事非能尤見桓文之隱微也其文不過史之文非能超出乎史之範圍也桓文非無扶危定傾之事近於仁也然

特假仁之名耳非真仁也桓文非無正名定分之事近於義也然特假義之名耳非真義也史之文筆削非不嚴也然未必盡合萬世之人心史之文褒貶非不愼也然未必盡協天下之公論是則其事其文雖非無可取而揆之孔子春秋之義則相去固懸絶矣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云者雖不敢當作之名然亦可謂其非復魯史之舊矣一筆削之間而變史爲經變霸爲王非作而何哉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未作之春秋人心道心爭勝之書也春秋作而人心皆化爲道心矣未作之春秋天理人欲夾雜之書也春秋作而人欲皆化爲天理矣春秋不必盡剷舊史之事惟即其事而明其義則雖重耳小白之所行而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意燦然可見矣春秋不必盡變舊史之文惟即其文而著其義則雖董狐倚相之所書而典謨訓誥雅頌之微言昭然可知矣所謂撥亂世反之正無非指示人一點幾希之心拔之於禽獸之域而躋之於君子之途夫子爲東周之志不得行於天下而悉寓之於此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者悉見於此自有春秋則詩亡而不亡王迹熄而不熄孟子一生學術亦俱本於此七篇之中無非春秋之旨今學者讀春秋不可作故事看了須知其字字指示我人禽關頭明白

得春秋之義一分方遠得禽獸一分彼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者固不知這箇義即漢儒之附會穿鑿亦未深知這箇義惟熟玩胡文定之傳而折衷於程朱之論方纔知這一書真是萬世帝王聖賢所不能外

註以詩亡爲雅亡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矣以詩亡爲風亡與朱子註不同今當依註大抵周之衰也天子之賞罰不足憑而士大夫之清議猶足據於是乎有變雅其又衰也士大夫之議論不足憑而草野之公論猶可據於是乎有變風其又衰也則橫議起而草野之議論亦不足據矣此論一代盛衰之勢固然然變風詩人之力量小終不若變雅詩人之力量大所以風雖未亡便謂之詩亡至夫子春秋之作雖與變風詩人同是庶人之議與力量又大不同

其義蔡氏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義存疑說是蓋雖春秋之義亦即是王者之義但本文所指則自有所主也

竊取只是謙詞雙峰饒氏謂以匹夫而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似非註意

君子之澤章

這一章承上三章是孟子以道統自任之意君子之

澤節引起下節猶云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君子小人俱指聖賢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孔子之澤雖百世不斬此云五世而斬者蓋卽以尋常君子小人之澤言之亦必至五世而斬而天縱之聖可知矣旣在五世之內豈以未嘗親炙未得爲徒而其道統遂邈乎不可接耶雖曰仲尼没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然其流風餘韻未嘗不存所患者自暴自棄則澤雖存而無益於吾耳若有孟子私淑之力量則雖處百世之下猶能興起而况在五世之內乎一章所重全在私淑句最要看得精實所私淑在何處用何工夫去私淑不可草草看過了所私淑者只是仁義仁義也者孔子所以接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君子所以異於庶民者也王伯之所自分也吾儒楊墨之所自辨也一部春秋無非發明此二字親親長長是其本領井田學校是其作用孟子一生願學孔子學此而已至論其工夫大綱只是一箇敬字敬卽前章註中所謂憂勤惕厲也其節目則在知言養氣知言卽孔門博文虞書惟精工夫養氣卽孔門約禮虞書惟一工夫自古聖賢只是用此三件工夫去學仁義無他法也看得私淑二字明則孔孟精微俱在內了這一箇人字註謂是子思之徒蓋孟子未嘗親受業於子思特聞其道於其徒此處尤可見孟子學聖人的力量子思之徒未必能盡通聖人之道而孟子由其流而溯其源去其疵而得其醇遂直接孔子之統雖未嘗與顏曾子思同升洙泗之堂而顏曾子思不能過也雖淵源於子思之徒而子思之徒不能及也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此是何等力量說到此便隱然見孔子之道萃在一身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萃在一身其自任之意亦至矣要之孟子所以必欲如孔子者不是要做聖人只是怕做禽獸天下只有這兩途不是聖人路上人便是禽獸路上人由此入彼中間更無住足之處今學者見人要他學聖便以爲迂遠不知

舍此一途便不得爲人在此一途走雖淺深生熟不同皆人類也不在此一途上走雖聰明蓋世才力過人皆非人類也可不懼哉可不懼哉繼孟子而私淑孔子者周程張朱也其自任與孟子同亦只是要跳出人禽之關耳並不是好高學者看書到這等處要想見聖賢一段萬不得已之心切不可認作迂闊話頭

仁人心也章

這一章是言仁義之切於人而不可不求大抵戰國之人多將仁義看作没要緊的道理因將聖賢求仁義之學問看作没要緊的工夫不知若使這箇道理

是沒要緊的聖賢亦何苦以此示人若使這箇工夫是沒要緊的聖賢亦何苦以此責人所以孟子指而言之曰這仁不是別物就是人的心人但知有知有覺者心不知道知覺一離乎天理便與禽獸一般如何叫得人心須是知覺與天理合方可叫做人心故這仁乃人心也此是指仁爲心不是指心爲仁這義不是別物就是人的路人但知走得的便叫路不知若不在正理上走便如行荊棘一般如何叫得人路須步步在正理上走方是人路故這義乃人路也此亦是指義爲路不是指路爲義謂之人心人路則是不可須臾離的了而無如世之自暴自棄者拘於氣

禀蔽於物欲有正路而不由反以荊棘之路爲正路也有本心而不守反以禽獸之心爲本心也存於內者純是一團私意發出來全是一段邪氣所以遂成了世衰道微的局面然這箇局面不是不可轉的轉移之機亦在人耳蓋這兩人心人路分言之則有二合言之總是一箇心義亦是心之所發也使人能一旦猛省知這箇是吾之心不可須臾離的而奮然求之何難使已放者復入於內還其仁義之本然哉無如視其心曾不若雞犬或溺於功利詞章而不知求或汨於虛無寂滅而不知求自暴者終於自暴自棄者終於自棄氣禀之拘日益甚物欲之蔽日益深安

於荊棘甘於禽獸故世之衰者愈衰道之微者愈微江河日下而不可反也這不是仁義不可求是人自不肯去求耳所以古之聖賢設爲學問之道如大學之格致誠正修以至齊治平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尊德性而道問學其事多端這不是好爲迂濶強人以煩苦之事只是要人復其仁義之本心而已人能從這學問上用力則氣質自然日變化物欲自然日消磨存於中者皆天理而遠於禽獸發於外者皆正道而遠於荊棘由淺而深由生而熟由美大而聖神適還其人心人路之本然程子所謂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也誠反覆此章則從事學問以求仁

義自不容已矣但此章先儒之說多有異同須要精辨如陸象山以收攝精神爲求放心而謂求放心之外別無學問這便流入於禪其差不待言矣即朱子初說謂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將學問求放心分作兩股亦是未定之論語類中明明以此說爲未是惟大全雙峰饒氏之說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未言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我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二箇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這一條說得最的確詳盡與語類中所載朱子定論合集註之意亦是如此講家依勉齋之說皆以學問爲說此亦不是蒙引謂求放心是下學事存疑謂若謂說向上達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得集註之意矣究竟辨明先儒之異同不難要實下工夫則難學者須將聖賢所謂學問猛力去做擇善固執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念念必從天理上起事事必在天理上行務使仁義之本心一毫不走失卓然出於氣禀物欲之上方成得箇人若不去實下工夫總然辨別得先儒的同異只是遙望得一箇路徑不曾去走也不濟事

淺說以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言謂學問之道是中庸尊德性工夫學問之事是中庸道問學工夫此本朱子初說而誤看集註意也集註特以事字代道字非以事字與道字對說也學問之道內便兼得尊德性道問學

按仁義禮智各有體用此以對待者言也若以其流行者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爲禮及其成則爲義既成而藏則爲知故或將仁禮分體用或將仁義分體用或將仁知分體用孟子所以指仁爲人心義爲人路其實仁義禮智皆在心皆發出在外

鈞是人也章

這一章論大人之所以爲大人在先立其心詞義明白只是立的工夫孟子不曾明言晚村云孟子爲邪說以理義爲外故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中然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謂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爲宗旨舉示詹阜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然則先立之工夫如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看孔子子思所說即得之矣晚村此一段發揮得極好愚謂更不如即孟子自家平生所用之功觀之孟子所用之功如何亦曰知言養氣而已知言即孔子所謂博文子思所謂擇善書之所謂惟精是平日間能思養氣即是集義孔子所謂約禮子思所謂固執書之所謂惟一是臨事時能思思之篤實

處謂之誠思之嚴密處謂之敬故范氏箴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念卽思也誠敬所以形容其思之妙誠敬卽在知言養氣上見不是離知言養氣懸空有所謂誠敬但誠敬是就大綱說知言養氣是就節目說雖不睹不聞之戒懼亦是誠敬然在思前一層不得專指此亦謂之先者蓋道知言養氣工夫俱要積累做去不是一日可到的故必及早下手亦不是要人專在不睹不聞時用力也從古聖賢學問只是這先立其大的工夫惟虛無寂滅之學欲人屏絕思慮則心之官便廢了雖自認一箇昭昭靈靈的能爲萬象主郤只是一團氣何嘗立得大者所以晚村謂象山乃不立其大者也所云小者不能奪猶云道心常爲主而人心聽命焉此處要與志壹動氣氣壹動志分別看蓋志壹動氣有好的壹有不好的壹氣壹動志亦有好的壹有不好的壹以好的論則無論志動氣氣動志皆是能思而得之皆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以不好的論則無論志動氣氣動志皆是不思而不得皆可謂奪於小者不可專認氣壹動志爲奪於小亦不可專認志壹動氣爲立其大也晚村云心得其官則耳目皆從無非思也最明前章所謂求放心卽是先立乎其大者所謂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卽是奪於小者是不特大人小人之分直是人禽

之分范氏一箴可危可懼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常操此心未發之時則戒慎恐懼以立其思之體發於平日則以思去讀書窮理發於臨事則以思去省察克治皆是立其思之用總要此心在天理上纔是能立不是空空把捉謂之立也若此心絲毫不在天理上便是爲小體所奪所謂心爲形役也成何人品想至此須刻刻有戰戰兢兢之念方得

張江陵直解講此章云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故必於淫聲美色禁之使不接於耳目庶幾外者不入而內者亦固矣此是將無暴其氣意補在言外不知先立乎其大者固兼得持志養氣也

艾千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字中兼人心道心此誤也依此說則思則得之亦未必盡合於義理乎晚村云得之謂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足破艾千子之惑矣蓋此章思字專以思之善者言若思之不善者多由奪於小者正所謂不思也不思不是冥然無覺不在正路上千思萬想只與做不思

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這一章與滕文公爲世子章俱是堯舜可爲之意而此章自徐行後長以下俱就孝弟說又是指示爲堯舜的下手處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此章最緊

要處然言孝弟却先言徐行後長者葢孝弟二字若廣言之如孝經所云刑乎四海通乎神明亦非學者所易到若徐行後長及衣服言行之闗乃是小學工夫而刑四海通神明者之根基也有子所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故先指是言之又是孝弟之下手處其示人之意尤切學者須先認明此孝弟二字勿泛視了集註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載陳氏楊氏二說陳氏一條即孝經所言之孝弟也楊氏一條即有子所言之孝弟也陳氏一條其意謂雖堯之於變時雍舜之四方風動不過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耳只完得孝弟的事孝弟之外別無道理楊氏一條其意切堯之於變必本於親九族舜之風動必本於夔夔齊栗許多至誠至大至精至微的道理都從這孝弟始備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二說雖互相發明却微不同陳氏一條是實意楊氏一條是正意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俱要切孝弟講堯之服何服也寧朴無華寧平無奇孝弟之服也一切盛麗之服奇衺之服皆是玷辱父兄之服非堯之服也堯之言何言也寧拙無巧寧訥無多孝弟之言也一切虛誕之言躁妄之言皆是玷辱父兄之言非堯之言也堯之行何行也寧卑無亢寧拘無肆孝弟之行也一切矜高之行誇張之行皆玷辱父兄之

行非堯之行也不必遠學其勲之放不必遠學其光之被只此動容周旋閒履繩蹈矩刻刻是祇父恭兄之念堯以安而我以勉堯以帝而我以儒雖生熟不同尊卑不同而油油乎孝弟則同被四表格上下之基本已在是矣不儼然一堯也哉所謂堯舜可爲者亦爲之於此而已矣不然不但不如堯而且入於桀之路堯與桀分途亦只在此孝弟亦只在此徐行後長之孝弟可不懼哉是又明其不惟可爲且不可不爲者也孟子所以諄諄於此者大約曹交衣冠言動之間任妄粗率全無孝弟氣象小學工夫未嘗下手雖驟告以大學猶無基而厚墉適增其病痛而已故所以告之如此欲其反而先求之小學也乃交僅答以假館受業之言曾不自知其病痛所在無論其志之不篤即使志果篤而爲之亦無頭腦孟子所以又教之曰夫道若大路豈難知哉言道本人性所固有古今所同然明白易曉講求不難也只是求之有序須要從切實處做起人却不知求耳不從切實處求雖朝夕講貫無益也故不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衣服言行皆務不離孝弟孝弟之道旣盡則其心和順以和順之心觀天下之理觸處可見不必負笈從師而無處非師故集註謂此是餘力學文之意蓋論語弟子章先孝弟而後可學文也而擴而克之知

行俱造其極總不外是不待言矣不益信堯舜之可爲哉此最可想見孟子教人循循有序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吾人欲爲聖人須從小學做起小學工夫不曾做得則道雖若大路然亦體認不出卽能窺見一二終不濟事雖日從事於格致誠正之功不免扞格而難入所以朱子特輯一部小學書教人先從事於此而後進於大學與孟子告曹交之意若合符節這箇小學書雖爲童蒙而設然若童蒙時不曾做得這箇工夫雖到白頭仍須從這箇做起切莫輕忽了

不勝匹雛舉百鈞烏獲之任講家俱云總在一人身上言見只在用力與不用力固是然力不同

科如何人人能烏獲此還只是借喻世間猶有不盡然者若爲堯舜則無有不可能者

明季講家俱云堯舜之道道字不另講下孝弟卽是道也看來道字較濶卽本立道生之道孝弟則其本也

講家俱云大道明白現前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純以知言與人路路字作共由看者不同此亦似拘白文雖以知言似兼得行意致知力行總要從孝弟做起

大全朱子講夫道句云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弟如是而爲不孝如是而爲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淺說云夫道道字說得廣不專指孝弟所謂萬理咸備也與朱子不同然集註郤似用淺說之意今從之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這一章是孟子言仁義非由外鑠言外便有要人盡仁義之意蓋孟子當時言仁言義人都道是迂濶只緣不知仁義是人性所固有道是將外邊的道理勉强他要他學要他慮所以不肯從故孟子平日拳拳與人言性善只是要人知善乃人所固有便知是不可須臾離的至此復就良知良能指點之曰聖賢教

人學教人慮並不是勉强人人之本來原有不學而能之良能原有不學而能之良知只是囿于氣稟蔽于物欲不學而能者不復能矣不慮而知者不復知矣故學也者所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也者所以復其不慮之體並不是以人所本無者强人這良知良能從何處見得只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這豈待學慮的豈不是良知良能麼世間不孝不友之人只是喪失其本心而非本來無此孝友也聖賢教人以孝友者只是欲復還其本然亦並非强之以所本無也既知孩提愛敬爲良知良能則仁義皆良知良能不必疑矣蓋這孩提之愛

親便是仁之發仁之實可見仁是人所固有的仁非由外鑠也這稍長之敬兄便是義之發義之實可見義是人所固有的義非由外鑠也但謂孩提之愛親敬長即是仁義這段緣故人未必曉得疑知能之在孩提者與仁義無干這也極容易明白的只看這孩提之愛親敬長不是達之天下無不同之的麼舉天下無一人不如此豈不是天下的大道理仁義只是由此而推廣之耳豈能外此仁義既不外此則仁義非外鑠不必更疑仁義既非外鑠則自當因其端而保守之擴充之由親親敬長以造乎其極變化其氣質掃除其物欲而復還其天命之本然學雖勞慮雖苦有不可已者這與論性善諸章相爲表裡以孩提愛敬驗仁義之固有就如以乍見入井驗仁以嘑爾蹴爾不屑驗義以平旦好惡驗仁義都是一樣意思自姚江之學興借此章良知二字作宗旨因借不學不慮字樣便欲掃除學慮而孟子之旨盡晦不知孟子所謂良知是指愛親敬長之心言陽明所謂良知乃指一點昭昭靈靈之心言天淵不同孟子言不學不慮只是就人之本心自然發見者言非以學慮爲不好而必欲掃除之也此種議論真是亂道將程朱之書細細玩味自知其謬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不怕不知仁義吾所固有只怕迷溺於氣稟物欲中不能

拔出因循苟且過了日子辜負孟子一番提醒須從愛親敬長做起處處要撥去了氣稟物欲專在仁義上走認得清守得定擴得開方成得箇人

此章孟子之意是以仁義爲良知良能姚江之徒却是要尋良知良能來做仁義所以不同明季講家但云此章欲人自識其良心便易墮入那一邊去孟子第一節雖未提出仁義然却暗指仁義

潛室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爲仁義之發新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爲仁義之實二說似可兼用蒙引淺說俱只云親親即是仁敬長即是義似混淺說以上二節言愛親敬長人之本然末節言愛親敬長人之同然或疑第二節已有同然意然第二節雖有無不知三字只是帶言淺說是也

達字潛室謂達道達德之達同講家有欲作擴充看者大謬

孔子登東山章

這一章集註謂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一章大旨已了然但讀者須要細認如何樣叫做大如何樣叫做本如何樣是以其漸要一一尋到實處不要只將註中幾箇字空空說過了所謂大即中庸之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者是也道本如是

其大聖人適還其道之大以其體言之則無一理之不具以其用言之則無一處之不到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俱不能出其範圍中行狂狷善人君子俱莫能窺其涯涘所以在一國則高出於一國在天下則高出於天下不但諸子百家難與比擬即亞聖如顏子亦自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百世之師如夷惠亦難並其金聲玉振賢於堯舜盛於百王在孔子未嘗有蔑視一切之心而據其地位言之則有不足當其一盼者如此看方是集註一箇大字所謂本即論語吾道一以貫之之一即中庸所謂溥博淵泉所謂立大本知化育上節大字兼體用言此節本字端以體言是就大字中抽出言之本只是心但是義理融洽之心一理渾然而萬理畢具者也不是空空一箇心若空空一箇心則是佛老杳冥昏默之心不足以應萬事不可爲本切莫錯看這本既立無處不可貫位天地育萬物皆從此出猶水之有源猶日月之有明水有源而混混汩汩其流自不可限量日月有明而旁燭無礙其光自不可遏抑要如此看方是集註一箇本字然其所謂大豈一蹴可至乎其所謂本豈一蹴可至乎是有其序焉故孟子以成章後達言之而朱子以漸字解之所謂漸者與大學之由誠正修而後齊治平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同大學中庸

是行道之當以漸此是進道之當以漸故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謂成章及註漸字最明蓋行道之序如讀書者先讀[illegible]四書然後讀本經進道之序如讀書者四書也要讀熟了然後講本經也要讀熟了然後講雖同爲循序漸進然都不同須[illegible]時解有以從本至大爲成章後達者指成章爲應觀瀾節指達爲應登東山節此最謬依此說則是行道之漸而非進道之漸與慶源輔氏之說相矛盾且上節有本已是一貫地位豈可僅謂之成章至論成章工夫不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而德性問學工夫皆不是一層皆要循序漸進由小成而大成由希賢而希聖而希天如水之滿一坎後進一坎節節有成章節節有箇達求道之大處要如此求道之本處亦要如此前二節歎聖道大而有本猶顏子歎彌高彌堅末一節則猶言循循然也此是自言其願學孔子本領知言養氣四十而不動心便是成章後達樣子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無不可學之聖道亦無可驟學之聖道惟從事於子思孟子尊德性道問學知言養氣之功而細辨其善信美大聖神之節候做成了一節又進一節不患不到絕頂地位但有一說孟子這段話是爲有志聖道而

未能循序者言今之學者病痛不在不能循序漸進在未有學聖道之志束髮讀書都從名利起見非眞欲求升堂入室也故終日對聖賢書只叫得自暴自棄須先立起了這學聖道的志然後再論其循序不循序

此章註中聖人似專指孔子正孟子願學之意蒙引淺說俱云泛說不專指孔子者恐非又章首孔子二字顧麟士謂應一節蓋以登東山泰山原非實事也蒙引即作孔子登山說辛復元亦疑其實有此事恐皆未是

蒙引云首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話小註謂以登山觀海起聖門難爲言者非淺說云遊於聖人之門一句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說愚謂小註以登山觀海起聖門句固似未安蒙引淺說謂登東山四句通是形容說亦非須依存疑謂登東山二句是形容說意在言外觀海句起下聖門句

蒙引以泛應曲當爲聖道之大一理渾然爲聖道之本愚謂泛應曲當一理渾然皆是聖道之大處有本則專指其一理渾然者言之

註云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蒙引謂所積者厚如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文章外見則如所謂形著明也淺說謂成章是下學盡頭處此皆

與大全慶源輔氏之說不同丘月林曰成章乃致知力行之事註謂文章外見只是先解字面如此當依存疑爲是蒙引誤認以爲形著明則全說放驗而下學逐節工夫俱略矣況成章方是下學便以爲有本達正是造到大而有本處又只單說箇大此說尤爲誤人及蒙引淺說之非極明

講家謂成章與論語成章不同狂簡成章尚有病故須裁之此成章是成就箇片段乃中行路上走故能達此分別得是

仁也者人也節

這一章是勉人求仁仁之二字有偏言之者是以愛之理言當時猶有人知其當重有專言之者是以心之德言當時莫不以爲迂濶而不切於人自仁之二字不明於天下於是蚩蚩之衆惟知負形秉氣有知有覺之爲人而不復知人之所以爲人聰明之士則又各因其所見自成一道道益紛而天下之人益壞不知天下的人斷無有舍仁而可以爲人者天下的道斷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爲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可無的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爲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於人之身而非是倂無以爲人則曰仁也者人也故人固必有形氣使空有形氣無這箇德

可以爲人乎人固必有知覺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是有這仁方成得人有是人即有這仁仁與人原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但就靜存之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即天命之性道即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即爲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即爲道君臣父子人之倫也而合於仁則君臣父子即爲道若舍仁而言道不入於浮薄則入於煩苛不溺於虛無則適於寂滅是異端曲學之所謂道非聖賢所謂

道也是則一離乎仁不成其爲人亦不成其爲道雖侈然泰然自號曰人其實只是一團形氣耳何嘗是人雖巍然燦然自號曰道其實只是一團意見耳何嘗是道所以孟子當日有時以仁義並言有時以仁禮並言有時以仁知並言有時以仁義禮知並言總之只是一箇仁至此專提以示人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與性善之論實相表裏性之所以爲善者正以性即仁也孟子一生知言養氣無非所以求此仁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即求仁也是即孔門博文約禮家法也春秋之時人皆知重仁故孔子多言仁之可求孟子之時人不知重仁故多言仁之不可不求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聖賢教人求仁不是好爲迂濶是不得不然之事誠以非仁無以爲人非仁無以爲道也若仁可離得聖賢何苦必以此責人然空言仁之當求亦無益須實從孔孟下手做工夫處猛力向前自强不息必求到熟的地位方不負聖賢這等樣鞭策

此章有重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有重在人字者重仁重道則是踐形之意重人則是道不遠人之意明季講家大抵皆重在人字蒙引一說重仁一說重道存疑兼重仁道重仁道爲是而重仁者尤長今從之

仁字道字大全朱子謂仁則性而已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蒙引謂仁與道是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二說似不同只依朱子爲是

蒙引又云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此條亦不是仁也者人也便是合矣只是未就其合處言之耳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合而言之是責人合蒙引殊混

朱子謂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有切己言統言之分此蓋以中庸是兼言之仁孟子是專言

之仁故爾其以仁責人却一樣

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口氣原不如此互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賓意不是正貼本文

四書解義七卷

（清）李光地撰

清康熙六十一年居業堂刻本

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餘論一卷、讀論語劄記二卷、讀孟子劄記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編大學用古本。後有自記、稱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子先天之傳、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默契者。閒考鄭氏舊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大學樞要所存、似不應溷於衆目中、致啓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託於據經詁傳云云。蓋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與朱子爲難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鄭註古本、自分爲一十二章。然特聯屬其文、使節次分明、大旨則固無異。餘論一卷、闡發精義尤多。論語孟子則隨有所見、卽劄記之、但舉經文首句、標曰某章。其無所詮解者則併其章目不存焉。大旨皆主於尋求義理、宛轉發明、不似近代講章、惟以描摹語氣、爲時文敷衍地也。

安溪先生著

四書解義

居業堂藏板

注經之難難於得作者之心也漢唐以来循章句嚴訓故守之甚謹故專門者各自名家然於微言奥義往往不能無豪釐之辨至宋程朱輩出始能得不傳之意於遺經於是簡編之錯脫疑似者每以義理為之更定而學者多釋然意得惟其與聖賢之心密合爾論孟舊本列於學官大學中庸戴在小戴自宋賢而獨揭以教人大學自程子始更古本朱子遂為補傳至於中庸論孟分章解義亦多與先儒異者然朱子今本大學不獨為陸王之學者遞生駁難即當時金華諸子迄於元明諸儒雖恪守朱學亦不能無異議族父文貞公深潛純粹沉酣六經四子之書上博漢唐注疏而一以程朱折其中悲學者異疑於大學古今之異而使前賢譔聖啟蒙之心晦焉

於是沉潛考核仍其舊貫然而誠明之旨
敬義之傳其所疏通而發明者與宋賢初
無甚忽之差也其他中庸論孟章句實理
亦頗有所新淂生平屢削其稿不輕出以
示人戊戌還朝乃手定其本以貽子弟既
竟余請刻諸吳下大學曰古本說中庸曰
章段論孟曰劄記云者皆所以尊先儒而
避注釋之名不居也念惟族父以絕異之

資勤下學之功博覽衆籍而必以經為主
精研衆說而必以理為歸故能通古今之
異契聖賢之心羣經皆有論著而於易于
四子則其用力之尤勤者也前年承
命纂脩易經得
旨遂有朱子古本之復而後經翼一還舊觀
上下一德承學與聞則所謂見而知之者馥
遭遇盛時而忝獮教之任於公又辱為羣
從受知冣深今日刻其遺書思以發揚增
輝太陽于喁嗣音鐘呂則區區之誠也
康熙五十九年夏五書於江寧官舍之立
誠齋族子玉耻馥

大學古本說

安溪李光地

大學之道　在止於至善（親程子改新當從之書金縢子小子其新逆乃親逆也）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明德即性也以其得之於天而昭明不昧故謂之明德德本明也昏於氣而蔽於物學者所以明之而已民亦同有是德而舊染汙俗故又當推吾之明德以新之也性之體純粹至善而其形見於人倫事物之間故修己治人皆必止於至善然後有以盡其性此又明德新民之標準而大學教人之極致也

知止而后有定　慮而后能得

承上止至善而言爲學之基也止於至善則至之矣知止者未能至之而知所嚮望歸宿之謂也定謂志意堅定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則下文格物致知之事得則下文意誠以下之事也按自古聖賢言學未有不以立志存心爲之地者蓋志立則心自存心存則志益篤然後以之窮理而思可精反之於身而德可據也古之入大學者皆於小學之中涵養而啓發者素矣故其秀且俊者必能識所趣向以定其志收斂凝靜以安其心而不患於明善誠身之無本此節之義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也後世養蒙無具而欲遽從事於大學則無所以爲之地者故程子朱子以敬字補其闕若以此節爲立志存心端本之事則大學無闕義矣

物有本末　則近道矣

承上能慮能得而言入德之門也物即下文格物之物事即物中之事也物有本末之分事有終始之序不知則失所從事之要而於道也遠矣然必明乎萬物之所以分殊而理一而後識本末之歸察乎萬事之所以異條而同貫而後達始終之義此所以必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有下文致知格物之功也知本末終始故知所當先者所當後者而用力有要中庸所謂可與入德者也故曰近道知所先後而近道即慮而后能得之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致知在格物

承上知所先後而言大學之條目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心者又身之主也意者又心之主也故必誠其意然後可以正心脩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理矣此其先後之序皆理勢之自然然知之不至則行之必謬故又當先致知於事物之本末終始格之不盡則知之不至故又在乎格物也

物格而后知至　國治而后天下平

申明上節之意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總結上三節之意脩身爲本則家國天下爲末可知矣家者人倫切近之地言厚薄則終始可知矣此皆所謂物也格物者知天下國家以身爲本則知身心之不可以放縱苟且自私知本亂而末不得而理則知天下國家之不可以智力權數相馭矣此謂知本結知所先後之意此謂知之至結物格知至之意必知本而後爲知之至舍知本而言知至非古人之知矣

右第一章。按孔門相傳心法曰誠身而已而欲誠身者必先明善蓋善者性之實理即所謂誠也明之則知性而可以反身而誠矣誠則必動而有以成己成物齊治均平之效可致矣自夫子傳之曾子子思孟子言之若一實古昔聖人敎人之法而孔子承之也此書者曾思相與衍繹成篇名曰大學首章蓋總論大意而歸重於格物之指二章以後則申釋以究誠身之義也明誠之要曰慮曰得而必以知止定靜者先之所以示人開端立本而有德有造之基不可以不察

所謂誠其意者　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格物致知之義上章盡之故此章直揭誠意以爲明德新民止至善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人性皆善故其心之所主未有不好善而惡惡者物欲奪之然後參雜於念慮之間牽制於事爲之際而所謂意者虛而不實矣好惡之發本心甚明至於虛而不實是自掩其本心之明也故曰自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好惡之眞而取舍之决蓋以快其本心之明故曰自慊其虛其實本心之明又獨知之故謂之獨愼其獨者以本心之明察其欺本心者而克治以求其慊也意者己所獨知誠者愼之成效愼獨誠意其義一爾

小人閒居爲不善、　其嚴乎

極言自欺之弊也自欺者意不實而自欺於本心爾然自欺必至欺人蓋亦勢所必至故自其甚者言之以爲戒也言誠中形外以見中不誠者其不可掩飾於外無疑也

富潤屋　故君子必誠其意

極言自慊之效也自慊之積則不愧不怍心常平寬而體常舒泰是其德之潤身也蓋至此則已造乎心正身脩之域而明德明矣

詩云瞻彼淇澳　〻　民之不能忘也

中上節誠中形外之意而見明德新民止善之統於誠者如此也。學者格物致知之事。誠意之端也。自脩者謹獨之事。誠意之實也。恂慄威儀者。心正身脩之事。誠意之驗也。至於民不忘。則齊治均平之機。誠意之應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此以沒世不忘也

承上文而究言及民之事也。蓋誠之感於人有化之者。有處之者。誠以化之則德及人而人不忘。誠以處之。則澤及人而人益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　皆自明也

承上文淇澳之詩一節而申明明德之義也。

湯之盤銘曰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承上文烈文之詩一節而申新民之義也。

詩云邦畿千里　止於信

承上文盛德至善而申止於至善及知止一節之義也。引玄鳥之詩。明至善之當止也。引緜蠻之詩。明止之不可不知也。引文王之詩。明靜安之至。則能慮而得也。蓋穆穆者。靜而安也。緝熙者。無待思慮。自然光明繼續也。敬止者。凡日用所止無非敬德之安行也。在聖人則安安者。性之於天。故能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明誠合一者也。學者則必主靜以安其心。由明善以適誠身之路。弗慮則無

獲。弗爲則無成。故聖人者萬世之標準。而學者必以聖爲歸也。爲君以下舉文王之立人極者言之。所謂敬止者也。明必至於是而後爲人倫之至。不如是不足以言至善矣。自古聖賢以敬爲德業之本。而言敬又有體用之分。故穆穆者敬之體也。敬止者敬之用也。心純於敬則理明。事一於敬則行順。程朱以敬統知行。深得大學此章之指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此謂知本

上言明德之兼乎新民矣。故復言新民之要歸於明德。以明誠意之爲本而必先乎致知以知本之意也。無訟者。天下平之極也。然因乎無情而不敢盡其辭。則是民不自欺也。由乎我之有以大畏其志。則是誠意之感也。務此之謂務本。知此之謂知本也。

右第二章。按此章前無誠意在致其知之文。後無正心在誠其意之釋。章首又特揭誠意而於前後無所牽引。故知此章釋體獨與衆條不同。蓋以誠意爲一篇之要。與中庸之言誠身一也。其必先致其知之意。則第於章末一語發之。大指明矣。

所謂脩身　在正其心

身有之身。仍當依舊本。蓋忿懥之類。以心之發乎

身者言也苟有失正之時則其身之容貌辭氣顏色亦因之不得其正矣本文正字因心之義以說身也

右第三章○此章言身心之所以相因也朱子謂意之既誠尚有正心之功學者每疑焉於其說愚謂誠意猶中庸之戒懼謹獨也正心猶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謹獨則無不中且和矣然朱子猶曰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蓋涵養省察愈純愈密之功如此其至也觀章句上節言察下節言敬則知誠意之外別無正心之事殆亦約之精之之云爾學者宜深思焉而不

可以輕致其疑也

所謂齊其家　不可以齊其家

所親愛之類以身之行於家者言之也蓋五者之情無處不用然施始於親而情溺於近則家之用情也先而爲偏也易此身不脩之害所以於家先驗之也

右第四章○此章言身家之所以相因也按正心脩身統於誠意無可疑者若自齊家以下則本前章明德新民之義而有所謂誠以化之者焉有所謂誠以處之者焉如一家之觀型國與天下之興起非誠不動所謂化之也一家愛惡

之施一國賞罰之令天下人才財用舍衆散之權皆必因其公理而我無容私焉所謂處之也德之不修而觀感之無本固不可謂意誠事之不當則是猶有蔽於私而撓於欲者亦未可謂之誠其意也朱子所謂節節有工夫者意蓋如此後學不察以謂家國天下別有措置區畫而不統於誠意則非矣

所謂治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有兩義焉一則不出家而得其理也一則不出家而行其化也

孝者所以事君也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此節言不出家而得其理也凡言治國者不必皆君之事士大夫之服官涖衆皆是也故事君事長使衆皆以治國言之而與處家之理無異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正此意也中庸亦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能事君事長而後能使衆下引康誥專明使衆之義者於治國爲切也保赤子者慈也保民如保赤子是慈者所以使衆也保赤子者心誠求之推之於民亦衆斯心加之而已世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則亦豈必學養民而後治乎

一家仁　一人定國

此與下節皆言不出家而行其化而此一節則觀感而化之事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　未之有也

此一節順從而化之事也所令反其所好是不能推己以及人故曰不恕凡民心喻之而後其身從之不從者不喻故也○必言得其理而後言行其化何也曰非理之通安能使化之行乎老吾老推以及人之老理之通也使民興孝而因以導之使養其老化之行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在齊其家

總結上文而又引三詩以詠歎而申明之宜其家人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則其理之推也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之則其化之行也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右第五章

所謂平天下　此之謂絜矩之道

老老長長恤孤以其施於國者言也治國者養耆老則民知孝尚齒讓則民知弟收孤弱則民歸厚以是心之同推之則雖遠如天下無不同者所以君子推以度物自邇而遠莫不各有以與其善心而得其分願則天下無不平矣謂之絜矩之道者

矩之爲器以一隅而得四方君子以治國之一隅得天下之全理亦猶是也復以上下前後左右之方形明絜矩之義蓋就其身之所處而推而準之使無不各得其分者此君子待物之常由之以平天下無二道也

詩云樂只君子　失衆則失國

實言絜矩之事在乎同民之所好惡也辟者好惡之偏也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　仁親以爲寶

以財用之聚散明同民好惡之實也

秦誓曰　驕泰以失之

又以用人之得失明同民好惡之實也忠信則賢人附驕泰則士心離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生財有大道　以義爲利也

復申明財用之道而以用人結之蓋天下治亂存乎民民心聚散存乎財理財公私存乎人而所用之人善否則在乎君心義利之間而已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正此意也上文每段皆以國言之而此復結以治國所以發明平天下在治其國之指也

大學舊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爲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崖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興。遞有竄動。所不能泯然於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地）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氏先天之傳。呶呶紛拏。至今未熄。皆能灼以不惑。老而逾堅。獨於此書。亦奉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而嘿契者。間考鄭氏注本。尊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作大學者樞要所存。似不應使溷於衆目中。而致爲陸王之徒者得以攘袂扼擘。自託於据經詰傳。以售其私也。緬惟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爲多。持此有年。迴惶倚閣。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之道。蓋將取信於天下萬世焉爾。自當時晚出叛生。挾難競賁。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閉折者。則今日之聽熒於胸而援鵠已遠。爲宜直其所見。待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

問知止一節之義、與朱子異、何也。曰、下有格物致知之義。不應於此處頓出。而觀後章所謂於止知其所止者。似爲學者指示準的之語。未遽及於精微也。況大學之教。既斷自格物。而不以辨志先之。則非古人所謂嚮道而行。望道而至者。雖欲俛焉日有孳孳。安知其不適於他歧乎。故程子則曰、格物者必立誠以格之。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胡氏則曰、立志以正其本。居敬以持其志。而後義可精。如此之類。皆朱子所屢述。而日爲學者誦之。其作大學或問、尤於此惓惓焉。故愚以爲補之於經文之外。不如求之於經文之中。蓋知止有定言辨志也。觀下所謂知其所止者可見也。能靜能安言操心也。觀下所謂穆穆敬止者可見也。能慮、即格物致知之事。所謂緝熙者固其義也。但在文王則生知大聖。而光明發於聖敬之中。在學者。則必常存於敬。而後緝熙可得而言。觀詩所謂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又曰、敬之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其存心進學之表裏互發爲可見矣。若得止、則意誠以下之事。所謂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善。尤爲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足以蔽之也。蓋今日所言。皆一一本於朱子講論之學的。特章句於此節釋義偶異焉爾。

問誠意之義、有以眞與妄對者。則如釋氏不起妄念之說也。有以實與虛對者。則如朱子所謂實用其力不可苟焉以自欺之說也。有以誠與僞對者。則爲己而不爲人。對下文揜著之小人以爲說也。

此其說皆可通而宜以何爲正乎曰論首節之文意則朱子盡之矣雖然彼二說者皆不可廢蓋誠意之實用功處只是徹底爲善以不欺其好善惡惡之初心如章句或問之所云者焉爾然推其本則是平時涵養本源故所發者好惡皆得其正而有以爲省察之地究其流則君子終身之學求以自慊而已既不自欺又豈有作僞欺人之弊哉是故去其妄念者主敬之事誠意之原也實用其力者所知之切誠意之功也不揜著以徇人者所發之眞誠意之效也是三說者相爲首尾本文之義固足以包之矣易曰閑邪存其誠則誠意之原也又曰脩辭立其誠則誠意之功也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則誠意之效也

序

中庸之旨朱子推本於唐虞之相傳者至矣又考之湯誥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衷者中也恆者常也中而有常蓋上帝所降之命而民順之以爲性者也周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亦中也彝亦常也此詩言性命之理與堯湯同歸者也惟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有常而不變故其發見於事物流行於日用者莫不肖其本然之故因性之中也故道亦中而無高遠難行之事也因性之常也故道亦常而無新異可喜之跡也聖人之教所以建人極而萬世不能易者豈不本於是哉子思子作書之意蓋預知夫異端之說將起而性道之正將離也故一傳爲孟子遂顯揭仁義之言以與楊墨告子相觝然猶不能遏其衝迄於周衰諸子雜亂至漢晉以後而佛老迭爲性命之宗求道者舍是莫適矣程朱三子生於千數百年之後躙中庸之庭而入其室於是二氏之道寖息而孔子之道漸著蓋孟子捄之未亾之前而程朱存之已壞之後以三子之爲功大益知子思子之爲慮深也二程於中庸未成書然朱子之道卽二程之道也首章之義是朱子所以繼絕學承聖統者學者於此有以得其源流指趣則列聖之傳可識而於全篇之理亦思過半矣（光地）讀

章句五十年然後能明首章之說竊觀近代講解之所由誤蓋自宋元之間而已失之是則七十子未終而大義乖道之難明易晦也如此哉是編也於章段離合之間雖頗有所連斷然其義所自來則皆竊取朱子平生之意深於此者或能諒焉惟其學之不逮行之不修恐不足發明先哲之緒餘於萬一此則私心之所愧懼也夫

中庸章段

安溪李光地私記

天命之謂性　脩道之謂教

天有本然之理焉而其流行而賦於物則命所由名也人物得其理以有生如受天之命者是之謂性性者生理之具於心者也理具於心必發見於日用之間如循之以出者是之謂道道者人所常行之路也因吾所常行者而脩飭之檢攝於身心之微防範於事爲之著始於庸行之謹而終於人倫之至是之謂教教者聖人以是教人而人由之者也

道也者　恐懼乎其所不聞

此下皆脩道之事也道之得名雖曰事物當由之路然其體則性也事物有時而不交性體無時而可息須臾之頃偶然離之則天命於是而不行矣使其可離則豈道之謂哉不睹聞者己所不睹聞也君子心存惕畏其於事物之交見聞所及固有所警觸而不忘雖不睹不聞暫焉無感之頃而戒謹恐懼未嘗懈弛蓋主敬以存其誠之學也不睹聞即須臾

莫見乎隱　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微者動而交於事物之始人之所不見也然獨知既不可欺而發見亦不可掩則莫顯見於此矣

是以君子謹審善惡之分不必待言行之顯著也即介焉獨知之際而必致其謹焉蓋精義而察其幾之事也獨即隱微

喜怒哀樂之未發　天下之達道也

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率之則爲道無非理也惟其麗於喜怒哀樂以行則理與氣雜矣惟方其未發也氣未用事而一理渾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及其發也以理爲主而不動於氣各中其節則謂之和中乃性之存而道所從出故曰大本和乃率性之用而人所共由故曰達道君子所爲戒懼慎獨者欲其存之厚而發之當也

致中和　萬物育焉

自動以極於靜無一息之不敬則性體存存而中無不致矣自微以達於顯無一事之不謹則義理周流而和無不致矣天地性之本也萬物共此性者也位謂七政順山川寧之類育謂各得其理以遂其生也致中則誠敬之至有以合乎天德而格乎天心故天地自我而位也致和則豫順之至有以通乎物情而協乎物理故萬物自我而育也蓋性貫終始而流行道則應物而發見者爾故中之分雖屬乎未發實則無時不在而和行乎其間如天地之化長流而萬物生於其際此心學之精縕

古今聖賢之所傳也

右第一章○此章爲一篇體要自第二章至末皆所以發明推廣此章之旨也首節性道乃理義之源性具於心道見於事心在內故必敬以直之是大本所以立也事在外故必義以方之是達道所以行也然敬者動靜無息而以靜而常存者爲敬之純義者顯微無間而以微而必察者爲義之精此周子所謂寂然不動之誠動而未形之幾朱子解釋此章蓋用其意也

仲尼曰　小人而無忌憚也

首章中字專以體言此中字兼體用言蓋合中和之義以言中也庸常也以性言則爲恒性以道言則爲常道久而不易平而無異者也中庸者其理原於性命其事顯於道教然體之則在乎人而已若上章戒懼謹獨之君子則既存君子之心矣而能靜而敬動而謹無時而不中此所以爲中庸也小人之心與君子異是以不敬不謹無所忌憚此所以爲反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言久矣則有初之稱也故程子斷自世敎衰民不興行

右第二章○此章兩引夫子之言中庸者蓋標名

篇之指以起作書之意

子曰道之不行也　鮮能知味也

性之大分智仁而已天命同賦而氣質有偏故有智者愚者賢者不肖者然自聖人在上而道行且明則雖氣質不齊而皆有以範於中道故夫子言今日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以智者愚者無踐履之功而安於知之過不及也若道之行必無是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以賢者不肖者無開明之效而安於行之過不及也若道之明則無是也鮮能知味又就智愚賢不肖者而慨息之蓋上雖無教化而道未嘗離於日用苟行而著習而察則凡

有性者皆可以與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引聖言以起下之大智蓋莫能行道則智者愚者有終於過不及而已矣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其斯以爲舜乎

自用其智者無躬行之實故也智者過之是也舜不自用其智虛受善擇必實措之於事而後已焉此以行而善其知者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　而不能期月守也

引聖言以起下之大賢蓋其曰予知者皆不智者也果智則不自納於罟擭陷阱之中矣果智則不至於擇中而不能守矣莫能明道則賢者不肖者有終於過不及而已矣

子曰回之爲人也　而弗失之矣

自用其賢而於中庸擇之不精則不能朞月守矣賢者過之是也顏子擇之也精故得一善而遂固守此以知而善其行者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中庸不可能也

引聖言不可能以起下之大勇均言分以與人也三者皆勇之事然苟未合於中庸則皆氣質用事而與賢知之過者同也

子路問强　而强者居之

而强者汝之强也子路自恃其勇而問强故夫子還問之謂是南北之强抑是汝之所謂强與然南方之强猶有君子之風而北方之强則正子路所謂强也故其鼓瑟而有北鄙殺伐之聲者以此

故君子和而不流　强哉矯

南北之偏者氣習之拘也君子之道者中庸之至也中庸之至蓋知之眞守之確不藉乎血氣而常伸此以明行交盡而善其勇者也和而不流處俗而不自失也中立不倚則有以立身而矯俗矣至於治而不變素守亂而守死善道則又極乎出處之大節而不可奪此四者自易而難然易者其基

也自其易者勉之則行有本末而將無難能之事矣後章自行乎富貴而貧賤夷狄患難論語自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推而至於造次顛沛皆此意也

右第三章○此章申明首章天命謂性之義性有仁義禮智然舉其綱則智仁而已勇者貫乎智仁之間者也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所稟之偏也仁智合一則天命之本聖人之事也舜以實行而爲大智顏子以眞知而爲大賢惟其合一是以不偏至於夫子所以告子路者則又矯正習俗變化氣質以復其性之道也

子曰素隱行怪　唯聖者能之

道者人倫日用之理而已素隱行怪者過於人倫日用之常者也半塗而廢者不及於人倫日用之分者也深探其賾則隱怪者終有欺世盜名之心半塗者不無舍己徇人之失惟聖人者以中庸爲依歸下學上達本無求知之心故知命樂天自無悔恨之意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察乎天地

以君子之道明索隱者之非也蓋索隱者求道於人理之外而道實無隱也費者施與周給之稱天命之性遍賦萬物故雖夫婦之愚不肖莫不與知與能然充此理之分則聖人天地不過體是道者

而亦不能盡也夫聖人天地有所不盡大莫能載可謂高深微妙之至矣而即夫婦之所與知與能小莫能破則初無隱也極之物類之細而性命各正發見流行無非是者故君子之道就其見端於夫婦者而推其至焉天地之間皆是理之昭察而已何隱之有哉

子曰道不遠人　君子胡不慥慥爾

引夫子之言明行怪者之非也蓋行怪者出乎人情之表而道實非遠也即人而道在故君子以人治人即人情而道近故忠恕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即忠恕之道也不出乎人情之中故其德庸德也其言庸言也言行交脩慥慥篤實殊無虛詭之行

何怪之有哉○所求乎子者則以之而事父所求乎臣者則以之而事君所求乎弟者則以之而事兄所求乎朋友者則以是而先施之四者皆所謂君子之道

君子素其位而行　反求諸其身

又以君子之行道明半塗者之非也所行爲塗所居爲位位有順逆則塗有險易故或因之而廢者有矣若是者心移於外物故也素位而行無順無逆皆有以自得故外物之至天時人事皆無所怨尤然則塗有險易而君子居之皆易也且將遇[illegible]

而反身脩德焉何靡之有哉

君子之道　辟如登高必自卑

隱怪者騖於高遠而不知道之基半塗者溺於卑近而不盡道之分惟君子充其分於高遠之域而專其基於卑邇之間所以爲中庸之極也

詩曰妻子好合　父母其順矣乎

引詩及夫子之言以申卑邇高遠之意常棣之詩言兄弟之愛而終之以妻子者明必妻子之合如琴瑟之同調而無異聲然後兄弟之樂且耽慕以終身而無倦厭故宜爾室家者在乎樂爾妻孥也夫子又推其意以爲所以順父母者在是此道所以造端夫婦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可識矣

子曰鬼神之爲德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又引夫子之言以申卑邇高遠之意天地曰神人曰鬼人爲天地祖宗所生則其神通爲一體是鬼神之體物不遺也惟其體物故此之動也彼實使之彼之至也此實召之使之者不可度者也召之者不可射者也是其微之顯而德所以爲盛也誠者德之實也天地人渾然合一之理誠實不妄者也此見道所以察乎天地而自邇而遠自卑而高之極致也

右第四章○此章申明首章率性謂道之義或求道於性之外或不盡其性於道之中皆過與不及之弊也故首引夫子之言隱怪半塗者而推論其意以見自近而遠不可過不可不及自夫婦居室極而至於天地鬼神然後道之始終盡也然首言夫婦之知能者則曰費而隱終言鬼神之德則曰微而顯惟鬼神之德之微而顯而根於人倫故知夫婦之道之費而隱而察乎天地也此又互相發明之旨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故大德者必受命

祿位名壽天之所命而惟大德足以致之舜之德至於動天是爲能充孝之量者所以謂之大孝○

孝亦德之一事也而以德爲孝之目何也曰仁者德之首孝者又仁之首也故其發之也最先而統之也最全惟發之最先也故凡脩德之事皆自孝而推之也惟統之最全也故凡脩德之事皆所以成吾孝也此章主孝而言故必大德而後謂之大孝必至於格天而後謂之大德

子曰無憂者　無貴賤一也

達乎諸侯大夫士庶之禮專指上祀言之也其言葬以大夫祭以士者起下葬以士祭以大夫之意即推其上祀者之所達也不言父爲大夫子爲諸侯父爲庶人子爲士者其事皆至少故舉中以包

之也又言喪禮者亦以證明祭禮之意蓋喪禮之殺自下而上以貴者之職煩也祭禮之殺自上而下以賤者之分卑也然三年之喪則必達於天子而無貴賤之殊故上祀之典亦必達於士庶而無貴賤之異父母之恩情之至也以孝治天下道之極也此周公制禮之意也

子曰武王周公　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自脩其祖廟至燕毛祭之始終之序也蓋潔治堂室陳設器服備具籩豆皆預期之事也敍羣廟昭穆之主辨助祭貴賤之班授奔走執事之職皆方祭之事也飲福酒則酬於塒綏後祿則燕於寢皆祭將畢及既畢之事也上言祖廟者七廟之主將合於太祖之廟故特脩之也下言宗廟者統羣廟之主敍其位次故系之宗廟之禮也凡此皆春秋時祭也下宗廟禘嘗之禮與郊社並稱者則并包大禘大祫之祭也天地雖大遠祖雖遠然自父母推之皆一氣之續爾故言孝之至者又必推及於此而因歎息其義蘊之深也

右第五章○此章申明首章脩道謂敎之義蓋前所言道自子臣弟友至於鬼神盡矣然能極乎子臣弟友之分以至通於神明者則非聖人不能故列引舜文武周以立之極皆始於孝弟庸行而終於格天受命饗帝饗親之盛此聖人之脩道是以爲後世法者乃敎之所由立其餘則必由敎而入也

哀公問政　不可以不知天

統而言之脩道以仁則五倫皆用仁矣析而言之則親親之屬父子兄弟是也主於仁者也尊賢之屬君臣朋友是也主於義者也親親有殺自仁而卽於義也尊賢有等自義而卽於仁也禮者進反於仁義之中故等殺於此生焉合而言之皆仁也仁莫先於孝故脩身者不可以不事親仁者人也所性而具者也故事親者不可以不知人仁之所從來則天地生物之心是已故知人者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則智也智爲仁義禮之原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者是也

天下之達道五　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五親親尊賢之條目也先君臣者對君之詞也達德三仁義禮智之約名也行之者一欲公以誠心爲之本也

或生而知之　及其成功一也

上文變四德言三德者以性之綱惟智仁學之功惟知行而勇則其所以强此者也故遂言知行之

等有此三者而其究同歸焉按家語則夫子告君之言止此後又因問而更端之詞也然前後之言雖互有詳略其大指則皆相爲發明而已

子曰好學近乎知　知恥近乎勇

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矣其初則近之而已三者學利困勉用力之要也按先儒言學以知行盡之然其端本則在立志立志即知恥之謂也知行非志不成志之所至則氣亦至矣此勇所以與知仁列爲三德也

知斯三者　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以上皆言脩身之事至此將言爲政而以此起之

蓋脩己治人初無二理下文所謂九經者不過達道之推而廣其所以行乎九經者亦不過達德之擧而措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懷諸侯也

凡此九經皆天子諸侯可通行者故以爲天下國家槩之雖爲政而不離乎脩身故脩身爲之首前言親親尊賢者所以脩其身也故先親次賢自身之切者而推之也此言尊賢親親者所以施諸政也故先賢次親自政之切者而推之也以懷諸侯告公者古者邦交大小相維各有懷諸侯之道也○道有五然以親親尊賢二者統之經有九亦自尊賢親親二者推之故敬大臣體羣臣者尊賢之推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者親親之推也懷諸侯則或爲兄弟昏姻之國或爲明德宗功之裔親賢兼之者也

脩身則道立　則天下畏之

聽不擇則易惑任不專則易貳

齊明盛服　所以懷諸侯也

上言脩身之要在智仁勇而此復以威儀動作言者亦就爲政而臨涖者言之也害賢莫甚於讒其次色其次貨故三者除而後能貴德矣好惡猶苦樂也同其好惡謂吉凶休戚無不共之也蓋施之

親者有此三等尊位則其賢者也重祿則其尤親者也同其好惡則通而行之者也敬大臣獨以官盛任使言者蓋使之無所不統以重其權不親微細以褻其體且使之得以專心職要而責其效也忠信則心得以自通重祿則力得以自盡時使使其爲有餘力薄斂使其藏有餘貴省事頻則功勸餼稟平則效著嘉善而矜不能者爲其自遠而至故其有行能者褒優之不能者亦有以收恤資助之也繼絕擧廢則無兼併之事治亂持危則無傾覆之謀朝聘以時則禮不瀆厚往薄來則交可繼此皆三代盛時邦交之道而春秋反之者也○脩

身則志氣清明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可以尊賢尊賢則知人作哲官不及私祿不豐厖而可以親親自此以下皆有相因之勢焉詳玩可知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脩身立政皆當以誠爲本

凡事豫則立　道前定則不窮

以上皆言爲政之事至此將復反之於身而以此起之以素而應卒執往以御來者謂之豫道者術業之稱也

在下位　不誠乎身矣

此自治民而推本於明善誠身皆所謂豫也告君而言在下位者因其言皆反說故借在下位者明之對君之詞也蓋治民者上下所同也臣之獲上信友如君之取人信友之在順親如取人以身而脩身以道順親之在誠身如脩道以仁誠身之在明善如以仁事親之必先於知人知天故其事可以相明也誠明即前之仁智然對明而言者偏言之誠也包明而言者專言之誠也與仁之義一也此節申前文爲政在人以下之說

誠者天之道也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天人即前知天知人之所知者也天者實理所自來人者具此實理而務復其初者也惟聖人之於天道則無間故皆謂之誠者其餘則必盡乎人道也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偏言之誠也然總爲誠之之事專言之誠也此節申前文生安學利困勉之說

博學之　人十能之己千之

此節又申學利困勉者用功之要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此節又申知之一成功一之說

右第六章○此章引夫子告君之言雖以繼舜文武周之後明道教之統然實全書之樞紐根氐也蓋此書前半篇發明首章性道教之源流後半篇發明首章致中和之功化而此章達德達道三知三行即性道教之實也誠明二字即中和之實也蓋此章者夫子傳心之典故凡曾子子思孟子之所述皆淵源於此焉

自誠明　明則誠矣

德無不實而理無不明者所性之體然也明乎善以復乎其初者立教之法然也德實而理可明理明而德可實二者原不相離也

右第七章○此章蓋總結上章夫子告君之言而約其旨夫子言一爲知仁勇之本是誠則明也言明善以誠其身是明則誠也學問之道雖由明善

之教而入而必求端於性之德者孔門之宗也

惟天下至誠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卽聖人也以性言之則曰至誠承上章自誠明謂之性而言也性者誠而已矣誠無不至故性無不盡而性者天地所賦於我與民物共之者也舉斯心而加諸彼可使人皆得所焉是所以盡人之性者在是也推恩以同仁可使物咸若焉是所以盡物之性者在是也體信以達順可使陰陽得其理而和焉是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在是也至於與天地合其德則人極建而與天地並立而爲三矣然此數者皆謂一誠之所周貫若其所以措置經緯之實則下章議禮制度考文之屬是也蓋盡性盡道雖非兩事而有體用之分程子所謂有關雎麐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者此也

其次致曲　故至誠如神

此言誠之之事曲者一隅之謂致則孟子所謂擴充是也曲能有誠則亦至誠矣誠於中必形於外漸而著明則充實而有光輝也誠而不動者蓋未之有漸而變化蓋遷善而莫知爲也至此則亦能盡人性物性而功用流行矣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然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則非盡性者不能也

至誠性與天合故其心與天通氣機之動自然先覺蓋所以幽贊神明而匡濟民用者在此此贊化育參天地之至微妙者故特舉而言之

誠者自成也　故時措之宜也

誠者性分所固有故曰自成道者職分所當爲故曰自道然道者著於事物者也誠者事物所以終始不誠則事物無以成終成始而道不虛行故君子必誠之爲貴也體此誠之謂仁能推此誠之謂知既體此理自然能推是仁固性之德而知亦性之德也是乃合物我內外而無二道者所由以時措之人物而皆宜也此一節釋至誠能盡性而盡人物之性之意言盡性者盡道之本故莫先於盡性而性分原不遺於物故能及物也

故至誠無息　無爲而成

無息者至誠之性體也自强不息而至於久則亦至誠矣徵者驗於外也形而著明者是也博厚高明悠久盡其性之分量自然有此規模氣象也載物覆物成物者盡人物之性而至於贊化育也配地配天無疆者贊化育而有以參天地也是皆至誠之能事而不息者亦如之故其形著明也不待表暴而自章也其動變也不待振作而自變也其化也不待作爲而自成也此一節釋致曲而能有

誠以至能化之意言能不息於誠則有自然之驗以至於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而非自外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純亦不已

不貳者天地之誠也博厚高明悠久者天地之徵也至於生物不測而無不覆載則其化不窮矣天地之爲天地在生物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在不貳推其不貳是以不已至誠無息故也以文王之德之純配之明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也此一節推原聖人與天地性眞之合以終章首參贊之義而以文王實之也

右第八章○此章承上章而言誠之極至以結首章所謂中也蓋以誠盡性則大本立而有以合天地之德故其效至使天地位焉贊其化育則天地所以位而與之參焉者又極其合德之量而言之也盡性者其存誠無須臾之離故其體則久而不息蓋可久者聖人之德天之所以爲天者此也

大哉聖人之道　至道不凝焉

聖人卽至誠也以道教言之故曰聖人承上章自明誠謂之敎而言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聖道之行有以茂對時而育萬物故其功化之盛巍然際乎天地之間也此自其規模言之故曰洋洋禮儀威儀則自其節目言之故曰優優其人卽聖人凡作者述者皆是也至德則前所謂盡性者有至誠之德然後聖人之道凝於身而行於世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其此之謂與

道問學所以學聖然必先以尊德性者有德而後道凝也致廣大極高明者心包乎萬物之外而出其上溫故敦厚者心行乎事物之中而篤其基以其屬於心性之分故皆爲尊德性之事盡精微知新者析理精而加精道中庸崇禮者制行謹而加謹以其屬乎事理之分故皆爲道問學之事尊德性而後可以道問學者誠則明也根上章之意也道問學而莫非尊德性者明則誠也乃此章之本指也夫能尊德性道問學則道凝矣故其行也雖與時位消息然而窮達治亂道無不存出處語嘿惟義所在要皆爲盡道之聖人不以時位而有所加損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　不信民弗從

禮度文合之皆禮樂也禮樂合之皆禮也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蔽之矣如夏殷周之典禮樂達乎天下是斯道之行也周監二代損益大備故雖以夫子之聖而一於從周固其恪守爲下之分而實文武周公之道寔所過矣文之在茲蓋夫子所以自任者也此一節釋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

行之意言文武周公作者固行也夫子述者亦行
也皆所謂有至德而道凝者也
故君子之道　而徵有驗於天下者也
此君子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意實指夫子
而言也本諸身者求諸德性之本徵諸庶民者驗
以當世之宜考三王建天地則參以已然之法象
而理不差質鬼神俟後聖則擬其自然之符契而
神不二理之不差則知人知天矣天且不違而況
鬼神乎蓋天者百神之宰鬼神不能出於天地故
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三王者

百世之師後聖不能出於三王故也此問學之極
功聖人之能事故有位者得志加於民則禮度文
是也有德者脩身見於世則動言行是也容貌威
儀動無非禮處物治事行無非度聲音辭令言無
非文故容比禮而節比樂聲爲律而身爲度也振
鷺學校之詩也學者不厭故曰無惡教者不倦故
曰無斁此皆以切夫子之一言一動爲萬世師蓋
不待有議禮制度考文之權而百王之禮樂在是
矣是以友教洙泗之間成就人才於斯爲盛所謂
德博而化天下文明者非夫子誰歸哉此一節釋
道備於身則居上爲下無所不宜之意

仲尼祖述堯舜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其所以考諸三王而不謬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其所以建諸天地而不悖
無不覆載者衆理萬事之兼該錯行代明者衆妙
萬善之時出此皆仲尼之道之大也然皆其德之
至者爲之故又言萬物並育於覆載之中而不相
害道行乎四時日月之交錯而不相悖皆小德之
川流也其於穆不已存乎時行物生之先則大德
之敦化也天地之道之大由於天地之德之至故
知天地之所以爲大者而仲尼可知已此一節推
原聖人與天地道化之同以終章首發育峻極之

義而以仲尼實之也
右第九章○此章承上章而言明之極至以結首
章所謂和也蓋以明盡道則達道行而有以成天
地之功故其效至使萬物育焉發育萬物則萬物
所以育峻極于天又極其功化之分而言之也盡
道者燭理無毫末之差故其川則大而無外蓋可
大者聖人之業天地之所以爲大者此也
惟天下至聖　足以有別也
至聖承前章聖人言也聖人者明之盡者也故言
德則以智爲首而又各就衆德之分見者言之也
然於分見之中而又各有表裏之分聰明在外然

聰藏而明發也睿知在內然睿發而知藏也以下四事莫不皆然聰明睿知者謂先之智也文理密察者藏用之智也蓋冬者萬物所以終始故其德首尾見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行而民莫不說

溥博淵泉以所存者言之溥徧則博大博大則淵深淵深則有本有本則又周流而溥徧矣其義又自爲表裏終始也時出卽上文之四德發而皆中節者是也見言行卽上章之動言行也莫不敬信說者和之應也聖人之道其盛如此而皆其德之溥博淵泉者爲之也故曰誠則明矣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故曰配天

聲名洋溢卽前段有譽於天下而極言之其所指者當謂文武周公道化盛行之時然亦有以決仲尼之若是也

右第十章○此章承前章聖人之道而指其所發之盛以終中節之和之義極至於血氣尊親則所謂順萬物之情而能使萬物育者此也

惟天下至誠　夫焉有所倚

至誠承前章至誠言也至誠者誠之至者也故就一性之存主者言之而下文贊其德則又以仁爲首也經綸者言其誠之無不流貫非指事爲設施之迹也大本者未發之中也誠存則大本以此立而經綸從此出矣然性者命於天天命流行而化育萬物者又性之本也知其性則知天故可卽是而默契焉無倚言其中之至也有妄故有倚无妄則何倚之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淵淵浩浩皆未發氣象也仁者誠之蘊故先曰其仁退藏於密故曰其淵體大無外故曰其天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天德卽前章所謂不已之命而文王以純德合之者是也至誠之德其妙如此而惟聰明睿智有以

達之故曰明則誠矣

右第十一章○此章承前章至誠盡性而指其所存之神以終未發之中之義極至於上達天德則所謂合天地之德而能使天地位者此也○前兩章先言至誠後言聖人此兩章則先言至聖後言至誠前由體以及用此則自用而歸體也中和之相爲體用而和歸於中者亦猶是而已矣

詩曰衣錦尙絅　溫而理

前言誠以及於明言明而歸於誠則誠者學之要也是以君子之學文不著而闇然蓋務實而不近名專內而不徇外其心一於誠而已矣然闇然之

中章者自不可掩故至淡至簡至溫而不厭而文且理焉誠明相生自然之理也

知遠之近　　可與入德矣

知遠之由近則用心於近矣知風之有自則用心於自矣知微之莫顯則用心於微矣此下學立心之始入德之方也

詩云潛雖伏矣　　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凡四引詩皆承微而顯之意而其功益深其效益大蓋內省者檢察之密也敬信者存養之厚也不賞怒而勸威者所感之深也篤恭而平者所存之神也○內省則首章之謹獨也敬信則首章之戒懼也喜怒而至於不用喜怒則和之至恭而至於篤恭則中之極也首章以功夫言則自體而用此以成德言則由淺而深也

詩云予懷明德　　至矣

德至於不顯則無以加故歷引詩以贊之然無聲無臭者非窈冥玄默之謂蓋天命之體純粹以精其心則普萬物而無心其用則利天下而不言淡然無聲臭之可窺也此天德之所以爲至誠而達乎天德者於是爲至也

右第十二章○此章與首章之義相首尾而總結全篇之意蓋首章論體道之要而曰不睹不聞曰隱曰微推本於未發之初求端於方動之際皆所謂不見是圖自訟而自脩之非人之所能與也所以然者天命之性其本體原若是也是以學問之事僞則炫於外誠則一於中炫於外則表暴而有迹一於中則收斂而無形自立心之始至於盛德之至雖淺深高下不同而其心則一故聖人不顯之妙與天合德然方其闇然淡簡卽無聲無臭之體而達乎天德之基也此書以中庸名篇者此理原於性命行乎道教惟其誠實而無妄是以至中而至常學道者以誠實無妄之心求之則內無隱怪之慕外無功利之貪淡泊平常無聲色臭味之可娛悅然後可以明庶物察人倫而返乎性命之眞矣故無聲無臭者微妙之至卽中庸之極也

中庸餘論　　　清溪李光地

性也情也心也皆主於人而爲言者也在天則但曰命尊天之辭也雖然易傳有之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有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則天有情又曰天德曰天地之德德卽性也則天有性是數者皆假人之所有以名天地天人之理一也性則太極也太極動靜而情與心見矣然則何不曰性而曰太極亦尊天之辭也朱子之釋太極也曰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又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惟爲造化之樞紐也斯所以爲至極之義也惟爲品彙之根柢也斯所以爲標準之名也今夫物之有樞有紐皆其旋動

之宗挈繫之本也天地之顯設者曰象默運者曰氣其靈妙者曰神性不可以象定也不可以氣定也并不可以神定也而實神之所以妙氣之所以運象之所以設乃其所以主張綱維居無事而推行是者言天至此則無以復上之故曰至極之義也物之有根柢也種也其所生之實雖千萬之繁莫不肖而似焉天地之性萬物之所肖而似也故人則具體而微物則或但有其一體要皆以天地之性爲性而終古不易如有所望以爲正所則以爲平者故曰標準之名也惟其有所以爲性者德者是以流行而賦於物則謂之命矣物各受其所賦則爲人之性物之性矣論

道者斷自天命如作易者斷自兩儀太極之縕不可得而聞也默而識之可也

元亨利貞天德也元之氣爲春其職生亨之氣爲夏其職長利之氣爲秋其職收貞之氣爲冬其職藏人之生也得乎元之德以爲仁得乎亨之德以爲禮得乎利之德以爲義得乎貞之德以爲智及乎感於物而動也由仁而發則爲惻隱由禮而發則爲辭讓由義而發則爲羞惡由智而發則爲是非故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也仁義禮智者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情也性情皆道心也達乎天德者也雖然理乘於氣而行故道心麗於人心而發

人心者愛也惡也欲也懼也愛之發爲喜惡之發爲怒欲之發爲樂懼之發爲憂人心動而吉凶判焉是故喜者吉之根也怒者凶之根也樂者吝之根也憂者悔之根也必也愛而仁斯其喜也道矣惡而義斯其怒也道矣欲而禮斯其樂也道矣懼而智斯其憂也道矣必也動乎惻隱是謂愛而仁矣動乎羞惡是謂惡而義矣動乎辭讓是謂欲而禮矣動乎是非是謂懼而智矣必也由仁而喜也道斯有所吉矣由義而怒也道斯無所凶矣由禮而樂也道斯無所吝矣由智而憂也道斯無所悔矣吉凶悔吝之介興衰治亂之幾也是故喜者治之象也怒者亂之象也樂者

盛之象也哀者衰之象也必也喜而仁斯治可致矣怒而義斯亂可止矣樂而禮斯盛可保矣哀而智斯衰可興矣禮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樂者先王之所以飾樂也兵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刑者先王之所以飾哀也必也禮而行於仁斯喜可以致治矣樂而節以禮斯樂可以保盛矣師而出以義斯怒可以沮亂矣刑而析以智斯哀可以扶衰矣是故喜怒哀樂心之機學之要也自此而上則通於天君子以之順性命之理焉自此而下則達於世君子以之持氣數之權焉

喜樂陽也怒哀陰也喜極則生樂怒過則生哀以類

相生者也哀生喜樂生怒反類相生者也雖然哀生喜也易致樂生怒也難持心滿則愈不足也氣滿則愈不制也智昏則愈不思也是故怒生哀哀生喜亂而向治者也喜生樂樂生怒治而入亂者也善檢身者不於樂生怒之時而於喜生樂之際

木金水火統之者土也仁義禮智統之者信也愛惡欲懼統之者思也喜怒哀樂統之者和也是故誠則仁義禮智存矣思則愛惡欲懼正矣和則喜怒哀樂平矣上周流終始而旺於四時之季四時之季者相生之界也故愛欲惡懼相生之界則當節之以思也喜樂怒哀相生之界則當節之以和也節之者謂遲焉而勿容遽也節之以思則理明而氣定節之以和則氣定而理明

木火金水運而木德常伸仁義禮智行而仁道常貫故愛惡欲懼之叢生欲其愛心之常在也喜怒哀樂之雜發欲其喜氣之常流也

四德主於貞五常妙於智是故懼者平惡而節愛欲者也哀者殺怒而生喜樂者也憂懼亦情也而君子以制其情焉

是非與懼同位知是非則知懼矣怵惕而後惻隱是仁之情生於懼也恭而後敬是禮之情生於懼也羞而後惡是義之情生於懼也懼者衆情之攝也生人

之命也小人爲畏威學者爲畏義君子爲畏天

喜而懼則不至於樂矣樂而懼則不至於怒矣怒而懼則不至於哀矣哀者必懼故能生喜也

人心者愛惡欲懼也外物引之故危道心者仁義禮智也形氣隔之故微精以別之則不雜於物而人心可安矣一以守之則不已於命而道心可著矣精者所以審於幾也一者所以存其誠也中庸誠在幾先虞廷則自精而一何也中庸首言性故以性爲主而必存誠以立其本也虞廷首言人心故以人心爲要而必審幾以謹其動也二者之功交養互發故中庸卒章內省則精也敬信則一也猶虞廷之指也典謨

卒章惟時則戒懼也惟幾則謹獨也猶中庸之指也形色天性也本無精粗者也然性純乎理由理而動則天下之公也形梏於物交於物物與物對而私生矣心者神明知覺妙乎形性者也指其根於性而發則道心也指其雜於形而發則人心也人心者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是蓋道心之所以兼體而不離同流而不息者非惡也危焉而已危之云者謂其一蹴而至於惡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而天理滅焉則大惡至矣是故人心非惡而惡由是生孫卿因是而累性非也佛氏因是而黜形亦非也

允執厥中其言中之原乎在心則渾乎性命之真夫爲有所倚在事則卓乎義理之正旁行而不流皆執中之謂也兼中和之義者也君子時中亦然言其貫動靜通行止合內外而無時不中也說者以達變行權爲時中失其指矣

言中肇於唐虞庸之義於何起也曰舜言允執其中矣而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不詢之謀勿庸夫言必有稽謀必有詢皆求道於庸之謂也故夫子稱舜之智自好問好察邇言以至於用中不言庸而庸之義具矣

聰明而優於知者啓以道之中未必契愚者則又不可曉解也故必使之從事於行則智者以躬踐而漸就實愚者以率教而漸知方因行而自有得於知矣淳實而篤於行者抑以道之中未必返不肖者則又不可檢束也故必使之從事於知則賢者以講明而漸就正不肖者以聞義而漸格非因知而自有得於行矣蓋智者高明非不能行賢者篤志非不能知故但因其所短而補之也愚者多純厚未必不能行不肖者多聰慧未必不能知故又因其所長而用之也教化盛時隨材造就所以使民不失其性而咸協於中者如此及王道之衰教化既微則任其氣質之偏而有四者之弊智者不行故過於智愚者不行則益其愚賢者不知故過於賢不肖者不知故重其不肖是以觀於民性之失有以知夫道之不行不明也道之不行不明故人有過不及之偏自人有過不及之偏而道益以不行不明矣始於王澤之竭學校之衰而成於學術之分俗化之敝人能弘道故在上與在下者皆交有責焉

知仁爲性之德固已勇者氣也何以謂之德也曰三德皆根於誠者也仁者誠之厚智者誠之通勇者誠之强博厚高明悠久之義也皆根於誠則同爲性之德也明矣仁義禮智信無勇何也言信則勇在其中也信即誠也誠者實也勇者果也草木之成者曰實又曰果皆確然成就而不虛之稱也志之決矣氣亦

詶焉非誠之至而能與於此哉

夫婦之所知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非兩端也一事而已就一事言之夫婦所知能者此也聖人所不知能者亦此也非其充周著見之至則夫婦何以易非其精深微妙之極則聖人何以難此君子之道所以爲費而隱也雖然精深微妙者不離乎充周著見之中此君子之道所以卽費卽隱而別無隱之可索也夫聖人之聖也天地之大也其知其能豈得與夫婦同然而道卽夫婦之道也天地之道著察於夫婦故夫婦之道著察於天地也旣曰著察則但有大小之殊分而無隱顯之二觀彼舍日用而求之窈冥玄默之中安能和同天人之際哉

四方北爲幽四時冬爲幽一日夜爲幽四德智爲幽五倫夫婦爲幽幽者顯之基是以君子之學謹於獨知君子之行防於暗室也

父子兄弟緣夫婦而有故爲家道之先父子兄弟以有夫婦而疎故爲齊家之始

人倫卑邇者也天地鬼神高遠者也然就人倫言之又自有遠邇高卑之異君臣朋友遠者也一家之親近者也必順親而後可以信友獲上是行遠自邇之意也就遠者言之則堂廉之分比朋遊之好又爲遠且高矣就近者言之寢門之節比同懷之驩牀簀之

暱又爲遠且高矣就兄弟妻子言之則妻子又爲近卑然必信友而後獲上妻子合而後兄弟翕兄弟和而後父母順是登高自卑之意也蓋父母於子無不愛故其心常欲兄弟之和而人之於兄弟亦無不少而相樂者自有妻子之後而不能必其同心於是兄弟之懽日薄而且相怨尤者有矣故必曰妻子之好合如琴瑟之同調而無異聲然後兄弟和樂且耽嗜以終身而無倦厭也又重申之曰宜爾室家者在乎樂爾妻孥而已夫婦之爲齊家之本者以此

鬼神者人倫之推也祖宗自父母而推者也天地自祖宗而推者也羣望自尊長而推者也聖賢明祀自師友而推者也百族庶類之祭自胞與而推者也

鬼神者雖有屈伸之異名然其爲神則一也天地日月山川常伸者也祖宗先聖先賢旣屈者也常伸者與生人之道而長流旣屈者亦與生人之本而不二況乎其功之不可忘道之不可息者氣雖屈其神則亦與天地日月山川常伸而不窮也故分而言之曰鬼神合而言之則神也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者何也言以一身之鬼神知凡天地間之鬼神也一身之中陰精之靈曰魄陽氣之靈曰魂猶之天神而地靈也常

伸不窮者也思慮動作之雜揉者曰游魂游魂作爲萬事而有動靜之變猶之游氣紛擾生爲萬物而有聚散之殊也或伸或屈者也魂之動也乘於生氣如神之從天其靜也藏於精魄如鬼之從地精氣魂魄合而爲一故天地人鬼之道上下同流焉

人交於鬼神者正也鬼神交於人者變也人以正而交於鬼神如祭祀古禱之類正中之正也以邪而交於鬼神如淫祠黷祀之類正中之變也鬼神以正而交於人如示象告警之類變中之正也以邪而交於人如見怪興妖之類變中之變也古者以正感正故幽明之接無非教也後世以邪感邪故欺詐誣異之

事生焉中庸之言鬼神也以體物而其交之之道則惟在乎齊明承祀致敬無斁此三代聖人所以通幽明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人交於鬼如魂交於魄也晝之有思是也鬼交於人如魄交於魂也夜之有夢是也人交於鬼則鬼之靈即人之靈也故曰其鬼不靈若鬼交於人則其所憑依者如其所自爲矣而鬼亦靈怪矣哉夫至治之世非鬼不靈也靈不二於人也如曰至人無夢非無夢也夢不興於思也

主德言之孝者德之大也主孝言之德者孝之大也德莫先於仁仁莫先於孝非孝而德何以修然全德

之爲仁全仁之爲孝非德而孝何以盡墨子佛氏之德而無孝故不足爲至德也匹夫之孝而無德故不足以爲大孝也知德而不知孝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也內失其本心外悖於禮教而何有於德知孝而不知德者愛親而惡於人敬親而慢於人者也其心不能推而通其辱又將踵而至而何有於孝故君子之德也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此之謂至德要道也君子之孝也合四海之懽以盡事親之道此之謂大孝也德之始自孝而推爲德之成以孝爲極焉然則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命者賦於生初之日也而亦申於有生之後之稱也蓋凡詩書之中聖賢所訓言命云者此兩端而已賦於生初者以彝秉言者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申於生後者以明威言者也修吉悖凶福善禍淫是也夫惟降於初者無不善故所稟之氣質有所不足言夫惟應於後者無不公故所遇之氣數有所不足道後世專以所稟所遇言命者君子不謂命也

所稟所遇可以言氣不可以言命然而亦命也何則性命之理行乎其中也學問之精微自變化氣質而起也事業之光大由轉移氣數而生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非蒙則無功又曰吉凶生大業非吉凶則

無業微獨中人凡士爲然也自古聖賢未有不發憤於自勵而遺投以多艱者也天之道如弈非勝敗之局盡則不知其技之精也如馭馬如操舟非夷險之路窮則不知其工之善也世之治亂生於人之善惡善惡之生不齊故治亂之變不止不能有善而無惡有治而無亂者非天之意也勢也而天之意卽存乎其間故其初也畀之以正性其終也繫之以明命其中善惡之雜揉治亂之糾紛雖若有所不得已焉爾然聖賢於是而盡其理底其能天地於是而通其變神其化不曰命實爲之謂之何哉

天命猶君命也其始無不正如君之授我以職業也其終無不正如君之課我以功罪也中間有所稟焉所遇焉正不正參錯而不齊如臣之當職者有能否而所當之職有劇易也雖然知職業之不可虛曠則在我之能否所必竭焉知賞罰之必無僭濫則目前之劇易所必安焉是故不以能否劇易二其心而惟盡其所受之職者可以告無罪於君矣不以所稟所遇二其心而惟順其所受之正者可以告無罪於天矣

古者廟制則自上而下非薄於下也爲其典之隆而物之備故分有所限也喪期則自下而上非薄於上也爲其職之重而事之繁故恩有所殺也然限之者

典與物而已而其敬不限殺之者儀與節而已而其哀不殺故喪祭之文不同而哀敬之情相準也中庸以三年之喪之達乎天子明主祀之禮之達乎庶人近世大賢以服制之逮高曾明祭祀之不止於祖禰皆深得禮意者乎

末者本之推也一家之中兄弟末也父母本也兄弟同出於父母者也族姓末也祖宗本也族姓同出於祖宗者也天下之大民物末也天地本也民物同出於天地者也如樹之有根也滋其根則枝葉蕃如水之有源也浚其源則派流盛故孝於父母者未有不以父母之心爲心而友於兄弟者也孝於祖宗者未有不以祖宗之心爲心而厚於族姓者也孝於天地者未有不以天地之心爲心而愛及民物者也古之制禮者崇本以報其親矣猶謂族類之必有初也而推至於祖追遠以逮其祖矣猶謂氣化之必有始也而推至於帝影響之昧昧而區宇之寥寥積氣之息息而神理之昭昭察乎此者之謂聖明體乎此者之謂仁孝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也何難之有哉

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夫婦倫也仁義禮智信性也語其本之合則仁貫五倫焉義禮智信亦貫五倫焉語其用之分則父子之親主仁者也君臣之義主義者也長幼之序主禮者也夫婦之別主智者也朋友之

信主信者也

父子兄弟以親相親也天之合也君臣朋友以尊賢相尊也人之合也夫婦人合之終天合之始也何言乎人合之終朋友君臣同類而男與女不同類也何言乎天合之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兄弟也自春而秋天地之氣自合漸判故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象之冬者判之極合之始也故夫婦象之天地之氣不判則不合故夫婦之道不別則不親

性之綱仁義而已矣倫之綱親賢而已矣父子兄弟親之屬也主於仁者也君臣朋友賢之屬也主於義者也節文斯二者之謂禮知斯二者之謂智實斯二者之謂信然而仁之最重者父子也兄弟則自父子而殺之自仁而卽義義之最重者君臣也朋友則自君臣而等之自義而卽仁兄弟曰長幼朋友亦曰長幼而禮者仁義之雜也長幼之序所以又主於禮者此也察於人倫者必察其所自始夫婦之合人類之始推而上之乾父坤母則天理之原也知此然後知自異於禽獸而人倫有所基而智者仁義之基也夫婦之別所以又主於智者此也朋友在禮之中而又別之曰信猶土在夏之中而又別之曰中央也物盛則慮其根本之薄故有土以養之也禮盛則慮其實意之衰故有信以厚之也朋友者情非若親之不可離分非若君之不可逃其合也純乎以心合爲其交也純乎以德交焉則莫實於是矣其倫無當於五服然五服弗得弗親而信者五常之總也朋友之交所以又主於信者此也

忠信之義一也而君主忠友主信何也忠者盡心其事之謂也信者不欺其言之稱也事君者盡心於所職則不欺其君者在其中矣交友者以實而相告則盡心於友者不外是矣何則事君以行吾道也取友以聞吾過也人倫之設本指如是也及道之衰反以分君事者之衆而不引爲己責反以偶失言於朋友爲無傷而不要之以誠是故忠信者心之主也無所不貫者也忠主事信主言致之於君友焉各自其切者爲敎也

五常之發智在仁前故學問之道知先而行繼也五常之其信爲之總故學問之本誠存而德修也

信統五常仁亦統五常蓋以其發言之則智屬知仁禮義屬行智在仁先仁包禮義而不包智也以其存言之則仁卽誠之所以爲誠者智在仁內故包禮義而亦包智也言存誠則仁爲統體故曰修道以仁而又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言立誠則仁爲要歸故曰知仁勇而又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知仁之成存乎勇知行之決存乎志恥不若人則志

之矣故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之德也誠明者陰陽之道也而誠者又即太極之眞也今夫乾專言之則太極也偏言之則對陰而爲陽又析言之則對亨利貞而爲乾元要之陽統陰也元統天也此誠之義所以爲大也陽以成歲爲名而以陰爲用誠者貫乎終始而以明爲用仁智者德之綱而以禮義爲用其致一也此易震坎艮所以居東北括歲之始終巽離兌所以居西南而佐陽乎其中也智對仁言之則仁誠而智明言至聖者所以首於聰明睿知言至誠者所以首於肫肫之仁也對禮義言之則仁智存於心皆屬誠禮義見於事皆屬明言至誠者所以以仁智爲性之德言聖人之道者所以必極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也蓋智者終始樞軸故其德兼陰兼陽而可以互用

學問之道曰誠曰志曰學曰行又曰敬者何也曰敬者所以存其誠持其志致精於學而强於行也先儒之言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而不及乎誠者何也曰志即誠之發非二物也故言其發則存者可知言志之篤則誠之篤可知矣於是而敬以持之上以防志之懈而下以檢知行之疎故聖賢相傳敬爲大焉

天命之性渾然至實而萬理具於其中故自誠而明

者性之體也聖人之教粲然皆備而莫非以復其性故自明而誠者教之用也君子之學有事於性則所謂尊德性者是也存久則自明以是而極深研幾無不達也誠則明矣之說也有事於教則所謂道問學者是也積久則自得以是而返躬實體無不裕也明則誠矣之說也然易稱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子夏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仁在其中也

中也者大本也本不虛立實理涵焉故曰誠和也者達道也道不虛行精義著焉故曰明誠者貫終始者也明者行乎其間者也故曰誠則明矣則明自誠始又曰明則誠矣則明以誠終忠信誠也修辭明也然修辭者以立其誠而已故誠一也而有存誠立誠之異忠信者存之於心則所謂閑邪存其誠也修辭者立之於事則所謂言信而行謹也其在於天則乾元者其心也萬物資始誠之源也變化者其事也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是故元者誠之始利貞者誠之終其間蔚然嘉會而屬乎明明之分者亨而已矣草木之種曰實其枝葉之英曰華其果蓏又曰實實誠也華明也始於實發於華而終於實此天德之形寄於萬物者也雖然明非外誠而有即誠而明具焉誠不離明而得由明而誠至焉果實之心往往有枝葉之形則其本之所含也然必條達之以復生實焉則其用

之所就也至於實成而復生則其性不息而其命不窮故君子之學也立一心以窮萬理制萬事而終也自得其心與天地不二之神不已之化同運而並行焉

盡己之性推以盡人之性固也何以遂能盡物之性也曰物之性大略與人同也朱子所謂虎狼蠭螘鴻雁雎鳩之屬其特專篤者爾若乃禽畜之類其生也莫不有母子之愛無不有兄弟之親至於燕雀則有雌雄而知夫婦知夫婦則有父子凡禽獸之雄桀者則能統率威伏其羣犬馬識豢養之恩是有君臣下及魚鼈上及飛鳥各以其類游翔是有朋友凡此皆天理之自然故物之性與人不得而異特其稟氣之偏也是以明於此而暗於彼也稟氣之塞也是以生而有之長而忘之也故禽獸之異於人者不能推不能久爾性則猶人之性也先王推恩以及禽獸故不殀夭不殺胎所以幼其幼息老物所以老其老蓋不特萃物之生而欲收其用實以順物之理而不傷其心也推之而山林以時入草木以時伐凡其能順太和以育萬物者莫非己性之流行焉異學混而一之則不知親親仁民愛物之等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又昧於本性之同以聖賢之言觀之則天地萬物之爲一體者可見矣

草木之性與禽獸又異矣然莫不有種以相生焉是其父子也同植則叢生焉是其兄弟朋友也有牝牡之類焉是其夫婦也有喬天之分焉是其君臣也春而條則應乎仁之生夏而華則應乎禮之盛秋而實則應乎義之斂冬而枯則應乎智之藏是故性命之理塞乎天地之間誠非有我所得私矣

草木羣生而不相害禽獸則有攫搏踶齧矣禽獸怒則爭飢則噬爾人則其機無已而其欲無厭如此則是禽獸於草木人於禽獸不但無以相愈而且不相如也曰草木不相害矣而能相利乎禽獸則有厚於情篤於義而相愛敬者矣禽獸之能愛敬其及幾何乎人則自親而踈自族黨而鄉國可以無不周也由此觀之貴賤可識也況乎人之至者德加於四海澤流於萬世殆將與天地參焉而豈萬物所可同哉然則人之害大於物者何也曰惟其利之大故其反是也其害亦甚大也雖然不可以幽厲之不由而泯成能之烈是故三才之並立尚矣

人之性得五常之全故人之倫具五品之道其有近於偏者而未嘗缺也有近於塞者而未嘗泯也矯之則正撥之則明如草木之有種也雖旱暵枯槁而遇雨則復生如火之有燼也雖重宿寄覆而遇噓則復炎非如物之偏而至於缺塞而至於泯也是故人與

人之分但言昏明不言通塞但言粹駁不言偏正孔子所謂相近者此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也

聖人不貴前知之術而有前知之道何也曰聖人之前知也以理不以數理也者天意之大者也數也者天事之細者也人與人之相交也而盡得其大指焉則人之所賴也況天心之至公乎人與人之相交也而盡察其細微焉則人之所害也況天機之至幽乎且夫意其不變者也故其求之也虛寬而不忒事其屢變者也故其察之也寄細而多差知其意則事有相反者而不之疑也而決事也明矣察其事則意有相反者而不之知也而失意也遠矣人猶如此況天

道乎易言極數知來何也曰此以理而極數者也非後世之所謂數也如寒暑之有候而昏明之有期如風雨之有象而星辰之有機揆之天道而通其變化合之人事而燭其幾微然後占之以象類衍之以龜蓍是則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也

詩言文王性與天合者不一而盡先聖上達之秘不可測窺也雖然吾於易而見文王之心焉乾也者天也無不統者也今居西北陰成之後而直微陽未動之初天命絕續間不容髮此不息之幾天之大用所以行而無聲無臭之本天之全體所以具也用也者帝也體也者神也一陰一陽之交而陽每勝陰不勝則流行之機息矣帝之所以健而能戰也一動一靜之交而靜常涵動不靜則沖漠之本二矣神之所以妙而無方也體則於穆用則不已天德其不可爲首者乎而其端倪於此圖見之嗚呼非文王之德之純孰能知之哉

立志存心尊德性之事也窮理踐行道問學之事也貴然梏於有我之私混然與世相濁志不立之病也義理無沈浸之功氣質無深厚之養心不存之病也中庸所謂致廣大者前之博厚是也所謂極高明者前之高明是也所謂溫故敦厚者前之悠久是也是皆性之德也在聖人則無息在君子則不息焉爾矣

雖然博厚者兼載也高明者下濟也悠久者常新而日積也體用之不相離是以君子精義之學日進無疆切實之修細行必謹至於取之左右逢其源動容周旋中禮然後尊德性之事備

誠則明矣故論至誠盡性而推之聖人之道洋洋優優而流行於天下然其終必曰大德敦化乃所以爲大也明則誠矣故論至聖時出而本之至誠之心肫肫淵淵浩浩而上達乎天德然其終必曰非聰明聖智則不足以知之

溥博淵泉者大本也非淵泉不足爲本非溥博不足爲大本也時出者發而中節也不言出則非發不言

時出則非發而皆中節也喜而中節無所爲喜也寬裕溫柔而已矣怒而中節無所爲怒也發强剛毅而已矣樂而中節無所爲樂也齋莊中正而已矣哀而中節無所爲哀也文理密察而已矣四者小德之川流也肫肫之仁大德之敦化也喜怒哀樂其發不同而分之各一其仁焉合之渾然一仁焉如孝子之爲孝也愛之則喜而不忘怒之則懼而無怨安居則樂病則憂喪則哀見不禮於其親者則怒而其爲孝不二也知仁人之爲仁也喜則天下利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喜與爲善而樂天下之樂哀憫無辜而憂天下之憂而其爲仁不分也此五行之生所以氣殊質異

各一其性而渾然一太極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者以此

和之至則不見其喜怒哀樂也故曰不賞不怒中之至則不見其戒謹恐懼也故曰篤恭上天之載載者始也猶言本也天之本始無聲無臭在人則未發之體性命之原也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文王之不賞不怒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之篤恭也故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穆穆不顯與無聲無臭者泯然而同歸焉

讀論語劄記一

安溪李光地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學字先儒兼知行言愚謂古人所以爲學者詩書禮樂四術而已詩書未便是目前行處講貫而思繹之可也若禮樂則親其事習其節日用之間不可斯須去者便是踐行處也時習則貫通於心而又體驗於身自然有浹洽之味而日新不已故曰說朋來而樂者蓋樂其相資之益又樂乎斯道之明也樂與說相表裏易所謂入而後說之說而後散之者意極相似人不知不必謂與朋來相反人

與朋自不同如夫子友教英才而所如不合則雖有同道亦可謂之人不知矣末段雖言成德之事然不慍正與說樂相對說生意內發似春樂散於外似夏不慍則生意又收斂於內似秋似冬聖人一立言而天理備焉學者自力於學問之事而體察於性情之間則自知其所至矣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人能孝弟則犯上作亂非其所好而所好者必恭讓和順之事矣由犯上作亂而推之不仁之極也則由恭讓和順而推之仁之至也仁之道自孝弟而生故孝弟爲仁之本也案夫子告曾子以孝爲

至德要道、而又釋其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性之德有仁義禮智之常、然義禮智皆統於仁、仁又始於孝、此所以爲德之本、而曰至德也、修道謂教、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然義序別信皆根於親、此所以爲教之所生、而曰要道也、此章言道生、即教之所由生意。言爲仁之本、即德之本意。道又以德爲本、故先言道而後歸之仁也、立論之有淵源如此、而象山陸氏猶非之、不知其何說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曾子至孝者、而此言三省、事親從兄皆不與焉、不可不求其說、蓋省者省其所忽略處也。於親則竭誠勤事。蓋曾子所念念不忘者、惟爲常人謀、則或不盡其心者有之矣、與朋友交、未能一一實其言者有之矣。所傳受於師、未能熟復踐行者有之矣。此曾子撿察之密、所以自覺而自修者、雖曰三省。異乎後人三點撿者之說矣。然即其省處而深思之、則進德修業之道已備焉、爲人謀而忠、則於尊親尚有不忠者乎。與朋友而信、則於尊親尚有不信者乎、傳者而習、所未傳者、有不汲汲孜孜寤寐求之者乎、忠信所以進德也、講習弗懈所以修業、也、曾子之爲學、大器可見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敬則民肅、信則民從、是率作興行之事。節則不傷、愛則不害、是撙節愛養之事、末句專就使民一事言、然實包上兩意、如勞農勸耕、講射讀法、師田行役、則以敬事而信之心行之、民忘其勞也、如三時不害、公旬有經、宮室臺榭之不煩、黷武窮荒之不擾、則以節用愛人之心行之、民安其業也。詩云、無以太康、職思其憂、是之謂作民忠勤之道、以時而使之者也。又曰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是之謂使民得其樂生之心、非其時則不使之者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入孝出弟、就其良知良能而順養之、德之本也。謹行信言、存其誠也、況愛親仁、導其孝弟之推、而廣其謹信之益也、此論幼學。故先行後文、若博文約禮、文行忠信、則成人之教法也。○人之少也、聰明未開、然其知能之良、則可以使之養正於蒙、而閑邪於豫、使日所知亦不過自此而暢茂條達之、但先王道藝之遺。體大義精、不可不先肄習、以爲異日講明之漸、自此而入大學、則遂大求深造之方、而日新其固有之德、此先聖之教所以同條共貫。而施之之序、各當其可、而順其時也、周禮鄉三物、小學也、故先之以德行、後之以道藝、至其教國子

也、則至德以爲道本、即六德敏德以爲行本、乃六藝孝德以知逆惡、乃六行也、大司樂亦即國子之教、故中和即至德、祇庸即敏德、孝友即孝德、惟小學大學、皆以德爲本、故皆先言德而大學於此三者、又皆以德字貫之、若行與道藝則互有先後、與孔門之教同也、至德曰道本者、易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先儒以居敬存誠爲窮理之本者此也、敏德曰行本者、商書所謂遜志時敏厥修乃來、先儒以勤學好問爲力行之本者此也、孝德曰知逆惡者、孝經所謂使民親愛莫善於孝、使民友讓莫善於弟、先儒以篤行修身爲化民善俗之本者此

也、小學有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大學以中和括之。而統名曰至德、小學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大學以祇庸括之。而統名曰敏德、祇敬也、庸用也、敬業而常用之、則敏之謂也、小學有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大學以孝友括之、而統名曰孝德、詳畧不同。其歸一也、子夏篤信謹守者、故灑掃應對進退乃小學之法、而下重威章及修德講學徙義改過乃大學之正條也、周公孔子之道、程朱之所傳、不外於此、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重者、持敬之效也、學謂詩書禮樂所曰修之業也、主忠信者、存誠之功也、取友改過、輔仁克己之事也、持敬以爲講學之基、則心不外馳、而所學者固矣、存誠以爲遷善改過之本、則志有定主、而不患乎善之不遷、過之難改矣、誠敬相生、知行愈進、故重威與主忠信實相表裏、而所學既固、則日進於高明、日遠於污下也、必矣、他日夫子又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所謂修德、即主敬存誠之事、易言忠信所以進德是也、講學、則欲其學之固也、徙義改不善、亦即此取友改過之事也、聖人教人大端、不外乎此數者、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溫良恭儉讓、可謂善形容聖人者、細別之、則天地之氣備焉、溫者和藹、春氣也。良者明達、夏氣也。恭者嚴肅。秋氣也。儉者收斂。冬氣也。讓則盛德若虛。秉心無競、而行乎溫良恭儉之中。如土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有子曰禮之用章

禮之用和爲貴、以今日用禮者言之、必以和行之、乃可貴也、先王之道斯爲美、以昔日制禮者言之、惟其和、所以爲美也、然禮中自有和耳。如放乎禮法以爲和、則何可行之、有觀有子之意、似慮乎行禮者之拘苦、勢將激爲放蕩之行、故特設爲兩救

之論。其後莊周之徒嗣興、大毀周孔名教、則有子之言驗矣。程朱嘗論兩晉。風流。是東漢名節之所激。而變者。亦此意耳。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信也、恭也、與人親也、皆世所謂善行也。然必裁之以義禮之中正。要之以道誼之合。則言行無尤悔。而其與人交也。可以久而相依。如賓之有主矣。爲善行而不能終於無獘者。不知學而不謹始焉故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志之篤也。敏於事而愼於言者。功之專也。然非就正有道、則雖堅苦刻厲。而學術之差。至有爲害於無窮者。聖人之言、實萬世學者之法、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無諂無驕、在行上作工夫。樂好禮、在學上作工夫。先有所立而後求其自得。則樂好禮亦須以無諂無驕爲基。但不可終身誦之耳。他日夫子之言、自富貴貧賤不處不去。以至無終食之間違仁。亦此意也。此是論學問進步。不是評兩項人。子貢引詩言極切、故夫子深取之、

爲政篇

子曰詩三百章

[illegible]與[illegible]通爲樂[illegible]之雜。先儒以禮之毋不敬[illegible]之其義甚精[illegible]之教如此也○案詩舊說謂三百篇皆賢人所作[illegible]可以被之弦歌薦之鬼神尸之賓[illegible]其釋義也非美則刺。蓋如風詩鄭衛之國則以其淫亂之言爲譏他人之作。似皆因夫子此章而遷就。一說者宋呂伯恭實主斯義、故謂鄭聲淫者、其聲淫而非詩淫也、雅樂鄭聲以聲樂別而非以詩別也。間有淫詩、譏淫者而非自爲淫也。朱子以爲不然、故謂雅鄭之別。雅即大小雅也。鄭即鄭風也。詩與樂相爲首尾。未有詩不淫而聲淫者。桑中溱洧外。諸篇自比於亂而設淫辭。首末無所謂諷。一者豈端士正人之所屑作。夫子所謂思無邪者。蓋言詩之爲教。使人如此。非必其言粹然一出於正也。朱子暮年、於易卜筮[illegible]詩雅鄭之說守之[illegible]本指所以[illegible]明者。[illegible]矣。

子曰導之以政章

就本文觀之、則似輕政刑而重德禮、然自堯舜以來。禮樂刑政皆有專官。則政刑未嘗廢也。但不以是爲先耳。若後世則專務政刑。又不但以爲先而已也。故朱子言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可謂反覆詳

盡首章言。爲政以德正此意也○政刑未嘗廢而不以爲先者、攷之周官最分明、冢宰輔翊王躬以成君德故居首其所掌者雖多出入起居飲食服御之事然所以調養防閑使之正心修身以齊其家而爲治平之本者不離乎是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則次之司馬掌邦政、司寇掌邦刑、則又次之至治之世、至於刑措、刑爲秋官、董仲舒所謂陰之用在空、而置之不用之處者也、臯陶言治、亦先之以九德然後及於五典五惇五禮有庸五服五章五刑五用本末先後自古然矣帝之命曰、以弼五教、刑期無刑、意可見也春秋之世反之。而禍極於亾秦。故夫子言此以警時弊。非謂先王之道盡廢政刑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此章雖聖人自言、然實萬世學者法則、首之以志。次之以立。又次以不惑知命耳順。又次以不踰矩先儒所謂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其次序實與此合也自聖人至於學者生安學利困勉其等不同。然而爲學次第則一而已。○須知此不是分階做工夫當其爲學之初。便已志氣相持知行並進。然語其得效則有先後志不立則無下手處故志之立最先。又久之而後德性堅定又久之而後義理昭明又久之而後踐履純熟此一節不透則彼一節必有扞格之處彼一節有扞格之處便須尋向此一節來。大學先後之目由此而生非今日持守則廢知明日致知則廢行也近儒不知此理故餘姚王氏之議朱子曰必待物格知至而後誠意正心則終身無誠意正心之時可謂不深考而易其言者矣。○從心所欲不踰矩愚意以爲非隨心所欲悉合於道之謂蓋凡人見理既明心之所欲如此到行事時有幾微未能相應便是不能從心所欲而不免於踰矩在聖人固不應有此然其撿察之密謙

虛之誠必有獨覺而人不及知者雖其辭益卑而無害其爲聖修之極致也姑記以俟後之君子、

孟懿子問孝章

是時懿子已無父矣。故兼葬祭言之。

子游問孝章

如舊說犬馬能養、則引喻失義、聖人恐不應作是言、且能字接犬馬說似非謂人能養犬馬也、蓋言禽獸亦能相養但無禮耳人養親而不敬何以自別於禽獸乎、

子夏問孝章

此與荅子游之意同。皆不重能養而重愛敬之心

也。色難似亦嘗兼愛敬言之。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後篇云回也非助我者也。正說其不違處。又曰於吾言無所不說。說則生意充滿。如草木之逢時雨。萌芽甲拆自不能已。是其足以發處

子曰温故而知新章

不温故。則所積者薄。而不能裕於有本。不知新。則所見者滯。而不足應乎無窮。

子曰君子不器章

器者。以一能成名之謂。如子路之治賦。冉有之爲宰。公西華之治賓客。以至子貢之瑚璉。皆是也。君子之學。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皋夔稷契伊傳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此之謂不器。若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不器。是猶未離乎器者矣。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而加之以思。則尋繹而日以親。體驗而日以明。而其學也益固矣。思而加之以學。則有所證驗而實有所裨助。而安而其思也益精矣。

子張學干祿章

不多聞見則無以畜德。不闕疑殆則不能精其。不

愼言行則不能時措之宜。三者備而猶恐未免于尤悔也。亦曰寡而已矣。

八佾篇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若夏殷之禮總無傳者。則夫子何由而能言。蓋嘗曰遊文獻事。猶或流傳。但殘缺不完。且久無講論之者耳。夫子好古敏求。又有心通百代之識。故或得一二而能推其餘。或見數而能知其義。此其所以能言也。然非有所證據。則不但人莫之信。而已亦危殆而不安。魯所備者周禮耳。夫子周流列邦。庶幾二王之後。修其禮物。記識舊事之人。猶有存者。而其道亾文散。世遠人湮。殆無異於他國。求若魯之易象春秋。周之老耼萇弘。可以考而咨者無有焉。此其所以不足徵也。故曰假令文獻而在。則雖人亾政息。而以吾所心知者。與其舊典獻民相質。必能使二代之規模。禹湯之精意。與昭代並傳。而表吾言之不誣矣。此章見夫子述古之殷蒐采之備。默契神悟之智。闕疑存信之心。此所以爲萬世師法也。

或問禘之說章

爲禘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其理而仁孝足以體之。則物與民胞皆我度內。子孫臣庶。呼吸相通而治

天下不難矣故中庸又引子之言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論道之極致而非可易爲或人言也

王孫賈問曰章

集註說奧竈之祭自有所考然愚意古五祀皆有祭門戶行竈不待言矣中霤惟上古穴居野處鑿土通明時有之後世聖人易以宮室則中霤之祭當於何所乎室中有奧蓋神道祖考之位生人主者之居是一家之最尊者則疑中霤之祭當設於此也五祀之中中霤爲貴然竈者飲食所從出婦人孺子咸奔趨焉故時俗爲此語而賈述之禮文殘缺不可考究姑意如此未必其是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關雎疑非宮人之詩乃是后妃所自作蓋古者外朝宮中皆有職女職如妃嬪世婦御妻之類是也后妃思得賢女職以自助而配君子至於形爲寤寐反側之憂樂以琴瑟鐘鼓之盛不但無嫉害之心而有愛慕之誠非盛德能若是乎夫求賢以示周行昭德音並鼓琴瑟與嘉賓式燕此小雅所以爲周之隆也其義正與關雎相對詩則由內以及外故關雎爲風首而小雅鹿鳴次之樂則由後而返本故工歌自鹿鳴始而以關雎爲亂終焉表聖德之盛推王化之原此序詩作樂意也好德而不好色故樂而不淫誠求而非情感故哀而不傷今誦其詩諷其辭義皆可想見至被之弦歌亦必有優柔平中之美故夫子以爲洋洋盈耳而不可得而聞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或人是反覆求器小之說非與夫子辨論儉是器小之似固易知至夫子答以非儉又轉爲知禮之疑者守禮則近於拘迫而似乎器小蓋亦世俗之見也凡論語記或人所問夫子多不盡其辭蓋以其人之識未足深論然就所謂示諸斯者而思之則禘之說可知就所謂不儉不知禮者而推之則器小之指亦可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章

樂每闋之中有純乎工歌者有奏笙管者有歌笙迭代及合作者然如此章四節則歌奏皆當有之聲相應而不相背是翕如久之則兩聲如一聲是純如細辨之條理分明是皦如合聽之一氣相生是繹如也合而分分而合萬事皆然聲音其一端爾

里仁篇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章

無私心則不牽於情而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過當理則不動於氣而能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

子曰富與貴章

富貴貧賤取舍之間是立身之大節於此有差則無由入於君子之路以其本心旣失故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由此而進之則存省此心與仁相依而無終食之違極至於造次顚沛不以利害安危而奪吾本心之德焉此學之自粗而精自易而難之序也○一說下文只是申明上文意富貴貧賤不能審處者由失其本心故有所苟且而就有所逼迫而去也君子於本心之德雖終食之頃不違況去就大節乎故富貴之來有不暇審擇者而造次必於是貧賤之中可以至於困頓流離而顚沛必於是也○兩不以其道得之似當一例看蓋以爲非道得貧賤語終未順亦是言不以道得富貴則不去此貧賤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無以尙之者好之至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之深也此如大學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用力處似不必以成德言蓋求必得而後爲好之至務決去而後爲惡之深志氣相生豈有力不足之

患或者强弱不齊中道而廢者有之然我亦未之見則以與知所好惡者少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所謂絶四之後必有事焉者大而仕止久速小而取予辭受皆如此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章

此章當爲虛文具而無實意者發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此章義理至程朱始發明盡致而朱子語類有曰天地生萬物而其所生之物皆物物有一天地之心聖人應萬事而其所處之事亦事事有一聖人之心此言尤精微切當蓋一心之發散爲萬用之施而萬事之爲肖其本心之德此中心如心之義一以貫之之實曾子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此也○或問異氏月落萬川之說與此同乎曰不同彼以心之覺性爲一吾以心之實理爲一也是故彼之喻性之寂現也每以虛景言之如所云明鏡者是也明鏡本空而萬象之來畢照此於一貫之義似矣然而所成者虛景也至程子乃以穀種喻之極一而已而其所成有萬無一不與極相肖者是之謂實迹而非虛景吾儒一貫之學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此章當合程子陸子之言、乃備。君子志在於義。故喩義而其好義也不倦。小人志在於利。故喩利而其好利也無厭。愚謂至於好義不倦。則其徙義也必有不能自已者。好利無厭。則其徇利也亦將無所不至矣。

公冶長篇

子使漆雕開仕章

許斯指此理而言。然卽指仕言亦可。言未能自信其可仕也。○夫子所歎爲難見者。曰隱居以求其志。夫所志何志也。修己以及物之志也。何以謂之求其志。志在是而求所以自信焉。爾必隱居以求之者。所志既大。非所養之深。未足以充之也。觀後篇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夫子未有與辭。所與者乃在不仕之點。夫春遊詠歸。與夫子酬知之問若不相應。然爲聖人所歎許。豈非志其大而不苟自試。樂其樂而不屑外求者與。聖門高第如顏曾之徒。皆終身不仕。易所謂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夫子則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知不可而爲之。以申大義於天下者也。顏曾之徒欲爲聖人而未至。其餘則又非所願也。此庶幾夫子所謂求其志者。外是則曾點漆雕開氣象近之。故先儒以爲已見大意。

子曰道不行章

無所取材。是論其素非就此一事而言。問從浮海而喜、可謂不屑於俗而勇於義。故夫子喜而贊之。無貶辭也。好勇過我、是贊之。無所取材、是進之。皆因此一事而槩其平生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義理常伸而血氣不用之謂剛、苟動於血氣皆慾而非剛也。世俗以血氣爲剛。故夫子辨之。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子貢所言。自是恕之事。未必是以仁自居。夫子以爲非爾所及者。蓋其能恕則去仁不遠矣。未易能也。君子之道某未能一者恕也。曾子亦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仲弓問仁。夫子以此勉之。他日子貢問博施濟衆、問終身可行。夫子皆以是進之。此之未許。亦所以進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子貢言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又言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是有得於夫子之文章者。此則又與聞性道而歎之之辭也。然性道文章。初無二理。故夫子他日告之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夫春秋冬夏。庶物露生。無非至教。則天載之神在是矣。詩書六藝。一以貫之。則性命之精在是矣。精

粗本末合一之妙、非深於道者不能契、而夫子屢以示子貢焉、豈非顏曾之亞與、

子在陳曰章

狂者、心追古人、而其志可嘉。簡者、不屑世俗、而其風可尚、二者皆聖人之所取。而亦皆有病焉、蓋狂而無以斂之則蕩、簡而無以密之則踈、故夫子謂不知所以裁之、而孟子謂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語類一說、以狂爲斐然成章、簡爲不知所裁、似未當、二字皆就狂士言之、或曰、簡即狷也、狷者自守而有所不爲、故曰簡、

顏淵季路侍章

聖門言志、有以用世言者、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也、此章但命言志、故所言者、皆日用性分之事、聖賢之分、只在安勉、子路曰無憾、顏淵曰無伐無施、皆是自覺憾與伐施之不善、而願除去之。夫子曰安之信之懷之、是順乎心之自然、與以物所應得、體味三無字、三之字、則聖賢分量、自見無憾比之無伐施又較粗、則子路顏子所造之淺深亦見、

子曰已矣乎章

有所感而言者、則其發語如此、

雍也篇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答好學之問、不言詩書禮樂之術業、而以不遷怒不貳過兩言盡之、此意須深取、則知聖門之所以爲學矣、然又須知不離乎詩書禮樂術業之間、博文約禮、正是視聽言動得力處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此至字與斯仁至矣至字不同、彼以仁言、此以心言也、仁人之安宅也、不違仁則安居於此、日月至則自外而來、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焉而已、張子內外賓主之說、亦非爲顏子以仁爲主、其餘以仁爲賓、乃是以家舍仁心常依於此則爲主、偶然至於此則爲賓也、蓋仁體常在心、有存亡出入故爾。

子謂子夏曰章

子夏亦篤信聖人者、此君子小人、似未可以爲己爲人斷之、此小人猶言硜硜然小人哉、褊狹之稱也、君子之儒、見識高明而規模廣大、若不能日進於高明廣大、而以所得自安焉、則爲小人儒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直質直也、罔欺罔也、天地以誠生人、故質直者其本也、欺罔之人喪其天矣

樊遲問知章

知者仁者、皆急於當務、而緩於求報、知以所知言、

故不惑而達於天人之理仁以所存言故無所爲而爲而合乎天地之心程子曰先難克己也此亦就其最難者言耳實則先難後獲泛言凡事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憂道不憂貧之類皆是也他日又告之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亦卽此意。

子曰知者樂水章

山水外物其理有與心相契之處是以樂之也動靜者性體能盡其性則其動也不窮而其靜也不遷矣樂壽者命也而有可以道致者故知仁之德君子所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此章只以其德言之不必定作兩人說如君子道者三三者字

只是一君子爾與繫傳言見仁見知指各不同。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以仁之用言此必有德有位者。故雖堯舜猶病。若學者坐而言此卻不是切己功夫。故夫子以仁者之心求仁之方告之。然亦不是全無用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而加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隨其分以及人。此自崇高富貴至士庶皆可行者。傾不必於其博與衆。耳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近下能近取譬。語氣似是一片細分則上截直指仁體。故以夫仁者。引起下截强恕求仁。故以仁之方結住。朱子說書之密皆此類也。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章

述而不作則優柔涵泳於古作者之林而不作聰明以亂舊。自然與古相契。信之深而好之篤矣及其深信而篤好也。則孜孜於述之不暇又何疑於作。二句蓋亦反覆相因也又述而後知無所事於作。信而後不能自已於好。述與信最難萬一非所述而述非所信而信。則其弊有不勝言者。故夫子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而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刪古詩三千而爲三百。四代禮樂具折其

中。識其正。爲所以能善述也爾其疑殆所。以能存信也夫子之爲萬世師者於此兩言見之矣。我字似非親之之辭言我竊比於老彭倒其文爾。

子曰默而識之章

此章三句皆就講學一事而言。默而識之者不言而存諸心。所得之深而所養之厚也學而不厭則所謂日新之功。晝有爲而宵有得者也非默識則義理無根不能有無窮之味而厭心或生矣非不厭則功夫不繼不能有發明之機而所存或薄矣然非誨人不倦則無至誠及物之心而所存者可知無與人爲善之樂而厭心亦竊發三者蓋亦相爲

表裏始終也。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即此三句之事。

子曰德之不修章

修德、謂忠信、篤敬。學之本也。講學者、窮理、致知之事。徙義改過、則力行克己之事也。學之事、惟此四者。夫子此章言之最全。蓋忠信所以進德。敬以直內。更無他言。修業則有講學以下三者。業兼知行而爲言也。然德中誠敬二字。又是知行二者之根。敬則志氣淸明。培養深厚。而其講學也。有深造自得之功。誠則立志眞切。存心篤實。而其力行也。有

敎。行。不怠之效。此首篇重威一章。所以爲詳且密也。周子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云。致知以啓其端。躬行以踐其實。而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是皆得孔門之傳者。然周子、中、闕少卻講學一節。程子末段未及力行一節。言有詳畧。散出他見故也。惟朱子三語則包括爲盡。

子曰志於道章

學以立志爲先。而知行次之。志於道者。嚮道而行。望道而至。念念不舍也。據於德者。講明行習之所

得。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依於仁者。心之所存。身之所處。無終食之間違仁也。三者蓋志知行之事。又曰游於藝者。凡身心性命之要。曰道曰德曰仁。凡名物器數爲藝。六藝皆載道者。而有本與末之別。如同禮樂也。莊敬和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本也。玉帛籩豆鼓舞鏗鏘者末也。此所謂藝專以其末者言之。雖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然又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集註所謂博其義理之趣而應務有餘。心無所放而動息有養者。亦兼知行言之。而有以爲志道據德依仁之助也。

子謂顔淵曰章

用之則其蘊素具而沛然於行。然不用則不汲汲於必行也。舍之則所性無傷。而浩然於藏。然非舍則不硜硜於必藏也。道足於身。心安。所遇。二者兼之。非同立於聖人之域者不能。故惟顔子庶幾焉。臨事而懼。操心危也。好謀而成。處事至也。成者。言其所謀。動出萬全。而誠意周於事後也。古人有無事而終日欽欽如對大敵者。心常懼也。臨陣則志氣安閒。知不戰者。謀既成也。蓋聖賢之學。惟有敬義二者。以行三軍言之。敬則天命是畏。國之存亡。民之死生。不可不謹。義則人謀既盡。成敗利鈍。不以動心。此事之最大者。而可以血氣才能當之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須看可不可兩字義之意多而命之意少蓋以理而論其可不可也執鞭是古者僕御之事以下士爲之亦非今所謂人役者言使富而爲義所可求則雖卑賤之士亦所屑就況其尊優焉者豈非所願乎若義所不可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也從吾所好而已可見聖人非輕富貴也決於義之可不可也此章與下飯疏食章當合看從吾所好卽所謂樂在其中者

子在齊聞韶章

爲樂未是指韶斯字乃指韶也蓋曰爲樂者多矣不意至於斯之盡美又盡善也據春秋傳魯舊有韶舞當是其音則傳於齊故曰聞韶觀景公作樂猶有徵韶角韶遺音可見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

周之文勝至於春秋沿禮之末失而不求其本故有以衛輒拒父爲尊祖者觀子路迂夫子而冉有子貢二子猶疑於非是之間則人倫之不明甚矣伯夷叔齊事與輒反賢夷齊則不爲輒可知猶有怨乎之問者蓋雖矯爲高世之行而心未免於怨悔則或未合於中道而不可以爲謂仁者道之極也言求仁則求合於道而非矯言得仁則不違於道而心安由其心之無餘憾可以知其事之爲至當故曰夫子不爲也

子曰加我數年章

易有吉凶悔吝之循環而要以无咎爲歸蓋不祈吉而謹於悔吝之介以求免於凶焉者易之教也然則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亦可一言以蔽之曰善補過聖人所以能無過者以其心常恐有過兢兢業業以成於性故能動不踰矩焉爾曰不敢言無過而曰無大過聖人之存心固如此夫子其得易之乾者乎顏子其得易之復者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此亦因上章答葉公之語而類記之蓋子路高視夫子是有生知在其意中夫子自明其爲學數語便是寫出好古敏求形容也孟子言周公仰思繼日得之待旦亦是如此自古聖賢未有不兢兢業業以存心矻矻孜孜而終老者蓋自强不息天道如此聖人之心自然與天同運此所以爲生知安行也

子以四教章

四者之序當云忠信文行然忠信者所以成始亦以成終以忠信爲本而從事於博文約禮功夫所謂成始也修辭立其誠無非忠信之心直貫到底

所謂成終也故夫子言主忠信徙義又言義以爲質信以成之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有恒是篤實之人有常心而能久於事者就其有常者而開明之就其能久者而踐修之則志仁無惡而爲善人之事矣不篤實則虛夸虛夸之人必不能有常心而久於事易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求深非不善也始而求深在賢者猶有進鋭退速之過況其下者乎夫子有川上之歎而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爲其德至實不舍晝夜盈科後進也故學者始而但求小得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水雖未出中而涓涓不息也終則其中未大有若無實若虛如水之旣平而終不盈也惟其如是是以能常德行而習教事久於其道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夫子之思有恆意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無不知而作則疑於無所不知矣故又言知之次以自解多聞多見皆當識之而擇善以從今於多聞言擇多見言識者聞至言見至行言則當審其是非故曰擇行則善惡旣已判然故曰識然亦互文而義可相通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仁道之難聖門每重言之此則易言之者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然其昏明得失則存乎一念之間當其欲仁卽是仁矣非欲者一物至者又一物也於此識取則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培養栽治以待其熟而已矣象山陸氏嘗論治道曰冬至之日陽氣卽應此立志之驗也大冬之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漸至之驗也學問之求放心也亦然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博文約禮相須並進文之所得愈深則行之所成愈篤世蓋有緩於反己自修之實而徒以聞見之多修飾之工爲事者故夫子言此以救偏重之病

子溫而厲章

溫者春生之氣威者秋肅之氣恭者內溫外肅陰陽合德之氣也溫而厲則陽中有陰威而不猛則陰中有陽合二句只一恭字盡之又推出一安字則見其一出於誠而無勉強性之德固若是也三句就一時想像亦可然亦有造見者蓋喜怒哀樂聖與人同當其喜則溫之氣形當其怒則威之氣形及乎喜怒未發則恭之意常在也深體而默識之則知聖人與天地相似

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誣從史記之說、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因逃去之、夫子以是美其讓也、揆以時勢情理、似未必然、當太王時、殷道猶盛、太王亦賢者。安得遂萌不臣之心。縱有是心、將太王自行之乎、潔身而去、以惡與父、是未得爲至德也、有待於後嗣行之乎。不從亂命、以蓋前人之愆可矣。今觀季歷文王、再傳將百年、猶未受命、可以白太王之無是心、故子孫得以終守臣節、不以遂其父祖之志爲嫌也。泰伯何爲急急去之乎、蓋其事與伯夷相似、所謂讓者、讓季歷耳。但所讓者區區岐陽之國、而夫子言天下、後學由此生疑、折之以理、蓋周室將興、其兆已見、泰伯又賢、勢可奄大、以天下讓云者、事後追論之辭、若當日豈然、侯邦遽曰以天下讓商、亦可謂夸而非事實矣、況曰三云者、必也泰伯曾辭避之、而太王未之許、卒乃託名逃去、以遂其志、故曰三讓也、其事與伯夷同、然夷讓於父沒之後、則父過既彰、而宗社幾於無主、故不如泰伯之去於事先、而泯其迹、其無讓名也、乃所以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而爲德之至、比夷齊之曰賢人者有進焉、蘇子由譏司馬遷之書、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輕信、則其虛誣者多矣、此事尤不可以不辨、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暴與慢、鄙與倍、皆相對、暴戾倍理、剛惡也、惰慢鄙陋、柔惡也、顏色但云近信云者、正字與動出不同。已是整肅之意、曰近信、則又見其出於誠然、而可親近、亦是相對說。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前文連記曾子數章、以盡於此、合而觀之、以能問於不能一章是弘、可以託六尺之孤一章是毅、但其根本則在戰戰兢兢以存心、而用力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際而已、蓋心彌小則德彌弘、行彌謹則守彌固、易之大過、任天下之重者也、而以藉用白茅爲基、大壯、極君子之剛者也、而以非禮弗履自勝、故朱子之告陳同父曰、臨深履薄斂然於規矩準繩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不能奪、也可謂得曾子之傳者矣

子曰興於詩章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首一字是用功處、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首一字是得效處、文雖同而意異、然二章之理有可相通者、感發興起是志道中事、卓立不惑是據德中事、純粹完成是依仁中事、至於詩禮樂皆藝也、其精者與道德仁同歸、故可以興以立以成、其粗者爲篇章文辭器數聲容之屬、亦莫非至精之所寓、故彼言道德仁又言

藝而此則混而一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服教而明其意者惟士爲能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然性者人所固有故王道之行使之由於斯道之中可以移風易俗而德歸厚若愚者不安於愚而曰予智則王澤之竭衰世之事也民字重讀其義自見

子曰三年學章

言爲學之久而無求祿之心則其專志於學可望其進矣不是謂三年便學成可以仕也

子曰篤信好學章

篤信好學以所知言守死善道以所行言下文皆守死善道之事而自篤信好學中來者蓋所謂守死者言安貧賤之節不苟合於當世而已若要暴亂之鋒以爲守死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云云者皆不可通矣○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猶有邦之可擇也若夫天下無邦則惟有隱遯不出而已故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然可以隱則隱矣萬一逃名究者鄉國陋知舉世混濁莫適之也矣如之邦不可去亂則惟有固守貧賤以終其身而已故又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反覆說來究歸於安守貧賤而止故曰守死善道也三段重疊復說所謂邦字天下字皆有意指不然末段卻成贅語

子曰學如不及章

及者及前路也失者失當前也與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相似如字猶恐字則形容其瞻前顧後之心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至於民無能名者德之至也功成而萬世永賴文備而天下化成者業之盛也巍巍蕩蕩又曰巍巍乎煥乎皆屬堯說首巍巍亦非指天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此章必夫子因論才難之事而感慨於文王之德記者序列之意乃是欲以文王至德參於堯舜禹三聖之間其首以周才之盛者當日語矣因此而起也千有餘年賢聖之君迭興而孔門論世所推尊者此四者而已故篇端首泰伯而此彙記堯舜文王皆能讓者是皆聖人尚論之微指記者序述之深心也禹家天下後世有德衰之疑然其有天下而不與者與舜同故復以聖人之贊其無間然者終之而萬世之論定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致孝鬼神與菲飲食相對言犧牲粢盛之豐潔也致美黻冕與惡衣服相對盡力溝洫須知亦是與卑宮室相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然經理猶未詳密也乃復濬畎澮距川則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今說此句俱差到爲民謀食上去田功當日自有后稷專司禹雖則壞成賦暨稷奏庶艱食然此章比類文義不是如此

子罕篇

達巷黨人曰章

聖人之或默或語無非教者如此章荅語不是姑以謙辭塞黨人之言蓋汎濫而不精於一誠是學者大病在聖人雖不然然黨人既有是言則直受之而已六藝莫粗於射御而御較射又粗學無精粗而必由粗者始人之爲學往往馳心高妙而有不屑卑近之過此子游所以薄灑掃應對爲末節而見譏於子夏也聞人言而思所執一則虛受反己二則教弟子守約務近非苟爲謙而已也

子曰麻冕禮也章

變禮從俗之事聖人亦偶爲之然過禮而不失乎恭儉則爲之可也過禮而至於干僭則寧違俗而守禮易之小過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其義與夫子之言同

子絕四章

我乃私意之根雖不動念而不化者易之艮所謂身也有我則不能廓然大公故不能物來順應而有意有必有固若物來順應則物未來而私心妄念之不生何意之有應物而不累於物何必之有順理以應之而不滯於物何固之有如是則復還於太虛而無迹何我之有蓋毋意則所發者皆天地之心元之德也毋必則爲不計效施不望報亨之德也毋固則因物付物利之德也毋我則不言所利貞之德也三者皆歸於無我而行乎無我猶貞之終始萬物也不獲其身而不私於己故能不見其人而不繫於物聖人之與天地相似者如此

大宰問於子貢曰章

曰夫子聖者與猶疑夫子之非聖也曰何其多能也將以多能爲聖也固天縱之將聖是破其疑非聖之心又多能也是破其以多能爲聖之見曰自是天縱之使之至於聖而又多能也聖固是天縱多能亦是天縱子貢此語可謂智足知聖而無改評者故夫子合子貢之言而與太宰相答曰吾之

多能、太宰知之乎。由少賤而習於鄙事之故耳。君子且不貴。況聖人乎。蓋避聖之號而又示人以學聖之方也。然前答黨人、則欲專於執御之卑。此答太宰、又言不貴鄙事、意似相反而實相貫。黨人譽夫子以博學。就藝言之。故夫子因所謂無成名者而審所執。蓋克勤小物。亦學也。專精於一。而不務博者。學之要也。太宰因多能而譽夫子以聖。則不知有德、藝之分。故夫子不讓多能之名。而爲之明君子之學。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務本而不急末者。尤學之要也。聖人之因人答問。莫非至理。固如此。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時蓋有因夫子應問不窮、而矜其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解之。言我安能有所知識。但有至愚者問於我。我亦必叩其所疑之兩端。而爲之反覆竭盡耳。凡人心有兩端。故疑而問。叩者、推究以發其所疑之兩端也。聖人之言、雖是謙辭。然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其所知者外也。聖人貫通萬理。而融會於一。因物以應。觸事而形。區區以聞見之富、知識之多、求之者末矣。記者記此於太宰答問之後。亦其微言有以相發故與。

顏淵喟然歎曰章

仰之彌高四句、乃顏子造聖根基。如周公之不合仰思、夫子之發憤忘食、皆此意也。欲罷不能、足承循循善誘意。既竭吾才。是承博文約禮意。誘之則有以發其志。而不能自已。博之約之。則有所用其力而得以自盡。因顏子此言。而夫子誨人之誠心與其立教之成法。皆可見矣。如有所立卓爾。知之明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行之未熟也。蓋夫子之自言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骸有幾微之未化。則不能從心所欲。而與之相應。至於心即體、體即心。然後能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所謂不言而喻者是也。顏子見道之眞。心欲從之。而似有未能從心者。蓋夫道谷親而[illegible]道。如未見。德行加修。而撿身若不及。雖曰未達一間。然聖賢日新不已之心。固自如此也。此章當與吾十有五章合看。則孔顏之學可窺。周子所謂發聖人之蘊。敎萬世無窮者、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樂正所該者廣。凡律呂聲音器數皆是。然詩爲樂章。乃樂之本。故又以雅頌得所特言之。得所亦有二義。篇什失次。釐而定之。工歌僭差。辨而明之也。如文王大明綿、天子所以享元侯者。則叔孫不拜。三家雍徹、而夫子譏之。則當日所用僭差可知矣。

子曰衣敝縕袍章

詩言何用不臧、蓋謂有不忮不求之心則自此而用之。何所不善乎。非謂其止於此也故夫子言不忮不求。道固當爾。用之則無不臧。豈可以是便爲臧乎。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章

此章比喩者。廣然當亂世而秉禮行義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等人最相似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參以古今之說。皆言賢人君子。獨善其身。雖處淫昏之俗。如風雨之晦。生悍戾之邦。如霜露之零。而喈喈者不輟其音。

蒼蒼者不改其色。秉禮義以終始。故詩人願見而思從之也。不曰不彫而後彫云者。蓋松栢未嘗不彫。但其彫也後。舊葉未謝而新枝已繼。詩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道之將廢自聖賢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但能守道而不與時俗同流。則其緒有傳而其風有繼。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蓋有傳有繼之義。而先儒以遯世无悶之君子處大過之時者當之也。然後知三字泛說。蓋言遇變亂乃知道之是特勉人之爲松栢云爾。不在世之知不知上寄慨。

鄉黨篇

褻裘長短右袂

褻裘長、則朝祭見賓之裘、未必長也。蓋行禮之時長則慮其躡而顚蹶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一身有半、如舊說恐非便、蓋比一身僅半耳、此亦常服、不必齊也。凡古書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之類、有與又字同、言十又加一、十又加二也。然亦不必拘、如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省曰三分有二、未嘗不可也。禮記凡市飾僞之禁、在民者十有二云云、老子、生之徒十有三云云、說者必欲求十二十三之數、而終不可得。若知通用文法、則是飾僞之禁民

工商賈、於十分之中、各居其二也。生之徒、死之徒、及出生入死者、於十分之中、各居其三也。蓋十分之中、四分之、則二而有奇。三分之、則三而有奇。擧成數而略其餘爾。

狐貉之厚以居

裘以輕者爲貴、厚者以居、尚儉也。若朝祭之類。則輕者以爲華。而且便於擧止。

色斯擧矣章

色斯擧矣、易退也。翔而後集。難進也。夫子偶見山梁雌雉之如此、而歎其得緩速之時也。當其集也、子路拱而望之。遂三鳴而起。又所謂色斯擧者也。

孟子以仕止久速言孔子之時記者記此篇終其此意也與

讀論語劄記二

安溪李光地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凡一代風俗多是前一輩人質朴重厚誠意有餘及乎文貌愈繁則誠愈薄矣野人君子言其似也夫子願從先進亦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意中字不重

季路問事鬼神章

程子之言至矣中庸言順父母而繼以格鬼神又以舜武周公之孝質之易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其理皆在夫子答季路所言中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章

夫子往往以回與賜較則子貢之爲高第可知然所知則有明睿推測之分所存又有樂道憂貧之異故夫子欲其知所以未至者而求自進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不踐迹者天資之美暗與道合而不必一一踐迹也然必踐迹而後能入於室如匠之規矩如射之彀率精深微妙由此而得神明變化由此而生子路勇行好義其天資在善人之上然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問文以禮樂之論則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是皆不欲踐迹之意故夫子亦數其未入於

室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集註形容曾晳之言志處當分三節看有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是言前一節意凡人心有私欲則無論役於名利卽竟日讀書講藝終未到灑然處若拔出人欲之外則天理自流行于日用之間食息寢興無非是者頌詩讀書領其趣也老安少懷樂其眞也卽至泳味日月嘯傲山水無所不可此其學之自得處也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是言中一節意暮春之時童冠之侶風泉詠歸之樂皆是當前景物樂乎此而無慕乎外蓋無意於求知也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是言外一節意時令之和同羣之驩遊以寫心詠以言志是卽與天地萬物同流得所之襟懷樂堯舜之道者之氣象也曾晳狂者嘐嘐慕古夫子所欲偕之道者故朱子極其形容如此○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固聖人所期許然成材於身以著用於世乃是學之踐實處曾晳問三子而夫子皆與之但哂由之不讓耳虞廷九官如稷契皐夔之侶皆終身於其職業而不變惟其心與聖人同是以皆爲聖人之徒也故使三子而有求仁之功則皆三代之英而不嫌以才藝自局使曾晳而有掩言之行則亦中行之選而不至以狂簡自終矣他日夫子論三子皆曰不知其仁也故與曾點者所以進三子也又曰不知所以裁之故與三子者又所以裁曾點也

顔淵篇

顔淵問仁章

仁之所以爲仁者心存而理得之謂也心存則一元之善於此在理得則大公之道於此行此仁之成德然也禮由仁而生故由禮可以至仁敬者禮之本也至乎敬則心存矣節文者禮之用也合乎節文則理得矣此復禮所以爲爲仁之要也然人所以不能復禮者形骸爲之累也爲氣所拘則昏爲物所引則馳必也勝怠以撤其昏然後敬立而禮之本可得必也勝欲以止其馳然後義形而禮之用可修此克己所以又爲復禮之端也克者對敵之稱也人心與道心爲對故曰克復者返本之謂也理爲人性所固有故曰復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句只是申足上句之意非推出以效言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句則是提醒鞭辟處○顔子聞言心通而直請其目蓋是欲知工夫條件不至泛用其力夫子言己字便是大綱說禍

聽言動便是其目所謂形骸之累不離乎四者之間而所謂禮之體用舍四者亦無自而見其切於身也非禮己也勿之克己也何中便有必由禮意復禮也勿字內亦包敬義兩意存誠以絶其源審幾以遏其動若顏子之心齊而不違復乃事斯語之驗也

仲弓問仁章

顏子資高而學到故夫子直以克己復禮告之其間誠明兩進敬義交立顏子自能喻之不待諄諄也仲弓未如顏子故夫子分段詳說見賓承祭是主敬是存誠不欲勿施是徙義是行恕由此而進之與克己復禮同歸然而言之詳畧異耳

司馬牛問仁章

告牛者雖又與顏冉殊而理則不異蓋嘗存乎難之心者敬也必力行乎難之事者義也嘗存乎難之心則撿身不及而無易由言矣必力行乎仁之事則恥躬不逮而言之不出矣

子貢問政章

古者兵寓於民非如後世別有兵之目也然則所謂去兵者馬牛車甲器械之不備戰陣之未講焉爾如新造之邦內荒之歲所急在生聚儲蓄安集勞來何暇於厲戎講武此不得已而去兵之說也

去食與無食不同如傳載易子析骸是窘於不得食耳非去之也去之者若遇凶災則損經用薄祿廩而不一毫多取於民之類此不得已而去食之說也自古皆有死是說到義理盡處言極去食之禍不過至於死耳雖死信猶不可棄也況未必至於死乎

棘子成曰章

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言質之須文猶文之須質也若以其鞟論之則虎豹犬羊無異惟其文之炳蔚是以超然異於犬羊之鞟耳如將廢文存質一句隔斷則上下文意承接不去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

百姓足四句不可如平時泛言君民一體之義須字字對年饑用不足說蓋年饑之時百姓必死亡流離邑里將虛田卒汙萊於此不加寬恤而厚歛之是避小不足而就大不足大不足者將至矣故惟加惠於民使之樂生安土則君雖損己節用亦無憂於不足也如百姓不安其土不獲其生則君之不足有不止於今日者如此方與哀公之問相應抑哀公斯問也其將喪邦乎年饑不憂民之饑莩而憂用之不足此豈君道也哉有若若爲不喻其意而憂民用之不足者故對之曰盍徹乎及公

明言其意然後以當使自姚足者告之雖達其本意以諷君實亦切乎時務而忠告也

子張問政章

忠是所居倦是所行今日居之無倦者以事存心也行之以忠者以心制事也二句相爲首尾

子張問士章

質直則存忠信好義則能徙義此是有實德實行者而又不敢徑情直行察乎人情思其所以處之者而退讓以下之此所以誠乎行著謙厚之風聞而邦家必達也色取仁則非質直行違則不能好義居之不疑則又自以爲是而不顧人之是非此即聖人所謂鄉原者是以克其欺世盜名之術亦能使邦家必聞而去達之道遠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此與荅子張者辭異而意同主於誠則不動於私矣正其義則不謀其利矣愛惡之私不行則必無徇忿忘身之事矣

樊遲問仁章

遲因問知而未達故見子夏而猶以爲夫子專言知也謂夫子專言知則能使狂者直一語未知其爲包仁而言集註當云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故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曰又者對

前旣未達而立文耳子夏荅之不過發明使枉者直之迹似未有以破其疑者全在富哉言乎一語問發遲心故悟而不復問也

子路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章

先有司者以身爲有司倡也如倡之以廉倡之以惠倡之以勤皆其事也雖有不侵下職意然非所重赦小過承有司來亦是說在官之過誤先有司則自治也嚴而下皆相師赦小過則待人也恕而人得自盡至舉賢才尤爲政之要務不但使有司得其職而所以勵人材成風俗者在於是也故子游爲武城宰而夫子曰女得人焉爾乎可以觀聖賢之用心矣〇人其舍諸言爾能舉爾所知則人喻其意皆引類相先有以佐爾之不逮矣語意相承非謂但盡己職而餘委之人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正名者如告齊景公之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子路亦知夫子之意有所指而遂以爲迂此所以卒事亂邦而不悔也夫子旣深責之而又詳以告之蓋名分不正則出之於口而言已不順矣言不順則不即乎人心之安而不得乎事理之正事何由成乎事且不成况能興禮樂以教化於人乎政

事亂於上教化獘於下勢必刑罰苛紊而民無所措手足矣是故事之可行者必可言也可言者必可行也行成於言言依於名可以正名爲空言也而忽之乎夫夫子而爲衛則必待衛君感悟而求所以處於父子之間非特正其名而已也顧聖人之辭從容含蓄言正名則實事在其中矣子路未喻其意以爲夫子當此之際而欲正名則空言而不可施於事夫子言如此者正欲使其可行也夫人倫乖亂則發號施令其誰服之率作興事其誰勸之教化刑賞以何爲衷不可一日而立於臣民之上矣奚其爲政哉○春秋道名分可謂一言以

蔽之夫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夫子修辭不過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蓋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爲孔子之刑書皆不離乎書法抑揚輕重婉直微顯之間而得之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者如此

樊遲請學稼章

使樊遲但爲營生細謀而問則後來夫子所言若與問不相應蓋樊遲亦是以稼圃當實學而欲講明其說如漢書之有九流亦學者所宜游心也然籩豆之事曾子不屑况稼圃乎故夫子拒之而復言其遠者大者使之聞之

子曰誦詩三百章

國風雅頌之規模次第自修身齊家以至平均天下其每體之中則治亂興衰之變具焉其爲教則溫柔敦厚學之者又必發舒仁恩而足以言故授之以政則宜知邦國之臧否使於四方則宜能片言以講信立誠而息紛也若但玩其文辭則榮華其言伸其佔畢則小成其道所誦雖富亦何貴於窮經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

自苟有用我者至此三章皆就當日時勢言之而約略其得效之久近耳假令王者是繼治而興或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何待於必世哉然夫子自言

其有成之速則十倍於王者集註分別固確抑亦其存神過化之妙有以自知者爾書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使周公而在必猶有神速於茲者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章

欲速者心之躁見小利者心之私二者有陰陽之不同而其病亦相因凡大事未有速成者故欲速者其見必小心存於久遠則不爲利動故見小利者恒由於欲速

葉公語孔子曰章

父子相隱以其爲情理之正故曰直此固然矣然

亦止於隱而已。若出而辨其非。襮則又非直也。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故於魯國之惡辱則諱之。然辱而曲非在我。則又不諱。是則其諱也。乃公道之。不可奪。孝子慈孫不能改者也。故觀其隱則直在其中。奈何揚親之惡以爲直乎。以夫子答司敗之言觀之。意極分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必也狂狷乎。此句語意當玩味。意中。便恐有似中。行而非中。行者。故言既不得中行而與。則無寧狂狷耳。蓋狂狷與中行不相似。而進取之志可以裁。不爲之行可以進也。惟孟子知孔子之心。故引此

章之語。既釋其意。而遂繼之以鄉原德之賊也。後又明其爲似是之非而足以亂德。乃此章之義疏。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同德故和。以義相濟故不同。同惡故同。各懷其私故不和。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無愧於己。故泰。檢身若不及。故不驕。有恃於己故驕。與物常相形。故不泰。

憲問篇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於克己亦似也。然中間少一復禮。便不是本源工夫。子路不忮不求。夫子曰何足以臧。意亦猶是也。鋤根荄者。將以殖嘉穀。疏壅塞者。將以行泉源。夫克伐怨欲者。將以求吾心之德也。吾心之德必居敬以持之。明理以克之。則人欲有日消之勢。此則顏子四勿之功也。憲之不行。必也强忍力制。而未有本源功夫。縱使能之。而無天理流行其間。猶之根荄既鋤而嘉穀不生。壅塞既疏而泉源不至。此異氏之學所以異於吾儒。而告子之不動心所以別於孟子也。蓋狂者於天理有見。故嘐嘐進取。而其行實未修。狷者持守有力。故

有所不爲。而於本源未徹。夫子於中行之外則思狂狷。其未許以仁也。正其所以進之也與。

子路問成人章

欲兼四子之長。便須有窮理制心養氣達材之事。皆實學也。又云文之以禮樂者。四子之長未能純粹。文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化其所短。所謂主善爲師而協于克一者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是以義動而人心服也。如其仁。集註作誰如其仁者。似太重。蓋管仲雖能使桓公以義率諸侯。然未免所謂五霸假之者。若仁

則王者之事矣。語意猶云似乎、亦可稱仁也、蓋未成乎仁者之德、而有其功。固不可沒也。體味六字、

其酌輕重、銖黍不差。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一匡天下、一字非統壹之義。乃粗與之之意。言東遷後王室陵夷。蠻夷猾夏。至是而始一正也。○夫子於管仲、小其器而大其功、至子糾之事、於子路則置而不論。於子貢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夫死者爲夫婦之諒。則不死者無過矣。先儒求其說而不得。故以爲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兄當立而弟不當立。故仲所輔非正。而不死其難可也。夫

所從之是非。當預決。既從之而敗。乃曰去邪歸正云者。豈君子之道哉。況桓之爲兄。僅見於漢志薄昭之言。周人之書。皆以爲糾兄桓弟。則此事本足據以爲斷。且非嫡長而無先君之命。則皆不當立者。何論兄弟哉。愚意君臣之分有定者有未定者。當齊之亂。庶孽交爭。則桓糾皆非君也。輔之者既無先君之命。意如戰國之爲賓客者爾。則管召亦未爲臣也。既未正其君臣之義。故死者徒可云諒。不死者未可以背君失節之罪加之。則其事在不論之列而已矣。若王魏則受命輔導君臣之義定矣。以此別二事之是非則可。桓糾之孰爲弟兄非

所論也。

陳成子弒簡公章

或問夫子欲伐齊、但聲大義於天下乎、抑必有以勝之也、曰兵以義動、有勝之理、況所謂以魯之全攻齊之半者、正所謂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乃行師之要。亦未必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所謂近思、亦所謂愼思、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者位也。

子曰不逆詐章

逆詐億不信、不得謂之先覺者。偶或得之、而所失

者多也、萬一以誠爲詐、以信爲不信、則其害也大矣。君子之先覺、不徒欲窮物之遁僞、蓋將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今自立於不誠之地、則化之也無本、而處之者必非其道矣。奚貴於覺之先乎。易曰、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易者險之反、簡者阻之反、以險阻遇險阻、則必不能知險阻、而亦無以處險阻者、惟易簡則知險阻而有以處之矣。若無易簡之德、而徒曰無忒無慮云者、使其果能息機忘物、猶未足爲賢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不怨不尤、無求知之心也。下學上達、無致知之道

也蓋於世無名利之貪於身無隱怪之行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然天理固如是。是以天必知之。而人或莫知者。天人理一而分殊。形氣所隔。雖與天通。故也。乾坤之心。至易至簡。在人惟至誠之道。與之黙焉而相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在人惟不顯之德。與之泯然而同歸。子貢之在門、可謂聰明而智足知聖者。然陸子靜謂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未必能如曾子之見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必能如子思之知其浩浩。故夫子以歎發之。因以所自得者告之。蓋與天何言哉。及一貫之語。皆聖門第一義也。

子路問君子章

修己以敬者、以敬修己也。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者、以其修己之敬。推之而安人安百姓也。修己安人安百姓。內自有功夫。然皆必以敬爲主。敬者德之。本。而禮之實也。他日言知德者鮮。又言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則此亦是因子路所不足者而告之。故每未喻敬道之大。而請益也。

衛靈公篇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此章一貫。與告曾子者、同異宜致思焉。論其同。則夫子一貫之道無兩也。兩則非一矣。論其異。則彼以忠恕釋其意。而此以多學而識。發其端。集註言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者。是也。蓋所謂一理渾然者。一而已矣。就其汎應曲當處。則是以行言。就其融會貫通處。則是以知言。皆因二子平日所從事者而啓發之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章

集註德盛而民化。不待有所作爲。是本意。紹堯得人。尤不見其有爲之迹。是兼意。正如有天下而不與。亦不獨舜禹。以其皆自布衣崛起。故特表而出之也。恭己正南面。正是形容其盛德之至處。如講此句。仍以紹堯得人意參人。便不是。

子張問行章

忠信者、由中而有實也。篤敬者、淳厚而謹飭也。此只是一誠字見於言行者。如此分之。則忠與篤者。發於誠之存。信與敬者。形於誠之著。君子以誠存心。所謂德也。凡事之有得於己者。必其根心。而常顯諟於動靜之間。所以參前倚衡。無非是物。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顏淵問爲邦章

顏子問仁。而夫子以克己復禮告之。至其問爲邦也。亦即此意推而大之耳。四代禮樂。乃禮之大者。放鄭聲遠佞人。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見於用者

也有天德然後可以語下道故其言之相爲表裏如此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此章專以制事而言故首曰義以爲質以義制事也義之體至於直或恐其節文之未備義之行至於決則恐其遜讓之未修然其成也歸於信焉蓋誠意周於事故始終如一而不懈力行以明信故表裏如一而不慮也義以爲質如木之幹禮行孫出如華葉信以成之則如果實之成復有其根榦而內外之道合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此章毀譽命言而意多在譽蓋毀者內實不直而外沽直者也譽者心迹俱不直者也曲意徇人違心阿世其意以爲時非三代民心漓澆不如是委曲而不可行耳故夫子謂吾之於人固未嘗毀之而沒其眞亦何嘗譽之而過其實間有近於譽者亦必有所試驗而決知其將來耳非吾獨好直也蓋以斯民也恒性不改秉彛難欺世歷三代所謂用舍衆錯彰癉命討無非以是直道而行之者也三代既不易民而治則生今之世亦患吾不能行古之道耳而何患乎民心之不古也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集註於此章語意有兩轉言君子之業謀道而不謀食然謀食未必得食而謀道祿在其中似乎謀道乃所以謀食者然君子之心則憂道而不憂貧祿之得失蓋有所不計焉爾豈同於謀食者之心哉義理極爲完備若還直說下即是今日科舉之學非道也

子曰知及之章

此章似專爲臨民者發知及仁守是修德之事若知及之而仁不能守則誠意有所未至德行有所未立雖其知之所至或有得者終不能久於其道而必失也莊涖動禮則出身加民之事所謂出入

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粹然以先王之道文之然後盡善也蓋知及仁守所謂道之以德也莊涖動禮所謂齊之以禮也他日對哀公問政既曰知仁勇以修身而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而列於九經之首內外相須本末乃備前篇所謂修己以敬上好禮則民易使者意亦相通也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語意蓋云與其不均寧寡與其不安寧貧也夫一物而衆分之

烏得不寡然寡非所患患其分之不均雖欲守其寡而不可得耳寡之又寡必至于貧然貧猶非所患患其勢之不安雖欲守其貧而不可得耳夫子又釋其意以爲均雖不能無寡然皆少有得焉則已無貧矣況均則必無不平之爭其勢自和和則有相通相濟之誼并可無寡矣如是則必安安則無論不寡不貧也雖或寡而至於貧然釁孽消而根本固必不至於傾矣此有國家者之常理即以一父之子驗之可見也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者以此○遠人非指顓臾正對顓臾在邦域之中而至近者言之言雖有遠人不服

疑乎可以動干戈矣然且猶來之以文德況如顓臾之在邦內乎遠人不服而不能來應前修文德一段邦分崩離析應前均和安一段○大抵季孫冉有之意不過欲兼併顓臾以自封殖則患寡患貧其本心也及夫子責之乃以爲子孫憂是謀則患傾又其飾說也夫子以爲三者之計皆當以均安爲內治根本之圖耳根本固則自無傾之患而貧寡不足計矣雖有强鄰敵國力足相傾者猶當修文以來而勿競武也今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則在邦內者不足憂不均而分崩離析勢將不安而不能守則可憂者蕭牆之內而邦內又非所憂也奈何以患傾自文而謀動干戈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上文首言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後云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上文只言諸侯大夫陪臣專政而後又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首尾若不相應而義理實完密蓋由前之言則自諸侯不得干政而大夫陪臣不得與於國命矣然有道之世公天下以爲心諸侯雖不敢擅禮樂征伐之柄而方伯連帥未嘗不承流以行禮樂征伐之事特不如今日之出自大夫耳大夫士雖不敢專政而政之得失有位得而議之或昌言以諫或微言

以諷特不如今日之庶人紛紛私議耳此理不明而徒區區懲於禍敗故至秦而滅國罷侯天子孤立於上其禍究於阬焚則士大夫之陳列無聞而誦說亦窣矣可見聖人之言完全無弊也然此意在言外推論則及此耳○此篇每章俱稱孔子當是一人所記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三者各由淺而深友直但足以聞吾過友諒則有以進吾德友多聞又有以廣吾學也友便辟但相習以文貌友善柔則相諛其過非友便佞又相誘以機變也似不必兩下相對說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三者亦各由淺而深。樂節禮樂。則有悅學之志。樂道人之善。則有公物之心。樂多賢友。則日有進德之效矣。樂驕樂者。其志始荒。樂佚遊者。荒而蕩。樂宴樂者。蕩而溺。且昏矣。亦似不必兩下相對說。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言未及之而言者。君子之意已形於顏色。但語次未及耳。未見顏色而言。則縱臆妄言。絕不察人意之所在。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朱子常說敬字之義。謂惟畏字最相近。以夫子此章觀之。便是學者持敬工夫有着落處。終日之間。常知天有正命。帝有明威。凜然常在心目而不敢肆。而又致恭德位之人。尊尙聖賢之書。如是而有不敬焉者寡矣。明道程子嘗論易語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此三者。君子所以齊戒而神明其德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九思雖發於日用之間。而聖人言之。蓋自有序。耳目之官不思則蔽於物。雖欲用其存養省察之功。不可得也。故視聽居首。外誘旣防。則應物者不可不愼。故色貌言事次之。此六者皆所以閑邪存誠涵養之事也。至於問辨。而不蓄疑。懲忿窒欲。而不迷於利害之機。則又窮理修身之要。爲學之至切者。故以是終焉。案洪範以思列於五事之中。夫子則以思貫於九者之內。蓋視聽言貌。雖與心相對。而莫非心之所爲也。故孟子初以小體大體分擧。後乃以思爲主。而曰思則得之。其深得洪範論語之意者與。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以字與則字不同。不可說似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蓋求志是進德修業事。必隱居以求之。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苟有易世成名之心。則志爲之奪矣。達道是濟人利物事。必行義以達之。道之將行。必自重而不自失者。固義也。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者亦義也。苟不能進以禮退以義。又或憤時絶俗而羣鳥獸。則道又爲之失矣。聖門惟顏子庶幾。故陋巷簞瓢。所以求志也。如由也求也赤也。皆欲以材具自見。夫子雖許以從政。而未槩於心。獨於曾點漆雕開有取焉者此也。至行義達道。即夫子一身可見。雖汲汲於濟時。然而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雖栖栖以終老。然而所在求行。志不舍命也。蓋進退之義固當如此。故必行義而後可以達道。他

口又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極至之論也

邦君之妻章

夫子作春秋於夫婦之倫極重故其名稱必謹此章必夫子嘗言及之故門人記焉后夫人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君必尊之敬之重其耦也然陽大而陰小夫行而婦從后夫人必謙卑自抑而不敢專於君然後兩盡其道矣春秋書法逆則稱后如逆王后於紀先尊王之命也歸則稱女如紀季姜歸于京師次存后之謙也其在侯邦則逆書女而歸書夫人以稍變天子之書法然觀此章所記則先

成其尊次遁其謙其義與天子同也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本國自稱則曰君夫人猶稱其君曰君也稱於異邦則曰寡小君猶稱其君曰寡君也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稱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專君以順夫人意也春秋書法其生也曰公曰夫人薨在本國自稱之辭其葬也曰我君我小君則以古者葬禮同盟畢至故加葬於我之上者人來葬我也人來葬我則用對異邦所稱之辭矣曲禮錯說故知後儒雜記非孔門舊書也

陽貨篇

子曰性相近也章

言人之性雖有氣質不齊然皆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則其性皆超然貴於萬物槩而言之皆相近也其智愚賢不肖之所就懸絕者由其習使然耳如在上之化行父師之教豫所耳見者皆正言正事所服行者皆孝弟忠信則未有不同歸於善者惟其生薄俗比匪人薰蒸漸染日究汚下此猶未可罪才之殊也而豈可以言性之異也哉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卽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

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且如言國家尊賢則大賢小賢皆可謂之賢言使能則大材小材皆可謂之能故言人性之善則雖有昏明强弱之差等皆

可謂之善爲其相近故也故曰孔子之後唯孟子獨能明性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上章言性相近習相遠則是雖有智愚之不齊唯其相近也故皆可以習而轉移習於善則雖愚必明習於惡則罔念而咎也上知下愚乃氣質絕遠之甚者是以上知雖習於惡亦不磷不緇而不爲惡下愚雖習於善亦自暴自棄而不爲善非其才之不可移也其志之自不肯移耳自上知以下下愚以上則善惡皆繫所習故習不可不愼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恭者持己之嚴寬者待人之恕二者其本也恭而根之於信則人不徒貌敬而心倚之矣寬而濟之以敏而不獨脩則易從而人歸抑且悅以先民而業建矣蓋能恭寬則人之敬愛兼至能信敏則人之心力齊協然四者之行必有實惠加於人焉故有敬愛之心者足以自達心力之協者得以自盡此五者大而言之治天下不過如是近而言之雖州里不可棄其實則皆心德之流行而已故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仁知性德之大者信直其質也勇剛其用也仁知子路學所未至故言其蔽以開之信直勇剛子路資之所近故又言其蔽以戒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此章雖教人學詩之法然學之序存焉學始於興起善心故首興次則考究事理故次觀內必從事於涵養而得其性情之正外必用力於躬行而明於分誼之大其餘則微物亦多識焉無非所以博義理之趣而爲畜德之助也聖人一言而先後本末兼擧者如此

子謂伯魚曰章

此必因教小子而伯魚亦在側又特問而教之使

之且就二南而學焉則全經皆可次第通矣詩有四始雅頌則達乎朝廟者體大而施遠二南者造端夫婦者也居室之中垣堵之內若於理無所見於道無所得雖州里行乎哉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子曰予欲無言章

與無隱章意義雖同然彼是因以無言疑夫子者而發此是因以有言求夫子者而發言因教者所必有然有聽之以爲義理已盡於此不復思繹者有聽之以資知見不切身心者尙有聽之而因繳繞於議論之間反生他病者若善學者直須立爲

一己之志以觀聖人之作止動靜而窺其意指之所存則所以領畧者深而啓悟者切覺得事事皆與自己分上相關於此有疑而復加以質問則沛然矣時行物生以記禮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霆流形庶物露生者觀之則似皆以喩天道之至教然在此章則以時行喩教物生喩學似尤警切蓋四氣嘿運莫非天地一元之心萬物受之皆若嘿喩乎天地之心而變化滋益其機有不容已者此豈化工者諄諄然命之乎大抵聖人此等話頭皆是於學者身上極其親切理會得者便須有得力處不然只作一高大微妙道理說過失之遠矣

微子篇

子路從而後章

不仕無義以下是責丈人之失君子之仕也以下是表夫子之心道與義是一是二卷而懷之可以傳後舉而措之可以濟時者道也舉而措之而不失己卷而懷之而不忘世者義也詳見前篇

大師摯適齊章

大師兼堂上堂下之樂者亞飯三飯四飯以樂侑食奏於堂上鼓鼗以倡笙管奏於堂下貳大師者少師與堂上堂下之歌笙相應者鐘磬立言之序不苟如此

周有八士章

此篇首記三仁明商之亡在乎播棄黎老因奴正士也故連類以衰周之事繼之其終復繫以姬公禽父問國之訓周初人才之盛惓惓屬望之意切矣文中子曰終之以豳風明乎變之可正也

子張篇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日知其所亡是知新月無忘其所能是溫故然夫子言溫故知新不獨序固如此蓋有新故相生之妙存焉故中庸用之以該尊德性道問學其契悟也深矣譬之食物而化則與臟腑相入養而無害

又可使飲食益進而膚革充盈也先言日知其所亡不惟新故截斷亦恐所謂故者迹焉而已此所以爲聖賢之言之別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博學未足以近仁然不博學則工夫無所依據故夫子言博學之又言學以聚之皆以是爲稱首也至能篤志則心有所存而專一不二矣切問則意有所爲而事事必返諸己矣近思則以心體之以身驗之而此理幾於在我矣故曰仁在其中子夏言未學必謂之學意偏於言行此言仁在其中意又偏於言學先儒蓋嘗議之然可見其兩下用功

各有得力處豈後世學者所可及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三代之世小學之敎雖卑然實所以培其根也大學之敎雖高然乃所以達其支也故以道體言之則性命身心爲本威儀文辭爲末學記所以有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之云也以功夫言之則小物細行乃所以爲大德之基故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豈非又以此爲本哉子游有見於道體之高子夏有見於功夫之實其意皆善也然子游直以小學之收放心養德性者爲末則似有異乎聖門敎弟子之指觀子夏破之之論又似乎聖門之敎固當先末而後本者易不明言此之卽爲本乎是子游以灑掃應對進退爲末而子夏亦姑曰末云爾物有本末而知所先後者其旨終未甚瑩也故曰孔子没而微言絕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立使植其生而又綏以安之懷之道使從吾敎而又動以鼓之舞之子貢以是贊夫子其於治道亦深矣哉

堯曰篇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

政之大端惟養與敎惠而不費欲而不貪是養邊事勞而不怨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是敎邊事損上益下以加惠小民是養之也然費則事有難繼念切於惠民者是欲也然貪則心有難久所謂貪者或求其報或干其譽皆是也先之勞之以率作興事是敎之也然怨則無樂從之心敎民而使之可象可畏是泰也威也然驕猛則無親附之意如此則不能純美必去其疵病而後純者也大抵惠而不費勞而不怨且就政事言之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則直推至於爲政者身心本原之處乃上二句所以美惡之根也易曰弗損益之惠而何費焉又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欲而何貪焉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勞而何怨焉孝經曰其政不嚴而治其敎不肅而成泰而何驕威而何猛焉蓋君子之以愛宅心者純而以敬律身者至自然使百姓有食力不知趨事不倦之效孟氏所謂利之不庸勞之不怨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是王道也四惡則反是不敎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蓋不但無躬行之先而且無法制禁令之常虐暴賊正與驕猛字相應欲其無怨不可得已欲出則吝其利欲納則又吝其名無大德而屑屑計較於小惠之間是有司之事也吝字有司字正與貪字相應欲其無費不可得已此皆起於霸者尙力任

法小補驪虞之所爲而其流弊則有不可勝言者與虞夏殷周之道遠矣記者次此於論帝王之後蓋有指也

子曰不知命章

盡其在我者而聽其在天者謂之知命不知此則無入道成德之基故曰無以爲君子卓然於義命之際似乎可以立矣然義之中節文詳備不知此而持循於日用之間則自信或不篤而自守或不堅故曰無以立身既立矣而德業之助則在乎人言者人心之聲也苟非窮理而有以知言則是非莫能辨因之而邪正莫能知故曰無以知人○知命則立志之驗知禮則持敬之功知人則窮理之效是亦先儒論學之序也

讀孟子劄記一

安溪李光地

梁惠王篇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前半章發其仁民之心至老吾老一段結後半章導其仁民之政至五畝之宅一段結○始則使之返求於一念愛牛之微既笑而不自解告之以故乃戚然而自傷然後用心之輕重可得而叩也繼又使之返求其興兵構怨之由既笑而不自言告之以故乃愕然而自失然後發政之善否可得而論也蓋戰國之時功利之毒中於人心者深而害於政事者大其於天理若異朕然於王道若隔世然是以委曲費辭如此之甚凡讀七篇須作兩意求之其於學者言也根於理者深而發明精切其與當世諸侯士大夫言也迎其機者速而枝葉繁多學者固當於講學明道者而盡心焉至於反覆開諭而近於瑣細援古切今而隣於牽合者尤當察其救世之心取於一時之有所發以悟愚蒙而破功利得其大者而不滯於小斯爲學孟子之要矣○一見梁惠而爭義利之分一見齊宣而嚴王伯之辨非仲尼之徒之傳者則不以進此開篇大指也韓愈言孟子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伯可謂領其要者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此章先言仁智後言勇雖因荅問語次及之然可見二德相成之理蓋平日而懲小忿善交際非大勇者不能有事而救生民畏上帝非至仁大智亦不足與於斯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又曰君子義以爲上言勇而不離乎仁義者是孔門家法也

滕文公問曰三章

此下三章皆爲滕文公策存社稷之事易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是太王避狄之事也又曰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是周公安四國之事也二居下位則可喪貝以避難五居上位則不可臨危而失守太王雖侯邦然自周之先數遷及此邠國非受封之舊也則去之可也周家新造而有四國之亂周公有社稷之寄者也義與存亡而已滕比之太王則文耶世守比周公則不能自存之小邦也故於二者可以擇而行之擇者易之所謂億也億者權其事勢義理之輕重而已先儒言孟子得易之用此類是也

公孫丑篇

公孫丑問曰　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孟子之不動心迥非諸子之倫而先稱告子後述黝舍見不動心非難而得其正者爲難至於引曾子之言然後爲孔門之心法孟子之所以自得者已露其端矣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無暴其氣

告子此兩言者乃其爲學之要欲人識取眞心處也言不得於言則此自言語事耳不可誤以爲心不得於心此則須有以治其心不可誤以爲氣故必也離言以求心離氣以求心而心可得矣孟子謂就二者較之心是氣之根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猶可也理又是心之根源而言卽理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乎又言心固所以主宰乎氣氣亦所以充塞乎體故志之所至氣必隨之而至如帥之所在三軍必從凡人當持守其心不可使之妄動而亦當調和其氣不可使之暴發本末相須初不相離告子之說未盡可也○先至者爲至繼至者爲次文義是如此集註不如此說者以下文有志壹動氣避其複也然正不妨複說以起下句

既曰志至焉　而反動其心

丑疑志至氣次則氣隨心之所之又必兩致其功何也孟子言心之專主處固能動氣氣之偏盛處亦能動志如蹶者趨者所動者氣也而心不免爲之動矣惟既持守其志而又不使氣之暴發則程子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善養之初莫

要於此○蹶趨非氣爲蹶趨所動者氣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知言爲先而養氣繼之、則理旣明而氣之根理而日生者。有以灼見其本體而可以施吾善養之功。此二者之序也。蓋必不疑其所行。而後莫禦其所往。善養者、無暴之極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無是餒也

至大至剛、浩然之本體然也。以直養之而無害其本體。使之得以發越流行。則其用塞乎天地之間矣。配義與道者、道義得是氣以爲之配。然後凡所施用。有畢達之勢。無消沮之形。此塞乎天地之間之實也。

是集義所生者　以其外之也

言此浩然之氣、固配義與道矣。然乃集義於內而自生者。非行義於外而襲取者。使其行義於外而不根於心。則心必不慊足而氣爲之餒矣。雖欲襲之、不可襲也。告子勿求於氣者。正謂義之在外。由此觀之、義豈在外也哉。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也。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弊必至於此。○告子論人性無仁義。故以義爲外。而於儒者之講義行義。皆以爲區區務於外者。則其視浩然之氣。亦此區區外飾之義之所襲取。而無與於心矣。義襲而取、乃揣其心疑於吾儒者如此。故解之曰是如此非如此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中非義襲而取一句之意。當其義襲而取。便有不慊於心。意思在內。不必說是此事合義而他事有不合義也。○非義襲而取之也。此何錯說已久。大抵卽以告子當義襲而取者。夫告子方外義而不事。而又安肯義襲方不求於氣、而又安肯襲取夫氣。原情而論。其非指告子無疑也。陸象山王餘姚、又將義襲二字倒說作襲義、謂掇拾剽掠義理於外者。其以告子外義當之者。以此其借之以譏朱學者亦以此。故朱陸當日互以告子相訾謷也。其文義顚倒之謬、朱子已嘗辨之。然集註於此句語氣、亦未道破。故學者雖知義襲非說告子。又須另說一種人症候。若知此二字爲告子心疑之事。而孟子解之。則於本文是非字極明白。而下所云外義者。其心病卽在此矣。推是則陸子所謫告子之非。欲以移之朱子者其心所揣量。無乃不幸而與告子同乎。此節剖析毫芒、不獨告孟分界。實後世儒釋之關。朱陸之所爭論而未決者。餘姚不能辨別。而勦象山口舌之餘瀾以揚其波。甚哉其膚末於道也。

必有事焉　勿助長也

必有事焉、有事於集義養氣也。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者勿取必於心之不動忘所有事而助之長也
蓋積累之功久而不息則自然之候應焉非人力
所得參也告子之外義而不集義是無事欲速於
心之不動是以益忘乎事之盡而助長於心者至
其所以能先我者以此○此節是承善養氣來而
總論不動心之學遙應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
不動心兩句字字俱對告子說無事而忘固是告
子正而助長亦是告子若以助長爲助氣長則告
子是勿求於氣者此病說他不著故集註又須於
言外添補○平常以忘與助對謂是相反之病如
一事當前不是悠悠蹉過則連忙急了此於他人

身上或者有之如就告子說則其無事而忘處卽
其正而助之長處如後世之習禪定者必先空諸
一切之說也孟子之時未有釋氏而莊列之學漸
以披猖故其所闢告子之非無一言不刺中異說
膏肓者○上文是非兩字是辨明道理處因告子
意見之差故結之曰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此節
必勿兩字是指示功夫處因告子功夫之誤故下
文又結之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無若宋人然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宋人若知耘爲益於苗而有事於耘則必知助長
爲無益於苗而不至於揠必也不敢作勞而誇其

善稼者也故以集義爲無益於心而不集如以耘
爲無益於苗而不耘也取必於心而助之長如取
必於苗而助之長也以耘爲無益則必以助之長
爲有益而不知反以害夫苗也以集義爲無益則
必以助之長爲有益而不知反以害夫心也非徒
無益非對不耘苗者說乃就以揠苗爲有益者說
○時說將正助與襲取作一意又將害字與直養
無害字作一意皆微差襲取是以義襲取氣乃告
子之疑疾非告子身所犯病正助則是身所犯病
非以義而襲取夫氣之浩然乃以外義而襲取夫
心之不動者也直養無害承養氣說則所害者氣

也害字與前文暴字相應泛論常人之不學無檢
者充其類則如黝舍之任氣告子之勿求氣抑皆
暴害之倫矣而又害之是統論心學則所害者心
也害字卻與後文生於其心害於政事害字相應
雖此承養氣後說知言緣不能知言故不能養氣
是以其害總中於心也○常論心之麗於氣也猶
苗之麗於土也不殖嘉苗則荒然土耳不養其心
則蠢然氣耳然苗不得土無以發其機心不得氣
無以神其靈矣集義以耕耨之則心氣之相依如
苗土之相得而其長也日可俟也離土而云長者
苗之槁也離氣而云長者心之槁也聖賢之心與

異氏之心爭夫生與槁而已矣何則、聖賢之心、動而不動者也彼之心不動而不動者也。其爲不動同然而彼之所以非者心生物也性生理也。義者生理之流行而出於心者也。聖賢之心。體大生之德順性命之理其不動也正所以爲動之基。艮之所以其道光明也彼方拔本塞源以爲無性無義則其心之不生也固宜而豈心之道也哉嗚呼、害天下者必始於先害其心心而至於枯槁寂滅雖欲無害、不可得已故其流禍無窮如下文之所云。曰告子之害甚於楊墨可也。是以孟子之辭而闢之也比楊墨加詳焉。

何謂知言　必從吾言矣

詖陷離窮、心之失理以漸而深。詖淫邪遁、言之悖理、以漸而甚。以道路譬之詖者、猶在大路之中而行稍偏也。淫、則出入於岐路矣。邪、則不遵路而由徑矣。遁則奔竄而妄行於荊棘泥潦之中矣。詖、如目視不明。是以行之偏。陷、如暮夜失足。是以出入於岐路。離、如聽人指引之誤。是以不遵路而由徑。窮、如徑盡路絕、是以奔竄而妄行也。心之病、一發於言語、一則施於政事、其自爲詖淫邪遁之說者。則言出於心。而心之害可知。政事之害亦可知其惑於詖淫邪遁之說者。則言入於心。而心之害

必至政事之害亦必至此古今決然不易之理、故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又曰、畏聖人之言、而終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之學、有得於此此所以能集義養氣之由不動心之本也。

○觀此則知言者、知他人之言也。然則告子所謂不得於言者。亦是不得於他人之言也。雖然、言之在己在人。一而已矣孟子知言、則必不爲詖淫邪遁之言矣。告子不知言、必至自爲詖淫邪遁之言矣。然則生心害事之失。固爲知人之方。亦何嘗非省身之要乎。

宰我子貢　是何言也

丑問所謂知言、而孟子告之、則是能知天下之言也。能知天下之言、則其所自爲言者可知。故丑以爲宰我子貢、善於言辭冉牛閔子顏淵、則所言者無非德行之實。今夫子既於言辭無所不知。又知其根心行事得失之所以然。則是兼數子之長而既聖矣。孟子引孔子之言荅之、雖爲既聖之問而發、然學不厭而敎不倦二者實爲知言之要。告子所以不知言者。由其不得於古人之言。則厭於探討之功。不得於今人之言。則倦於荅問之益也。合前文曾子所聞自反而縮之言觀之。孔門知言養氣之方。無出於此。○善言德行、集註以爲養氣然

觀善言兩字恐只是說知言事、蓋詖淫邪遁、生心之害害於德。發於政事之害害於行。孟子知之之深如此。豈非善言德行者乎。

昔者竊聞之　　孔子也

聖門之徒、得所依歸所知者明矣。而行或未至。故曰姑舍是而欲造其極也。伯夷伊尹、所行者成矣。而知或未精。故曰不同道而欲得其宗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　　是則同

能朝諸侯而有天下、才之務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德之純也。章首丑問孟子於卿相之位霸王之業動心否乎、蓋疑其任大責重。則心或畏怯於不勝。功盛業隆。則心或震矜於所慕。孟子以不動心荅之。而未言其所以然者。此因列聖異同之問而發其意。蓋已之不動心。亦若是而已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　　未有盛於孔子也

夫子所以超於羣聖者。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先王之法。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夏殷之禮能言。聞韶武則知其美善之差。告顏子以爲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能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謂聖雖同德。而孔子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則非列聖所可同也。其自許以聖人復起必從吾言。豈非亦有得於茲與。○集註以見禮知政四句、爲子貢自道。然學問至此甚高、雖夫子未嘗爲此言、況子貢乎、且丑問孔子之所以異。不應無所指實。而但誦三子推高之言。攷子貢平生、蓋有得於夫子之文章者。其荅公孫朝之問。意亦如此也。故不如以爲子貢稱道夫子之學者近是。

出於其類、接上文亦類也。說來是泛言人類、萃則是就人類中又分類者。即出乎其類之人也。易曰、物相遇而後萃、如君子與君子遇小人與小人遇其勢不得不萃。

孟子自言當大任而不動心。而丑以孟賁贊之。又自以養勇明之。則論勇者此章之大指也。推本於知言集義者。非智仁無以成其勇也。浩然之氣行而勇可知矣。語其關端發機。則必自知言始。黝舍勇也。告子亦勇也。而孟子所以獨高諸子者。知言明理故也。黝舍不足道。告子非自謂精於性命之說者乎。而其學之大指。則以爲言非心也。氣非心也。以言爲非心。故視吾學問思辨之汲汲者。曰是支離於言語之末而已矣。以氣爲非心。故視吾名教綱常之惓惓者。曰是

激發於意氣之粗而已矣。是故、心有不明。以心明之無所藉於言也。心有不定。以心定之無所倚於氣也。此告子之心學也。其學之病終於心道之逆。而始於窮理之差。故孟子就其兩言以別輕重。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豈誠以勿求諸氣爲可哉。非理則心無所主。而氣無自生。故先爲此探本之論也。及其自道也。首之以知言。繼之以養氣。又推告子勿求於氣之蔽。由乎外義。外義由乎不知義。至此然後究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之說也。夫人稟天地之性以有生者。氣而已矣。心者氣之神。稟爲氣之主。能役使乎氣以成能於天地之間。而其發見之最先者言也。是故言謂之心聲。昏明之驗莫此爲切。如三軍之有謀畧號令。足以鼓舞萬衆而如一人之身。夫然後而帥之職盡矣。彼告子者。上無謀畧號令之先。下無蚍蜉蟻子之援。兀然一帥於其間而曰能無懼而已者。是亦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豈不孤負乎國之重寄也哉。孟子之學。必有事焉者。集義也。集義者由精義也。其學之成。此心之用。塞乎天地而與之相際。然莫非此理爲之也。故揚雄云、孟子知德之要。知道之奧。程子云、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其明性故也。推其學之源。則孔子是宗。始而論勇。曾子之所聞於孔子者也。中論知言。子貢之所問於孔子者也。終而述所願學。則孔子有與二子同焉者。德足以王天下。而天下不足動其心。所謂善養浩然之氣者也。聖之事也。有與二子異焉者。識足以知百世。而百王不能遁其情。所謂知言者也。智之事也。力均而巧懸。至同而中異。彼皆聖也。而差等若此。況如告子之迷惑沒溺於異學而不出者。其所就何如哉。此又孟子自附之意。學者於其亂章。不可以爲荅問及之而不察也。

孟子曰仁則榮章

孟子之啓告時君者多矣。此篇最爲深切。周盡後之爲君臣者。三復於此章焉足矣。嘗觀秦漢以下。惟諸葛孔明能充斯語。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故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及是時。明其政刑。故强不凌弱。風化肅如。是以區區中國什一之蜀。而敵人憚之。每歲東征。則魏之衆者皆不至。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所謂大國必畏。豈虗語哉。鴟鴞之詩。周公之所作。夫子之所贊。有天下國家者而不知此。其蹈覆亡之轍無疑也。文王之詩。太甲之言。其於天命人謀之理盡矣。天有顯道。聖

有謨訓何其歷數千年而莫之省知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首言不忍人之心而後詳於四端。仁之統乎四德者。觀此章最明也。自孔門以仁爲教。多詳於功夫而畧其說。蓋能眞用力於仁則知仁矣。此夫子之深意也。至孟子乃稍言之。然仁之本體難言。亦就其動觀之。則本體可驗。故每謂之惻隱之心。於此又特言不忍人之心。此所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自其發動者觀。則源本又焉度哉。有宋程子之言仁精矣。然因其不可以愛爲仁之說。則其門人有離愛以求仁者。而仁亦以晦。

朱子乃一言破之曰。愛者仁之情。仁者愛之性。又一言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然後仁之體用大明。千有餘年未發之精蘊章矣。雖然。皆夫子十翼之言。第弗深考爾。易乾彖言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最初生物之心。貫乎四德者也。而文言以體仁當之。復彖言見天地之心。亦以一陽初動天地生物之心也。而爻之近初者以下仁贊之。至繫傳又明著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下以聖人守位之仁配之。蓋夫子贊易。特言仁者惟此數處。而皆推本於大生之德。然則朱子之說。蓋學易有得而聞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此所以學者不可不深思而實體之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章首言愼術擇里。皆以所習言也。下乃言仁之當爲。一失仁而智禮義隨之矣。此亦以仁統四德。其意與上章相發明。然於三者之中。又特揭智字以爲爲仁之要。蓋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者。在易則貞下啓元之說也。疑亦爲當時有國家者言之。故後段有恥人役之言。又有怨勝己者之言。然人非仁則無以立身處世。以爲爲學者言。未嘗不可也。

滕文公篇

滕文公爲世子章

此章見得孟子學問本領。幷其爲學下功夫處。蓋凡聖賢敎人。皆是以己所自得。及其身經歷者發明指示。故著明深切。可以啓悟感發於人。人之性善而皆可爲堯舜。此是孟子學問本領。所傳受於孔子者。自其沒而聖學不傳。正以不能明性故也。然既如是。則人之爲聖賢宜易矣。又必立志極其高大。如成覵顏淵公明儀之所言。用功極其困苦。如高宗之所命。聖固可學而能。而不世見於天下者。則以志卑而功怠者衆也。此又是聖賢日用過

功夫專以鞭掣後學處吾徒氣質皆弱又不得賢師友爲之啓助以泛泛之志施悠悠之功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皆腐之恥三復斯篇能無永歎

滕文公問爲國章

先言三代田制而斷以皆什一也後言三代學制而斷以皆明人倫也至告畢戰以井地之法一則曰使百姓親睦再則曰所以別野人也皆可謂深得立法之意孟子之告齊梁亦頗及於井田庠序之說然未有若此之詳者則以二君尊賢好道不如滕文故也○三代授田之多寡在當時必有所

據意者洪水之後土壤雖出而猶有棄者或不盡爲田者歷世旣久則地利益闢驅之農者益衆此所以畝數多寡之不同然不可攷矣○庠序學校之說與今周禮殊異按周制五百家爲黨黨有庠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學未知其名然以春秋傳子產之事觀之則校者鄉學也國則自曰太學而已是皆周制也未聞有分爲三代之說者今以理求之蓋夏之時學制猶畧止於鄉校而已殷則寖詳故州亦立學而有序至周大備則徧及於黨而有庠也觀秦滅學之後學宮掃地盡矣董子諄諄以太學庠序進說然所言未施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郡亦徒廟祀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今則僻縣下邑無不設之學矣意者三代之學自畧而詳亦當如此也黨近於民故主於尙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於國故揔乎德行道藝而以敎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賓於鄉故脩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此則孟子所言與周禮無不同者○庠與養序與射校與敎古皆同音凡經傳中釋義多是如此如禮者履也樂者樂也政者正

也刑者側也之類是也禮記孝者畜也孟子畜君者好君也古畜字與孝好亦同音○郊關之內謂之鄉遂其居民制田則以十伍爲法如五家爲隣等而上之以至於五州爲鄉十夫有溝等而上之以至於萬夫有澮是也鄉遂之外謂之都鄙其居民制田則以四八爲法如八家爲井四井爲邑四邑謂丘四丘爲甸是也至定爲兵制則皆以鄉遂之法編成五人爲伍五伍爲卒三卒爲一乘乃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此戰車也有重車二十五人隨之則一乘合百人故爲一兩百家一閭之所出也都鄙則一甸六十四井乃出

車一乘。其卒伍當從鄕遂之法。但鄕遂則家出一兵。都鄙則五家有餘然後出一兵耳。或曰、以居民之政寄軍令者。如管子所云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也。今井牧之制。與軍陣異法。則同井同邑之人。散而不得相從。疑古八陣之法。乃爲井牧而設。然古制之詳。悉不可得而聞矣。其見於書史而畧可述者如此。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孟子詰許行處、必種粟而食句是引起。必織布而衣。乃是知所不能兼而故難之。遂相以衣褐塞問。

故又姑舍之而問冠。冠非自爲而以粟易。欲自爲之恐害於耕。則耕與爲冠者之非相厲而事之不可耕且爲。亦既明矣。猶以爲食與衣兩事也。衣冠與所以用之。耕食者兩器也。故又卽爨之釜甑、耕之鐵者問之。而其非自爲之而以粟易。欲自爲之恐害於耕。無以異於前所云也。然後交易之非相厲。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爲者。益無辭以自遁矣。○述古處中閒禹稷兩段。便是民所以得耕之由。然無論禹之過門不入。無暇躬耕也。稷之稼穡。亦致民而已。故孔子曰、后稷之爲天下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況前又有益之勞於山澤。然後隨川之力有

所施。後有契之勤於敷敎。然後有相之道有所成。許行全不知其本末。則是至近者不能明。又烏識所謂神農之事哉。韓愈云、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亦孟子之意也。○鼓舞而與於善者。則勞以慰其心。來以遂其志。悖逆而動於惡者。則匡以端其向。直以一其趨。至於欲爲善而未能自進。欲去惡而未能自拔者。則輔之而使之立。翼之而使之行。此三者敎法也。敷敎在寬而不可以强迫。故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務於得其性之所固有。人心惟危而不可以不儆戒。故戒之用休。

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以振動其所自得者而俾勿壞。此二者又立敎之至意。所以權衡其緩急之節而示底於成就之歸者也。桉放勳數言。眞萬世君師之法。則天地之雷雨風霆。所以周流發育乎萬物者。其用心亦若此而已矣。○堯舜禹之無名不與。蓋形容其盛德之至。固非漠無用心之謂。亦非不親細務之說也。孟子借以證勞心勞力之言。乃斷章之取爾。○許行之言。淺陋極矣。而孟子辨不遺力如此。蓋異端之言。未有不淺陋者。而世衰澤竭。乘民心之迷。則僞足以惑世。藉其列代聖賢諄諄啓悟。而恃天理民彝之常存。不可得也。故孟

子於許行夷之背理之甚者皆與之反覆之[illegible]

彭更問曰章

下篇萬章問交際章內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十四字當移在此章舜受堯之天下之下不以爲泰之上蓋因（兩章皆論辭受之義而簡）誤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集註以段干木陽貨兩節爲明可以見之義曾子一節乃歸不見本指先君子曰通章皆是證明不見之意段干木泄柳踰垣閉門固是不見者孔子於陽貨往拜不得謂之見則是亦不見也孟子旣述其不見之事而斷之曰求見之切如此必乎可以見矣而二子竟不見先施以禮如此似乎不得不見矣而孔子竟不見兩節住語是倒裝文體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洪水橫流蛇龍爲害故下者爲巢避蛇龍也上者免於蛇龍矣而爲營窟者避鳥獸也孟子治水之法先下後上故禹貢施功始於冀兗先使水之下流有所歸書所謂決九川距四海此所謂瀹濟漯而注之海是也終於雍梁後使水之上流有所歸書所謂濬畎澮距　此所謂水由地中行是也九川注海則下流淺淵故蛇龍可得而驅水盡入於江淮

河漢則上流亦無懷襄之險阻而鳥獸可得而遠夫然後高原下隰皆爲平土而四隩旣宅離於窟巢矣此數言實盡治水之要所謂學得其大命世之才者此也○周公之事前言伐奄驅飛廉滅國五十驅虎豹犀象後總云兼夷狄驅猛獸與前文不相應蓋五十國中大抵夷狄居多也泰誓云受有億兆夷人必皆當時黨惡爲殘害者○淫辭者邪說之流弊邪說者淫辭之始差前篇謂邪辭知其所離淫辭知其所陷此章邪曰說淫曰辭韓子所謂不但衆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辭者言之脩飾流布者也上文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政事是從末流上說起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可謂淫矣放而絕之則歸楊歸墨者不得復倡爲邪說庶幾人心可正而政事可脩此廓淸摧陷之功也下云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是從本原上說起人心正則邪說自息心正而無害於政事之詖行則邪說息而無盈於天下之淫辭此拔本塞源之效也上首言放淫辭是以不得已於辯下首言正人心則所以不得已於辯之本心也上下文須交互看

讀孟子劄記二

離婁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此章語意分四段以四故曰字結之首兩段是一意首段反說次段正說也後兩段交責君臣處亦俱根先王之道來故下無法守工不信度由於上無道揆朝不信道而事君無義進退無禮歸於言非先王之道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中庸本文曰誠之者人之道此曰思誠尤精密蓋誠身前尚有明善功夫明善歸於誠身故中庸以誠之蔽之此思字卽便有明善之意在內

孟子曰仁之實章

集註謂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如此說則仁義禮智皆須以其用言之故以仁義禮智樂爲道孝弟爲性言道根於性也以後篇不學而能章對看意思甚善愚謂若以體言之則仁義禮智是性事親從兄是道其閒雖攙人樂字然繼禮之後言之則皆性中之中和而已矣依前說則實字當爲華實之實蓋仁義禮智樂之道甚大然事親從兄乃其根本眞切處也依後說實乃虛實之實蓋性體無形麗於人倫而性形焉事親從兄人倫之最近者故仁義智禮樂之性之發於此爲有實事而可驗也兩說皆通似可並存○仁義禮智四句皆曰是也樂一段直須到不知手舞足蹈乃完不可於樂斯二者句下便隔斷口氣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章

有不爲須兼辨之明守之嚴兩意蓋辨之愈明則其心有主而其有爲也釋然不疑其所行守之愈嚴則其氣自充而其有爲也沛然莫禦其所往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惟深造則進而不已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惟以道則漸而有方至於功深候到而有以自得之則非襲取助長者所可庶幾也居之安者理之根心者日固資之深者理之益心者無窮此所謂原也由是而日用之閒左之右之無不遇之如水之千條萬派無非一源之活機如木之千枝萬葉無非一本之生意此學之大成也苟未能至於此者奈何曰無迷其塗無絕其原終吾身而已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須知此與夫子問子貢多學而識處語意略別而

功夫相貫彼是聖人自言分上事故渾然一理之中觸處融會學者雖未能到此而不可不知此意蓋先知此意則知以一心爲之主而其從事於學識也必不徒競於口耳之末名象之粗矣故方其博學詳說之時能一一返求其理於心以至於融會貫通之地此一節功夫在聖人分上固別然其資學識以與心相契驗者未嘗不同佛氏所謂印證是也看論孟此兩節要知聖人學者之分又要知其道理相融洽處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此章與深造以道博學詳說兩章意皆相發蓋深造以道至於左右逢源便是反說約處然非有本之學不能也有本之學者存爲己之心勵不息之志故能深造故能以道觀欲其兩字及將以兩字則其心之所存志之所嚮可知此學之真原也至於居安資深而其原乃堅固盛大至於左右逢之而其原乃挹取不窮耳初非離乎原而得此也此章之喩原泉者以此不舍晝夜則深造之功也盈科而進則以道之序也至於放乎四海則亦其堅固盛大挹取不窮之時而亦非離乎原而得此也雨集則無晝夜長流之功溝澮皆盈則無盈科後進之序此與深造以道者正相反不能放乎四海

而且涸立可待何望其居安資深而得左右取之哉夫子川上之歎與其異習坎卦皆是此意惟孟子能知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詩亡舊謂東遷無雅是雅亡也近又或謂西周之風不傳是風亡也愚竊意二說俱未然所謂詩亡者風雅俱亡也蓋東遷以後天子不巡守則采風觀俗以行慶讓之典廢而風亡矣今邶鄘以下有東周之詩乃列國自流傳者非太師所采是以不得謂之正風也諸侯不述職則燕勞訓戒以宣恩威之典廢而雅亡矣今自厲宣以後皆謂之變雅而不得爲正雅況東遷乎故所謂詩亡者正風正雅亡則謂之風雅俱亡可也慶讓不達於天下恩威不出於朝廷於是桓文之徒迭操其柄而列國之史各言其私夫子作春秋所以紹風雅之義寓慶讓恩威之典存天子之事黜伯者之專正列史之謬此詩亡然後春秋作之說也詩亡兩字上要說得與王迹之興替相關下要說得與春秋之褒貶相切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兩句是泛論天下之言性者如公都子所述告子以下三說之類是

也蓋見人心之善惡未有定主則謂之無善無不善見其因習而遷則謂之可爲善可爲不善見其氣質不齊則又謂之有性善有性不善是皆因其已然之迹而測度以立論者孟子謂循故而求未嘗不是但當以其利順者爲性之本然若引於物激於勢則是末流之變而非性之本矣集註所引就下在山者最明○人能明性則知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於天下之人也順其性以導之而已於天下之事也順其理以應之而已不明性而用其智者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而穿鑿焉故於人則任其要結駕馭之術於事則用其圖度微

幸之私豈不可惡也哉天地之大也苟循其故之利者而求之則如禹之治水九川莫不順其道古之治曆者千載可以逆而推況人事之近者乎是以聖學明性之爲大○此章是因言性而及於智者未必專爲智而發日至是說千載以後之日至集註以曆元爲說者明所以必言日至之故耳讀者錯認爲上推已往之日至者非

萬章篇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章

此及下章皆明聖人公天下爲心奉若天道乃至極之論也至所援舜禹益避居之事以尙書攷之似未必實大抵當時上古之迹傳聞多端苟非甚害理者則未暇一一辨其眞贋只就上面說出聖賢之心亦足以垂訓於後世矣如焚廩浚井象入舜宮此時堯之九男百官何在而容象之如此乃姑置之而論兄弟之恩此兩章避地遠去使天下之民歸之是不以受命受終於君者爲重也亦姑述之以明天人之際蓋孟子之學得其大者而不屑屑於事迹類如此韓退之議孟子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其所自爲說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退之之意蓋以禹慮後世爭天下而致亂故傳子以定于一夫使啓不賢禹雖慮後世烏

得而傳之推此則朱均而賢堯舜之傳之猶禹也傳子之事來自上古堯舜適其變而禹適復其常耳由此言之則終不如天與賢天與子之說之爲正大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伯夷生於伊尹之後將六百年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而每言必以伯夷爲稱首猶之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而終以堯舜爲人倫之至此立言之微指也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然論語所亟稱惟堯舜禹文王下及泰伯伯夷之事是皆聖賢爲萬世立極之意○樂

之每器自爲一音而大成之樂衆音並奏其條理棼然必有兼總而綱紀之者金石二聲則所以寫六律而爲音之綱紀也鐘磬縣於庭其與歌相應者謂之頌鐘頌磬其與笙相應者謂之笙鐘笙磬奏樂之時鐘必先鳴故曰金聲磬必後應故曰玉振金聲而衆音之淸濁高下隨之故曰始條理玉振而衆音之淸濁高下定焉故曰終條理然非謂一成之終始鐘磬一擊而已也起調畢曲所用之律及中間轉折所雜用之七律每律變處則必敲金戛玉以調和之特其序則鐘先而磬後耳一成終始未作而先擊鎛鐘旣闋而後擊特磬此說於

經傳未有攷故今但以編鐘編磬爲說理亦可通且如孔子之智聖亦非卒終身以爲言就其每一事而言之無非智先而聖後者若仕若止若速若久每一事之中惟其知之明是以處之當然後合全體而論之惟其明之盡是以德之純也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則是以磬始者有之詩曰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是以鐘終者有之商頌旣言旣和且平依我磬聲後言鏞鼓有斁萬舞有奕古樂不傳不可復考故不如且據編鐘編磬爲說之明也

北宮錡問曰章

先王之世大率權定於一尊制公於天下爵出於士祿出於農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然其大畧如此而已爵以授德故出於士自士至於公卿皆以德爲差而勞在其中故有爵者必有祿也祿以報勞故起於農自上農夫至下農夫爲庶人在官之祿之所視皆以勞爲差而未可責之以德故有祿者未必有爵也以天下之爵祿與天下之賢能共之是之謂公天下以爲心而其制定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是之謂大一統以爲柄而其權尊○惟天子之尊故其卿大夫士受祿與五等之君相準而不得以列國之卿大夫例之卽

列國之卿之命於天子者亦不敢以常祿槩之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皆命於其君王制小國脫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八字觀上文大次小國皆有上中下卿則爲脫無疑也命於天子者不論大次小國其祿皆四大夫不命於天子者則秩祿與大夫等故以大國三卿與三大夫較而四其祿次國總較惟三之爾小國總較惟二之爾大夫之數未必限於三因三卿而借之以總較也故其上文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

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祿自農夫百畝而起下士之祿當比於上農夫之所獲等而上之加一倍法至於大夫大次小國之祿多寡皆同也至卿方有大次小國之異而其君皆十卿祿則君祿亦異矣以算推之大國地百里積實當倍於次國次國七十里積實當倍於小國今据孟子及王制而算其祿則大國君祿僅倍於小國而視次國多三之一耳君祿多寡與地畝不相應蓋臣次而大則官漸多而事漸繁故君祿僅取足用不務取盈抑或後儒算祿者不知積實之法而以爲多寡如其外方地與古制湮滅但當闕疑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此章分三段自恭也至孔子受之矣是以禮言之交道接禮則不可計其義不義而卻之也自今有禦人至況受其賜乎是以義言之諸侯於民雖非義取亦未可充類而遂等之於盜也自然則孔子之仕也至末是以道言之因萬章事道之問而發明孔子行道之心則見聖人之所以委曲周旋於邦君者無非欲爲吾道啓其端兆也獵較一事正孔子行乎季孫之時爲之兆即所謂見行可者見猶示也示人以行吾道而可也因此連類及孔子之交際於靈公則交際而可於孝公則公養而受夫交際非仕也公養又交際之卑愈非仕也然與見行可通謂之孔子之仕則知聖人一適館授餐無非寓行道之意而君子之不恝然於交際之間非獨以禮義之可否爲之權實以吾道之行否爲之決者矣

孟子謂萬章曰章

此章是教萬章以學古重知人兩字蓋萬章好論古而大抵博觀雜取未能詳核本末考迹見心黜疑存信以真知古人之高下如前問堯舜禹及伊尹孔子百里奚之類皆是也故孟子即取友今世之道以明之必自己爲善高於一鄉然後能友高一鄉之善士高一國然後能友高一國之善士高天下然後能友高天下之善士何則所立者高則其知人者明也今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尙論古人是欲上友古人也友今人尙不可不知其人欲上友古人而乃不知其人可乎是以必論其世論世之道謂如考其時之所處者如何則可無疑於其人矣考其人之所立者如何則可無疑於其事矣如是然後可以知其人知其人而心契神交於千載之上則友道莫尙於斯然此亦必古人自命者能之也

告子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杞柳雕琢而成桮棬性不待雕琢而成仁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告子以杞柳喻性聞孟子戕賊之辨故稍變前說而喻以湍水蓋以湍水決東而東決西而西初未嘗戕賊夫水也然不悟水而須決已與戕賊杞柳相類而不得爲順其自然惟以就下喻之則不待人力之鑿而滔滔汩汩行所無事是則可以喻性之善而名言得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杞柳湍水喻性而孟子皆折之故遂道其論性之本意生對死而言言人之生處即是性初無善惡之分又可引而爲善爲惡皆是物也孟子未知其意以爲生中有性抑生便是性故問之曰猶白之謂白與而告子曰然蓋謂生即是性也又未知其意以爲就生中有幾等抑凡生者皆即生是性故又問之曰羽之白猶雪之白雪之白猶玉之白與而告子又曰然蓋謂凡生者皆即生是性也然則人與犬牛無異生須無異性矣夫責犬牛以仁義則必不能如人無疑告子之說至此其可通乎○生者氣也告子以氣爲性孟子一問已得其意矣然使再問而於幾等之白有所處則是猶知氣中之有神理而可與徐論夫天命之本降中之初也今皆混而一之則凡受氣於天地之間者昏然同歸不幾於失其性者哉然前篇論不動心告子於心氣兩字極其分別與此異指何也蓋心所以超然異於氣者以其爲性之郛郭也告子不知所謂本性則亦不知所謂本心其所以致分別者只謂靜處是心動處是氣譬之悤急流怒浪者而姑取澄淵以自適而不知其是亦水也以氣爲性而又惡夫氣故姑取夫息機以自妙而不知其是亦氣也豈眞能知夫心之所以爲氣帥者而取

舍輕重於其際哉○集註於孟子初問便云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似侵再問意初問是極緊切處蓋言指生爲性生之外無可以說性者猶之指白爲白白之外無可以說白者與此句是辨理氣未是辨人物再問方有辨人物意能知人物之別庶幾猶可悟以理氣之分也再問只是窮難以得其初指爾

告子曰食色　非內也

食色者即上章所謂生也變生而言食色蓋以人於食色有愛嗜之意焉將以證成仁內之說也其猶以仁爲內者所以甚言義之在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故謂之外也

告子初喻以仁義為桮棬是幷仁與義皆以為非性而外之矣今而又曰仁內是其說之窮而遁也。孟子舍而不折。而直問何以為仁內義外也。蓋幸其旣知仁之在內。而使思夫義之何以在外。庶幾知仁義之非二物也。告子以長長言義。以白白喻長長。明其貌為推先。非根心之愛之比爾。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故謂之外也

白者。告子所謂色也。彼白而我白之。未必無喜悅之心焉。卽所謂食色性也。今曰從其白於外。又其說之窮而遁也。孟子舍而不折。而第以長長之心有異於白白者。使之反而思之。蓋又幸其知長長之為義。而欲其知長之者之出於心也。告子以為愛根心而不可強。故秦人有異親。長係貌而可僞為。故楚人有同視。蓋旣已失其長之之心。故其為說如此。

曰耆秦人之炙　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告子秦楚之論。失理甚矣。夫吾弟固當愛。何至秦人之弟則不愛哉。楚人之長固當長。何至視之如吾長哉。一則專而不咸。一則混而無別。是何足與言仁義哉。孟子猶未遽絕之。而但以耆炙之無異者。使求長長之說。告子雖忘其以白白之色為性。不能以耆炙之食為非性也以是喻之蓋猶幸其能推吾之長以及於楚而冀其知此心之皆非由於外也〇方申吾長楚長之辨喻之宜曰耆楚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也。而曰秦人云者隱然對秦人之弟之語。秦人之炙可耆。卽秦人之弟亦可愛。何至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使告子反而思之。則不獨知其義之失。而且有以覺其仁之未嘗得矣。大抵聖賢辨論。意不在伸吾說。欲以開其人之蔽而拯其溺耳。此數章者若以折難攻擊之意求之。則孟子之言有若疎畧而不深加切究者。惟得其所以用心。則知其隱顯詳畧之間無非醒發開悟之要。不必更費一辭。而亦無毫髮之漏義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　非由內也

前章孟子所謂長之者。敬也。愛敬皆根於人心。則其在內無疑矣。告子之徒以長言義。故季子設為鄉人伯兄之問。而謂心之所誠敬者伯兄。外之所處長者鄉人。則此長長之義果是在外而非由內矣。

公都子不能答　斯須之敬在鄉人

敬叔父者天屬分定其敬固發於誠然也。弟為尸則以敬祖考之心敬弟。其敬亦發於誠然也。推此以類伯兄鄉人。則伯兄亦分定之天屬而鄉黨莫

如齒蓋古今之通義故常敬則在此斯須之敬則在彼莫非敬則莫非根於心者但有庸常斯須之異耳非一敬而一長則非一內而一外也明矣○兩敬字須重讀則義自見

季子聞之曰　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季子初以長長爲在外而可轉移及聞孟子之言又以爲敬可轉移如此則敬亦是在外矣故公都子喻以飲食亦可轉移然旣以食色爲性則不得謂之外也○孟子之荅告子但曰長之者義乎而不明言敬者愛敬生於人心原於天性萬一告子不反諸心而并敬外之則難以救藥矣故但使之

自求其長之之心庶幾有以得由中之敬而知義之非外也公都子遂以行吾敬爲季子道亦未察孟子之意矣季子設爲問難以見長之在外蓋此時但執長以言義未敢并皆敬也孟子於是不得已而盡其敬之說以爲更無敬與長之別皆敬也但久暫者殊耳且如愛者彼所內也然有吾弟及秦人之弟於此又有簞食豆羹於此吾弟雖飢而未至於甚秦人之弟且飢而死則舍吾弟而活秦人者亦斯須之愛也安得曰外乎孟子之言其義精矣季子乃以敬之無定而并敬外之則眞失其本心而不可救藥矣孟子之不輕以語告子者蓋

慮此也然其所以爲說仍襲告子長楚人長亦長吾長之餘而公都子折之亦卽孟子嗜秦人炙無異吾炙之指惟其不知敬爲本心則其病瀨痼而因冬夏飲食之宜以切因時行義之道則所以發明庸常斯須之師說至爲有功也嘗攷孟氏之門其後無所表見不可知其高下然觀此篇辨論則公都子於性命之際最究心焉行吾敬三字可謂一言以蔽之其不能荅者又以見其篤實重厚不得於言則必求其理之安及其終也旣得於言而遂能折以理之正下章所舉論性諸家歷有條理蓋自孟子沒後異論蠭起幾二千年無出此數條

之外者其師弟之間皆若早見而豫辨之以此坊民猶有若孫揚韓氏之說微斯問以發其蘊程朱雖出亦何所据以斥似是之非哉篇末所辨小體大體尤爲列聖心傳之要則其人之於道可知故在弟子中獨得與樂克稱予者意其最優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　然則彼皆非與

前數章皆與告子辨者故此所舉論性三家亦以告子爲稱首告子卽後世釋氏之說也其次則揚雄之說其三則韓愈之說也三者之中韓愈之說近是蓋其曰有三品者氣質之性也曰所以爲性者五則天命之性也夫仁義禮智信豈有不善者

乎是其見與孟子同也惜乎於三品諄諄焉而於五者寂然無說遂至班孟子於荀揚而自晦其立言之意故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其明性也

孟子曰乃若其情　非其才之罪也

無善無不善蓋直指性體言之而以性爲虛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蓋驗之於情而以性爲混也有性善有性不善蓋驗之於才而以性爲有多品也孟子一一破之故曰人之情無不可以爲善者非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也以是而驗其性則但可謂之善不可云無善無不善矣若夫有不善者人以爲所稟之才使然而孰知亦非才之罪也則云有善有不善者亦非也才即韓子所謂品張子所謂氣質程子亦謂才稟於氣獨朱子以爲指其發於性者言之而謂程子之說與孟子異似未定之見也

惻隱之心　不能盡其才者也

此段申說上文之意惻隱之心四句申情之可以爲善也惻隱之心仁也至弗思耳矣申性之所以謂善也求則得之以下申所謂非才之罪也○案孟子之意非謂人之才無殊也以爲雖降才參差而無害於性之善人不可諉於才而自棄其性耳夫子嘗言之矣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此即才之說也然又曰及其知之一也其言成功則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亦即才之說也然又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夫自其相較言之則十一於千百奚啻於倍蓰是亦才有罪焉自其同歸言之則才有優劣而要不可謂未嘗有才也加之千百之功以盡其才則其能均也未嘗用一日之力則相去豈但千百而且至于無算才之不盡者罪也而豈才之罪也哉朱子譏荀揚論氣不論理所以爲不明孟子論理不論氣所以爲未備今攷孟子說才字原與程張氣質同朱子以性之良能解之似非孟子意也使孟子不知有氣質則必不曰非才之罪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而未嘗有才矣因其有罪才者故曰非才之罪因其有諉于降才爾殊而自謝無才者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而未嘗有才也此非論氣質而何若果窮源極本離氣質言之則夫性命各正萬物同流不特無聖愚之異而且無人物之分何乃別之犬牛犬馬而曰異禽獸幾希遂禽獸不遠歟由此言之孟子非論性不論氣者特其本天尊性而不援氣質以權耳若韓子原性則援權氣質而天命掩雖與荀揚同謂之未可也

詩曰天生蒸民　故好是懿德

此引孔子之繹詩言者亦與前三節相應有物有則對無善無不善之說蓋謂之有則非無矣民之秉彝對有善有不善之說蓋旣秉爲常則人人有之非或有而或無矣好是懿德對好善好暴之說蓋所好者懿德則非好善而又好暴矣天生蒸民以天之所賦言也故性立天下之有民之秉彝以人之所受言也故才爲萬物之貴好是懿德以物之所感言也故情見天地之心三者渾然爲一而其發見之可驗者情也故孟子之言以乃若其情始孔子繹詩之言以好是懿德終焉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　然也

富足則從善有餘救死則犯義不顧舉此一端以見心之因境而遷者如此

今夫麰麥　人事之不齊也

麰麥之種類旣同則其生其熟之候當無有不同者然必播耰之人事齊而無修廢其地同而無肥磽樹之時同而無雨暘之先後然後應候而生及期而熟也其有不同必此三者有所殊異亦非天之降種爾殊也

故凡同類者　聖人與我同類者

舉一麰麥則凡同類者相似可知聖人之於人亦類也

故龍子曰　無目者也

手足之形同口耳目之嗜好亦無不同以皆人類故也若禽獸則得形氣之偏故獸蹄則四分鳥跡則三歧其體不具也飲食棲息樂於汙穢豈能如人之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哉

故曰口之於味也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然者稱是之謂凡口所稱是者必其心所喜悅者也口耳目之嗜好旣同則心所喜悅亦當無不同者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猶芻豢之悅我口

心之所同然者理義即上章所謂好是懿德是也聖人亦與人同者特其氣質之清明純粹而先得之耳前文舉足口耳目之同而於口加詳焉蓋嗜好最真而與犬馬迥然異者莫若此故特曰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以起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以芻豢之悅口況理義之悅心也夫心悅理義者情也觀情之同而性可知矣情同性同則非降才之殊而陷溺其心者非才之罪又可知矣此章蓋以人類之同申明上章之說然不必復言性而但言心矣○須知足口耳目之類不是比喻乃是注明同類者舉相似一句禽獸亦有人性惟其

四體五官不與人同故雖以責其心之與人同也若人則四體五官既同豈有心獨不同者乎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論人性善之據蓋在於此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　是豈人之情也哉

山之生物之性未嘗息故雖斧斤之後而萌蘖亦生人之仁義之心未嘗息故雖喪失之餘而善端亦見其日夜之所息者氣靜而性復未發之眞也平旦清明之氣動爲好惡者方發之頃也旦晝所爲者已發之後也未發之眞人皆有之故靜而必復方發之頃眞未離也故微而甚著然無戒懼謹獨之功則所息者物引而馳幾希者物蔽而遷如爲其所梏繫者而良心亡矣及其久也心愈失則氣愈昏而日夜所息不足以存其未發之眞氣愈昏而心愈失而幾希之動與人日遠而禽獸日近矣因上章陷溺其心者而究其說也

故苟得其養　無物不消

養者擴而充之之功也消長則其效之驗於積累之久也

孟子曰操則存　推心之謂與

操者持而守之之要也存亡則其機之決於斯須之間也○按存養一事也然操存者長養之端長

養者操存之熟故後篇曰存其心養其性心性亦一物也以操存言之則曰心蓋言心則屬乎神明所以必持守以嚴其幾也以長養言之則曰性蓋言性則純乎義理所以必擴充以盡其分也上言仁義之心即性也此在所養者也又言或放或存者即心也此在所操者也操之又操養在其中矣又細分之則持守此心者敬以直內之事擴充此理者義以方外之事上部所謂持其志者持守此心者也所謂善養其氣者擴充此理者也持志養氣即與此章心氣相生之論相表裏故知孟子之學其淵源於列聖者遠矣○前章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情也此直言仁義之心性也張子心統性情之說所自來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不專心致志者放心之所由始此章次於上章者明心之不可不有以持守之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舉羞惡之一端而其餘者可知此章又次於上章者明心之不可不有以擴充之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仁義對言則一體而一用一居而一路要之皆心也前章所謂仁義之心是也舍其路而不由者由

於放其心而不知求求其放心則仁之德立而其用之流行者即義矣凡聖人教人學問之道其大綱即所謂敬義是已敬者自外而斂之內持而守之之要也固所以求其放心也義者自內而達之外擴而充之之功也亦所以求其放心也舍求放心而言學問則入耳出口飾名以華世者耳非聖賢之學也○集註以收放心爲學問之本此個是古人爲學大節目然似非孟子此章本意孟子所謂求放心者操存長養其仁義之心外此更無學問也以放其良心失其本心對看便明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二章

此兩章相次者上章承前章求心之意此章起後二章養身之端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　於己取之而已矣

此節兼小體大體而言未有分別輕重之意蓋養小體大體皆有善不善焉如養身則慎起居節飲食者其善者也養心則存忠信行德義者其善者也於己取之者善與不善皆自知而自驗之不由乎外也易曰觀頤自求口實夫子釋之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二句語意相承言觀其所養者而自求其養之之方也如所養者身與則自求所以養身之要如所養者心與則自求所以養心之道自求者考其善不善而於己取之耳孟子之言深合易意

體有貴賤　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節乃於兼愛兼養中別其輕重然非惡夫小體之養也惡其養小而有以害大耳若飲食而能不失其正即是養大體中之事而口腹軀命所關豈其微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上章言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此章問荅乃究小體所以害者而示人養大體之方也人不能以不應物然必有應之之理焉耳司聽目司視則主

乎應物之迹者也心職思則主乎應物之理者也徇迹則形爲物役久之而神且爲形役矣審理則形聽命於心久之而物亦聽命於我矣前章云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蓋能思而得之則必有以持守擴充其仁義之心是之謂先立乎其大者○易之艮兌言小體大體之理兌說小體也故於兩陰爻一曰來兌物感我而來也一曰引兌我隨物而去也艮德止大體也故其大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諸爻自趾至口無不止者所謂不獲其身也終之以敦艮則成終成始而足以應萬物於無窮矣所謂不見其人

也何則、艮陽爲主、兌陰爲主也。易之大分。陽大而陰小、陽貴而陰賤。蓋自乾坤肇判、而義已分。故其在世。則君父與夫大也。臣子妾婦小也。其在身。則心、大也。耳目四體小也。無臣子妾婦。則國家之事不成。無耳目四體。則身之用不備。然必其皆聽命於所主也。然後賤者從貴。而以貴行。小化爲大。而以大終。故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易所以謹別其道之長消者此也。或曰小體大體與所謂人心道心同乎。曰其文異也。其意同也。蓋謂人之心。則耳目視聽亦心也。然以耳目寓於形骸而執其咎。故謂之爲小體也。謂之道心。則心非即道也。然以心具夫性命。而專其功。故謂之爲大體也。程子曰、以形體言謂之天。然天專言之則道也。愚亦曰、以形體言謂之心。然心專言之則性也。此章之義。蓋與危微之指同歸焉。

孟子曰有天爵者二章

天爵良貴有仁義而已矣。前篇所謂天之尊爵是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章

聖賢之學求仁而已。異端及功利之徒。皆不仁者也。仁雖足以勝夫不仁。然非其學之成而道之至。則彼之燄方熾。而吾力不足以抗之。猶之縱風止燄而助之攻。終必與之爲化而喪區區之所有也。

孟子曰五穀者章

與上章之意相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一杯之水。衆不能勝者也。五穀不熟。行不能致者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

學者亦有彀率規矩焉。深造以道。盈科後進是已。上兩章儆學者爲仁之無成。此則示其所以至之之方也。

此篇凡二十章。首六章言性。中六章言心。次三章論身體。次二章論爵貴。次二章論學者工夫。而以教學之成法終焉。告子不知愛敬之出於心。故謂性無仁義。愛即所謂惻隱之心也。敬即所謂恭敬之心也。告子因失愛敬而外仁義。孟子則指愛敬以明仁義。故必與告子之辨明。然後四端之說可得而申。性善之論可得而定也。四端既申。性善既明。則但言人心而性斯在矣。然人莫能盡其性者。則以心有存亡。得失故也。是故必防其陷溺。必謹其梏亡。求之於既失。收之於已放。庶幾存其心者而性可養矣。夫心本仁也。與性爲體者也。然而有放失者。則以身體累之也。能辨乎身體之貴賤小大者。其知所以事其心者乎。夫耳目口腹之在身。所資幾何。然而有無窮之欲者。則以爵貴動之也。

能審乎爵貴之天人良賤者其知所以處其身者乎。雖然、體之貴賤小大以心之存亡得失推而知之也。爵之天人良賤又以體之貴賤小大推而知之也。學者亦反求諸心而已矣。通篇皆言仁義而後兩章言仁蓋仁義包四端仁又包義仁人心也求者求此而已熟者熟此而已學不至則邪說詖行如火之燎原。其猶可撲滅哉道不成則異端曲學如荑稗之有秋將誰藝黍稷哉孟子之時縱橫權詐之學方盛其賢者乃逃於楊墨之間若此章之告子。則尤魁杰以自名其家者是皆其所深憂力挽而懼其不克勝故言此以勉學者卒章則欲其以聖人之敎爲準的而期其至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章

觀孟子與髡問答、總不相當對、蓋不肯明言王之不足有爲與己所以不得行其道者忠厚之心也。首問只辨明一仁字便止再問正當畧述魯繆虛拘賢者以剗己事然且亦以旁意荅之直至髡以識賢自任然後引孔子去魯之事微發本指以譏其不識君子之用心蓋與功利俗人言固當如此也。

孟子曰五霸者章

葵丘初命、齊家得其理矣。再命、班朝得其序矣。三

命。治國得其要矣。四五命、內職無曠、而鄰交相救恤、又且一以王命爲尊如此不庶幾王者之事乎。前文雖曰摟諸侯伐諸侯安知不以王命行之也。而曰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所不道者何也。曰、摟伐者但據其迹畧論之以爲竊權取威盛王所禁云爾至於辨王霸之微處、則不在此、乃所謂身之、假之、是也。夫不依於仁義而行何以謂之假然惟其仁義不根於心也。則但謂之假而已其君則欲威伸於鄰國而無克相上帝之志其臣則恥功名不顯於天下而豈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溝之心也哉是故由其道則雖奉天子命以討。亦不得爲王者之師也。況有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乎。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將降大任而使之動忍曾益者固是天意如困心衡慮而作。徵色發聲而喻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而得免於危亡。莫非天也顧承天意者如其分之大小則就其自任最重者而以爲天之降任獨優焉耳如一先生之言聽之者淺得淺焉深得深焉一王之法讀之者。或以進善修身焉或以畏威寡罪焉其終也。師之傳必在其深者。王所舉必在其善者。則若意之獨厚於此而已矣在易屯與豫曰。

動乎險中大亨貞能自振拔終降大任者也貞疾恆不死克自憂畏免於危亡者也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夫天之啓發於民一也然如壎篪然隨其聲之高下以相應如璋圭焉隨其體之大小以相合如取攜然隨其取數之多少以攜歸攜之富者非有以益之也天之牖民原若是其不難而甚易顧其所以取之者何如耳古人言天人之際者類若此

盡心篇

孟子曰盡其心者　則知天矣

人心所以能周物而不遺者以性大無外故也故心之量之無不該必性之源之無不窮至天者又性所從出也知性則知天中庸所謂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天人不二者也○一說盡心乃知性知性乃知天蓋心有覺而性無爲故必奮其志以求之濬其思以通之然後窮理有以知至精義至於入神而性可知也前說於者也兩字語意爲順故集註主此此說則功夫有入處且於下文存心養性養理相貫凡爲學知行皆從心上作功夫纔說性便漸到得力處不是用力處故並存兩說以待正焉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心者神明不測故言存前篇所謂操則存者是也性者仁義固有故言養前篇所謂養則長者是也存者養之端養者存之繼易曰物畜然後可養蓋不有以止之則不可得而養也存者斂之於內養者達之於外易曰直以方也蓋非敬以直內則義不能以自行也事天者天之所以命我者性耳尊其德性者乃所以畏天命亦一而不二者也○存心養性各就其切者言之而互文耳後篇謂養心莫善於寡欲是心亦可言養也易曰成性存存是性亦可言存也然其下文一曰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則養心者必有閑邪存誠之功故曰存爲養之端一曰道義之門則存性者必有富有日新之效故曰養爲存之繼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命者性之原至善而無惡至公而無私者也然天之明命不能不行於氣數之中人生遇之壽殀不齊莫非命也使知之不明而有疑貳之心則敬事之功懈天命自我而不行矣必也知天之明命雖行乎氣數之中而其理自在是則正命也無貳無虞不惑乎氣數之參差自反自修一聽乎正命之自至則雖或壽或殀而我之所受者不虧至於全受全歸而天之所命者亦不僭矣非立命而何哉

命卽天也立命卽知天事天也然天專言之則道也合乎陰陽之錯綜變化以言天則謂之命知天事天者人理也極乎人事之吉凶禍福以盡知天事天之理則謂之立命○橫渠張子西銘下半章全用孟子此章之意知化窮神者知天也無忝匪懈者事天也待烹順令底豫歸全者立命也其云將厚吾之生用玉汝於成者言命之理尤深切二氣交運五行順施幸而値其通也則爲富貴福澤之遇然天心於此欲吾之有所資藉以及於物非欲其坐享之也不幸而値其窮也則爲貧賤憂戚之遭然天心於此欲吾之有所磨礪以成其身非

欲其苟安之也此所謂行乎氣數之中而其理自在是正命也知所謂正命者而順事於生故底豫全歸而無愧由是以寧於死故待烹順命而不疑也以此章之意讀西銘則文義皆得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吉凶禍福莫非命者兼氣數而言者也正命者純以理而言者也天命不能不行於氣數之中是以吉凶禍福參差而不齊然所謂正命者則無往而不存焉順受云者非漠然聽之之謂上章所謂脩身以俟者是也立巖牆之下則不知謹其身蓋脩身者之反也又釋其意以爲脩身以俟是盡其道而死循乎理之當然而聽乎數之適然則不以適然之數而失其當然之理此之謂正命不謹其身如妄行而陷於桎梏以死雖其數之使然而不能盡乎理之當然則旣失其當然之理而不得委之適然之數此之謂非正命集註云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也上章但言命未嘗分別出正命來須用此章分別則知上章所謂不貳者不疑於此俟者俟此其究能立命者立此而已○如前篇之終所敘舜說諸人屈伸之際以爲有天意存焉夫當其窮賤困頓非天實有意爲之蓋亦氣數使然而大意卽在乎其閒爾天

下窮賤困頓之人何限惟聖賢者以勞苦變動而光明是能順受其正者也其窮而濫焉以放於惡或株而守焉以終於困者不能順受其正者也夫謂之順受則其在窮賤困頓之中亦惟信理之明自修之篤若將終身焉豈有圖度僥倖之私哉是以其後也如舜之庸說之立固所以立命也如顏之夭冉之疾亦所以立命也何則顏冉不爲賢亦疾且夭也疾夭者氣數所不免而顏冉得賢焉豈非立命也哉藉令舜說不庸不立不與顏冉同乎亦何害其爲立命也或曰是則然也然前篇所謂將降大任者是天意也正命也何舜說是厚而

薄於顏冉。且詩書所稱降祥求福者安在哉。曰此又當以大運之氣數推之也大運之亨天將使聖賢以道殉身其任之以天下之大者如此也大運之否天將使聖賢以身殉道其仁以爲之任也不亦大乎此皆所謂順受其正如所謂順受其正則降祥求福畢之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有區區鄉曲之善身不席報而子孫享焉猶將本德推功而勿忘勿替也況如顏冉者垂無窮而儆天地哉○大抵經傳聖賢之言命者其別有三一則最初賦畀之命也中庸天命之謂性是也一則中間氣數之命也夫子所謂將行將廢得之不得者是也一則其後應感之命也詩書所稱保佑申命命靡常者是也以正命始以正命終惟中間者氣數司之然正命未嘗不行焉故上章言知天事天則不獨乎賦畀之初也夭壽不貳則不奪乎氣數之變也至於立命則雖無心於應感之際而惟完其所受之分然所謂克享天心永言配命者未始非立命之事也自性命之學荒則先不知賦畀之爲何物於是藏於氣數之參差而疑聰明明威者之僭忒王伸淹所謂天人之意否而不交者此矣

○告子篇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者也不授氣質以權也此篇殀壽不貳脩身以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不授氣數以權也皆盡性以立命之學也或曰氣質則因學而有變化之道氣數則不可以轉移二者豈可同乎曰如此則廸吉逆凶福善禍淫者聖賢豈欺我哉異日孟子之告君卿大夫於禍福之際詳矣此爲學者言之則不可使之屑屑焉而存是心故直言順受其正而已吉凶禍福不以動其心焉是極至之論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人者其天地之體而微凡天地間所有皆吾性之所有也其大者爲三綱五典其自然之心當然之則我固有之也其顯者爲禮樂政敎其所以然之

理亦吾固有之也從此而推之則陰陽變化鬼神屈伸昆蟲草木之榮枯生息遠近幽明高下鉅細亦無有不相爲貫通者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反身自省而所性之實理無所虧喪則此心泰然俯仰之間浩然自得性分之樂孰大於是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事物之來强乎恕以處之則此理流行於日用而無所雜糅仁道雖遠可以望而至之矣○兩節集註分安勉以下節有强恕字故也然只以體用說亦可蓋非忠則無以爲恕而誠仁相對則誠體而

仁用也況上言反身則亦是作功夫處皆示學者以復性之方也孟子謂性德固皆備然實而體之存乎誠推而行之存乎仁必也反躬內省使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參前倚衡莫非是者然後推心應物無不各得其理此所謂皆備者貫於一而行於萬內外之道合而性德完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章

程子說精確乃愛之能勿勞乎刑期于無刑之意又一說使民之中寓以佚道節宜其力不恐煩之也殺民之中寓以生道哀矜其死不忍重之也兩說相須乃備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身之所過則耳目所攝染而不言而喻心之所存則志氣所感通而不疾而速如寒暑之變物與之推移而不自知也如一元之滃動其氣六應而不可測也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易曰感速也恆久也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所存者神是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所過者化是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若致思則非神而憧憧於此感彼應之間助長則非化而屑屑於見小欲速之事皆霸者之私非王者之公矣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變也有以通之者化也舍舊趨新故不倦其化也有以神之者神也鼓舞於不自知故宜後世之政非循常蹈故使民厭於積敝之習而倦則振恆妄動使民喪其樂生之心而不宜無天德而欲語王道者皆五霸之餘醜而又或五霸之罪人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古者所業之道藝謂之術故記禮者以詩書禮樂為四術是也德慧者由心得而發之慧術智者由道術而生之智操心危以存心言德慧所以愈明者以此慮患深以處事言術智所以愈周者以此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天民與大人未達一息耳以有意無意辨之亦難辨愚意在窮達行藏上看出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則窮亦守道以善其身而已大人則不論窮達皆有以及物以其德盛之至故也易乾之三四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是天民之事也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是大人之事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性者人所同得君子所獨得者則以根於心而適如其受命之初生於色而不歉其踐形之分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孔子登東山兩句是以當日遊歷實事言之以為

所處益高視下益小之喻非贊孔子語也觀海兩句卽申上意下文說有本處卻不正言探本之事乃每出一不息意思來極有補於學者瀾與容光非水與日月之本乃水與日月有本之發見處水之無本者如潢潦涔滛暴漲橫溢必不能滔滔長流而有瀾光之無本者如爝火流電熒熒明滅必不能曄曄久射而容光必照就此不息處觀之則知有本者如是矣集註源與明卽是水與日月之本乃曰源之有本明之有本云者不可以辭害意要明白須云觀其瀾則知其水之有源矣觀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日月之有明矣此求本之術也則辭意皆歛○有原泉之混混則必不舍晝夜而不息此所以貴於觀其瀾也然又必循序積漸盈科後進不然則橫由亂流亦不能放乎四海矣不息而又以漸便是深造之以道便是有本之學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人心亦皆有害不必以貧賤來照飢渴蓋言飢渴能害口腹亦能害人心也害口腹者可以生疾病害人心者可以起邪慝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章

仲子之能棄齊國者與舜之能棄天下同而其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則與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者

異故類記之以見意由是觀之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自謂木食澗飲而知至道者安得不爲名教罪人哉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聖賢之教循循有序因其才品辨其氣候如上章所以教者是也丑之問蓋有躐等欲速之心故孟子告以成法之不可改神而明之存乎人馴而幾之存乎養因象存神而不可以致思踐迹順化而不可以助長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不徧物而急先務不徧愛而急親賢者以急先務而後能徧物急親賢而後能徧愛也炫其私意小智市其小惠私恩者反是陸子靜輪對劄子云昔皐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言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荀卿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無不上煩聖聽臣以陛下雖得皐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可謂切中時弊者易之大畜言人君畜天下也頤言人君養天下也一則曰養賢一則曰養賢以及萬民至於井鼎則養民養賢分爲二卦井養民者也其辭曰改邑不改井言養之不可無其法也曰羸其瓶凶言行法之不可無其人也蓋養

民之不易也若此非養賢者也則其辭直曰元亨而無他辭在六十四卦中惟大有與此同亦以大有能尚賢之故也故至能尊賢則治道無以加順天心尊帝命於養天下乎何有故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敎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章

湯伐葛文王伐崇密未必有桀紂之命也非敵國相征而何然則前以撻伐爲三王罪人此以相征爲無義戰者亦言其師之不能以義動而又無王命耳大抵孟子之言各爲一事而發故前後或不相應下章又言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是又敵國相征之驗也學者固不可摘抉文義以生疑然亦不可不屬詞比事而致思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此與前章答公孫丑意同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性也以人心所同嗜者言也有命焉則定理定分制之自天者也不謂性者不以是爲性所固有而必以天理制之也命也以天意所特畀者言也有性焉則良知良能擴之在我者也不謂命者不以是爲命之適然而必以人爲至之也○以理言之性即是命命即是性論性之善則無不根於命者論命之分則無不具於性者若大雖謂之性而與人心俱生然質之天理而有不可過者徇而過焉則違乎天之則故君子不謂之性雖謂之命而爲天意所厚然返之吾心而有不容以不及者遜爲不及則虧乎性之分故君子不謂之命兩謂字當玩蓋正性命之說而所以順性命之理者在其中矣○上節有命焉是有定理定分不可專就求而未必得者說下節命也有以氣質言者有以氣數言者氣數之說雖通以氣質言者近之然欲兼氣稟之清濁厚薄說亦費分解大抵五句皆就其至者言之也○朱子語類有謂上節以貧賤者言下節以愚不肖者言愚謂上節正以窮嗜極欲者言下節正以盡倫盡道者言耳若上節專指貧賤而制於命者則此命字偏言氣數之豐嗇非所謂義理之命矣要知窮嗜極欲而不免爲越理犯分方見命之所制若自尊之爰存而勉言命云者俗下論也仁義禮智所稟有厚薄而爲愚不肖者雖策厲猶可進聖人雖有性反偏全然皆聖也則不可以毋下論之故曰皆就其至者言之也父子君臣人倫之則及至道之精微皆天之所秩敘而昭察者故必特生其人以立之極詩書所稱眷命篤生不可謂非間氣所鍾帝心所在也然仁義禮智

我固有之聖人者亦仁義禮智各詣其極之謂耳非有加於性也若以爲天所付畀而我不得與焉則必也無仁義禮智之性而聖人與我異類者曾有是理乎哉大抵世人於嗜欲也則引而近之曰吾不欲拂人之性於義理也則推而遠之曰吾不敢希天之命是所謂性命者其名外其實喪故孟子辨之如此

浩生不害問曰章

善是天質之美有諸己則能篤志力行而實體於身矣雖能實體於身然未到百行萬善具足圓滿不得謂之充實雖然充實然未到發出精采不得謂之輝光輝光者充實之至自然之符也呂氏所謂立基博者必高積精厚者必明易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者此也此一節是爲學超入聖域處過此以往則殆無所用吾力矣化則渾然含蓄輝光并不足以擬之程子水晶與玉之譬亦善於名言者聖神只是一等聖言其至處神言其妙處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中庸之書以誠爲本故自致曲以至於全體皆誠則形而有著明之效動而有變化之功其終也至於無臭無聲上符天載可謂聖不可知矣然始於衣錦尙絅則不過樸實立心以爲之基此善信所以爲聖神

之路而孟子於樂正子惓惓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今之與楊墨辨者似是孟子自謂言君子引人於道之切不特受之又從而多方啓誘之招者呼之勤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章

與萬章論狂獧中間忽說入鄉原其言似不相屬正是孟子善知孔子立言之意處既不得中行恐有似中行而亂中行者故夫子言必也狂獧乎狂獧雖與中行不相似然裁之進之皆可以至於中行若鄉原則邪慝而爲德之賊者夫子求其真防其似所以思狂獧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至此荅完何思魯之狂士一句孟子又自言鄉原之徒得以亂德者由世教既衰經常之道不明有志之士無自興起故俗化頹敝淪於邪慝而不自知君子生于斯世亦惟反經而已矣反經者躬行仁義以示之發明先王之道以開之經常既正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自然感發興起不爲似德所亂而邪慝者不得作矣此猶上部之終所謂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之意

跋

先生以天授之資用下學之功深潛純粹六經四子及宋儒之書並有述造以發明指歸中歲括其大義弘綱著初夏録其說以誠明爲本喜樂怒哀爲用上之則達天德之微妙下之則徵人事之吉凶蓋雖熟復程朱又能獨得不傳之遺意戊子歲讀書精舍每放衙歸第未嘗入內寢輒就西塾席間函丈口授予書惟恐言之不盡義之不明汝楫隨其孫清植清藻後竊得隅坐側聞焉退息研味用錄中之說以衍爲圖因悟土爲木火金水之庫而思卽喜樂怒哀之節暇日請益先生不以其不

可而加賞愛如是閱歲蓋無日不講常以漏下三四鼓爲節衣食於奔走惜又別去辛卯入都復侍則先生已有成書曰中庸餘論受而卒業明通微奧校之初夏所錄又加瑩粹戊戌夏兩楹夢奠汝楫亦居憂於幽閒寂寞之區微言既絕遺書獨抱因緣幸會得授經於先生族子鹿山方伯官舍政清務簡欲振興先生之緒乃屬汝楫校讐遺編次第雕刻其論孟學庸既前布矣以餘論乃聖學之心法而先生之微言也復開刊焉書既成歎哲人之云亡思親炙之如昨不覺老淚漬紙又喜方伯之能流傳家學使行遠不墜也壬寅春正吳郡受業門生陳汝楫謹跋

論語稽求篇七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論語稽求篇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朱子四書章句集註、研究文義、期於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證爲長。奇齡學博而好辨、遂旁採古義以相詰難。此其攻駁論語集註者也。其中有強生支節者。如古人有所師法皆謂之學、即至縛諸學炙、秦青學謳、亦無異訓。朱子註學爲效、原無疵病。奇齡必謂學者業道之名、泛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不知學道與學藝、所學之事異、而學字不能別釋。亦猶喻義喻利、所喻之事異、而喻字不能兩解。以此發難、未見其然。有牛是牛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註引季氏旅泰山、固爲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爲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有全然無理者。如無所取材、鄭康成註材爲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爲裁、蓋本諸韋昭國語註、未爲無據。奇齡必申康成假設之說、以攻集註、不幾於侮聖言乎。然其中如謂甯俞不仕文公、及祿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類、考據特詳。解爲政以德之類、持論亦正。較陳天祥四書辨疑、徒推尋於文句之間以難朱子者、固自勝之。漢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竝立。兼採異說、以備參考、是亦古人諸家竝存之義也。

西河合集

論語稽求篇目

卷一

學而時習之
有朋自遠方來節
其爲人也孝弟章
賢賢易色節
君子不重章
禮之用章
爲政以德章
父母惟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章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非其鬼而祭之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子夏問曰巧笑節
子曰繪事後素節
曰禮後乎節

卷二

禘自既灌而往節
射不主皮節
哀公問社於宰我節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管氏有三歸
蓋有之矣節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
君子之於天下也節

事君數斯辱矣節
瑚璉也
無所取材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弗如也節
臧文仲居蔡節
自牖執其手

卷三

甯武子節
左丘明恥之
必有忠信如丘二句
不有祝鮀節
人之生也直節
觚不觚節
君子博學於文節
子見南子節
默而識之節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節

卷四

三月不知肉味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子所雅言節
文莫吾猶人也節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大哉孔子節
太宰問于子貢
苗而不秀
唐棣之華章
不時不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疾君視之節
雖疏食菜羹瓜祭

卷五

德行節
孝哉閔子騫節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屢空
克己復禮爲仁節
盍徹乎
樊遲未達至末
先之勞之章
必也正名乎

卷六

冉子退朝章
南人有言曰章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憲問恥章
問子西
彼哉彼哉
桓公九合諸侯
桓公殺公子糾章
陳成子弑簡公章
古之學者爲己節
蘧伯玉使人節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作者七人矣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子問公叔文子
知及之章

卷七

祿之去公室章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謂孔子曰來至末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虞仲
太師摯章
周有八士節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至末
堂堂乎張也節
允執其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予小子履節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論語稽求篇　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陳元龍廣陵
張希良石虹　較

論語稽求篇者予歸田後復讀論語之所為作也明制以八比取士士子挾四書一編及他一經穴紙而貫以繩於暗几按出而揣之中銜開及試禮部有名則唾而抵之牀下曰厭晦予少讀論語為經生長而棄去及以辭賦應　制科暨館閣撰述則皆與經義無與然而甫乞假而讀易讀禮讀春秋論語則是經學之必無籍于八比明矣乃少讀論語嗷嗷然至再讀而反疑之迄于今凡再三讀而猶豫頓生似宣尼所言與七十子之所編記其意旨本不如是而解者以己意強行之漢初立論語學官其時去古未遠尚有魯論齊論古論三家本每家立學亦尚有師授十餘人其在魯論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以及丞相韋賢父子前將軍蕭望之等各名其家而至于齊論古論則王吉貢禹膠東庸生以及馬融鄭玄各有解說然且安昌侯張禹能統古齊魯三家合為之論以授成帝而惜其後之俱無傳也西晉何晏本老氏之學不習衆說專與侍中荀顗輩略取孔安國包咸及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餘論而參以己見雜採成篇名其書曰集解正始中上之爾宋朱氏註則又僅見何氏一書別無他據旁證以同時學人之言似與聖門之所記稍有齟齬先仲氏嘗曰此宋儒之書非夫子之書也而乃有明取士勒為功令家喻戶曉習矣不察間嘗欲取其義理揆其旨趣剖析討論務為可安而義理廣大就仁智所見皆可以各為爭執而至于旨趣精微隱顯毫末離參不能覘予野不能聽是者既不敢自直而相安于非者即欲驟為刊之而無所于證定然而言論旁及多見事物凡夫禮儀器制方名象數文體詞例皆事物也如人身然義理者府藏也事物者耳目也府藏人所不見我以為府而人必爭以為藏何從質辨惟耳目昭昭在人人有指耳而稱目指脅類而稱頤頷者乎義理難明則吾以事物明之府藏難辨則吾以耳目辨之雖曰顯見既差安問微隱然而事貴類推蓋即耳目間而已有如是其可疑者是以無據之言必不以置喙無證之事必不以熒聽倘有所見則必使聖賢形模明明可按而少無實學老且健忘捫腹喑啐

十不得一以抔土之微而思益泰山我知其必無是也嘗考漢令分古今二學古學校文則聖賢所垂必不許更簒一字而至于今學射策勸祿則任從出入明制不然章句取士必限以共遵而至于改經換傳顚倒聖言則一概不禁是以禮記大學從朱氏改後復有僞石經改本于隆萬年間公然呈進恬不爲怪今又不然取士照舊式雖曾用臺臣疏加以宸斷已經敕改八比而旣以諸生未嫻姑復從舊至于羣儒別解不襲章句有裨聖學者特須上諭使搜輯呈進凡若干本而侍衞成德較刻經解數萬卷則多與取士章句不相合者大學士馮溥嘗言皇上博學會有詞臣進頌以貧樂好禮對句不敵傍一臣治禮經者曰臣習禮經坊記有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則好樂好禮本自相當而皇上云不然好與樂複仍非兩儷是不如史記弟子列傳後漢東平王論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爲偶對之切（今註疏引孔註亦尚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是皇上于章句外無所不通而今之習論語者未嘗于新舊兩註有所窺見一遇引經輒墨守章句以爲功令所在不可踰越是徒以一時肄業之故而反欲廢千聖百王之所學不可也漢章帝建初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扶微言廣異義焉夫以東京學術彪炳千古然猶恐章句乖疑有妨聖學特敕廣稽異義以求其眞况以微言釋遠之秋加之典記沈淪之後雖屢經聖諭四徵臧籍而一經未明何以註學因輯舊論所記者彙爲七卷名曰稽求將欲藉考稽以求夫義類之眞是者世不乏稽古之士苟有卓見卽或舍我所求者而更求之寧有盡焉

（學而時習之）學之言效從來無此解按學者業道之名賈誼新書引逸禮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皆以道言故學記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鄭康成直註曰有聖人之道謂之學蓋單提學字便是業道百工居肆與君子之學正有分別以爲學非肄術業也若汎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別且效亦何可時習乃又以論語舊疏學訓作覺遂曰後覺效先覺不知此出說文白虎通覺作斅覺解以教學言如孟子覺後覺之覺卽學字也今仍以效爲學而又添覺

字則覺效雜出大質亂矣先仲氏曰禮記疏學者斆也卽覺也故禮記學字多讀斆字如學記惟學學半學不躐等小樂正學干類是學者斆也而以爲效豈又字音致誤耶

有朋自遠方來節　同門曰朋此是古註自說文及詩註左傳註公羊傳註皆然孔氏正義引周禮大司徒註同師曰朋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黨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若朱註作同類則他無可考惟孟子有云聖人與我同類者然是凡人汎稱非朋矣大抵學中境次從黨庠肄習之後既已分門又復來合致足娛樂此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檀弓所云離羣索居正可比觀蓋以離爲苦則必以合爲樂也至若學問相長彼此宣暢亦朋來必有之事卽以此言樂亦無不可但朋來不可混耳

姚立方嘗曰有朋節集註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夫既以朋爲人而又云以善及之是我以善及彼彼無以善可及我何以爲朋且信從二字出自中庸無徵不信不信民勿從此明明是庶民從君之

詞不惟非朋且非弟子矣此豈學中所有事者果爾則豈有信從既衆而猶然人不知者人苟不知是必我善未及人也是必信從未衆也如此則愧悔不足何不慍之有

其爲人也孝弟章　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註甚明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親親仁也實卽本字舊儒每比之木實之實卽核中仁也根荄也所謂一在木下爲本也然則仁本孝弟矣若親親仁民以節次言則但言其粗者不知後儒何以又有人性無孝弟之說也若然則孟子良知良能之說眞與學與先聽齋曰驟讀有子原文反覆踢蕩踊躍抃掉而爲是言定知堯舜之道只在孝弟其警醒後學提撕聾聵何等急切及一闢儒說而索然矣張南士曰凡立言各有所重此文且極言仁本孝弟縱使孝弟本仁且讓他自說今日且談風月耳何也以此節專論孝弟也此言良然

何註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後所始然此係西晉異學從來無此案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語故唐宗孝經序以孝爲百行之源源卽本也李

延壽孝義傳序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則竟以仁爲人道卽道生之道也以仁爲孝弟所資資深則逢源明云仁是資取孝是源本也惟漢詔舉賢良謂賢以孝爲首則微逗先後之意然但以施用節次言如孟子親親仁民語非本論也至東漢之季南陽延篤有仁孝先後論則意是時已創有仁先孝弟之說且混本末爲先後其與說所始實本諸此然當時早已辨之如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蔬爲大而孝

以心體本根爲先則仍以本字折先字且辨既明了則主說已暢又何容再襲客說以啓更端先仲氏嘗云漢學篤實東京尤甚然其時已逗有魏晉王何虛無講論大意正指此等不知後儒又何以復出于此

魏文靖講學湘湖其門人御史何穆之篤行儒者嘗曰兒齒讀務本節了了及從師講論而反周章不得决夫心所不安必非至理其後有舉三坎之說者穆之曰以一坎爲本是不睹河源而妄指積石爲源此博望所爲詐也而可乎

本字不訓始字惟宋真朝作廣韻始有此釋但此節本字則斷斷不作始解爲仁之本卽務本本字也孝弟爲仁始則必先曰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恐有子無是語矣爲仁亦不是行仁爾雅曰爲造作也字書並無解行字者本文其爲人也不作行人可驗

（賢賢易色節）四者非至德絕行不必學而後能之故曰未學舊註甚明後儒曲衞學字必欲骫前賢之意以伸已說則聖門多拄口矣按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

嘗廢學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天下原自有不學而可知能者今但以未學而行而卽疑廢學則大末行而先學不幾廢行與豈果格物是窮理與舊註服勞非大孝事本禮記語其以致身爲汪踦之行者謂不能匡君衞國而徒以身殉孺子之忠也故云然此與夫子不許召忽同意若秦之三良齊之徒人費則恩倖之流致身何益又下此矣

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亦則色是顏色謂改容而禮之程伊川云變易顏色是也一作難易

之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漢書注）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顏師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略于色是也若云易其好色之心則必明出好字如如好好色吾未見好德好色未有祇下一色字而可成句者凡訓詁之家多爲章句則于字句間似亦不宜臬兀如此

徐仲山曰註書最患添出如賢賢易色何註與朱註皆曰易其好色之心則其次辟色亦曰吾辟其好色之心如孔子之辭衞靈將誰非之

（君子不重章）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爲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爲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復簡于此者今既註重出乃不註之此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此一誤也又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本是一章其泰伯篇有不在其位二句此復簡也乃註重出者又不註之泰伯篇而反註之曾子曰之上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意此又一誤也夫既名章句自必審章審句使其可安一則本分章而故合之一則本連章而故分之總不可解

（禮之用章）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樂本同原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刪存與層遞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乃若知必和而專于和不事撙節則過曲不可行而過通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此又一截也舊註不分節然疏義畫截如是若集註則明引樂記八字于註下而分節則以小大由之屬先王句作一節不亦矛盾否

（爲政以德章）爲政以德是以德爲政譬如以下是比喻以德爲政之象北辰比德衆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

衆政具舉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斡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張振裘在挈領象有然也若云以簡御煩以寡御衆無爲而天下歸之則是無爲而治之譬驢頭馬觜矣若云爲政以德則自有此效則又另一譬矣魏文靖曰解經最患添設聖人語言不容攙和少加攙和便是變亂此不可不愼者論語兩譬如皆緊頂上句以上句正言未明故加譬語未有正言是一意譬語又一意者集註于爲政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下兩譬俱各自爲說不知何解四書有倒譬譬如爲山譬如平地是止進之

譬倒譬也有反譬譬若掘井是不掘井之譬反譬也有正譬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正譬君子之道持載覆幬錯行代明是正譬祖述律襲之無所不備皆緊接上言而加以喩語見爲政以德與先傳後倦正譬頂針尤極明了攙和一語便礙矣按拱衆也中庸其人存則其政擧

包註德者無爲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然尚有馬鄭向歆輩以師承儒術挽回其閒至魏晉而浸淫矣何晏與學本習講老氏援儒入道見出其意見以作集解固宜獨據包說專主無爲而程朱二氏自命醇儒乃亦從而和之豈洛閩諸儒果壽涯麻衣華山道者之徒與按晉書武帝作耕籍詔有云朕思與萬國以無爲爲政此一語實當時儒臣變亂儒說叅易聖經大啓惠帝荒政及淸談虛無神州陸沈之漸今就經解經絕無叅易又何可使西晉異學復肆變亂如此

爲政以德正是有爲夫子明下一爲字則縱有無爲之治此節斷不可用矣見爲政則尤以無爲爲戒者禮記哀公問爲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則此一爲政明曰必有爲明曰必不可無爲夫子此言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重言叠語而註其書者必從而盡反之何也論語與禮記皆夫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作故大學中庸出自禮記若坊記表記儒行哀公問諸篇則實與論語相表裏者乃聖門弟子所記如此晉宋諸儒所註如彼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

（父母惟其疾之憂）惟疾之憂他無可憂也馬融解如此然此是正說若云父母愛子如此子當體之以行孝則本句歇後全藉補設恐主客無是理矣見以慈啓孝隣于施報必非本旨

（子游問孝節）今弟以養爲能事若論養匪特子能之卽犬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註正說若人養犬馬此何晏邪說之最不通者不如朱子集註何以反遵何說而屛舊說不一及眞不可解（凡舊註云皆何氏新註）

或疑犬馬焉能養人舊註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人者古文云諸橫生盡以養諸縱生橫生指畜縱生指人養者服侍之謂也若人養犬馬則人伏

侍犬馬矣何可

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旣夕禮養者皆齋文王世子監言疾則世子齋玄而養此侍疾也世無疾困饗飲食者至檀弓事親左右就養註作扶持舊皆疑之及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未聞君就食于臣師可往教如近世延師供膳者然後知養之爲奉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不侵官而孔穎達引春秋欒鍼御晉侯事以明之謂欒書帥師雖君車陷淖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

此正釋養最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則初生孩幼豈供菽水所謂承歡卽養也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弗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貳棘非餵飼也（史厮養都養皆作服侍解）或曰此養字當是食養觀下章有酒食先生饌可驗不知此正二義兼也不曰有事弟子服其勞乎服勞奉養非奉侍飲食而何

徐仲山曰犬馬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幾見有人而不能餵畜者乎

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于章疏者若晉束晳補亡詩云噭噭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此雖以養爲食養然亦禽養親非人養禽也且晳本晉人其在晉時已未嘗一用何說卽至趙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亦尙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乃不意數千

年共遵之註而何氏以一人變之以晉唐宋並不一用之邪說而朱子忽遵之向使遵之而善遵之可也變而可反不善以爲善則變亦可也乃遵此註而斥親以犬馬之名變小序而強坐人以淫失之罪尊經與抑垂教與

張南士曰古罕譬曲喻皆有倫類儗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弒逆齊鮑牧斥先君監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

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註之矣人不解經亦當通經盡亦取坊記一再讀之（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孝乎二句舊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何此雖本君陳篇文而自為詞何與說命高宗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illegible]作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湯誥爾有善朕弗敢蔽惟簡在上帝之心改作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正同此論語引書之例或謂古文君陳非孔壁舊本則雖不立學官然其書仍藏內府故西漢之末言古文者劉歆尚能出內府所藏參對同異何嘗有偽惟論語文句不同故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然有孝乎惟孝四字與包註同降此而潘岳閒居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為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陶潛明卿大夫孝傳贊張表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何此皆明引論語見于篇章之顯然者集註誤以孝乎作句則未有既出書云而可以攙口語二字于經文上者況或問為政未嘗問孝而陡以孝乎二字詰之此皆義例之必無者也若謂晉後為偽書乘

是時播遷之後內府所藏久已散滅因摭秘書中所引古文雜湊成書故有異同則在晉懷帝言古文尚書經文未嘗毀滅其後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是孔安國傳並非尚書蓋尚書無偽本祇文與論語稍不同即論語疏引尚書解包註亦未嘗以包讀為非所謂兩存之以備參考者不謂今之知彼讀不知此讀也淮安閻潛丘與仁和姚立方皆有古文尚書辨偽行世此大不然者然其引論語與讀如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云孝乎惟孝忠為令德宋真宗朝張齊賢奏詔作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即太平御覽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作何是尚書見在亦復有論語讀法一綫不斷如此等者正以讀論語與讀尚書有不同故如是也

或疑孝乎惟孝不可解閻潛丘曰此與禮云禮乎禮淡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故曰美大孝之詞

（指其鬼而祭之）鬼是人鬼謂人之為鬼者專指祖考言故又曰其鬼周禮大宗伯職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人鬼為祖考是也但非祖考則誰肯為之祭者左

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類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而猶祭者則在春秋時亦早有以人鬼受享如淡祀欒公吳祀將侯蜀祀武安王類故僖三十一年傳衛成公遷都帝丘欲祀夏相夏相者夏后啓之孫也甯武子止之曰不可杞鄫何事言夏后有子孫杞鄫事也杞鄫何事而我祭之者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此欲易許田而故請之皆廟祀他鬼之證若祭法人死曰鬼又以無廟壇而祭者為鬼如官師以王父為鬼庶人父死即為鬼此單指無廟祭者言然總是人鬼若謂非鬼即天地山川之祭如季氏旅泰山類（見小註）則未聞天神稱天鬼泰山神稱泰山之鬼者謬矣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舊註曰是當罪責不可容忍此是正解自集註以此為副註便昧此說按晉庾亮欲黜王導謀之郗鑒鑒不從亮啓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為東海王其詔亦云是而可忍孰不可懷此皆解經之見于行事者皆在史館見明正德間司空張鐵以三關良民倚宦官作盗上封事曰是可隱忍不發則誰當發者因嘆明代

取士首用八比然猶有古學雜見若是而今并亡之矣據曰斥季氏忍心未為不可乃作八比者于此節曰動其惻隱之心于下節曰勤其羞惡之心說則巧矣亦思惻隱羞惡創自孟子而謂宣尼口中預有之耶

（子夏問曰巧笑節）素以為絢兮絢者飾也言其此美質不必復飾也即此素也而可以為飾此詩所以美也然而素也非飾也素何可為飾子夏所以疑也

巧笑三句非碩人詩後儒亦能言之但謂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則不然詩篇一章多一句往往有之祗夫子刪詩但刪詩篇未聞刪詩句者先仲氏曰中庸衣錦尚絅不是碩人詩若是則夫子為改詩素以為絢亦不是碩人詩若是則夫子為竄詩改易不可黜竄亦不可也然則後儒所云唐棣刪一節巧笑刪一句者皆私欲改經而姑借此以自便豈可訓耶

（子曰繪事節）子夏知素之為質而亦知素之即為飾耶彼繪畫之事五采並設素之色在五采之間素固非所先也然而五采雖備素反後設若惟恐先素而汙易滋者是必俟衆采先布而後各布素以成其

章所謂繪畫之事先采色而後素功者素亦在所後也是素亦俻也（惟素後于采故素可喻絢此正答解詩詞）按周官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五色者五采也謂青赤黃白黑也又曰畫繪之事後素功素者白采也功者工也後工者謂後布之恐其易漬汙也大抵畫繪之工有繪繡二事虞書上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下裳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作繡是一繪一繡原有二工然總曰繪事者以繪固繪即繡亦先繪而後可繡也乃虞書又云以五采章施于五色是其地皆以五采爲之在衣則東青

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分四時方色以次相配而續之而在裳則青與赤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黃以次相間而繡之然云雜五色者則必先布青赤黑黃四色而云後素功者然後以白采分布其間如赤之次白與間白白之次黑與間黑無不留白采而後布之所謂恐其易漬汙也所謂後素功也

周官諸工俱有成數既曰繪事則不得以私臆妄解先後故就周官文復裁以二鄭之說而檃括如此或謂楊中立解此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爲據此是確証而集註反引考工記一語何也曰正惟夫子口中指定繪事二字便不得以他事解之蓋禮器所言與考功繪事不同其所云白者以地言也非以采言也故曰受采言地可加采也繪事所云素者即采也素采者五采之一也同是五采而施有先後故曰後素非謂素又加采也素即是絢素不必加采此與禮器白地加采之說已自不同若倩盼必加繪則倩盼何足爲美且以此加彼何分先後詎既引考工而又引楊氏禮器之說則黑白雜糅誤一既引考工而又不知考工之解反以禮器解義強坐考工誤二爲絢非加絢以爲訓加

則考工義詩義字義俱失之矣誤三且古學引証關係極重考論語繪事漢儒俱引考工爲証考工繪事二鄭又引論語爲証至禮器白受采在漢晉儒者並不引論語考工一字即唐孔氏疏亦並不一旁及而宋明諸君作禮記註如陳徐集說則承論語朱註并繪事後素相反之語皆拉雜入之矣此皆有志經學所極宜審辨者或又謂夫子時不必有考工記何必定以考工爲斷則大不然古惟官有工事民間不得有工事故曰來百工指國家言也國家則自有一定法度非法即誅見畫繪之

事爲上衣下裳五服五章所厚繫雖作此記者時有今古而所記工事自唐虞迄周千載不易不是之據而反以禮器解工事則引東釋西矣且禮器何嘗是夫子時書耶

（曰禮後乎節）子夏于是恍然曰吾今而乃知禮矣向以爲天地節文原其四德禮固非後起之物也今乃知自然之素竟可作絢則夫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秩序精微降爲儀節禮可爲絢猶之素可爲絢也禮固在所後也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稿又孝生）

（文揮克白遠宗姬潢）校

論語稽求篇二

（禘自既灌而往節）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皆以爲合羣廟祧廟之主升食于太祖即是祫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大事是祫是也一是時禘即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礿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礿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于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樂但羣公雜用便爲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子曰吾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嘆正同此皆較之禮經援之三傳而章章有據者集註不引經傳但引唐人趙伯循說而于不欲觀一嘆

則又貲以旣灌之後誠意懈怠爲言是郊禘非禮反屬巵辭非本意矣但舊註集註各據一禘皆各有所本舊據吉禘集註據大禘何以知予不欲觀是大禘而非吉禘予嘗謂吉禘之說始于春秋其時升新廟審昭穆所云合羣廟之主與祧廟之主而皆升食于太祖者本是祫祭而吉禘二字是其別名觀三傳所記只有此祭並無審諦昭穆他祭而經文于閔文二年吉禘大事之後亦並不曾別有特禘羣廟之文豈有同時喪禮而一記之一遺之者則夫喪畢之祭必其祇有祫而並無禘可知也（吉禘是祫之別名然別有祫禘此與禘即祫祫即禘之說不同）或謂鄭康成禘說甚備自始喪藏主卒哭返主以及祔廟遷廟諸禮有條有敘而至于祫禘則曰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亦禘名此句見公羊傳）其于祫禘連舉處分別歷歷豈有原是一祭而可分作兩祭者而予謂不然喪畢之祫並無他見惟見之公羊傳文而明年之禘則正從公羊傳文而誤分之者公羊傳曰大事者大祫也大祫者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升合食于太祖（此是祫祭）五年而再殷祭（即禘

也）其云升合食者祫也殷祭者禘也再者閒之詞也則公羊明云此時止有一祫至五年而又一禘而康成于一祫之後次年一禘至五年而又一禘是誤解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文以爲五年再祭則必先此有一祭而因增一禘于喪畢之次年致後儒謂喪畢有禘而不知其不然也且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本禮緯而先儒皆遵之據公羊喪畢而祫正三年也五年殷祭正五年也喪畢之明年則四年矣若以何休祫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推之則自僖八年禘于太廟數至文五年當有六禘而數並不合蓋禘名甚尊然亦甚雜祫之名禘則在經文吉禘二字已先有之故孔安國註論語以禘名祫禘而春秋大事杜預註左傳曰大事是祫則在祫原有禘名而至于他祭之雜有以烝爲禘者（國語烝將躋僖公唐書云烝祭名禘反爲即禘也）有以練爲禘者（禮期而練祭亦名練禘）有以圜丘爲禘者（國語賈侍中註祭昊天于圜丘曰禘）有以夏時之禘即爲大禘之禘者（明堂位季夏六月禘周公太廟此夏禘也雜記引孟獻子語改至七月則秋時矣以是知不是夏禘祭義謂夏陽之盛莫重禘祭即大禘也故升歌下管用天子禮樂）而康成誤增吉禘且又以郊與圜丘俱是禘（以大

（傳禘爲郊以祭云禘嚳爲圜丘）此則誤之中又加誤者蓋夫子嘗郊矣孟子膰肉不至史記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是也夫子嘗禘矣子入太廟禘自旣灌而往是也郊是郊禘是禘未嘗合并而至于吉禘則夫子全無之考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四年此時未遭國喪不容吉禘且諸侯五廟討之閔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又且定之元年季寤與公山弗狃等因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爲遂就閔僖祧廟而各順其位則此時不惟已祧兼且不逆而解論語者尙曰不欲觀以逆祀故夔哉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射不主皮一句係周時禮文夫子誦而釋之儀禮亦引入鄉射禮篇朱註云鄉射禮文是也但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則該舉諸射如大射燕射賓射類不止鄉射其下文又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再射不勝者降則又另有力射如儀禮註澤宮獻禽後班餘獲之射不是武射朱註不明出禮射字而又誤以主皮爲貫革爲卽武射則兩失之矣按主皮與貫革不同主者着也主皮者着于皮也鄭康成所云善射扶風馬氏所云能中質是也夫射期中質豈有習射而反以不中爲能事者但射名不同有專主皮者有不專主皮者不專主皮卽不主皮者也如周禮鄉大夫職退以五物詢衆庶卽鄉射禮也然而五物者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則此主皮卽五物之一又何嘗不主皮然而曰和曰容曰興舞不止此矣則不主皮矣推之而大射賓射燕射猶是矣乃若主皮則有之儀禮曰主皮之射註引尙書大傳謂虞田獻禽取備祭物而以其所備之餘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謂之班餘獲之射是時雖澤宮揖讓與虞田力取稍有不同（尙書大傳謂澤宮中雖虞田不中也取貴揖讓也澤宮不中雖虞田中也不取蹺勇力也）然但習禮節而終非行禮之射且又必期于中質（子謂澤宮習禮之處非所行禮且射又主中）故名爲主皮若大貫革則專取達革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椹質（禮射侯主皮之射張獸皮武射不張侯并不張獸皮直取甲革椹質而射之故國）（人詮亦有冗襍質文）樂記所云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明是武射且亦名試弓習武之射（亦習于澤宮見儀禮註）此并非主皮不主皮可得言者蓋主皮者力射也矢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射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雖發必祈中而

不止于祈中者以爲禮也禮射與力射截然二等故夫子解之曰禮射不主皮者謂與力射不同等故耳舊註引周禮朱註引儀禮猶是引經証經引禮証禮而不經諦觀便復有誤兒臆斷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以社名答之以爲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櫟社枌楡社者乃其義卽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其義以戰栗爲名謂人君不可使民不畏威也然而君以威勝民其義疎矣夫子惜其解說之不

當也故引古語云成事不說謂已成之事不可妄加解說者正謂此也其又引遂事二語連及之也若齊論本則又以問社社字作主字謂問廟主之本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如此故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卽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爲証此說之最異者而朱氏集註又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主則旣似問社又似問主兩不可解旣而知其錯解周禮田主二字以致大誤周禮田主田祖之稱非田神木主也大司徒封人之職俱有設社稷壇壝而樹之語謂國中社壇也大司徒職又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在野耕藉壇也耕藉祀先農不祀社而亦以社名特社壇社主用石不用木而在野藉壇則倂石亦無之但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一如後之稱社樹者而其壇與野卽以樹名如依松曰松社之野依栗曰栗社之野類盖藉壇爲耕藉設原與大社相表裏而其制有異朱氏旣不解田主之非神主又不識社主之用石不用木又不識藉壇之并無主妄以周禮主字謬合之齊論廟中

之主誤矣若齊論問主原屬大謬彼不識宰我所說本尚書耳白虎通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宰我引經原是論社與主何與乎

社壇暴露無廟藏木故用石主唐時議主製引呂氏春秋及鄭玄義皆如此若其製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則古軍禮有載社車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恐過于長廣難移行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魯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是夫子特書之文無可

易者舊註無學識引鄭康成始不視朔一語而朱註又仍之雖告朔與視朔本一時所行然終是兩事兩名不容混也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註謂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必朝于廟告而受行之于是乎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則此餼羊者本朝廟告朔之物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大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故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則是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迴

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蓋朔有朝享朝廟二禮朝享卽月祭不在祖廟（諸侯月祭二廟無祖廟舊註誤）其供羊祖廟者專爲告朔與視朔全無關涉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公爲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乃不引告朔反引視朔且曰不視朔而猶供此羊則視朔當供羊乎何鹵莽乃爾

管氏有三歸　舊註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爲歸諸儒說皆如此朱註獨謂三歸是臺名引劉向說苑爲據則遍考諸書並無管仲築臺之事卽諸書所引仲事亦並無有以三歸爲臺名之說劉向誤述也

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而何休註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亦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祇娶一姓今管仲娶

三姓女故曰三歸其說甚明故國策則明云管仲爲三歸之家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而班氏食貨志直云在陪臣而娶三歸曰家曰娶則斷是娶女不是築臺審矣凡史漢諸註凡引三歸者無不以三娶爲解故朱子語類亦知三歸是三娶但曰如此却是僭不是奢故不用其說殊不知僭卽奢也史記管氏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漢書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皆以三歸爲奢僭之事蓋奢與僭相因奢則必僭誰謂奢僭兩事乎

劉向誤述仲事因誤解國策所致按國策周文君免工師藉相呂倉而國人不悅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司空主督築者左傳子罕親執扑扶民以行築）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彪曰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娶女也）非自傷于民也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君非之事故相連引及非謂宋君築臺管仲亦築臺也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朴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則管仲以三娶掩之其掩

蓋君非則一而築臺娶女截然兩分此最明了者劉向見兩事並引且兩事皆掩蓋之事而三歸之上不立娶字遂疑爲一類而溷齊于宋溷仲于罕溷娶女于築臺且公然改三歸之家家字爲臺字而不顧則試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也可乎且說苑此文明襲國策說苑云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其所云自傷於民則正襲國策非自傷於民語國策以爲有此掩蓋之臣則君不自傷於民此連二事以解周君非謂管仲欲自傷民也讀古不察展轉訛謬幸有明眼者爲之驚心萬古長夜于是始見不然漢後儒就其足誤人者多矣見左傳國策則更非漢儒師承可藉口耶

或謂三歸臺亦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古凡娶女多築臺如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類然管氏築臺終無據不可爲訓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節）只是言我未見力不足者即或有之我只未見此斷之又斷語張南士曰論語是夫子口說啓齒闔吻皆有起訖如釋氏語錄然今儒者自

敘講說一倣釋氏語錄代以俚俗獨於夫子口說雖極明快如蓋有之矣亦必支離掛搭使無可解釋而後已此何故也舊註蓋有謂原有好仁惡不仁之人固屬難通若集註謂原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則于夫子未見一嘆顯相悖矣豈可如此若曰即用力者亦未見則旣未見用力焉見原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若曰用力者偶未之見則似見用力者其常未見用力者反其偶也何矛盾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節）但曰知仁則惟知有仁並無知不仁一邊尹氏以仁不仁並言程氏以厚薄愛忍並言皆

非見可添廉貪通介種種乎大抵黨字作類字解指倫類言則單指爲人受過者言受過各有類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則於兄弟一類孔子答昭公知禮則於君臣一類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則於父子一類子路爲姊喪不忍除服則於女兄弟一類總是仁愛之至不惜受過故受過有類則觀之而可以知仁天下豈有爲人受過而尚可目之爲不仁者乎則何厚何薄何愛何忍乎

表記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亦但言知仁不言知不仁可驗

按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此爲本司受過又劉宋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若漢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後漢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嘆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仁矣此皆漢儒解經之見于事者然皆是知仁並無知不仁者集註亦載吳祐傳事

（君子之于天下也節）適莫與比皆指用情言適者厚也親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當情爲和過情爲密此皆字義之有據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厚何薄何親何疎惟義之所在與相比焉國語司馬侯曰罔與比而事吾君矣與比二字此爲確註又正義于子見南子節疏云子路以爲君子當義之與比不當見淫亂舉比義與親亂反觀更自明白此節舊解無註然舊儒解經自如此

後漢劉梁著和同論有云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直以適莫主愛惡言若李燮傳稱燮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其時潁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直以無適莫言燮之用情無厚薄處則是漢魏解經先後一轍不惟論說兼見行事而坐井之徒竟不知井外之有天何也

（事君數斯辱矣節）數不是言本文並無言字即數字義亦並不以言煩爲解況事君以言人臣之不足也言而有信朋友之細行也子游是言所包者廣祇屬進言不過一節且經文何必定添改耶

舊詮數是速數所謂偪促煩瑣也祭義祭不欲數曾子問不知已之遲數賈誼文淹數之度指煩速言故爾雅說文皆以疾詮數而廣韻增韻卽以頻煩屢數爲解此卽僕屬不絕齪促取憎之意故數卽僕僕于思所云僕僕爾亟拜又卽頻頻楊子所云頻頻之黨甚于鷽斯皆是也若先仲氏曰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應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宗手掐梛枝止以方長不折類其說甚備然總不以進言立解後閻姜汝皋講論語亦有此說惜未經見耳

（瑚璉也）明堂位說四代之器有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之器則是夏璉而商瑚今云夏瑚商璉此襲舊註而又誤者也正義謂包咸註論語杜預服虔註左傳皆與明堂位不合此必相從沿誤者蓋事別有據猶可兩行今祗見禮經而諸儒所說別無引證則何若又沿誤乎不然則禮經非乎

（無所取材）乘桴之嘆原屬寓言忽復作莊語譏其不裁度事理則于夫子諷嘆本旨全然不合況材裁不通周易財成天地漢書財察財擇並非材字卽欲強通而裁處之處并不是取凡事可受裁則曰取裁今譏其不裁而加以取字材裁可強通處取難通見矣鄭康成曰材桴材也夫子乘桴是微言而子路不解故復以微言諷之若曰由也乘桴之急過于我但大海蕩蕩桴材極難覓欲覓取一佳材而無所耳爾雅桴柎也國語齊桓西征乘桴濟河大抵皆編竹爲之可涉小水不可涉大川況大曰筏小曰桴小物大用材更難得此與屈原九章乘氾柎以下流兮無舟檝之自備同意

晉欒肇論語駮曰適用曰材由過好勇便不適用此子取材取字最得解特譏其好勇稍與當日情事不甚合耳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遠也如曰卽始見終則祗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回遠矣按舊解無註朱註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本于宋邢昺詩疏義而因此識彼一句則自爲解者古人論字以一橫該東西十縱該南北其包舉參互不一故有云數立于一而備于十又曰十者數之具也又曰十于數爲小成原未有以二十當

始末者若云即始見終則一事首尾六至于聞一知二則自三以至于九爲數尚多故不如如祇以彼此分之則對待之詞其數已畢大失名義幼時聽塾師訓曰顏淵聞一件知十件子貢聞一件知兩件暢是明白故世說載廣陵徐淑以年小舉孝廉尚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爾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至若彼此對待借作副貳如周禮鄉大夫賢能之書內

史貳之之類與二不同失名氏書後爲人攘竊梓作已書略見予左季折衷序中（今其僞書卷二有左季折衷說即是）

（吾與女弗如也）許汝弗如終不安包註吾與汝俱不如雖屬淺說然從來只如此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論衡孔問篇曰吾與汝俱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弗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仲尼稱不如顏淵註引論語吾與汝俱不如也皆是

（臧文仲居蔡節）居蔡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寶龜故漢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其曰居者猶藏也守也猶言有藏龜有守龜也文仲居龜便是非禮故家語漆雕平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正指此事若山節藻梲則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梲並指文仲此事言若禮器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雜記亦云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則以管

仲當時亦僭此禮故屢及之是明明一天子禮制確確鑿鑿毫無虛假乃不知何見註作媢蔡之室致不學之徒巧爲立說謂龜靜宜山龜潔宜藻眞稚孺笑話聞者掩口矣按山藻禮數見之尚書十二章所云山龍藻火者皆有名法飾不是祕事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而後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皆物數限制之顯然者豈註經者而可不解此

山節者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故刻山爲節是刻山形以爲

節非刻山形于節上也集註作刻山于節非是或謂以山藻媚蔡方是不知若僭則不仁非不知矣不知僭生于昧故曰僭罔罔卽不知錮蔽生心不顧禮義非知者事也僭成于誣罔故曰僭罔罔亦不知矯詐欺誣以無爲有知者不爲也故左傳文二年夫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曰作虛器註直指於蔡節梲二事言謂有其器而無其位卽是虛器若謂僭是不仁則文仲三不仁並不及僭竊一事豈夫子自言而可悖之

史記褚先生說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室卽櫝也

又曰置室西北隅懸之帷室是櫝故可懸掛季氏篇龜玉毀于櫝中卽此

（自牖執其手） 朱註禮病者居北牖下若君來視則遷于南牖下使君得南面視已按北墉見于儀禮及喪大記但儀禮士居適寢東首于北墉下墉牆也唯喪大記作北牖而鄭註云一作北墉則本是墉字而以形近致誤者說文徐註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壁間並無北牖故儀禮堂中北牆謂之墉而郊特牲以社壇北向君祭之必南向于北墉下亦稱北墉若北牆開牖是社屋之制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謂喪國之社屋其上而開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陰生則物死是北牖爲死牖而謂病者居其下誤矣若君來視遷南牖下則遍考諸禮並無其文惟漢龔勝傳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使者南面立致詔此漢世故事而後漢包咸引之作鄉黨篇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之註以其事相類而其文又同故移彼註此而朱註又移以註伯牛是移之又移矣且此何禮文也若包咸註伯牛又云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自牖執手此淮南所云伯牛癩者與鄉黨解又不同

喪大記北牖下鄭註一作北墉而唐孔氏疏齊註首容則明是墉字未有牖字可讀容者此亦一驗

[illegible]

蕭山毛奇齡（字春庄又名甡）稿

（文則西端克羅）校

論語稽求篇　三

（甯武子節）集註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又云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明下按春秋傳傳字假借無誤但予讀春秋又不然豈別有一傳當卿甯其後而讀者又有異耶嘗考春秋僖十九年卽衛文之十九年衛人伐邢是時衛大旱卜祀不吉甯莊子勸文公伐邢師興而雨甯莊子者甯武子之父也及僖廿六年而文公已卒是年爲衛成公元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蓋尋洮之盟也然而甯速者公羊作甯遬卽莊子名也則是成公初立尚是莊子不是武子至僖廿八年爲衛成三年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所謂盟宛濮職橐饘者皆在是時至文四年爲衛成十二年則然後武子之名一見于經所謂衛使甯俞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三年之前莊子謝事而後武子得襲位蓋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

其父儼然以上卿涖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何荒唐也（詳見予經問十七卷）

邦無道亦不止成公被執時且以此爲愚將啓後世巧避之門夫子意中未必如此左傳文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杜預卽以此爲愚不可及又晉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僞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傅嘏所推重當時稱爲甯武子則愚亦大概在賢智之際浮沉取容或者成公三十六年間武子別有事跡如此等故夫子言之皆未可知若必以成公被執時言亦或故作顓蒙不與強伯之國君及悻悻之訟臣相抵抗故爲輔得免路臂得脫無非賢智所有事故以云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則是忠果正直臨難不免凡爲臣者皆當然而目爲異事巧題以愚豈夫子意乎

（左丘明恥之）孔安國曰左丘明卽魯太史也按漢藝文志左氏傳國語皆魯太史左丘明著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復錄異同爲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輩皆言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

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侔也其曰好惡與聖人同則明指論語左丘明恥之諸句自唐人啖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乃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即其人非也宋程伊川遂謂左丘明古之聞人而朱氏用之亦遂分論語左傳爲兩人然實無明據且未嘗言作春秋傳者并非左丘明也至明嘉靖間有季本者作私考一書引宋儒說謂左氏立言已維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傳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而謂丘明受經于仲尼豈不謬哉又云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曆律而仕漢爲淮南王長相十四年得非蒼自與其徒掇拾而成之者乎當時隆萬間有失名氏書名左季折衷取左傳與季氏私考而折衷之有云據史稱張蒼好書博聞邃律曆之學史遷作別傳尤備使蒼爲此書則史遷同時未有不聞其事者肯聽之寘寘反曰

左丘明無目作國語乎且漢武初年河間獻王好古書購求聚殖多至五百餘篇而左氏春秋在焉則左傳之出不後公穀特以未立學官致史記儒林失載故劉歆移書太常讓諸博士專欲立左氏學官正以左傳非後出也是以觀武紀則知左傳與尚書毛詩同入河間之購觀歆書則知左傳與逸禮同藏孔壁是皆蒼及身之事見蒼自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高帝時定章程文帝時爲丞相景帝前五年卒年百有餘歲則蒼去武帝購書時祇十年間事河間所購號爲古文必非十年間所得書寫藏購且果是蒼作則其書出世未久未有書一出而遂能行于鄒魯梁趙濟南膠東之境使諸儒尊信而傳習之此必無之事也又按桓帝時使蔡邕書十三經刻石立鴻都門觀者日車以數千輛而左氏在焉假使當代僞書誰甘尊之與聖經同刻如此至唐開元二十五年敕舉進士者試大經註曰唐以左傳爲大經三言爲一帖夫旣名之爲經而又曰大則左傳在唐時已尊過他經卽有啖氏趙氏之疑亦祇謂作經者與論語所引人時世不類或是二人非謂左傳非經且非謂左傳

非左丘氏作也若其所舉秦官秦臘以斷其爲秦後之書則大不然秦自非子受國在周孝王朝傳世十餘君而入春秋然則未有春秋時已先有秦矣人第知秦孝公時始有不更庶長之號惠王十二年始有臘名遂謂虞不臘矣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以至秦庶長鼂庶長武帥師及晉戰于櫟皆爲秦後之書之案則試問秦之稱臘稱不更稱庶長畢竟創于何公起于何世更制于何年何人之論與議而茫然無據但以所見之日爲始則安知其所立名不更先于所見者而以是爲斷是殷功始孟子太宰司敗始論語也且臘卽蜡祭見鄭氏蔡邕諸說卽月令記臘雖自不韋然其中所記無非周制安知虞之不臘在列國不原有是名者而欲以一字而斷全經何其愚乎若其他妄說又謂左氏卽左史古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經爲紀事傳爲記言左是左史不必丘明則又不然漢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語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自古帝王靡不同之而荀悅作申鑒亦云朝有二史左記言右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此明明以

尚書春秋分別言事以尚書典謨誥命單記詞令春秋單記事實也若傳則事實詞令均有之誰謂左傳祗記言者此竊漢志語而又誤解之此胡據亂說也況左右言動亦大概言之原無一定若玉藻則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亦見記言必左史耶況志以左右分言事明指丘明爲右史爲記事之人如云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則卽斷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丘明固右史也何也丘明據行事論本事非如弟子祗興言也至崇禎間又有吳繼仕者槪左袒季本之說且謂左傳中記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若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旣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若此殊不知前人長年者甚多在春秋時尤甚先儒所以以老彭爲籛鏗也且人生九十零未爲怪事季氏疑左傳爲張蒼作以蒼年長一百餘能記前事也蒼年可長而左丘年不可長更不可解況張蒼同時有竇公年一百八十歲何有于左丘年之

九十零者凡此皆展轉吹索了無義理不足深辨適有友舉此而頗惑其說因備及之

齊王籍效謝靈運詩甚相似當時稱康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丘明

（必有忠信如丘二句）晉衞瓘讀此以者字斷句焉字屬下句作何字解言何以不如丘之好學也此亦偶然如是原不足據後見監本北史蕭綽爲周文帝作六條詔引此句亦無焉字及覛他本又不然此不知監本偶遺抑亦他本增入也然不可考矣

（不有祝鮀節）施愚山嘗曰是書有三疑而有畢竟不是不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重佞而輕色則于夫子屢嘆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矛盾矣二疑也且難免者謂權害也故舊註皆以難免爲害如所云懼不免幾不免者世有幾能朝謂無卯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有誰得免者恐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寓言也言無希世之資而徒抱美質以游于人鮮有不爲世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善質直捷明白蓋美而善淫人未有不思疾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免邢氏疏曰宋朝美而淫時世疾之

正此義

（人之生也直節）人生也直非生理本直也生理本直則罔之生也爲不通矣此生字只作活字曰生斯世也解謂人之生于斯世與世相交以直道故也若誣罔無直道而猶僥然在人世是倖免耳子曰三代直道而行直道者生人之事舊註以生爲壽終不橫夭誣對幸免言然幸免亦祇免得死耳短長順逆何足知之

（觚不觚節）觚不觚者戒酗也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其義寡也古量酒以三升爲當五升爲過二升爲寡而制器者即因之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稱也今名雖爲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按禮器有爵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韓嬰作詩說有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者少也飲當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者訕也飲不知節徒爲人謗訕也若觴亦五升所以爲餉觥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是五升而觥觴異稱是禮器稱名其必以義起如此今

淫酗之象傚嘗過多雖復許觚亦不寡少故夫子借觚以嘆之若以觚爲稜則稜非器名卽觚亦無稱稜者如謂觚是竹簡則是竹片供書寫者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漢書操觚之士皆薄竹方片可操以寫未嘗有稜也若謂學書之牘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此卽原涉傳之所謂削牘而疏者則六面八面俱不記得但此名牘不名觚易是　物蓋觚非牘名卽操觚之觚本是竹頭柧稜之柧本是木旁皆借寫作觚非本字也如以牘爲觚以柧觚爲觚則夫子方欲正名而先誤此字觚

不觚矣至若後世花餅亦有稱花觚者此皆非上古稱名且花觚酒觚直無八面與八角者卽其間花文有齒有乳有釿有鍔皆非稜也花觚俗器猶可以杜撰稱名酒觚古禮器也可杜撰乎

或謂史記有破觚爲圜語集註何不引此作據而反以木牘花餅爲証宜其繆也不知史記所云指嚴酷之世廉隅盡刓一若破方物而爲圜物者此如離騷何方圜之能周倘規矩而改錯語同此謂方圜有更變非謂名實有乖反也破方不名方則難云方不方矣古文語詞有似是而實非者如此等正須學者考辨之耳

（君子博學于文節）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回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先教諭嘗曰解經須識字于文于此文也約之卽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謂用禮來約之以也者用也故後漢范升傳引孔子曰博而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知夫子語意原自如此卽從來說書者亦只如此必欲以致知

格物克己復禮對待言之此後儒私意耳豈夫子之旨乎

（子見南子章）夫子矢之舊多不解孔安國亦以爲此是疑文卽舊註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天下原無暗曖之事見聖人所行無不可以告人者又況與門弟子語何所不易白而必出于是且矢之訓誓別無考據惟盤庚有出矢言何是直言非誓言也晉欒肇作論語駁謂否是否屈言我之所以屈體如是者以天之厭絕我也但否無否屈之解且矢字亦無義

正義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此即詩矢歌左傳矢魚之訓祇陳者下告上之詞如皋陶陳謨離騷叩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布告見南子何事夫子與弟子言何等乃用此告體且先須記者鄭重記一句大不合

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詁蓋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是明明白文並無拘曲千古疑義皆可豁然（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共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宋孫奕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此與夫子欲赴佛肸同意而子路不悅故矢之此仍是以矢爲誓惟恐見淫失而作矢誓涉牆鑽也乃欲避南子一名而致稱南蒯爲子聖門記者何便至此

（默而識之節）默識三句集註謂謙言無有即出則事公卿節亦謂謙言無有夫默而成之存乎德行見易繫辭傳然亦非與人之事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見子罕篇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見孟子此並夫子所自任者以自任者而忽謙之聖言有倫不至詭悖至酒困數事此庸之又庸者以此作謙則過卑近謂過貶類誇大無理矣故近人有以何有訓不難者如子言於從政乎何有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孟子於答是也何有類但可謂云爾爲公西子說學不厭教不倦爲子貢說皆答詞也今無故而忽自誇一節曰此皆不難則驕言伐德又無是理按鄭康成有云何有于我言無是行于我我獨有之此解又難解大凡何有作無有解言視若無有前所云於從政乎何有類是也此何有于我則又着當有言故云誰則有于我言不爲我所有故康成急着我獨有之句言此我當自有也彼之何有以何訓無此之何有以何訓誰也此非謙詞實勉詞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二）節皆見檀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一曰弔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雖不實署夫子名但禮經出于七十子之徒多引夫子事此即以夫子之事爲禮者特不樂樂字即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

洛矣然除哀未忘猶是許不歌之由固是無礙至小註引新安陳氏謂是日歌或過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終可以已也此則本檀弓文而歌字與樂字竟分見者然語滯矣伊川歌則不哭固非是然曰歌可哭哭不可歌則又不然哀樂同是情無可偏執儻出弔之後偶奉使命則宴饗贈答固亦非哭可謝者且子但哭不歌耳何曾云哭不可歌耶

論語稽求篇 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何垣紫庭
麥絡顯繼倉 較

三月不知肉味　三月程子謂音字之誤見大全小註不知此本唐韓退之說而程子避之蓋唐人論語多異字如宰予晝寢置其杖而芸類若此字則史記明云聞韶音學之三月是音與三月各出爲得形誤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集註引劉元城說謂加是假字五十是卒字以一字誤分兩字者按加我數年見史記假作借解與加通義然其下文未嘗有卒以學易何也何平叔謂夫子五十知天命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恰是五十正義謂加數年方至五十指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夫子受圖之年此皆過鑿無理若朱子據史記孔子六十八贊易漢儒林傳孔子晚年好易謂必非五十則不知好易贊易非學易時也幼習六藝便嘗學易何見五十五十先學易而七十復好易贊易未爲不可不然夫子序書刪詩定禮皆在六十八時謂前此于詩書禮並未嘗學可乎

或謂五十字可疑者三一謂夫子贊易據史當在六十以後五十不合一謂五十非桑榆之歲何必曰加我曰借我一謂學易無時候不當指定五十據前所云則學易贊易是兩時事其年分不同已略可見矣若後二說則可疑者自在也曰人第不讀書耳按六藝之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故劉氏七略中有六藝略卽古六經也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爲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無時不學故漢儒以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所云易與天地爲終始五學猶五行之更遞用事是也但古

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三五十五年至三十而五經已立五經立則五學已具嗣此可以仕矣故四十五十爲强仕服官之時非爲學時也夫子三十五卽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思借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故曰假曰借曰五十此鑿鑿不可易者若六十以後則夫子是時將五學六藝俱自爲删定纔在聖以間來哲何止于學

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十始如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五十杖家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十未親學與養老一大界限故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蓋五十以前尚可爲學五十以後無復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時則指定也孔子六十二始删詩定禮并作十翼而陋儒妄謂七十始學易也皆不學人所云豈所望于解經者耶

內則古十三學樂誦詩十五以上學射御二十以上學禮博學不教三十猶博學無方至四十而仕

矣故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此爲學與入仕之次第也故學以五十爲斷至五十而老至不學矣故曰養老之禮自五十始（夫子不知老將至衛武公耄而好學此非常例不足難進如三十壯有室將無過此急婚娶乎又學記自十五入學以後必間一年考校之故自三年五年至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則約有二十四歲此考校之年與爲學之年又不同）

然則劉元城所言果無據乎曰何據宋人好作僞好改古文初時人亦以爲非無何而同時之人卽引作據如鄭樵删禹貢初以爲不然而旋據以解江漢阮逸造關朗易傳明知僞作而仍據之證河

圖洛書此宋人習氣最可笑者盧荷亭嘗云五十爲卒自漢至宋註論語者非一至劉聘君始爲此言則前此諸儒必依文註解明矣乃以數千年依文註解之書而屏而就之一時一人之言而至今相安恬不爲怪何也曰習熟也向使爲集註者本依文註解而今有人焉改曰五十爲卒則人不共嗤而斥之也乎此言良然

先伸見與三曰魯魚亥豕必其字形俱相類者故曰形近致誤卒與五十不近也案說文五者互也从二从乂謂陰陽交互于二大間也卒者隸人給事名也古以染衣題識故从衣从十謂衣飾有異色也則試以今文觀之五字與衣字相近乎否乎即因而觀古文㐅與仌相近乎否乎毋亦宋後陋儒習見草書有草卒字者以卆字合九十爲文九字近五故以云則自春秋及兩漢又有草書古經可藏之壁而傳之人者此又一艾子也

（子所雅言節）雅言作常言解無據詩書禮爲六藝之三凡學人入學皆言之何待夫子曰常言又曰常言耶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音聲審其句讀莊重而出之與俚俗迴別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詩書固如是即所執之禮文亦如是此其祭遵雅歌于式雅行袞絜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康成謂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避諱此第舉雅言中字音一節耳若孔氏所云正言不止于是又正義謂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此又轉推之言

（文莫吾猶人也節）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今言文不也則意文莫二字是當時成語然不得其解即邢氏疏義亦但以無文解之曰吾之無文與人同而已矣仍不明白爲何等語及觀晉書欒肇作論語駮有云燕齊之閒謂勉強曰文莫則明明有文莫二字爲成語實証又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相勉若所云努力者輙曰侔莫則文莫文無文不侔莫總屬成語亦總屬勉強之意故曰文莫則吾亦猶人猶言吾亦努力但勉強無當以躬行之君子則雖欲得之而猶未耳此專言行不言文舊註謂無文集註謂有文皆非也或曰莫無也作得毋解則仍逐文立義矣雖詩無以下體亦有作得毋解者然莫與無則又轉一語耳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言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爲而

治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袗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爲晉劉寔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與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王充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且此亦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正可

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大哉孔子節）博學而無所成名非惜其無名也鄭康成謂此邪之人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所謂不成一名者不是無名言非一技之可名也故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也惟不以一名止則欲執一名無如射御故夫子謙言執御其說自明自後儒誤認無成名爲無名脫一成字雖亦有不成一藝之名語而論辨不清遂疑博學是美無名是惜其于大哉一頌俱抹卻矣南史王僧辯爲梁元帝作勸進表有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即大大即無所成名上下一貫全無委屈六季時儒者其說經則斯類如此

（太宰問于子貢節）太宰是吳太宰嚭曰或吳或宋未可知也則不然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魋之難是時爲得有太宰往來之事惟吳太宰則哀六年公會吳于鄫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與子貢語則爲吳太宰嚭公然可知或曰哀六年吳侵陳陳亦有太宰嚭與夫差問答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隨之所謂從我陳蔡是也則或此是陳太宰亦未

可知第吳太宰名嚭而檀弓陳太宰亦名嚭似乎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則越亦有太宰嚭且仍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在則此太宰應在吳不在越又公然可知

（苗而不秀節）苗是草之始生者不專指穀說文草生曰苗是也此並不指草專以始生作苗字解與秀實一類劉貽曰論語苗而不秀苗謂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爲早夭者以止于苗也范史作章八王傳贊曰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楊子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則以育爲始

生當較始生又後一節此或不必然然總是生成節次不是章名

（唐棣之華章）按唐棣二節舊本與可與共學節合作一章其又加子曰者所以別詩文也但其義則兩不接頗費理解惟何平叔謂偏反喻權言行權似反而實出于正說頗近理然語尚未達予嘗疏之云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偏反有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見者慮室遠也思行權而終不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

遠之有蓋行權即所以自立而反經正所以合道權進于立非權不可立也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于臨歿時遺言囑後使不浴濯不含歛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禫不殺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讓遁囑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証也漢尚經學即休徵盛德不以學見然猶能引經酌古一準師說如此今人德不及休徵而言學則鹵莽自用動失古意蓋亦取是文一再思之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意之意且亦非漢後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反經之語實始于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然皆本夫子是語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北周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惟唐陸贄論答換李楚琳狀有云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

者錘也故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若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此不過一時一人有爲之言而宋人一聞其說便羣遵之遂謂權即是經反經即非權據贄本論以權衡立義亦正是相反之物衡者平也錘者垂重之器也然不垂重則衡不得平衡者正也錘者偏倚之物也然不偏倚則衡不得正謂垂重偏倚所以求平正則可也謂錘即平正非垂重偏倚之物則不可也若謂權即是經是錘即衡矣故淮南子曰溺則捽

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捽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于溺與祝時一偶施之向使如宋儒者出曰捽父即常不是反常名君即經不是反經則將不溺不祝而父可常捽君亦可常名也而可乎哉

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鴞困嫉邪詩反是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詮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

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處見思反之意

（不時不食）集註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食之傷人夫世無稻黍李梅不成熟而可食之理雖非聖人亦不能食生穀啖殀棗也若漢名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奉供養後漢鄧皇后詔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萌芽鬱蒸强熟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此單指蓏蔬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鷹蓼今

南方人皆能之並無五穀菓實可令燃蒸者且强熟自熟亦非不熟也予謂此節以經解經當如禮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朝暮之節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物故舊註以朝夕日中爲三時而由此推之則如內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類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此爲正解蓋飲食之節原是禮經以

禮解禮以經解經庶幾無悞若謂上文魚餒肉敗皆傷人一類不成不熟以類相從則下文割不正亦傷人耶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寢衣者寢時所衣即被也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則是寢衣即被彼此互見乃狃一衣字而妄謂祭時所衣誤矣聞考三禮及列代禮志祭服並無寢衣一名且其製不典無可考據古禮衣長毋被土且遶裳爲之續衽而鉤邊今不知有裳與否乃以身半之衣繚戾足下既不能衣之就寢然寢後又不可衣于是强解

事者謂長衹半身是半截之衣如裏衣然不知古經有字俱作又字如泰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類長身有半必長身而又半之非裁及半而止者此不學人所言杜撰之中又杜撰不足道也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有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被適體一短一長皆廚與事故兩節連記之今註誤解寢衣反以爲前後不接竟欲移此節于齋必有明衣布之下且

云明衣變食以類相從褻裘狐貉亦以類相從則夫褻裘褻服何以不類從羔裘玄冠緇衣羔裘又何以不類從耶

或曰既是衣字必有衣形則大不然古衣字即是被字康誥紹聞衣德言即是被德言繫詞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即是被之以薪不觀說文釋衣字乎衣者依也象覆二人之形夫世有一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然則衣被何以分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惟晝被專稱衣故夜之所衣必加寢字以別之此則釋名之顯然者

（疾君視之節）疾君視之東首集註東首受生氣也此又錯鄭註而誤者按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抃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其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待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面君而受生氣乎

加朝服拖紳喪大記云徹褻衣加新衣舊註徹去褻衣而加新朝服于其上正指君來視疾一節則是禮固有之故鄉黨雖記夫子禮儀而通禮亦然如曲禮立不中門不踐閾車上不妄指袗絺綌不入公門櫜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朋友死於我乎殯玉藻有疾風迅雷大雨則必變瓜祭上環君賜之食命祭然後祭先飯辨羞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士喪禮寢東首于北牖下類

（雖蔬食菜羮瓜祭）孔註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曰祭謂祭先也卽先世爲飲食者按玉藻曰唯水漿不祭以其太薄也又曰瓜祭上環以其切圓也觀此則瓜祭二字是以瓜爲祭本薄祭之有名者故與蔬食菜羮連言之若云雖蔬食菜羮與瓜之祭謂皆薄祭耳孔註三物則蔬食菜羮不止二物固爲非是若改瓜作必則并此兩經並見之禮祭而盡蔑之矣解經者豈宜有此

朱註所引陸氏卽陸德明也德明作釋文極其誣罔如此必字謂出魯論則何氏集說正魯論非齊

論也何親較魯論纂集衆說並是瓜字而陸氏唐人乃忽作是說豈非大謬按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云雖菜羮瓜祭必齊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故所引魯論亦不是必字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揚臥挪堂何倬炎卓人）校

論語稽求篇 五

（德行節）史記弟子列傳子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卽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爲得奇才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門列部如此況此時伯牛閔騫輩俱不可考卽冉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

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淸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而皇氏亦云各爲一章所爲皇氏者附周之閒江右傳古學者有賀循賀瑒崔靈光皇甫侃等唐儒引經多稱皇氏此其言必有據者若云曾參有若何以不及則此節所記未審爲夫子口語與弟子筆記經貴闕疑不必鑿鑿也

舊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爲德行

桓寬鹽鐵論云七十子有名列于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亦以此節爲七十子有名之人不屬陳蔡時言

孝哉閔子騫節

子騫閔損字夫子似不宜以字呼弟子故近說者家有謂孝哉閔子騫一句正是人言而夫子述之謂孝哉一言人與其父母昆弟俱無間然初聞之甚以爲當且呼字亦有謂但人不間言謂是父母兄弟稱其孝友而人無異詞此係朱註新說從來不如此以朱子新說而又襲之解首句呼字

之意則新之又新反于聖經嘉嘆門弟子大旨涉于佻巧恐未必然按不間何有三說後漢陳羣係陳仲弓之孫其釋此有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昆弟間所言無可非間此言閔子言善人自服之此一說也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記王邑有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劉昭註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此又一說也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曾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子父母昆弟間不無可議故舊解如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同然俱有義理不然只一言字亦知其所言何事而曰無異詞是必加以稱其孝友四字則又添出矣從來人無間言皆作非間解無作間異解者善無異詞惡亦可曰無異詞是必上文先有善惡之意而後可以無異承之若空言無間則假如禹無間然可曰無異然乎今人熟于朱註急難理滯試平心探討未有不啞然驚廢然返者此不可行先見存也故細繹集註或庶如俗說以孝哉一句屬之人言則下無異詞不必添出特佻巧耳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氏謂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後不可徒行謙辭而正義謂孔子五十六爲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杜預所謂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是也孔氏注時爲大夫不知所據獨先仲氏謂從大夫後與爲大夫後不同不問在位不在位卽陳恒弑君章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亦不是爲大夫後蓋從者隨也與爲字迥別隨大夫解作做大夫謬矣此因夫子謙德不欲明言爲大夫故曰曾隨大夫後大夫有車則前乘車後徒行不可

此與陳恒章曰曾隨大夫後不敢不告總是一義不然哀公三子豈不知子是大夫必曰吾曾做大夫耶

顏淵死時在孔子去位之後此不必言但伯魚之死亦有言在顏淵後者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舊家語本原是三十一歲坊本訛作二字今俗傳三十二歲謬甚觀索隱史記註夫子六十一歲顏淵死集解王肅亦云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若三十二歲則孔子年六十二矣）據史記則三十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五十六爲司寇行攝相事是年卽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去位之後所云不必言者此也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死已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予嘗參校諸書知其間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然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衛適陳凡兩往返而復至于衛實爲哀公之三年是年夫子已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爲六十一又明年自蔡還

葉爲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然後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兕之歌獨顏淵能解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在也卽自是以後自楚返衛自衛返魯凡論語所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夫子六十以後七十以前豈有其人已死而尚見行事且載其語言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嘆則是顏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其間舛錯所爭確確以十年爲斷則必弟子列傳所云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誤而史記一傳寫家語又一傳寫遂不能辨向使改三爲四則顏淵前後蹤蹟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剛在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上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剛值一年鯉死之

論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語可讀史記索隱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誤王肅不必疑矣若闕里志載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時哀公十二年則考究不精誤延一年而明儒薛應旂作甲子會記載戊午年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顏回卒與欲說魚死在回前而無所考証妄爲凋截且沿闕里志并孔子年譜之誤如此又何足説也

（屢空）數至空匱當時不容匱卽空者窮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作不宜窮我師解古貧窮本二義南時俗通語卽呼貧爲窮此正本空字而兼其義者

益家有虧匱身有缺乏歉也亦貧也生計無去路窮也家歉無日歲生計有時絕故曰屢空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觀其用屢空二字而加無人事于外一句正窮之之義（子在陳絕糧子路問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窮字正同）

（克己復禮爲仁）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己者身也言勝己之私也此本楊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亦謂勝己之私必于己字下添之私二字未嘗謂己卽私也集註以己爲身之私欲亦不純以己註私而承其弊者澗曰己私致字書註己作私引論語克己爲証則誣甚矣毋論字義無此卽以論語言人無二己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亦不必是勝己私也夫子是語本引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據此則克己復禮本屬成語夫子一引之以嘆楚靈一引之以告顏子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

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己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作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則以克字作尅字正以掊尅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尅不必戰勝見可添私字也

（天下歸仁焉）歸仁即稱仁與上何爲仁爲字同者云爰注速而至大則嫌于歸來矣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祗是名謂之義此眞善于釋歸字者（先教論云天下歸仁極其調大要之只是稱名之意漢長安令楊奐說史高將軍誠名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太尉鄧彪海內歸仁爲羣賢首言下亦甚大矣然而不嫌子稽悖者祗稱名也若稱名則并不言效亦得矣）

（盍徹乎）徹與助無別皆什一法其改名徹者以其通貢助而言也朱註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不知出自何書公然註經以行世猶且自爲疏曰徹則八家竝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私取其八又曰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未可知也此等說皆可怪之極按春秋宣十五年傳云穀出不過藉所云藉者正是助法杜預所謂借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踰此數故曰不過此正孟子所云助者藉也之藉則徹仍是助故當時亦即以藉名徹即公羊穀梁亦俱曰什一而藉竝無他義若其名徹之意則後漢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舊註引鄭康成說亦只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惟周禮匠人註

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謂幾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合郊內郊外而通其率爲十取其一則徹之爲通亦只是通貢助通內外與通行天下諸通字立義已耳若通力計畝則公私內外皆可不立夫畝終同皆可不設但通九百畝作一區而治之收之可已孟子所云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田同養公田何居豈孟子所言皆商制與且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所云非者謂責而罪之夫惟公自公私自私不通耕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以罪吏若通力合作則公私無別旣無稼善不稼善之殊而計畝而分又安見公仍還公須罪民私仍還私須罪吏乎且漢後儒說或涉影響若春秋左氏公穀與孟子則皆周人況孟子即經也孟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云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獲有差等故以云使通力計畝則耕時何不足收時何不給合作則夫無上下均分則食無多寡矣此眞礙理之甚者若

此等雖非杜撰亦不可也（趙岐註孟子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曰貢耕七十畝者以七畝作助公家之耕曰助耕百畝者徹通十畝以爲賦曰徹則貢助徹但異名而實則一法此與春秋傳孟子及諸儒之說又不同）

（樊遲未達至末）先教諭曰樊遲未達未達知也謂知當不止知人也舉直錯枉能使枉直知太若是其大也毋易視也遲向子夏述其語仍疑知也謂知必不止舉錯也富哉言乎富者廣也大也仍曰舉錯如是其大也毋易視也葢遲本仁知並問而未達以後則專問知故曰鄕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從無知可妨仁仁是全知之說學問多對待總不相妨愛

不必礙惡舉不必礙錯原未嘗于仁知各見處設調停也若謂不仁者遠便是說仁毋論行文偶及不宜錯認九經親親非親親親爲大之親而卽以兩賢論一則未達者妨仁也忽并已所未達者而亦忘之而單曰問知一則所問者問知也如鬼如神便能知問知之外必不止問知而當復有仁一過于實頑一過于神靈一則忘已往一則識未來恐二賢生質其相去不至如是

（先之勞之章）先之先民也勞則勞誰乎先仲氏曰經凡之字俱有所指孔安國解此謂先導民以德使民信之夫然後從而勞之則兩之字俱屬民解且此是聖門習語如夫子贊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也若無倦另是一意先勞是不迫于始無倦是不懈于終一不鋭在一不惰歸一不苛于民一不恕于己更不必兩作粘合說亦甚妥但孔氏于無倦節則又屬先勞解謂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且舊解亦多如此如晉武帝泰始四年下耕耤詔有云先之勞之在于不倦可驗

（必也正名乎）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不知何據竊謂其事可

疑有未易遽論定者按春秋定十四年爲衞靈之三十九年衞世子蒯聵得罪南子出奔宋至哀公三年爲衞靈四十二年衞靈將卒兩命立子郢子郢兩辭之及卒而夫人南子仍以公命立子郢郢曰有亡人之子輒在因立輒乃輒甫立而晉卽納蒯聵于戚戚者衞地而衞人拒之是時夫子適返衞其子弟如子路子貢高柴輩又適俱仕衞衞侯欲得子爲政故有此問然考其時晉納蒯聵在衞靈告卒之後尚未告葬卽或夫子至衞時在告葬後然春秋列國例書葬卒並無書告祔告祫及作

主入廟諸文其禰靈與否非所預聞如謂旣葬之後卒哭作主必將遷靈于禰廟而奉祀之故不父瞶而禰祖則卒哭作主但祔祖廟必三年吉禘祧高別寢然後遷新主于禰此時之禰猶是靈公所祀之襄公也在靈無禰名其不必正名固也且夫不父其父者非謂其繼祖而易以名也從來祖孫傳重不礙稱名成湯旣崩太丁與弟皆未立而死則太甲以孫而爲湯後然不爲無父周平王太子洩父早死則桓王嗣立越洩父而作平王之後然不爲不子故鄭康成註儀禮有受國于曾祖者謂

君之子早死或有故不立則孫受國于祖若兩世有故不立卽受國曾祖是以國君傳重有稱爲父後者有稱爲祖後者有稱爲曾祖後者夫旣稱爲後則必越祖父而直繼之誰謂祖孫相繼便屬非分蓋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嘗考周制生倫有世次國語所謂工史書世者謂書其世系而次第之祖不得稱父孫不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于宗廟之禮則有廟次國語所謂宗祝書昭穆者則以天子諸侯立高曾祖禰四親廟所云顯考皇考王考以及考者大抵祖禰四親先有其名以立廟而廟名一定則又隨後君之入而隨予以名假如入考廟而爲卑者則卑亦名禰魯僖嗣閔卽禰閔雖兄禰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爲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嗣平卽禰平雖越太子洩父勿恤也然且出此名順（春秋名從祀）反此名逆（孔子譏季文子躋逆祀）踰乎此卽名叛（公羊名叛祀）此豈人之無良忘尊親而廢禮教哉以爲廟有定名雖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也乃以不定之名覈之以一定之實而名仍有定世信以爲孫旣禰祖卽稱祖爲父也哉太甲奠殯而

卽位以禰成湯然書稱祇見厥祖其爲祖名如故也桓王禘平王于廟秉鬯事禰而詩稱桓王之妹爲平王之孫其爲孫之名未嘗亡也是以左傳靈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是靈不以蒯聵爲子也然而國語稱納蒯聵時聵禱于軍中曰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則蒯聵未嘗不父靈也然且哀十六年聵甫返國卽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則不特父靈且并南子亦母之若聵之子輒則渾良夫謂聵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是子輒也輒之父聵則藉圃之難輒將出奔時蒯聵已死拳彌勸輒

曰不見先君乎是父聵也然且哀十六年蒯聵入衞而旋見弑于己氏至般師子起兩經篡立夫然後輙復返國謚聵非公奉聵于禰廟而祇事之越七八年乃又復出奔而客死于越是輙因嘗禰父者其前此禰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則父也非禰也名有然也後之禰父以般與起未成君而父成君也父成君則君也禰也而實考也（考廟即禰廟父死稱考）名有然也故輙之得罪在拒父不在禰祖而人之罪之當責實不當正名自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祖禰爲可易者先禰而後祖躋僖而降閔（見春秋毛氏傳）漸有擬未立之君而入太廟如明世之祀興獻稱睿宗者（世宗以生父興獻王入廟加廟號見明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父子之名爲可易者襄仲之子繼襄仲之長子而稱兄爲父稱父爲祖（東門襄仲死宣公[illegible]仲經書仲遂卒于垂是也其後季文子逐襄仲子歸父而歸父弟仲嬰齊繼之公羊昧賜氏之故以爲嬰齊氏仲必稱父爲祖故以王父字爲氏遂致大謬）致宋濮王明興獻皆請改皇考之稱而稱皇叔父以至大禮決裂于載長夜者（見予駁正大禮議）此不可不察也

然則正名何居舊註引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考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漢蓺

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鄧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尹文子與宋鈃游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游于趙平原君家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尚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眞至晉時魯勝註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尚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眞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剖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無非是名如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是名不可言王莽傳云臨有兄而稱太子其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若百事之名熊氏謂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是過禮也雖名爲孝而不可明言以爲法故禮不與後漢薛宣子況爲博士所毀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確有云孔子云必也

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乎禮樂與刑罰者見春秋以義正名凡列國興師加討咸服叛收奪報怨之事皆須有名故宣二年秦師伐晉報其無名之侵僖四年齊侯蔡伐楚當時稱其有名而權弓吳使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關于正名者尤急意者夫子返衛則適當衛人拒輒彼此媾兵之際而案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不謂之拒父此固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若名不正以下則又汎言百事之名以析之蓋拒父一

事第使隱悟不可名言耳

或謂拒父與師其不正之名顯然在人有何疑議而猶待爲之正之不知此時拒父實有名言之未易定者當哀之二年出公旣立而是年是月晉卽以趙鞅率師納蒯聵于戚衛人以爲蒯聵不子旣得罪先君而又乘先君未葬與師入寇義不可納故齊然拒之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爲輒不當私順親心納父不拒蓋古有孫從祖之文且廟制明自爲明穆自爲穆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命故穀梁子蒯聵納戚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弗受者輒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子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蒯聵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輒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言用祖命拒父正是父道之得行乎子處）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立君是王事襄父是家事爲社稷重而拒父正是君之得行乎臣處）故當時衛人犂然以拒蒯聵爲能事其拒蒯聵也並不曰爲輒拒父而曰爲靈公拒逆雖聖

門弟子皆以爲然子貢使與子路結纓楷不爲怪故子路子貢並有爲衛君之問惟夫子隱以爲非在爲衛君章風其退讓在此章則示以正名所謂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蓋輒固未嘗受命于靈公者也據春秋靈死之歲曾謂子郢曰將立汝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然其時又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此言君立後當以禮與夫人卿士同之今君命私命耳祇取辱也是當時立郢之說尚是私命更無他命命輒可知及靈卒而夫

人曰君命郢爲太子郢不受曰君沒于吾手若有命郢必聞之是靈雖命郢終是私命故郢直得以不聞命辭之既不命郢則更無他命又可知于是郢以巳意讓聵子曰且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所謂輒之立受之王父者毋亦有未然者耶則所謂輒受王父命不當受父命者毋亦有未確者耶則夫爲先君拒逆王可廢親國亦可廢家者毋亦有可疑而不可盡信者耶夫如是則師出以名拒父與其不謂之拒父之師與此皆夫子所急欲正之而不敢明言者若夫公羊所云石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之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豈有南子不受顧而曼姑反受顧者此因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故爲飾之非實錄也蓋衛自哀公二年至十四年蒯聵入戚而衛人拒之其相持之久至十二年所而夫子以哀公六年返衛則此時名義未決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爲先誠是要事此則度之時審之勢質之義理証之諸經傳而斷斷不爽者若猶未是則請後之好學者併駁正焉

、夫子爲衛君章從來亦不得解但以父子爭國與兄弟讓國相比較雖常人猶知之何待由賜正以王父命與父命比較王事與家事比較則急難明耳蓋齊受父命輒受王父命輒未嘗異齊也夷遵父命聵不遵父命是聵實異于夷也夷讓齊亦讓是讓嘗在聵也聵爭輒亦爭是爭不先在輒也兄叔齊之讓祇重親私衛君之爭實爲國事蓋親不敵王家不廢國摘一夷齊並去而二人相對惟恐國事之或誤而稍有怨心則必爲衛君而不謂其並無怨也如此則二賢之問答鋒對而解悟捷至客隱顯極爲可思然且二賢終不去衛一爲之使而一爲之宰則當時之爲輒而拒聵爲何如者兄衛人也

集註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此是六年所云十年亦非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僧開）稿

（遠公藝聯遠宗姪潢）校

論語稽求篇六

（冉子退朝章）集註有正名分抑季氏六字旣以私朝爲僭妄而又以爲大夫議政但當與同列議公朝不當與家臣議私室故佯爲不知而繆言其事說似可信然國語有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此言天子諸侯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以外議民政內議國典神事者祭祀之事卽典禮也又云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此言卿大夫家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與家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政（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則是季氏本有朝季氏之朝原可以議國政并議家事而[illegible]之家臣者則祇得詣私朝而與之議政議事謂私家不當有朝謂議國政者當在公朝不當在私室俱謬矣然則夫子何譏焉曰譏其議事之久也葢朝不可晏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又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冉子推以政而夫子直指之曰其事也若果政則吾亦國老猶將暫聞與之不得而議之者是之久乎此明白正大之語詎非寓言（先仲氏云禮公事不私議謂不議于大夫之外朝祇議私室則不可耳若諸侯公朝則冉子皆得入而議事乎）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旣無正名分意

公事曰政私事曰事原有分別何晏謂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而異其名非是左傳昭二十五年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

爲事又北魏帝問高閭論語稱冉子退朝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也

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曰丘不識也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此卽與問之證

（南人有言章）先仲氏曰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又曰恒其德偵婦人吉夫人凶凡前後所引皆卜筮之事故曰不占而已不占者正言不可

爲卜筮也則似巫醫爲卜筮之誤易卜筮二字則不古何更較明白然此皆經註偶然無所深緊之言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舊註原以說字作悅字解集註所用因是舊註特漢儒復有一解謂說如字即言說也先聽齋講錄曰此以言說定事使也夫在下爲事在上爲使下欲事上必先覘上之易使而後我事之難易以定傾事之難易全在言說難言者必易事易言者必難事此一定之理也而在上之君子小人分焉君子于人必厚重緘默不輕說人短長即上下相對亦不輕爲問詢言說苟于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測而使人不易絕無苟求故曰此易事者也若乃小人相對喋喋然論議蠭發又易于通導即左右慫慂亦且備極甘言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人便苟求不已此則極難事者其文曾引入四書模中若曲禮禮不妄說人鄭康成註云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亦引此文爲証但近佞媚難解惟孔疏云此引論語文又云禮動不虛說凡說人之德則爵之說人之寒則衣

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近于佞媚也此爲以言語諸人以指使驕人者言雖與先聽齋講又不同然其爲言說則一也說書貴有據此則別說而頗有據者故并載之

（憲問恥章）集註謂此篇疑原憲所記以憲字子思此不稱思問而稱憲問自謙故也但記者例稱字然亦有偶稱名者如篇中南宮适問孔子季氏篇陳亢問于伯魚子罕篇牢曰子云類據史記适字子容家語亢字子禽牢字子張則皆稱名可驗也又他字于書疑而求也爲之聚歛皆記者文若憲則他書記事亦多稱名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仲憲即原憲也又史記原憲亡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謝原憲家語作原憲隱居衛子貢結駟連騎而見原憲皆子貢稱字獨憲稱名豈皆憲自記耶史記子思問恥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即接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作一章甚是邦避漢高諱故稱國

（問子西）盧東元曰春秋有二子西其一鄭子駟之子公孫夏子産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則楚昭王之庶兄也或人以子西與子産連問且與上爲

命節連記則必是鄭之子西可知而先仲氏亦嘗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鄉荆楚贖遠焉得連類兄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徽未沫可加論騭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之其說甚確但予猶有進者古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衛道圉鮀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鄭盜五族故殺子西子產之父于西宮子西不儆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置門庀司蓋藏守備倉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聚魁授首賊衆死亡當時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帥師伐陳即子西也時子產獻捷于晉晉詰之賴子產辭命得解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美子產也明年鄭使子西如晉聘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政將歸子產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避之次年子產遂相鄭是子西子產本係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聽政其兩人行事齊魯間人熟聞之故連問如此若楚亦有兩子西一鬬宜申在僖文間謀弒伏誅一公子申時未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

（彼哉彼哉）與倉曰彼者邪也彼字有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証于是傳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而後小說其偏傍者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弒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賦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然則何可穿鑿矣

（桓公九合諸侯）九合是九數與下章一匡天下一數作對如呂覽一匡天子九合諸侯王逸註楚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兩作對語可驗蓋九數有核實者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正義曰祇稱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減二也若管子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皆合九數其曰不以兵車者言不純乎以兵車也此則

與前九會之說稍有同異然亦可參校者若據左傳僖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桓公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則九與糾字果是相通然此是九通糾非糾通九也誰九是正字故居乎天問亦曰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而蔡子註天問亦據展喜一語而謂是糾字之通則以誤讀左氏一字而欲遍改諸書中之九字不亦惑乎况左會可通糾會便不通以下無諸侯字也陳氏經典稽疑引左氏別文爲証如襄十一年晉悼公以鄭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昭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以爲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五合大夫則是左氏所記凡指計盟會無非數目豈有桓公九會歷見羣書而反謂九是通字糾是正字者大凡宋人証書非無引據然往往據一廢百且必廢其正說而據其旁說即以通字類推之如隹本讀家正讀也其偶然押入灰韻者旁讀也乃反單立隹韻刪去家韻遂致兩宋至今有隹（晉）人而無隹（家）人其詮釋諸經全是此法不可不察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子糾小白皆齊僖之子齊襄之弟然子糾兄也小白弟也春秋傳書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篡穀梁曰不讓者以糾兄白弟之故故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穀梁以爲病齊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兄弟次第爲言故荀卿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作左傳註亦曰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即管仲自爲書其所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爲傅故

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而程朱二子獨云桓公兄子糾弟桓公宜立子糾不宜立一以輕名忽之死一以減管仲之罪一以定唐太宗及王魏二臣殺兄事讎之案而求其所據皆因誤讀漢薄昭上淮南王長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遂引之作據而不知薄昭此語因有忌諱以漢文是兄淮南王長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此見之漢書與淮南本傳韋昭之註明明自白而故誤襲之以顛倒古人之兄弟何其誣也况欲以此誣後世也

管仲鮑叔各傳一子因各奉出奔以避禍難矣管爲君臣也此與唐王珪魏徵不能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正同故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皆其臣也王魏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此非臣事高祖之比今拘于以高祖爲其主而各欲死于所事其或未亂之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魏[illegible]秦府則戰鬬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此言最當據此則二公子之傳受命在君命傳二子未嘗命其二主也先入爲君何僻之有若夫荀息之死春秋嘉之則又與忽異奚齊卓子獻公立爲儲以屬荀息者也

况獻公死二子已相繼爲君則里克爲弑而荀息爲殉齊則僖未嘗以糾爲儲也襄雖死糾未嘗繼爲君也未爲儲且未繼爲君何殉之有

說苑子路問于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于天下矣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于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爲死之哉此則專論才具特尚時用與夫子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語正是一意蓋夫子未嘗薄事功也若應劭駮尹次史玉殺人當死而兄母求代自縊議貰次玉以爲刑罰不中因引經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此借召忽事以証徒死雖非正說然死而無益與徒死同此事君致身所以尚云未學也後儒但蔑事功不度時勢而于大義所在則畢辨兄弟以較是非夫人各爲其主耳事兄可死事弟不可死則凡爲弟者懼矣此不特引据不確

卽其論亦甚不當乃欲以此定王魏之罪豈非寃乎

陳氏經典稽疑引據二公子兄弟甚備今幷載于此管子（見前）史記（見前）左傳杜預註（見前）荀子仲尼篇（見前）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　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　越絕書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　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　又鮑叔曰昔者公子

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　尹文子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　鄧驥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

（陳成子弒簡公章）孔子請討事見左傳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爲表

裏第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諍辭私記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若夫子所云民之不與暨以衆加半諸語則正荅魯爲齊弱一問有解君之疑振君之怯忻君之利誘君之瞻顧而予以可恃一舉而數善備者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濶處而儒者以爲不正名義徒論勝負非聖人之言則必避敵壓境危亡呼吸而儒臣進策尚曰修文德舞干羽然後可也夫君臣主客自有肺腑在哀公强弱一問較計彼此此不必盡屬君退諉之言設使果欲興師則此時慎重量己量敵正非易事必以三綱大義拒之則不惟理勢難辨且于子之伐之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人縱不諳君亦何可使問荅不當如此

（古之學者爲己節）爲者助也欲見知于人仍是助己而反曰爲人于字義較未適矣舊註孔安國謂爲己者履而行之爲人者徒能言之以曉譬義理皆有裨于人之事也若見知于人則本范蔚宗語而說又不同爲己者因心以會道爲人者憑譽以顯物謂譽人揚物皆知名之事而彼以譽人而曰爲人此以

受人譽而仍是爲己毫釐千里識者審之

（蘧伯玉使人節）集註引莊周之言謂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以此爲寡過之証按伯玉見于春秋在襄十四年衞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于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所敬憚如此此必在强仕之年可知矣乃後此九年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衞始主伯玉家則此時伯玉已百年餘矣以百年兢業未能寡過之人而引六十而化以爲証荒唐之言何足

據也且化亦非寡過也卽化亦何易也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此長年之証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舊本以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惟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証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其不畧子曰者以彼有太宰子貢諸語故加子云以別之此不必也自後儒分作兩章則曾子突引此詞無謂且此原係艮卦象詞不加象曰子曰則襲他人語爲己語又無其事因有據宋儒范諤昌說以爲彖象文言皆非夫子所作謬矣夫子作

十翼大象者十翼之一耳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詞世疑象詞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詞曾子又引以証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畧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先仲氏曰文言體仁足以長人卽春秋穆姜箴東宮語論語依于仁游于藝卽少儀依于德游于藝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卽春秋臼季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語

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

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卽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世有以事証詞而必不謬者此等是耳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恥其言而過其行非恥言也恥言之過乎行也若恥過對待則言何足恥行何必過且從來無以謹言爲恥其言篤行爲過其行者按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于行也皆以恥字屬行言卽論語亦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

逮也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慚而不懌終身恥其言之過也皆恥言過恥行不及歷歷可據何獨于此而殊之

（作者七人矣）舊以此與賢者避世四句合作一章信此則稱于以作者之謂聖强以羲軒及堯舜七人實之爲非是矣黃瓊上災異疏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反同夫作者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章）此言舉錯之當公也吾于人何毀譽哉將欲譽之必先試之包咸曰凡有所譽輒試以事

不虛譽而已也是何也則以此民也夏殷迄周凡三代矣其所以直道不回行之至今者正以舉賢無阿私也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以直道而行也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爲趙魏老而不任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故也磨即試也劉昭註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勵選練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自後儒不識用人空言毀譽遂致

三代直道皆無着落且云無毀譽者以斯民爲三代直道而行之民故不得以毀譽加之則非直道而行以無毀譽故而反云我之所以無毀譽者以直道而行故是其所謂所以者乃所以無毀譽非所以直道而行也且毀譽以我不以民也如以民毋論斯時之民已非直道即夏殷迄周興廢不常一治一亂不必皆直道之世也直則無毀譽不直則毀譽將毋桀紂之民當毀譽耶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亦皆引此作用人解

（子問公叔文子）集註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此襲集解引孔安國註而致誤者考春秋衛大夫並無此名惟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有秦大夫公孫枝爲孟明左氏稱其爲子桑之忠者子桑即枝字也若公叔文子則傳稱公叔發並不名枝及後見禮註引世本有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一名發始知枝即拔之誤枝與拔字形相近拔又即發之誤拔與發字聲又相近也朱氏集註極自用至于前人遺誤處則直受不辭以致舉世夢夢康熙丙子舉浙江鄉試出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題

中式士子皆公然稱公孫枝至司上下彼我冬烘然且歷引檀弓衛國多難夫子以死衛寡人并謚貞子一事行于文間按文子無此事此係衛公子荆論語所稱善居室者實親身爲之而世多不曉左傳靈公避齊謚之難其驅車過齊氏時華寅與公子南楚以身蔽靈公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楚即荆字則以死衛衛君者華寅公子荆也若其謚貞則以北宮喜與齊氏同起作亂而喜能反正攻殺齊氏故于其死時謚曰貞子是時文子不與難且安得有謚貞子事

（知及之章）虞東元曰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文理接貫不可移易若曰言理則理乃貴賤所同有也而臨民動民豈賤者所有事哉其言甚辨自朱註誤解仁守致作易本義引陸德明釋文晁以道僞古易說將夫子繫詞傳何以守位曰仁仁字改作人字夫顯諸仁藏諸用夫子之原文也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蔡邕釋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古之引經者未嘗乏也自此

一誤解一改經致夫子易傳論語兩下反覆諄諄有位之意皆滅沫矣惜哉

徐仲山嘗謂及之守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民言果爾則守位者亦守此有民之位耳蓋知及謂是及民然及家及國及天下亦無不可總是指有位者言即得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李成皚弘載　陸霱文端）校

論語稽求篇　七

（祿之去公室章）祿去公室即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而中立者然而一是五世一是四世若是其不齊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然而其五世何也曰宣成襄昭定也何以知宣成襄昭定按春秋昭二十三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

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兩人所言指春秋當年指定世數非後人所得而逆計者然而一曰四公一又曰四公上自文薨以後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詘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子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其上不及文者以指定昭公曰於此君則等而上之四不及

文穆之等而下之四亦不及定也漢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滿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于此祿去政逮十字繫定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卽據成註論語亦曰自宣至定爲五世而集註遵之今經典稽疑翻謂以文宣成襄昭五公爲斷而截去定公則于樂祁子墨二公所定世數皆不合矣其四世何也曰文武平桓也何以知文武平桓樂祁不云乎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子墨不云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也舊註引孔安國說以文武悼平爲四世則多悼而少桓朱註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則知有桓而又多悼而少文兩皆失之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于是年卽代武立悼子未嘗爲卿也未嘗爲卿則政不逮矣故政逮四世斷自文始而桓止不及悼子此無可疑者盧東元荷亭辨論極知新舊二註俱各有誤然欲解此四世爲公之四世爲成襄昭定兩欲去宣公以應四數而不知祿去政逮不分兩[illegible]已于上一章自諸

侯出十世必失自大夫出五世必失就諸侯大夫而分較其世數者相矛盾矣或曰漢五行志又云季氏萌于釐公而大于成公則成襄昭定恰是四世但此當數大夫不當數公室耳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民無德而稱焉舊本原是德字並無別本魯論并古論齊論作得字者卽註疏本可考也惟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字爲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德也王肅註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卽稱也斯作德也註解甚明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刻本則仍改德字遂難分辨惟祁氏東書堂藏書有宋板集註本是得字且註于此句並不註及若全不知此章有德字者此何意也况誠不以富似于千駟有合若亦祇以異句仍是費解豈夷齊是異與抑與于齊景公與

（謂孔子曰來至末）懷寶迷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夫子爲主

客則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更著孔子曰三字豈前二答皆非夫子語夫子之答祇此句耶明云前兩曰字皆是貨口中辭自答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要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千年夢夢一旦喚醒可爲極快且貨求親夫子詞語絮絮而夫子以不絕絕之祇作五字答並不別綴一字覺于當日情事尤爲可念解經至此謂非秦宮一炬不得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此本何晏註而又誤解者何註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我是食物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其云不食言不可食非不能食也云我是食物者言我是可食之物非謂能食之物也能食之物不得稱食物集註引其說而誤解之遂添能字于不字下且又恐其說不明又添飲字于能字下且又恐後人更易其說又別爲語類云不食是不求食非不可食則過于拘滯矣天下無植物而能飲能食者匏即瓠也然而瓠甘而匏苦埤雅云匏苦瓠甘甘可食苦不可食故匏之爲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者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而衞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則并以匏小不能供濟爲苦蓏植物以可食爲有用俗諺無用往往以瓠瓜目之爲不可食也故韋昭註亦曰不材不可食也或曰匏瓜多懸繫而生然王粲登樓賦有云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其所云空懸不必定繫以渡水然其解不可食則總是一意不知集註何所見而誤襲人說至牢不可破如此

（虞仲）舊註不明註爲何人集註以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此似有誤按史記太伯仲雍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也以避季歷故同奔荊蠻太伯自立爲吳太伯而太伯無子仲雍繼立即爲吳仲雍三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見吳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而漢書志亦云武王克殷後因封周

章分中于河北之虞（中仲古通字經仲春[illegible]中春仲子稱中子也）仲初本名仲而以其封虞始名虞仲蓋周章之弟仲雍之曾孫也左傳哀七年子服景伯稱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但稱仲雍並不稱虞仲惟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以爲此虞之封國實惟太王之昭故也其所指虞仲即仲雍之孫不指仲雍然而亦曰太王之昭者此猶魯公封于魯周公未嘗封魯也（漢食貨志周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公羊傳曰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又周公留周爲周公伯禽封魯爲魯公故論語周公謂魯公稱名不同）而左傳曰魯衛毛聃文之昭也並同魯公始封魯而可曰文昭則虞仲始封虞而可曰太王之昭此以封國言不以人言故傳之上文明云周公監二代之不咸大封同姓以翼我周室而遂曰魯衛毛聃云云若魯指周公豈周公又封周公乎此極明白者自班孟堅誤解太王之昭一語遂于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荊蠻下引論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即仲雍而後之作系譜者註左傳者直註曰仲雍一名虞仲則豈有繼君句吳自有國號稱吳仲雍者而反名虞仲則豈有未封虞之前預知

後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此皆不通之至者也若曰虞仲不隱居則爲知未克商以前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荊吳作隱居逸民者而以臆斷之謬矣要之左傳史記去古未遠至班史稍後矣且班氏此志明屬偶錯觀其作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即仲雍既克商後有虞中即虞仲兩人兩名前後歷歷乃以偶不留點之故自至矛盾而後之沿誤者竟相仍而不之察其謬之何

（太師摯適齊章）太師摯諸樂官是殷紂時人舊引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註以爲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是也但志文此段實本尚書太誓文史記乃作太誓告于衆庶即載此文而漢志亦云此書序之言則此明係尚書與書序之可據者故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而古今人表則以摯于繚缺等八人列于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明是殷紂時人而世多不解祇以適齊適蔡皆周時國名或用致

疑殊不知尙書書序祗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而作齊論者始以今地實證之師古所云追繫其地是也況齊蔡諸地本是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周但因其地而封國焉耳故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考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況蔡爲包犧著蔡之地因以名蔡國語文王諏于蔡原註蔡公殷臣而樂記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又況太公封齊有萊人謂齊地營丘難得易失太公遂急行而于是果有萊侯之爭則强齊

之名著在周前又況河亦古地夏書有因民弗忍距于河國語有武丁自河徂亳語後儒少見多怪而師古諸註又不能斷遂致以尙書古經置若罔聞反杜撰爲夫子正樂樂官奔散之說夫夫子正樂但係私定未聞改正于朝廟樂官何從知之且春秋時事係左丘明目擊所記雖纖毫必載豈有如此大事而不一書再書者何貿貿也

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摯又是一人雖關雎爲周南之詩正在紂與文王之時然此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摯彊與陽兩音相近之名雖書微子篇亦有太師少師是公孫名太師箕子少師比干然此上文已有殺王子比干囚箕子語則按云太師少師是樂官非箕比也觀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奔周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謂樂三奏也大食朔望食也又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雖是周制然王者等殺或不相遠此有四飯非魯侯可知

（周有八士節）集註或曰成王時人此本鄭康成說或曰宣王時人此本馬融劉向說然總無考據惟晉語胥臣謂晉文曰文王卽位詢于八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十六字爲證此庶外傳之有徵者若逸周書武王克商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适遷九鼎三巫則二名偶同然亦未見有兄弟八人卽君奭五臣馬融註十亂俱有适名然餘無他見如謂八虞卽南宮氏子則适非虞官且晉語胥臣于詢八虞下又曰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則在八虞外別有南宮氏雖强同矣況八虞八

士有名無氏　每多此等至于一母四乳則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此或當時去古未遠師承有據之言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至末）倦即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蓋傳者傳也舊以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凡出入關者必合之乃得過因謂之傳而其後或用棨刻木爲合符史稱傳信爲符信是也券者契也以木牘爲要約之書用刀剖之屈曲犬牙分持其一以爲信韓子所謂宋人得遺契而數其齒是也是傳與券皆彼此授受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券即傳也說文徐註曰今用傳字無復作券可驗也倦即券也周禮考工記輈人左不券後鄭註謂券字即今倦字可驗也先傳後券兩俱借義虛實相當了無掎蹠而舊註失考解作厭倦之倦夫教不倦而可以倦乎若以倦作懈解則後已懈矣又懈乎

傳有二音或謂師傳之傳當作平聲郵傳之傳當作去聲此尤不通之甚者夫師傳者或以前而授之後或以此而譯之彼正如驛傳關傳然所謂傳遞亦所謂傳導也師傳老傳傳室傳國與乘傳馹傳皆一傳字有何異音

徐仲山傳是齋日記曰先傳後倦節之草木之區別本文直下後人多不遵其說莫是子夏語中須補出教無差等一義否當時于古小學會欠問劉戢山先生先生曰何必然此是子游答說子夏至說不在是則不必補矣其說甚隱後以問張南士南士曰先生此言亦不愜此一補耳子夏本欲曉曾子游且示門弟子惟恐其意之不出乃其意蓋在言外必需在傍提一語如傳婢之助嚶呦竊恐子夏在當時必不出此今試誦之君子之道下必需提曰其立教之方原無異同然後可接先傳後倦何先傳後倦下必需提曰但學者之質自有高下然後可接草木區別何草木區別下必需提曰若不問其質而概施以教是誣之也然後可接焉可誣也何爲可誣也下必需提曰乃若生質本自懸殊而教之無分次第則本末乖該而始終一致然後可接有始有卒何是子夏所欲言之本意豈概騈嚅虛前歇後竟不作一實語主說之未明而何有客辨且兩君子之道主本末相應今訓詁反

不應當擬于上何君子之道當擬曰君子立教矣方于下何君子之道又當擬曰君子教不倦等條則成何篇章矣

漢王貢兩龔鮑傳贊有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言憮同也此論語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備之此皆以先傳後倦直接區別之証

（堂堂乎張也節）堂堂兮大之稱惟兮大不親切故難並爲仁若止容貌修飾則彼自不足于人何有魏武兵書無擊堂堂之陣越絕書去此邪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張後漢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舊註包咸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集註不然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此似易解而實不然者尚書今文無大禹謨咎繇舜二十二字不知在尚書何篇至孔壁書出始見其文在大禹謨且論語引書每散剖其文聯綴數處此與孔壁大禹謨原文大異且實非虞書堯曰之本故包子良註雖費解而實是也集註雖易解然未必是也閻潛丘云四海困窮是儆辭天祿永終是勉詞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其與于民說亦稍有異見而其旨則同蓋天祿永終見易無作永絕解者潛丘嘗謂漢魏以還俱解永長與宋以後始解永絕此正古今升降之辨如金滕惟永終是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永終二字原非惡詞故漢魏用經語者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

天祿其永終矣儁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凡用此語者無不以永長爲辭自新莽以後魏晉五代皆用堯曰文作禪位之冊而策書引經前後頗異此考之列史而脗然者漢獻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冲奉冊于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漢武立于齊王冏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大帝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皆作永長解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

禪位文自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于已深觀曆數久在聖躬因諸禪位于晉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其中爲厥中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郤位絕天之辭而于是策書改即論語亦俱改矣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關節而註其書者安可姑置之不一察也

（予小子履節）予小子履一段亦不標何書但其文在尚書湯誥中按墨子兼愛篇亦引予小子履諸句爲湯說文而孔安國註論語直曰見墨子引湯誓詞若其爾萬方有罪四句則與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諸句正同是舊來湯誓原有爲今文湯誓所無有者此必舊來師承原有以誥名誓者觀國語墨子兩引湯誓而今文兩無之必有故也不然安國註尚書明有湯誥而此反註曰見墨子引湯誓詞是豈安國與國語墨子皆不識誥字與抑何惡于誥而兩家各引各于此字有誤與好古者思之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節）知命即易傳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若吉凶禍福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宋人講學恥言禍福而獨于此節反以知天命爲非此何說與陳駒伯作稽疑引韓詩及董仲舒對策爲解此眞漢儒有師承之言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雜論四書之語。前二卷爲其門人盛唐王錫所編、後二卷爲其子遠宗所編、補二卷則其門人章大來所編也。其書本語錄之流、隨時雜記、不以經文次序爲先後、亦不以四書分編、惟每卷目錄各稱論語若干條、大學若干條、中庸若干條、孟子若干條耳。奇齡說經善考證而喜辨論。故詮釋義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駁詰。支離曼衍、不顧其安。至於考核事實、徵引訓詁、則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復不少。如以姚方興所補舜典二十八字爲僞、其論本確。而考其所著古文尚書冤詞、則力以此二十八字爲眞。引證諸史、亦言之鑿鑿。豈非辯之所至、輒負氣求勝、遂不暇顧其矛盾耶。至於以畏匡爲鄭地、以公山弗擾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諸條、則證據確然、實有出於集註之外者。棄短取長、未嘗不可與閻若璩四書釋地竝傳也。補二卷中多載其門人子姪之說、疑唐錫等亦有所刪潤、非盡奇齡之舊觀。大來序稱補綴所聞、各有記憶、且亦陸續成此書、不能一轍。則雜出於衆手明矣。

四書賸言目

卷一

論語十四條　大學十二條
中庸六條　孟子十一條

卷二

論語七條　大學八條
中庸二條　孟子十五條

卷三

論語七條　大學十一條
孟子十條　中庸一條

卷四

論語三十條　大學二條
中庸二條　孟子十三條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晚晴）稿
（楊臥柳堂陸雲文端）校

四書賸言一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氏壁中有兩子張謂卽堯曰章後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則未有一章可作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也若齊論語又有問王知道一篇合二十二篇似亦并子張一篇在內但問王知道四字相聯不合亦必問王一篇知道一篇其曰一篇者亦誤也昔時安昌侯張禹能通古齊魯三家論語以授成帝則在漢末尚未亡至西晉何晏爲魯論集解然後古齊二論漸不可考耳

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先則是建國立學之義本在親人卽親民也王文成公釋大學謂親民親字不必改作新字以此

大學不分經傳雖夫子出言成經然在漢以前多以傳稱如易繫詞稱大傳彖詞象詞稱彖傳象傳漢武謂東方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則論語稱傳卽孝經已稱經而成帝賜翟方進冊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亦稱爲傳可見

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則中庸在漢世早已單行若附經籍志載梁武帝著中庸講義一卷猶後此者也俗以中庸爲宋儒表章誤矣

論語子謂仲弓章以犁牛之子騂且角爲喻按仲弓冉雍之字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其父行賤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母犁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竟以犁牛指伯牛仲弓者伯牛之子殊爲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而

爲是言者先仲氏曰伯牛名耕耕與犁通如司馬牛本名耕而孔安國謂名犁字子牛以耕卽犁也則伯牛本名犁其曰犁牛之子者但言畊牛以暗刺其名與氏所云色雜旁見也若然則仲壬此言似亦眞可信者通人多怪語以世之聞者或寡耳

冶城客論無錫陳公懋云論語斯知仁矣仁字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同皆是以字音致誤卽周易繫詞何以守位曰仁毘以道僞古本作人字亦此類

班昭上疏云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賈逵上書亦云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則漢時論語本必有多於從政三字者且于本文較明白或云是古論齊論非魯論本然亦未可考

家語子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弗得之多弗字王符潛夫論子愛日篇曰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與家語同

論語貧而樂富而好禮坊記引子云作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多好字嘗在史館益都相公竊言入直時有詞臣進對以貧樂好禮對何不敵傍一臣引坊記正之衆不語獨

今上云不然史記弟子傳與後漢東平王論皆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此偶悉敵未嘗不對也羣臣皆伏地咋舌不能起始知經學無盡諸生做八比事君輒矜學者其慚歉何可勝道第不審萬幾乙覽輒何能博洽至此

注疏引孔安國注亦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漢王吉傳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是乎此借孟子語疏而爲言

南史臨汝侯嘲羅研蜀人好亂研曰若令家富有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一夫爲盜况貪亂乎此亦疏孟子爲言

論語人不知而不慍孔疏原有二義一是不知學一是不知我今人但知後說似于本章言學之意反未親切何平叔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其云有所不知者言學有所不解也君子不怒者猶言君子易事不求備也蓋獨學共學教人以學皆學中事夫子一生祇學不厭教不倦自言如此（見默識節）門弟子言如此（見公西華節）後人言如此（見孟子）故首章即以此發明之且分作節次此正指誨人一節故魏文靖講學佘山有學者辨論不釋怫形于色文靖曰人自不知于我何慍正得此意若云遯世無悶毋論遯世非學中事即以學仕言學求用世而反以遺世可乎孔仲達解易不見是而無悶亦云自中所見無一是處不以爲悶則遯世是不知我不見是是不知學分觀益明

爾雅有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十二句即大學文也相傳爾雅爲周公所作則周公不宜釋孔子之書若謂

爾雅釋言以後係仲尼弟子子夏之徒所增則未有曾子門人所輯之書而子夏輩即能釋之入爾雅者以曾子後于子夏輩曾子之門人則又後于曾子也若謂爾雅不必定何人作則安見大學可定爲曾子作者試亦思之

相傳莊烈帝入小學時問司禮官何謂子程子答曰子者尊之之詞曰何不曰子孔子司禮無以應按公羊傳子沈子曰注曰沈子稱子冠字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然則大學朱傳稱程伊川爲子程子豈亦以伊川爲已師也與若國語吳使王孫雄行成于越范蠡不許雄呼曰子范子又曰子范子則王孫雄未嘗師范蠡而亦加子字古人偶稱謂原無定解何必襲此

陸石庵會講支言曰易曰八卦而小成孟子孔子之謂集大成而不知有中成之說蓋伏羲之易爲小成神農之易爲中成黃帝之易爲大成也予謂尚書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後漢書有中文尚書又嘗觧通韻見廣韻平聲有上平下平而金時韓道昭作五音集韻又有中平同年尤悔庵入史館作外國竹枝詞註西洋歐羅巴國有小學有大學有中學

鄒文莊讀中庸嘗疑大學程朱補格致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其說安在積疑于中會陽明講學虔臺往謁叩之論辨反覆夙疑頓釋又羅近溪每苦格物之義難曉參究三年一夕忽悟質之于父父亦躍然太常殷公亦苦格致之說求而不得終日哽咽後見禮記大學註有誠意爲本句便豁然以解又山陰張陽和亦嘗讀書至格致篇沈思未得後潛心文成良知之學及舉殿試第一作東宮講官每講大學必首闡誠意曰格物者格此致知者知此耳四賢所疑所証頗相似故并識之見陸石庵會語支言

大學學之大者小學學之小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小學習小藝大學習大藝而賈誼新書引容經云小學蹍小節業小道大學蹍大節業大道總是一義容經即儀禮古以容字代儀字所謂容禮容臺禮者此必儀禮逸文也朱子註大學不知何據曰大學者大人之學而究其爲義則曰所以別于小子之學以時方作小學一書將以補涵養一節于灑掃應對之間故註作大人以爲大人小子可對待也但白虎通云古者年八歲入小學而賈誼引經即云九歲入小學至伏生作尚書大傳且云十有三歲而入小學然則年齒尚未定而可以定大小乎

明儒薛應旂爲兩浙提學副使以大學之道試諸生諸生有以三達尊對者應旂斥之其人曰此章何也大人舍德位與齒有他義乎應旂初嘿然既而諭之曰以德則難爲小學大學是大人則小學是小人矣以位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本文謂何若以齒則未聞有長年高年稱大人者文家通俗或有之經無是也且十五甫成童未成丁也高年亦未也其人唯而退然則十五入大學未嘗爲大人即尚書大傳二十而入大學猶是弱齒未大耳（史長翟稱大人與大人擁樹而馳皆指長大言不以年言）

漢志所載八歲入小學乃天子世子之禮其學在師氏虎門之左而尚書大傳亦謂十三入小學者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在年幼時不便入天子世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傳且學于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師氏所掌虎門小學則是虎門小學乃天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之所學且天子與公卿以下其年齒各有大小不等不必盡孩幼也故唐高祖武德九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于祕書外省別立小學專屬皇族及公卿大夫之子而士庶不與則猶近古意但

周制小學專習寫字所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而白虎通諸書多云入小學而學書計則兼書數耳然則小學本天子諸侯世子之學而所學又止書數豈民間小子灑掃應對所得與焉

楊終戒馬廖不訓子書有云人君之子八歲爲置外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亦云小學教書計且亦云是人君之子之事

漢律歷志云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算卽計也然則所云書計者卽是書數以寫字計數俱小學中事也或謂許叔重說文序有云尉律不課小學不修似小學兼習律令則不然蓋漢至和帝時蕭何所草律已不行學僮不試古文其時入小學者止二人故兼舉言之律歷與律令兩律不同若律令豈小學事乎

南史陸澄傳澄嘗與王儉書云世有孝經題爲鄭玄註案玄不註孝經且是書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云孝經雖非鄭註僕以爲此書明百行之首不與蒼頡凡將之流同日語也蒼頡古造字者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亦字學

杜鄴傳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並著于世然尤長小學謂字學也顏之推家訓云惟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俱指寫字言略見于大學證文一書

北魏高祐爲兗州刺史令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此民間立小學所始然猶是寫字之學故與教學講學分別可驗

中庸素隱行怪漢藝文志作索隱行怪吾弗爲之矣作吾不爲之矣好學近乎知漢書作好問近乎知

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經解作禮經三百曲禮三千故有以禮儀爲經禮威儀爲曲禮者按梁徐勉上

表晉刑律志尙書陳寵上疏及漢陳忠傳皆作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則禮儀或是禮經之誤不然禮儀威儀有何分別而兩儀字連出之乎

中庸蒲盧舊註是蜾蠃名爾雅曰蜾蠃蒲盧今之細腰蜂也又解頤新語曰瓠之細腰曰蒲盧蜂之細腰亦曰蒲盧蓋蜾蠃取螟蛉爲己子祝之而化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故以作人存政舉之證謂百姓易化也朱子取同時沈存中之言謂是蒲葦則不惟無據且又改盧字爲蘆字矣按家語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者待

化而成四字正就蜾蠃爲取譬作解是此一名物夫子自言而又曰註之何强釋爲

中庸一書集註單以分配比合爲能事恐談理之書不必如是如首章性道自只言人註分配人物則于率性修道俱說不去矣至于修道功夫全在愼獨與大學首功相合乃又分別動靜以隱微屬動則所謂不睹不聞者非寂寥之間不可然且大本達道致中致和動靜到底殊爲難解張仲誠曰心意有動察性情無動察喜怒哀樂之未發卽天命之性也發而皆中節卽性所發之情也幾見喜可察而後喜怒可察

而後怒哀可察而後哀樂可察而後樂者喜之所發一察便不能復喜若能復喜則僞喜矣故夫子不動察親其遇舊館人之喪一哀出涕苟動察則無從之涕何由而至儒卽不然程伊川遇明堂大饗不肯弔司馬相公之喪大祗屬弔喪猶可藉口萬一遇父兄凶問能曰歌則不哭乎至若知仁勇三者不過知行二字爲功夫要領何必節節分配幼時在塾中聞先教諭兄講哀公章而疑之進詢曰生知爲知學知爲仁困知爲勇未能釋然若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爲勇則疑倍生矣此是何解果理道如是耶抑功夫如是耶抑亦文字語氣如是耶先見無以應至于尊德性而道問學此中庸喫緊處而一以爲知一以爲行一以爲存心一以爲致知先後次第紐錯不分初不意中庸一書其分配比合乃至如是

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上書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後漢引論語亦多如此說然此是斷章之言

范滂對王甫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此易不善字爲惡字且註云探湯喻去疾也按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爲却

惡之喻若作探熱水解則世無濯熱水而儆畏恐者非其譬矣此字集註無解

先仲氏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集序有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亦云周公設辨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則攻本攻擊之攻不知朱子註論語何以作專治解也曾異端爲害而需專治乎但朱子旣自立說則必數數回護之觀其答汪尚書云君子反經而已經正斯無邪慝今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斃而已此但是回護之語

孫奕示兒編曰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巳如木之也巳之巳

先仲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責子詩亨向取其說以說國風既責孟子則尤與不可磯并幽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見儗必以倫母不安室與父不愛子何足比儗且詩有劬勞勞苦諸字則尤非泛指大凡經傳勞字俱作困劇解如孟子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論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皆是困劇其子故內則則直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爲勞而不怨之解分明可驗若不安室不安則有之矣勞則未也至小弁詩趙岐註作尹吉甫殺孝子伯奇事是韓詩朱註作周幽王逐子宜臼事是毛詩各不同

孟子或問乎曾西朱註曾子之孫按經典序錄謂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即曾申爲曾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

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今所行尚書在舜典中故朱註云古書二篇豈或合爲一耶案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無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舊別有舜典而其時巳亡故東晉梅賾獻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建武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首分堯典爲二以慎徽五典至末謂之舜典而加二十八字于其中此僞書也故漢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巡狩至章帝時陳寵奏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皆是舜典文而皆冠以堯典之名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自僞書一出而翕然改從則是古書二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二篇而今誤合之也蓋二十八載以前是古堯典月正元日以後是古舜典則二十八字僞可驗矣若朱子竟疑古文爲僞

之至者

孟子頑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漢王吉傳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南史稱任昉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

漢中常侍樂松對帝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

齊宣王與人以爲大與孟子不同

孟子今茲未能趙註今年未能茲字卽年字閻潛丘云杜元凱左傳註以茲作歲解古詩爲樂當及時安能待來茲茲來茲來歲也卽呂覽有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語明以今茲爲今歲可驗

孟子五等之爵以天子當一等則與尚書列爵惟五之文不合豈有天子自列爵而列巳位在內之理故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以子男分二等而天子不列數內其于諸侯之六等亦去君一位而列五等雖王制後起然較孟子之文稍爲近

理不然班祿之制孟子以天子之地方千里與公侯伯子男則分四等而尚書分土惟三止列三等則正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分土之三何嘗有天子在其中乎則班爵不猶是乎

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卽地也但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陂池涂巷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今旣云班祿則祿出于田當紀實數焉得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強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觀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章周公之封于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千百惟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上文仍是地字而知地卽是田耳

論語則以學文姚立方云此文字是字字並非詩書六藝之文言弟子稍閒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吾猶及史之闕文謂字畫有可疑處輒闕而不書孟子不以文害辭謂不以字義傷句義此其故以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只教以六書使習字也信然則子以

小學爲寫字之學非私言矣

論語放於利而行孔安國曰放依也然並無他據卽字書亦從無此解後見檀弓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鄭註有云梁木衆木所放謂榱桷皆依梁以立比之衆之依夫子始知俗以安放爲安效者誤也若漢書有所放效禮記有放而文此是昉字與放不同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春庄）稿

（楊臥稼堂 楚靈文濤）較

四書賸言二

論語伯牛有疾包注牛有惡疾按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芣苢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苢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癩又芣苢草可療癩見列子生于陵屯則爲陵舄及鼃蠙之衣注

論語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朱注禮病者居北牖下此本喪大記而誤墉字爲牖字者但鄉黨篇疾君視之東首邢疏引此亦作北牖不知室製祇一戶一牖以北不開牖止有牆也儀禮北牆曰墉若北牆開牖則亡國之社所以通陰氣而絕天陽者豈室製乎

孟子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止也言止取宮中不須外求也舊注舍止又以不肯爲止謂不肯皆自取宮室之中則猶是止字而解又不同

孟子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今以作字句興字連下讀但漢讀皆不如此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又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漢儒句讀與後不同多此類

孟子百里奚事趙岐注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賣己物以養人牛貧而不吝可以爲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扊扅之歌曰百

里奚新娶我今五羊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擔作客貲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若朱注謂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此是臆見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趙氏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若以今人而造古事則何可如此

孟子放飯流歠出自曲禮然曲禮放飯解又不同古之禮飯必與人共飯而同一器不用匙箸以手取之故飯黏着手則不得拂之而放于本器之中當棄餘于篚無篚棄餘于會會者簋葢也其言鑿鑿如此則

似未可爲異解者但儒者因陋已久恐驟聞之反驚人耳

閼濟丘嘗言益于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火者堯時官名即火正左傳閼伯爲堯火正是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亦即此官朱子不曉火爲官名于尙書命益作虞處謂堯但使益除障翳驅禽獸未必使爲虞官至舜而後命作虞則不知火是官名而又誤以烈山澤爲虞官事兩失之矣按此則益初爲火官至舜時改作虞官書傳自明（趙註火官名）

宋孫奕示兒編以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謂愁其在齊故至忘味所云不圖至斯斯即齊也此是舊說而于理有未足者史記明云學之三月何至相愁即愁亦何至忘味據云食旨不甘悲而不知也發憤忘食愁而不知也夫以發憤爲愁則夫子爲人愁且至老豈有此理

大學格物只是量度物之本末其格字釋義已見虞韻後閼濟丘讀李善文選運命論註引蒼頡篇格量度之也爲解恍然謂大學格物只此已見尙何他疑矣蓋蒼頡訓纂滂喜爲三蒼字書之最高古者此并非格至格正所能爭也况窮致物理顯然爲宋後所

增入刪

魏志和洽傳因尚書毛玠等以節儉選人物嘗云儉約過中以之處身則可若以之格物所失實多此正以格物爲品量人物之解與大學格物正同須知格物二字自來有之然釋義只是如此觀此則後儒紛紛何爲

知行不分非謂知可兼行行可兼知也謂知者知此行者即行此也若以格物爲窮致事物之理則未有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誠意者如謂事物只是知誠意只是行是知之與行斷港絕流也如謂事物旣知誠意又須知是事物少一行誠意又多一知也若然則所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恐未然矣或曰朱子所言物亦即心身家國天下之物原非泛泛事物則于補傳所云天下之物即凡天下之物又說不去矣朱子明云十件物格到九件不妨一件物格到九分不可則心身家國即以朱子自言之亦止曰三綱領八條目有多少條件而曰十件九件乎

先仲氏曰六藝在小學已嘗傳習何况大學則苟欲格物莫先六藝生平曾講禮說樂窮盡心力且亦多

年歲然後之于身心性命了無干涉生年易盡精力有限無令人欺若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無論衆物試格六藝之一物格射如后羿如養由基必不能到假使能到亦斷不能使后羿養由基其心之全體大用有一毫能明况曰無不明乎寃哉

魏文靖蹣講學于道南書院即宋楊龜山舊祠也（龜山爲[illegible][illegible]今故[illegible][illegible]）時有以大學改本是否爲問者公曰僕不能定其是否雖然有說于此向來此祠作西北向不正今改作正西向則改正矣第不知諸君皆以爲正否衆皆曰正曰可再改否皆曰不可改曰假使有人焉又以爲不正再改之何如皆曰豈有此矣凡云改正只在一改若可再改則必今之所謂正者仍未正也可再改則并向之所謂不正者原未不正也公曰然則一大學而明道改之伊川改之朱子又改之宜何如矣衆皆黙然後公殺救賜公與龜山並祠改道南書院爲德惠祠至今祀之

大學者有一个臣倘書作一介臣介个道字左傳襄八年不使一个行李註个一本作介可驗箇个與箇同荀子負矢五十箇國語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

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姚立方云壹專壹也見說文言專是皆以修身爲本（鄭註亦然）此如孟子志壹則動氣穀梁傳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皆註作專壹可驗其或作一二之一如毛詩壹發五豝者通字耳朱子不知何據註作一切夫一切者便宜苟且之謂如漢禮樂志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後漢王霸傳以徼一切之勝皆苟且從事譬之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謂之一切如以一切爲大凡大槩此是佛家語如一切功德一切寃家之類音砌不音竊豈可註經自朱子章句有此而宋後爲字書者皆載入大凡大槩且引大學此文作證嗟乎古文從此無分辨矣先

仲氏曰讀書當分時代勿爲宋元以後輯書所惑正此謂也

一切見于前史若憑應解斷鮮有不作一槩解者如王莽傳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此明有苟字又何待言若平帝紀一切滿秩如眞張敞傳願壹切受署豈非一槩乃觀其本註皆言權補吏職草率行事則仍是苟且之意始知讀書當虛心勿謂一覩便明可草草也

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此壹字是殪字尚書康誥曰殪戎殷言滅大殷也故中庸註衣讀如殷齊人言殷

聲如衣今有衣姓者殷之裔也若戎殷則與泰誓解戎商正同白詮武成者多誤解作一着戎衣竟以壹字解一字而朱子亦卽以一着戎衣爲詮夫以兵衣爲戎衣如甲衣甲裳等不如有據與否若一着戎衣添一着字便是難通着者附也衣服附在吾身曰着若甲則但貫之于身故左傳躬擐甲胄又曰擐甲執兵未有言着者經學嚴切何可使疏義儱突如此

中庸衣錦尙絅必非碩人及丰詩未有衣錦褧衣而可改作衣錦尙絅者此必逸詩也但絅自通褧作禪衣解玉藻云禪爲絅盎夫人臨嫁則在塗加錦而覆

以禪衣其意實所以障塵今曰惡文之著者斷章耳詩雖非一其義自通若曰此是汎指不必卽臨嫁時服則何故衣錦何故衣錦而又加禪衣此非他衣可妄認矣若庾信烏石蘭氏墓誌銘云邢姨褧服則直用碩人詩何與此不同

論語自行束修以上束修是贄見游物其見于經傳甚衆如檀弓束修之問穀梁傳束修之肉後漢第五倫傳束修之餽則皆汎以大夫士出境聘問之禮爲言若孔叢子云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修子思弗爲當也此猶是偶然餽遺之節至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修一毫不受則直指教學事矣又隋書劉炫傳學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嗇于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則直與論語未嘗無誨作相反語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篚酒一壺修一案爲束修之禮則分束帛與修爲二然亦是教學贄物至儒以漢後史書多有束修字作約束修飭解如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元和諸鄭均束修安貧三國魏桓範薦管寧束修其躬類遂謂束修不是物歷引諸束修詞以爲辨夫天下詞字相同者多有能星不必是能王良又不必是星必欲

强同之謬矣試論本文有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修何能將之而上乎

雖立方嘗言論語觚不觚觚者酒器也上古器多用角故字從角瓜聲三代始範金爲之但其形本方方則觚有四棱直下至足其腹又屹起四棱（俗呼飛戟）横亦有之通俗文曰木四方爲棱八棱爲觚是也其足之四棱漢宮鳳闕取以爲角隅故西都賦曰上觚棱而棲金爵今夫子云不觚者何大抵觚之不觚以漸而成其時有爲圜制者史酷吏傳云破觚爲圜是也此必當時成語史用之耳此初之不觚也然其圜制先

時猶從腹上至口周身觸畫爲四大棱（[illegible]象其形也）橫起直垂背有觚棱如故尚不失觚義至後時則從腹下至足僅爲饕餮雲雷之形[illegible]腹上至口已平光無棱矣此繼之不觚也然猶有下足以內藏四小棱者似亦不敢盡沒其義迨後併此而無之則終不觚矣蓋由世俗日趨簡便所以全失聖人範典法于制器之精意一物如此其他可知故夫子歎之若又以木簡爲觚亦出漢志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是也其角隅有棱然無人削簡角爲圖者且木簡則字從柧竹簡則字從箛皆觚字所生非本

字也大抵後世古器流傳日少日鈌其質係金玉者人知寶愛故尚得稀傳什一于千百然好事藏弆者類不能改如鼎彝烹飪盛酒器也後世以爲焚香之具呼曰鼎爐彝爐觚觶飲酒器也後世以爲養花之具呼曰花觚花觶俗語失眞反令人併古器而疑之豈不可嘆哉予初取其說入稽求篇中既憶幼時曾在祁忠敏宅見慈女觚是漢器千金之物形頗長而腰甚細不任盛酒且口亦反向尚疑與酒器不甚合故置之然其說則何可氷也因記此以俟知者

孟子鬱陶思君爾趙岐註引檀弓人喜斯陶以陶作喜解此與象喜亦喜正合然未得其義方密之云鬱陶喜也而郭璞註此則直引孟子鬱陶思君爲証始知喜是正義合鬱陶二字作解不止陶字也唯張揖廣雅曰喜也憂也則又兼憂喜二意爲言故後有喜極衰伸之解大抵喜愛不能舒結而爲思故楚詞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曹植詩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連思作爲詞而謝靈運詩嚶鳴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則直以悅豫鬱陶並出所謂見則喜不見則鬱也此閻潛丘爲予言者今朱子註孟子曰思之甚而氣不得伸則但以不得伸解鬱陶而不識喜字反添

氣字豈善解經者耶（或曰陶是燒瓦宅火氣難達故曰氣不伸則又誤認別字矣鬱陶音遙匋瓦器音逃不同）

孟子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詩例如此言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詞例矣漢王吉傳云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

後漢黨錮傳敘矯枉故直必過註云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又仲長統昌言曰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註引孟子曰矯枉過直今孟子俱無此文

孟子不日成之朱註不終日也若然則于下勿亟子

來有礙矣豈有臺既成而猶子來者且臺既成而猶戒勿亟者按本詩鄭箋謂不日不與設期日而成之此與國語引此詩韋昭註云不日不課程以時日正同其云成之者非謂已成謂由是以至于成如國語其日不廢時務使用時之隙而于以成之是也夫惟不限時日故可成勿亟惟未成故趨事如子來此在孟子前春秋時有明註者豈可至今日而妄解焉

孟子爲長者折枝趙岐註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苛癢而抑搔之鄭註抑搔卽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凡人屑爲故曰是不爲非不能觀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註按摩不爲非難爲可驗若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朝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皆明作嬐諂之具而朱註云折草木之枝則無理無據并無事類矣且關折草木之枝何爲乎

孟子稱五霸趙岐註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漢儒之言若周時則不然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謂之五霸此戰國時所定與後

儒不同故明盧東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遂霸西戎諸未嘗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于桓文爲盛就當時盟會較量優劣爲未合矣公著唐人其言亦不知所據引之何爲

孟子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按左傳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而御公者公孫丁也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差學射于公孫丁是時差欲射丁而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之禮乎乃射兩軥而還尹公他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以其師之師也乃獨還而射丁丁授公轡而射佗反中佗臂其事如此則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非庾公差學射于尹公佗也其中或射或不射即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多此類

孟子引書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註書逸篇以漢世古文尚書未立學官故凡在今文外者皆稱逸書以非官書也凡古文稱逸書以此

論語子桑伯子王肅謂不見經傳惟鄭註以秦有公孫枝字子桑爲據則伯子一人子桑又一人矣若包

咸舊註但稱伯子則必姓子桑字伯子者故朱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容或有之苐家語記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于牛馬則蕩檢踰閑不止太簡矣恐仲弓所引又未必即較等及此輩耳

論語八佾舞于庭又曰雍徹于三家之堂以廟即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及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即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即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既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一若爲季氏專廟凡此皆漢晉唐宋至今所貿貿無一解者予會與近儒論宗子作大小宗通繹乃遂因大小宗而得解此書蓋魯爲宗國以周公爲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爲文王之宗禮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見大傳）因立文王廟于魯（見史記）爲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見左傳）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爲魯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見郊特牲云）此正三桓所自出

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文獨稱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用之即周公太廟伯禽世室皆不得用而可用及羣宮乎故昭十二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之嘆同意世人守其書而不能讀此義千秋終閟絕矣幸予歸田未死偶得見及世有學者幸取予大小宗通繹而並觀之

孟子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舊註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麇與文公之父定公相值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值似後世避諱改考爲定改元爲文者若萬章篇于衞孝公公養之仕何則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子于衞靈死後在哀七年當出公輒時亦曾至衞故朱註疑爲出公但出公並不謚孝然舍此又別無他公往來宋孫奭疏謂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衞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衞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衞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公字

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趙岐註衞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孫卿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

孟子則變置社稷朱註毁其壇壝而更置之若孫氏疏謂變者變其主也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爲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爲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有七年之旱遂以棄易柱此謂之變置謂變其主而置之非毁壇壝也蓋顓頊至周水旱不一而易祀者止一柱似亦未可爲據者且此

亦宋人疏義舊註不如此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秋晴）稿

（邵國麟在轍顧佩鉉艮冶）校

四書賸言三

論語君子務本本字不作始字解此如大學物有本末不是事有終始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抑末也本之則亡不是先傳後倦有始有卒蓋本末是體段始終先後是功次截然不同若謂始即是本則始立道生物有終始抑末也始之則亡不可通矣且大學始字猶貼本字爲言若子夏始字則直貼末字孝弟爲仁

末尤不可通也予嘗謂惟經可以解經六經本字原是明白且有顯然務本二字自爲註脚者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則務本者正務此草木之根株江海之大原也此經之自爲訓詁者也何必改註爲

後漢杜篤傳曰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末雖煩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班昭女誡七章有云禮八歲始教之書謂小學也此

引周官文

栁子厚詩小學新翻墨沼波小學是字學

孟子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此最異事而註者惘然而不能解向以此詢之座客皆四顧駭愕殊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得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郕邑大夫孔子父郰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

註爲厨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註故不識耳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註不明白遂致解者謂春秋書法如此究甚春秋並無大夫臣並稱者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氏臣（即孔悝家臣也）新登于公後漢列女傳行己有耻動靜有經時然後言不厭于人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

滕文公問孟子始定爲三年之喪固是可怪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然則齊宣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滕叔繡並無一行三年喪者註者罔瞶瞶特不知天下學人何以皆耐之而並不一疑此大怪事也予嘗謂學貴通經以爲即此經可通彼經也往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在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子張以高宗爲創見而夫子又云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遂即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與三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傳晉平

初即位即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訓而滕文奉行即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皆是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無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悖先祖違授受歷歷有詞而世讀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

孟子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與論語同惟檀弓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尚書大傳作君薨與王世子聽于冢宰此必古制遺文有各見者

論語以君薨答高宗事此隨舉相應以天子諸侯本通禮也時有無錫客在坐疑天子亦可稱薨而予非之次日授札云昨所云崩卽是薨非妄語也孟子稱舜卒鳴條文王卒畢郢而尚書且稱舜陟方乃死何也且爾雅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郭註曰古者死亡尊卑同稱也豈非崩薨本相通與曰禮有周制有商制夏制惟唐虞制未定故尊卑同稱郭璞所云古者正指唐虞以前言也若商周一有定制則必如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鑿不可易此如朕我也古君臣皆稱朕孟子象

亦稱朕離騷屈原亦稱朕至秦制定之爲天子之稱則不得朕矣故定制之後天子諸侯反有時降稱如周本紀王皆稱崩而獨厲王曰死于彘春秋書天子崩公薨極嚴而于列國諸侯則又稱卒此如二世皇帝亦曰奈何不告我不止虞舜野死文王卒畢郢可藉口也使有人于此必援據古經而稱崩薨稱朕非癡子乎盍亦思之

數月後客復託錢景舒致札仍謂薨不必指諸侯曲禮文不必是周制爲言予遂不復答但語景舒曰彼必以我爲不能引一周制文耳春秋平王崩公羊傳引周制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illegible]引其文註穀梁（宋公和卒傳）明曰周之制也則眞[illegible]制矣學不能反隅而又好爲生薑樹生之說吾將奈何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趙岐註周公以爲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公兄也故望之則周公是兄管叔是弟此亦據事後讀尚書金縢孔氏傳其于管叔及其群弟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于國以誣周公始知管叔果周公之弟其以管叔爲兄者皆本之史記管蔡世家之文實則史遷受學于孔氏而不見孔傳且不見古文尚書故致誤世不曉也

予嘗以此質之仲兄及張南士亦云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既又封魯而管叔並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爲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稱魯宗國三若尚書孔疏釋流言所起謂殷法兄終弟及三叔疑周公爲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則亦以爲公次武王其弟及與殷法合故流言則趙氏所註非無據也

三家者以雍徹雍是武王祭文王之詩故中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句若魯之歌雍則以魯是宗國當祀

文王爲大宗所自出因立文王一廟名出王廟其祭文王時亦從而歌雍固也乃季氏是宗卿亦嘗祀桓公爲大宗所自出亦立桓公一廟名出公廟遂于祭桓公時亦歌此詩蓋但知祭所自出而不知所出之有不同也至雍詩小序則又誤註曰禘太祖之詩夫禘太祖則當須太祖以下先公功德而祇稱文考文母於義不合考其誤則正以魯之歌雍爲祭大宗所自出而不曉宗法疑凡追所出必是不王不禘之祭遂以大禘當之是但知追所自出之斷是禘而不知所出之又不同也考喪服小記大傳原有三所自出一大禘一大宗一庶子王明列三等而從來註禮者皆不能曉且卽此雍詩而序之者以自出之誤而升後王之詩於先公僭之者又以自出之誤而降先王之詩於後之禘公此在春秋戰國時弇陋情形歷千百世未發者而至今日而始瞭然指出之嗟乎讀書人何可不自勵也

明堂在魯地而後爲齊有然不知所始註者但曰王者聽政之所夫聽政自有朝寢未聞周王聽政在東魯者若謂泰山明堂因巡狩而設則西南諸嶽其有無明堂不見經傳且欲行王政而但以文王治岐爲

言其於立言之意亦多少不合不知此卽出王配帝所也古明堂之制原爲饗帝而設自黃帝以來唐虞夏商俱有之但饗帝必有配后稷既配天於郊而文王則配天於明堂且天子繼祖爲宗必有宗祀而周制以文王當之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是宗祖之祭周頌我將詩小序所云祀文王於明堂則配帝之祭也特魯本侯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祖文宗武非魯宜有而獨文王以出王之故大宗之國不祖而宗因特立周廟在祖廟之外而又以文當配帝特設明堂爲出王配帝之所蓋天子二郊既祭昊天上帝而於明堂則兼及五帝原是殺禮故明堂九室祇以中央太室與東西南北之太廟合名五室而祀方明於其中方明者上玄下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一木主也故天子祖文王於明堂而魯則得以大宗宗之天子以歲祭饗上帝於明堂而魯亦得以四時迎氣五方饗帝十二月聽朔降及之蓋周郊在二至而魯郊祇在孟春祈穀季秋報享鎬京明堂並祀文武而泰山明堂則祇祀文王孝經所稱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者專指此泰山明堂爲言而世又不曉也若然則其舉文王治岐亦卽因祭文而推本及之以爲

治岐者實宗祀所自來也豈汎及也

夫子爲衛君不知如何爲法豈有夫子爲拒父者據公羊傳衛輒之立受命靈公古立國典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輒之拒蒯聵遵王父命也可爲也據左傳則衛靈齊景魯定同盟伐晉而晉乘衛靈初死用陽貨計挾蒯聵以伐衛喪則伐喪當拒借納若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靈甫在殯而報怨者巳在境雖非蒯聵亦定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況晉爲齊魯衛三國所共仇衛雖欲平齊魯安得而平之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有不以拒晉爲能事者此又可爲也據此二義而夫子在衛原有似乎爲衛君者然但爲其拒晉不爲其拒父也何以見其爲拒晉觀夫子春秋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晉伐衛而齊衛拒之並不及衛君此爲其拒晉也何以知不爲拒父夷齊兄弟尙求仁而謂父可與抗乎此不爲拒父也然則爲公輒者可以知所自處矣若公羊之說則輒幷不受祖命靈命子郢未嘗命公輒夫子爲衛君全不在此說見論語稽求篇

孟子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禮器文

孟子衣服不備不敢以祭犧牲不成不敢以祭粢盛不潔不敢以祭與穀梁成十七年傳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不可以祭語同

予病中不能寐與兒孫詩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蠡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孺子於書理全未通矣經塗九軌而每門三門祇各一軌則塗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可乎車之涉軌也門與塗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旣造門亦卽造塗未嘗前年有門今年始有塗也何謂久也時兒子遠宗兒子文輝亦在側皆愕然不能答旣而各請予解予欲令其自省但曰解經須讀經今人祇以私意億逆而于本經文未嘗一讀宜其謬也試亦于是奚足哉一語復誦之乎少頃遠宗恍然曰得之矣孟子文多微詞于此則微詞中又斬斬截截急拄其口而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盡之蓋此語專闢禹之追蠡不關考擊並不及文樂猶之門軌之齧不關馬力並不及塗軌蓋一比較則多寡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軌則久暫之意自見言外故曰是是者追蠡也追蠡爲考擊所致得毋門軌

之譌是馬力與只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隱隱可驗所謂急破其惑不煩証明天下有徵詞而嚴於正告者註者不曉也

乘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去四言兩已不可解況詰問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馬此是何意及觀趙岐註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國馬行關公馬稱賦爲証然國馬公馬亦多無解者古謂隘郵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謂之國馬以此爲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鄉遂賦兵牽載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爲總畜之公牧者也故周禮牧人所掌皆稱國馬而馭夫趣馬又分公馬而駕治之雖無大分别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出史記列傳然隋秘書監王劭謂人是衍字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七篇名軻子思弟子則似親受業子思者即趙岐註亦然嘗舉以詢座客多無識者惟王草堂辨之極悉謂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然考春秋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而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癸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間乃三遷志及

孟子所載則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遠焉能受業乎又謂魯繆公曾尊禮子思然繆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誤亦未可知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謂史記漢書猶不足據況三遷諸志則後人撰造又安可信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游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又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即位之年距魯繆即位之年止三十零年即梁惠卒年距魯繆卒年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左傳趙叟註尊老之稱曲禮六十曰老

予素薄講學謂學宜躬行不宜講所宜講者獨經耳曾在道南書院講曾子問首章而不能續仁和錢升嚴輩偕沈昭嗣園亭擬續斯會而座客雜辨大學因有大學講義一卷見别録但當時亦有賸言可記者予問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有據否

時嘉典陳自曾（作）在坐起曰古經文是經經註是傳皆是兩書無有分割一書作經傳者如易經有易傳周氏傳京房傳是也書經有書傳伏生大傳是也詩經有詩傳毛傳韓嬰傳是也春秋經有春秋傳三傳是也周官經有周官傳李氏獻周官傳四篇是也自仲長統不曉傳是註因有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語而朱子并不曉是兩書於大學孝經則并以一書而分作經傳是經傳二字不過據仲長氏語而誤分之者若孔子之言曾子之意則概乎未有據也

王草堂（復禮）亦曰往以爲大學孔氏之遺書必實有所

本故自元至今取士功令直以此書加之論語之上及觀其著大學或問反曰孔子作大學別無左驗此或是古昔先民之書則荒唐矣若曾子之意自莫須有天下無千百年以上之意而文公一人能知之者至補格物節謂竊取程子之意則定自不謬乃遍考二程全書則皆有大學改本然皆無此意及觀其自作大學序又曰間亦竊取己意補其闕略然則果誰意乎

格物照禮記大學只是度量本末以本文原云物有本末格物者格此物也或云量度義淺則張鴻門（于康）云此處正須淺解否則侵知止毋自欺地位是誠意矣雖禮記大學不分章節亦不分綱領條目必欲分之則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直謂此一節釋格物致知何不可也

錢升歲（彥雋）曰大學以格物始以絜矩終格物則量度本末絜矩則量度人己故廣韻曰格量度也漢書曰度長絜大絜亦度也如此則前後一貫矣

是日有無錫客在坐謂爾雅說文俱訓格爲至此格

物當作至物解物是人己即明德新民格物者謂向離乎物而今至之也猶中庸言成己成物也予曰如此則格物二字明新已了更不必誠意脩身及齊治平矣鄭康成訓格爲來遂有來物之解啓後儒訾議豈有徒執一訓詁可解經者

次日客授札數千言大約謂格物是至物不當作量度解且物兼人己亦不必該家國天下禮記曰成身不過乎物身即己也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仁人孝子即人也人己兼至即是不過謂至乎物而不可離也此眞物字格字之實據矣若先儒謂

人已該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則不然譬則家國城郭也城郭有人民而謂城郭即人民可乎

時王百朋（錫）羅蒼懷（華楨）在坐予出札詢之百朋曰客但得禮記二物字便矜爲剏據不知此係哀公問篇其所云物指言動言彼以言不過詞動不過則謂之不過而此云成身不過身仁人不過人其言難通況新民旣是物則家國天下即民也民即物也乃又謂家國天下是城郭不是人則齊家治國將齊此家室治此城郭乎抑將齊治此家國中之人乎且六經物字不止哀公問也其義亦不止人已也物有虛指有

實指如詩有物有則以質言易之陰物陽物以氣言國語神之見也不過其物又以數言此虛指者也若實指事物則繫詞物以群分以爻畫言天生神物以蓍龜言大司馬鄉遂載物以旗章言儀禮鄉射禮物長如笴其間容弓以射位言檀弓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以麻縷升數言何獨於家國天下而疑之

蒼懷曰格訓量度此是李丞相斯及太史令胡母敬所定字詁不學者反以爲怪殊不知物字亦有訓量度者周禮載師氏以物地事春秋昭十三年傳物土方儀禮旣夕禮冢人物土皆量度之義使必執一經以難一經則格格物物訟無已時矣人不可不讀書然何可裁讀便執難如此

先仲氏舊論格物謂大學迭出物字不當一字作兩解假如他經物字雜出不倫周禮宗伯辨名物春秋傳納民軌物國語毛以示物樂記物以群分禮記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尙書克勤小物則一經一義一字一詁任其自便至若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則不得謂六德之物非六行之物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則不得謂仁人一物孝子又一物今大學旣以本末爲物則格物之物即是本末之物

乃又舉他物以辨格物則即本文一物字而前後異義豈可爲訓

錢景舒（彔）說知止節與大學全篇通貫予向作大學問其旨相合今備錄於此其言曰大學在止至善而其首功則全在知止得止以盡此至善誠意是也誠意好好是好善惡惡是惡不善故毋自欺則知止自慊則得止小人之爲不善掩不善著善是誠意之反謂不能知善得善也君子之道學自脩道盛德以止至善是誠意之證謂必毋自欺以知此善愼獨自慊以得此善也然則誠意非他不過愼其好惡以止於

至善而已至於意誠則總以好惡二字順推到底如正心脩身之忿懥好樂脩身齊家之親愛賤惡治國平天下之反所好絜所惡好民好惡民惡總只以絜矩概之蓋天下之數出於圜方圜出於方方出於矩平矩以正繩仰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則一言矩而上下前後左右舉是矣絜者絜此而已絜至此而得至善不止知止矣故至善兼明德新民而知止能得則兼至善乎天下三言得失一言新民之止至善得衆得國是也再言明德之止至善善則得不善則失是也三言誠意之止至善忠信則得驕泰則失是也蓋忠信誠也驕泰者誠之反愼獨之反也卽小人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也亦卽小人之使爲國家彼爲善之善無如何者也然則平天下道善之得皆由於止至善能得之得是卽一誠意而知止得止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在其中謂非本乎故曰此謂知本

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按周官職方氏九鎭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與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並同（地理志汧縣有吳嶽）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名甡）稿

（陸邦烈又超 陶文岳青巖）較

四書賸言四

樊遲請學稼旣非甘隱恬退則學稼何用註經者當實求所以用稼之意而乃以粗鄙目之且曰當闢之斥之一似遲之眞欲爲農夫爲圃人者此不惟與夫子所答三上四民大旨全不相合且厚誣古賢反肆呵斥大無理矣試思夫子明曰焉用稼則學稼自有用嘗以此問朱鹿田鹿田應聲曰莫是如后稷教民稼穡思以稼穡治民否及覩包咸舊註則直曰遲將用稼以教民則世亦原有見及者遲以爲世好文治民不信從不如以本治治之此亦時近戰國幾幾有後此神農之言之意特非竝耕耳然而小人之用矣古凡習稼事者皆稱小人尚書無逸篇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祖甲逆民閒曰舊爲小人高宗與農人習處曰爰曁小人孟子曰竝耕者小人之事此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身已爲小人而不自知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教之蓋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古學字卽教字爲教而

學故教亦名學周禮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註園即誠師所云場圃可樹菓蓏果蓏亦治民之事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明白了快之言自解者不明竟成一四書啞謎嘗在胡司寇宅作酒則府令手巨觴遍屬座客能解此免飲四座各書醉而必不得解後以札問朱生鹿田生答曰此從親是孝也予驚曰有是哉噫德不孤矣因令遂言之復札曰孟僖子爲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歸而講禮學禮苟能禮者必從之遂死召其大夫曰

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學禮焉其所云何忌即懿子也今懿子適來問孝則使之從親即是學禮而特是未經顯揭則與孟莊之不改父臣不改父政明明指出者覺有未盡故遲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如此則上下通貫前後一轍矣予曰然

不違與幾諫章又敬不違同即順也中庸順乎親孟子不順乎親皆此義故無違非不違于理并非不違于禮蓋以禮事親即是順親若曰不違禮則不違即順也人方問順親而我以順禮對之可乎

聘禮執圭入門鞠躬焉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此皆襲論語鄉黨文者又有下階發氣怡焉語則孔安國註怡怡曰舒氣本此

施少參講學湖西有客問子何以可使漆雕開仕少參曰子焉能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詞也曰不然但可仕則當如仲弓可使南面韓愈文可以出而仕明着可字是文無有也且惟實有仕故可使仕若虛使之是教之自衛且干進也而可乎衆無以應少參乃請予予曰此實使仕也其使字與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文例並同蓋夫子爲司寇門人多使仕者其家

著者則原思子羔冉有季路樊遲子貢公西華是也若子游仕武城子夏仕莒父子賤仕單父仲弓仕季氏宰未知爲夫子所使與否至于漆雕開之使仕而不仕與閔子騫之使仕而不仕則皆在此時雖子騫力辭費宰然仍爲夫子宰要經從政與子開之始終不仕稍不同然要其使仕則一耳集註解論語竟忘夫子之爲司寇宰原思爲宰包咸註孔子作司寇使思爲宰若子路使羔則集註但云子路爲季宰而舉及之殊不知夫子使開與子路使羔明下兩使字是論語書法夫子既使由墮費而墮費之後子路即使

羔宰費以鎮叛亂此在夫子子路實實有使仕之責使開非況遣猶之使羔非旁舉也不然無仕而使仕譬諸無食而使食欲其不謀食得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集註謂弗擾爲季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而據邑以畔此大謬者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此時無公山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夫子爲司寇時使子路墮費而公山以費人畔夫子方遣魯大夫下臺毆伐覩定其亂而謂夫子被召子路不悅何一謬至此及讀孔安國註知前儒原未嘗誤而集註誤者孔註共執桓子雖策書不載然虎囚桓

子而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則以費宰而謀執君主即是畔且適在夫子未仕之前因註曰執桓子而召孔子原可通也至朱氏改而召孔子爲據邑以畔夫然後以五年之事移之十二年之間春秋論語兩不相通而經義晦矣施愚山曾以札問予答之頗悉然尚有兼辨史記處茲不具錄

子華使齊集註謂爲子出使則冉子請粟便自難通夫子弟設教闕門並無食采焉得有餼廩務粟可待頒給且其請出入量寡多即司財之宰也漢世學官有都養弟子然祗主饔飧不主財用想夫子當時未

必有此然且攵師日給所廩幾何幾有祗使一弟子而露積猥戾可私授至八十斛者吾不知天下學人何以各安之而不一齊也按邢氏正義謂子華仕魯爲魯使而適于齊則正夫子爲司寇時與原思爲宰同一時事故記者合兩事而並記之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註每車一秉有五籔籔音逾即庾也是館廩之粟計十車有十五秉故冉有據此以三分之一予其家此亦準聘禮而行之者舊註包咸以十六斗爲庾馬融以十六斛爲秉皆出聘禮記文

解經最忌添出添出則友黨聖經而曲就己說古所稱抄詞有明戒矣且經有添字而反不通者如司馬牛問仁章爲之難言之得無訒本言爲仁極難無暇言說原自了了且此難字正與仁者先難可以爲仁矣可以爲難矣俱有關會解者添曰必存心故行事難行事難故言不妄發則以爲字作行事解已叵通矣且本文兩句祗以難行釋訒言之故而解者必添以存心釋難行之故使兩句一層忽改而作四句兩層致爲之難一句題學使試蕭山童子滿場千餘卷既似爲仁又似爲事既似存心難又似爲事難既須

以爲事應存心又當以存心起言迹心事糾纏存難轇轕欲求一字之通難矣嗟乎何至此

往嘗聽講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二句謂唐虞才盛于周然于有婦人焉二句夾接不下必須添降而夏商皆不能及二句然後可接輒大憤懣天下有聖賢措詞如是闕落必需在傍者添脣補舌而後能達意豈可爲訓且此章前後亦頗難明旣思周才忽揚周德斷流絕港故集註亦自知周章欲以三分天下一節另作一章而不知經之難通全在添出兩句誤解聖言無他故也經本欲贊周至德而以才盛起之謂有如是盛才而猶不用以治亂至武王始有之非至德乎此本前後一串翻覆見意故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此正解也於斯爲盛猶曰於斯爲美於今爲烈言今盛且烈也若曰盛于周則不特句例不合必添出入字而後可接下句于文例亦不合且世有五數盛于十數者乎是數亦不合況先聖後聖並無低仰孟子定道統旣以禹與皐陶作堯湯見知之統隨以太公望散宜生作文王孔子見知之統豈有周召畢散諸大聖而忽與禹稷皐陶較升降分優劣者此眞小人之腹與論語立言之大旨又大不合何必如此

子路問聞斯行諸若是學問求事則義當請命宜答請問他人之理顏淵[illegible]路曾子三省不告曾皙雖曰父兄即師長然此時不當請師命也故漢包咸註直指爲賑窮救乏之事謂以行事言不以學問言如友朋急難鄉黨賑卹及居官行政應爲種種儘可商量子路使子羔爲費宰此在子路墮費後豈不當使但不告夫子便失務擇冉有給使家以粟旣請夫子且猶有多與之患此由求兩人明明見諸實事者特舊註賑窮救乏四字反太指煞耳集註引張氏畢以義言且曰恐傷于義似有說事之意而講師復添一理字以蔆沒之然則四書之亡于八比不旣多乎

文猶質也必添曰文之不可去猶質之不可獨存也質猶文也必添曰質之不獨存猶文之不可偏去也且又必添曰若欲盡去其文而僅存其質然後接下句則何如舊儒曰若然則文質何異虎豹犬羊無辨矣較自爽捷

泰伯讓國耳夫子從後觀之謂是讓天下此深文之言乃說者又復深文曰讓商及究其所以讓商者一

則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伯不從再則曰泰伯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而棄不取夫以商業未衰之際太王方竄徒不暇而謂可翦商在太王必無此倖心以公季文王二世力擴前緒猶不能集統而謂泰伯棄天下不取在泰伯亦必無此妄念此所謂誣古人之言君子所不道也且其以讓國爲讓商者非通人論也父欲傳位于季子以取商天下而我乃去國以使之必傳是助之奪也太王商臣或欲遵商制傳及之法由長次以及于季而我乃挾弟仲雍併其次而亦去之是奪之又奪之也三以天下奪而反曰三以天下

讓何以通焉況六經不可滅也本欲証讓商而無據乃取經証經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于季子一是魯頌文一是春秋傳文也按魯頌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翦滅也謂後之滅商始于岐也非謂太王之志也太王不能滅商也春秋傳僖五年宮之奇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從順也如定九年從祀先公之從謂順昭穆也工史以昭穆定世次而伯且去國以棄昭穆謂之不從非不從父命也太王不曾命翦商也本欲解論語而乃併毛詩春秋而盡從而誤解之可乎且春秋傳史記明云太王欲傳位于季伯乃去國今曰泰伯不從而後太王欲傳位于季若皆謂書經之亡自宋註一出而唐虞三代之事實皆爲之一變嗟乎豈虛語與

鄭康成實詮三讓亦杜撰可笑採藥一讓赴至不奔喪二讓斷髮文身三讓按伯奔荆蠻本隱姓名卽武得天下欲封伯後亦曲求而始得之彼時焉得有行赴之理且傳明云泰伯至吳端委而治至仲雍始斷髮文身而乃以此爲伯事雖其誤始自史記然要是失據者

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只是極言夫子道大德盛難以形容幾欲摩擬彷彿卽足爲潔白之累此如濯之至者無可擂濾暴之極者不容霑染蓋甚言有子之事之萬萬不可並非以此喻其道比其德也大凡潔白指孤介一邊不是絕詣豈夫子而可與潔已以進并欲潔其身者同類並稱卽自云涅而不緇亦正謂不爲物污非如釋氏之白業黑業白卽是善也孟子滄浪濯纓考工記繪事後白皆是惟恐點污之義秋陽卽夏陽其氣皦白了無障翳

左傳陽虎親富不親仁此卽孟子引陽虎爲富不仁

爲仁不富二語所始

公羊傳多于什一大桀小桀少于什一大貉大貉則似反從孟子語襲入之者

哀公以年饑問有若此是夫子爲司寇後魯君頗重儒術故特來相商乃以國用不足之際反使減稅且復爲君民一體俗儒門面話以涵應之此大不妥豈一行徹法百姓果有以與君耶不知此經濟也夫公所患者用不足也用出于賦而井田之法有貢有助賦則通出乎貢助之間葢貢卽是稅助卽是藉故周制徹法但通貢助並無有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諸說此是宋儒杜撰徹法並無考據大抵鄉遂用稅法都鄙用助法總是什一雖什一亦不等如載師稱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然要以什一爲斷自魯宣稅畝于什一外又稅其一則什二矣公所云二吾猶不足是也但其所稅畝祗是稅貢不是稅藉縣稍都鄙皆藉力而耕力無可稅是以稅雖有二而所增無幾若用出于賦賦有九等自國中四郊以及都鄙山澤通爲財用所自出如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匪頒燕好以及軍旅田役諸用在鄉遂都鄙俱有常賦而一經稅畝以後則國旣橫征野多逸斂倒輸縣貢反有漸至匱乏者此公之所以嘆不足也故有子之言謂莫若行徹以什一之名返其餘稅而九賦所入自無憂闕失以情而言則君以足稅與民而民誰敢以不足之用反與君者以法而言則喪荒有式君方合諸賦以通賑䘏何患年饑此所謂因時補救損虛稅而收實賦者而惜公之不早悟也其後公亦以加賦重問夫子夫子不能挽而遂以加之春秋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是也宣公初稅畝是加稅哀公用田賦是加賦其時齊吳交爭軍賦不足在徹法都鄙出車每一丘所賦祗出馬一疋牛三頭而今又二之再出馬一疋牛三頭此不特稅有二賦亦有二論語盍徹之言與春秋田賦之書兩相表裏善讀者思之

徹法在春秋三傳皆云什一而藉又云穀出不過藉原是助法後觀周禮匠人註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謂是徹法則尤爲可信以徹者通也若通力合作八字則于周制班爵上農夫食九人節先自不通乃旣主此說亦宜晝一而于請野節註又云周之徹法如此何耶孟子雖周亦助本是實証謂周都鄙用助法耳而前後兩註遂使此語至今

無實僻豈不可嘆

鄉遂既用貢則雖有公田而亦若無有故曰惟助有之今貢助並行則不止惟助而猶惓惓于此者以爲莫善于助也是周雖用徹亦即助也三傳俱名徹爲藉者此也

周禮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此雖井而不公者以一井有九夫也詩曰南東其畝春秋曰盡東其畝則并井而亦廢之或南或東非一縱一衡此即阡陌之製非井田也

古中庸無分章其見于疏義者則概以子曰爲限如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則合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子曰吾說夏禮則合王天下有三重爲類

嗜秦人之炙無以異于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據集註謂食色是性此告子所曉故以嗜食喻之則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正別此何足辨辨亦何足以服告子且于夫物則亦有然者也句亦全無解說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集註曰即嗜炙之意固無理且使難者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

皆以二者問先仲氏先仲氏一曰敬長無人我以長在人耳今嗜炙亦無人我此非人也物也且其無人我而必長人者以長在外耳今嗜炙主愛而亦無人我而惟外是愛此非長在外即愛亦在外也（上言長馬之長異于長人之長則人物有別矣此緊頂長楚人之長二句愛在外與嗜炙在內大別此借仁內以駁義外耳）一曰以在位而易其敬猶之以在時而易其飲也夫嗜食甘飲者愛也愛亦在外矣（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駁義外此以義外駁仁內不可）

中庸內省不疚與論語內省不疚都是功夫集註于論語添不愧于心爲內省不疚之由于中庸則又添不愧于心作內省不疚之效何雜亂也

論語子畏于匡並不註匡在何地考魯原有匡邑但此時夫子去司寇出走至哀八年始反魯其非魯邑可知矣若莊子謂是宋地則宋無匡邑且未有一過宋而桓魋匡人遭兩難者或據史記謂必當是衛邑然舊說謂陽虎曾暴匡人而夫子貌與虎類因有此難則陽虎不得暴衛邑此真風馬不及之事且考之春秋傳亦不合則在夫子生平一大事而舉世不識豈不可嘆（史記去衛將適陳朱氏刪去衛將三字直曰適陳過匡則陳邑矣何鹵莽乃爾）按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躪其地其令

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嘗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尅就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也至十五年夫子過匡適顏尅爲僕匡遂以爲虎而圍之則匡是鄭邑此明白可據者惜漢後儒者皆不考也

世家孔子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尅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即圍師入城之事

至于論語子在陳在陳絕糧從我于陳蔡之間孟子君子之阨于陳蔡之間在舊註今註皆置不問惟在陳絕糧孔安國據莊子謂孔子之曹不容之宋遭匡人之難于是之陳而吳適伐陳陳亂故乏食則又誤註者夫子之宋遇桓魋之難不是匡人且據年表定公十二年夫子適衛十四年適陳是時並無吳師伐陳又且在陳絕糧與阨于陳蔡是一時事夫子是時尚未適蔡至哀三年夫子去衛適陳又久之適蔡至六年而始有吳伐陳楚子救陳之事見于春秋絕糧之阨當在此時孔氏誤也

若在陳歸與之嘆亦一時事而史記分論語孟子爲二以定公年在陳作孟子嘆時哀公年在陳作論語嘆時則又杜撰無理大抵夫子五適衛三適陳一適蔡而然後歸魯歸與之嘆則在第三次適衛第二次適陳之際絕糧之阨則在第四次適衛第三次適陳之際他無與也故嘗較夫子轍跡與論孟合者自去司寇後即適衛是時衛將奉粟六萬爲夫子祿而仍不能用孟子所謂主顏讎由所謂于衛靈公際可之仕皆在此時此適衛第一次也及去衛將適陳過蒲蒲人止之仍反乎衛是時南子請見且留夫子于屬車而夫子去衛論語所謂子逆衛與子見南子皆在此時雖史記云有吳楚之寇而春秋無有要是史記誤者此適衛第二次也乃夫子如宋遭桓魋之難又如鄭然後至陳論語兩所云子畏于匡與孟子所謂微服過宋所謂主司城貞子皆在此時此適陳第一次也既而去陳復反衛又將之晉渡河不果又反衛因靈公問陳而又去衛適陳論語所謂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子在陳孟子所謂子在陳皆在此時此哀之三年爲適衛之第三四次適陳之第二次也乃自陳遷蔡吳始伐陳而楚來救之間孔子在陳蔡間使聘孔子而陳蔡大夫懼而見沮因之有絕糧之事論語所謂從我陳蔡在陳絕糧孟子所謂阨于陳蔡之間

皆在此時此哀之六年爲適陳之第三次適蔡之第一次也嗣此復反衞與出公周旋然後歸魯論語所謂夫子爲衞君衞君待子吾自衞反魯孟子所謂于衞孝公公養之仕皆在此時此哀之七年後爲適衞之第五次而夫子之轍跡終焉凡以經註經必籍實據此庶乎稍可據者然倘待善讀書者匯事焉耳

儒者說經本欲衞經使聖賢言語瞭然作斯世法式而集註于諸賢所言必盡情吹索一概掃蕩自有子孝弟子夏賢賢以後並無一許可者即夫子所言亦必藉其補救以正闕失豈儒者所學原與夫子一門有異同與抑亦儒者神聖直接堯舜禹湯而于夫子以下多忝當與

嘗讀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註甚爲不平季氏之使因夫子墮費後以費嚴邑宜使一仁學者爲之而閔子不往遂使子羔此原非敵國求賢亂臣招隱如燕師之于王蠋新莽之于龔勝也乃借閔子一人詬厲聖門以爲臣季氏即事犬彘則夫子明明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豈夫子事犬彘與乃又自知無理謬言曰聖人則可則由求遲賜以下固無論矣仲弓與子騫同列德行且重爲夫子所許可使南面山川其舍而論語直曰仲弓爲季氏宰向使

註論語而不通讀論語是爲不通旣通讀論語而又作此詬厲是爲侮聖無忌憚請自擇之

管仲如其仁召忽死溝瀆夫子定論其是非精確見子糾求篇甚詳乃欲厚責聖人之言謬云桓公兄子糾弟故仲非可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則直詬厲聖人矣據春秋公穀及左傳註管子史記荀子莊子尹文子古越絕書說苑以至諸書所引文無有云桓兄而糾弟者惟漢薄昭上書爲漢文諱故改殺兄爲殺弟此在韋昭漢書註已明言之而作此詬厲則害義之言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非夫子乎

投鼠當忌器即夫子言稍有礙亦當耐之不應盡情一氣作里巷詬誶失儒者從容氣象況已實無理實不讀書不識桓糾長次顚倒人倫序又實不能論世凡管召是非幷後世王魏得失一概舛錯乃輕口肆意公然詬厲夫子越數百年無問者可不悲乎

一貫忠恕是堯舜禹湯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于此不明則並屬異學非孔子徒矣夫子明言一貫曾子明言忠恕而已矣一貫者只此一串之道也而已矣者更無他道也聖賢無異學千聖百王無異道夫子曾

子與門人無異心乃謂一貫之道借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曾有絲毫見道者而肯作如是語乎毋論夫子一生只此忠恕論語二十篇教人只此忠恕卽大學中庸孟子三書亦只此忠恕也大學以明德新民爲一貫而務絜矩以該之中庸以成己成物爲一貫而提忠恕違道不遠以綜統之然且忠恕二字要歸在恕以平天下育萬物非恕不爲功大學以藏恕喻人爲絜矩而中庸以求人先施爲庸德是以論語兩一貫一是曾子一是子貢曾子是忠恕子貢只是恕一言而終身行之單是恕字不欲無加是子貢行恕實功卽博施濟衆亦以仁聖爲子貢强恕極境推之而仲弓之不欲勿施仁及邦家孟子之反身强恕萬物皆備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蓋聖賢無獨善其身之學博施備物與曲成各正在下學者均有之是明德新民成己成物內聖外王天道人道並無有二而又岐其說曰忠是天道恕是人道又曰與忠恕違道不同則非一貫直千頭萬緒絶流斷港矣豈一貫與學與夫子曾子子貢皆門外漢與

曾子三省似皆非爲學要領儒者欲埽諸賢反謂曾子稍切實但摘忠信二字爲爲學之本則謬戾矣此忠字上有爲人謀而不五字信字上有與朋友交而不六字豈可删本文半句而單存二字以立說者不知爲人謀交友正聖賢全學大端而世不識也蓋聖賢一貫只在忠恕而以忠貫物則尤在恕故大學首誠意而誠意首功則全在去自私自利之意以求止乎善爲人謀者正去其自私自利之大端也儒者不知此義反以爲人謀爲汎務卽信友亦非要道故必摘忠信以爲學本正坐不識聖學故至此試觀聖賢言志一在公物一在公善而聖人以安懷信友爲己志曾與曾子三省有異同乎

盡心屬知則心無容知從來聖賢論道無知心之語且盡字亦無解作知字者大易盡性中庸能盡其性俱非知也卽孟子亦有盡心爲耳矣盡心力而爲之曾有云知心者否天下事理須有實際試問盡心是知心則作何盡法以爲心本虛靈則見成知覺非我所能盡也若謂我能盡其虛靈之量則仍是存心之實際非知覺也朱氏補大學格物而意不自安乃欲抄孟子此書以就己說因以盡心爲知至知天爲物格夫知天而窮致物理也乎此不特大學無此說凡古昔聖賢所言何曾有此

盡心節是見成第一等人存心節次之妖壽節又次之從來孔孟論學多作此層次如或生而知之三層生而知之者三層如有博施三層孟子萬物皆備三層何曾有兩頭一脚一逆一順且以末節分項前節如朱氏註中庸法者此笑話也

心性天一串心由于性生心之謂性是也性由于天天命之謂性是也然溯而得之未嘗逆而出之也盡心之量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此知字如中庸知天論語知天命不是知識行後而有契之謂也存心養性是第二等學問人故曰事天言從事于此也第三等則困勉終身又降天一等而曰命天之所命即性也

大學自補格物後處處回護即論語首一章便曰學將以行之也夫學本是行而曰將以行彼謂學只是知欲回護格物以為知是首功耳不知學兼知行曾有知無行而可言學乎

聖賢每發一論必專一其指未有首鼠兩端無所適從者如富與貴章專言君子不去仁雖瞬息之間捨猝患難之際亦不去故曰辭順境易處逆境難彼非道之貧賤雖不當得猶且耐之況仁而可以難處之境思遣之乎因以不去也起下必于是緊作呼應蓋言仁之不可以造次顛沛有毫釐差也不然前截取舍之分明後截存養之功容兩岐立論使人定取舍乎務存養乎此朱氏講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法在聖賢教人必無有此

貧賤之不去以原推不去也然則仁獨可去耶貧賤去不得仁亦去不得非道與造次顛沛非所論也

于取舍不苟中接入仁字貫解於陵子豈仁人乎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以心與仁分內外賓主皆是門面話非畧知痛癢之語以心為主而仁為賓心內而仁外猶且不可若仁為主而心為賓仁內而心外則大乘聖學非夫子書矣道心不主道猶之人心不主欲天下無心與仁可迭為賓主且分內外者告子不敢言仁外況心外乎仁根于心並無方所如意從心發別無位次心有時不用意而便曰意外可乎不可又見賓主二字出自禪宗相見分賓主一棒一喝分賓主從來儒門並無此言

仲居燕居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

祭綂不安于上者不以使下所惡于下者毋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

終

四書賸言補目

卷一
論語三十五條　大學七條
中庸十條　孟子十七條
卷二
論語七條　大學五條
中庸九條　孟子十一條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大可）稿
江發岷源
朱樟鹿田　較

四書賸言補一　山陰章大來泰占氏輯

四書賸言者西河先生說經錄也先生歸田後日與人說經而學人多不在側鮮司錄者凡雜記問辨皆自以紙片書由零散接隨而亡軼不少嘗讀四書賸言兩卷疑前二卷與後二卷如出兩手及詢之則前卷爲盛樅陽王育朋諸君所輯而後卷則先生之子述齋爲政雖同由紙片而補綴所聞各有記臆且亦陸續成此書不能一轍予侍坐最後提命亦甚疎然亦曾竊錄數則其見之賸言與經問者尚十餘其一急欲綴卷末而書已成矣因輯作補遺附經集後王草堂嘗云朱子補大學明言取程子之意而程子改本無其文及作大學序則又云竊附己意補其闕畧則又非程子之意此補皆原文並非私說而又不參以己意庶同學觀之可見諒云大來識

人不知而不慍舊解謂凡人不知學君子不慫集註不用其說不知此即教也學未有不兼教者葢學者

斆也說命惟斆學半言斆居學之半也故學記記教學之法其最要者云學必問而後語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此正人不知而不愠之明証也所謂君子教人不苦以所難也蓋論語者教人之書也

若聖與仁以聖仁加與字似乎異詣而實即一德往在廬陵講學有問聖人何等施愚山曰聖者通也聲入而心通之謂也湖人楊恥菴曰如是則佛家所謂妙明覺性從聲聞邊入者非儒學也曰然則字書何以云耳旁爲聖曰字書何足據賢下从貝豈當貨取乎然則聖字何解曰以字書解字必不若六經解字之妥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聖專以心言以心及物之謂聖與聽曰聰聰作謀之專屬耳者正當分別焉得相溷乎揖而是之今若聖與仁乎亦以六經解之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己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正以是也然則學不厭教不倦亦學爲聖仁教爲聖仁以仁心及物而進于聖已矣何二之焉博施濟衆子貢以爲仁人之事而夫子以爲聖人之事亦謂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與深總一體者蓋春爲養之本故以聖當之夏爲養之末故反以仁當之六經解聖仁無兩義人之學聖仁教聖仁亦無兩事所謂一貫在忠恕如此而已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集註云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詞不可解夫自言不妄作則非謙矣而反曰謙豈夫子原妄作耶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集註云雖未能實知其理不可解夫不知而作謂不知其理而妄作也乃擇善多識而猶未實知其理則仍妄作矣豈夫子果妄作耶（此二條係陳自曾補入遠宗曰此宜入四書索解與聖門釋非錄中）

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竈集註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此語不知出自何書據云祭于所謂戸祭戸所竈祭竈所也古者家居宮室中並不設祭惟親喪祔廟之後返主于寢則祭在寢所此是凶禮若五祀雖是室神俗所稱家神者然家不行祭焉得祭于其所至于奧則爾雅室西南隅謂之奧指凡室言耳實則上室下室皆有奧此奧字

不知是何室之奧據集註奧有常尊又其答門人謂卽居室之奧則直指正室卽禮家所云適室者與門室竈室不同若然則家居正室皆可行祭大無禮矣禮惟廟室之奧可以行祭因藏主西祏正在奧北故陽厭陰厭皆得于主祏西南就奧行祭若家之正室則主人主婦寢處地也天下無男女衾袵首趾狠藉之所而可迎尸入祭者

大來曰周官宮正祭社稷七祀于宮中王宮可祭何得家室不可祭不知此宮字是宮城之宮合朝廟一區爲言如尚書大傳所云九里之城三里之宮者凡左祖右社皆在其內故曰祭宮中不然社稷外神非室神也外神可祭王宮乎

按五祀禮註引逸中霤禮文開首便云五祀皆祭于廟此一句是要註于此不識而尚欲言禮難矣然而設主迎尸皆在廟而又各不同大抵祭戶設主在廟室戶西祭中霤設主在廟室牖下祭竈設主在廟門外之東祭門在廟門外之左樞祭行在廟門外之西並非祭于其所至于迎尸則祭戶祭中霤皆迎尸而祭于廟室之奧此常尊之奧以與設主之室戶室牖兩相近也若祭竈與門與行則皆迎尸而祭于廟門外西室之奧亦與設主之門東西門樞相近之故然皆與朱子所云常尊之奧者正復不同

遠宗曰唐開元禮祭七祀亦布神席于廟西門之內道南東向以北爲上其云廟云西門猶見禮意若此則門西之奧不必常尊安所用媚且門行與竈皆迎尸于此何以門行皆不媚而獨媚竈是以舊儒解此並不及五祀之祭祇以一家房室尊卑爲言謂房室位置奧尊竈卑然而奧無事而竈有功苟欲悅事當在此不在彼也葢奧雖兼上下室然單一奧字則專指正室所謂常尊者此正室奧耳

大來曰奧有常尊似以祭必在奧之故故宋儒以祭事當之實則祭不全尊奧惟祭在室故尊奧若出祭于堂卽尊在牖閒矣獨室制則由門而堂而室祇此地爲無上耳

禮器燔柴于奧奧字是爨字之誤燔柴爨室似乎祭在竈所矣不知正在廟門外之東所謂鼎鑊庖湢爨室竈陘皆在門外者此祀廟之禮非祀竈禮也大抵祭祖廟時至尸食畢則閒祭竈以報功故曰老婦之祭據此則祀竈設主在廟門外之東者亦以祀廟時設竈于此故卽以此設竈主古人制禮亦並非無義

如此

大來曰禮注廟門東首有竈陘是置土稜于坎所以安鼎鑊者朱子疑是家竈謂陘卽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則未免杜撰矣

若其有尸則曾子問原云旣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但不知誰爲之 按淮南子黃帝作竈死爲竈神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卽祝融亦祀爲竈神此卽人帝人臣一如五方神之有炎帝祝融者 若禮器老婦之祭則又以先炊之媪配之其祇扮一尸者統所尊也 至扮尸之人朱子謂勝夫之類則猶是周官而襲

其說者謂竈下廝養皆可推類則周人祭屋社極意摧薄猶然使刑官爲尸未有廝養可汚褻者周禮墓祭以墓人爲尸亦周官也

大來曰鄭康成謂祝融不宜作竈神亦非也按郊特牲家主中霤而國主社春秋註在家爲中霤在野卽爲社以爲中霤神卽社神所謂顓頊之子后土氏也后土可爲中霤神而祝融不可爲竈神便無是理

又曰祭五祀用特牲是一牲卽禮器之牲羊小司徒所云小祭祀供羊牲者孔疏謂用特牛非也設主用醴肉黍稷迎尸用鼎俎然所謂鼎俎與肉皆羊牲耳

孟子不道桓文之事然孟子自爲文多襲管子如省刑罰薄稅斂 規矩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規矩之正方圓也 諸侯毋專殺大臣毋曲隄毋貯粟 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 使稅者百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未有不勝人者也

至于齊景公謂晏子吾欲觀于轉拊朝儛一節則全

襲齊桓事而易其名與語者據管子戒篇桓公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司馬曰亦先王之游也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于人無荒亡之行于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 予幼讀師行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爲確不可易也轉拊朝儛爲猶軸轉斛之誤亦亥豕之最可驗者

附書魏濟傳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

瞻仰

隋何妥傳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

隋書煬帝記宣尼有云與其不遜也寧儉又云百姓足孰與不足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鄭康成謂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此言不可作巫醫以治此人非謂此人不可作巫醫也作立也尚書乃建立卜筮人是也蓋無恒之人禱祀所不加醫藥所不及故云然若謂此人作巫醫則巫醫豈易作者周禮司巫司醫皆是士大夫

試而爲之極其鄭重且並非賤役如集註所云何得以無恒擬之故不占而已矣鄭氏亦謂無恒之人易所不占與巫醫不治並同蓋或承之羞羞是惡義然在凶悔吝之外故曰不占觀緇衣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明明言卜筮不能及此孔子自爲註脚而求後儒說尚有異義至集註則竟以不解置之豈孔子之言不足據與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舊註之適也辟譬也猶喻也如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孟子有爲者辟若掘井之辟大抵心之好惡發之于身其與好爲類者則有親愛畏敬哀矜六情與惡爲類者則有賤惡傲惰四情皆身所自施而於是推之于家陸子靜所云以比量爲取譬者一家之中誰當愛敬自二親漸殺或過或不及絜量比度然且有倫常之變親愛不終者至于賤惡傲惰則宜用與否隨施隨譬故好不劇好惡不劇惡惟能譬者始知之天下有幾諺言可驗也此大學正解確不可易蓋明德自誠正後其由家而國而天下皆從誠意章好惡二字推之以至于新民之極故此于身家推譬處特領譬字而下章卽曰所藏乎

身不恕而能喻諸人喻亦譬也至乎天下則直以絜矩好惡申明譬字此與中庸忠恕成己成物相爲表裏卽曾子一貫子貢終身行孟子强恕聖道聖學皆從此出而惜無一人提醒之也若解作僻字則無一可通既曰僻則用情已過必當從施于家者見之試問一家上下何可賤惡惟賤惡是身之所施不必果用但遇鄙弃則賤之遇匪僻則惡之非謂家中位分原有此也若僻則此十情者本家中位分所應施而但以過情爲嫌是一家九族公然有可賤可惡二等人無理極矣然且親愛畏敬無可分屬蓁據二親則

愛之與敬方懼不足何有過情卽過亦非僻也若傲惰賤惡則卽此已過安得又僻如謂僻是下章辟則爲天下僇矣之僻不是杜撰則彼是乖僻頗僻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爲仁人放流一種安得引例有識者自解耳（唐國子石經五辟字皆是譬字）

大來曰譬是舊解正義曰此修身之譬也特鄭康成解譬字謂適彼而以心度之因彼賢否喩已得失一似從家而譬身是反觀非順推者故此義終晦要其說必前漢師承有之惟朱元晦作別解其同時陸子靜便有辟爲比量之訓則前此無異義

又可知耳

又曰曲禮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與好而知其惡二句相合然彼從儼思邊說與此屬能譬意亦可作據

絜統所不安于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正義謂此勸人守道者其義極是但多一道字尙書人之有爲有守只守字已足若守道則又犯善道道字非本義矣蓋篤信好學善道皆成此一守字篤信好學非信學也謂厚于誠信而好學問也守死者非守其死也謂守而至于死也厚于誠信且好學問而于以勵其守雖至死不變而皆善于道則下文非乎故下文皆言有守而善道之事

大來曰下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見無道隱有道無道皆不徒穀皆守也則信學善道祇咸一守字矣從來以信學守道四字排比人人大將至此則又却信道而專取學守二字信終與喑等爲伍矣讀書無至從弊皆坐此

遠宗曰古但有死守並無守死死何必守集解與集註俱不曾解得

孟子五畝之宅集註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二句在三禮並無其文卽漢晉唐儒亦並無成說此據東漢趙岐孟子註而括其文者然趙註難明應必有誤而集註但得其半便立此說甚不可解

趙註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據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則已五畝矣此集註所襲文也乃又曰冬入保城二畝半何解宋人說經最忽略此一句竟置不問且以邑居爲城邑之居以此二畝半卽溷置之各二畝半之中遂曰田間二畝半國中二畝半此在宋迄今無異辭者

按漢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則廬井者井閒之廬也故曰在田又云在邑曰里則邑居者邑里之居也故曰在邑爾雅里邑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註稱邑居並同

蓋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居也此易曉也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當之則大謬不然

大求曰農民無冬月入保國城之理春秋戰于郎檀弓有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謂戰敗入守城邑猶越絕保棲會稽之保故公羊傳曰郎近邑也若冬月之保則當在縣稍都畺之外所云守封疆者若在國城則舉國門之外合遠郊近郊大都小都之地而盡棄之矣

又曰况國門之外設官治事凡州閭族黨井邑丘何各有胥師長正大夫宰士星布棊列與農民井里互相控制使農民冬月俱入國城則凡此土地諸官俱置何所

又曰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入保城其說亦本之漢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此舉近地井里爲言如四井爲邑則必邑中有里居可爲守保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然且春出民時里胥鄰長各坐于里門朝出夕入共相驗視若出入國城則百里之國不過五里之城將越九十五里而驗視之可乎

又曰况百里之國約有萬井五里之城則止二十五里也以二十五里之國城加之城中之朝廟宮府市廛國宅而欲實之以萬井八萬家之里居此大無理之事也

嘗讀管子內政曰四民勿使雜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只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制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惟無城者可處農民若有城如費邑郈邑所稱都邑者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稍可據也

然而趙邠卿漢人乃無端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文或有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廛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

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載師氏明有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註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卽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廛與園宅園廛農民所居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園廛溷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韋昭謂都城無農民則都城是有城之邑固屬太嚴若謂在國中則莊唐之甚集註但據趙註在邑一句而于保城句並不辨及亦疎莽也

不知而作包咸註謂春秋儒者好著篇籍以爲作者

作文也然漢人多作是解觀漢書朱雲傳贊有云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直指作文矣

梅福傳贊爲仁由己再入太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此組織論孟成文然亦以何遠之有爲反經行權與三國王祥語同

獲罪于天集註解作獲罪于理王草堂已辨之極悉大抵宋儒拘滯總過執理字實有不必然者章句于中庸性字亦解作理理命之謂理自然難遍且天每與理相反假使解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則孟子有知必且笑而謝之矣兒天是天神又有天道古今樂錄載樂有大壯大觀二舞引論語惟天爲大而隋書樂志又曰大觀者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是天原有神有道故先儒解獲罪于天亦曰援天道以壓衆神衆神者室神與竈神也又且漢魏後儒引此句皆明指蒼蒼之天南齊書所載有雜詞云獲罪于天北徙朔方墳墓不掃超若流光可云獲罪于理徙朔方乎

晉書祖逖爲豫州刺史克己務施不畜貲產言務刻己以惠人也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徃益都相公曾以此爲問謂六律六呂是十二個管與樂無涉漢後無此物而五音不絕何云不能正五音當時惟徐仲山答五音是五層聲必藉十二層之管以寄之故虞書曰律和聲音以律合聲原未嘗言正聲也然則五聲何以合十二管曰五聲有四清聲共九聲又有二變聲二變有一變清聲共十二聲葢五聲原有十二聲而後清濁高低轉環成調因造十二管以合之然且用一律而五聲俱合如黃鐘一管而可合宮可合商可合角徵羽合聲且不一將正何聲故曰正則未之聞也後兒

子文輝又問及此不知此亦易明仲山偶未見及耳正者証也論語就有道而正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少儀能正于樂人不能正于樂人皆此義若作預正解則五聲如貫珠無偏無頗何容列之

孟子仁義禮智根于心亦謂根之于心猶言本諸身非謂作心之根也自後儒倡爲人性只有仁義禮智四者並無孝弟之説遂亦以四德爲心之根若然則孟子不當又曰故理義之悅我心且不當曰非外鑠我豈有以心之所本而僅僅悅心且僅得不外鑠者見根于心即下文盎于背謂背盎也若云仁義禮智

作背之盎則亦無是理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亦言仁之端在心不言心之端在仁也四德是性之所發藉心見端然不可云心本于性觀性之得名專以生于心爲言則本可生道道不可生本明矣故孟子亦祗言人有四端猶有四體夫心尚不可譬之四體而以心之所本者而比之四體可乎

時日害喪註謂桀自比于日故民有是言然不知出何書惟尚書大傳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然世亦罕知者

子謂南容朱註謂南容即南宮縚南宮适南宮敬叔此大謬者按容與南宮縚似一人家語以三復白圭爲南宮縚之行而檀弓以縚妻爲孔子兄女孔子因其姑之喪而爲之誨髽此與三復白圭妻孔氏女事相合或是一人未可知也若南宮适不知何人孔氏誤認作容而史記索隱并謂容即敬叔此是妄註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論語註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即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祗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

誨兒女髽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子亦安得誨之況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而朱註于三復白圭章又曰事見家語則遍查家語並無蹤蹟不過以謹言與復白圭意相類可合容敬叔作一人耳乃近人作四書考附會朱註竟引家語而綴之曰敬叔歸乃三復白圭之詩嗟乎此非焚書乎

大來曰家語孔子三十五歲敬叔請于魯君從孔子適周計之當春秋昭廿五年是時僖子方卒恐

未能適周且昭公已出奔安所得魯君請之若史記適周反魯在昭二十年則敬叔生于昭十一年才十歲耳世無十歲能適周者此皆當闕疑之事

邦有道不廢二句便非敬叔無論敬叔是大夫即不然亦當以國倅作大夫之貳此見有成法非廢不廢可慮揣也若刑戮則幾見魯之公族在二百四十年間有以不謹言致不免者而慮及此

朱註南容居南宮亦非是敬叔居南宮若容則祇是舊姓如南宮毛南宮長萬類無南宮可居也至註敬叔爲懿子之兄則又大笑話昭十一年傳泉丘女先

生懿子後生敬叔此展卷即了不必格物也且不開敬叔氏南宮乎嫡長以嗣爵而必襲氏次得更之敬更氏者也且兄伯而弟叔人知之矣敬叔叔也

則以學文朱註謂詩書六藝之文按六藝即六經孔子經解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分作六教便是六藝淮南泰族訓所云六藝異科而同道是也故孔子世家謂凡言六藝皆折中孔子而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者皆指六經則是六藝該詩書而以之並列誤矣古有六藝家有六藝略漢時尚存若禮樂射御書數則戰國周官經不驗之書古無此說（詳見大學辨義辨卷）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語氣自指汎言性者與人之爲言彼所謂道語同至以利爲本然後斷以已意因是時俗尚智計多用穿鑿故程子謂此章專爲智發而陸子靜有云此故字即莊子去智與故之故蓋故原有訓智者如雜卦隨无故也是無智計而淮南原道訓不設智故謂不用機智穿鑿之意正與全文言智相合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過智計耳顧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不穿鑿爲主夫所惡于智爲穿鑿也如不穿鑿則行水治曆智亦大矣所謂專爲智發如此註疏以故訓事與下文行所無事相反

然亦未合朱註竟認故作性則全無依據即字書故字作已然解然未有于已然下添之跡二字者跡是何物跡則何以是性乃講師以乍見怵惕當之乍見豈已然怵惕是情豈是跡况天下言性則而已矣語氣大謬總是悞耳

至于心獨無所同然承上同耆同聽言謂同如是耳與前惟耳亦然諸然字相應蓋然雖訓是然亦如是之是半作助詞朱註訓然爲可而講師即又添曰同以爲可則訓字既杜撰解經又支離不如專讀本文爲直捷耳聞朱子解此字使門人逆揣己意劇至困

頓而必不能得得毋此解非同然乎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文本自明白朱註于善不善上如眞知二字已支離矣然且謂已之善惡非人之善惡則未有已善而如不及者學未得于已故可言不及此不及誰也孔安國謂探湯喻藥疾邪疏謂如試熱湯大抵如不及喻恐遠如探湯喻恐近若在已身則遠近兩喻俱不通矣如謂見善無人字則見賢思齊焉有人字乎

不得乎親是不相能如虐子教子類順則悅之矣故毛晃增韻以順訓和悅即下文底豫所謂底致悅豫是也朱註以得爲悅以順爲諭親于道不惟順字添諭道支離將舜之底豫但能得親而不能順親大無理矣孝經以敬事長則順毛詩克順克比比于文王敬長固難諭道幾見文王可諭以道者且本文明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則悅親之由全在舜自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乃欲使親盡道則舜之盡道與中庸順親有道諸道字皆繆亂矣況諭道何易順親必諭道天下尚復有順子乎

心齋坐忘見莊子是黜聰明墮肢體喪心志絕仁義禮智明明異端而以釋如愚萬無此理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 又老晴）稿

（胡紹安國期 昇天翻扶上）較

四書賸言補二

山陰章大來泰占氏輯

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謂仁原本于孝弟也論語開卷便以孝弟爲仁本實襲此言以管子在論語前也然則仁本孝弟在前人有成言矣若唐房玄齡註管子曰仁從孝弟生故爲仁祖此生字則又從論語本立道生語而推言之然亦見孝弟生仁仁不生孝弟漢唐諸儒其解說總如是耳

遠宗曰民之初生謂之祖祖者生初之名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此聖學次第與諸經言學處不宜同異故以經証經則十五志學志大學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即誠意愼獨止善去不善之學立者成立也舊註學有所成謂學至此有成立此如樂記禮義立孝經名立乎後世易觀變乎陰陽而立卦之立作成樹解故學記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直以成立二字自爲訓詁集註解立作守則從來字書無此訓且誠意愼獨忠恕絜矩作何守法此皆不知痛癢語也

若不惑知天命則以經証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蓋不惑則于人事不貿亂如賈誼傳衆人惑之惑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邈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于定命此正天下至聖參賛位育之實境並非事物所以然之謂中庸釋維天之命但云至誠不已天之所以爲天此直指天德天道與事物之理毫無干涉今必牽連不惑謂不惑是當然知天命是所以然則錯認此不惑知天是事理二字然不能顯然以事屬不惑又不能顯然謂不惑是理且又不能顯然謂不惑知天總是理則周章極矣集証凡着層次必以當然所以然分别之實則知當然便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豈有十年知當然又十年知所以然者若然則大學格物原無窮致物理之解據如補傳所云在即物而窮其理則此時大學意尚未誠第一層工夫尚未下手而先使之不惑使之知天命天下有是事理乎且何以大學窮理在十五時而夫子窮理必待之四十五十豈聖學大事全無定準可隨說改變如此

至于耳順從心所欲集証引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爲

解此似有經據而又不然不思不勉安勉之分謂不勉强耳耳順從心非生安不勉强也天下無生安而遲之六七十者且不思不勉一齊俱到豈有十年不思又十年不勉之理必以經証經則耳順者是以小體爲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爲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之事也孟子體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失即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况耳目故耳目俱爲大體所關而耳先于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喻將洪範所云作謀舜典所云闢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教也尚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總之皆人心也向志學立學但止善去欲以爲盡性至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冥無事去欲人心即道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心教也

大來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以身與物隔也耳順則不惟不蔽物且能通物禮運所謂大順即萬物從此皆感通矣若從心所欲則從不在心而在欲曲禮欲不可從原是從字虞書俾予從欲以治亦以欲屬從且正與絜矩有關合處聖人內聖外王之學固是如此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本無可解奈說經者多事謂三者是人因有以孝弟慈與事使總屬一人者則其人祇一事君使民之人非大學治國平天下者也是必孝弟慈是一人事使又一人則在孝弟慈有三輩人在事使者有四輩人嘈雜極矣殊不知此三者是孝弟慈之教不是孝弟慈之人齊家治國各有一教但治國之教端不出齊家之中故孝弟慈者家教也而其所以教國者卽在于此則此三者字皆指教言何嘗有人在而一人七人煩聚訟爲

中庸天下之達道五以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當之此自言達道不言人倫故夫子重言五者天下之達道與篇首喜怒哀樂天下之達道並同彼以性言道此以教言道其皆非人倫一也是以鄭康成註達道謂常行之道百王所不易而孔氏正義亦云五者皆是人閒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此自以常字解庸字與前庸德庸言相照合觀其云所求未能卽此達道中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諸名以爲庸德卽達道故鄭孔註疏皆以常行開通爲言而並不及五倫五教一字此可驗矣及朱子作章句誤以庸常之常爲典常之常又誤以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所云父子

有親五句卽此五達道五名因直詎曰達道卽契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五者是也不知契之所爲人倫在春秋以前另有五者與孟子所言不同孟子所言必戰國相傳別有如此然又與五達道不合五達道是兄弟孟子所言是長幼長幼以官府僚友鄉黨齒序爲言並非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而章句溷而爲一旣非虞書五典又非孟子人倫將唐虞以後春秋戰國以前諸經所各見之五倫一齊抹却而自宋以後六合八荒無不以五達道之五者爲五倫定名並不知前此五倫爲何如者此開闢以來又一混沌也

契所教人倫在尚書舊傳極是明白然總見春秋文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註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卽在此八元之中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有天合而無人合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証自唐虞夏商以及周之末季皆只此數是以春秋臧孫辰季孫行父二大夫並有賢名而史克又熟于掌故並作此言卽五

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詞因之孔安國註虞書傳從五典曰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卽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卽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以至臯陶謨敕我五典周官君牙弘敷五典註皆如此其不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倫者以漢唐儒者皆在宋以前原不知有以五達道爲五倫之說然亦不使孟子人倫闌入一字雖孟子所言定有來歷必不杜撰然顯有前經自不宜以後來之說參其內此亦前儒註經之一法也

大來曰孟子所言人倫在春秋時已有之觀論語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以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且其以主客爲長幼則長幼正非兄弟與五達道有別不可不辨

葢古經極重名實猶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苟偶有稱舉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衞石碏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亦晏嬰稱十禮是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祭統稱十倫是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通稱三綱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雖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如謂名目小事無關得失宋後不識五倫而君臣父子不絕于世謂始皇焚書世何嘗竟絕倫行然而千古恨恨者正以此名目得失所關者大也乃宋儒又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亡一似說經之害較焚尤甚則亦焚之而已何章句之有

禮器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是以君子愼其獨也

射義射者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默而識之與學而不厭是一是二集註鑿註作三件而于默識何並無實指不知是學不是學東陽盧子遠曾論及之以爲識是知耶則學當是行識是存諸心耶則學當是措諸身特註不分明一徑胡突不知此只一件無二件也何以知只一件此後卽有若聖

與仁抑爲之不厭語與此正同彼爲承聖仁此學承默識爲不得與聖仁作兩件則學自不得與默識作兩件此易曉也此以經証經也且此不得分兩件也惟分兩件于是有知行對待之說而大不然者知不得言默天下無知識而先有聲響形諸外者若謂不藉人識求則人有言語不是不默默在己不在人也人自不言不可謂已默然也又有心身對待之說而更不然者不言而存心必有物以存諸心非心存也且識訓作記未嘗訓作存也此皆不知痛癢之語也默識之學即强記之學學記所謂以記問爲學者特今之爲學多務口耳一如記之所謂呻其佔畢多其訊言者因之以沉潛記誌爲難得之事故曰何有非此是心學又是知學與不厭之學有兩箸也又非謂此是絕學聖人有未至也何有者自謙且勉人也

博學而無所成名與執御執射是一串事射御即博學中兩件學也集註不審學字并不審射御爲何物致有御爲人役卑之又卑之解東陽盧子遠來與之論學因問及此予曰此即學也內則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則博學無方無方者無類即無所成名也然則博學故無名博學不執學故無一名若射御則早學之矣故夫子曰吾將執一學則就平時所學中求之其射御乎然兩不能執必當執一一又當擇其易者則御易于射執御已矣此自明白若曰御爲人役則御雖稱僕如冉有僕類然太僕是周官名以大夫士爲之與隸僕不同故曲禮君命召雖賤人必大夫士自御之昏禮夫御妻至于自御御君長御父御師御戎卒御田長則職御所在並非人役即趙簡子誚王良賤工王良亦反誚曰小人乘正以田禽職御御與射相抗故耳若周禮以保氏幼學自造六藝講五御之法此不可信然曲禮少儀皆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是此一執御不惟非賤役并非幼學安得卑之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孔安國以穀作善解謂三歲學而不至於善此必無之事予初是其說既而以不易得語氣不恢姑置之後江山洪孝標來偶與論學及此節始知朱子解穀作祿改至字爲志字以爲三年之久而不志於祿爲不易得仍是不讀書之言古者爲學至入仕皆有年限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至七年論學九年通大學與內則十年入鄉學尚書大傳二十年入大學諸年約略相近故王制

以鄉人論秀初升鄉學者名爲選士俊士以司徒論秀升入國學者名爲造士造者成也謂學至是始有成也然而七年九年小成大成至大樂正再論而升諸司馬夫然後可以入仕然猶必辨論官材任事較爵而然後授之以祿此如漢志所云三年通一學至三十年而學始立始得授仕故曲禮四十强仕內則四十始仕自入學以至服官必以三十四十爲學仕之限是以漢代限年非年滿四十不得察舉未有三年稱久三年卽志祿者若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此正司徒升俊之時謂天道三年一

閏謂之小成因之大比諸地官之政而旁及升賢凡升鄉學升國學升司馬皆以三年爲斷然是升賢之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曰以就傅之年計之則三年祗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之則三年尚未小成爲得志祿况易至作志必改經以就已說尤學者所不敢出也然則不易得如何曰學之始事務在至善大學誠意所云道盛德至善是也特至善無難學卽得之而沮善之徒必以爲善匪易事將有學之久而仍不至者故夫子反言曰吾欲得其人而正未易也此與盍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同意、

作者七人爾雅釋言作爲也言爲此辟世諸事也鄭康成分辟世四等而以論語中伯夷叔齊長沮桀溺諸人屬之實本諸此但究非明據耳

足食足兵與民信之矣判作三者原屬可疑乃集註謂倉廩實武備修而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則倍難明白兵食民信惟絕不相關故可稱三者若民之信之由于兵食則二者矣且亦惟絕不相關故可去兵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此又不知痛癢之言也夫子貢問政則子所答者是民信之政論語敬事而信子夏云君子信而後勞其

民是爲政另一條件不必與兵食相關且亦不是民信於我信之者謂我有以信之也

然而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亦不可解夫不得已非容一說過必如何是不得已在求其說知國家難處别無他事惟荒札軍旅周官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荒一凶可稱不得已之事他卽無有矣特此二事則在荒政正需食在軍旅正需兵豈有倉廩既實武備既修而反揮而去之之理夫子與子貢窮極到底本欲明此一節而所言胡突想夫子未必如此亦思此所云去者是既足而去之耶抑亦行政之

始原不曾足但不使之足便是去耶夫祗此[illegible]需兵食則既足必不使去若云不使之足便是[illegible]則萬一有不得已事在足之之後則又作何去法此非不使去三字可瀾說過也

閒嘗從此一問答而力求其義知去兵之說亦且從來無解者夫兵不可去也周制用井法皆藏兵于民民即兵也民不去即兵不去又安有專去其兵與民信民字截然兩分之說按周官鄉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鄙都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不過收以作公家之用即喪祭蒐狩外或佐戎行且以助輸役輦諸役顧此即是兵並未有一兵在此民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即有烝徒增增列于車外而猝以內政征兵晉則毀車爲行兵吳且興甲士以爲徵行之兵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吏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嗣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出之丘甸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爲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離矣離故可去離故可却兵而留民曾夫子論政而不遵周制反取春秋之變法以爲說者

蓋子貢所問原是問政故夫子以政答之即足兵一政並非修武備之謂其平時行政時早立一足之之法如司徒諸職凡族師遂人各校大家之衆寡可任役者而丘甸諸長則又備井邑之車乘牛馬可供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即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其間鄉師以下各帥其夫役備其器治其馬牛車輦以受法于司馬即天官宮伯各官各守者亦且作宮衆以佐戎行此兵政也此無時不足者也乃一旦有荒札之事則當行荒政又或有軍旅之事則當行軍政此皆不得已也然而遇荒政則急食遇軍政則急兵其宜足宜去又不必問所先也乃萬一凶而又荒如中庸所云菑害並至子路所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者則在荒札時固當大弛力征凡虞衡場圃皆不興地守地職諸役而即使強敵在境惟移民通財庶冀補救故食政不去而至于族師起徒遂人較役丘甸治車輦牛馬凡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蓋食不足以養衆則析骸易子聚益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之足以自固故曰去兵此去兵之政而未嘗于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又非曰使不足便是去也

兵無不足時也嘗推其實政知夫子此言正老實經濟非虛誣者考古制軍法天子六軍其所征之數祗不過七萬五千人而王畿千里實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一家三口約計之其爲民而不爲兵者約數百倍于爲兵之數則民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何不可也

若去食則并荒政之薄征亦去之此易曉者然是去而不征非征之而又去也特民無信不立仍是難解集註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此立字何義至講師增曰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則此立字是立身之立

百姓無信何難直立天地間此與士大夫較量品行必俯仰無愧怍稍有間也然且集註又云寧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于我則仍解民信不解不立又此一信字不專屬民又不專屬君且不知誰信矣曰君不信民焉能立國死固所不計耳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凡十一之字原是一義時說以知仁屬學解以莊蒞屬民解則于十一之字作兩截矣包咸謂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此以之字屬官位解然以仁守官則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以莊蒞官則與曲禮蒞官行法相合

至于動之稍變矣惟參特選云知以類其變仁以安其性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有見但其曰類變曰安性則反以知仁二字從民上見得與莊蒞動禮全于君身見莊禮者仍是兩截殊不知知足以及民即知臨爲大君之宜仁足以守民即天子不仁不保四海知仁在我不在彼也若正義兼包顏兩說而總曰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則公然以官民分十一之字與時說兩截相去有幾經有極淺易處翻極艱晦不得鹵莽可猝過者此等是也

大來曰論語稽求篇引盧荷亭說皆以之字指有

位言惟徐仲山謂及之是及民以下諸之字皆是民字即曰守位亦守此有民之位耳

祼將于京集註謂諸侯助祭于京師此在禮原有之然如何助法當何時一來京自漢迄今並無問及者嘗考諸侯朝覲法唐虞四年一朝夏商五年一朝周六年一朝然猶疏遠不易至有一不朝再不朝三不朝之文豈又有助祭一條在朝覲外者然且朝覲必輪年而祭則大饗大祫頻年有之又且十祭有月日必欲使六服諸侯同年同日而齊集于廟此必無之事故中庸宗廟序爵在祭統文王世子諸禮文皆指

同姓內諸侯言是以鄭註序爵曰爵者公卿大夫也而集註添一侯字曰公侯卿大夫以致宋明陋學皆以異姓公侯伯子男當之此千古寃禮豈得以助祭二字再加枉斷也吾郡自張南士徐仲山後惟章泰占多學有敏識向曾諮及此泰占舉尚書數節請予審定大抵六服助祭惟開國一至如武王初定天下則天下諸侯咸來助祭武成所云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是也或王者建都則亦一至如成王創建東都親幸新邑則六服羣至康誥所云侯甸男邦采衛和見士于周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是也外此則惟新君即位一助祭耳如舜即政祭舜宗廟虞書所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太甲承湯崩之後踰月即位奠殯祭廟伊訓所云伊尹祠于先王侯甸羣后咸在是也然則助祭來京惟新君即位可以一行開國建都仍是變禮耳尚書數節實盡之矣若其他別有引據則鄙見荒略請世之多學者再審之

賈誼新書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　聖王之于禽獸也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

玉藻君子遠庖厨

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婦人也此在孟子以前西子之名

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此二語似孟子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所本然此是齊時春秋非夫子春秋也則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禍特夫子以前簡策總不傳耳先仲氏有云秦始郡縣後救全天下萬世多少君臣父子兄弟人倫之變此真讀書論世之言

太甲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

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

坊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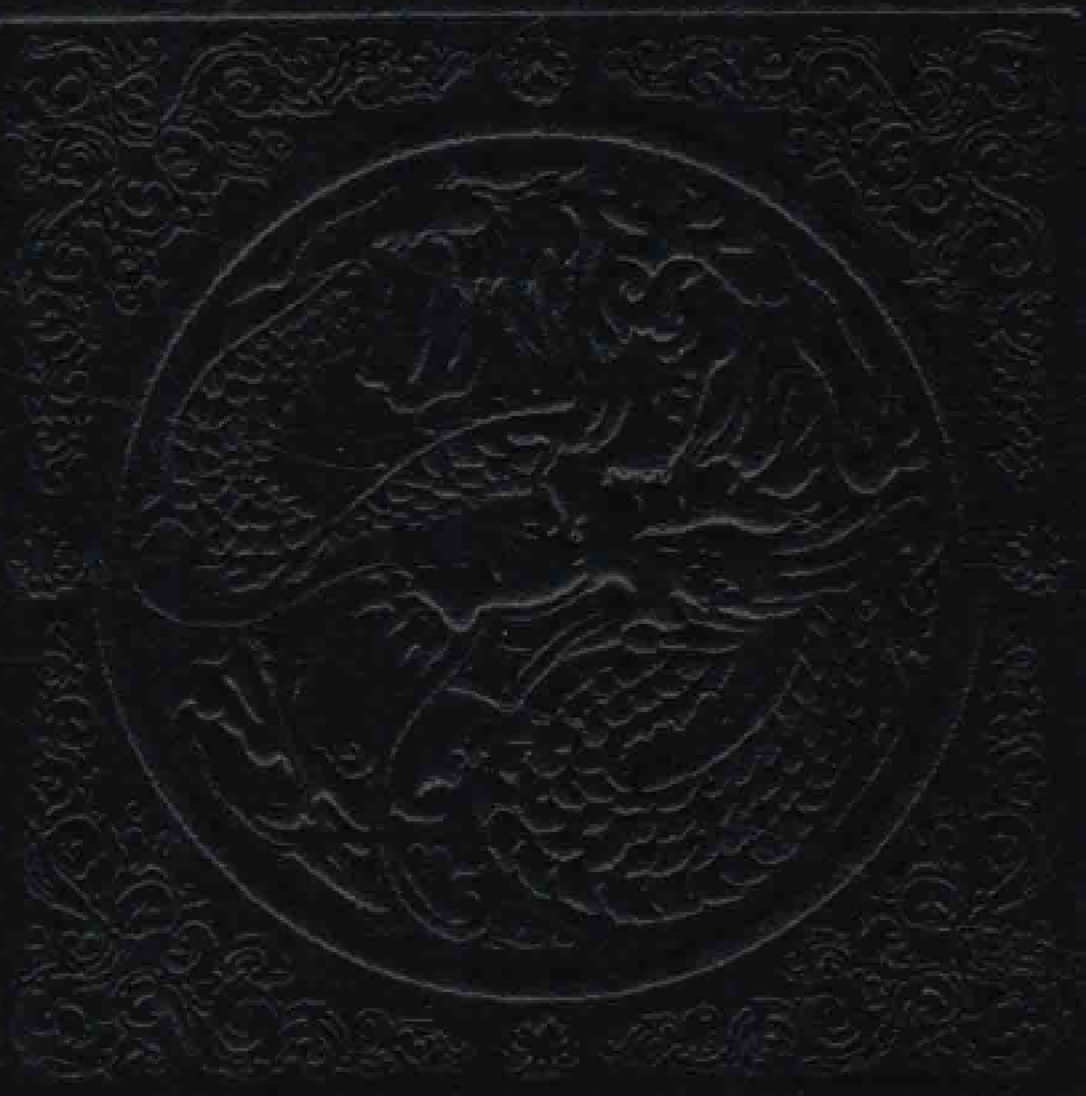
漢武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

女爲周南召南與孟子高叟之爲詩作說詩解與漢劉歆傳或爲雅或爲頌註爲說也同

周公使管叔監殷孟子但言使管叔耳集註謂使管叔與蔡叔霍叔監其國不可解考經傳並無三叔共監殷事惟大誥書序有云三監叛然無可考據前儒說經者因春秋傳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及管蔡啟

商甚間王室語疑蔡叔亦同監殷而以叛誅者故孔安國註書序始云三監者管蔡與商而漢書作地理志遂謂管蔡武庚三分邶鄘衞之地而各尹之以爲監卽尹也夫武庚殷也以武庚當三監之一則以殷監殷固已謬矣且管蔡未嘗分鄘衞也世家云封鮮于管封度于蔡而杜預謂管在滎陽世本謂汝南上蔡卽叔度封國則縱使兩叔果監殷亦斷無舍所封而分殷地者況霍叔則並無關及者也其後鄭氏作詩譜據蔡仲之命謂霍亦流言因以霍代商竊補三數而前儒非之謂監殷流言本是兩事流言有霍而監殷何有是三監之說在前儒原無定解今但註使管而必攙蔡霍于其內豈別有據耶抑亦補孟子所闕失耶予向作此說未經考定近東歸草堂蔡生詡萬復興此必請解監是何名三監是何數予仍以經考之周禮施典之官顯有牧監參伍殷輔六名牧監以諸侯爲之參伍殷輔則以各國之大夫士爲之皆統制之官卽監官也史記作衞世家誤認監作輔有云武王恐武庚有賊心使管叔蔡叔傅相之夫傅相漢官置之諸侯王之國如所云膠東相長沙王傅者卽輔也未有二叔爲武庚輔者此正監殷本牧監之

職而誤以殷輔當之之明証也蓋監是官名所以監視諸侯者然卽推諸侯爲之九州一千八百諸侯每州立方伯統領其事春秋傳謂之九伯王制除王畿謂之八伯尚書多方謂之胥伯然總謂之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乃自牧而下又有卒正連帥屬長三等官多方謂之小大多正自牧而上又有王朝之二伯一等官春秋傳謂之分陝之伯曲禮謂之五官之長之伯總監官也管叔之監祗是連帥正長僅監殷墟諸國者其官在牧下而周禮建牧之後卽繼曰立其監一似立監之名專指連帥正長三等官者然且三監之稱雖以三等得名顧自昔有之王制記商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惟商制無二伯但以王大夫三人監方伯國而周制則特設二伯于王畿卽以連帥正長三等官襲三監之名不特其制在監殷前管叔與三叔俱不相干而且連帥正長合不下數十餘人所謂小大多正者而總名三監是初以三人爲三而繼卽以三等爲三多官稱三監一官亦得稱三監管不必蔡更何論有霍也夠嘆讀書貴辨核如此監字若不辨及使不知如此關繫一似當時無此官者卽當時使

監情事亦全然冒昧予乃因此更推之向疑康誥篇首四十八字與誥文不合定爲梓材王啟監以上之文而脫簡于康誥者然啟監監字正全篇要領而世仍不解即孔安國謂開置監官亦不能實指今始悟監者即此天子二伯諸侯九伯與方伯下卒正連帥屬長而統言之葢是時監官之不振久矣惟監官不振故周公大振二伯之監親爲東征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東其職也乃即封康叔于衛使以司寇爲長伯稱爲孟侯尚書傳謂孟者諸侯之長以叔時爲方伯故云而衛風賦旄丘詩序謂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是衛侯實長伯即方連也而于是大闢監法曰啟監曰自古王若茲監（晁錯如此讀蔡沈以茲句謬）曰已若茲監其諄諄監官若此故公告多方猶曰奔走臣我監重方連也洛誥成王留周公猶曰監我士師工尊二伯也註經者曾註及一字與否予嘗恨三代事蹟至宋一變天下學者皆知有武王封康叔周公避東郊名公辭官周公留後諸事牢不可破若三叔監殷則尤百口不能爭者乃至周公使監周公命監兩大事爲東征封衛營洛遷殷所終始而漢唐至今從無一人問及者不可嘆與